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九册目次

孫宇台集四十卷（二）

〔清〕孫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刻本

記

仁和孫治宇台著

上天竺記

並西山介淵橋而入曰靈隱浦浦之外自飛來峯迤西而上曰三竺徑最上曰上天竺上天竺者附之講叢也晋天福時僧道翊以大士之異顯名中土殷後誕咸于錢鏐而顯榮于南宋歷今五百餘載所以環齊踏趾傾巐趨而走淛閩至于海以外無不傾心者如一日也其規寮瓌瑋雲巖幽異雖所稱鷲嶺鷄林不是過矣然而物之廢興有時其废毁皆非人所設也靖康之際一見告爲至正以前又見告爲乃今巳亥融風爲災殿宇盡燬僧衆哀號上聞于天余以爲大士之靈異上至九陔下至幽冥可以無所不爲而何難庇斯宮也將上

天之降譴下土或借兹以有赫也迄于今三稔矣而余因覽目于斯蓋慨然于瓦礫之後而又忻感于梵宫之將成也僧來前曰願先生之有紀也余以兹山爲吳越之最而大士在此爲四海之所稱首其炳爍于前而增榮于後亦可知也要以皇宋以來所爲方丈五楹觀堂十六藏經之室鳴鐘之閣淸輝水月之樓檜軒竹嶼之所或滅或沒不能詳述而惟是白雲在望孔寶在前截柱天香幽淙琴瑟嘗復不改于前而余得以暇日徘徊瞻眺亦一樂也抑又聞德水上人戒律精嚴僧之領袖其主是席當不異辨才如珪諸人不期年而落成不朞年而改觀余日望之矣

靈隱鐘記

石門有鐘相傳以爲元時所鑄也鐘成而不敢鳴者幾百年矣或以爲啞鐘也或曰非然也古人有言曰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石門之鐘若有反焉故畏之也鐘且不鳴邑之人不敢有之也諸方亦不敢有之也有縉紳者視于靈隱而若訝焉曰此其爲震旦也與石門之鐘于此爲宜雖然鐘之大且萬鈞也移之者非若持鉦挈瓶然也鐘之大且萬鈞又千踰于地移之者非若持鉦挈瓶又且盤舟絶河數百里斯不亦難矣哉遡靈隱之移之也有四僧者掀而出之于地有舟爲負之若蜺然而上斯非神功不至此矣先是鐘之未至也有神人夢于人曰明日鐘至矣已而果然衆協力焉不移時而至屹然而止俄而架于簴上其聲遠聞易曰震驚百里其有焉衆懽然曰偕哉其爲震旦也鐘果于此焉宜也非大師不足以㧞靈隱非靈隱不足以致此鐘顏平之論周鼎也以爲九九八十一萬人而後可致今鐘雖不若周鼎度非數萬人不可何以若是之易也壬寅鐘樓成癸卯石門鐘至吾聞之器從主人斯非石門之鐘而靈隱之鐘也故遂

以爲靈隱鐘記

南和路子後園記

去和陽城五里是爲路子之居路子規所居之後葺爲小圃而讀書于其中屬予爲記予詰之曰黃生不窺園子何以園爲也路子曰不然講學者必于鵝湖鹿洞讀書者南必至匡廬之嶺東或至田横之島豈好僻寂哉以爲非此不可以棲托也先生其何辭之與有予曰善矣子之爲園也夫氣之在人猶水之載物溝渠之水不過浮杯若夫千丈之舟浮天之舶非大海無以載也士君子盡天人之學建不世之勲唯大氣足以舉之爲其出靜養來者也故匯中之語曰寧靜曰澹泊此卧龍之所以傑出于巴蜀英雄而邁逾于與絨名將也然則路子之爲園也其從靜者歟其存養氣者歟嗟乎路子可謂知本者矣若夫園中之洞木扶疏鳥[illegible]鳴其以貧取吟詠而泥訴性情

者又不足以言之矣路子嘗予之言而次以爲記

潘氏役圃記

余始下帷王氏從諸長老先生遊而因得窺邪林先生之學先生二子象臣序臣又從余學爲經生之業余益得知先生今先生春秋七十矣當覽揆之辰諸弟子奠而拜于堂下當世以爲榮乃先生退然搆數楹于所居之後于是始竣蹟而言曰吾將以此爲菟裘矣余觀得爲先生記之蓋先生之居當橫河之南面所居廟北西有修竹叢然蔽于旁廡之圃先生頗而樂雖蛮宇湫隘不以亦意也乃先生役大有隙地又買于隣人益若干尺地有樹曰圃圃之樹生五十餘年今始暴紫蕃籬數十葉香滿里許先生喜而爲圃圃之蛮將至前楯其所談道論業皆在是爲又爲蛮于東曰東廡環圃樹其中設欲圃棋枝具建亭于其西若書舫焉曰此猿思光奉舟于上住也日月宛

然風致不減得并老人所宴息者耶其亭之東可以望西山其南其北則皆森莽之區烟雲香霧之所由来也夫杭越五方雜處塵囂接拘安得有此空曠之中以娛老者耶而先生曰吾無心而止此垂老而成之豈必有所戀戀其間耶吾以爲先生不可及也夫先生之學若森越人華元化其活人無數其學者遍江以南即森弟爲長統之樂志石子之思歸亦何所不可而戀事之哉偶一及此此殷知先生不可及也愛之子孫學先生之學而無忘勤渠是則先生之心也象臣氏學先生之學而無忘勤渠者也吾故爲書之以遺其後使其子孫無忘焉

重建夏陽孔子廟并義學記代

郡縣皆有孔子廟夏陽鎮也不得建廟雖然夏陽之有廟也非一日也古之學者家有塾術有序年安見于鎮而可廢也夏陽創豐沛昔漢高祖提三尺劍首除暴秦焚詩書坑儒士之虐特以太牢祀孔子爲萬世首功則夏陽之有孔子廟豈不宜哉庚子余以上命來至夏陽甫下車即謁孔子廟入其門宮牆若毀焉登其堂棟宇若摧焉余瞿然久之有諸生揖于庭曰大夫欲新孔子廟以佑啓一方甚善雖然願有請也殿之前不數武狹隘殷役有義學不若改建于後俾前爲夾墀惟是爲宜余唯唯卽度地庀材爲殿三楹爲堂九尺蓆前廣數丈并擴中衆甬道建之大門左右兩廡建之角門殿之東擴地數仞殿之西遐處他姓余以資買之實衛墻廂而爲既成事有諸生又來請曰大夫以義學址爲孔子宮墻雖殿廡有請也願大夫益重建義學也余唯唯訪西南隅有[illegible]于買之新學[illegible]開延賢師以處之于是國人之子弟皆得[illegible]既成事諸生皆来前曰賢哉大夫之爲此也微大夫無以觀此成功也雖然願大夫之記之也余以爲

士大夫入官北知吏事惟官國人賣商賈而賤農桑四民縣蕭風氣漸皆由無所訓習以致此今有義學以教童蒙有學宮以育成人鄉黨之風不重其在是乎余願吳老以此諸其子弟子余以此率其父老出率人余服習詩書將見教化有成而魚尤之義永息矣抑有要者池有塗壁爲災常恐爲莽之供捲籌之役又安得優游學校余以爲不然王尊忠臣金隄爲之退舍此邪之人皆能行仁義而邀先王吾以知何水之安流而惟水不作又可知也是役也鳩工粟者廟有某某經營某事者則有某某年月日主事臣某記

修宋文公祠記代

惟天生民厥有恆性而人之分途聖狂殊絕賢否迥異若出于水火冰炭之不相同者豈真韓子三品之說荀楊性惡之論與其故皆由學之不講以至此嗚呼周室東遷孔子生是天以講學命孔子也宋

宋南渡文公生是天以講學命文公也宋之衰也試爲僞學士子皆避名非僞學然後入試宋何得不亡明之衰也無有敢言道學者一切書院轉爲茂草明何得不亡於乎講學之關于世運如此泉故有文公祠此先賢講學之所也今來游泉州其榛蕪荒而修之夫判史宣揚教化此其教化之大者其可不汲汲與昔韋齋監石井文公侍父已在此地從又簿同安則其往來于郡者皆論道布教之地也故一時賡興有北溪之學行自石之學有鏡溪之學至元而有丘釣磯至明而有蔡虛齋諸賢則以文公之在此地開風興起固若斯之聚也去王氏者先王之所謂異端也然竺乾之徒尼義禪者有所本乎太王于道學則絕而不言則攻之甚矣是役也發諸生講習其事于稱余以爲講學爲今日之急務是學士大夫之所當交勉也西河民謂學以致其道學者仰止于此餘茲近思每事主敬進焉息焉使來

子之省喻然若揭白日而行是則余修祠之志也

聞元亮墓記

康熙己未春三月有二日同人爲聞子元亮暨其元配楊氏合葬于祖墓之旁而其友人孫治爲之記曰嗚呼元亮之死今已三十餘年而楊氏又死于其先當楊氏之歿元亮有悼亡篇有哀狀敘其賢人知之元亮之歿也長子子毅方十四齡次子六歲曁夭子毅娶娶徐氏已有室家然讀書不成弗克負荷先人之業將吾師子將先生之家產與其母楊氏之嫁時裝俱已耗費徐氏又蚤歿有二子前後俱死爲饑寒所驅展轉奔皆無遺之郊而遂客死某中傷哉聞氏之大宗殲矣中表鄒子季淵撈其骨以歸今并於氏合葬于元亮夫婦之墓下有吳阿嬤者當時曾侍養于子將先生者也先生歿時不過二十許人矢志不嫁而服勤于師母鄒氏及元亮生子至子毅所產男女皆爲之撫息爲後師母以天年終子毅曾寄身于徐抗鮑氏阿嬤又隨子毅者乃後即死于此而浮葬于鮑氏之家陽今亦遷于元亮墓左之側於乎元亮名茲明生于壬戌卒于癸巳楊氏生于壬戌卒于庚寅元亮承大賢之後好學行誼有古人風與朋友交有所磨揚氏事姑克盡婦道阿嬤之佈業始終聞氏不可以不傳也且不獨此元亮不可以無子子將先生不可以無大宗于是以渙成之子進宇季重者承祧而立後爲遂告于墓而爲之立嗣禮也是役也爲義舉者願侍鄉豹文錢觀察世清虞侍御曾槩與其弟進士棡皆與元亮有世誼者也爲之發亂者吳爾敏顧佽恤漢成之子進不忘窮交以女女之使有室家而今得爲後者也若夫鄒子季淵拘于毅之骨于三千里之外遣馴歛司馬世權下令郡邑覓其遺棺而朝邑與史抗起麟先已厝殯至是奉文遷與季淵此其歸骨之始末也若元亮與弟

世熙能念堂構歸其餘貲以襄葬事皆不可以不誌唯余與沈子卞龍則實以家貧困乏用贊末議焉耳于是遂次其事以勒于片石而藏之壙中是爲記

獲水普同塔記

進武林而西曰獲水地當南北會河之孔道于浙江實爲雄鎮矣戶口繁殖衣冠輻輳五數百貨克牣其中他郡縣鮮有及者環水而北有招提曰大善旁有隙地曰義塚因昔人藏骸之所也嗟乎古先王有鰥釐以惠生者卽有郊園以惠死者豈曰死而死耳于魂魄無不之無不之也而遂不爲之經紀乎是王政之所不出也是仁人之所不忍言也乃就此一地言之則已鞠爲茂草矣垣牆已隳而丘壟已夷狐犬豕蹄齧其上雉兔蹤躡其中矣嗟乎此死人奄歸何處新死人委諸道旁傷心慘目可勝言耶里中善士陳文華欲建圍牆而力

不克也長者沈大生募置骨塔而事未就也王君德祠好善而矜者也其平日飯僧捨櫬築塔治橋種種善事更僕難數今特捐紙錢一百五十餘兩擇日鳩工爲永久之業外則爲周墻者計幾百幾十丈內則衰然置塔者三此其所以嘉慰魂魄者豈淺鮮哉吾聞幽明之道雖殊其理則一梧丘之魂傷亭之冤有以告于人而不得者若等常人鬼豈遂謂已枯之骨而無知也哉然則從今已往故鬼新鬼其泣於泉下欲含花者亦不可爲道里也是乃射聲之所以行恩慶澤之所以流慈其在是也夫吾願浙東西諸處之倣而行之也吾願溥海內之廣而效之也是役也起于巳未之春告竣于七月之既望適居中先遂爲之書其事以勒石

護生池記

佃池于昭慶寺之後爲護生者當湖馮居士始也葺庵于池之上以

居精修之僧者吾里孤庵陳居士始也護生有池池泓然百千鱗族潛藏于清波翠漱之中池有耄僧四五人朝夕梵聲若出沒于水面竟周遭此際若火之熱于原不可獨邇而有此也亦異矣或以爲西湖可以放生安用此爲余以爲不然夫漁人之仰給于其中者不下數千一日之間投罔挺叉織經鳴榔者動輒成群是屬豈可禁乎夫欲繁水族之生而先致諸人于死君子之所不出也余故以爲護生池之不可廢也池有九口以手實計之六十餘丈

文昌閣記

浙于江以南爲大省杭則浙之首郡而仁和則杭之首邑也邑有三百六十里而義和塞居其首然則義和一里耳而杭大府托始于此邑托始于此推而言之曾又何與非托始于此所以爲四方之觀感而爲人士之先輩者不于是乎在耶里有紫霞觀者向爲道士之都居觀有閣奉梓潼神者今傾圮無存梓潼者道書以爲文昌也吾聞諸天官斗爲帝車其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則文昌爲六神而非一神也而世所傳文昌化書曰七十二化爲士大夫其始爲張仲則文昌又爲一人而非六神也要以文昌之爲教其功天媲化敬畏聖賢重道德而興文教則真儒者之貴神士子之先師也豈與二氏之學世人之所爲淫神小鬼者同類而道哉夫以義和爲三百六十里之首而不建一齋然之閣其何以興教化而爲人士之觀仰耶嗟夫黨庠術序先王之教不傳而此一役猶有敬天命之遺意焉從此而推之凡百君子皆有敬畏之念存于其中則其爲黨庠術序也大矣浮屠伽藍遍滿天下人信之也而此爲裨益教化者而人不之信竊以爲非情也今工告成余因爲之記

三河口金龍廟碑記代

臣某奉上命防河乃以春秋祀事有事于金龍大王祠下見宇壞圮庭墀不存有司具牲牢器幣悉致于草莽而幾事某承乏兹職心竊嘆惋以爲國家轉漕之利賴有河功非徒漢室宣房之役也三河口之有金龍廟自嘉靖丙寅始其時工部尚書朱衡遇黃河之入沛者[illegible]泰溝而歲南陽湖以開新河自雙家口迄于留城百四十里所爲三河口者爲高堰于沙河之衝築塞趙牛溝之口而殺薛河之流于其祠神于水西以永奠焉水西者水口也先是胡尚書世寧始其議至朱尚書衡迺底成功謂不可非神啓之也自是以後魚臺豐沛之間不委爲滿壑而國家襟喉之地得以通行無阻者豈非神之洪庥哉今天下奠安河伯效順大總河某公銜王命總河務用有成朝廷方賜河渠書以寵榮之亦復做然于祠宇之圮壞弃所以揭虔妥靈

也某于是捐貲以庀其事經始于月日而竣功于月日其閣之祭有
踊爲有報焉茲廟之成神有處所抑所以弭害而報功者與本廟姓
謝氏錢唐人以有宋諸生死節于宋其被墮于河者幾五百載嘉茲
魂魄爲神之宮春秋享祀庶幾廢瘝此所以昭明國家祭法而亦以
冀億姓無疆之休其或在此年月日主事臣某記并銘于石

建張僊閣記

古人之求子者有之乎自高禖始也禮有五經莫重于祭而高禖之
祀冥郊禘並垂以知古人之重乎嗣續如此今人求子者往往祀張
僊吾不知張僊古何神也而爲張僊像者往往持弓挾彈其即桑弧
蓬矢之意乎或曰張僊即南方張宿也起爲火之三度至鶉尾之初
度皆張宿也南方長養故從事于此或曰即梓潼神也化身本于張
仲詩曰張仲孝友是也然要之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以爲嗣續之貴

神是則然矣俞子儀武與其友某某皆俊偉君子也以艱于得子爲
玉子會并欲建張僊閣于靈隱之紫竹林以余觀之諸君子之有子
也必矣夫壬之爲言任也言任養萬物也子之爲言滋也言萬物滋
生于下也論十母十二子則北方水也張則南方火也火爲水妃得
妻生子律歷所記不誣諸君子之欲建閣也允宜靈隱武林之主山
也建閣于靈隱其不同于他所也宋之問詩曰天香雲外飄言天香
而桂子于此炳宋天聖天禧間桂子下于靈隱者二此其徵也以諸
君子之積德累行爲會于斯建閣于斯吾見貲神之抱子而送也石
麟玉燕同桂實而下于九天也不其然乎已未夏日儀武索余文爲
疏余即因以爲記而并爲諸君子之前券也如此

二郎神廟記

昔楊衒之作洛陽伽藍記以爲洛陽有寺千七百所今于武林略疏
之壯與廢各異大小懸殊然要不下于洛陽矣然武林人無不知有
二郎神廟者即九土之至武林亦無不知有二郎神廟者何也吾聞
秦官有郎中令漢因之復有郎又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諸官故郎
爲官人之稱三國時稱孫郎周郎其昉此歟然則二郎之在當時其
爲貴人亦可知也嘗聞諸父老言晉天福時神嘗爲官于他所有妖
神歲殘童男女以爲常神涖官投袂而起仗劍而入水中剸除之遂
以永靖此其事與西門豹治鄴相似又與蜀李冰入汶水相類于是
此邦之人咸其德爲立祠焉而後武林人有爲商于其地者輒神之
力得免于洪濤洶湧中商人寫其像而歸爲院于平安里里之人春
秋禱賽蓋數百祭而此矣嗟夫神之明德遠著感豐久矣以其魂魄
樂此九土此固郡之所爲凝露而九土之所爲瞻依者歟年祀綿遠
庭壇廢所日就傾圯老僧貫也若行將脩欲增葺殿宇以廣神之宮

而業甚艱垣齋廬以奉佛而樓僧焉此願未遂貫志以殁其徒生儒
今遂成之以奉先業是役也竣夫豈非吾神之所爲誘其衷而群公
百姓共樂輸願而樂功哉閱者歲比不登民人憔悴脩遠神之靈
庶此邦之黎民子弟不致顛轉溝壑而疾走四方者亦有賴于神之
宏庥也是爲記

開河碑記 代

古者有五行之官而水官于邦國爲尤重故周禮有遂大夫掌夫溝
澮洫之政而漢以下有河堤使者巡行郡邑自水利不講民用匱乏
旱澇頻見爲有司者不可以莫之救也某涖任于某年某月行視宜
館門外向東河道河流壅閉長年樸梳有如轉石町畦畝畎既無所
灌溉而城中之仰頓生芻百物殆如上天於乎何其難哉下車詢父
老爲言前二年海水溢潰漸去沙壅河身比前高三四尺每值水澇

務可通舟若遇亢暘便成陸路遂詳各憲檄下里保務以開浚爲急迺去年雨水難行畚鍤不可以鼛鼓從事會今歲有秋即于農隙之月下令挑濬編號者八督官者四起演武場爲東至趙家橋西至張婆堰北至斜橋不二旬而告竣至于蒙花宕河以次濬焉其臨視河則各父老子弟爭醵酒相餉爲言吾父興利以活百姓而某不敢有鄙名各保若干人酌酒慰勞鼓歌以送之庶以見子來趨事克用有成某豈敢自以爲功於乎盛世之人待命于上末世之人待命于天待命于上者六府九功罔不俾乂待命于天者金穰木毀無所逃其昔不泄宜川渠以救旱于嵩一其于補天鑿隙之義謂何念此邑自甲申時前知縣事林有事浚河于今數年矣以吾爲邑長于斯而不忘爲承行假令視一官爲遷舍遽相推諉民將奚賴焉於乎我其曷敢不記于石以告後之人

傳

仁和孫治宇台著

鄭月巖先生傳

月巖鄭先生者諱尙友浙之錢塘人中隆慶辛未進士起家長樂縣
令六載考成授工部主事然以撫字勞瘁往榷荆關至中途嘔血未
及歸里門劇于京口卒于姑蘇卒之日囊無遺貲棺櫬不給賢哉賢
哉先生眞廉吏也余父從庵受業先生門下予爲童子嘗辱先生賞
識知己之感未嘗斅忘先生娶葛夫人生子五曰儀曰僩曰儼曰侃
曰傑皆好學不幸短命繼娶水夫人生子一曰位位少而孤讀書力
行有父風又執經于予一日以其母水夫人之言來告曰願先生傳
之予曰是吾心也先生祖與父皆布衣至先生發憤力學湖南葛司

農得其文大奇之始葛與鄭兩氏有隙及是司農曰鄭氏有子吾終
當成之以故爲葛氏入室弟子先生輒以童子試數不利然卒不以
是隳其志也司農罷官家居弟子益進先生之力居多司農往視楚
闈兩學政所拔奇士不可勝數多屬先生鑒識者世以爲葛氏知人
先生戊午舉于鄉益下帷講業不輟從遊者歲著籍十百人故湖南
有葛鄭之學先生之吏長樂也其徵收之贈羨前令十之七曰爲民
父母豈以是漁利于民邑昔旱先生往禱雨輒隨車而注以是爲督
故民呼爲鄭父雨也邑有莠草食之輒死鬬者俯而食之卒不免先
生設法禁之又募貲刈草者曰捆載至縣堂至絕根株乃止嚴耕牛
之禁邑無食牛者先生矜惠下民而于豪猾不少寬假有上舍某某
橫甚自功曹伍伯無不爲其耳目者先生必置之法視事六載心益
悴而目益黑穆宗皇帝時于守令之從擬者往往陛見先生至上前
口稱知縣其樸誠如此帝矜而憐之然不得具數也先生至部之三
月即有荆關之命當塗之人亦惜先生勞苦欲以是爲先生地而不
知先生病已至于死也先生居家孝友事父少有不悅必長跪數四
得其歡心水夫人言曰吾不及事翁而猶及事吾姑姑在堂未嘗疾
言遽色雖甚怒必和顏以進姑死臥于殯側者逾年居墓哭于殯側
者逾年所得束脩必與爾伯部署無絲毫留于篋內予侍爾先人之
官舍與爾嫂韋十唯布素不令有華飾其家政如此於乎先生殆家
爲古學子教授弟子十以誠意正心爲務爲古學者其從官也專意
忠君愛民爲古良吏是可傳也先生既死水夫人撫其孤娶與少子
既貧且困示以終身而位力行如古人不隳家學尤可不朽

孫治曰余讀司馬遷循吏傳如公儀西門豹皆大其遇事以死與利
除害蓋未之有也若如長樂之賓必爲民豈可得哉爲循廉吏之子

孫食貧而少予苦志力學勢必會與家道俟俟豈曰不信至今長樂
之人思之如桐鄉之于朱邑而弟子奉其祠于學宮永世俎豆有以
哉有以哉

徐工部善伯先生傳

徐公爾一者浙之上虞人字善伯大父龍川先生學詩嘉靖將首勸
相嵩發其奸惡廷杖關籍天下稱直臣焉公生而有大志十九舉於
鄉天啓改元授蜀之長壽令會奢酋之變民方彫敝無炊火初下
車凶暴惡子不退之徒所在橫野逾年人民安集雞犬不驚渠魁散
竄貴等相戒不入公之界焉已署涪州事遷江津令視利病若身爲
之所蠹剔不可勝紀治盜賊尤有方略先是川中用兵涪守某治行
惡逆貪武功以邀名與困苦民倒壟二石出一兵公至爲牒上守臣
並公親慶以爲自唐府兵而下丁糧不可從合徒滋靡圖在金錢無

盖擺之制臣朱公燮元平定蠻獠所條議多本於公乙丑夏朝議命
移鎮遵義公謂科臣曰遵義楊酋故居而為黔蜀咽喉然四面山高
城守單下得非所謂四城邪雖其地北有桐梓蒙山東有綏陽桑木
險阨足倚然一監臣守之足矣今守遵義而備西南仰餽餉于崎嶇
遼絕之地一旦有急則主客之形變勞逸之情懸非完計也朱遵之
得不行戊辰課最入都授水衡司公慕長儒平陵之風直好開口言
事不為詭隨公卿多嚴憚之先是熹宗時廣寧失守遼罪于熊公廷
弼下詔誅之傳其首于九邊莫敢言其冤者七月公上書訟之曰臣
謹按廷弼一代奇才其忠勇任事廷臣無出其右者先帝誅之又傳
首陳屍臣以為過矣夫廷弼非楚子玉濮王俠比也說者以為其不
死守右屯是知二五而不知其十也夫廣寧十三萬兵皆化貞一人
主之廷弼獨得援遼兵五千人耳化貞日言進戰未見一騎無故而

同三四百萬遼民盡潰廷弼軍屹然至大陵河變化貞嘗是時不罪
化貞而罪廷弼乎唐時郭子儀李光弼與九節度之師同潰郎退守
河陽僑未聞其再往相州坐待思明之縛也符堅既破慕容垂一軍
三萬獨全未聞其再往淝水與晉人轉關也今計自廣寧而西止關
上門限耳廷弼不趨拒關門何待耶且化貞瞎眼不識兵機廷弼言
之屢矣化貞曰撫可恃廷弼曰不可恃也化貞曰■內附可信
廷弼曰不可信也是化貞萬死莫贖而廷弼無一可誅也異時者三
路同潰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廷弼徒以遼陽爭城不及一年進築奉
集瀋陽迎拒橫河之上增埤鑿河為中州虎落稍稍復余湯之舊使
得終竟所施何至拱手而授榆關之外哉書上命欽氏焉毛將軍文
龍者崛起孤島聯朝鮮為國拒■州左臂督師袁崇煥心忌其能誣
欲害之公知其意曰毛將軍國家之寶臣也有■不測長城壞矣昔

先大父與觀上書暴奸臣之罪今幸遇明主死節闕下固其所也遊
疏論時事受病所繇以進曰陛下倒衣求治思賢弗及而太平未奏
禍患未削者臣以為陛下用人與用兵之失也何謂用人之失夫毛
文龍起徒步不藉縣官尺鐵斗糧以百九十人擁有島海外而籠致
朝鮮內而屯田鼓鑄厲兵撫衆牽制敵兵使掎足不得是趨克國復
見于今而甘廷寄不誅于昔也今陛下誠欲恢復三韓非文龍莫可
任者矣宜立召文龍單騎赴闕方略必有以當聖慮如用而不效臣
與同罪願陛下專任之無回惑于崇煥之驟空大言而僨國者何謂
用兵之失今之議者以為所當列重兵以守者非河西四衛與夫戍
河西以復■此計之失者也昔秦至始皇威行六國無載不出銳
師以撓諸侯而卒不闕窺兵函谷之外者何故以為百二之險莫此
若也趙李牧收保數年拓地千里孔明按兵三載後出祁山魏世祖

欲成退守驟復河南古之善用兵者豈有列卒輪餽于無益之地哉
今藉令退阨山海斗大關城計不過節練三萬人而餉取盈于原設
遼東西衛而無不足則所增水衡錢七百餘萬于以厲軍實而給我
衆有餘資矣而當事者曰吾廣地吾恢彊此甚餙說以欺皇上耳夫
敵之不能東馬顧糧而頓足河西猶我之不能輦金輸粟而久踞關
外也兵法云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交地也交地不處今乘嶂以外
進退數百里而中無險隘犄角可憑得非兵法所忌耶曰昔之■
者有矣將避周羅睺自東萊趨平壤慕容皝從昌黎躐冰二百里趨
平郭國初馬雲葉旺用樓船下金州豈必皆用河西之地哉且夫東
江堅壁當■朝鮮之衝絕流而濟有如袵席上渡師豈其難
矣陛下何計而不為此也卒不用既而崇煥圖東江急時又西捕
告警成以為孽首輔韓公爌進公諮訪公歃血俱下請相公弗復言

韓敢客曰國家誠欲用東江不識能爲所用否乎曰宋淮爲用此
江者乎彼督師者引繩披根亦已甚矣痛自黃史煽禍百戰而今宰
那宋自金人淪盟百戰而有宗岳背試取東江事勢與四賢相提而
論彼四賢猶爲其易而東江獨當其難今又陂請嚴海禁以斷絕其
兩頁而東江續命之脊絕矣請與參錯用人以離我其將士而東江
稅餽之臂折矣其亡也可翹足而待雖欲用東江不得矣韓曰然則
柳事奈何公曰柳不足惡也夫柳之長惡承卜而遠鬻賣蘭者豈直
鋒不可當哉特以各部落畏兵特甚故也開者新平之役不止焚死
貴英哈等百餘人役屢關入飢與格鬪所斬殺亦不下千人而時因
當事者開邊議復不敢上功幕府今取關外所用十之一二加于宜
雲以詰我我兵欲進無所得避無所資又何患其不就我操縱有求
賞于三十四萬之上耶故曰柳不足惡也韓領之欲奏之上而爲同

輔某所格甚爲崇煥陰主者也公曰毛帥罪其死矣他日求歸死于
司敗不可得矣閣臣使人唱公以兵畧謝不敏且折箭請益意欲
飆公以弗避東江公不爲少回亡何崇煥殺文龍于雙島時崇禎已
巳六月也公請長張公鳳翔曰其創草時已分必死今非其死所耶
張曰無脅張素知公與人慨曰徐主政天下一人故其愛公如此時
幾愿者以東江所發餉銀十萬議留燕邸賂遺甚欲以虧餉公也自
下刑畧陳公新甲捃訊以隱語問公公曰何哉陳公辭也貴人欲恐
悸乃公無以爲也卒肝替之九月遂奏袁崇煥前後奏對多相謬盩
且數其矯詔斬文龍罪大不道設十問詰之留中十月兵遂直入內
地所在潰逃蜂去殺東江催四月耳十一月遂辦都城公既上八議
一爲東江之才子弟宜收用之不宜使其附賊窟逃爲敵用資一騎
責諸將以固守而悉索大內金錢招奇材劍客出其不備掩其零騎

而勿與大隊相當疲而乘其惰歸可也昔當時急使既以驟得我
四將同時陷沒而東江遺將多有不可問者明年三月復疏請皇上
罪已啟關言甚深切曰天下賜張遐海內矣方惡在網兔何佛孤以
皇上急于救復强宇諸臣遂得緣飾意旨以遂其誇張詭譎之説作
其竭澤焚林之計國家自此不可救解矣宜急發明詔深爲創懲做
宋藝祖封椿故事休養十年後爲河北燕代之計此臣之所願于陛下也
不報已崇煥逮獄孫承宗以樞輔督師天下以爲能公既極論之曰
承宗游談負貲與崇煥其人也陛下何以逮崇煥而用承宗乎臣觀
承宗比周黨惡實繁有徒楊國棟盤踞于通州徐敷奏奸竊于東鎮
而其所寵任之馬世龍崙制薪門其所卸昵之茅元儀出入軍幕是
闖寧有可信者乎又排擯力戰有功之臣如尤世祿楊肇基金日觀
輩疑貳閫生救迎不暇誰復爲陛下盡心者哉陛下不退承宗天下

事未可知矣時已奉旨爲承宗遴總督京城內外戰守關防公既上
遂停鐵騎既兵出塞十二月公復上疏申論佐兵河西失策留中公
痛國步艱危聖明孤立謂人臣藏頭避身奈社稷何以故公之仕部
也封事無虛日辛未出斷荊沙公亦以爲長沙賦鵩不欲自傷官閣
有梅與常樹日偃息其下賦詩飲酒以自適閱歲引病投劾入都郎
掛冠放棹歸自是有梅子與尚平之志矣甲申北都淪陷作臨汝罪
言呼號有位罪言者何謂罪我者惟斯言也臨汝者何謂非坐朝遁
國所欲閟而蒼蒼者天或鑒其無貳也丙戌監國授光祿少卿辭不
受丁亥三月病轉篤請屬續無他言生平酷嗜魁崇怪松圖譜屬米
萬鍾書之陳洪綬圖之蓋因其嚴狀穴械若龍拏虎跳壯士鬥縛以
爲已寫照者故因象眾之所爲怪而自怪也且以譏世人之不怪爲
怪也公耶心邊計所至形勢無不熟習其九邊山川道里圖挖掌而

誅無不可見諸施行者公雅負知人鑒灼成敗如覩火關臣楊公嗣昌出督師仙瑪瑙山塹驢嶺兩大捷守臣鄭公瑄席間詢公曰賊屢敗剿破可必乎公曰然顧楊文若非成功人耳銜荆出都時天下方想慕太平對人輒欷歔悼惋曰皇上聖主也以承今極重之勢則不足而諸臣猶一丈之子不洎宗社不止以洪昭陽之嘆不出于年矣公生多奇異嘗訪會稽余先生步石橋而半橋頭所時方積雪公入水巨石礙舉僅露頸以上一蒼頭將解衣下從攜手止之從容舒徐無纖芥傷損浩蕩時舟入漩渦沉長年皆伏而泣公拜祝曰死此命也然余在濟困自信無愧心指顧自如而夾岸居人皆環跪以請俄自浮出或云公頂有二圓骨如雞子主履險不危豈是故耶公嫡配孫孺人治祖姑也公兩娶未有子而孺人之滕先生予公丈欲勿舉孺人爭之力以死誓曰新婦未有子即吾子也得不死後連有二子

孫孺人丞復公終身哀之曰微孺人無以有此三丈夫子也長子言達天啓辛酉舉人次言遠次言近皆諸生言近最知名公所著有尉游任槃金齋諫艸閉部愛蔣臨汝罪言若干卷藏于家論公之事不能盡述今取其卓卓大節及尤異者著于篇

孫治曰徐公幹畧如陶侃士行治行如張敞子高使其高步承明之上言聽計從措國于盤石之固奚難哉惜也用非其才徒以口舌廷諍拂衣棄世約結鬱伊以老其身不亦悲夫雖然當毛將軍之被劾身死名污非徐公爭之豈能聲施後世乎蒼蠅亂聲連城不實人之云亡邦國丘墟有志之士坐觀山而嘯哭何嗟及矣

許黃門先生傳

余讀許先生孤臣述流涕曰嗟乎天降喪亂忠臣憔悴而死至於臧慎牢愁作遺篇以見志若黃門許先生亦豈不悲哉先生名令喻字芝田浙之海寧人曾祖相鄉官禮科右給事中嘗上疏攻政府崇靈許氏祖問造貴州道監察御史父敦依睢州府儒學教授先生辛酉舉於鄉癸未年五十二成進士謁選得興化府仙游知縣明年甲申闖賊陷北京先生以夏四月涖任會先皇帝蒙難之聞至當是時地折天崩人思亂者十室而九先生曰吾其竭一縣之民以待中興唯力是視于是視尺籍伍符無有虛伏一百五十名裁三之一視府庫所貯約鍰金數十兩先生下令庇城垣礪兵械募精勇懸賞格不移時而具西鄉賊林尾郎渠南子數百人為亂先生與典史丁明理約率衆之尾郎賊為守臣猶未之知也議以三千人赴援先生曰邑室之不足以供億祇擾吾民甚所為冠來尤可兵來殺我者其是之謂矣辭之郡太守楊芳蕃檄劉守備以兵百五十人協守賊遊士挺黃積蟊街甚有諸生李芳聲者為賊耳目枹鼓之聲不絕於

境內先生偵賊勢衆而不整尚可襲也謂劉守備曰若並營機兵各登城縣具觸備視夜二鼓絕如約命開西門山戒曰視劉守備所嚮而先生亦自以隨從八十人繼進及之縱火賊亂格殺十一人禽三十七人先生乃行保甲法參以族法增置目兵以武進士楊瑞麟為之師邑中山是大治明年為弘光改元當是時縣官新設令甲百費蝟集郡邑旁午程級長吏束手莫可誰何而先生一以愛民勤政為務屏絕債遺苞苴之事故仙游治為第一也先生又破楊子五千烏子渾有五十子哨百子哨一時絕迹海邦之人賴之丙戌春海上兵潰于關嶺逃卒藏途竄入邑界者與伏戎不逞之徒乘間抵隙而起李芳聲復據仙嶺謀襲邑先生用目兵一鼓禽之芳聲授首已而賊衆復大聚永春德化之交道路俱絕主兵者開于大數議以興泉之衆八千衝物先生日賊雖盛當以計取之衆無益也于是授兵登陴

爲嚴守計分十縣一縣外向而令兵周行環匝乃兵行則五兵步
自北門傳警者至西門而還自南門傳警者至東門而還迭爲更代
而力御若有餘復爲奇兵從間道抵其巢廼之于臨擊老是役也先
生兵不滿數百而賊衆之陳綿溪者已不下數萬故單將以下無不
以先生用兵爲神夏六月擢先生禮部淸吏司主事會有分較之役
先生得士十有三人亦與焉踰月改吏科給事中會時事孔棘進蔵乎
九里深處以絶邊焉翼城人史起明以書勸之曰大將軍開是下賢
虛心欲得足下故人幸當路倘有意乎先生流涕對使者曰爲我謝
使君其待死耳若假容方外則唯是先人丘隴爲念耳先生以采黃
蘭至巳丑卒在家或三日不食或平飲醉作孤臣遺以見志莊孝
纁羅義爲崇禎十三年務爲有用之學已擇爲例有餘選先生分
往都御史李邦華竒之曰他日實心任事者必公也其在閩治兮抑

哉以給事入召非其志也嘗與合相國言朝廷不大用人廢一切權
宜假其以節鎮招徠撫喩諸君長長矛藥弩出蒼梧而北跨襄漢拜
大江以據上流之勢然卒不及見用惜哉先生配陳孺人有隱德事
舅姑以孝著有子曰齋奇士也家貧善飾㮣譜先生行最詳余故錄
其治行爲史氏採擇焉
孫治曰昔許大夫相卿爲黃門一月抽簪高蹈者三十一年邢人至
今稱之于先生爲會祖先生吏仙游小邑不以賤遺君父拜黃門卽
困厄陽九竭歷而歸能以節自見不隳其家聲於乎可不謂賢哉

郭翁濟軒傳

郭翁濟軒者名一經字維章仁和南北墅里人其先世有姓者仕元
爲金華守子宏爲仁和丞卒葬邑之秦亭山子孫遂家焉七傳至宗
甫成化時舉人宗信生廷贊廷贊生世爵世爵生孝官至貴州按察
使翁其仲子也先參政思泉與按察同舉於鄉同成進士以故翁適
姑歸於翁爲孫孺人當是時翁爲公子而於參政又公壻也兩家同
里閈人咸畏敬之而翁以誠長者自處未嘗以貴勢驕人號於嶠
中無城府中外與翁處者以爲翁無怒而翁生平之怒指得而屈者
其二焉友人某以遺孤相屬有同事者見負中道聞之不待歸而斥
于其家竟與之絶妹壻父子貪且乏翁爲勝諸家人償倘少息痛責
之數日始解昔損生不遷怒夫子稱之今翁之怒止此不又難矣而
性篤人倫母同産兄老矣而貧時時致其衣糧無間及其死也厚爲
之斂女弟稱未亡人撫其孤甥至於成人友有以窮削見棄者勸之
不已仍偵所在半途伺之風露倚橋梁邊夜半擢乎溺泣感以危詞
其友卒爲善士也甚翁厭棄章句不樂爲儒而其卓卓大節如此辛
酉大家敵焉然圍棋飲酒外無纖微關于懷未死之日見有捷於粉

挐而來曰迎余爲江神甚翁正直而一無他腸死得以爲神其可信
者也先會祖姑之歸於翁也裝遺特盛然事姑江安人最謹處先後
宛若無間言産二女撫子份成立昏娶翁沒後爲子構室廬謀生計
忘其非己所出者孺人與翁爲同德云翁沒十六年而孺人沒沒之
前月餘示疾念子份遊燕未歸爲治命曰如不得見子當以薄斂毋
以吾故費財不旬日而子至欷然强飲不再旬而卒人以爲會母甚
得不是過云治少時猶得侍孺人嘗爲治道前世嘅嘅數千言不倦
份治大父行也今距孺人之死又二十五年矣命治作翁與孺人傳
孫治曰郭泉悉當世廟時治海忠介剛海公得以不死人以爲有稱
之之風今觀翁恢擴不仕又何似稱之子長公也雖然翁大義凜然
不苟作遊者人奈何與胡廾參列光逸之徒同類而稱之惜哉

郭翁力民傳

余嘗庚子請傳至於狀父棺過峽波濤洶湧之際未嘗不感嘆其至
行動天也當吾世而有郭力民子平二先生擕乎樂君暫西南歸路繇
道士狀風駛舟危兄弟環泣卒以底定曰甚乎哉郭氏其古孝子乎
何其與子蕭同符也丙午力民先生死於家乙卯其子楨以狀予乎
先生所述兄狀命予作傳余門先生古孝子其又以余言爲皆也雖
然亦欲編次一二以見於後按狀先生名代字力民杭之仁和人大
父孝世廟時爲副父一緯衆人仰爲平樂令先生生而卓犖補錢塘
諸生以文雄里中若白社諸子必以先生爲領袖辛酉融風災舉族
燬焉先生獨上閣收宗祏藏之人是以爲難嘗平樂君之歿于粵也
一時逝者十有七人棺皆淹滯不得行獨平樂民感令德所需麻辦
不閱月而具有理刑某者寄一櫬于署中會道遠不得致或曰内外
無知者曷攜之歸先生曰不可使先人負人託急謁道府白之故各

上臺皆以爲郭廉吏有子先生既歸葬平樂君并葬族人之在土者
七棺已而屯城西邊家室流離男婚女嫁襄槖悉稱先生身雖不仕
益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曰魯仲連何如人耶東裝爲四方游時友人
徐伯玉鎮吳興太湖寇警檄部下檄誅戮之先生謂伯玉曰數十萬
生靈其可殲乎曷布令自首者給票免死是舉民人賴以生活者不
可勝計杭守張文德擢蘭州監使挾先生與俱會下邑有揭竿起者
上下惶惑先生謂張公曰公淸介素孚撫之即定請同載于是呼亂
民前曉諭禍福立時解散先生胆識如此以病歸歸三年死惜哉先
生嘗教授弟子著籍者衆海昌徐元賛新安汪天行其知名者也丈
夫子二長子汀奇才蚤卒次子楨好學有父風先生世系事實俱載
家乘中誌其大者見于篇

孫治曰余觀先生學兄偉斧長不過中人于思于思精神大于身其
以爲犯之絶羣起偷非耶武負爲先生約結終身天不可問其天乎
然先生歿子孫繩繩振起將大昌厥緒語曰活千人者必封攸賢天
道又豈不信哉

陸翁行仲傳

陸翁行仲者名宗楷錢唐人父符世中書舍人母陳孺人舍人有二
子長宗本曰正伯次即翁正伯嘗任仗首有諸大夫之風而翁被服
儒者折節下士好讀書其天性也少隨舍人之京年弱冠入太學已
若符融郭林宗有高名矣性至孝當舍人之歿于京邸也翁扶櫬歸
哀毀不欲生僕鷄骨而已故人稱陸仲子之孝翁在家時兄正伯片
言至自京師立起行不以遠道爲解分箸時一惟兄命其廉謹如此
博聞强識習本朝掌故人有叩者輒纚纚荅之故學者以翁比齊游
云自丁酉至辛酉凡九試皆不第翁無怨焉每歲租所入必分給宗

人之貧者與其交疎之親未嘗有德色所娶柴孺人御史女孺人與
翁同德初舍人在時嘗命孺人治具必豐腆嘗語客曰此吾仲子婦
所治具也以此爲常翁病幾殆孺人刲左股中夜露禱願以身代卒
得愈如故孺人有子五皆不育女子五皆歸名族爲翁置側室者二
[illegible]無子劉氏三子並殤最後麗氏生子振甲時翁年六十一矣人
皆謂仁者有後云柴孺人先翁歿翁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善治
養生家言歿後十餘年子振甲從余遊

孫治曰世之爲養生者有矣然如退之所記孟簡李虛中六七公以
金石藥發至大逝者豈少哉翁優游俟死以終其天年所爲養生者
非虛也爲人恂恂長者宗人吉水君兄弟與其諸子皆大賢每口翁
不置有以也夫

余開士傳

余公諱某字某治稼氏家言故與附十其先自白下徙泰豫余之後
以王父字爲氏其在宋有孫一者家浙之山陰再傳至端禮光宗時
封郇國公拜相四傳至晢又四傳至鈍即公父也自晢徙東浦世以
農爲業公生家益貧甫七歲即日設魚竹果脯贏蛤之屬爲親供養
其鄉里莫不奇異爲弱冠仗劍出門日吾聞錢唐爲浙之都會左貫
閩海之饒右買具區五湖四方輻輳大國之風也往則必得所欲臥
然是時實無一錢欲從所親戚假貸又無一應者公益發憤治生織
嗇筋力惡衣食與時俛仰居數年三致千金公慨然曰吾豈能學程
鄭王孫家僮田池比于封君獨自娛樂哉大丈夫亦當如陶朱鴟夷
耳聚散何常之有公自是以濟人爲務有以緩急告者必令其得所
無失所於居邑里與有功之親待而舉火者數十伯家歲瘞骸骨其記
棺木服被之類以萬計登公之慈仁汎愛爲德不厭其天性然也先

是有老嫗陳者嘗有一飯恩夫死無子公爲之迎養于家事之如母
使其妻事之如章舍人無敢與伉者二十年故人某之子已爲乞人
而往乞公錢而洛之解衣衣之厚遺以去逾年復如故公益予之逾
年復如故公益厚予之公施不厭而是人卒直爲非凡公于貧交疏
昆弟存老撫幼者大體如此邑人周其吉者負勢家錢有司拘之急
迺以居屋質百緡于公所公至其家聞叟聲謁其故以質對曰身務
此累世矣今爲貴人取責故至他徙情所不能忍何敢移憾于公言
未卒立折其契而不責其償也有杜龍者女于公公謂獨姓女使家
人善撫之閱三年命其携歸其父逡巡謝不敢公叱之曰吾家豈乏
婢子耶除前所以不即歸汝者慮附余囊復以此女爲甘官入今自
當返汝是吾心也杜君扶服謝去公所爲振務者皆此爲嘗人有
笑公者以爲涓己之藏而厚以畀人即復立讐安得寔有而公者而
公不願也然其喜爲德愈甚季氏子欲從公于爲都養公意使其供
者曰使它日成名爾渠不爲兒寬耶爲斯養其晝子使其治業如初
諸生金氏貧不能具饘粥夜半叩公門願得其狀即令嚴兒二人負
金錢粟米隨之去爲才生其未有室家而以赫蹏投公望所助公即
携刺過生問所需幾何曰所需幾何即時贈之如數以此賢豪長者
無不延頸願交諸公聞之愈益重公公益慕傳前豪杰之爲人排難
解紛嵩趙人之急杭之俗每累盜就擒即受獄卒旨令引某則某盜
詞所連家立碎公既已脫長老邵氏曾氏之難而汚者唐長瀛一皆
爲渠魁所連公立至獄反覆開明義形于色誣者叩頭言曰公乃大
德我小人義不可以厚誣即立証出之蓋其公正發憤即棄家所不
顧即所勸尉即下懷愈推設無已人有冤者仰視天俛畫地雖棄家
捐軀所不惜也公嘗遇竊者探篋縣囊徑去矣已還得其主名公召

其人謂曰而丈夫也失行可乎賜之遣望其人逡巡謝過卒爲良善
也鄉里父老子弟行義有不合者不欲令余公知其爲長者類如此
公好施予家立盡有仇家者中之卒以是得奇禍然非其罪也每歲
大饑公賑其倉粟不足又盡貨其服物居產此雖自古行義者不及
矣公嘗往來峩眉九華南嶽齊雲諸處至親見如來若共語者其事
秘世莫知然世之言佛者莫不折衷焉以故大江以南人人皆稱余
開士云予嘗見公逡巡退讓似有道者至叩其伊蒲桑門之業益奧
然自失也有二子世忠世懋皆予學辨聞精甚世忠與予尤善
贊曰余公食不兼味衣不重采布蔬循謹惴惴慈愛此豈所謂畜好
行其德哉及其嬰患難遭不測之厄至與雨露揚若同類而稱之甚
哉其不知人也予聞公之死作偈而終逍遙物外此是以覘其學矣
語曰石證入地佛法戒若如公者陰之至于天者哉

鄭覺斯先生傳

余觀蕭梁劉生所著隱者七十二人詳矣然如管幼安之流爲行遂
俗不少概見益其難也當吾世而稱作者稱雲鄭氏其尤也余友鄭
司李唐鄭君其父國子助教覺斯先生蓋古之逸民助教卒于壬寅
其偶樊夫人卒于辛亥李唐巳衆忽歹而告某曰余先君子不欲銘
于幽不欲表于阡孤不遂遺命但念有美不彰非人子也庶幾詮次
一二以傳於後是在吾子按鄭氏之先山陽人也宋紹興間有公桂
者令于緱遂家爲六傳爲槐樓公在緱爲老師弟子著籍者半邵邑
其子儼若公世其家學以祕廟選貢授樂仁丞先生其子也樂仁既
殁于江右先生治喪歸不賢盥酪者三載同産四人伯氏承世攝遺
侄如子而于叔季終身友愛先生學主敬嘗曰敬者德之聚以是教
其子若孫勿敢怠也辛巳廷對出黃東厓之門授鄞學訓導有蘇湖

風範門人林時躍管通章其卓卓聞于時者也甲申以後與其子杜
門掃括蒼佳山水舟墩竹塢時托嘯歌蓋所謂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不可得而物色者其在先生父子間矣夫人樊氏與先生一德終
詰婉以孝與先生後死若以和仁而愛人下至臧獲從無詈言蓋終身
婉嫕貞靜以成先生之高而俾令子以隱豈不賢哉於乎先生與夫
人之大節足傳也有孫惟飈截飈皆成進士
贊曰史遷爲鄭當時傳稱其父鄭君不名項籍蓋鄭氏世世有令德
矣今觀助教之高蹈如此父子遯身山澤不苟于世賢人乎賢人乎
其妻循婦道以殁身冀饁之恭介山之揉蓋兼之矣宜子孫綿綿大
啓於後也

吳子美成傳

吳子美成名大武錢唐諸生有諸父冶錦於桐鄉吳子後之遂爲桐
鄉諸生吳子父曰次仲母曰王夫人王夫人蚤卒次仲挈其子以從
朝夕與俱未嘗暫離也次仲兄曰杏津無子才美成而欲子之彼視
支子不爲宗杏津之爲吳氏支子可以不立後也長子不爲人後美
成爲次仲長子亦可不爲人後也次仲念其兄獨處于桐曰吾何愛
一子遂割美成而歸之兄而美成亦以父命而爲後于杏津故美成
自錢唐諸生而爲諸生于桐鄉以此先是吳氏有孽子利杏津之財
欲得爲後而甘心焉而杏津遂兩子之當是時美成雅材日以攻苦
爲事而杏津有愛妾與孽子讒構百端故美成所食者糲具而孽子
則珍羞矣美成所衣者敝衣不給而孽子則綺紈矣美成日用不名
一錢而孽子則歲費千金矣然美成不欲傷二父志其居於桐若晏
處者閒過錢唐亦不與次仲言恒曰大人勿以兒爲念自傷不能致
青雲而使吾父流離失所朝夕不能給養以此悲來填膺唯寐忘之

已亥疑得病病遂不起傷哉傷哉美成十歲能爲文十五補博士弟
子其于制舉初爲奕麗之作已爲汪洋自恣之文已又斟酌扶蘇稍
爲奇與似先秦以上無變而益工惜乎其數奇也嗚乎美成若不蚤
世又豈可量哉
孫治曰一蕭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豈吳子之謂耶以彼其才山濟以
下窺舒以上未可料也而年命不永何哉雖然顏子淵年逾三十貴
叔度年逾四十名德所鍾不爲夭折吾獨悲夫次仲賢者而不得長
有令子也天乎豈其罪耶

沈潛齋公傳

曹風鳲鳩之詩曰其儀一兮其子七兮儀一而子七列國之大夫不
聞焉而僅見於曹蓋其難也余觀潛齋公其有之矣公配王孺人有
同德生子六人女四人孫男女各十三爲儒者爲儒賈者爲賈入其

宗蕭然以整陶然以遂登曾大夫之所謂儀一者哉是于在吾母少孤而育於公與孺人登大父母也而父母之矣治生三歲而公歿十一歲而孺人歿爲兒童時遇孺人必撫吾頭角啞然而喜今生四十九年矣母氏春秋七十乃爲公與孺人作傳泫然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公名符皋號清春生嘉靖丁未二月二十日辰時卒天啓辛酉七月二十五日酉時王孺人生嘉靖戊申三月二十八日午時卒崇禎巳巳七月十四日未時父與亭公母戴孺人繼母楊孺人公與孺人性至孝而事繼母尤得其歡心人以是爲難爲郡諸生以老[illegible]

孫治曰余觀晉世其盛于瑯邪王氏蓋始于太保之事繼母以孝而其子孫遂至繁衍也今公與孺人之子孫其必有興者矣治嘗聞諸長老公善治生性好施與不以無爲解喜露人之窘太史公作貨殖傳甚儒俠公其無愧焉

外大父母傳

外太父石甫公者姓沈名嵜行三元提舉某公之七世孫也曾祖方竹公祖與亭公父潛春公累世儒者以隱德相高至公生而岐嶷十六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二娶吳孺人二十七而生吾母又十年三十六歲而死死之明年吳孺人亦卒有子蚤夭以弟季常公子爲之子葢吾舅氏也昔吳孺人三歲而失母吾母十歲而喪父十有一歲而喪母兩世孤女寒泉昊天之悲安得不終身哉母二十而歸于吾父復養二十一而生治二十三而生洽今年七十矣治兄弟以布衣老又安能顯揚其親而佑啓吾外大父母也崇禎丙子治年十有八吾舅氏葬翁與孺人于古龍井之陽治親眺[illegible]然而[illegible]不知其所以然也又三十二年爲今丁未椿枝舅氏修沈族譜曰子安可不爲外大父母傳治曰然但念吾母少失父母既不能知其詳而吾父相依于沈又不及見翁與孺人之形容而以四十九年之所聞[illegible]七十之老母又安能追思七十以前之行事哉悲夫悲夫夫古之人有美而不傳是誣也無美而增飾之是誣也誣與誣君子所不爲也而治侍吾母所言及者大抵外大父爲人皆學好古急友生兄弟之難而外大母爲人亦抗直抗方不諧于俗故皆落落以死有友六七人終身哀之不替治少時見作聖觀黃冠俞某言及外大父館于其室淚涔涔然不置此亦可以見交道之篤矣翁生于隆慶壬申八月十九日丑時卒萬曆丁未九月二十七日亥時孺人生萬曆癸酉三月十七日未時卒萬曆戊申五月二十六日未時悲夫治材朽行劣既不能如魏陽元之宅相而又不能如楊惲傳司馬書徒記其生卒大槩以附于譜系後之君子憫余母之孤而哀余之志其有藉于是也夫

沈公爾徵傳

爾徵沈公者潛春公季子少沉靜好學長兄蚤歿而以子毓麟相屬曰弟其教之以肩撫其背而誓之公從其言相屬以學毓麟既補博士弟子公以肩遡之曰吾可以報兄九泉矣治常從公讀書講至宰予短喪章涕泗橫流移時不止其爲人孝友如此又手錄左史及莊老其攻苦下帷不類世之浮慕者也配鈕孺人嘗脫簪珥以佐公行義有古風焉

傳

仁和孫治字宇台著

錢武山先生傳

錢武山先生者名喜起浙之仁和人祖立爵昔己丑進士仕至齊西觀察使觀察有三子長養廉官吏部司封次養庶官副使次養度官刑部主政刑部有六子先生其次也而爲司封後司封以爭國本罷歸爲時名臣先生聰慧過人習胡氏春秋少長遍覽長編皆能成誦於古今治亂成敗能歷歷言之司封喜甚曰是兒不凡司封同年尉司成筮齡等皆以大器期之甲子舉于鄉淹滯公車者十有六載崇禎庚辰始成進士自以歷蹉跎晚成廿年報主歸隱華陽此其志也當是時流寇張甚中外告警烈皇帝拊髀賢才賜覲藥御以下及第若

孫宇台集　卷一五　傳　十

干人而又于其中擇四十人以翰林科員臺臣不次擢用先生懷抱者釋褐以平流序進然先生不爲色動也明年任南水曹主屯政先生奉敕書專以稽覈隱爲事其所立丈量式製度量法可以爲百世科程舊事民間戶婚關殿之類皆聚訟于此官吏欺藥奸贓先生一槩禁止其明年爲癸未李賊自成危動關陝張賊獻忠破襄陽蹂黃蘄陷武昌當事以洪都爲九江要地非得其人如錢喜起者不可先生于是出守豫章務在輕刑薄罰固結民心豫給宗倘嚴禦豪強所轄七邑一州雖流氛充斥而治理晏如者太守力也亡何以生母潘夫人死哉星弈喪是時金陵草創雖有珍藩皆倘之命先生勿顧也蓋先生至性孝友當其爲諸生時司封病不解帶療疾者數十日夜至于生母潘夫人身已白首猶依依于舍哭泣倚廬喪葬以禮不以己之出繼而委任于諸兄弟先生蓋古之孝子也既遭世流離坐臥一小樓自同志數人外無有見顏色者蓋嘗登新亭眺虎丘徘徊郡之南北兩山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務方諸飾身不及六尺然精悍之色見于顏面手不釋卷至老不衰于凡經濟規畫之事井井可見諸施行長孫好學蚤逝心傷之不置兒婦人有爲高髻陋椎者必毀之年八十四無疾而卒有丈夫子五人一遵先生之志焉

孫治曰先生不以余不肖時時折簡招余余南至闕北遊越一月之間必有尺牘見遺筆法皆得晉人意可貴也家有土山植竹蒔花與余彈棋酌酒其下未嘗不移日所言平生事甚悉至于近世執政將帥臨邊之事亦未嘗不扼腕言之先生固有用之才也導引五禽之戲特寄焉耳惜也其執節以歿世使之君子覽其志悲其遇固非紀遊鄉越之儔可得而論也

孫宇台集　卷一五　傳　二

亡友柴汪陳沈四先生合傳

四先生者皆錢塘節志士也遭世之末流甘貧賤不厭死而後已其志潔其行方其于世也非其人雖有勢如山避之恐後是其人即困悴即世俗所厭惡若嗜臭味焉湛深經傳深識古今成敗治亂之迹至于有明一代政府賢否疆埸得失皆纖悉無遺時移執易多所論著成一家言所作詩歌皆與古作者頡頏悲夫自甲申以後或閉迹空山或閉門教授死之日大節炳然成可觀也余結髮同遊華顛無閒懼其著述斐然而子孫壁立不能付鋟梓以傳于後此亦後死者之責也于是爲之傳其大概云爾

柴紹炳字虎臣大父祥爲御史御史季子採爲開學博紹炳父也學博死于官其兄諸生紹然同紹炳奔喪歸貧益甚遂發憤攻苦下帷舉博士弟子遂已有名先是紹炳諸兄弟之子若世皋世延世堯等

巳先舉于鄉爲名孝廉武林諸朱暨赫奕諸公卿[illegible]天下人公
眇小丈夫耳時人未之奇也獨與陸大行培兄堦陳[illegible]亦友善巳
爲詩憂刪陳子龍選稿與時見而奇之爲序其書風衆行世既易代
遂杜門業醫然不欲與俗醫伍時又教諸又遠至燕京諸公卿聞皆
爭知衆先生而稿炳曰奈何乎癖公不有漸皮遊乎而涸迹爲也歸
又教讀于是論一代與證舉合與成書上以錯綜三禮自貞觀以下
至宋儒朱紫陽陳群道所著皆辨而論之又錯綜舊聞博採古詩
賦有韻之言各爲證正爲古韻通邊劉唐庚以迄于有明皆析衷焉
此不刊之書也娶張夫人有同德先稿炳死有二子世堂世泰務妻
所出年五十四死

汪颯字顆美爲人狀奇歷落巳卯舉于鄉年甚少有錢進士某者以
其初貴予以女妹時裝竊千百矣于是錢女爲汪夫人既相敘爲服

[illegible]作又諸事其姑絶無富貴容與兄伯叔姑皆無間言亡何江
[illegible]颯奉母渡三江跨括蒼崎嶇山障者有年母老欲歸就養
于[illegible]母不欲遠離子含而又矢志不入城于是藏身于北郭
[illegible]間月與母至桐娛抑搔色笑一樂以此爲常自播遷以來夫
人[illegible]有豚子遊矣然糠粃不厭病且死颯欲寫其形容夫人不欲也
曰子既隱矣妾留此形于人世何爲哉其高節如此颯喜道家言于
黃庭參同諸書有味其言之也作五言古詩有阮嗣宗陶淵明之風
兄激弟瓚皆名家年四十九死有一子名王集勤學能世其業颯死
後兄激之子彩成進士

陳廷會字際叔諸生祭酒陳先生何衆第三子也兒時六歲始能言
即能讀書成誦九歲操管爲作箋丞相枯竹生符文人皆奇之稍長
貫穿今古意不可一世人人願交陳生者廷會不願也自素及諸人
外皆謝去弘光南遷後陸大行培[illegible]廷會大行
既死其夫人延之教其子繁翁凡六經子史無不[illegible]而參
伍之故繁翁能承家學終始執禮皆廷爲儒者其[illegible]學經
成童以父所于皆稍恐遲之其父誼如此廷會事親孝父病[illegible]不解
帶者踰月醫者王佑賢嘗告予曰吾閱歷人子視父母疾者多矣未
有如際叔者其兄廷和虎頭燕額負奇才中道而死廷會哭之甚哀
親衆廬狀親之作與私謚兄文未嘗不流涕也下帷教授弟子著籍
者甚衆而又稍通黃帝扁鵲言能立起奇疾諸言醫方者皆不及也
廷會爲人嚴飭概不苟取予絲與守其公禮聘教其子謝不一見爲
文凡三變初學騈儷六朝巳崇尚司馬遷短長言後愛唐爲大家之
文非其踰術也巳未春余適在家使其門人程駿錄最其書稽首而
前屬予評定予曰諾遂爲删定若干卷因爲之序其秋七月死其未

死也爲書以別交遊親戚于弟于妻于子于子婦于姪皆有書庶幾
于全生全歸之道無憾矣乎弟廷曾亦奇士其夫人則沈蘭先妹也
能習女誡有父兄家法無子以弟廷曾之子爲子曰繼亨

沈蘭先字甸華後改名昀字朗思人稱朗思先生昀少負才年十六
受知學使者江右黎元寬名益起嗜學攻苦與同諸志切磋道義遂
執[illegible]先生宗周之門事父梅山與母秦夫人至孝與弟蘭彧自爲
師友秉志不仕家貧益甚欲躬耒耜以事親然苦無郭外田于是所
至致授以束脩奉親親亦安貧樂其以道養也昀益斂華就實以考
究性命爲務所輯有宋五子要言四書輯略個經術自漢以來各擅
專家于是博考同異著七經平論又著士喪禮皆不䂓爲儒者樂一
代學故原其顛末于凡魏瑫亂政賢人黨錮之禍及巳巳以來死事
諸臣皆各條貫其事[illegible]然有良史材可傳也丁巳年六十

病死有二子敎中繩中皆好學有父風□□□□先生昔余年十□
志所謂死友也自余以家貧出走有四方之役乙巳余在□□則溷
死焉其後四年余往南和則紹炳死焉又越九年丁巳余□□十四之
長溪則昀死焉嗚呼余皆不得視飯含而哭之已未余在里則廷館
死余得定其文集又撫棺而殮之然死之□□葬有期矣余廹于齊
險之役又不得執紼從事是皆不負吾死友矣乎廹于羇旅之暇攄
其行實著于篇

孫治曰古稱駿雄君子若此四友眞其人也蟬乎污泥之中超遁遼
引雖兩戴通隱且猶爲之況犖犖唐紀云乎哉至于博聞强識遠同
古之作者後有肯雲之士覽其著述亦將有望洋而嘆也夫

亡友陸彥龍趙明鑣胡介合傳

陸彥龍字驤武錢唐人其大父正奇以易經爲大師弟子著籍者衆

皆目爲成先生萬曆乙酉舉于鄉不逾月病死爲成先生與余大父
□□八皆稱至交將死以子汝同相屬故汝同之娶于鍾皆余大父
□□人也汝同生彥龍彥龍爲童子時即負奇年十六補邑弟子弱冠
□爲詩古文辭顧嘗着大冠車騎閒雅甚都意不可一世異閒陳卧
子子龍有盛名皆過武林彥龍訪之門者勿爲卽通彥龍題詩以去
子能見其詩大奇之後例屣迎焉邑令吳公肯謀士皆以陸生爲第
一已而大江南北無不知有陸生矣弘光時余赴晉安余姊壻陸圻
亦避地于此人皆曰錢唐兩陸生亡何圻思母返里彥龍遂留滯閩
地已而撫軍佟物色江南名士又以陸生爲上客雖人周亮工爲官
閩監使藩臬皆客陸生故彥龍所得閩裝亦不下二三千金矣周亮
工既以遷任遂挈彥龍還錢唐會其父汝同避無妄病死未逾年彥
龍自以久客在外不得見親含一慟幾絶又其夫人張氏乞閩諸棟
不廢亦旣婚也先卒三日死彥龍痛之遂病且劇□□□□□矣
入于地下矣顧無子以弟子翻爲嗣有遺女在君爲擇壻□□□
死且不朽以首抑枕者再余紅之即立翻執喪而爲其女擇壻吳生
吳生任臣于是遂以其女女之吳生學問淵博一代才也翻從余遊
余以妹壻沈硎丹之女妻之壻亦不永早夭也嗟乎陸氏之托孤
于孫者凡兩世矣

趙明鑣字珍帥仁和人其父與兄有所業皆□□□爲富人明鑣則
遊學喜交遊不治家人生產意豁如也治春秋與御史黃澍諸生葉
紹聚沈煥友善繼與余洎梁文辰張綱孫毛先舒陳廷會吳關宗吳
農祥陸圻皆結爲親友嘗黃澍之按河南也明鑣以故人往遊澍厚
贈之路遇流寇被刃二耳與腦俱創甚且佯死覩賊稍間則匍匐于
積屍之下以是獲免故耳後有瘢痕也易代時明鑣則棄諸生爲商

飾家困貧闘黃澍以楚學使遷泉漳監使而其族兄林翹爲閩藩于
是遂遊閩久之貲用饒有强以官者不願也黃澍曰子雅遊棲遲廣
文不亦可乎遂與爲驛以末日也于是遂着浦城訓導當是時陸圻
從閩歸少息浦城一日登陴眺望城上卒以爲奸細執之明鑣與其
守將交好入其門則見銀鐺而縛于階下曰噫也陸子易爲在此于
是向其將言之曰此吾故人也遂脫于難故圻嘗向余言微趙子吾
不免虎口已而遂擁厚貲而歸歸買田宅曰吾與二三子可無求于
世矣又娶妻蔣氏日用益繁然明鑣故性奇嘗從江上歸有同舟者
好大言頗任俠深相結納已其人爲盜牽系明鑣竭家財以救之闘
中撈一巷頭歸見其主人憂貧曰主何憂奴能泥洋廠可數倍于是
盡費槖以畀之旣則無歸矣家徒壁立于是復走粵東下榻于蕭邸
者一年以病死其小奴鹿兒畀其主之骨□歸停于錢唐鄉之荆山

明鏡自負奇士當先朝時爲疏數十篇欲上名曰懲言既巳與世浮湛作灸轂數卷又著幽風合月令爲其文與夏小正同世有其書不載明鏡初娶于徐無子徐死以妾顧爲妻顧死則娶于周周故李姑氏之女也周死則又娶于蔣終無子明鏡死後其族弟廷標以豔使待缺歸里余爲言明鏡四棺未葬廷標憫之爲捐貲若干畀其姪孫大年完葬焉嗟其弟廷標之懃也乎故表而出之

胡介字彥遠仁和人父儆木行雖爲賈長者也高郵王永吉爲仁和令課童子試介年十二取以冠軍曰此奇士也後當有天下高名巳而名益起江淮間無不知有胡生者以王公蹐顯職當途重之爲之推轂所爲得勢而名益彰也當是時天下大勢岌岌江道闇浩與介隱于横山講求用世之學絕足不闚人事巳經變革浩遯棄妻子削髮爲僧介亦好禪故自靈隱玉林諸善知識皆忝其心要而玉林尤

引爲入室弟子時人皆以爲張無垢楊大年也介既高時不與庸流爲伍有陳平遠者家故高貲與介同學兩人相爲引重資介用貲故得不乏介娶于翁名小壯閨中唱和又往來贈答頗有秦嘉徐淑之風一日與小壯謀曰身既隱矣無買山之資奈何少君曰君第如北遊公卿貴人重君此區區者不孑畀乎予是之燕臺而曹令王公又巳薦鄉貳登三事又與龔合肥交口稱君一時名滿燕邸路歷邢魏守令皆郊迎無不願結驩者然介雖厚載歸固未買山也未踰年輙盡又往江西後從東閩所得皆壯遊當其自閩而歸也高雲客兆權其歸橐約有數千然其死也不能名一錢悲夫介嘗學二浮圖至其牀前瞑而銘之曰子欲知而前身乎介曰諾曰子前身在福建某府其邑某村姓吳爲鹽司者是而前身也巳而入閩訪求其處果有吳姓爲鹽司者計其去世正與介之年歲相等所存遺筆又與介書法無異於乎奇矣介之方外友則天童林公介死而葬于保日之右者林公也其交遊最盛者安高鬃若兆臨官隆辛齋孫淑山陳丘季貞象隨爲尤莫逆云介詩五言有晉魏之遺古文亦近大家余爲序之先是甲辰春余病甚介時亦病然數數乘輿視我相慰勞不已不意其先我而逝也余負故人矣有一女懸可適汪生棨汪生故奇才介無子以從子映璧爲後彥遠死後其父因之亦遊燕死于旅館紀伯子映鍾陳徇倩祚明爲之經紀其喪焉

孫治曰吾嘗與陸賈自粵還買好時田地優遊漢公卿間有五子卒以爵考今三子似嘗遊界致千金然明鏢死于粵無子彥能介家亦金盡雖立嗣亦無秋毫遺焉人之貧富亦有命耶不可倖而致也是以顏回簞空萊子躬耕原憲敝爲不完曾參擔金不顧豈爲不知道哉覽觀三子之終始可以爽然自失矣

亡友鄭維垣傳

鄭君維垣錢塘人其先則楚產也四世祖肇章爲杭州倉使因家焉父體泉挾計然策往來長安遂以貲雄閭里舜以武功爵授中衛參軍維垣生而磊落視家人生產蔑如也參軍死殘毀生焉奉嫡母張生母魏尤極其孝養嘗交遊齊任俠存亡生死不侵然諾有朱家劇孟之風自海內知名士莫不延頸願交鄭君甲申之難延陵金伯玉以樞部郎守城城上人炊火不具伯玉至維垣邸中假數伯金爲城守計守邸焉甲念主人之石交出鏹給之無所吝蓋其好義雖帳下兒皆能道而行之巳伯玉郎投御河死於乎當京師之未陷也國成大臣爽棄巨萬不能名一錢爲國家出死力及被李自成收縛椅衣髡鉗身被極刑然後盡根株窟穴以求免死不得此皆食祿之家徇謊不若視維垣之帳下何如哉自是不顧爲諸生家有梨園名部毀

時與諸公燕飲極歡頃之東而織造起其尚衣監某作[illegible][illegible]時以[illegible]
人親師者也錄致富人充三服之役維垣家雖中落名在富人籍中
不得脫然監者知維垣所言輒聽已後益科索無厭仰家非素封稱
稍產過中人者都不得免矣海寧孝廉張次仲志節士也同時與艾
東鄉齊名亦復鉤及之維垣亦白于監者得免後孝廉過余曰子知
鄧君爲長者乎予曰然是固吾姻黨中好行義者也沈生允大以都
佑逋逃事幾被逮臬司固與維垣有舊爲疏其冤得不與生平於貧
交類如此娶朱孝廉女有賢行生一子甫殁後家徒壁立猶能發憤
下帷不墜家聲人謂維垣有子矣

孫治曰余爲諸生時值邑令王某編甲余與維垣俱坐庭下有衙前
等不避余輩厲之爪牙之徒數百皆攘袂而起余幾不免虎口維垣
叱之廼止蓋維垣與令厚故若輩皆避去余至今猶心悸也海內知

與不知無不言鄧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雖往古賢人其何以加哉

亡友陳祚明傳

夫倜儻非常之人其降生也離奇恍忽而鄙儒多拘執一先生之言
以爲六籍所不載嫿矣之異哉若殷相說自箕漢相國何乘昴何以
稱爲以余所聞漢有東方朔先生曰歲星也又千有餘年而唐有李
太白先生曰金星也又千有餘年而明末有吾友陳祚明先生曰火
星也夫五星者天之貴臣也千年一生即三公孤卿豈足道哉而朔
在漢僅執戟爲郎至以一囊粟與侏儒較饑飽可哀也白在唐受知
明皇坐七寶牀調御羹賜食可謂榮矣然以永王璘事長流夜郎前
後遊歷燕趙齊魯吳越江淮又何窮也祚明生遭百六陽九之戹被
褐懷玉秉節守義然在燕三十餘年公卿載酒論文贈金滿床頭綠
手諷盤空以旅死其窮與甚嗚呼豈可謂非天乎哉祚明爻爲存之
先生窮極性命絕學之傳當世稱爲大儒祚明嗣其學造其義蘊
其於鵞湖鹿洞之旨鄺如也爲文章千言立就出入班馬揚雄風騷
文自韓歐大家以下詩如瑯琊歷下諸子無不爪育擽俞掬髓搜肌
至若天官地理河渠兵政職官諸典故瞭如指掌而約其奇賅若郎
可起而見諸行事者當確菴先生之殉節江上與二夫人俱祚明一
家數口棟廠不厭棺斂者三撫其遺孤偕兄及弟流離兵間僦處一
椽甚矣其憊居喪水漿不入口士大夫之觀禮者于陳子爲吾聞熒
惑所舍爲喪爲饑爲兵而又爲天之執法于五德爲禮今祚明父爲
大儒兄爲忠臣秉執禮法盈吾陽節倘所謂熒惑不其然耶祚明既
已不得意遊燕逡巡三十年無論嚴侍郎父子顧侍御諸故人皆出
肺腑慰勞即如胡宛委龔芝麓之流其欲爲戴安道之營宅者何限
而卒不得還山爲菟裘以終老火之出入無常此其徵也祚明三朮

七歲作熒惑不見歌其略曰大帝却念熒惑除去朝籍謫落文身之
國三日啼呱呱七日卧索乳五歲詩書略上口八歲九經通訓詁小
時詠兒竹宮商大來賦鵠成篆組從來謫謫無榮華備歷艱難嘗險
阻邪倒崩摧感劫灰室家破碎驚風雨月下獨彈荊緱劍雪中五指
無底履性情爛雅頌道術綜三五載籍攬極博作歌思太古又曰兒
事木帝稍弟畜蝕昴客作劇生披蒼龍角使氣直騎參虎脊當年天
上攜手人豈念吾生此迹屍淚下如綆摩鼻涕長一尺空啼杜宇血
徒銜精衛石從來物化本無常嗟爾悲啼亦何益又曰天帝刑法不
整飭五星闕一難爲治好語召熒惑吃吃行來來熒惑俯聽再拜跪
附書報謝天帝知小臣無狀性嬾惰世上齷齪不早在生既有兄
與弟詎忍與之長相辭骨肉共離襄白首情依依蓼鳥羹羹蓋習若
不言悲所憂獨貧賤亦或凍與餓亮哉此固命耳之乃如飴嗚呼此

其自號也祚明有兄麗明爲將軍有詩名弟晉明博洽好古爲布衣
有古人風子曾蔘篤學能繼其志述其父行實數萬言可泣也余哀
其伯兄沉湘已爲旅人因其所作哭歌而推言之夫方朔類俳然其
力諫孝武數董偃斬罪可謂遺直太白類狂然識郭子儀于僞人中
氣壓刑餘議詘妃子其行詭豈止譎僞人耶祚明遊涉貴人氣雄萬
夫爲俳爲狂不可方物然其忠孝節槩卓然自立殆與方朔太白同
風所謂兄事弟畜者益信

孫治曰吾觀神宗末年樟亭多火豈熒惑之生固有兆耶語云火爲
水妃故先生以亥年生五行中火樂木故今以寅年終又自稱稽留
山人世傳許由避堯之所然不可信然要之爲武林山也上有塔爲
北高峯往時塔出火飛至六和塔而殲焉先生年三十餘北高峯塔
崩又十餘年先生旋亦應之信耶否耶下士聞道大笑固未可爲俗

人道也

沈君宜民傳

沈君宜民字亮臣仁和人祖好問以醫起家有秦醫和緩之目而務
方高節以此名重公卿間父允揚母杜氏妻夏氏宜民生而端凝不
妄言笑已就外傅朝夕習讀屹如成人年十一曾祖母俞氏歿祖泣
宜民亦泣踰年祖母胡孺人歿諸父泣宜民亦泣人皆謂童子非凡
所見也其明年祖覲病京師父樂泗安山水於是隨母往家于井亭
崗從父志也當是時宜民朝則隨父至鎮行業夜則就母宿于崗上
往來且十里一日母思蒲食宜民踰崗採蒲遇狂風雨蒲帶且落草
中急覓之路且濘不得歸忽一人持蓋前曰孺子見虎否適已咆哮
過山渡溪矣持此可防身勿懼明日至此松下會到家母倚閭已久
驚曰頃虎從崗來踰隣人墻啣豕去矣汝何以得歸宜民告所遇詳
盡者狀母曰神人也明日至松下見有土神祠如昨所見自是往[illegible]
無恐矣父病嘱思水宜民抱甕下高坡數十級得水急持歸失足[illegible]
地甕鋒入心坎間其父捫心而出其鋒至一宿方醒恍惚若有所[illegible]
其名曰孝子又二年祖在京來名宜民宜民曰大父之命不可以[illegible]
之應也念父嗜樂泗鎮而母獨處窮崗且奈何於是泣諫父携家[illegible]
故里而身走京師侍大父左右晝則讀書夜則寫梵經祈父母進[illegible]
身菲素自此始明年奉祖南還又明年祖病甚項柱折足軟請醫治[illegible]
效宜民不解帶者百二十日每一飧扶首披腰所以奉侍者百方[illegible]
嘗不寐時老人飲食雖父諸父皆自以爲不及也當是時中丞御[illegible]
皆祖之故人宜民讀書自若不欲干進損祖之高風其立志如此[illegible]
明年祖又往京師重得病書抵家曰速令孫宜民來即時發舟至京
師祖已歿三日矣宜民以孤孫撫棺慟哭搶地呼天如不欲生輿其

祖交好諸無不哭之曰此孝孫也其祖歿于己卯之十二月之十五
日宜民則至自十八日其明年正月世父正庚至曰予且歸子待糧
艘狀櫬南行宜民曰京師多火災適有不虞伯父其能回天乎錢太
史瑞星聞亦勸之行於是舁棺登舟正庚者其祖啟明之次子欲私
所遺故欲遣宜民先歸其計不行又欲强攜治裝之費取陸路至臨
淸及舟至臨淸則挈一女子來宜民曰孰有奔親之喪而有桑中之
喜乎然在伯父尊强諫不得亦且無可奈何未幾正庚病宜民亦病
人曰船瘟殆不起正庚病且死宜民强起治棺斂時故人章閣卿勸
且停棺僧舍不宜附祖棺同行且私謂僕輩曰如必欲同歸恐當歸
者三矣益以宜民亦病重故也宜民曰吾不攜伯棺附祖櫬同行伯
兄又貧安能奔父之喪乎是委于道塗也不可於是遂舁以行時山
左七年大旱至是旱益甚河涸宜民病且不解衹襁家聞即覓水飲

不得有舟師王桂者嘗施德於彼至是爲踰高嶺入叢棘中取杯[illegible]
以進病卽霍然而正矦所帶女子其父李敗四五八欲刼去宜民曰
無用刼也撿券還之且囑其不可再暨盜其仁心如此嘗是時舟厄
瀞囊底無資乘剾吏緊以訪所知而誤非其人奴子盜緊以行忽焉
雨大作水漲道絕兩足躑躅難前宜民號呼曰天乎舟沉棺溺其萬
死莫贖矣至則舟在水中閘吏沈先已敉棺而出于路宜民感且泣
然閘吏沈并不詰問還緊眞賢者也抵濟寧益困乏賴有王君靈長
附舟貸其資用得以歸杭嗚呼天之所以佑啟孝孫者不可覼縷也
旣抵家口不言扶櫬事益發憤治醫業以養父母且攻苦讀書已補
富春弟子試輙高等七遇棘闈皆不得當然未嘗怨有司也娶夏氏
賢而有德與宜民之孝無閒醫益精病人趨赴者如市然其于窮交
故舊兄弟行時時救濟未嘗以無爲解所得隨手輙盡而家之貧如

故母病疽夫婦浣牏牖飲晝夜未嘗息父病痔三十年其旨抑搔者
忘其困苦者咸曰吾兒吾婦之孝世無有也宗族劉公者以禮二百
金求聘至京宜民不欲行父曰吾受其贄而兒不行可乎于是遂遵
命至北益以濟人爲務自王公貴人士庶之家無不日馳沈先生之
門子爲其子女爲其女者益衆以故授館者設醴者贈車馬者致米
薪者踵相接也然宜民輙盡于賓客交遊不少變故世人皆稱沈先
生爲孟嘗文舉也其醫不好名迹故不爲醫案以傳於後然如共公
主重病董集衆醫某曰癥瘕某曰閉結言人人殊獨宜民曰否察其
形色氣脉實孕也而又何害至大期而產子于是衆皆播口不下而
服沈先生之醫出衆多類此宜民進京後以父死遂求奔喪還里未
及嘗寢夕卽再爲人强行嘗爲此抱恨而又精力盡于救濟爲窮交
竭財殫慮至爲詩謝亦罔不費心力故年歲稍使而已得末病遂以
此死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大抵平生專重孝友尤敦[illegible]
致千騾死撫其遺孤而女之人是以爲難余少與宜民締契其弟石
交莫如王芝珍與余尤善皆所稱篤行君子也于文術富春諸生能
世其家學

孫治曰史家之稱孝義篤行者多矣若如宜民之事大父父母與
其妻並稱篤孝世所未有也愛賓客嗜詩書著述斐然可傳于後惜
哉其以技掩道也余兒孝楨善病垂危者屢矣賴其藥得不死嗟乎
卽以其醫而論亦與倉公之徒同類而道亦豈誣哉

莫翁仲超傳

莫翁承藝字仲超世爲杭人其先有立之者成化進士官至御史數
傳至荆泉睿四川監司益翁之從祖也曾祖愈明經入太學祖自盈
諸生下帷授經弟子著錄者衆翁父士英喜方書能脉人生死一時

以醫名者皆出其下士英旣擅絕伎而念先世傳經不欲委地俾長
子若明習學而以鏡方昁授君君少卽精其術已能出奇驗治然性
倜儻曰吾安能乘下澤車從鄉里遊乎嘗獨遊至京師抵掌公卿間
或譏王方無不立愈貴遊以是知其能益趨事之翁厭其囂煩也則
還里里居未久又復遊燕益不憚往返矣自翁父歿後不復驅車屯
出曰吾其從父之志乎兄蚤死有子汝齊少孤母王孺人春秋高汝
齊娶于朱朱死繼室于邵生子瑕汝齊雖補弟子員家益貧又善病
病且死當是時莫氏之不絕一綫耳翁配吳孺人有同德凡所爲卹
孤奉母者唯力是視故孝與慈人所難者其有焉瑕生則飲食教誨
之長則爲之成室翁曰吾無孫而有孫瑕曰吾無祖而有祖君子所
爲嘆翁之德而哀瑕之志也翁性好施予嘗翁之落拓也親交戚屬
有目笑者及翁名益盛甚有贏餘輙散於衆親友待以舉火者多人

致至其家膳養之無倦容亦無德色求診視者無貧賤皆竭力營救
自朝至夕旁午道途不自知其饑渴以此爲嘗書昔甚家富紳褒獎
丑融風災盡毀焉性作達嘗危病輒不服藥以愈今秋病刺甚亦不
服藥曰吾有恒化而已遂以是死治曾祖母方氏爲莫之本生女而
翁則治之尊行也知翁之行事甚詳故爲之傳焉
孫治曰予閒居多病翁過診視予陰陽表裏之間何其娓娓中窾棨
也翁每歲起人死者不可勝紀惜無所籍錄於後痛哉然以予推論
前代翁眞濟于和緩之流也至于好行其德不伐其能所謂始終長
者非耶

諸君亮揆傳

諸君亮揆既死之明年其子鎭鼎采綴家系約累生平行事乞余爲
傳曰先生與家君交至厚也又屬有婚姻之好思所以不朽先人者

惟先生是望余覽其所著石匏子傳不覺掩卷流涕曰嗟乎哉才如
諸子僅齎志以歿可哀也生平好奇計喜于丁少伯子房孔明伯溫
之爲人裏爲一編出入自隨曰是吾師也遭時變革與一二友人避
地荒村足跡不入城市曰帝有醉焉吾何爲不醉遂自號曰天醉放
浪山水間好與黃冠野服者遊曰吾其于世匏落無所容乎復自號
爲石匏子然性好倜儻時畫策諸公相與促其入城車如流水馬如
遊龍客無賢不肖皆滿座上以此爲常嘗岸幘酩酊時露故態輒曰
捲褲驕貴鄙劇事仇其傲睨不屑如此急友人之難不以親爲解不
以有無爲辭其視失家劇孟之間矣君父伯茂公與陳布衣
繼儒董宗伯其昌遊君母張孺人青林先生之女君弟兄五人自伯
茂公歿秉家政于長兄未常析箸而母春秋高每至誕辰四方諸公
至者趾相錯也必醵會浹旬而罷君之孝友可風也君年六十死于
金華之武鄉先是與余及翁子以偕祈夢于大傅祠君夢企水閣上
有雙桂對闕華斑爛被匡及其死則在武鄉之水閣有二本桂甚開
瓔珮盈幰太傅先告之矣君娶傅夫人一子則鎭鼎年少負奇才女
四人第三女則吾子孝楨之繼室也君嗜酒好書兩遭融風之災家
業盡毀天之困厄奇士眞不遺餘力矣棋品在中下間然與酒並好
日夜無休時其奇托高邁如此
孫治曰亮揆儒者也而厭儒輒欲取儒冠而溺之然其好仙任俠亦
寄跡焉耳以彼抱不世之才不甘抑鬱以老徇屠販縮化爲侯王雲
龍無驥首之期賢材有道塗之嘆不亦悲乎

仁菴和尚傳

仁菴和尚名濟義杭州仁和人初以居士得法于三峯藏之弟子濟
予垣垣死不得其傳久之感時變薙染隨靈隱禮往來江南北大暢

宗風一日靈隱禮謂之曰子之師死久矣子有意爲之後乎惻然應
曰諾于是受靈隱代爲稱垣嗣法號和尚焉住時三峯藏臨濟宗
旨之變爽當有明中晚斯事益晦遂欲以倡宗旨爲己任于是問渡
于天童假其塵拂而暢明不絕之微義故其大弟子十數人皆以三
峯別子爲宗而遠紹黃蘗之芃其指歸也和尚既已受囑遂住顯寧
殫精竭力鍛鍊學者役衲雲萃各得所欲而去由是叢林歸重嗣後
住雲居者三載住武林郭外正等者二載已又住江南泰興之慶雲
者三載其臣徒屬眾一如在顯寧也和尚俗姓張名岐然太宰瀚族
孫祖湘太倉州州倅父邑諸生歷官母黃孺人江西提學汝亨之女
歷官蚤死和尚爲孤兒讀父遺書參學後嘗爲母說宗乘微義母臨
歿預知時日故世人皆言和尚能以道爲孝也娶於虞考功女與妻
金玟瑶皆有盛名和尚爲諸生時篤志經傳學者以馬鄭稱之及中

原衰亂慨然有天下之志王峨山永吉皆在燕都折節之作嘗相
復謂當由金陵渡河淮登泰岱躡燕趙與抵掌論天下事壬午後知
時事不可爲遂有終焉志矣和尚密友馮悰江浩始以聖學相砥礪
閒悰談及宗乘怒批其頰曰奈何作老嫗語已見其冷冷而笑心竊
疑之曰彼豈眞有得于佛氏者耶悰引參三家自此始而浩娶于栖
水丁氏彼時滯予與和尚亦在栖水浩初婚便與和尚參提微義滄
桑後悰已死而浩與和尚遂削髮爲僧蓋亦成其初志也於乎撫觀
和尚終始豈非烈丈夫所爲哉和尚之在慶雲也以康熙甲辰七月
三日手書遺囑付其門人上輿上元上雲等臨終集衆誦金剛波羅
密一編泊然而逝頂上紫氣烝烝如炊五斗米飯許歸塔余身予皋
亭顯寧寺之北世壽六十有五僧臘二十所著詩文若干卷出世語
錄若干卷其在家有子四人元時元坊元嘶元垠時與坊最有名坊

當初齡即已偕梧和尚殁後于顯寧塔前祝髮爲僧其受靈隱之寵
猶之和尚之機緣予也蓋父子若一轍云
孫治曰余結髮與諸君子遊則和尚降年若盛孝章與孔融爲至交
矣生平肺腑相示其于道義文章廓如也自和尚棄家而余亦優遊
泉石往來皋亭諸處與和尚酬對未嘗間焉淨慈岳公與余亦爲篤
契故予于三峯一宗有味其言之自二公長逝莫與爲善矣鍾牙絶
琴豈不痛哉

俍亭禪師生傳

儒者不容浮屠言而大丈夫落拓不得志者多棄去爲僧僧豈儒者
之所歸宿與余自舞象即與士君子締交今將及知非之歲而友人
之薙髮爲僧者如張岐然江浩吳闇詩金堡吳楿隆徐繼恩之流皆
以眞儒而樂寄於西方皆此其人何等也孫子曰可貴哉徐子繼恩
之爲俍亭也俍亭父某其于學藝于世有爲高者象佛出世而習禪於
河渚之深溪其平生高文積學爲四方豪英所推重者於隣中何有
矣乃其子汾留寄其年而以余父友也屬爲之生傳本末亦可謂爲侯
亭生乙卯十九補博士弟子年僅二十則與余皆雄長于文而相勉
以忠孝壬午鄉薦俍得焉出西蜀唐公之門湖南將公滄浦黃公皆
深惜之已而名益重與門楊維斗雲間夏瑗公父子宜城沈崍峒所
至結縞紵之好甲申夏五月山陰劉公從議討賊俍亭發憤皁徹以
危語中貴陽嬰年壽都閣棄詩書焚筆硯與屠儈者伍又二年不飲酒
食肉意欲奉乾竺學矣戊子愚菴來湖上一見與語大悅就宗會坐
禪不語者七日自是已有絶俗之志而不忍言者以父母在堂也父
漢文先生母陳孺人皆春秋高以禪悅爲事一門幾有龐氏之風焉
庚寅父殁又十一年母殁凡所爲飲喪葬祭皆古孝子也既終母夫

人之喪由長蕭渡淮返里門治家譜自孺子來三十八世裒所著諸
文爲物齋集自是棄儒服爲僧嗣洞宗愚公改名淨挺號俍亭爲張
秀初岐然僧名濟義號仁菴江道闇浩僧名弘覺號夢破金道隱堡
僧名今釋號澹歸吳子浩闇詩僧名一衲號止菴吳龍典引隆僧名
智鍸號本金皆以出世法爲高僧嗚呼豈不賢哉
孫治曰辛丑秋九月余與俍亭宿於愚菴凡談三日夜不休皆根極
性命之學已而別去各復黯然然而余心知其所以然而不言也未
幾即棄去爲僧要皆蟬脫滓穢之中已二十年而必待父母以天年
終此其不苟爲僧者也

曾叔祖沖宇公生傳

曾叔祖沖宇公者名焰賢字懋明孝子慈訓公曾孫也孫氏始祖本
汴人自衛卿以下皆徙居唐乃可譜再傳有啟阜公再傳有一齋公

至則眞有樂山公樂山公生於嵩武庚戌不仕不宦以隱德著子樂
軒公配楊氏即節婦也默軒公蚤歿楊矢節守貞武皇帝下其事于
有司特命旌節爲建坊焉子二長曰宗龢次曰宗顏宗顏者孝子慈
訓公乃是也母楊食貧而教二子伯與孝子克盡子職極人間所未
有毋之苦節得孝子而益彰矣年號郡誌嘗是時武林賢士大夫無
不稱節婦孝子不置曰孫氏之後必大曰其後必有達者矣孝子有
子五人長振次揮次揚次世次符有孫十三人長秀次松次柘次槐
次椿次枝次桂次樹次植次概次朴次補次樹揚爲方泉公傳給諫
公枝以下至治五世孝子至治七世世爲小泉公傳繼泉公椿至公
四世孝子至公四世繼泉公以財雄里閈好行義與長者遊處人爭
慕之蚤從泉公與吾祖思泉給諫公同年生長又俱得當思泉公爲
給諫時而繼泉公亦以貲起家爲南司馬郎愛賢下士驛置造請賓
客用此馳聲公卿間比鄰當時初繼泉公娶于朱無子有六女以嗣

孫守台集　卷十五　傳　十九

子學賢爲子又娶于王是生公及公弟肄賢人女二蓋公之生正當
穆皇帝之巳巳年也先是孝子亦以巳巳生及公生修眉方口顯然
嶷然人無不以爲同符孝子矣公少有大志治諸生家言非其好也
又善病繼泉公絕憐愛之曰大丈夫能自樹立便可不朽何必仕宦
乃可成名哉公于是益以立德爲務閒涉書傳務曉大指曰讀書貴
明倫今有冠進賢高山帶銀黃三組其門內不可問者幾何不禽鹿
其行當是時公家益中落諺所謂盜不過五女之門今繼泉公以八
女且窮年宦遊家產不及中人遠甚然公無幾微見于顏色人有勸
以廢著鬻財者公曰吾豈能爲賈豎行哉稍稍令陳掾得所欲不過
與封侯有土之君等如程鄭卓王孫安能誦義無窮時已乃遊學燕
齊之間其魁梧大人奇才異士無不延接惟後凡當代典故諸名卿

治述俱用揣摩諳習于中嚮爲一書藏之篋笥曰吾庶幾可以救世
哉不能如博士家句櫛字比也性務力正重然諾擇地而蹈至于人
倫質行尤兢兢嘗曰吾忝爲孝子孫有一事而忘諸孝吾何爲人矣
哉詩曰孝子不匱禮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先是孝子
爲母營窀穸有人以葬地來售者孝子曰吾欲廣吾親墓地而使若
棄其親可乎爲予其資而不貴其地也公祖小泉新阡爲馬卿舊坵
易世矣公存其荒塚不廢也又慶樂園公祖母周氏墓左有陸氏御
坤三塚存焉墓右有沈氏洪三塚存焉人曰子爲先人地而壘壘者
兩離氏之鬼公曰吾以承先志也廢人之骸非孝也公嘗過南山有
晉塋不知何氏者爲潘甲所發公與吾祖蘊甫公適見之曰子以爲
彼無後而棄之哉吾屬獨不能治若耶爲白於當事者寘潘甲于法
公之用心長者類如此公益慕管幼安之爲人而微指所宗多黃老

孫守台集　卷十五　傳　二十

家言嘗寢疾病革家人圍而哭之公曰嘻爾輩何愚也妄其歎
我耶生寄也死歸也吾將返吾眞而又何哭焉未幾疾愈公眞可謂
一死生齊榮辱者也公配謝孺人與公一德偕隱終年未嘗勸公低
頭就之雖昔稱少君孟光不及矣中外子姓與公暨孺人周旋者終
不見二人喜慍之色以故伉儷爲世所艷焉公子二長曰世次曰折
日陞雋行不幸蚤世烈皇帝時日折起家爲金吾參軍進階一級封
公如其官參軍善發志公猶賴以娛老云公嘗歎世俗險惡人用者
侈以爲兵莫慘于志而莫邪爲下伊蒲桑門之術是飲人狂藥何益
于治爲戒殺機存素心二論傳于世公有大度自束髮以至耄耋不
問家人生產衣穿空履有上無下不以爲怪又厚自奉豢䰲鮮烹肥
日宰千錢以爲常喜與人陳說抗論古今抵掌上下使聽者爽然溢
耳則不知倦此公天性然也初給諫公亦極愛公曰是子豐下視瞻

傳

仁和孫治宇台著

鹽官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馮氏鹽官人張鳳之妻年十七于歸二十四而寡有遺孤曰竈方三齡耳節婦矢志不奪以撫有成立有媵曰虞氏感節婦義相隨至于老嘗夙在時固未嘗抱衾裯進御也與節婦乳乳共守所以撫樹遺孤者無不至節婦所居在城東三里橋北趙宋時張氏先祖所以避亂患止此及竈既長家中落族有棄心欲節婦之居址而不言竈有所稱貸無不應積年無償竈無可如何曰吾何愛此一區讓以抵之將遷於轉塘之別業行有日矣雞鳴時告母俶裝節婦堅臥不起曰吾以未亡人守汝遺孤曾先人敝廬之不保耶有負當幸

勤儉之彼雖强有力其如我老寡婦何竈長跪涕泣曰阿母言是兒愚下及此遂止自是子孫歌哭於斯者數世皆節婦鷄鳴時所留也節婦以虞氏之誓死不嫁俾子竈以庶母事之死則附葬於域爲甍諸將知海寧縣高尚志旌其門曰雙節今猶稱雙節張家竈號東洲節婦六世孫夾仲孝廉篤學積行爲隱君子其本原世德如此

孫治曰傳稱杞梁死齊莊公使弔于路其妻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然則先人之廬節婦以死守之宜也而世不察與孥藏之知同類而稱惜矣虞氏一賤女相隨終始豈不賢哉要以竈之承志傳業俾後人光大亦孝子也治先世爲節婦孝子於人世之節孝之事未嘗不流連歎慕今感節婦行事故詳著於篇

貴州銅仁二烈婦傳

有自黔之銅仁來者曰盧生壬辰夏就館[illegible]里余從友人翁苞映家觀其爲人沉靜好書寡言笑君恒若深有憂者余心疑之會一日語予以其妻死狀出其手所記一通與其弟之婦戚哀爲其奇節世所罕有予以是知盧生之志固有在而益以知其爲人也生之言曰婦姓徐氏以己卯歸于盧至戊子死十年矣事生父母孝讀書觀大義勤止以禮會世變將帥無紀黔有烏羅司土官楊桂杏恃其富而悍因作亂所過殘滅將及于銅城中不自安婦遽引刀欲自殺其外祖母劉抱持之曰城幸未破汝姑若夫猶在破即死未晚耳婦即止既而城陷生挈家被執婦正色謂生曰汝善事姑吾不負汝先是數月生每有憂色婦知之謂生曰妾自分一死復何疑遂恒以刀置衣中故賊不及持遽取以剄其喉喉未絕以手抉之有聲而以其刀與生之弟婦何遂自死何氏者年十五歸生之弟龍禹甫半歲耳見徐之死因疾呼曰速以刀與我亦自剄死三日顏色不變賊魁王有成

者始異而葬之城後架梁坡致祭而去嗚呼是可傳也已徐氏生天啓甲子年九月二十二日觀察鍾汝公女孫男一名淵女一名瑞俱早殤何氏生崇禎甲戌年十月初三日父爲文學其覡歸龍禹僅七閱月無出其死之時則戊子年四月十六日也盧生諱雲龍字從之爲郡庠生云

孫治曰當明之亂滄海橫流其不幸而死者不知凡幾今盧生之家皆陷于賊而二婦俱死然天下如盧生之家者多矣有若此之慷慨引決使盜賊之人皆異而禮之者哉則又甚矣盧生之幸也夫之所以寵之者非偶然也夫古之烈女務而剄耳以全其節者多有至如倉卒構難奮不顧生可不謂難焉雖然假令二婦委蛇閨閫中樂其餘年以死即婦德克盡何足異者故士窮乃見節義悲夫然則是非獨異于婦人也

顧節婦傳

孫子曰余讀顧氏家牒至王節婦爲前子報讐事益爲之流涕也自曾子大賢王駿名臣皆不娶繼室慮其毒害前子而孝已之事不絕於世也然則後母思剸刃于前子欲得而甘心者豈少哉迺節婦爲前子報讐斯已異矣節婦者諸生顧文秀繼室始文秀娶于鄭有一子及委禽節婦生二子文秀死時節婦年十九二子方襁褓耳已謂前子曰汝家上虞西華里故巨族也汝祖徙杭汝父以諸生即世若不蚤爲治生計兩世魂魄不其餒而于是以遺貲數千金悉畀之且言汝兩弟吾辛勤十指可勸勿以爲念迺前子盡載入京母子氣貲未齊一錢也又數年以刀筆吏選授縣尉道出吳淞遇盜殲焉節婦聞之泣撫子畟控當事緝巨魁斬之歸益發憤教子補邑弟子是爲時共母節子孝武林之人稱之孫大成治買累巨萬思宗時用倪

尚書薦至中翰大成子若孫皆能文章有名諸生孝廉間皆節婦啓之也節婦年九十四卒武林之顧氏于是乎始大

沈恭人傳

沈恭人者錢武山先生之配也武山先生名喜起中崇禎庚辰進士仕豫章太守務方高節明道正誼學者稱爲武山先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先生于恭人同德稱嘉偶又有五丈夫子可不謂難焉恭人姓沈父紹泉母陳媼先生父司封君而本生父則司寇君也本生母潘安人安人之父潘憲副母王恭人與沈姑舅之子也恭人爲陳媼季女心甚偉之王恭人見恭人生而端重謂陳媼曰吾有外孫某者嶄然見頭角若以相攸必當媼意司寇君夫婦聞之遂委禽焉甚恭人生十年矣亡何紹泉公卒又踰年陳媼病革來言曰有如不諱願夫人之女之也安人許諾則除室迎恭人至司封君見之喜曰足昌我後當是時司封君之許安人叅世恭人則左右潘安人無須臾去側自巳酉至癸丑閱五載而成婚焉司封君病亟又展轉牀笫者二載先生與恭人事之晝夜無倦巳司封公死有不逞之路一二構獄于内戚至不測恭人與先生擗踊號泣而已甲子上計吏公車又十七年庚辰成進士益先生與恭人茹荼苦辛類不可一二道也自司寇君亡後先生雖後司封君而義不忍違潘安人潘安人雖子婦衆多掬撫飲食非恭人不樂恭人于先後寵若聯獨益承顏色最得其懽心用此故先生謁選得南曹則叔與奉母而行于時南北驛騷先生赧屋出入所以承歡左右者多賴之于恭人也出守豫章先生以恭人奉母而畢車之官六月而安人死先生歸夬與二人相向而哭哭失聲目盡眚二十餘年不絕於乎孝哉恭人可謂完婦矣始恭人得叅拜姑嫜又有賢丈夫益貴白首偕老而子姓衆多形

管以來不多見也然恭人少失父母相夫爲人後幾中奇既遭祝融之災至于再至于三盡避以死卒隱約以終夫子之節此孔子于命則罕言之是耶非耶先生既隱恭人益若志食淡間與野嫗處不知其爲貴人也至于以天年終無幾微動于心焉人以是爲難卒前七日卽不服藥了然于生死之際自非知命君子其孰能與于斯乎

孫治曰余讀高隱傳自楚老萊晉陶潛皆有賢匹非偶然也迹先生之高蹈非緣情伉儷者然其自言夫婦危病相然救以免同牢五十一年無疾言遽色龔鈌之敬恭人其有之矣詩曰徽者德之輿也恭人唯敬故能事親以孝而相夫以忠忠孝之于人豈不大哉余得事先生又把臂五子流涕以作茲傳敢告女史

黄烈婦傳

萬曆時淩氏女相攸沈公儆之子夬成婚而沈氏死女至其家執節

表世稱貞女焉越數十年而有黄烈婦烈婦者沈廣親斎人其家貧
沈振鉌爲屠乙酉夏兵至村各驚懼奔竄而女子被掠不下數百烈
婦在其中舟出陡門烈婦一躍投水以死越五日屍出于河當是時
尸不順流東去而西溯近家臨埒中顏色如生其夫撫屍而慟烈婦
兩目忽淚溢爲哀感路人人無不知有黄烈婦

孫治曰異哉沈氏之有雙節也錢唐稱靈淑地府誌所載自余家七
世祖母楊氏以外不下數十人要如沈氏二節即古之陶嬰共姬何
有矣余嘗謁萬紳大夫宜請于有司爲沈氏建雙節祠非過論也
振鉌皆余甥氏

吳孺人傳

余讀史傳至穆君出其妻以全兄弟張公不聽婦人同居尤世未嘗
不掩卷而嘆也曰甚乎哉婦人之壽也婦人性褊恐罔知大義至於

父子兄弟傷殘捨棄者亦豈可勝道哉以余觀於吳孺人則不然孺
人者其舅仲超之妻也仲超習醫家言父曰士顯公既棄世母王孺
人育兄自昭與嫂亦已死獨孤孫汝齊方數歲耳當是時家倘未落
也仲超獨身遠遊數年歸而汝齊已娶於朱朱死又娶于邵王孺人
與汝齊貧且甚而孺人之事其姑也備至且告於仲超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遂挈其孥而養之亡何汝齊死所以周於身殯於棺者無不
至焉汝齊之婦矢共姜之節有子曰瑕孺人又哀而恤之少長延師
以教之既長爲之擇名家女以配之今瑕既已成家而有子矣嗚呼
何人情之所難者而仲超與孺人行之若天性也歟不賢哉豈不賢
哉孺人死於乙巳之六月一日瑕哭之慟曰莫氏三世而無孺人是
斬也爲之制三年之服焉君子曰禮其以義起者也瑕之志則可哀
也孺人之賢則可錄也有一子曰汝及女二長適蔡公子世傑次適
朱公子秋

孫治曰古今稱偉厥存孤爲陰德豈不然哉孺人之德夥矣余觀其
遺行著于篇亦以風世之處高位擁厚貲而不顧有子姓者仲超氏
於余爲舅行故悉知其內行也

丁孺人傳

丁孺人名瑜字靜嫺湖州長興縣人爲臧進士肩錫之妻父少伯母
鄒媼最愛孺人擇婿得臧子孺人性純淑有大體年十六于歸所以
勸臧子力學甚至當是時臧子家甚貧先是贈公鐵崖與肩太孺人
念臧子幼以家產三分之一爲異日納采禮於時少伯公鼎以爲諸
人嫁時裝具而畀之孺人告臧子曰君家產幾何與伯下分而獨厚
可乎亟白太孺人焚舊時約遂均析焉於乎晚近世風俗偷薄自兄
祖遇亦姝食闘櫃釜而奪兄嫂以私財求異居亟斥去見婦人所見

類如此表乃孺人引義慷慨即賢行君子何以過焉居無何臧子失
前制貧益甚孺人出簪珥資臧子遊學武林讀書於南山深處曰君
第發憤下帷我自奉養太孺人君無問焉自成婚後七年丙午舉於
鄉其明年成進士歸孺人又告君曰君幸需次盍杜門奉母且以閒
歷典籍攷求治亂不尤愈於馳鶩馬兒東西走耶臧子以家居震澤
間多伏莽未能也其後悔之又數年以部檄當謁選臧子欲無行太
孺人曰爾不務發明先君之學而以未亡人爲慮恐不如毛生捧檄
何也已得母山令將奉母之官太孺人不能姑婦相與泣而別臧子
下車二月訃聞孺人痛哭伏枕遂不食新任邑令誰任交盤紛錯不
能即載星以行而孺人雖勺水不進矣強起先歸治喪行九十里
至葉縣遂病歿於乎孺人其死孝者與孺人之未往舞山也父少伯
公與母鄒媼死孺人哭之甚日昏昏然至是又死於姑君子以爲難

孺人有一子長游自孺人在時即以教之讀古人書學古人行其後公
年幾弱冠已爲府上孺人自少能詩然與我子相依也止知爲鷄黍
鹿車而已一日與臧子言及所夢有弄前旬二載子驚曰汝詩四
聲乎曰然遂出其詩稿集古十首其詩與人國風小雅可傳也孺人
死臧子哀之曰余幾夫達者孫衛之罪也先儷而見儀名教也是以
世鮮知之者余服其閫範有古賢媛風是以爲之傳焉若其詩吾友
毛先生稚黃則序而評之

孫治曰世稱渤海桓少君與山吏部妻之爲賢婦也若孺人於臧子
其有之矣惜哉其終世也孺人在嵊山時見夫地有義健而民不何
盜欲作勸盜說以風世其通達治體者與余又喜其出不厭雅而纖
辭不欲自見何其卓然大雅也與夫世之婦人女子稍能拈韻輒欲
懸斑絲隱張標華高矜以矜夸世俗者殊矣

施孺人傳

僕束髮與當代士大夫遊至其門登其堂而其家之賢否亦可見也
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若是則婦人雖賢不得稱乎婦人雖賢不得
稱則天下婦人將相率爲不肖而何以勸天下之賢者無以勸天下
之賢者則紀伯姬宋共姬之流何以見於春秋耶若周子遇緣之妻
施孺人者其亦可謂賢也夫孺人以今丁未二月二十六日死及五
將謀出殯宮而爲祖而乞僕爲之傳曰遇緣介諸生而失賢助欲吾
子爲之傳以不朽也嗟乎僕文何足以不朽孺人而孺人之賢固足
以不朽也孺人之賢也奈何孺人施氏女其文高貲而嘗在曲以勸
其行義又嘗割股以救母疾遇緣婚於康氏施婦致孺人與遇緣計
曰若香耕猶可自立何至爲棼攀耶今華上不名一錢也周氏稱嘉
有子並死以支法論遇緣當爲其役而稱祿祖舊錢在室以最見偏
孺人事之利欲心爲已與姑婿析著遇緣多有不平之色孺人勸之
曰君不思身致青雲而欲藉此爲子孫計耶使子孫賢雖無尺土可
自立使其不肖即陶朱猗頓又足恃耶遇緣讀書攻苦無內顧憂多
孺人之力也遇緣月旦有聲諸公間四方之至者無虛日置酒待
客不咄嗟而辦故天下之賢孺人若出一口矣遇緣高祖詩爲納言
曾祖大敎爲邢司馬本生祖右序爲京兆本生父策以文學封文林
郎祖爵嘉太學生父有用諸生蚤死遇緣爲其後以別子爲宗言之
則孺人爲家婦也有二子曰尚曰東雖少已嶄然見頭角焉

孫治曰太史公抱腕于緩急人所時有爲作游俠傳余中年頗遭傾
覆盜賊流離遷徙幾無以自存一遇催科求死不得賴謀之周子爲
言孺人脫簪珥以應孺人豈不賢哉余至今無以報德也爲作施孺
人傳使世知周子有賢婦也

先伯姊陸夫人傳

吾父復菴公與先伯父弘先公實同產也吾父爲祖遂初公後而先
伯父承世此先伯母金孺人之殁也又以弟洽爲後先伯父又止生
一女即伯姊陸孺人是也故吾之于姊氏本一從而爲三從弟洽之
於姊本從兄弟而爲親兄弟然姊自小即器識不凡每愛我奇我嘗
謂吾伯母曰與孫氏者非弟而誰惜也吾爲女子不得與之角立也
每念平生之言吾自疚也多矣豈不痛哉吾孫氏自昆陵南渡歷世
載德闕明初未有顯者至處士縣軒公配楊氏以苦節子慈訓公以
至孝蒙旌弘治之朝賜坊節孝里今猶巋然在洪啼橋也及孫思泉
公是余高祖以甲科歷都諫正處分宜者罪分首從諫中人圖營救
石給事屋論新鄭此其卓卓大者曾祖赤宇公承世而吾本生祖嵩
甫公與祖遂初公事母方孺人母節子孝猶慈訓公之於先妣楊氏

也當是時先伯父能文補博士弟子以為取科名如承蜩耳而不幸
疾革以死吾曾王母之哭其孫吾祖父母之哭其子而吾伯母之哭
其夫極人世之哀痛莫有過焉者伯母為未亡人年甫二十二姊三
歲耳即能隨母啼哭稍長習針指嫺母教端莊靜淑其天性然也初
姊壻圻父吉陽君與先伯父稱至交約為婚姻至姊長遂求婚焉先
祖許之世謂吉陽君于死生貴賤不忘然諾焉及姊于歸事王姑沈
太孺人與姑袁孺人咸得其歡心吉陽君既任政之七年沈太孺人
歿又踰年吉陽君歿所以克襄終事者予某予某婦是問吾姊未嘗
不竭誠盡禮也袁孺人既喪吉陽君憂傷僂俯不食飲則聽而進
飲食有疾則晚而進湯藥所以勸慰者百方故袁孺人亦稱吾姊之
孝也又踰年時際滄桑大行君壻已殯飾姊壻圻貽志遙武夷光鏐
閩姊氏于女阮弱粹茅舍時夜徬橫行夜則偃伏荻蘆內余時時走

百里視之見其氣于子女其微已甚亦嘗問曰姊亦有所憾乎姊曰
吾惟恐不成君子之志亦何憾焉既而姊壻念母春秋高從母歸
則提藥囊走三吳過視病人以所餘奉母膳羞色養盡歡如是者三
十年家人生產不問辛丑爽太孺人歿其後二年莊氏之禍作姊壻
則就逮京師鄉瑞往返而家屬則繫于有司自督撫臬使至郡縣咸
有所問而姊參對得則哀感愴切道旁觀者無不泣下當是時禍且
不測姊指片石曰吾死視此已事白依律查范陸三氏當各得貰于
金姊壻曰吾以班之極貧咸爵何如姊曰無然君家兄弟咸爵非待
此朝夕者不如盡以畀查公報其厚德蓋此事賴查孝廉有先幾之
明乃自列于當事姊壻亦與焉故得免于難其明年姊壻於是慨然
曰吾所以棲遲者為老母耳今老母以天年終妻子可得行吾意耳
于是被髮入山返徽州之黃山雖梁為僧甥寅聞知即匍匐走請不

得客有謂曰君即不為兒女計獨不可至先人葬墓一訣別乎匡姊
走清泰門外止食弟皆痛視麻處瘍凡匝月而余吾姊與甥辟臨一
坦不顧也于是逆去不知所之姊遣僕齎扉履從東南歷豫章鄱湖
直抵武昌每至即後之不得一見當是時姊在家惟淚泣尚育弱女
未遣而甥貢又攜病每出舁甥斗許頻死者數姊之護持殫心力焉
之姊念吾伯母嫁事之至孝故即以甥洽為後而克其子職者實姊
之力居多融風發災家無餘物念為吳宗每祚伏淼若先人生死之
忌必竭誠以祭與女既寡守節撫孤全節而終人稱甥女之節蓋而
實姊助成之也妻徐有子曰絜甚有病嘗經月不解帶時起與俱其
慈如此天乎吾姊之殺也總姊一生而論其墮地至嫁時日隨母號
哭耳既于歸復哭其王姑哭其舅已又哭其姑長子死為媳死為女
殤為姊壻少時雖父西江已即有四方之役中間行遯脫即為僧不

知蹤跡其間七危屢歲費悉由救護者幾何而況家難頻仍庚子
火辛丑又火焉四阡往日惟求死天于吾姊又何酷也大抵姊一生
識大義立節概方正自持不喜通脫嘗與余言通鑑至范滂母未嘗
不嗟吁也而痛晉文綽其志行若此余于甲辰遘危疾姊時視我涕
涕涕不止有人言我病不起者姊曰不然吾弟必起已而果然余在
清原三年姊哀我時甚方余之未至溫麻也甥貢挐小舟載余奉母
至蘆花深處三人言平生事甚悉已逐別去於乎豈知此遂為永訣
哉戊午余歸自溫麻在長夏之九日而姊已歿于仲春之四日矣姊
壻圻與弟大行培處士堦皆與余為性命交而姊又深知余者若不
為文以傳於後則何以視瞑於九原於乎此余可得而傳姊之大概
者若此其他則具詳于甥貢行狀中不具著
系治曰屈原賢大夫也嬃稱姊申申詈余可謂不知原矣若吾姊則

知余者莫余絲毫以自見余負姊矣姊所折丞與李郭齊名晚歸祕
鴻高蹈姊亦嘗與之不朽有娚文章絕俗有兩司馬才非是毋不生
是子矣姊于地下亦可無憾焉

仁和孫治宇台著

箴

十五土守臣箴

昔揚雄師辛甲作九州牧箴有明鼎定二京分省十三類域之府猶漢十三部唐十道也因假爲守臣以箴王闕者用述訓于後昔大禹之戒舜無若丹朱而虞人之箴亦摹石羿古人無所忌諱如此雖然僕以庶人而妄擬此所爲變辭不慎其辭而憂宗周于文辭又何有矣

北直守臣箴

天有北極五帝實將皇祇京邑四海來王燕赫督亢恭走涿陽昔在蚩尤不循厥緒黃帝涿鹿以禽不軌毋若火燎原不可嚮邇毋若舟

絶維殆其胥濟湯湯河水愁吾人民緬維宜防積用有成爲潰爲溉聿思其功而遺其害守臣司畿敢告王士

南直守臣箴

峩峩鍾山鬱爲帝都皇皇鴻明漢祖同符宰制六合天命不渝吳楚輕剽習俗固然淮南江都皆倚爲奸故分封不可太侈高山大澤不盼諸藩尾大不掉再傳而遷是以五細不在庭五大不在邊治必有所自恭亂必有所自始守臣司南敢告掌文

河南守臣箴

煌煌荆河卽土之中四隩咸宅九州來同周室旣東不鑒艷妻而取狄女乃底困窮在昔商辛謡酒恃牛之飲而惟婦是從以遊閨闥堅彼蔡侯息嬀致患嫉彼宋王青陵被怨故好女若亡羅氏以云守臣司隸敢告虎賁

山東守臣箴

泰山巖巖陽稽臨齊負海強家齊亦式微田氏之篡奄有數世松兮栢兮乃亦不祭闕里禮器尚世不斂憲章百王昭明天地故得者逢路失者窘步濟濟漏河豈足爲固長城鉅防豈足爲險守臣在東敢告王路

山西守臣箴

河東蕭坂虞夏舊都表裏河山而晉主諸侯雲中之塞飛狐之口惧守難場無或敢侮冠之生心誰司其咎惟趙王遷信讒而棄其良廉頗走敵李牧尸僵是以勍走雍蹙暴秦陵夷護人爲狼國餅不亡守臣司晉敢告在旁

陝西守臣箴

聿惟雍首是爲長安周秦距漢百二函關惟厲王肆虐乃出彘阿平

后來遷豕離作歌不弔二世偏任趙高閻樂授首乃維宜驕自古寺人禍罔不有齊由夙沙朱寺人柳王甫曹節亦解淡紐故作邪作對亦惟逐刑臣而師文武守臣司雍敢告王輔

湖廣守臣箴

維荆之表于衡之陽藪曰雲夢水爲滄浪玄纁璣組乃服惟王西陵荆門南土所辟楚人不競見逼強秦白起稚子而燒其夷陵三苗恃險亡不終朝始皇巡游赭君山之草木而卒崩于沙丘肆惟明王罔敢荒寧若御朽索若涉春冰守臣司荆敢告在庭

江西守臣箴

漢滎淺原鄱陽天阻古之島國爲吳爲楚昔有樓船爰嘞大庾以威百粤褒其荆旅武不可重身繫名廢番君精勤世補潰土爲邑不遁入司天囧而解其維組故爲人君者無欲無侮臣在江陬敢告執炬

浙江守臣箴

唯此海澤濵王之墟南踰於越實始無餘天啓其後以霸周服惟夫差汰為臺榭攸崇女尤溢寵亡其國恤而誅臣是戮吳沼于前越絶于後楚人不德終亦不守恤乎儆乎孰知其蹤潙潙洶滋滔滔江水守臣司浙敢告御史

福建守臣箴

海之奥區貧口閩都爰有君長廼自無諸迫沃以富民喜為儒在昔成湯東甌貢支莫敢不來享其後建武驕兵乃始狝裂其王亦趣後世失其攬柄而好宄竊據守臣司閩敢告掌蠻

廣東守臣箴

逖矣南海漠矣番禺秦亡泝鹿而尉佗椎髻乃都其居函谷可封何有揚址咸陽可棄何有滇瀘明珠流離此焉自出王者不貴異物而焉用斯愿孟嘗小吏廼惟無欲象齒焚身亦何能穀守臣司粵敢告王僕

廣西守臣箴

鬱林蒼梧嶺之西偏荔浦以外灘水以遐乃有百種潛穴攸闢我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死豈擇蔭鋌而走險故謀父告王修德以徠荒服臣在嶺右敢告王宰

四川守臣箴

銅梁劍閣是爲成都東亘百濮西迤邛都北踰白馬南距龍湫帝曰杜宇吏則李冰險怪譎詭貨之奧京沃壄千里有德易興擾擾僭竊謂爲有乎險而敗亡相繼驛驛征夫亦役斬刈君子知險不可恃而德義是依守臣司蜀敢告贊衣

貴州守臣箴

曰惟貴州前古荒徼我祖底定漸訖聲教牂柯粵昆炎指滇設爲都護立其土官揃劉荒陋而界安全安不可忘危全不可忘害故在克詰戎兵而用遏中外彼或不知爲皆爲殆此何異夜郎孰與漢大臣在遐徼敢告執蓋

雲南守臣箴

泰額五尺漢縣昆明始自莊蹻竊以滇王介其廣莫而益其土羅猓梁之野萬世之利攻在其人人思其義無或怙寵而納其侮無或貪惏而啓其志猗馬僰僮職思其忌天命有赫各敬爾事守臣在滇敢告王宰

銘

硯銘

贈余者辛先民隨余者三十春悴余之拙而憫予之勤銘惟不忘以遺後之人

坐右銘

桑榆未光爲時幾何積德累行厲志濯身我師衛武抑抑爲多勖勉恆行敢自蹉跎

頌

黃夫人頌

夫人姓顧學使者寓庸黃公之冢婦公子東生之妃也夫人年十六歸於黃二十八而爲未亡人帷殯而哭撫有二孤識酒漿以事其翁稱善史以訓其子此女大義之炳如者矣昔共姜獨行無文采足傳於後而縈女娌能誦父書歌詩爛焉而節又不足稱至如夫人可謂兼之矣觀其音裏進德諸篇既抒膺藁兼有法度此殆大家班惠之流與若歸[illegible]頌敬詠

梨之才又不足以言之也治爲何姑嫂夫人之甥孫少小學
爲文章每聞列女行事未嘗不感慨流涕又况夫人之著述
直與古作者同風哉二子粲煒久爲同好登堂拜母匪爲過
情今其設帨之辰因爲頌以獻之云爾

猗與夫人有顒芳軫作嬪于黄我德惟允黽勉同心容與藝茝信誓
旦旦德容婉婉何期中道是爲永畢不及黄泉心焉惻惻峨峨少參
涕長一尺藐爾遺孤擁樹在室吁嗟婦人以供子職吁嗟寡妻克家
是力茹荼飲苦罔敢告勞惟經與史自夕至朝兩生卓立有聲賢豪
獵以請孫亦復鳳毛兩絶于天華旈其輻皇矣降康誕膺多福眷佑
彼人以賀前哲懿懿宗系克共蘋藻之祭犁犁義田敬以尸之于河之渚
猗竹樹藝言念宗同邕恤我私有子不仕借隱于兹勤則師氏言稱
先姑設帨禮法秩秩楷模七十老萊亦有何肯我播兹頌其末不渝

贊

先司農蔚屺瞻老師贊

於惟夫子秉性庭直允文允武人倫宗極道喪千載大雅淪失曁曁
仁義淵淵典冊希心闕里以嗜聖膺華華烝徒疏達開通唯帝念功
三乘文軸選登駿雄靡幽不燭江洲圍浦水功被琛人思考歿娓奚
子文柔亦不回剛亦不怒諸公角立曾莫之顧挺然大節朝之遺老
天降喪亂傷此茂草犖犖于北垂翼于南夏夏首陽殖殖漳渾嗟予
小子忝列仞墻顧瞻遺像泣涕無方南山菊菊湖水灘灘矢此柷柷
其末有辭

鄭水部月巷先生贊

先生諱偁友萬曆戊午舉於鄉中崇禎庚辰進士任福建長樂知縣官至工部水衡司吾父爲先生高弟而先生少子位亦受業門下

可謂先生承從孔盛松筠之節金玉其行大雅云亡千秋誰嗣號尺
人斯而稱鄒孟脊鐸湖南從者如雲大道攸昌絶業有定五十進士
六韜勞吏文武維憲有截其治惟皇甄績共工是試爰整荊閩亦孔
之棘天喪斯文大命其墜吁嗟先生不朽者名生爲命世亡作典型
俎豆于浙遺愛于閩廉吏難爲家室罔成末唯少子渺追儀範余爲
兒童忝辱品鑒謂其故書求其遺劍先生宛然孰云泮渙其骨嶽立
其風肅穆我父入室余敢私淑千秋萬世永式邦國

柴雲倩先生採芝圖贊

其髮皤皤而其容與與煒煒靈芝可以療饑曾何傷于野處斯其爲
地肺之下圖稱之侶與爾唯生帝所以龐腐何必家拜光祿而坐受
司農

開蕉鹿像贊

將吾巾兮於雲之野豈寄于羽遊吾爲兮山之椒寧問王喬衣胡冉
冉兮石胡厲厲有睟其容莫窺其際交手兮列子之伉敞倚兮若梧
之帝伊何人斯後關嶲之絶羣超倫而未弗替

蘭溪祝生贊

祝生能畫十八學士圖于瓜仁

容若春條質比秋竹徜徉夷猶曼衍俶昱胡人世之網羅無高飛之
黄鵠七十抱關者行年老斲輪能爲瀛州學士之圖于瓜之仁吾固
知離婁之明畢世莫有而今乃見其倫有山數涉有水一曲或撫或
釣以竹以肉有拜于下風而問者曰蘭溪先生人姓祝

葉貝京小像贊

有桑百株不爲豈有書千卷不名儒終匍匐膝拗爲者隆中人耶是
與不榮子榮子身不滿七尺胸中奇氣横八極可鑄牢愁坐一室吁

堅駁馬不上燕王臺招賢曾無平津邸今朝且罷梁父吟明日爲宗
長安米

沈象愼伯像贊

其氣溫溫其貌恂恂粹然湛深于道德飄然絶迹于風塵飲上池之
水以見物蒐靈蘭之寶以濟人賢哉賢哉我敬其人而拜其容奚其
爲上帝之逸民而爲古皇之貴公

亡友梁天署贊

天畜以才而厄以災人欽其賢而惜其年一卷素書十畝桑田不克
展志惘然逍遥生時紙貴三都歿後家無寸土憶執手之拳拳哀吾
生之無伍撫此遺容泣涕如雨噫乎噫乎有子而爲僧奘亦莫之京
也執友而存假孺亦將樂予之名也

潘符遠像贊

艷艷桃李容不如竹栢得其眞鹿鹿市朝客不若半間草廬可以忘
世而隱淪君是帝之外臣而非世上之人美好於我何有富貴等之
浮雲吾拜其衣冠挹其容貌而恍然遊於愼寄羲昊之辰

謝偁瀰像贊

絶凡而偁厭肥而癯其骨珊珊其神愉愉是其爲上帝之外臣而絶
遯于世儒也東方小兒脫落人世顧氏虎頭遊神保技有松在林有
圖在壁人寧作我聊以浮白

俞木公像贊

以爲儒而頭陀婆娑以爲釋而忠孝傳家皤腹趺坐尼然塵埃之外
彼哉晉楚曾何芥蒂寬兮綽兮有翳其容松兮栢兮石户之農有美
人子俞姓木公

沈白也像贊

以爲儒也似髡而禿以爲僧也又髟而冠抱一守樸無爲自然名在
丹臺身寄塵寰紅藥兮翩翩芝草兮瑯玕問帝子以楖杖撫長松以
盤桓

吳大仲梅花書屋贊

高山巉巖兮流水洄沿迤萬樹之梅花兮渺獨處于中間彼山千層
彼水一曲望而不見梅花書屋恢恢若鄒生之談瀛海離離若修滿
之歌黄竹窮天地兮一色含萬象兮一掬世與我兮相遺令梅花兮
又何欲是爲福地之藏緑蘿之洞有書數卷有琴數弄嶺頭一枝寄
與誰孤山處士久無夢借問君此者爲誰夫子姓吳名學孔

姜亶貽像贊

路頂長松下倚嶠石室中撫傘不言誰子素書一卷是參同仙乎人
乎吾將求子于焚桐

亡舅陸桂林贊

雲間華胄衛氏佳兒有白其質貴美無儀維曾維祖維德之施乃暨
爾父大雅在茲德高龍淶困厄于躬百艱爲瘁子丁其凶構孛府壇
武林蕭咋逝水悲哀朔風漫漶褚衣組繪含沙不免圖猜無尤憂思
瘖瘂哀哀病骨欲以從死大難既解爾病不起牽衣以告兒死可矣
父念不置母哭不已圖爾容止命我作贊何以贈汝曰古孝子

徐節母李太君贊

太君爲未亡人忍死四十年以成其孤二十三而寡姑喪夫
死在旬日内艱難辛苦俾十月孤兒克成家室以撫有二孫
賢哉賢哉彤管之所未有者乎俟先世節婦楊孝子慈訓
公載在郡志倘有粹彬在故里中惝余甫植不克顯揚前烈
感太君之孝節節孝不妨疏漏因綴之以贊云爾

江州有子妃傳李姑節母慈世無比二十二年作節苦六十二歲
地下十月孤兒呱呱泣撫育二孫家道立嘗其忍死時當時舍門
危勢岌岌家室綢繆天相之一生志願於斯畢昔日黑角古制毀形
管青史傳厥美誰題墓上姜黃門後來贊者子孫子

檄

爲沈氏烈女布告檄

於乎百穀宏綱聿標彤管千秋絕倫傳貞石綏乃有松陵女子南國佳人姿同嶷玉志炳秋霜非無璇璣之家誠性自天成不待師氏於公宮才餘風投美玉吹簫本無心於駱鶴扶鳳振管寧有矣於乘龍不圖禍發任且自道東家之宋玉彤同醜郡鵝覓南陌之羅敷妄希賄聘而掛斂蓮鞋踰牆而入室烈女寂焉中處觸視怒張驚呼賊蓮齒歐刀於乎烈莫烈矣痛莫痛爲因思在昔爰及今茲凡名掛于

青箱事垂于前史或割面自免或斷臂圖全或墜首于車輪或嬰血于伉乎以茲義烈更罕等倫於乎不朽者名獨全者節滔滔江水猶爲錢於洪濤嬌嬌飛霜猶肯要于街淡行路皆同按劍有識爲之衝冠真可以崩杞婦之城而洒湘妃之竹者矣今爲布告同人共彰烈節長虹溪畔有紀貞珉明月渺頭幸垂廟祀庶使素絲黃絹更廟美於三江秋菊春蘭長無艳兮千古

陸梯霞像贊 補遺

少年能賦能銘長大說傳說經深同井丹達似步兵家稟忠孝而不抗其迹胸富天人而不欲居其名三石之亭可以垂釣綿上之田可以弱耕深揭淺厲因時爲帝赤足脫帨於以卒歲是蓋爲三古之逸民而不爲儒俠之彼計

議

用老人議

仁和孫治宇台著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古之敎化未有不起於鄉里者周禮鄉遂等官要皆其鄉之人爲之漢之亭長皆能佐理二千石壘綏而三老等亦得上書言事此猶古制之遺也明太祖設立老人凡民間户婚田土須經由老人各于申明亭從公剖斷許用竹篦荆條並情決打葢老人居同里閈習知是非曲直不似刺史縣官眛眛決事也或以爲老人未必皆賢且狎處鄰里閭人未必服從而且上官臨之老人雖欲執法無由曰不然有朝廷之法在誰得而弁髦之如老人不能聽斷致赴官司其或是非不公各有常刑若官吏紊亂

者須以極與凡民間小事不由本管里老者先將告人杖斷仍發老人聽理如有刁頑爲非衆老人協力嚴治仍送有司又或有司徇情不理者許老人奏聞如是而老人之敎不行于閭里者吾未之聞也夫以民情之可畏也往往以飲食細故睚眥小嫌致破家殺身而不惜俾各里以老人之賢者平情處之又日講孝友睦婣任恤之事則民不必至官府而勝情咨氣已銷忘過半矣夫獄訟稀少則室家相安財用充足禮義興而風俗美其效非淺鮮而已所謂觀鄉于王道者其或在于此今自老人之法不行官以武健爲賢吏以舞文爲能術前伍伯之倫虎猛鷹鷙擇人而食一符之下雞犬不寧往往兩造未結而身家已付之無何有之鄉矣此可爲寒心者也然則老人之設是眞王道之一端也

辨

妾喪辨

或人有妻之喪不制杖或問之曰禮與予曰禮有之宗子母在爲妻禫註曰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今或人適子也父沒而不杖非禮也或曰劉寔晉之大儒也爲妻之喪親制廬杖則妻之喪皆可以杖與予曰非也婦人始在而爲夫制杖者不厭於所尊也男子父在而不爲妻制杖者厭於所尊也禮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舅主適婦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可以杖雖然以杖即位則舍卽位不可以杖也或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父沒而母在不得爲妻執杖敢問伸于父而厭於母者何也予曰庶子不敢以婦之喪而主于父故父在可以杖也不敢以婦之喪而並於母故母在不可以杖也今或人適子而行庶子之禮可乎哉是未達於禮之數也

啓

爲錢氏雙節奏啓

切唯共姜誓節列在風詩翟母犨兒編于史策故秦帝築懷清之臺獨崇寡婦而茂陵留井臬之書祿奉鄜氏此皆庶女殖節遂致萬乘傾心若廼蔚宗不列徐淑前哲遺議巴郡之稱叔先流風所與玆有仁和縣東里諸生錢鼎鉉嫡母胡氏生母郜氏可謂奇節雙峙貞操獨絶者也方鉉父奄逝二母俱幼胡年十九郜年十八甫生一子止餘七月極天上之生離盡人間之荼苦而矢志不嫁傷心字孤春風駘宕只閉蠨閣冬雪夜其唯勤婺緯二女同居遂絶參商之志孤兒在襁時當鞠育之心誓九死以靡悔册之子以有成此貞敬姜之典不私于在夜班惠之賦勉子以自公者矣唯盛下當代龍門人倫淵鏡玄圃峙于雲間久成積玉天網帆于浙水不漏南金尤以儀型多

下憚激揚裘式百城獨先風鳳是以念祢嫡然附酒橋玄之乘懲
忠不恃樹銘溫序之墳念金華之理學務極抽揚思錢唐之駿烈常
爲下拜若茲秉節尤所樂聞伏冀賜之旌額比于素絲之篹表其里
閈等于石峁之封用使奇節闡于治朝將令芳操聿彰彤管

李笠鴻誕兒詩啟

李子笠鴻學宮青箱辭同黃絹而以桑弧未舉于盛年致兮禰屢勤
于玄燕于是琊邪蔣胃幾傳桃葉之名白傍風流雖有柳枝之歎乃
于仲冬十日遂誕佳兒年維在戌字當從犬月其般斗氣可食牛本
玉李于猶龍宜入長庚之夢藏金桃于王母知爲方朔之兒于是諸
公載酒遂爲盛事各有贈言錄之緗帙

徵尺牘啟 代

僕當世鄙人也自丁喪亂以來齎三寸弱翰經營天下有年矣因思

古之賢人君子于織書短記方言里諺無不蒐取網羅所以資博聞
也夫列國往來莫若于公孫羊舌闕中嘲嗇亦見于徐淑秦嘉至于
驍檄軍中布敎郡國風流所扇罔非文辭爲功於乎古道不墜于今
爲烈焦服雁足之間其散棄置不遺哉客有陳遵共爲驚座人稱劉
穆傾自絫函每得片楮寸緘輒寶而藏之積久成帖將懸國門更爲
衢乞名篇廣搜秘笈彙成一代新書用垂不愆非徒爲淺學之津梁
亦使天下才人聊見一斑云爾

爲沈武仲尊公徵詩文啟

側聞傳美大年天有西郊之瑞工歌進酒人傾北海之觴在詩人以
退心爲戒雖君子以錫類爲賢翁爲△△之裔孫爲少參之愛子方
在能言即有家禽之對年未舞勺已有稱象之奇鋒劍闕于錦川幾
同張載詠詩歎于閩水有類江淹乃就禮揚詩似過庭之來久而塈
聆失怙抱罔極于中天文强世德素號無雙叔度清才悲推于頭玉
鼎披帷文苑推其雋才符融入座國學嘆其風流以是碩懷秋闈殘
步祿危日可俟也誰曰不宜而劉生有運璧之悲李膺有數奇之嘆
雖艮玉在璞有類凌陽而劍氣冲辰已知壯武于是當時學輔加以
東箭之稱一世名流固有南金之目而翁遂杜門卻掃課子授書欲
訪殷家之業垂訓皆庭庶幾龔氏之紀貽謀聿螳欣騎田園比陶潛
之五柳放懷山澤擬顧况之七松以此自娛聊以終老若其仁心爲
質盛德在人曾舉之于熊海未之或過陳實之于太丘豈足云多勝
友高流至門而雲集凶頑惡子望邑而遐奔故論君之品行則方之
水壺秋月極雅之修諧詢可謂玉質金相聊敘大端誌之簡末

同人公致妙香上人啟

側聞庾公云亡與悲玉樹儒子致吊比美生芻益存歿之感交情以

著死生之際名德聿彰此大雅所以流連前哲千焉興嗟也月公道
亞生知識歸先覺儒林有殆庶之稱鹿苑爽彌天之目奈何鵬音未
兆白馬悲鳴寫矣朗風倏焉朝露吊于庭者無非龔勝之賓哭于路
者盡是子荆之客然而社樹結緣差同棲矩山樊構塚孰問原平恭
惟上人精練五門坐超四諦惠風遠被螳龍樹之再來甘露沾濡似
天花之下墜茲者念宿舊之契追及生平爲今日之喪獨謀密岁山
階淵路俄頃便成種竹栽梅移時即具白雲在天庶魂魄之樂此丹
撫入嶺儼笑語之如生嗟夫儒者敦仁羊舌所以出涕達人觀化桑
扈所以歸真其致雖殊其理一也是使理公巖下復有桐枝之樹謝
客壁邊如登花氏之城濟濟諸生撫野禽而哀孝巡林林釋子望月
桂而識江公行見道林之葬未存于剡下慧安之塔不沒于廬山矣
其等筋罷之懷悄何能已

詶朱公是惠扇啟

見惠佳扇二挺如賜仙藥一丸質同易水制似除廢士龍之上三臺得未曾有王勃之夢九子匪夷所思但使青劣鍾王才慚楊馬有勞子墨深媿縴人

謝何勑亦惠扇啟

蟬翼比榮褦襶增價見既五明生風兩腋烝各無慚于程曉雪霏欣贊于羊孚但愧京兆之走馬有慚便面竊同彥伯之飲讌用扇仁風

爲吳次公貲文小啟

吳子次公學識淵通文丰富贍而臥傭牛衣瓶無斗粟服深源之室雖有晉空楊子雲之門曾無好事是用借筆作耕賣文爲活謹爲懸價條列左方庶求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嬰乎吳子文似李邕情非魏助珈同破涕取日買山之資庶幾仲眉如爲取酒之計云爾

請硯雲和尚住靈隱啟

伏以寶鐸交空法海之金城未峙翔雲至耀珠林之香樹背森在西土之給園推南州之法象大衆騰歡鷲林仰賴恭唯硯雲和尚毓苑雄師瑯邪舊姓精心白業貫嶽巠之遠公砥柱洪流比天台之知者況臨濟之眞傳在此濂三峯之孔木昭然自昔松源之祖孫維一綫于九鼎嗣後竹泉之兄弟炳三乘于五銖在靈鷲歷有高僧于今日而尤祈嗣法唯和尚寶筏金輪應緣彌于三千大衆則我等青鞋布襪將從事于十八高賢佰茲吉日佇候雲軿將見飛雨彌天水明之青不墜慈雲炳日炎蒿之道攸傳

請祖誠和尚住淨寺啟

伏以道法三千超微言於香象清風五百[illegible]弘法于後況通界重光舜山競企恭維和尚諸者研花智超[illegible]卸得識焚鈔

已久[illegible]之[illegible]子也惟[illegible]斜于末法之際獨運金輪收摺恭于燈[illegible]之餘[illegible]宗[illegible]是以[illegible]鳩萬華光飛明之宮飛翠凝紅更若醍醐之治但以衆憂欲去掛鉢飄然逝有賴于[illegible]法必[illegible]于龍象[illegible]非其人[illegible]游負荷舍其子而爲[illegible]日高懸朗波華界于時人天共[illegible]歸自後非嚴[illegible]苑况明明寶筏念瑯邪之物望久乎濟濟之流則此日之法筵誰該宗旨于是再彰輪蹄所齊更[illegible]

請山曉和尚再住佛日啟

伏以法雲匝地鶖山憩斜馬之廬慧日懸天寶鐸播金偈之寶物望不能舍旃緇流切于朴駐駕恭惟山曉和尚聲嶽尊師雞林鎮望西蜀名材不藝雕蟲之伎南宗宏願登標龍象之郵比梁宋之誌公華林

顯旃檀之指似宋家之惠遠馬上包帝闕之存名僧自古有然佛法于今特盛惟茲佛日向辱慈航啟華嶽于荒林吼鯨音于大地瑤閣千楹湧迎花而直上腴田百頃共法雨而森然過企者以爲遊公之東林日習者即謂元暢之帆界不意寒姿一去寶所斯厭鴿遊檀林山樓昔遍杯沈溪渡芝洞塵封道侶渴想錦衣僧徒共爲焚頂望大慧之重來欣佛果之至止金繩復闢桐扣依然寶筏再宜桃花却笑在和尚之舉蓋乍飄無處不成香刹而此地之珠幡一引即已可振陶嶺河似熙連而待沛山同給樹而巡榮

爲安隱寺募糧啟

余以暇日周旋祇園精舍多矣少年脈[illegible]衣林則諸佛弟子凡三佛食時鳴[illegible]者千人少者亦以百計乍嶽呆也無何三四年間厭道[illegible]界皆賦青草[illegible]頭之[illegible]止有[illegible]無論往來者不

得中饑即掛錫常住者樵毀不振多以飢死又安究其闕義羽王之殘講經業竊之殿哉予去冬過臨平讀書趙氏之圃實安隱寺之西邊也時與趙氏元開入寺內見其徒蜀尙俯修業不衰曰甚乎哉凡而四方飢死者過半而浮屠家獨全即浮屠家之飢死者過半而安隱寺獨全此殆有天幸而元開以爲不然因追述其故皆咸慈之功而嘆美同里諸君子信心之力予因知咸慈者非常僧也此寺雖爲古刹及咸慈創造精舍洞盡山美仍石壘基卽松栽構淸泉環階白雲滿室凡在膽瞻皆神淸而氣肅雖遠公之予東林不是過矣大無三載而咸慈憔悴拮据以濟旦夕卒以此至死是乎衆僧不死而咸慈死咸慈死而衆僧乃得以生是咸慈以身飼衆人而里中先生長者又以心服咸慈是衆人之得以去死而就生也雖然咸慈死而施者厭矣慧空咸慈之好友也入主寺政肅規皆復凡咸慈之所爲一

如其所爲然三越月而病大作合寺之人衆無倚徒束手待斃奔走呼號不知所爲聚族進前而言曰居士亦知所以爲其等乎予惟慈容德之時有朋公者旣死之後諸弟子有化者輒形錫杖揮之今咸慈雖死而不死而里中先生長者安有念死咸慈而不能爲生慧空者乎趙元開與咸慈爲石交其所以爲咸慈無不至則其所以爲慧空亦無不至況諸檀越能扶咸慈于三載之餘而豈不能待慧空于三月之後也尔等豈復念區區者之不予畀哉且夫捨者舍也寺者施無止也元開與諸君子皆絕塵淸信之士而衆人皆謹律息心之人則又何憂愁之太過也於乎衆弟子可以無死矣卽慧空亦可以無死矣而予向者天幸之說亦未爲不可也

說

位思堂說

仁和孫治宇台著

毀溪錢子家塽學道之士也顏其堂曰位思而屬余爲之說余以爲位思云者本大易艮象之言而曾子述之所謂不出其位是也夫天下無往而非位也於天爲春夏秋冬於地爲東西南北其在人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有倫焉爲士農工商百職事有分焉爲耳目手足九容之屬有官焉貧賤富貴造次顛沛之所歷有境焉無往而非位也則無往而非思也思在于位之內不在於位之外以是爲曾子之守約也然吾於古人之論思竊有疑焉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思豈位之所能域與而不然也吾舉一隅以槩大凡卽以爲人子言之冬何以溫夏何以淸飢何以食寒何以衣所當思也何以解其慍何以舒其憂先意承志所當思也其喪之不墜顯揚之克盡[illegible]之至于錫類之不匱緬之至于伐木發歎皆所當思也思無盡盡其位之所當盡而又何疑于思哉推而至于君臣朋友兄弟莫不皆然又推而至于四民又推而至于五官又推而至于一生之所歷莫不皆然無往而非位則無往而非思然則人之致思尚不能盡其位之所有而又安能出於位之外哉以是爲曾子之守約也雖然易之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何也夫人之患在於人己之交感于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思失其所爲思矣夫其所爲思者人己之見不除而私意盛也聖人於此亦教之以精義利用而己如尺蠖之屈如龍蛇之蟄而何人己之私哉此眞艮背行庭之要也後之大儒[illegible]其以是予

硯廬說

硯無廬硯之爲廬自徐子彥[illegible]爲之也豈有變乎有城硯可無廬與雖然吾抑硯之廬而不得也吾抑徐子之廬而得之硯之廬卽徐子之廬與呼徐子而硯在也呼硯廬而徐子在也東坡之爲硯銘者屢矣亦有以廬之說告之者乎硯之爲廬也自徐子始也作硯廬說

蒹葭說

豳風曰八月萑葦朱註曰萑葦卽蒹葭也詩疏曰亂爲萑葭爲葦思按字說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萑然則蒹則爲葦萑則爲葭矣故朱子曰卽蒹葭也而小蘇氏以蒹爲葦是卽以萑爲葦於義不得通也而非然也許氏曰葭葦之未秀者萑蒹之未秀者菼初生名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又名華菼初生爲菼長大爲亂成則名萑又名雉又名烏蓲又廣雅曰適萑也又謂之荻陸士衡曰亂或謂之荻然則葭蘆葦本一草而異名蒹菼亂萑雛荻本一萑而異名斷然無可疑者爾雅葦醜芀其華遇風輒吹揚如雪聚地如絮淮南子曰蔐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蓋指此也又菼中赤始生未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菼其根旁行牽搓盤互其行無辨而又强故謂之亂荻强而葭弱荻大而葭小此萑葦二者之所繇辨也乃字說又以葭之小者爲萑以蒹之小者爲葦故疑蘇子之說爲不得通耳然思又有疑于此按郭璞註蒹薕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蒹薕陸佃曰今人以爲蒹箔菼亂似葦而細實中江東呼爲烏蓲陸士衡曰水草堅美牛食之肥則蒹之與萑萑之與菼各又爲一種也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可知也則荻强葭弱荻高葭下又未見其然也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蒹葭長曰萑葦矣則蒹葭萑葦又

耳爲一物也又爾雅曰蒺藜荼苦蔣芳雀莽謂之其蔞莽謂之芺荼
曰早所將荼荼藿莽也記曰望而視之欲其荼白也荼獨曰望之如
荼荼以言其白也然則蒙蒙一物矣或如葵或以爲青或以爲玄雖
以言其在青黑之間荼以言其白而又黑巳而赤謂之葵豈一物而
有數名耶抑豈一物而數色之皆備耶愚皆未敢信以爲必然也此
愚所以合諸說而推論之也

祀竈說

竈廟嘉乎自士大夫以至庶人皂隸之家無不爲有陳奠于竈之前者何哉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于竈媚竈之說從此起與方士言于武帝曰祀竈而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人無不欲其金多者則竈之祀爲必也雖然方士迂怪之言不足道若王孫則邪臣之諂言耳先王制爲五祀竈與焉大夫祭其五庶人祭其一則竈固在祀典雖

然門行中霤皆不祀而獨祀竈抑又何也或曰祭有報焉竈之功於人爲多或曰非也歲終竈必之帝所直陳善惡南人稱君圖爲男婦者祭畢則焚之以釀罪北人禱曰辛辣臭甘惟竈多言南北雖殊無不祀竈者畏罪故也嗟乎聰明正直而一者謂之神竈之神固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使修仁行義者不必得福回邪險佞者不必免禍竈若彌子王孫則可不然則豈可以爲天之貴臣哉吾是以知竈之不可倖求也昔漢之時有陰子方者性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因以黄羊祀之家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至女孫麗華尚帝光武近世嘉靖時有江右俞良臣都者連不得志于有司有一子忽失去妻喪明俞常發憤抗疏於竈之神欲以陳上帝一日客有角巾皂衣過俞慰勞自言張姓俞因告以生平爲善反得罰故客曰君所爲則善意則非也君一室中溺邪疾妒之念纏繞紛冇上帝方欲降罰又可得福耶言訖忽至其竈之所而沒俞驚其爲神也因洗滌伐罪過悉以後當務誠意敦行不息江陵相時延爲諸子師踰年成進士遷其子于內監家舉之歸妻得復明由是言之則竈之所重在仁孝而其所以訓戒人者一惟立誠此孔孟之言立教之首也而又豈止爲天之貴臣耶抑因之藻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黄衣今觀俞君所記神姓張衣皂衣雖然姓與名字不可得而攷也衣黄衣皂亦罔得而定也乃其聰明正直而一不爲回邪所惑則信然也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余亦曰獲罪于竈無所禱因著祀竈說以告世之媚竈者

南山狗食豹說

南山之村有桓提僧捐數千集群房之守狗亦以百數有豹焉每夜掇狗而噉之不及月餘狗去其三分之一群僧閔然相爲計曰誅如

是不盡狗不止而又且及人於是集捍子弟各持挺而索之捍子弟在前群僧繼之群狗皆猜然而從之追及于山巔之嶚見有豹首而駹其身者伏于篁中曰此豹也豹亦畏人不敢動爰有一狗張牙而起直噛其足豹方怒目而捍子弟巳執挺毙其首矣于是衆狗群然而食之豹且盡或與其事以告余余曰有是哉此豹失其威而狗集其勢也狗之于豹視若雷霆鬼神而能食之者此以知豹失其威而狗集其勢也嗟乎豈獨狗與豹然哉昔有功曹府文役人一旦功曹有罪群捽而踢之至于死又有豪長者爲暴于里中少攜變作群不逞之徒碎豪長者之首而戮辱其妻子又暴其死父之骨于地下而揚其灰嗟乎此功曹與豪長者非南山之豹之類耶又非特此周厲王之虐道路以目然一旦出之于汾水之上秦始皇殺人如亂麻然及其死也驪山之宫火三月不止傳曰聚斂積實毋之可爲強也

詩曰衆夫成城言衆之可畏也故詳著其事以風有位者毋蹈其凶殘殺人之性若南山之豹至于失其威而爲狗所嚙也

屠者將死爲豬説

余館于淳佑橋之王氏其里有屠者日未雞初鳴則鼓刀以屠至于日出乃止豬畏死其聲𠴲然余每聞而恐怖其死而不能爲之所者如是者五載計所殺不下萬豬余告王氏子曰幾如此而不死殆無天乎云少焉屠者死余微其死狀則反其身而爲豬又聲𠴲然若豬之就刃者數日而後氣絶余以遷里故嘗寓于北郭之外有獵者王其姓日入山殺獐鹿雉兎以市于人及其死也狀屢變聲亦屢變達于戶外聞之者無不以爲山獸之聲而非人聲也余又嘗寓居東畔有橋曰萊市有乞者于其下日煮蛇爲食一日得一黃蛇而食之大喜過望明日與蛇俱化頭目手足皆爲脂膏委流于草薦間之三者

非獨余見之里之人無不見之也余以爲造物者不知其有無久矣然其變化則無日不然也屠者之爲豬獵者之爲獸非所爲變耶搏蛇者之就銷毀非所爲化耶然則變化者皆人之所自爲天非必有意于其間也雖然天道好生而惡殺于人旣殺于物亦莫不然物雖賤亦天之所生日殺天之所生而曰天無意于其間吾不信也以余所見三者皆可以爲世戒也

病蝦蟆説

鄞水有沈氏者家殷富無嗣子數輩覬覦之而欲甘心焉有嫉者將一蝦蟆私剖其腹置赤粟飯少許于其中而紉之僞爲乞者[illegible]至其竈之側塗而藏之其蝦蟆不即死則呼呼有聲如是終日家人大小咸以爲怪也明日有道士裝冠而來曰爾家疑有物家人無大小咸拜之曰是天下眞師欲救我家也道士曰吾爲爾除之是必厚餉我乎家爲術禁其前[illegible]若禱于神[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水[illegible][illegible]或作禹步或爲胡拜大索其家及其竈之側則得病蝦蟆爲曰鬼病則物見此其是矣其家眞以爲鬼不敢近道士剖而出其赤粟飯曰是非爾家所食者耶益驚以爲神諸醜類嬖酒飽肉慢其所餉而去沈氏子聲令自遠而歸家驚告以其故沈氏子心知其所以然欲窮其詐陽爲好語曰恐怪不即除吾亦欲得眞師令奴子數數言于道路前所來者聞之復爲道士服洋洋而至沈氏子則延之入室閉其戶用繩索繫其頸縛其手足笞之數百道士窮迫則吐實於是乃知無賴子所爲也於乎此病蝦蟆者非卽文成食牛之事耶彼以此愚萬乘之主而况家人兒婦子耶夫天下之怪多自其人爲之然有有意而爲之者有無意而爲之者無意而爲之者如應郴所記蛇若神石賢士之類是也有意而爲之者卽此病蝦蟆與漢文成之食

牛是也是以聖人不語怪所以絶怪奈何世之人好怪不已也

馬不食藊荳説

藊荳大菽也以其形似蠶故江南人群謂爲蠶豆也馬放于村落之間凡麻麥萊茹連阡被畛無不立盡獨蠶豆則蹙焉不食或問于余余曰固也馬與蠶同祖故周禮禁原蠶者欲以阜馬也則其不食有以也嗟乎馬無知之畜何愛于不可知之同類而又以其形似者而念之哉人之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齒牙髮膚心腹腎腸無不相同者而肆其毒螫陰賊若相噬者不啻儕不止甚矣人之于人馬之不如也抑不獨此狗者畜之至貪者也投之以狗之骨則嗅而去之豈非惡傷其類哉而人若饑豺狼雖其兄弟宗人有不相嚙者而見及其餘亦甚矣人之于人非徒不如馬并不如狗今人詈人爲犬馬者豈有不悉其面而下詈之乃其實則犬馬之不如也嗟矣或又曰

今馬來間有食薑豆者矣其漸于人也非性也則其食薑豆也亦宜哉

先王父命字說

予兄弟二人先王父名予曰治名弟曰洽始生而名之之義也治與洽之有取於水者父爲金而子爲水也而皆有取於口者欲子孫之衆多也既長字予曰宇台而字弟曰宙合冠而字之之義也又從其名而命之也客有問於余者曰宙合爲曾子篇名吾既已知之矣敢問君子之所謂宇台者何也余曰然先王父不知余之不類於義也而望余之有成也亦曰吾欲吾孫之爲治臣云爾杜子美何人哉自比稷與契虞之有五臣天下已治此先王父意也宇者何上下四方之謂也台者何三台也吾先王父亦曰吾欲吾孫爲治臣而上下四方皆効於治而群見於三台焉太史公所謂三台色齊東方朔所謂

泰階六符是也此又先王父意也乃余少不能自强長而不聞道今年四十三矣髮鬖鬖然見二毛德之不立功之不建亦可知也然而先王父之意不可忘也抑余聞之星欲崇而字欲卑字之爲言卑也而人之稱台也以明尊也台之爲言尊也自卑而尊者莫如謙易不云乎謙亨君子有終吉文王處憂患之卦謙與焉故曰謙德之柄也今余又何知亦兢兢焉執德之柄終身以從事於謙其庶幾乎嗟乎此又先王父不盡之意與客退而遂書其說於家牒焉

邵氏三子字說

邵子恒旋父執進之先生子也恒旋有子三人長曰尹次曰皋又次曰周請字於余余以爲邵氏自世廟以來經術節義卓爲名臣進之先生益厚其所學而蘊義無窮天之大啓恒旋與恒旋之子也豈不信然顧余與邵氏世誼非常之交其敢徒以富貴顯榮世俗之辭易名而稱之可乎且亦非恒旋所名子之義也於是爲之說曰殷之聖人無有如尹者也其言曰善無常師協於克一尹之學其在是乎夫未有協于一而不善者也故字曰協一虞之聖人未有如皋者也其言曰愼厥身修思永皋之學其在是乎夫未有思永而不在愼身者也故字曰愼修周之聖人未有如周公者也其言曰所其無逸周公之學其在是乎夫聖賢未有不以主敬爲作所者故字曰敬所程氏有言主一無適之爲敬夫協一所以修身主敬所以協一三聖之言雖殊其義一也夫恒旋以三聖人命其子必有所以光世德而繩祖武者余以三聖人之學字之此亦恒旋所以紹衣祖父之心也三子其亦深思以光太家聲哉然則富貴顯榮其亦不得而辭矣余且俟望于三子矣

[illegible]源藏衡嶽字說

合溪藏帽亭名其子曰長源而以鄴侯爲字慕唐李泌之爲人也以字爲名而以封爲字避其名而不欲犯之甚帽亭之退然君子也鄴侯少卽負奇爲文章立就且深識義理老生宿儒無以過尙所李泌再世不其然與一旦請益于余余曰何哉子之所謂請益也夫唐一代偉人無如李先生觀其于肅代德宗之際建立奇功再造有唐社稷雖房杜姚宋不及也殆與子房孔明爲輩自古迄今不過幾人而已嗚呼亦知其所爲本乎本者何也當日所隱之地是也子房之未遇高祖也常往來下邳孔明之未遇先主也甚在隆中李泌少時嘗游嵩華終南閒傳稱泌在衡嶽有僧懶殘撥火中芋啗之是也然則泌之于衡嶽亦猶隆中下邳也天人王覇之學其取衡也多其用物也宏爲帝師王佐不在于是哉吾子誠能從其地而體之忍嗜欲服仁義不以紛華戰勝于先王之道古今成敗治亂燦然識于胸中

與日爭而楷之則于李先生不遠矣豈特李先生即于房孔明亦猶
是矣則尊君之所以名吾子者不亦淵乎吾故以爲郭縣侯封之爲
字孰愈于以銜璧之爲字之爲得也何也爲得其本也或曰或于何
不以爲號余曰古者男子二十而字今臧子年十九未可以爲號也

姪懸葵字說

爾父吾弟也而後大宗于與爾父既成昏而有子爾祖命而父之姓
以忠名于之姓以孝名忠孝皆吾家事也爾祖之以此命之也欲以
望後人也故爾生而名忠楷也爾既長來與爾父請於爾祖曰何以
字忠楷也爾祖曰以懸揆爲字乎聪而進曰洪以之野蕢揆非以
詳臣有孫揆與揆殺身爲忠可爲至矣而未盡也且夫孝之以忠名
之也義蓋深矣爾祖因然易之于聽而進因請以懸葵爲字爾祖
曰何哉乎曰聖門言忠者無如曾氏與子其言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而朱子註之曰盡已之爲忠又曰中心爲忠人之有心也猶天
之有日日也百穀艸木之所向東西南北無所不可而葵唯日之視
人於萬事萬物無所不爲而惟心宅於中人之從心如葵之視日則
幾矣書曰寅賓出日惡於日焉不亦可乎爾祖曰然哉遂易之乎因
有以教子凡古人之爲字也所以與成人爲禮也與成人爲禮者五
常百行皆於是焉成也成之者何亦成之於心而已爾心無若丹朱
之有傲也爾心無若知伯之有驕也爾無若魯昭十九年之有童心
也爾無若趙孟年未五十而有偷心也若是則有以盡己而得吾中
心焉自今以從吾願爾之事心如葵之視日也是故可以事親可以
事君可以保妻子可以交朋友無所往而不當盡者心也此即爾祖
所以名爾忠楷之意哉爾識之無忽

述臧胥亭夢說

臧胥亭明府既治蒲之三月政平風清百事具舉余忝仲舉之招于
夕共事喜其勤而敏廉而有守以爲古之良吏不是過也一日夢有
神人告之曰愼終如始嗚呼其古聖賢咨儆之意與非其勵精圖治
之意徹于神明神其告之哉語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終之難
也齊桓公葵丘一會驕矜有自矜之色遂不能渡河然則終之難者
難于如始之難也正難于愼終如始之難也叔向曰君以爲易則難
至矣君以爲難則易至矣是故不可不愼也語未畢又告之曰汝知
地獄之說乎人心有欲則有獄矣人心無欲則無獄矣夫地獄之說
吾不知其有無然起于佛家輪迴之說所以警醒世人使之向善而
背惡也乃今神人決于有欲無欲何也夫欲者七情之總稱也所謂
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人不能無情則不能無欲然則滿世界皆是
地獄矣余謂無欲實難有聖人之無欲有賢人之無欲有制欲之法

有引欲之法聖人之心渾然一中安得有欲此所謂聖人之無欲也
賢人主敬主靜欲自退聽此所謂賢人之無欲也其次則有制之之
法或制以法之所不容有或制以禮之所不容有此所謂制之之法
也其次則有引之之法孔子所謂欲仁大學以義爲利孟子以好勇
好色好貨皆歸之于正是所謂引之之法也雖然無欲實難願以謂
有獄無獄即決于此究何以說蓋人生理欲之界人禽之關即從此
而分蓋凡地獄者無非可驗可怖之事心一有欲如虎狼如蛇蝎水
火盜賊種種現前所謂地獄莫大焉心一無欲霽然太清豁然霧除
如朗月之當空如白日之在晝何地獄之有此真切實之語布帛菽
粟之談儒家一部十七史佛家一大藏皆槩括而無遺矣雖然神人
以此語臧子者又何也蓋明府砥勵廉隅四知之操凜于夙夜神人
知之已悉雅恐猶有不逮以爲愼飾之累故欲臧子始終克誠以無

負此初心於乎此所謂慎終如始之說也孫子聞其緒論而欣然有勵于中遂引伸其說以誌于藏子之座右

誄

仁和孫治宇台著

沈逸真先生誄

先生字逸真仁和臨平里人也少有高情不事生產習陽憂之方言抽金匱之要旨道足濟人義惟養母慈先生之志也性好山水盤石爲山潮流爲池蒔草植木有終焉之志余與先生少子謙交好因得盤桓於其所爲晚娛雲丘之室曾未數稔遭罹遊惡于焚客過半他人不堪其憂先生不改其樂不幸春秋六十有八以寢疾卒於乎昔叔慈之戒誄者二十有二人豈先生之高𢌿而闕焉無聞是用概其生平昭之素旂乃爲誄曰

於乎先生道德絕塵孫稱介石履貫幽人匪惟倚與乃以全眞蟬脫

污濁龍潛香冥人有風悟亦有晚研至道在我求之自然銀黃可樂不如歸田拂衣海上奉母終天蔬飲陳奩霍藿之貿人知其技不知其道拯溺救焚以蒞用老守雌慈恬云胡不保披榛開徑壘石成山山以幽互水以環猶魚遊其下鳥巢其巔修竹森鬱芳艸芊綿星如羲如以朝以夕竊以自娛亦以娛客靜琴既張琵琶數拍術解既殊濟肓罔射是曰嘉遯亦爲達生富非吾好貴非吾名韓康入市法真全形執云石隱而非怡情放懷千古東身一棺惟億惟義水烏勿刑西磨之下湖陵之山白雲卷舒終古徃還東陵非邵北邪非貪彭蠡爲夭殤子千春先生達化以全其眞而我奚奚敢布清晞於乎哀哉

文學朱君濬生誄

維辛卯六月朔先生濬生朱君卒於乎哀哉大雅有可尊不猶與貴之寵名有淮足不須陌俊之辨稍至性過人鑑識般物精才爲茂雅度淵泓誠未見其有匹也論事親則張刑之稱曾子論其交于則伯淮之與季江鹿車有鮑宣之婦青箱比王氏之兒其于人倫實無慚德孜之前誌君子殁世曰終人子全歸爲孝君雖不登于大年名雖弁于弟子其亦可謂無忝矣乎昔子淵之死三十有二叔度之逝四十有一君春秋三十九天之報施亦無聲焉吾聞之士之有誄春秋已然其後安仁之誄仲武愛爲嫡戚延之之誄淵明實以明德不佞于君蓋兼二者之義矣是用以郡陋之詞昭之素旂乃作誄曰

華惟有宋絕學復振明明考亭道德淵純鄒孟以後素王之臣世有達者佑啓後人粵千七世其在於君君之始生爰始岐嶷弱不好弄性惟典籍家貧能言鼠獄無易貝笈從師亦罔倦斁擇友與交志存三益志學之年言樂溙水屢試有司咸曰國士英英有聲秩秩有禮如彼春蘭以其不喜如彼荊樸以其不奐致孝于親匪曰能養生盡

其誠死盡其哀亦篤于弟因心無兩宗族老壯無稚死喪凡百君子莫不是仰在昔儒仲實有賢妻君有伉儷其德克齊救困可充愛亦可懷有子能賢紹此箕裘嗟嗟天爲姚姚長離徇徇人倫用弗惟報君以仁義而竟其全所畏者德所奮者年木摧其柯山崩于顛君之無祿嗣乃不天於乎哀哉哭哭于嫠泣血鄭心脉脉行路莫不涕零俯仰人世倏忽銷沉昏昏白日森森長林野鳥入室鳴雞在陰於乎哀哉人莫不死死貴其可泉名必泉高位實歸王孫達生子反奚我大海塵飛賢人星隕我衆哭若素琴在座

先伯母金孺人誄

唯丙申九月存九日先伯母金孺人卒於南昆里第嗚呼哀哉孺人爲長沙太守瀛嶼公之孫女文學會斗公之長女也幼秉至性產于洪族容德風優不待教于公宮詩禮斐然無煩訓于師氏年十八歸

於我亡伯弘先府君㓜海名家欣趨垣氏扶風令女應配汝南公門德邵歡厥名高祚短遺家不造値此衰亂伯氏無祿孺人年二十有二而寡于爲義決欲以身殉者數矣上接姑嫜諄諄之辭下賴先後夙勖之力從容守義事死如生奉王姑于既老撫弱女以有成代所天以終事二人立義嗣以敬承宗祧斯亦大節之凜然者矣迨悅姪古懸梁絶脰齒劒如歸又或刑耳勞面者所在多有方斯苦節亦又難矣嗚呼哀哉孺人稱未亡人者四十二年春秋六十有四攻苦食淡以終天年求仁得仁設齒無愆加以心疾正覺志念空王臨死之日脩然而逝自非致命遂化者其足以與于此哉爾將前夕呼伯而詔曰爾伯父盛年蘊絶學雅志不遂而蚤夭惟老婦抱遺幹以見于地下庶斯全節其不愧焉爾能綴文其蘊識之以貽後之人小子治敬聆斯語不覺涕之無從也竊念孺人志烈秋霜行同崐玉遺家世

之流離胝荼苦其如薺雖古之共姜何以加茲唯我先世祖妣楊棠聖天子旌異里閭亦越我曾王母方有先王父色養終身孺人比芳前躅而二者鈇如何痛如之執執伯姊切桑梟之思哀哀嗣子抱罔極之悲乃治以空文用圖不朽亦足以見其不知甚矣丁酉三月三日嗣子治將啓殯宮合葬于弘先府君之塋洑于是謹述大節而哈之系旋其辭曰

猗與伯姒振古之節婉爾方馨如玉斯潔作嬪下我是爲良匹列卿洪胄黃門名閥緊我伯父儒林秀出緇緗經史兼綜藝術洮是斯人而罹天疾曾未五稔此焉中絶徹亦既薦愛亦既深兩絶于天驟脫于驊生懼鴻毛終朝涕零王姑哀甚孤女俯心惟尊惟章勸慰有方乃始黽勉視息匡牀綺縞弗御琴瑟弗張徹酪茹素以勖未央甚弛款舉父母溢喪循禮切哀齗離于孫外持門戶中勤織紡二族交贊形枯神快有踐日祈東國人倫嗣子日治亦循不辭大宗不墜用能唯馨教共朝夕以事二人俯飼終喪于戢用中於惟孺人高行絶世既勤細行克明大義魯有敬姜漢唯班惠昭茲彤管亦永不墜天不愸遺齒颱九日伊母上敷長懷永咏紫術幽霜白日無色行道傷嗟子姓雨泣聿惟攸歲我龜是央慶衆之左南山之聚要其從夫孫其從祖永此幽宮于以終古於乎哀哉

嚴母江太孺人誄

嚴母太孺人者姓江氏尚書之女孫太常之仲婦大儒忍公先生冢繼配也諱膺名族作配高門女誡得之庭訓四德不待公宮十五歸牟而于歸春秋七十有二而承畢其事忍公先生也有慳氏致饋之敬其教子以成名有鄭樞董荻之風及都諫貴擢耆垣而諸孫桑致青雲太孺人不改舊時隱約推抾藜純將始盛德之事與可謂無

譏于彤管而有光于女史者矣迺都諫以補闕之暇待命還里春煦秋陰朝酺夕讌南澗之夭桃西湖之灘鄕御輕軒以樓遲效綵衣以娛衆陶陶遂遂色養無違可謂極人間之盛事矣而不謂天不慭遺戊申絅月太孺人以病卒于里第哀哉都諫生致其養死盡其孝絳絞幬冒之制巾櫬芻靈之儀凡在于禮者無勿致焉迺邦都大夫教玄纁之贈四方長者致生芻之情書遣於策者物有遴隋記附于方者史無虛日治以猶子之誼欲作誄辭以布重銘之後迺先母疾作横罹慘酷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人不亦虛乎故於前所云云不唯不敢亦不忍也逮踰至于卒哭之後問卜人告祖期將祝有事于鯨引乃敢椓筅以楊榷太孺人生平之萬一抑闕之少不詠長勝不詠甚然揶下于夫張遷于毋古人曾不以爲非而陸機潘岳之徒多有所作綴文者未之或廢也是用昭之索旃以侯于鯤池云爾其辭曰

展如慈母暂惟淑媛爽素清華名德炳蔚五世卿族天光放房首歸
先生豈伊婉孌挽我鹿車棄我舊鈿三高有序東國人倫世推李郭
家似陳荀青鞋與馬酒飾娛賓宿宿信信以莫不欣欣我顛蓁萊我
禋祀先後死若同德比翼既肅且雍撫有二子噓濡提攜罔非教只
二惠旣爽又殞一個所有遺裴忠其勞瘁與婦有孫躬育雄臥如寶
眞懷厥聲孔猶黔婁撿與咸有賢妻先生河渚皆偶是依寵無寒炊
釜則生魚人否其憂母心則愉追憂千載厥忠為空毛生捧檄罔磬
奉母子心克悉豈敢有負青瑣黃門金魚紫綬東征作賦遐勞在口
附祭卿武待闕里門諸孫鵠起文武翩紛鶯車霜映金鈿雲擁顧面
梁之椅漪諄諄盤桓子舍棲遲林間春蕙秋蘭樹竹列萱古逝水歸
言焉輕軒陳詩說禮既畢忘害如何上天降此大割哀子擗摽諸孫
慘怛鄉里輟舂覩交娛越索車白馬四方來逝嗚呼哀哉孰是母斯

而羅斯莫京陵母範韋氏經師是母是子千秋長辭賢子哀感涕澱
橫旐誄以昭之史以讀之泉原合體石節永綏

姜太孺人誄

歲壬寅六月二十有六日姜太孺人疾卒于平安里第其子憲副以
八月聞訃戴星而歸擗踊哭壞頭如不欲生明年爲聊陽之十月將祖
殯宮而合葬於贈御史府君之新阡禮也同人爲白衣冠會者數十
百人思維太孺人之德有古賢媛之風所以勸貞夷而書金管者豈
不可已也太孺人姓沈氏爲贈御史周臣府君之配同德兼義自南
徂北而府君好飲酒不治生產雖有長康之技王公大人有不當意
者輒擲去故太孺人爲貧家婦替藜杖荷有隱者之致焉既憲副爲
諸生娶周孺人侍養而家益貧及壬午舉賢書而太孺人即善病病
至于殁世也已而府君移家南能憲副與太孺人寔圖于益賦之間
舍粗于倏僮之際蓋亦行路之所惻愴也已丑憲副起家進士爲中
秘書遷閩嶺御史西州之命在前兩淮之役隨後太孺人洋洋如平
常憲副以喪父言旋而得以尸饗將母三年駒隙即泣西江轉眄歸
來旋趨山左孰知天不憖遺太孺人之沉痾竟已不起哀哉惟太孺
人居約不忞在寵不驚展轉床第間亦無臧容有自子任來者必以
居官盡職爲念賢母遺餘之風于今再見故憲副雖歷任榮職而屢
空如故也哀哉憲副以毛生捧檄之意而致詩人罔極之悲頭搶無
地五內崩摧雖顏丁二連何以過茲予是致誄于太孺人飈之素旂
且以寫孝子之哀思焉耳其辭曰
於惟明德有華其氏官則文通隱則巖士奕世載德乃産斯祉頎頎
古人伯姬長叔予以相依嘉稱曰祗君子偕老爲高士妻樂寵榮觀
斯鳥趙岐黃金麥畔易水之濱有粟其門此爲高樓甕育佳肩舞帷

榮英植節殊衆華駿其葉思若霧皋來若霜荊權覩虎觀豬蹈承歸
柱後霜烈白簡風清金高不顧愛我及生降彼大海爲泉所滋降彼
喬岳爲衆所仰惟德爲輿惟義是仗登堂望飛趨問非常四夢毋儀
千秋彤管哀我人斯胡不痛瘁純孝擗踴往不欲及金缸蠱域霜飄
泉鋪天道無親逝昧與善高山岌岌江水漸漸旌此芳魂石節幾幾
于以誄之其永有詞

曾叔祖肯字公誄

公諱焰賢字茂明杭州仁和人也先孝子慈訓公之曾孫而光祿承
權泉公之子也公生於己巳同孝子之年是爲肖爲初祖附士家已
而棄之以爲大丈夫生世上者清淨自然若蓋公師黃老其次卷舒
選生倜儻不羈稱奇節足矣字掛何北治經爲諸生非吾好也長益
喬旭有聲諸公間配夫人謝氏雅有少君孟光之賢不幸先公卒公

春秋八十有二今年九月十日終於寢室治歟以鄙陋之辭而爲之
誄誄曰
於鑠我公昭哉世族秀擷芝蘭行方金玉奕奕高冠離離奇服讓全
荊樹孝厥宗竹誠禍事書少長擊劒中年好道繁華絕遺仁義爲師
禮讓不侔我思古人道風未參亦有佳偶實唯同德旅管必勤蘋蘩
罔忒王嗣之妻梁鴻之室秩秩女宗中外是式天不慭遺亡也忽焉
孝水隕枯悲松摧遷澈賓下地魂遊上天南山之阿孫氏之阡嗚呼
此室名德千年

咸慈法師誄

咸慈師者仁和縣平人也長修戒行馨香遠聞道衆欽其正覺士庶
服其仁風遂奉爲安隱寮那之座已而調俗標宗凝積並著應花表
光金河重耀世尊三梵之庇上搆莊嚴迦葉五房之形復昭淨土茲

精律比丘所以雲集而法王雙樹於此星懸也僕以陋質曾辱指規
笑錢齒之何人嘆道安之絕衆辨論青豆之房遣戒赤華之舍薦我
三空言除八倒師之指迷僕之厚幸不意於崇禎十有五年屆示寂
之期火燈已寂慧日將昏如來開笑於王城四衆深悲於孤苑僕之
於師操業雖殊而相知實切昔罕生之遊而國子悲恩施之死而蒙
莊悲彼誠有不忍於心也況夫覓金繩而無路望寶鐸以奚傳王氏
家園曾無慈愛東林精舍已乏遠公此焉悲愴聊其有極是用爲誄
誄曰
馬鳴與周龍樹顯恭方祇降秀乃有斯人慈育萬有道濟百靈嗟予
小子志願皈依如乘大願濟我冥愚如駕四日照我昏躬奈何徂謝
道風衰微朗朗法筵寂寂道場我贈般若我友已亡嗟茲大衆莫不
涕零昆崟東鶴夕想法輪鼓震杖何時復鳴嗚呼雙林雖滅白業
尚揚顯言法護世現燉煌

遣居本金法師誄

歲陰在巳夏五遣居本金法師示寂改歲戊午秋季嗣法弟子成度
等卜塔于鳥亭黃鶴山之陽嗚呼世運遷流佛法衰阻大覺既謝緇
素焉依嗟自狂禪接踵野干夜鳴天親龍勝之經義清涼賢首之疏
論圭峯南山之持律道安慧遠之淨修棄乎其未之則也法師得法
新伊遠紹蓮池四敎三乘之旨無微不析五陰十二入之理無義不
揆以淨土下途開人天法界遣居臨地結勝侶于盧山閣若無多希
宗風于鹿苑其開主雲棲者二載修上竺者三稔應承福法華之講
席歷龍居承慶之戒壇爲大衆之津梁諸天之法藏也余少同筆硯
共鄙軛肥長實敢依香案隳略以東西南北之奔馳乖白衲青鞋之
素願蚤歲尋山禮覲雉髮（法師雉髮時余親在茅菴問新伊法師命名錫字并取本余之義）今茲旋

里幸遇空封懸衆救之無人傷心舟壑喜龍駒之有于加額珠衣于
是畧述梗概之素旂其辭曰
於維本公寶惟靈異道過十地法原不二乃祖乃父沙門椎髻（爲紹覺新伊二法師）七佛蘊精于茲不墜公紹其傳而弘其契白馬三千有大有細
釋幾六十闢與畢諦律惟是行戒如霜屬天龍若人佛祖長我滄桑
以來珠襲遠被壽龍木火無不畏忌涓涓者世斯人爲誰謝客祛鄙
陶令中留雷周法侶曷不怡怡守已以道被物以慈在衆彌廣攝總
無庇五歷法席不疲津梁給園雙樹大開慈航放生爲擲濟物無央
誕登大乘筌蹄可忘千聖所囑乃罔弗臧闡揚辭藻法護金湯嗚呼
哀哉衆庶同悲有識傷心況在鍾期曠絕知音謂山益高謂水益深
味道飲醇匪獨自今艸木[illegible]哀衆鳥飛沈我登斯堞涕淚難禁嗚呼
哀哉

哀辭

會稽張漢哀辭

張穀孺先生有少子曰漢年少負雋才壬寅從父之燕癸卯
先生過吳而漢留館於京師七月病發其家人以先生哀悼
不令之知也甲辰三月先生尚留滯吳中始知凶問意悽愴
悲哀爲詩十二章且命家人設嗣主立後焉於乎年在上殤
而不稱支子無後而立後此以義起者歟余爲作哀辭以廣
其意曰

夫何美人子兮切獨禀此靈奇紉衆芳以爲佩兮羞雜穢之資蘊蔽
桂樹之佳俠兮飲玉露於三危哲父既愛其繽紛兮慈母又安能忍
而與之睽離被服詩書兮未遑授妃念切遠遊兮相隨脂車過大河
之埃塿兮稅吾駕於易水離蒼腐之横盆兮趙騏驥之絶軌流俗無

以爲仇兮公卿信其美士羌既有此盛譽兮又焉辭夫重席膜馬首
之分離兮父既南兮子北雖暫遠其奚兮何吉凶之糾纏因能劍之
別長淮兮明月照其無色余傷夫芙蓉之憔悴兮鳳凰又辭其六翮
鶉䳓䳓其何之兮路燕吳之永絶腸一日而九迴兮渺笑顔之在側
重曰恍兮惚鳳簇簇傷楊烏痛賈鵩歲玄枵從父僕昭陽秋死燕國
天上公子還張兮人間六龍又損一巫咸招汝汝知之駕車馳馬一
何疾父在吳母在越百花洲前烏啼血若竹城外有汝穴

毛母許孺人哀辭

於惟孺人秉德令淑婐姬彤管奕奕芳躅如玉斯溫比蘭斯馥關雎
之澈不踐澆俗四德較躬綢繆結束伊質邦媛女宗攸歸許既帝亂
毛亦王孫天降良匹以啓高門結帨下車珠行同隊李蘭尸止室家
雍穆阿傅御瑟以詠雞鳴雞鳴既訴樑作布衣共挽鹿車紡績具將
亦有諸姑逮及後先步搖屈成附珠明璫而我何愛布穀以庶康是
布穀室亦屢空黄金瀕罄懸磬以風敬謝夫子曷不糾窮言有菜羹
府求通計然之書貫起朱公孔氏典寵卓鄭臨邛於乎卓鄭僮手
千指列鼎鳴食亦太奢侈楚荆居室苟完可矣晏嬰蝸處如帷𥂝之以
女習鍼縷男尚書史厥女維何爰有三婦娘娘女誡皆襲嘉揭厥男
維何先舒貫石跨麥百代窮索二酉龍骨無飢黄衣何有炳炳爲燭
用以不朽不朽者名德功言并于既大備所交豪英登堂雅拜俊頎
齊聲齊辭俊頎亦又何營毋曰慎旃與子躬耕乾沒不已安仁被刑
十畝之間聊樂我生於維母氏明哲可師孰是人斯而有令儀爲箴
滂母爲王馴妻既同德瞻以和五憲亦將偕隱以命之推於維母氏
方享長年有田一頃蓬壓百間不謂五豐來郎糾纏天奪之算巻明
庭淵寂寂夜臺望之瀧然於維母氏是爲大歸方今之人祝宗是祈

而毋高蹈㝡期以時靈旂招搖上元玉扈長謝世人亦又何之重曰
思悲翁兮謌呼將鳳雛兮滂沱春非我春兮秋非我秋下土之人聿
念上幽般勤此路臚所仰兮嘉夜伏芳饗誰往含腋謝廣招徼上蒼
兮百未旨酒惟其饗兮

仁和孫治宇台著

碑文

荆溪陳定生先生碑文

年月日有明貞士荆溪陳定生先生卒於里第於乎哀哉道喪千載大雅墜地梁摧哲萎故國丘墟人之云亡於斯為極先生諱貞慧少保端毅公於廷之季子也少保正色立朝蹇諤有聲熹廟時官任太常當璫禍之熾炎遊三案之繫與持議挺然務除妖孽肅人臣無將之戒論律例不合之條罔己九死不悔忠貫日星者也洎乎天子當陽逆豎熨戮政府四相尚有曾餙游魂吏垣秉軸非無趙高流娟（相四）（謂黃蘊生張李侍史垣謂王承宗）少保維持紀綱立跳奸黨俾彪虎義子之禍無玷于冠裳而麃鵠無遁之逐炳光于史冊為珠吐氣千載一時奈何廝回

之黨乘間而起猾流之撰因茲遊厲（先生為學院以御史畢佐周禮書武臣事霍議其時有烏程之）薦少保之投籍在此先生之蘊義于斯人稱挺出國有願然丈丈起孫洪渙之正人稱為國器黃石齋劉念臺之君子呼為小友西京人物千秋為安世之見東國名家關西為楊賓之子及荆溪復相依同契役而先生超然遠引抗不為禮汲黯之揖長平我無媿容崔駰之附車騎彼有慚色雖錄翩于魏科絲伸儒于正論憤寧凶豎國之蠹一六管役兔于雞鳴之壤婚遺愿于桃葉之洲而先生衣裳高會裂皆優俳諸君有口將齒劍于朱游彼頑貴氣卸受魂于夾谷灌孺之罵罵豨新仲殃之風流未隊既而北闕汚萊南梭帥劍諸君子慘然有新亭之哭衆小人亦骨為有羿浞之虐三百年之中原欲盡十七載之死灰復然于是受御諾詠遊厲兔爰范孟博之喪頭三木李于囹之身辱兇鉗獄中無可上之書將宋有必死之志所賴吳子之理越有不辭陟岵矣之救叔向尚及生存（[illegible]）先生是生出獄門而國是已成塗炭黍離金陵之悲但有傷心荆棘銅駝之之感無非短氣于是袁閣土室不求聞見幼安白帽惟務著書洪止翁慶高不仕之節聚里睢浮雲之志也卑命十稔成書數卷郎如當代諸林山陽耆舊道可光于千禩藻且閎于名山昔特呈甫高士之編節信群夫之錄詎得正而斃同于貞之金鯆所生不偶曾文子之新死古今正氣一代完人固未有如先生者也總其少秉家學傑時名流道論素風于城名教苟非吳味爵連之氣折俎丘若在善類邪恭之許與京國是以張貴陳夏之流咸如膠漆（謂張西銘貴蘊生陳臥子）而吳周二沈之好有同縣輔（謂吳次尾周仲馭沈眉生崑銅）拯溺救危不顧萬金之產計貧力學豈尚五侯之遊而至孝性成尤為難能侍疾親闈不解帶者三載心存乎澤泣孺慕者終身至其友于同氣攸穆姜氏之風斯

睦無嫌不損公沙之愛人倫之盛事若此忠孝之絕執加何家惟五子咸秉一經身歿之日襆被無餘蓋其心存故國而志凜秋霜可得而言者也治與維崧情敦兄弟之好義在父事之列當與[illegible]所以樂石者以不朽于先生而筆非濬岳有媿荆州之誄文步蔡邕碑而有道之碑然所以當西臺之哭而為東國之仰者亦或有藉于此爰遂為銘曰

於維先生秉德殊異蚤承家學潔身佳務擘畫奸回許與善類端策無昏挙駕有溉耿吾正直信誓旦旦望古嘉招樓今柔翰天胡不酹人胡不遑南山箕豆北窓文象光遊有糧素棠傳後執是人斯而罹陽九哀哀莫碧千載誰劑君山我我荆南濬濬致命遂志于古何憾魂無不之魄斯下窆楚老惜膏吳彦應識懿斯明德我辭罔僭

修建靈隱寺碑

身自周星兩地帝釋雖止於天兒漢夢微祥洛陽剏基于白馬自此
銀城映沼森布諸華金鐸鏘風聿開來載若逾赤烏之歲僧含始剏
吳地過江以來支郎羇振義休則東南之弘化而吳越之始基也咸
和初祀理公貫來登棲息于西山疑飛形于鷲嶺由是人天共識此
迦葉於經蠶繩桒雲歸樾禍摩于祇苑毓館山椒映四闕而交翠彪
流澗兩並八水而停紅鶯在山而若舞猿就洞而歸來轉金策於闕
淨化城不違息窖焉于忍土世界非遥功是此而彌天法由茲而振
地覺場標榜人稱勾漏之仙上苑勒銘世重簡文之記源流六代沿
及五朝長廊鳳翼知自貞觀以來飛塔雲浮實始大中之代而錢氏
御土之日值聖僧宣化之年寶幢雙列落併梵于雲根穹塔崚層響
和鈴于天外癸未聿興泉德標號寶軸千雙天聿縣鳳之筆艮田甚
頃羅龍脂粉之錢迨至南宋駐蹕翠華屢幸交蓋迴天子之鑾明光

有高僧之迹金印來于天上直指安禪旋題非復人間宏王炳日於
焉蕭風瑤露五花相繼于莊嚴之域碧月珠星雙樹依然于常住之
園不圖至大之歲禍發丹丘莫甚至正之年銷沉銅馬自此而降典
裂匪一雖中天開運而寶地淪山疑厝窟久虛開士之塵地似龍
樓未遇高流之轡九里翔風不見耆舊之蹤三山望月空聞落桂之
聲雖曇瑞遇躅于宣德之年僧通庀材于穆皇之代不足以復石室
之禪那煥龍宮于耆窟也時序遷移宗風消歇不有大覺孰證迷津
茲惟具德和尚者臨濟之嫡乳黃檗之肖孫權實雙融有無互徹袪
守默之凝禪掃尋文之狂慧以故名圖香刹爭奉銖衣秀水靈隱龍
承紐鉢歲在赤奮二月和尚頤瀉靈山翦蓬蒿荒穢之居成寶筏銀
沙之所瀾闘夜梵闢第一之玄機塵尾高標貫不二之法旨有億萬
沙罽盡遊青石三千流來就共飛花而戾戌劫火大殿告災天將於
舊以更新人用布金而填所謂三吳之[illegible]大之
風界琉璃於地道於時桁林蜀玉自巖囑于青[illegible]合
于香象雲楣膠葛峯接陽烏綺井璃横林生陰兎萬拱千櫨冠合斗
杓之氣虹梁蜿蜒平臨滄海之潮然則東安參禪之窟無此名區江
右選佛之場遜茲寶界信有徵者不其然乎於乎人以地傳地緣人
顯靈隱山川之奇和尚道法之勝同符千載迥絕恒蹊庶幾頓超十
地寄無言于有言悟彼三空歸有法于無法者歟是爲銘銘曰
法從東度山自西遷聖僧至止憩彼林泉三寺並列精廬巋然嶽形
雕鷲石秀青蓮金繩界道寶鐸變烟名賢似續綿矣千年重瞻大覺
濟水真傳天開給舍人度寶田影涵瑤圃光照金盤丹霞結宇紫極
開軒林間花繞鉢內龍旋天衣冉冉帝馬翩翩霜鐘夜滿海日高懸
淨名第一慈炤大千流水在澗明月自天棧有伏虎洞有啼猿明明

宗旨其永無刊

千峯立禪師無隱菴碑

戊子余避跡於鹽官之修川其時千峯立禪師則領教於此地之覺
王寺也已稱五百人善知識矣顧余年長予師雖道俗殊異而嶽嵩
歷落之意兩人相同已各謝去久不聞問三十餘年間余爲東西南
北之人郎樵李几席耳不遑趨侍法席敝敝牛馬走甚無已時甲寅
余從淯源返里其秋又至鹽官則張子子度以師嘗至具言無隱菴
顛末且以宋學士景濂所題無隱碑額見示余覽之躍然曰異哉所
聞甚以見師之靈異而天童法乳于是乎彰且晦堂山谷之事不容
泯沒而宋文憲之碑跋亦于是乎將出也甚師之規畫徐氏發圖在
辛卯而師之入菴在甲午見木樨盛開顏曰無隱豈知有宋景濂一
片石在此地哉又一紀乙巳從兒苔墾材叢瀞堂前之瀹劚露石兩

爾乃知有禪觀首尚之日見有宋晦堂黃山谷兩行大字又八年
癸丑啓碑則文憲題寔然焉分予豈不異哉余觀山谷爲分寧人其
參晦堂百丈不過在豫章左右乃卒死心而至山谷于何時乎況君
所云元符二年意者其是耶當是時山谷在戎州之宜後安州未貶
之先與諸稚悅放浪山水間木樨之香示拈花之悟懸迹此間其有
焉若宋文憲之湛深佛法自來文士罕有其比讀其護法記于凡龍
樹圭峯天台賢首之宗教莫不條分縷析有味其言之其肯以鑿空
之語逢佞之謂遺譏後人哉訪洪武初顏蓮禪師出世水西寺撰濂
訪水西而題無隱其必有證據也明矣吾以是知師之無隱名雖非
偶然也佛法式微天竟老人以一棒直指嗣法大弟子十人金粟客
則尤其得髓者也師爲其嗣法諸方延請開一徙應而經年憩息于
此豈非無因哉所可異者師之未至見神隱現師塑佛像光若西

練自天而下然桂發而碑見碑見而桂枯又何也昔如來涅槃生于
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
爲圓通第一其言曰生滅既滅寂滅現前人但知桂樹之發爲無隱
而不知桂樹之銷亡爲無隱也豈但取兩死人骸爲一堆然後可以
標學士之精魂也哉于是爲之題其碑益無取于楊衔之記玉巾之
文也其辭曰

桂之樹上參天異人至止有前因桂之樹下滅地黃檗總歸寂一義
鷲湖天水烱濛濛學士碑石光熊熊經論銷歸總無有秘寶萬丈靡
者穹若開其中消息近聞滅滅間隱無隱

修城碑文　代

皇帝一十有五載休烈洽□宇內武修不誹文若儀矩黔首沐恩澤
若雖得而靡說也唯東南閩越之民絲遊海澨散徙關作又老不徙
綏靖見稱六月喘喘其以簡畀之任觀師二邦若涉春冰夙夜惕有
飲處觀師武臣之力羽林下瀨之士少就衽服然而未寧豈也洪唯
國家創造艱難諸臣守土其易可不悉心力爲防禦計已下教郡縣
儲畜聚程土物以從事某年某月來視會城先民有言恃陋不備惡
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況杭郡爲大都會環以三江帶以
五湖受百粤之貢輸爲環海之耳目有如莒陋不備戎之生心是虞
衛在其左右而方嶽接于肘腋也爲人臣而不豫備以不忠于主是
使有要領之罪某敢乎哉昔夏令曰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以見
古之帝王其于城郭無有隳敗不修者也晉士蒍卑營城成周宋仲
幾不受功晉人執之楚蔿艾獵城沂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左氏善之
季態啓城杖義以懼南詔种世衡作青澗以守延州夫豈好勞而惡
逸哉誠欲以其固本而固民生無有大于此者于是與諸大夫登城

大閱爰正陽以爲之武林計丈數揣高卑度疎密寒確覺之有缺陷
者雉堞增于其舊又加崇焉是役也爲費若干然不動縣官緡錢也
縉紳先生以閭閻之民咸有樂輸者群工效職百姓趨來是爲誌也
已今而後東南之民其有豸乎于是勒之以石以俾不忘其辭曰

惟熙帝載有截其城其城有十屹然吳京漸江維阻湖海維屏歲久
弗葺責在守土戎之生心孰禦其侮乃命鼛鼓爰整其旅稱庶踴躍
百廢具舉古也百雉今則如制粉堞如翼崇墉如揭來揚皇威永維
藩衛偉哉假鑿庶以夷帶群臣輯睦萬姓寧一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演池兵輯永無作慝用告考工於以樂石

墓表

沈貞女墓表

孫子曰自余先世偕母楊氏以苦節蒙旌孝廟樹綽楔里中孫氏之

以作者長子孫也蓋不忘國恩矣及余撰錯紫爲文于縉紳間甚厚
有奇節顯行未嘗不娓娓言之以余所見女子許字人夫死不嫁而
卒矢節終身者凡三焉一曰章氏女一曰潘氏女余因嘗爲之傳矣。及今
表沈氏女之墓此三者皆天下之奇女子足以植綱常標彤管者也
沈貞女杭州仁和人祖按察僉事瑞臨父恨貞女七歲喪父哀極哀
已如成人年十五許字同邑人何宗祚明年宗祚病且死女偵得之
則哀慟欲絕勺飲不入口矢欲自盡其母曲慰之曰何固而夫也而
未往也余何欲殉未識面之夫而棄垂老之母女號泣曰女既許何
則存亡一也有死無二已又白于母曰兒豈忍亡母第令一拜夫柩
死且瞑目即不然皆母以終身也母不得已許之母謂女新往宜從
吉女則哀數號盡縞而衣淺色于外至門棄去外衣撫棺泣天四拜
畢謁舅姑舅姑不欲當新婦禮女必強拜盡頫棺痛哭哭聲振天斯

時也環堵而觀無不流涕日光慘淡聞有聲鑾鑾自空中來者則無
不以爲何耶聲也于時母保女返女曰兒既來矣復何往乎姑門曰
者云何女曰兒不得已云云此兒家也去此則有死耳母知女不可
敓謂女曰爾且暫返於歸大事也稍稍治裝必告于先人之廟必質
之親族女曰果爾則請矢之矣如指則向何耶柩再拜曰妾雖命薄
猶幸得爲爾身後婦爾其鑒之于是從母歸歸則謝日而行當是時
有百計阻者女誓死如前將行母謂女兒于歸禮宜凶女曰有翁嫜
在儀素服登輿已則行初喪禮朝夕哭奠餘則事針黹以奉舅姑亡
何其夫兄死亡何舅姑又相繼死棺斂殯葬皆貞女竭力經營以無
廢禮家益貧遭歲連歉饘粥不繼晨起治紉織饑則飲水哭無烟
以此爲常何氏無子姪宗人衰落兄從雲幽歸分室而居有司或歲致
粟米鷄膊來謁其兄子曰未亡人且夕且死敢留母費韭吾爲吾表

揚也其堅志有識如此初宗祚舍大父倫世撫何孝子有墓在隱
道其族人將于他所貞女聞之泣且謂兄子曰我艱難困苦以至今
日爲何氏一抔土耳今且見棄吾亦何惜餘年乃捐資贖之。至今墓
表巋然而貞女遂得合葬以成其志焉貞女生于萬曆癸巳十月八
日卒于今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其墓在靈隱之大桐塢余與貞女
兄子孝廉堯章稱[illegible]交故習知貞女事甚詳孝廉歿後又十餘年孝
廉子佳爲余言先祖姑合葬有年矣不及今求先生題一片石百世
而後其誰樵採者何余曰是吾心也遂次其事以爲之表表曰三女
子皆神宗時人有明一代先王德澤入人之深故奇女子卓然有以
自見然吳越大男子何知廉恥貪鹿其行者豈少哉烜昂然弱女終
起巾幗從乘節崇禮以歿其身如沈氏貞女豈不謂難焉于是敬題
于碣曰有明貞女沈氏從夫何宗祚同穴之墓

孝廉楊逸仲先生墓表

楊先生名天驥字逸仲以戴氏禮舉于浙之癸酉榜爲孝廉其先本
江西泰和人文貞相公士奇之後世所謂西楊者是也其後有諱一
者慕西湖之勝奉母僑居于杭傳子國泉隆慶初成進士歷瑞州荆
州盤州所至卓異碑碣相望也傳子聖春諸生是爲孝廉父孝廉性
嗜異絕人嘗渡湖有以房牘示者既閱隨擲水及匡帙已盡然變字
乖遺者庚辰之役薛君行屋得孝廉卷大奇之欲援丁丑吳貞啓禮
經例置第一其時大總裁爲韓城副則蔡國用蔡則以爲石一言進
用者也持不可韓城欲置第二行屋亦不可遂擺第歸行屋念孝廉
貧且有大母與老父在堂臨行寄以赫蹏二一則郡守劉一則撫軍
熊皆薛姻戚曰以資子膳讀孝廉不欲拂其意擲書歸即畀于火
曰吾豈爲區區竿牘哉其品落如此然孝廉貧甚甚以未堂上借

差役衆宗伏穴者皆乞人內助力也辛巳杭城大饑餓殍于道路者
累累孝廉惻之爲請于郡守亟賑濟即以孝廉主其事孝廉設法周
流按籍施粥殺肯僞冒給青蚨數十自此路無饑兒吏無私粒癸未
以邊患改秋八月試孝廉計偕至蘇庄舟覆幾死久之遁策蹇至都
門而疫作矣遂以是死孝廉負不世之才抵掌當世兵屯饋餉綏急
奇正方略皆人所吞論不下者嘗嘆用兵以來皆以用撫失事撫不
如勦亦易見也而政府憒憒如此可嘆也然則孝廉之不遇而死豈
非天耶夫人汪氏初孝廉之相依也以婦翁孝廉之將謫與交遊皆
賢婦翁無子已而有子夫人即與孝廉移居孝廉伯兄孫亡夫人撫
其遺男女過於所生孝廉因此全我德不小矣孝廉既死京邸夫人
一慟欲絕顧念大人無恙王姑在堂于汪度甫十一日吾即死其如
生者何于是斷悲飲泣女紅之事知無不爲瘁十指漏錢不止庚寅

昔所居節孝里兵屯駐遂徵居外家地地逼窄夫人安爲節孝里者
以吾七世祖母楊氏與吾祖慈訓公母節子孝處也余家與孝廉居
同避難以此汪度既娶婦又賢且才亡何死夫人哭之慟曰天乎何
奪吾賢婦之速也庚戌夏汪度葬父孝廉與大父母畢夫人喜曰吾
其含笑入地矣踰年夫人病殁汪度罔極之悲膺不能已于其合葬
之次屬余爲文余悲夫九京之不可作而片辭之或可傳于後也于
是爲之表其墓表曰庚辰辛巳間滇獄張失事已甚思宗烈皇帝發
憤用兵顧獨主武昌之用款何哉前此陳士奇以撫敗矣熊文燦又
以撫敗矣陳新甲執樞柄遂而成之卜人附和不顧國家如此乎先
生之扼腕撫議有以也先生死之明年邦國顛覆江左淪亡嘗亦不
能泯殁于九原者矣夫人秉節挹其不墜之緒以相厥子又豈不賢
哉余故表而出之曰是故楊孝烈與其妻汪夫人之幽宮

王孝忠先生墓表

王君聖翼私謚孝忠名佑賢浙之錢塘人爲人方正有道究極性命
之理而以活人爲務其於行習若嗜好然專篤有守自許不妄若在
孔門則高柴氏之愚漆彫氏之見大義豈足道哉而惜也今人常以
方技目之非知君者也嗟乎即以醫而論豈若世俗刪於大較者等
哉君於靈樞素問無不精究近世南陽立齋諸家亦皆熟悉至若隱
居肘後皇甫甲乙等書固已旁稽博採矣而所篤好者長沙傷寒論
金匱玉函以爲醫至此極矣其法莫善於因衛任藏府五行補瀉所
以應湯劑固有獨絕於今古者也君嘗約同人塑仲景像於神農
廟而祀之此其志也嗟乎即以醫論君雖不欲爲聖儒不得矣君少
孤每歲時提杆飯酒至先父母墓所未嘗不哭哭未嘗不慟絕也
父友孫公以女妻之併備養之以至成立俾其卒業於醫孫公固長

者而君卒爲之立後以報德焉平生不苟嘗不苟笑慨惻之母始終
身焉故自號曰慎安慎安者慎所安也謂何女子有疵伺者峻卻之
不形於言有賓酒肴延君者女嫣然獨處精覦脈爲名君曰某奉教
君子可得以非禮相嘗哉遂去之持已廉潔口不言財兩東大姓病
劇請觀飲以一丸藥稍愈其家陳金帛甚厚君曰脈不可爲也法當
逾五日死謝不受而歸君之醫洞觀脈理細入無間然不欲以此自
見於後故雖所至立効而種種醫案不如臣意之所得表者也爲於
朋友有言緩急者未嘗以無爲解故人宋清卿病且死以孤女見托
君撫爲已媳友人若錢雍明龔起六七輩未嘗不飲譚移日也凡此
者皆古聖賢行事夫豈以一節方技見哉君配孫氏有同德即所稱
長者孫公女也有二子三女二子遵遜皆在吾門遵爲諸生不得志
早死遜亦諸生能世其家行誼樂善不愧其家聲者也季女爲余長

妣安家而不克長世惜哉信死於庚子之冬孫孺人後信十年死於
葬於南山八盤嶺其後改而合葬於似蘭山之陽又三年遜乙余表
其墓余爲之表曰於乎亡友卓矣高賢天降之與而不永年掇儒之
金椎而含其醇英釋之往象而飲其孔行爲坊表言成部襮千秋百
世知其爲孝惠先生之墓

文學湯君萬英暨配宋孺人墓表

歲乙酉文學湯君卒越二年丁亥子顯宗可宗葬君于石屋嶺之王
岑其配宋孺人後君十八年而死又逾年丁未可宗奉母柩祔葬啓
君瘞而窆焉從古制也嘗文學殁在改革之際孝子承先人之志肄
碑所表之類未之敢具今既窀穸已畢又月愉惴爲懼先德不彰于
是求其同先人之志而能文者于四方則寧都魏禧于同郡同里則
謬及不佞治魏子既已誌其墓而予因遂以表其阡表曰君湯姓明

俊其名萬英其字先世歙𧺆人承乘間有元祿者遷錢塘傳至鴻臚
丞愼所公是君父也君少工制舉業已務爲有用之學如象緯河渠
九邊阨塞險要皆綮盤言之可見諸施行益精求六經四子于濂洛
關閩之書尤加意焉著易說若干卷病中猶同陳存之先生註大學
衍義補手錄而藏于家鴻臚病日夕禱于天願以身代居喪毀瘠如
不欲生者事母甘旨有加而其自養則蔬菜味與兄弟析箸則唯兄
弟所欲得者甲申國變君以一諸生發憤欲剿亦逆賊以無能將日
撫膺泣血人咸勸之而君不衄也明年兵渡江錢塘令顧公咸建殉
節君性哭之遂不食頻死盡五倫字命二子曰于此中行有不及他
遂以死約畢君之生平不愧爲儒者其孝于親友于兄弟內行修矣
而又挾持大義邑邑以死視世人之貪鹿爲生者何如哉孺人宋氏
諸儒尚木之女共與君相依君病貞疾寒暑飲食未嘗假輒辭天願

代者數矣君殁終身素衣未嘗見齒又奉數千先姑氏凡抑搔飲食
惟　謹撫有二子教以讀書以成君子之志顯宗先孺人死可宗葬
身潛德脩跡儒林孺人與君可謂有後矣君施藥活及千人孺人欽
生辰之貲代窮戶完官稅數百家如此類甚衆未易更僕數也余繫
其大者其生卒前後世係本末皆載在家乘中于是遂係之以辭曰
南山之南玉岑之陽有忠孝君子之幹于斯言藏千秋百世其戒樵
採于旁

仁和孫治宇台著

墓誌銘

新安朱君士叶墓誌銘

先生諱鳳律字士叶別號恳闇新安之月潭千秋里人先世有贊公者爲紫陽從祖贊公孫典公徙月潭三傳至提舉汝賢兄弟四人並顯南宋慶宗寶書署門勝者五百餘年矣提舉義不仕元與其妻偕隱于顏公山九傳至崧陽是爲先生王父崧陽生育滄公育滄公生子四人長建玄次輿城次豫菴先生其季也先生少年性英敏異凡兒塾師教以制舉藝勿皆是也爲吾丹青圖畫有父老持以售人人爭購之又好說劍譚兵視儒生一卷直敝屣耳已娶程孺人生子國是其奏舉猶是也程孺人曰安有爲人父而不務正業耶先生于是

折節讀書出其所作制舉藝同舍者皆以爲不及先生侍母病衣不解帶者累月乙亥父育滄公歿先生試武林不得視飯含遂以身殉者數先生友于諸兄門以內闇闇如也丙子虞城死有遺孤二遺腹孫一先生撫之備至癸未婺和鄉黔兵嘗圖郡震動先生鳩衆鄉勇爲預防計黔兵者馬相所屬也會兵戴于婺和馬相怒甚疏建吳司理同鄉金翰林罪且不測先生控于史樞部樞部抗疏上得以不問而一郡縉紳得以無害先生之力也甲申聞變先生以諸生哭臨者再吞嫺弓馬習兵事爲與難先賚郡城有公議欲以大事相屬者請監紀軍事公曰從軍吾分也然不受職不冠帶已事勿果先生遂有終焉之志矣于是蹤先提舉所爲視遯于顏公山後遂持杖携瓢往來吳越間閩是求先生蹤跡爲先生娶小婦復生子四程孺人者先生原配也名家女娴遵其教然其操作習勤事堂上放孝有古賢女之風嘗先生之相攸也氣哀甚孺人苦諫之以所以煩不以有係先生受賓客戶外屨常滿孺人脫簪珥繼續飲食無乏欲見于顏色先生流離轉徙出萬死一生孺人與叔嫂衣扶携幼稚跋涉艱苦如是者十年家婦黃死孺人哀之撫遺子女三人孺人撫樹百方乎常覺先生之所以狀孺人者未嘗不爲下淚也孺人之與先生同德不虛矣於乎先生長身偉貌以古賢自處稱其之色見于顏面有經濟大略乎嘗謂儕輩中有公輔之望者惟朱君也時不遇遁以遺民自老不其悲哉少時吾丹青臨池有顏柳風味晚乃習醫活人無算然皆不可以掩其道也予與先生父子交在紀群之間歿後國是以墓碣爲請予與先生有知己之感自始交至今及四十年于是收淚而爲之誌然爲先生誌其大者俾其可傳至于定亂僕之難捐纖造之役賑饑施散等事不暇更僕數先生生于甲辰歿于乙卯春秋七十

有二孺人生于壬寅歿于丙申先公卒先生有子七人長國是次國潤丞天次國鉉亦先公卒皆程孺人出次國潤次國億次國猷次國科皆妾張氏出有孫三國是出者二國鉉出者一是爲銘銘曰

前有提舉後處士兩興二唐無足媲重華杳矣處士死千秋幽宮永勿毀

高郵楊璧素處士暨元配趙孺人改葬墓誌銘

戊午冬十月余持杖至金華之武邑訪故人峙雲明府因晤其從兄際飛先生際飛名龍見登諸生祭酒而長者也能詩好圍棋棋名第二品與余交善且莫逆嘗言高曾以來修德行義狀及大父父諸父讀書仕宦至大顯出處之際未嘗不心切向往也一旦肅容而請曰願有所丐明年將改葬先子與先孺人于某原乞先生誌其藏於乎余曷敢辭況處士之道義卓然與孺人之壹範一德益勿敢辭處士

揚之興化人與其弟撝山進士同遷高郵遂爲高郵人處士父玉衡
公名重太學馮巨區司成品其文爲海內無雙調選得州司馬勿仕
而歸處士與撝山俱秉家學撝山成進士爲刑司理而處士數奇夫
豈賦之乖哉自司馬不治家人生產一以讀書爲事處士兄弟家益
貧然勿以爲念也性友愛撝山嘗臥病忠適處士憂之背與同臥起
居至午夜時作隱語令撝山聰測庶幾其志病以此爲脊已撝山卒
官歸櫬所以恤孤者備至今明府名滿許郡而爲時卓府者未必不
以此嘗論桑之際所至吟咏以寄感慨識者謂與嚴鄭鄰異同類而
論不虛也孺人與處士偕老嘉耦賢淑不能殫述焉初處士與孺人
死葬兩地遭因水患未之合葬也今將合葬是古乎曰是古也自周
公以來無改也改葬是古乎曰古之人無所爲改葬也然儀禮有曰
改葬緦韓昌黎嘗著其識則是改葬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按處士生

于明萬曆辛卯卒于順治戊子孺人生于萬曆癸巳同年卒有一子
名謨見諸孫某某曾孫某某是爲銘銘曰
天厄陽九處士困守夫婦同德爲黔爲柳改葬高阜以豐爾後

長興臧鐵崖公暨元配周孺人合葬墓誌銘

長興於地爲故鄣其士大夫多飭概好理學因雄長于浙東西而臧
氏爲尤著云歲戊午臧進士魯山令眉錫以書訃余爲文以誌其先
府君鐵崖公與周孺人合葬之壙而并系以銘按狀公諱所字充儒
別號鐵崖其先出魯僖伯之後族繁衍于山左之諸城元至正中有
遷長興者遂爲長興人明憲宗時則有給事工科環抗言西廠汪直
輔臣萬安救馬文升于獄世廟時則有禮部精膳司應奎議大禮發
于杖熹廟時則有南吏部郎然如憤恨璫逆觸師事高忠憲學能至
懷宗朝疏請謚死起廢於乎其卓卓大者可與日月爭光也公曾祖
纘華祖懋和父焯如焯如貽爲[illegible]
與從兄吏禮部郎然如皆以正學研海內公生而奉父之學[illegible]不好
弄年十四補弟子員公前母閔孺人後母閔孺人同產兄弟六人公
爲其大友愛篤至尤依依于後母不離于舍當是時吏部郎公諸父
也以直道著聞與山陰劉宗周松陵周宗建善時往過邑公執弟子
禮事之而峴山結社則與淩先生義渠等友公所爲不妄交遊者也
丁酉母閔孺人死公哭之甚明年公歿疾篤留呼二子眉錫眉偽
生平所作文而又諄諄示眉錫言大學衍義一書格致誠正下[illegible]
古人格言錄數則以補試疏所未備曰是吾志也左傳國語[illegible]
史記漢書多評閱數過而于冊府元龜嘗手抄曰亦以資博雅不
喜術家活人里中有老父見其子眉錫貴曰吾乃若父所活然
因未嘗見于言其爲長者如此元配周孺人父太學母韓兄仲璉君

沭翁州白復社諸生宛兔鈎篇者是也其與公成昏年十八事閔孺
人最孝于諸後先閔以睦家貧脫簪珥幾盡公所得束脯咸奉公家
用不私一錢也自公歿後爲未亡人課女紅教讀書惟此爲務丙午
丁未眉錫既捷孺人告之曰汝年少即遍仕服倘作善事少作不善
事多奈何爾勿忘先君之教盍志吾言甲寅眉錫以限期當赴部不
欲行孺人勉之再三補魯山令甫五月聞孺人之喪急歸欲留
週不順也眉錫讀書知義理不墜家聲豈不亦賢哉公生于萬曆壬
寅三月卒于順治戊戌正月孺人生于萬曆壬寅九月卒于康熙乙
卯閏五月子二長景錫太學娶閔氏次眉錫丁未進士娶丁氏繼娶
黃氏孫長源聘成氏邑庠生眉錫出逢源景錫出未聘公與孺人生
同年世有令德公歿十年而眉錫成進士又幾十年而孺人死死則
以同穴也今合葬于五峰之西原有日矣遂爲銘銘曰[illegible]

爽交二熟研兔鷺須娛三忠著第溪詳默造者儲先事先治户删訪薑析愚斯石亦拙泥賢哉佳偶穴同棲千載龍興五峰西

故僉憲棠先生白墅誌銘

僉憲棠先生者生而豐頤廣額口闊三寸許自負奇士余猶及見先生是以知其人之爲非常也戊午舉於鄉屢射策不第庚辰謁選得江右之寧陽令初公之在鄉也有凶暴孽子揭竿而起皆會震驚公爲坐策驍險之撫軍以下多奇其才顧其名於朝矣及是至政事堂太宰曰吾見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孝廉有四人宜以繁劇地展其才公故得巖邑策馬而前曰賊半天下矣即得一城猶可盡忠以報國何僻瑞寧陽處江右東偏山逼東粤水接章江盜賊竄然其中且民役斬驍宰是邑者往往報罷無有長者公下車即詢邑之賢士大夫耆老之徒問口飲目眼恍利害邑之政事無不具舉其大者在乎嚴

保甲之令責堯庫之弊與挽輸之運積米益之倉堤逃湖之水甃玉泉之井至于推轂賢士折斷疑獄邑之人號爲神君不能殫述也邑有新舊兩城皆累垣頹圮公捐俸不足寫家產得八百緡者大道傍倡民樂助爲脊下砌飛鋤構泥不數月而崇墉改觀武庫貯軍器多朽腐不堪公爲繕治鎧仗劍戟之屬無不堅利又募健兒壯士分置各鄉教習稱精兵爲凡禦寇數次而寧邑賴以獲全癸未李闖歷境吉衆歸附所在劃挐竄兎而走公曰事急矣吾爲天子守城誓必死乃與槻于中庭而闔邑之新舊門十六實令婦女去者聽而併丁壯共守焉于是向所名豨鍋甲軍三百與練習鄉勇三千皆分布各關堡自爲守護急則首尾相應公晝夜登陴彘上氷咯咯不能下父老寡養攜杯酒爲之飲曰使君爲國亡軀一至此乎賊渠帥聞其戒嚴也而去明年秋賊屯□□□公集勇士邀擊出境不五日而群寇殲焉斬首二百生擒渠帥十五人捷聞臺使者以下無不交章上言宰邑治行第一可大用朝議奉取有日矣以失貴陽相意移吉安丞民歌舞其德爲設祠使世世祭祀不絶以報公德吉安之人亦重公十至其邑公遂歸里門矣亡何東南士大夫無不以爲公可屬大事遂授公江右按察僉事公既以不得行其志又稔知時事不可爲辭不赴遂披髮入南山如佯狂者日歌哭于陌上人問之不答也明年夏江東失守兵遂長驅抵婺攻城急公慨然曰余生爲明臣義不辱乃肅衣冠北向再拜投項村之崖而死於乎公有王導張敷之才而不盡其用旣而殉節以死非不幸者矣公諱向榮字鍾日浙之婺州人大父某以鄉進士至州判初爲順昌令有異績父某贈奉議大夫是爲桂黌公所爲好行其德君子也桂黌公娶王宜人實生公繼娶張宜人生公弟向疆宜指君公初配倪宜人繼配周宜人先卒于四火

永圻永垓永埏永堪皆周宜人出也埏先公死圻後公死圻垓甚皆博學能文埏爲庶指君後公死數年其子垓以狀乞予銘其幽銘曰丹浦瀰瀰公不死長山蝶蝶公不滅千秋萬世何以慰公勒此片石以爲公宫

孫翁德章暨配汪孺人墓誌銘

王君佑賢以其婦翁孫公德章暨配汪孺人之狀頓首告余曰不肖幼喪怙恃中外戚屬無相依者即有親鄰擁高貲挾富厚視不肖茂如不能名一錢也又其甚者奴視余惘惘驚驚先人之敝廬盡矣不肖非外父母無以至今日且又使吾父以上爲若敖氏之鬼不肖之至今日不敢忘德于是有以誌吾翁與孺人之慈孫子曰有是哉翁與孺人之德誠非世之所有也昔司馬遷傳遊俠貨殖其于世情變態多有傷心者而後人以非薄詬貶之是殆其不知遷也今觀孫翁

與王君之父大父成非脯附行非刖游也從□王君孝丁孤歸依□先少有故也遂撫字之予之以女以成其室又使其卒業于庠釁不遂之門可不謂難焉哀今之人不仍有齒行見孤兒輒棄之矣而肯哀憐之而又成其室而又卒其業此以言其湛深過者是耶非耶翁不幸蚤死孺人守節更篤其姑婞嘗過嫉之孺人曰余死不爲此也王君嘗病甚孺人救之多方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數十日人曰人有愛其婿如是者乎孺人曰吾夫以子畜之而吾不善視之是不有吾夫也且此子死而吾兩大人安所托命耶已王君病愈卒成其志嗟乎此翁與孺人之德其卓卓大者凡細者可無論也按翁號德章名汝瑛產于徽之休寧草市家貧事賈而喜讀書精勤過于儒者三十好道壢宗傍律之士皆以爲弗及矣性至孝身攻苦食淡而事父母必食肉衣帛焉孺人姓汪孺人之事姑婞不以翁之存殁易慮一

如翁翁無子嘗置妾亦不育一女歸王君以族子士壂爲後翁生于某年卒于某年孺人生于某年卒于某年王君志節士歲除在某紫翁與孺人于錢唐茅家埠而并葬翁之父母于其上遂以銘銘曰

啄有二高四尺天將大其女之後以報其德吁嗟千萬年無毀斯室

張志林先生暨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張志林先生者名光球字稱青浙之仁和人先世自河南徙于杭明初有珍者側微奇士隱于市與劉誠意善基爲擇地八盤嶺葬其先號張氏佳城是也珍生鵬鵬生贈兵部左侍郎綬綬生贈吏部稽勳司員外郎應楨應楨生濂濂官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浙與瑜爲從兄弟瑜即恭懿公冢宰也濂生杞舉人杞生蔚然舉人官福建福安知縣以子協贈承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福安君五子先生其弟三子也先生性穎異狀貌魁梧力能挽勁弩少君奇之笑謂曰是子其以武事興乎先生聞斯言也發憤下帷自是遂雄於文矣嘗與孺人初婚隨至福安命有毋喪擬隨處至滅性將中有檮樹大十圍下有神祠人莫敢犯犯之輒死毋一至樹下病且殆先生取神去衣冠置地鞭之五六百投廁中人爲先生危先生勿顧然亦竟無他也後扶櫬從寧德之麻嶺嶺嶔諸處取道僻隘而歸崎嶇諸處最險峻上入雲路下懸不測逆窄甚以稱挾之指從旅上過先生步步扶掖顛於危者數次爲余間從長溪還武林經此嘆曰此非張稱青先生扶櫬道耶可畏哉余心悸無已時福安君晚年病咳背徹夜至曉先生侍側無倦容福安君以庚午年卒于孤山幼子瑛璵俱在懷抱先生謂其二兄曰我三人幸可自立二弟幼孤呱呱泣所遺田盡以畀之嘗是時兄協巳舉鄉薦兄塤巳謁恩選獨先生一布袍數年其貧如是然卒撫成二弟先生力也先生登癸酉賢書五名丁丑中副榜三

名出羅小遜之門而坐主以君陳二字栽之蓋君陳尚書篇名羅直指其所出而坐主嫉焉故不得掄元而且以見擯于是先生歸角巾鹿裘往來馬塍之間搆一楹於家園日相烏居讀書歌咏其中庚辰役上策報罷稔知中原喪亂益講求戎馬之事且以兵法訓習子弟欲有所用其長而忽焉賫志以殁蓋若天實爲之也先是福安君去官後有章令者當之任移書先生曰側聞公子趨庭是邑嚴場險陋可得聞其略乎先生答數千言都中欽服而其要者以爲邑重山叠嶺唯柳溪長汀渡皆嚴築密衞深不可測可伏兵莫令北渡或守渡擊之可以得志曰橫嶼者勢最險東倭往往據之戚爾寧掠進羅石田諸路北爲福安嶼四面臨大洋即成心腹之患宜急備於寇以兵屯守絶其窟穴所見如是後章令一一如其言先生之留心世務如此闈撰登第一品與張布林敵乎其意以爲兵法所審不同於六博

格五也先生篤愛猶子孫其猶孫[illegible]族中之賢使子弟摳摩衡鑠如中發作然試輒入彀猶以先生故先生有知人之鑒從陳存之先生遊稱入室弟子識其子朱昕爲國器終[illegible]以死

沈夫人者父太學生家世雄於貲在邑之亭子村其母家趙亦臨平著姓自祁安君爲廉吏於歸後所以相先生勝讀者皆嫁時裝與午祁安君棄世家益貧取市傭針縷以給朝夕冬月手皸瘃不顧也先生已舉鄉試三上南宮不第夫人絕無慍色對客饋食必豐腆有加不以貧爲解壬午先生歿後終身布素未嘗見齒遭亂以來遷徙靡常復歸爲縣舊居皆毀種桑與田家婦雜作撫綱孫曰吾其與子偕隱乎故綱孫得成其志於平先生生於萬曆庚子七月廿日卒於崇禎壬午九月二日夫人生於萬曆巳亥二月十七日卒于今巳亥九

月四日丈夫子三人長綱孫娶沈氏四川參議太玄公女孫次麟孫娶沈氏次振孫娶吳氏綱孫即與夫人偕隱者也麟孫在余門振孫能詩古文與綱孫並知名孫七人長鄉曾次沭曾演曾法曾洪曾澄曾福曾曾孫一人鑄松歲丙午綱孫以故人姜給事之助葬也曾窆穸於法華山之東隴頓首于余曰子其爲先人銘余與綱孫兄弟也余少受知於先生先生賞余文以爲大受之器乙酉挈孥暨夫人于亭子村夫人於患難時扶掖維持者多方余每念及淚未嘗不欷歔下也嗚呼使先生得時行志將以功名建立三子俱錄黃榮貴夫人享大國之封不亦世家所恒有耶然先生雖不得志爲名孝廉夫人與綱孫以介山之節顯後之覽彤管者其可忽諸是爲銘銘曰

天權春能地窖玉雙[illegible]晨號賢人哭避時遁遁野躑躅貞妻賢母從野服五尺之墳馬鬣封哀哉義烈[illegible]芳千秋萬世此同穴我銘[illegible]

石未銘勒

陸二存先生暨元配陳孺人繼配袁孺人墓誌銘

陸二存先生者名明輔字熙良杭州郡學有名諸生也始祖方洲府君建炎三年從汴扈蹕南遷世居仁和之太平二十五都父少竹君母薛孺人繼母從孺人金孺人杭有大姓[illegible]挾少竹君直指使者某君訊於庭有所繫焉則先生縛而加於己之頸在所杖焉則先生以身覆于父之背伍伯投之而出則先生臀右股血滲滲下撾鼓以愬凡所以求代父死者無所不至直指君亦齊顧視少竹君曰吾不及若若有孝子凡二載而事得白放巳室以此致斃而少竹君得不死以此少竹君嘗有病醫不效先生則刲左臂和藥而飲既飲得瞬抗之人無不知有陸孝子也先生給習舉既治賈復從事于學爲諸生好學嘗古百家之言無不精究受業陸太嶽先生之門與吉水君兄

弟同學相善也吉水君兄弟所爲錢塘三陸也石交則有張公仲燕朱公仲發張公則以女歸其子拱樞而朱公則爲子元祺娶其女爲婦爲文日益有聲王先生百穀黃先生貞父之流多稱道之又與吳存愨先生爲死友存愨落拓在士先生傾家顧之不恤也存愨客死宣城先生爲之奔喪雖衛草巳除而先生每歲必親至其墓以酒酹之淚與俱下不少替焉先生始娶于陳陳固名族繼娶于袁是爲袁孺人初先生之未娶于陳也有爲袁氏相攸者或間之巳陳氏歿而孺人猶遲歸也則爲請繼室焉及孺人歸而賢與先生同志嘗花時先生父少竹君方續娶金孺人金孺人以嚴見憚而孺人事之般謹金孺人皆嫉之三隨之三以爲人生有是孝子孝婦足矣又何爲焉亡何少竹君病歿金孺人相繼以死先生與孺人之居喪也始則勺飲不入繼則止食饘粥哭泣踊毀無節孺人遂以是得怔忡疾又三

年天啓改元融風災室廬火焉先生服闋而[illegible]亦其所也先生卒
四十四孺人年四十耳先生之死也[illegible]含斂
一無所措賴知交賻而襄事孺人一慟而絕[illegible]人[illegible]猶在
急救之甦且勸之曰汝死則烈獨不爲諸孤計乎於是孺人幡然若
有聞也呼天者三呼母者三始一意於撫子不復求死矣延師訓諸子
以禮義訓諸女以家誠先生雖歿而家風猶如也已而家益貧諸喪
相繼又六年其季元祚亡明年元祺婦吳氏死又二年其季女字卜
者死又四年長子元禎死又七年其三子元祖死明年元祖婦吳氏
亦亡至是而孺人年六十一矣二十年之閒孺人其以哭泣度朝夕
者卯與辰辛巳歲大祲孺人家數口或日不得一食或數日無炊烟
焉里有長者以粟相繼而元祺益攻苦教授賴賢主人之周給并以
餔母及其寡婦孤兒于是孺人非唯得養又少少有旨甘之奉矣元

祺喪婦一十九年有沈公維所樸誠長者有女二十九未嘗字人曰
吾觀陸先生君子人也曷以予女今得侍孺人以終天年此天之所
以哀孺人而恤元祺之孝也先生有弟幼良終身未嘗析箸先後宛
若孺人婉轉其閒斟務以德感之舉室無誶語人以是爲難孺人性
慷慨好義其在家也父敬湖公嘗以三百金橐屬其孀之曰以爲女
嫁時裝異日有校旗其者得大辟罪非二三百鍰不足救命父欲得
孺人之橐而難于發口孺人知之盡以畀父曰以救人爲急又何愛
焉先生有姊子二人徐甥者因其少孤養於家無異諸子其長者教
之能文已爲諸生完姻矣惜哉甫而不秀而與夭猶子二人女一
人亦無異于諸子女也長子歿婦李寡孺人與憐惜之娶張氏女爲
孫婦生曾孫三人皆孺人襁褓焉元祺之婦朱初入門紉鍼刺繡之
事無一非孺人教之朱性敏而願承于其死也元祺爲之悲哀彌[illegible]

沈賦性質樸孺人撫之如女孺人既喪翁姑夫子之後以木主朝夕
襄殯必以告新果食必薦而始嘗甚哉孺人之孝固同於先生四十
三年如一日也有丈夫子四今其存者元祺一人家孫鏞一人曾孫
夢弼夢齡夢徵三人有女四長適吳前陳孺人出夫婦俱逝次適張
君拱極次適徐府婦先生生於萬曆戊寅三月十六日卒於天啓辛
酉十月十四日陳孺人生於萬曆丁丑八月初九日卒於萬曆己亥
五月十九日袁孺人小先生四歲而後先生死四十三年生於萬曆
壬午八月初四日卒於今康熙甲辰三月二十八日始元祺將先生
柩于虎跑之左順治丁亥乃與陳孺人合葬于武林乔溪之北今孺
人死三年將以丙午八月十有二日啓嫁宮而祔葬先壙其所著先
生與孺人之年譜泣以求銘于治治讀之泫然曰是孝子孝婦之後
有孝子也其敢以不文辭念治與元祺訂交于乙亥雖不及見先生

而猶得拜母於堂下又同居者四載得悉孺人之梗概其行張君拱
極端人正士所紀先生與孺人之行事不虛又有同里沈君爲之實
錄具皆信而有徵者於乎先生與孺人之行其與不朽也哉於是繫
之以銘銘曰

孝子救父脫幽死孝婦感姑墮腹子木主不言譬哀止八十三年完
厥美天生篤孝必有以哀以銘之名不毀

張君仲嘉墓誌銘

歲戊午秋九月十九日吾友張君仲嘉卒於里第吾撫棺而慟之曰
君死其茂與爲善也踰月其子延瑞遵遺命將卜葬於南山之新塋
匍匐謁余而請曰乞先生銘其藏吾與君及君弟開之爲兄弟之好
者三十年矣自吾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得與君朝夕然君之好善若
皆欲然未見其止也甲寅春吾遂清源歸君慰勞如平生乙卯春武

康熙壬子六泉同君過我吾約明日刺船而送六泉登舟至明日六泉獨至曰仲穎病矣已視之則風痺大作殆君不起者相與咨嗟久之然察其神明未衰曰天將息吾子而有以佑賴之其殆不死今年夏吾從長溪歸里則聞亡死已七日吾祭君顏色大不類昔時私心以爲兄弟之喪固然不謂秋九月君遂棄故人而長逝也哀哉按狀君諱文淵字仲穎其先自宋南渡入明則葬於清泰門外太湖橋者可得而譜也四世曰仁生子清清生楠楠生大吉大吉生維藩則世稱長者號愼吾公君之父也君同産四人長文晉次則君次文啟即開之次文宏文宏早卒君恐傷母沈孺人心所以勸解者百方在母側則洋洋如不生私則傷哀獨至撫其孤如已出愼吾公性嚴重喜古義君陳說先賢行事及經史大略愼吾公未嘗不喜動顏色世際滄桑君遂拂衣高蹈曰吾聞以志養不聞以祿養先是母孺人歿九年

而父愼吾公歿君泣血居喪竭葬盡禮有古孝子風兄文晉死君生徙遷而八齡君念伯兄大宗不可以無後形家言不利於嗣勿顧也〔?〕錢病危君給其棺衾合姊婿而葬諸祖墓之旁同産女弟二人君〔?〕以撫恤者備至兄弟同居共爨垂數十年經歷變故至嘗出之〔?〕各自析君君取其荒瘠者以自處君之門內之行如此君念學者〔?〕〔?〕〔?〕各舉而不知所本於是輯白鹿洞規及胡敬齋學規高中〔?〕評並說并朱子鄉約釋菜禮朋友師弟相見之禮彙爲一編名曰白鹿彙編君念風俗衰壞禮教盪然則採朱子家禮及呂氏陳氏等書自冠昏喪祭賓客補所未備無有殘缺名曰齊家寶要君念水旱凶荒饑饉薦臻則採自古救荒諸說輯成六十卷又輯採義倉常平諸議輯成十卷君念杭城官河淺爲塗乘民生災沴融風一作害及萬家則有武林水利博議君念民生困窮路有殍殣合其長者買棺

給米施予無告則立悲智之社君念民不聊生棄〔?〕兒〔?〕〔?〕則〔?〕〔?〕溪之堂君念錢塘水漲行旅阻溺與修開之請於當事則建靜浪之亭君念殺機未息一切含生皆不得所則於建居巷塢放生之會君念雲水漂流江干上下野無棲宿則於護國院建省行之齋於乎君之立言制行又如此君生平以濟人爲事與朋友交有終始急難救災唯〔?〕不忘有〔?〕鬪石者爲其〔?〕〔?〕〔?〕庭君與語溪呂子用聯染墳於南屏之左褒然馬鬣封焉其他賙難民子女於各城門建普同塔凡諸善事不能一一覼縷也顧微君祿嗣年七十而有少子求姻於君君慨然妻之以女手其遺書而教之於乎是皆可傳也孔子所謂善人君子其奚歸焉君弟開之以醫名世制行與君同先後棄世是皆可哀也君配路氏與君同德君生萬曆辛亥閏三月歿今戊午九月有二子長廷進娶柴氏爲文學後早卒次廷瑞娶沈氏女五皆適名

族兮於乎是爲銘銘曰

生漸獻死降典孔門高行顏閔儔拯危救難澤攸流六十星周又加八北風其高南山亂兮惚歸爾骨堅兮苗氣旁達千秋萬世貞銘無斁

黃君維鎔暨元配鮑孺人墓誌銘

吳時癸未則君之兄維含過予定交甲申則余出北郊交君蓋知三黃子之于家學則斌斌矣其後君母顧夫人設帨之辰索余文以上壽而因得登堂拜母已乘卧月軒而讀之與顧夫人之節行文藻炳乎與班氏同風益知君兄弟之賢得慈母之教居多年來余則稱曰四方久不聞問非從迺麻歸里知維含之死久已宿草昔固無恙也未幾忽聞君死明年秋于扉匍匐謁余而請銘先人之藏余烏敢辭按狀君諱鎔字維鎔號彤侯杭之錢塘人洪武初有扈蹕者自越徙

邑之左里橋再傳爲丞爭某生信信生榮榮少于殼則以子貴贈文
林郎生子二其次名汝亨世所號寓庸先生是也當萬曆中晚之際
文字𡣕葸甚者闌入禪乘守溪荆川諸大家之文其頹爲耳矣自寓
巨區與寓庸先生前後起而振之而天下始知有正始之風興于流
俗先輩之典型未墜以此寓庸已成進士起家逆賢令官至江右督
學凡三娶妻長子茂梧是卽君之父有偽才而蚤夭卒時年三十有
二其夫人顧氏年始二十八君年六歲君兄年八歲寓庸先生罷官
歸則二孫斬然衰絰之中辟踊哭泣已自成人寓庸先生撫而嘆曰
吾喪子而有孫其庶幾乎自此顧夫人之所以事翁而教其二子者
益不媿儒家也君與兄既已向學則師舅氏顧超士與盟官吳梅里
先生兩先生固篤學老儒吳後成進士官至吏部顧則蟬脫鹿俗洒
然爲西方之學皆非常師也故二子淵深好古爲制藝有矩度化二

先生之教也君事母至孝念母以勤渠操家讀書至午夜未嘗不流
涕也居恒無他事時時與兄在子舍奉母色笑評騭人物古今高下
或物華盛發則板輿後園拈韻吟咏以此爲常性又友愛與兄五十
年怡怡無間言有遠行數日輒相持泣如兒女子至大義所在則勤
色力爭繼以涕泣終未嘗有毫末芥蔕以此母子兄弟間盡人倫之
樂世所未有也已維舍作客隴漳死焉君哭之慟而色養益至顧夫
人爲未亡人已後一絲一縷皆錙銖積累所至又頗知大義能文章
君以宗譜散失仰母氏編輯成書而又念宗人之窮乏者爲置義田
若干人以是稱顧夫人而益冀君爲不可及癸卯顧夫人病甚君禱
于蒼蒼之天不飭篤者累月若有神告者命禮斗以祈病卒愈今十
六年矣每月未嘗不祠斗及病革囑其子屏散禮無失故母行年九
十而善飯如前於乎君日以祈母之年而不自有其年也悲夫君

娶于鮑赤城御史之女曰鮑氏初御史見君于童年嶄然頭角名其
鄉對應聲而出卽以女許之君既委禽孺人所以事姑者一如君外
家有所饋遺必致堂上勿以私也嘗與姑論潞河形勢姑大奇之爲
序數百言許天下大男子不知世事云何而君家姑婦乃胸中有經
畫如此斯豈爲漆室之憂哉然其事姑也孝相夫也莊教子也義病
歿之日惟以老姑爲憂不及其他可哀也於乎若君與孺人所爲夫
婦同德者哉君善詩文不欲自見嘗過燕城上九江大雨雪風濤甚
惡舟人惶怖不敢仰視君獨被裘倚帆高望作渡江遇雪詩有漢魏
風味君執友莫如姚君龍起兩人不負然諾似陳雷膠漆屏所娶婦
是龍起君女也屏力學篤行不墜其家聲凡君之棺斂喪葬悉屏夫
婦盡哀盡敬爲之晉東京黃氏世有孝行于今不衰見哉君生于甲
寅年三月六日卒于戊午年九月九日元配鮑氏生于丁巳年五月

十六日卒于戊子年五月九日銘君之葬至十餘年子三人長儋郡
諸生君死後歿于燕京次卽屏邑諸生嘗鮑出次好修徐氏出女五
人存者三皆配士人屏以遺命將合葬于東山之陽而爲之銘銘曰
聿維仲氏爲黃公孫有美賢妃繫鮑少君卒屏之境石不能泐木不
能毀世世子孫式穀以似

墓誌銘

章貞女墓誌銘

仁和孫治宇台著

貞烈女章氏錢塘舜如里人先世自會稽徙錢塘有東樓公者育于許再傳至雙橋公生貞烈昔蒙許姓至貞烈之姪諸生國琦請歸于宗故貞烈宜稱章氏也貞烈生而端敏父母絕憐愛之六歲同里蔡松爲其子九經相攸貞烈年十七九經以不得志于有司病且死貞烈聞討引剪力自刺亟救得生生則紿其母謝吊于蔡母聽與偕往及至蔡哀慟行婦禮遂辭母登姑氏樓勸之歸則截髮以誓已而閉門苦坐衆咎不變所餅槁不張惟立兩扉晨昏持綸自吞所其殘甕如此貞烈既終九經之制事翁姑尤謹念蔡氏之寡爲勸姑爲翁納

遺生九思又叠夢甚哉蔡之不天也其姑疾篤貞烈刲股以進未幾及其翁遂相繼亾貞烈哀毀不欲生執二喪皆冠縗倚杖隱拜幃內如人子不忍以無嗣侗舅姑之心斯所爲禮以義起葢其孝也自貞烈之至蔡也所與左右者惟女婢一人僮僕無敢望見顏色諸親屬有欲見者必繫門以語春秋出祭蔡氏塋必命翁姪與俱家甚貧倚女紅自辦晚乃頼諸姪稍稍𣪘饔飧以歲之大祲里中賢者奉粟米致堂下必再辭強而後可諸有司貴人命隸人齎錢帛到門貞烈往往不欲受其天性高潔又如此篤志西方之學時誦咒唄不輟以此爲常於乎貞烈春秋八十有七其以女氏往蔡已七十有一歲自彤管以來豈多見哉昔有女子叔先曾娥皆救父以斷奇節而承高行魯陶嬰齊共姜濮班惡皆以未亡人喪所天未有親爲一女子執節歿世如貞烈者也貞烈生隆慶庚午六月九日卒于今丙申三月十不二日又明年戊戌國人謀爲建坊而其姪章琦先生將穿墓于之麥合葬焉頓首于不佞曰微子無以銘諸幽余爲先節婦揚之未孫毋問節概之事未嘗不潸潸淚下也況于貞烈哉先節婦葬于南山之慶樂同與貞烈之墓中台山陽相望遂爲之銘曰

天醜下土貴生女師靡人不爽女偁于雙女而不婦無夫有家喪子有子拜翁及姑執婦蔡宗而物其尚伴以長世亦罔念窮執節末世右處以風於乎貞烈其累千祀淛水滴滴南山崱㠥于以求之同穴雙止我銘斯石于墓之傍女則未亡蔡亦永歲凡百君子此焉傍徨

文學澳沖沈公配呂孺人墓誌銘

按狀孺人姓呂氏武林處士澳沖沈先生之繼配而兵憲約菴公之孫婦也處士父二水公母謝孺人皆盛世齒孺人之歸于沈也那太夫人春秋高視孺人而色喜以孺人婉嫕柔順必能成婦道也而孺

人佐處士以事王母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稱之六親咸以爲無間然矣先是處士所配孫孺人有子女各一而妻錢氏亦已舉子及孺人生子三四並若肩隨者人不知其所自出也處士爲廉吏孫登巳立節自其先司寇所遺敝廬而外無長物而又落拓諸生間食指甚繁家益貧孺人脫簪珥課紝作所爲勞瘁者百方以故處士得成其高而諸子咸能崛起樹立丞有聲于賢豪間葢孺人力也學使者伍公念處士歷世廉吏舁膳田二十畝處士蹙然以爲吾豈可受其賜以傷先人名辭之不獲孺人曰移若移于旌德祠爲祀田以質德意廼卒如其言其立志不苟夫婦相成如此歲甲戌里有兩子欲奪其先司寇墓處士率其二子欲死之孺人勸慰之曰無術先世德澤未泯樹詎不能保坏土耶吾子其有與者勉之述勉力匪處之以獲余族有無賴者欲伐墓木而其心爲一旦卒其婦挾刃抑向孺人

用供具務好語止之其夫婦問孺人長齋卒歲潛衛去如霽人矣
仰泉呂公母楊嫗止産孺人其與母夠長而負奇寃孺人泣曰以吾
父盛德而不保其嗣耶吾兒若不相恤者吾亦豈惜餘年子堯章急
爲營救得免于難有姑未嫁而喪其夫矢卹嫛之節孺人爲分室而
居俾以終老國人莫不嘆美貞姑而益以誦孺人之德不衰賢哉賢
哉諸孺人之所以成夫子之義而致諸子之惇名者大體如此矣孺
人生平仁而愛人宗人聚族而處白首如一日待妾錢氏如同産視
衆子婦如女亦未嘗疾言遽色加于僮僕而性尤節儉勉諸子以守
先人之業終身無怠諸孫繞膝而稍者亦無日不敎之讀書知大義
也孺人生于甲申六月廿三日寅時殁于巳亥九月初八日巳時年
七十有六去處士之殁十有八載有子六人所自出者四長堯年諸
生最知名次堯華諸生次堯章丙子舉于鄉次堯華未娶卒有女四

人所自出者三歸于右族諸孫八人咸能文嗚呼天之所以寵綏孺
人者又豈微哉今十以年月日合葬于龍井山之陽余爲之銘銘曰
四嶽之後唯申呂天爲諸姬生賢女山南窀穸神所據城東哭哭衆
如許處士之妻儒者母逕此而宗得處所傳之史氏衆孟匹家無忝
金寶素冊後十八載從夫宅旌此懿行以樂石

陸太孺人墓誌銘

陸太孺人姓龔氏以吉水令蓼鶴先生之妻曰孺人又以仲子培行
人之封曰太孺人太孺人有賢子六人長曰圻次曰增培殉節死次
曰堦次曰垣次曰埜其季埒孫天今自圻以下皆大賢有志節能文
章者也海內人士宗之故無不稱陸太孺人矣太孺人父爲淮相母
徐宜人徐宜人之娠太孺人也腹中兒啼者三淮相奇此女爲貴人
長遂歸吉水君自淮相起家高貲而太孺人得貧家婦一切屏棄紈
綺縟綉之服挽鹿車操作而前晏如也吉水君父曾嶽公母沈太孺
人時侍岳公以宿儒所病晨轉床第間太孺人事之百方歲時朝夕
爲酒食召生平所親友以娛悅其意巳沈太孺人春秋高太孺人奉
養尤至廁牏浣滌必躬親焉吉水君五上公車家益困乏太孺人上
以事其堂上而下以撫其子女吉水君無内顧憂得以遨遊吳楚邦
主齊盟者用此以成進士拜永豐令遷吉水令太孺人嘗相告誡曰
君宜少飲而强飯傳家吏謹毋不詳耶由是吉水君殫力于政事有
鄭産必豹之烈焉辛巳吉水君遘内艱以死太孺人稱未亡人如不
欲生乙酉哭其子行人殉節于横山之桐塢勸晝夜啼不止人或勸
之太孺人曰吾不以子忠傷母慈也太孺人秉介山之節喜居邨落
間兵燹入城庀一廬以蔽風雨聚子姓而處毋良辰佳夕圻等子若
孫奉酒肴以娛侍左右冀得太孺人開口一笑以此爲常太孺人體

固病羸年老益衰日日進餌附不絕庚子融風爲災家室盡燬太孺
人愍之然亦每自遣放明年舊疾發復進餌附罔效遂卒時辛丑七
月二十八日也距其所生之年六十有八矣太孺人性至孝嘗自刲
吾得及教于先姑氏是吾幸也有臧獲當得罪念爲姑誕日弗加誚
讓初在家事徐宜人之病也割左臂爲巳事吉水君之病又割右臂
其至性如此太孺人秉質嚴正而治家态柔愛之道一門之中子婦
雍睦化太孺人之風也嗚呼人孰不有夫而太孺人爲廉吏之婦人
孰不有子而太孺人子爲忠臣孝子女四人皆歸名家孫男十一人
長者巳號國工列儒林小者亦嶄然見頭角曾孫而三人襁褓未有
艾也嗚呼豈不盛哉乃今月日諸子將啓吉水君之窆而以太孺人
祔禮也且以狀來告曰乞先生文以銘諸幽夫以太孺人爲婦則順
爲母則賢宜其焜燿彤管以垂史冊者也于法宜有銘況重以賢子

之謫哉是爲銘銘曰

胄系遐姚媯嬴袁與姬鍾斯祉從以四德篤爲備繼內則伊始有叔
有始比于宛若髽有閑止尸之季蘭鬼神罔恫椒桀明水南州既治
老弱傚恩父母孔迩綿綿殷殷天賚寵之駿椎多子同穴同德後死
鵝時二十二載我銘茲藏於以樂石維千萬祀

蔣太安人墓誌銘 代

太安人姓韓氏爲贈兵科給事中芝田蔣公之妻兵憲沂州楚珍君之母而編修虎臣君超之祖母也本韓氏與蔣氏世爲婚姻有翻公者富于財以女歸芝田郎太安人是也當是時同里惡子有齡齕翻公者家破身死太安人與芝田公還其奩田井返其所寄之裝百金人是以爲難事其姑徐太君惟謹太君有子婦四人心喜太安人獨恋恋爲教其子成進士臨官之台之理刑敝衣敗襪無稱枕之衣帽

其子曰吾視此斗大城不及吾邑而道府及縣環列其內台民之供億苦矣以故楚珍君之在台也日食大麥飯三日一肉七年不市一物太安人之教然也有同官者集三縣之避地者數百人屠者竊婁以給其值芝田公與太安人聞之惘然曰吾手犂耙土僅足以活何淵逝百姓爲遂挈家返里門當是時有某甲以贓得罪爲司理所平反以金爲芝田公太安人壽太安人峻色拒之其高致如此已楚珍備兵東兗孫超復成進士一甲第三人太安人見其子之貴且及其孫子貴也然居家無富貴容泊如也大抵太安人性儉約而喜貴老家台方芝田公在時與太安人春秋高兵憲陳情乞養而編修亦假歸一時祖孫父子陶陶遂遂然古有國畫百城者含蔣氏安屬哉然與世之倒行逆施者豈可爲道里耶太安人生于嘉靖丙子年十月十四日卒于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距贈公之死九稔矣於乎兵憲先太安人死而編修方餘然在衰絰之中又有太安人之喪乎狀一編以告不佞曰孤不能爲光大夫之發吾祖母也而世昌德望高又無以爲祖母之不朽也敢乞君子之文以銘諸幽宮是爲銘銘曰

生引名胄丞鯤德門嘉德無違有子有孫長孫之娣不娩之母封金返秦莫乎云垢笥積于床穀餘于畝不歉于約不矜于豐生榮石窌死葬礪官纂此銘詩以末無窮

姚節母沈孺人墓誌銘

於乎有節婦姚孺人者是爲姚君殷輔之妻而姚氏子康與厥與庸之母也有吾友應先生撝謙既爲之傳是可傳也三子又以卜葬有期匄余乞銘於不佞治惟不佞治念吾先世祖妣楊氏以苦節聚旌於弘治之朝至孫黃門始克光顯則是孫氏之傳世賴有祖妣楊氏

以至於今豈不然哉今孺人全節五十年子姓皆斌斌君子余何愛[illegible]之辭而不爲之銘諸幽哉按狀孺人姓沈諸生沈公廷琚次女[illegible]公固長者孺人閨範端淑又不待教於傅姆者也孺人十九來歸姚君[illegible]八年事姑十年當是時姚君爲邑弟子不事生產家益落孺人挽鹿車操作并出簪珥以佐不逮故姚君得肆志下帷者孺人力也已姚君死孺人爲未亡人年三十四貧乏愈甚子康年十四歲厥九歲庸六歲又遭融風之災孺人晝紉夜績黽勉有無唯以不墜家聲爲屢屢及康等已能成立孺人又訓之曰吾恐夫兄弟之析箸而分爭者爾等毋然諸子各已成室有子一唯母命毎春秋祭祀及先世生死之忌凡飲饌器具必親自滌年及老耄必強自拜起曰此何事而敢懈怠耶孺人常念緩急人所時有而于宅多尤務大乎故常行以久遠未葬者孺人必竭應之有外戚貧窶而死者孺人

忽爲之棺斂比其子之殁也亦然孺人之殯惟婦哉急人死難類如此孺人性儉約廉等慮毋飭力衰憊諸服綺紈孺人曰布素吾分也吾老寡婦其敢廢先世之業爲居家嚴整子婦輩不敢擅出中堂噫乎孺人可謂知大義者矣其全節五十年而殁豈偶然哉吾觀晚近世典制不存風教寖然視女誡諸書蔑如也有如孺人之秉禮守義食貧教子以成家業而佑起子姓設有王者起至白骰角之制當必于孺人有待設者矣余因感嘆于先世祖妣而願爲之香筆也太守稽公宗孟採輿論表旌非濫也孺人生丙申十二月十日卒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距其君子見背之年五十年矣長子廉次縣次府廉生子世禧府生子世英府生子世瑛以孺人之教皆有賢行接禮孺人宜銘銘曰

蹟爾伉儷胡不紬肯爾堂構寵爾後方井之陽貞姬之岫匹士有言梁于石翔千秋百世採樵無替

周宜人墓誌銘

宜人名玉清杭之仁和人曾祖南京右通政與薇公諱詩祖山東東昌府同知雁原公諱某父太學君歷公諱某太學娶于趙宜人母爲趙孺人宜人生未十齡而大學蚤世宜人已能哭泣盡哀矣已而趙孺人恒鬱鬱不樂宜人前跽曰大人得非以無子爲憂乎有女在女獨非人子也耶竊自念曰齊有嬰兒子終身不嫁以養其父母者非耶雖然吾母百歲後又恩其爲若敖氏之鬼也無已惟吾母命或者嫁而得子以後周氏其可僉憲君自婺來杭聞其賢請繼室于周遂委禽焉既成禮則請趙孺人至而再拜曰兒今爲葉氏婦猶其爲周氏子也謹與君子約舉一子則葉氏宗祊所繫也其不敢言舉二子則周氏宗祊所繫也請併家于杭而共心養僉憲君曰然哉及來圻生乙丑來垓生宜人與趙孺人喜動顏色曰天其不絕周氏之此子乎然是時僉憲元配倪宜人之母鄭仍在堂且老矣宜人謂之愀然曰吾不及奉教于先姑氏吾何可以傷鄭孺人之心乎則迎舟至婺奉趙孺人與鄭孺人同室而居所以得二母歡心無不至辛未趙孺人卒于杭喪之成禮僉憲公擇西山之地與太學合葬焉成宜人之志也僉憲君服闋于公車四方賢士大夫無不知僉憲君賢則以宜人爲寧都令家無巖金宜人持己以廉治家有法以故僉憲君得遂其志云丙戌僉憲君殉節以死宜人曰吾何可以生乎哉已諸子奉之入杭宜人曰吾尚可以有家室乎哉於是剃其髮去其飾以浮屠法稱西方弟子梁于天署高才生其婦周氏宜人之從父女弟梁子死踰年宜人挈其女弟矢志焚修課經呪無虛日己丑來圻死圻素不信佛死之日誦佛千聲而目就瞑宜人于是益信西方之不

我欺也癸巳四月命來垓等卜葬僉憲公與倪宜人于金華山之共原曰無空予穴爾先大夫有倪宜人不孤矣古者不祔余可以勿之祔也七月來垓奉命往葬未二十日而宜人死若不欲乃公相溷者然於乎此其爲宜人之心也與宜人性至孝使其子祀周後所爲禮由義起者也君子憐其志比于縱繁叔先雄之類不少愧矣來垓娶于錢塘其能承母之志世世祀其外大父母亦可知也今以其遺命卜葬于某山之址曰庶幾與太學趙孺人相望以慰其魂魄焉宜人有丈夫子四長來圻次來垓次來埏次來堪圻埏先宜人卒圻有文學志性而無子以垓之子天錫爲子垓堪能文學立品行世其家聲堪後其叔直指君有一女歸王生某是爲銘銘曰

生女無怨女勿忘其父母告我後之人毋毀感崇而俾宜人之不祭而食斯吐

張夫人墓誌銘

予友黃嶽訓導張子續孫之夫人曰盧氏夫人年十七而歸張子六十一歲而歿張子長夫人一歲詩所謂君子偕老者非耶迨夫人死張子哭之慟若不勝伉儷之傷且作詩二十章極稱哀怨寫其生平芳行嗚呼張子有道君子也若非夫人之德實有異於常張子其悲哀如此哉余庚戌冬從襄陽歸張子手其詩且令其子穀與玉藻以狀匄儷請銘余諾之辛亥月正九日卽有阜南之役攜其詩與狀於篋中以行至夏初發篋讀之儼然流涕用爲其誌誌曰賢哉夫人其女君子之引絕者也夫人盧氏女父曰昌世蚤歿祖母陳母沈皆撫抱憐愛之卜婿得張子裝遣特盛已嫁事其翁工部都水司郎中姑蔡夫人唯謹當都水君之爲孝廉也家貧甚夫人累以紉織所得與嫁時裝奉堂上而大人得伸眉頭不感厄者賴有冢婦也都水君既華時蚤歸田家無廬寄居郭外戊子與夫人相繼歿七日之間兩喪竝在張子擗踊幾絕不欲生絞衾棺殮唯夫人是賴當是時夫人盡捐衣奩治喪必務誠敬其致孝如此張子爲黃嶽訓導時有兵亂偕夫人避居於項氏之後岡指清泉謂張子曰設有不虞是吾死所會兵解得脫然其志節亦已異矣平生與張子相莊所持論多古人風義不能盡道也兩叔氏之難遭艱窘特甚然未嘗幾微見於顏色嗚呼夫人豈不賢乎哉張子曰吾哭吾妻也乎哉吾哭吾友也吾哭吾友以哭吾妻也然則張子之哭張子哭之之慟所由與潘岳孫楚異矣夫夫人生年月日卒年月日有五子長穀次玉藻次憲曾次希曾次玉璜一女歸諸生施康錫穀玉藻希曾皆在吾門穀與藻遊太學能文章而玉藻尤能成一家言希曾有至性蚤夭往者夫人病甚希曾禱於神願以身代已希曾死而夫人愈適今張子病甚幾死夫人

禱於神願以身代已夫人死而張子愈於乎豈可謂無天與無[illegible]乎方夫人之歿希曾至死不忘也余因表而出之且爲之銘銘曰

天不予以室而有其室彤管唯休賢姬是畢莫樂斯石以永斯穸

仁和孫治宇台著

行狀

亡友吳錦雯行狀

於乎吾忍狀吾友也乎君狼狽之官離家且三千里上有老父春秋高八十有二孤孫止十一齡不得一賑而死是死之恨未有如君者也其夫人相隨之官素尫然多疾自君病不得寢夫人躬與俱屢籲於神願以身代及君之歿擗踊悲號欲身殉者再狀此間無多親戚吾以友人為之繫巾欲含自小斂至於大斂饗祀其稅食慰問者內兄弟之子顧長發俯匐哀哭攝喪主者外孫徐與昇於乎吾能眠君友之死而不悲且慟耶然而人誰不死君之死所謂不徒死者矣私聯父老以為數百年所未有也君死之日闔邑震悼若喪考妣哀哭

之聲五徹於天又旁及於雜澤平鄉任縣邢臺沙河永年之人來哭者日數百哀號呼城闉擁集堂砌此父老所謂數百年所未有者於以見人心不泯滅而文翁韓延壽之化廼得於吾身而見之又於吾友而親見之也於是收淚為君敘其大概俾當世碩重為文有所述筆以不朽於千百世是吾稍盡生死交情於萬分之一也謹狀　君諱百朋字錦雯號楔齋別號石箾其先本徽之歙人世有隱德習儒行曾大父大患以雄貲起家於杭官鴻臚寺曾祖妣項氏陳氏姚氏大父啟元鄧氏所出以文學為太學生祖妣湯氏鄒初湯先生與女也父思穆以文鳴當代與同郡陸麗鵠先生張天生馮千秋齊名為惠州和平令有惠政以老乞休母陳氏鄉嵩心亭公女方伯陳公善後也君生而岐嶷年十五已能文章讀五經子史數千萬言十八補博士弟子學使者黎仁寂先生拔置第二稱君為千里才年二十娶於顧文學顧子偁公奇其文以妹妻之壬午舉於鄉受知黎陽宋玉仲先生之門而雲間陳卧子先生實聘中揣摩為名士本房得士七人君為殿而實以君為國士也君自此益抱韓楫中原之志矣癸未秋計偕鍛羽而歸命母夫人病衣不解帶者匝月者憂哀毀甲申春遂因殘疾得驚悸症不省人事者閱五七月乙酉從江上歸即還家於江南西陵阻兵於越亂兵鈔其貲裝矢及於夫人之帷是時羽旗旁午有欲以卿席待君君有先幾之哲嘆曰此何時而欲官耶寵於僻野而絕迹焉已亂靖還歸舊里家益貧不能名一錢壬辰上公車卮得復失始就檢選當得李官丁酉謁選得理灘蘇一至官以清節自厲凡一切刑獄多所平反而猾吏豪蠹斂手避迹督理滸務州縣各關陋規盡行謝絕官收官兌盡東單丁不得分外勸索每到水次自備飲饍即所隨差役亦不許食糧長一勺水也廼視事未幾即得

病益猶甲申症也病未幾會有青蠅之謗遭當事詆訶然吏議雖昔去所得贓私而羅織焉子鳥以是時病死聲武林至白下七百里往返營救又當暑月病未五日化為異物臨死時告於君及夫人曰兒死得請於帝大人病無害也是時孫焄始生於杭未一月君在秣陵懺一胚涿居又哭其子殆無生理然鳥死而君生鳥益孝子也於是非擊歸里告貸為其母謀窀穸已筮日形家言謂不利於君君曰吾苟得葬母而利於兄弟吾願足矣甲辰再任廣東肇慶司理平心聽斷不敢阿承督撫意旨死囚有可生者必犯顏抗辯得當而止如郁仁等皆是矜恤小民雖藩下弁丁不敢肆行無已人皆畏避項司理有撫目林世韜王三等以投誠而橫恣遍奪民間子女財物白晝殺人毒甚虎狼力請於督撫除之粵民稱快焉了未裁缺君閒而喜曰父老懸車不歸何待求撫軍王其題王撫軍業已許之而不意病死

不果戊申遊歸又具狀於浙之開府蔣公宗許題疏令蔣公又相商
合又不果藩司以甫和遞限相促不得已𨍭部檄之官盖五月二日
蒞任也閱七日謁知府李公即以將事上控又七日至武陽謁大名
道蘇公德制白公皆以終養力請白公許諾曰令弟視事吾為令遲
君之治南和也燹火耗羅孤無名之征除行戶差役不得下鄉帑惠
學校與民寡訟諸生犯趙凡者爲其叔訐告當大逆君察其寃白於
學院而釋之有李起和者久以人命淹禁中君聽其無罪立釋之如
是者不一於是囹圄中無一人邑有當稅舊例額外羨餘皆歸於有
司君曰富者貸之母也吾何愛毫末俾利於百姓不亦可乎卻之且
著為例未及三月而頌聲大作朔望之日趨君謁府者歡聲沸而然
君歸田之志益堅白公又奉裁再請牒於撫憲金公凡府縣新任必
往謁聽約束體也君蒞任從未走謁金公不以前愆責君喜君治行

尤惜君病稍甦批取道府結候題准百姓聞君欲去每日父老子弟
揭竿樹旗號叫塞路曰無使我仁君歸也十七社七十二村之人褁
糇蓏沸百計挽留有數百輩走保定求撫軍者有數百輩走大名求
鐃公者有數百輩走府求李公者皆稽顙泣下曰無以我令歸也於
是郡守李公曰吾欲遂令之情則拂百姓之願吾欲尋百姓之願則
逆令之情奈何悉少遲為會前暑印糧馬驛黃公前令曾公前令章
公有三次計冊皆君當交盤事竣已閱月寡乎矣府結始至遣獻歲
四日遣具結至撫軍撫軍具題而君之病已不起矣燕邸王公知其
閱府者君夙嚴重師事舊顧德郡守遽公者慮君治狀最重君曾知
君病欲玉成君之志君感其高誼勿墮又念撫軍張公為出同鄉印
結任縣季公為出同官印結曰吾無以報二公之德武陽司馬王公
者都任澧水與君執手君作詩二章謝之自是不復措筆矣新守楊

公甫下車君已力疾不能進謁楊公遽下教慰勞君感之且曰吾受
撫憲以下諸公厚意吾其結草於地下哉且若此一邑父老何益君
蒞任未幾即病目目少愈即病左臂臂痛累月已又病日未幾心如
懸旌漸成驚悸至九十月間常一二更大驚不得瞑至十一二月則
驚悸益又少矣及新歲長夜目不交睫時時呼其夫人與外孫乘驚
至曙以為常然君雖病甚未嘗一日不起每清晨必束冠拜神或閱
部署一二事坐日間亦不恆倚枕席也蓋其病症雖同於甲申戊戌
而猶不如前二次之甚但其氣血既悴形神交耗雖欲求生不可得
矣病中嘗謂余曰吾不似世間人殆不得生矣吾且負故人可若何
又謂余曰吾內人命苦君生平負之甚蓋其夫人自與君相依時即
已攻苦勞悴所有嫁時裝為諸生孝廉時已盡為君費今官此地自
君病起即日為醫覡錢粟卵藥櫃收之數欲以分君之憂冀君之生

而不知君死之不可追也乎平鄉令趙公與君為親交有古人之分
過署欲見君君束冠出內除委頓者數次家人恐其憊也止之君恨
不得末訣焉蓋二月晦日也任縣季公亦適有閒至日為吾作答吾
不得生還矣疾既革呼其女者三顧外孫昇而囑曰吾見汝如見爾
母也將死面南向父呼孤孫名言不及他遂氣絕其得正而斃如此
是日有諸生米時洽夢君紅袍垂紳從東門出雲旂殺裔與從紛沓
蓋君之死而為神固不足言也君且死和邑縉紳士大夫以至於窮
鄉僻壤之民兒童婦女至年八九十無不哭之目盡瘡皆曰自我父
來犬不夜吠禾麥有秋天不欲我邑人之生耶從令而後不如死人
人如出一口白公侍御函三者遺老人望如醫靈光巋然獨存不妄
許可聞君之死火上炎口不得閤又撫棺一慟病幾不測於乎使非
君之衛康正直慈惠愛民有能使人憐愴悲哀如此耶有能感動五

六孫氏皆惝怳悲哀耶君自先生之沉湎稱奬尤未易得也嵩將[illegible]
君之賀與君爲燕飲故人君數數相爲贈答曰與吾臭味也君死爲
治木如天之下銅棺者剧生爵君重其詩文氣誼與之講兄弟之好
去歲其父死君視至其家齎酒酹於地下君今死爵作歌八章哭君
皆可傳也於乎君死其又奚憾哉君生前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八日
寅時卒於今康熙庚戌閏二月三日巳時妻顧氏崧陽公女學博樂
嶽公女孫小君一歲子二長爲郡文學有儁才君理蘇廻思殁於白
下所稱死孝者也爲娶陸氏吾姊婿陸麗京女生孫爲矢節苦志爲
已見頭角以弱小隨母在杭次子熊未冠並殤女三十一歸諸生徐汾
汾善詩賦吾友徐世臣子汾生子二昇泉昇即隨之任所者一歸諸
生鄭祉卞天死同産兄弟四人兄錫朋並卒弟與朋君官肇慶時歿
於江右弟碩朋幼時爲其世父後君所謂合律例乞請終養者以此

君少負氣節不肯俯仰隨人身長七尺目有曙須髯甚美生平以師
友文章爲性命於同郡則師珂屺瞻先生於越則師倪鴻寶劉念臺
先生於吳則師受先天如二張先生與維斗楊先生而於同里相砥
礪者則關六鈐鍵陸麗京祈徐世臣繼恩嚴顥亭沈陸鯤庭培張用
霖右民柴虎臣紹炳應嗣寅撝謙汪魏美渢陳際叔廷會沈甸華昀
昀弟彧及不孝治陸梯霞皆張祖望綱孫毛馳黃驟陳佾佾祚明余
弟宙合洽灘是也又嘗下帷馬鳴九天關與丁飛濤澎家與澎同學
於鄉又並有詩名弋雲景鴻則受業爲弟子者也海內聲氣之好指
不勝屈然如淮陰萬年少壽祺宣城施愚山閏章金陵方爾止文閃
陵龔仲震雲起畫友文以寧鄉訂士祇謨陽羨陳維崧其年湖南王
山長佾山陽禰淑予崇亞山左王貽上士禎萊陽宋玉叔琬珠江陳
國公衍虞尤爲篤契者夾理蘇時則執李貢滿先生而與姚文初與

則稀皆好尋舊例季試所賞識者許九日旭吳弘人兆宮吳張生[illegible]
哀叔圓德擧將謂公伊等而理肇慶分考得士曰林應芝譚奇逢陳
應諾盧啟運金世爵爲別易考所拔索若曰參揮先余學昌余雲祚
而雲祚遇合尤奇季試特拔即時登鯨者曰龔應璐諸君皆名彥故
粵人以爲得人今令南和則尊白侍御先生若楊公仲延則往來神
契雅重張伯啟侍李又吉之賀而與周子繇定交外如李生朗梁觀
生設鐸趙生璧路生建極保極賀生太白馬生廷賀君皆把其文稱
謂不置諸生李夢熊曾佈地方利弊君數稱其長者劉生四七有所
進擽無隱君皆採擇焉故所至之處無不奉以爲元龍能開奇君尤
愛友人之難當陸麗京爲莊史波累時獨挺身營救聞家百口皆屬
鄭之又自爲與壓措費以待其獻證尤人所難於乎君豪飛矣君詩
歌沉鬱頓挫鄉琊爲應以下不屑也古文辭初喜爲駢儷今悔其少

作直欲駕諸太子之上殆未可量也惜乎其止於此君有夙因
嘗出世之學於三宜和尚爲方外之宗喜閱指月錄等書與內兄顧
子衡公爲死友衡公殁且十餘年矣殁之時執君手謂君曰吾與子
夙昔俱五臺寺僧吾當子貴今子故優於吾數十年後當相會於五
臺來令和陽去五臺甚近其于長發悄然憂之得非遺言是驗耶余
與君交且三十餘年所中間同好兄弟如鯤庭死節天君驥武騏亦
幼鴻佩髯異羽之徒皆已登遊道信魏美已成宿草世臣久已披緇
麗京宾鴻遊遊今君又以吏治殁於和陽人生幾何欲如昔日之長
聚豈可得哉往者君常命余文序其今集久而此諾未踐爲作一篇記
其簡端君曰未也吾欲子爲我狀述生平並叙此聞治行余怪其意
不即布雖病中又命其甥孫數次相促余都未之應也誰知君一旦
長逝今且泫然淚零爲君述行狀耶昔甲申君病余過館於臨平君

戕沈翁戲卒醫藥余得觀君病戊戌又病於姑蘇君方將余過從
卷余又得視君病去歲君將之任余尚在苫塊之中不欲行君曰子
無然吾一到即歸矣時且爲作母治喪廼余竟送君之終於三千里
之外也夫悲夫悲夫昔柳子厚殁於柳州退之爲作子厚墓誌銘又
作羅池廟記此地之感君也過於柳州殁後思爲祠以祀之者其梁
吾無退之之文足傳於後而燕趙士大夫皆欲得君行狀因爲疏紀
一二并以丐當世縉紳賢士大夫爲君作文以飛棨九泉是吾心也
然於君生平固無有片言溢辭大抵君倜儻落拓人鮮知其內行總
終始而論炳然大節可觀也當母太夫人死君病幾殆今又以終養
不得蚤遂至於病且死其治前和雖朱邑桐鄉何以過焉且將奕世
俎豆於狄溝澧水間於乎此吾之所以狀君者盡此

行實

先考文學復庵府君行實

於乎痛哉不孝治之膺恤變也天下之父母恩斯勤斯未有如吾府
君之甚者也天下之人子盡揆盡志未有如不孝生不得養死不得
視飯含也於乎痛哉不孝家承前白府君與先孺人遭時多艱無中
人產鞠養不孝兄弟延師課讀學業略能通曉習聞君子之大義府
君與先孺人之劬瘁非凡所見追憶少年時冀得邀斗粟稍致通顯
不可俾得甲申以後府君與先孺人以介山之操相勖勉丙戌至戊
子迍邅也嘗家室數遷資裝盡歸盜憎傷哉貧也曾無半菽之奉府
君與先孺人未嘗幾微見顏色不孝兄弟授徒教讀又以荒田賦重
所餘幾何於乎欲仰一日之養豈可得哉於是不得已出走四方甲
辰至丙午下濉姑蘇戊申先孺人見背不孝稍緩須臾死以府君年
力未衰遂渡河北至邢台明年南走閩粵清源三朔後又至溫麻兩
載戊午府君八十初度又五迎歸里門六月誕日不孝兄弟與二妹
暨中外諸孫咸依膝下而諸公之登堂者趾相錯也府君亦稍有愉
色從此便欲絕迹杜門依違于舍甫越一週凶歲荐饑賦役不免不
孝又應山左青南之聘忽忽年餘念風木之驚不能久待于非歲八
月遣奴子先歸十月八日收弟洽手書及兒楨報以爲府君初秋病
甚賴天之祐得以復初而府君之鬻奴子也亦然不孝病困中略損
憂危先是九月望日同友人戴受滋往謁孔林九月二十五日還邑
寬鼠喪齊志意慌亂遂致劇病幾殆不知何故於乎豈知府君即于
十月朔日得病于十月十日長逝哉二千里音信杳然雖夢寐恍惚
鬼神之告無虛引亦幾料終天之痛幽明永隔耶卒卒畢歲坐然憎
憒乃月正五日曹邑衙役自杭還曹始接凶訃於乎中道聞兒失其
父母不孝窮年羈客不能終飲雖兒子楨拮据躬代于職弟洽盡誠

葬事兩女弟與麥衡恤豈足解免于萬一哉月正九日即戴星南奔
主人雖百計逗留不顧也徒跣出邑門車行六日始至彭城闕宿遷
一路梁糲于是假立船下徐河復買小舟從別路泛清江未至二十
里河凌難行于是自行李疾走浦口渡淮安越三日至維揚于二月
五日始得到家撫棺一慟欲絕萬死豈足贖罪哉於乎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然不敢遽從先府君于九原者深念先府君隱德未彰
與先孺人懿範未著則雖狗馬填溝壑亦何以報罔極之恩于毫末
也于是從昏亂中抆血次先府君之行事所挂漏者頗多惟有道君
子大人先生哀其惘凶而賜之如椽之筆則不孝治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府君諱錫字明先號復庵先世汴人從宋南遷於元至
明皆修仁行義至節婦顧氏楊孺人孝子祖考仲文府君母節子孝
旌里建坊事載郡誌三傳至思泉府君以直節爲給諫顯名世廟二

府又三傳爲本生祖考孫甫府君祖考貴甫府君先府君爲本生祖
考之第四子祖妣張孺人所出而後于實甫祖考故爲實甫祖考子
也先府君生岐嶷悲庇羸多病本生祖考與祖妣張孺人最憐愛之
而祖考於諸伯叔中尤器先君頭角祖考歿時曾祖妣方孺人在
堂即立府君爲後蓋僅十一齡也始終擗踊之節一一無失禮年十九
娶先妣沈孺人塵甫操作自曾祖妣以下皆得懽心祖妣馮孺人多
病府君與先孺人事之百方惟謹已未生不孝治又二年辛酉生弟
洽于時祝融爲災家室盡燬先世所遺無一存者百口嗷嗷生計殆
盡貸一椽蔽風雨奉侍祖妣飲食必華腆將意先志唯恐不及越二
年曾祖妣喪本生祖考以老孝子朝夕一溢米幾危者數矣當是時
伯弘先公既已吾世府君與伯恭先公扶擕維持甚力故本生祖考
持喪三年頗危獲免也又三年祖妣馮孺人歿癈歛皆極加禮竭典

貸以襄事至于室中所有盡以予姑氏沈即遂獲亦以畀之後姑氏
之死也姑壻薄行已甚皆先府君爲之棺歛府君積學力行窮年文
苦祭不得志于有司至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受業鄭月巷先生
尙友之門自成童至于壯年不暫離也他鴻紳先生雖有盛名招之
門下不往人皆以先府君爲强項焉月巷先生以勞吏遷冬官將皆
權荆關路出潤州病死先府君扶櫬奔歸心喪三年睿稱弟子甚衆
皆莫及先府君先府君自喪祖考妣之後念本生祖考與妣張孺人
春秋高日夕子舍壬午秋伯恭先公棄世本生祖考與妣張孺人連
喪自殮大小歛至于祖殯皆先府君身任之不以之出繼而委
任于憤先先叔哭泣悲號幾至毀生當是時杭城大[illegible]門衛
積欠負皆府君與先孺人質簪珥完之不以累[illegible]伯叔至于產
業析箸先府皆止于十之六又三焉伯伯弘先公[illegible]以後伯[illegible]

人以年二十餘稱未亡人至于葬年皆能矢志[illegible]
蓋先府君之孝友其天性也先府君教不孝兄弟惟教古學少時[illegible]
經子史日日課背既出門交遊先府君必叚識曰某某惡行人也其
某才且藝人也是汝曹所當親友者也其他遊朋放僻之人必誡不
孝兄弟遠而避之故不孝兄弟之父友無敢失墜與先府君致也當
改革時先府君訓不孝兄弟曰爾等學術不能逆時少守拙杜門至
祖業也替家益落不孝所得館穀大半費于征欽先府君與先孺人
雖處貧之泊如也蓋其不以祿養爲榮者如此先府君念累世未營
窆歲己丑葬高祖曾祖并兩祖考哭之極哀損一目爲丁酉又病目
醫者誤用凉劑又損一目爲先妣朝夕視膳形影相依不孝兄弟窮
年客外先府君與先孺人惟有慰安而無譙呵也戊申先母見背先
府君哀苦失偶然亦雅自作遣不孝兄弟又以貧困遠離惟賴歸沈

女弟孀居以來時時不離飲食起居左右扶持得不困踣於乎不孝
女弟有類嬰兒子之孝而不孝益無解于枯魚銜索之悲也不孝[illegible]
年館穀都無存貯在山左年餘即欲歸養而先府君又見背此痛哉
痛哉不孝總以家貧至此極也極天下之大逆不孝豈有如不孝治
哉先府君卓然品行事親孝與兄弟友與吾母相莊白首無間諭子
孫方嚴而岐慈仁不喜佛氏言晚年雖習梵唄未嘗耽溺吾丹經鉛
汞之旨槩乎不一覩焉遊涉山川入閩至武夷盤桓累月作詩數[illegible]
有韋柳風味然不喜以詩自見也其大意蓋曰儒者仁義而已雖務
自反躬行至于親友之喜樂拂逆不爲較計也尤不[illegible]曰吾
貧士守吾儕操祖宗家法廉恥爲重至戚中有炫[illegible]之衣處
自守從少年至白首不變也性不樂交遊一生不爲[illegible]衣亦未嘗以
口腹作食先明妣在日日吾不能奉父母何以[illegible]及先祖妣殁

後日吾父母在日不能奉父母又可爲衣食計耶[illegible]
必白衣冠拜泣以此爲常孟氏所謂終身慕者殆于先府君見之矣
先府君生于萬曆己亥年六月二十九日未時卒于康熙庚申年十
月十日巳時先妣沈孺人生于戊戌年五月十日未時卒于戊申年
五月七日戌時先先府君死又十三年矣有子二長即不孝治娶沈
公子培女次洽役弘先伯父娶徐公傑甫女繼娶許公卜年女女二
長歸沈荊升彝蘇次歸胡儼天鴻甥有孫男四孝楨孝栴治出孝楨
娶王公聖瑕女繼娶諸公以叔女孝栴娶韋公六彝女先卒忠楷忠
模洽出忠楷娶邵公季徵女先卒忠模聘葛公耀明女孫女一歸王
雍冀宗翰洽出曾孫二岐曾忠楷出聘錢公紫函女倍曾孝楨出聘
沈公天益女曾孫女一幼未字孝栴出於乎痛哉不孝自少操管爲
文今遭大故劬摧哀毀不能記憶平生畧述一二懇求碩德高文垂

賜不朽上同有道之碑旌美奇節之誄使不孝治生得以覩息人間
死得從先府君于地下結草銜花無有抵極不孝治不勝待命之至

先妣沈太孺人行實

哀哉先母之棄不孝治兄弟而逝也治兄弟行年五十不能承兩大
人歡盡一日之養而母又溘焉見背不孝兄弟尚可靦息人世耶獨
念煢煢老父茫茫何依且復朝夕一溢米苟焉偷生用以依違者父
膝下抑念先母之芳蹤懿行泯沒不傳則不孝治平日之所以操觚
筆以從事于士君子後者其君之何於是卒哭後含淚序雖先母之
生平十分未得一二而其大畧亦因是可見焉大人先生或見而垂
憐賜之如椽之筆附以不朽則不孝治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爲厚
幸夫復何言先母姓沈氏爲大人復菴先生元配大人本生則蘊甫
公而爲實甫公後實甫公丞歿吾母則爲祖妣爲孺人冢婦也父爲
沈石甫公都母吳孺人祖潛齋公祖母王孺人元撫[illegible]公之從也
石甫公有名諸生不幸蚤死時年三十六吳孺人相繼歿吾母十歲
喪父十一歲喪母號啕哀毀已若成人者然是時吾母撫育於潛齋
公與王孺人潛齋公有子六人而吾外祖母中喪有嗣子又弱小歲
時烝嘗母必令其弟列於伯叔之間而拜焉族人婚嫁必爲具禮贊
爲曰吾父母雖死而不死也年二十歸於吾父復菴先是吾祖實甫
公與外祖石甫公爲相友愛故本生祖卒歿其志云吾父既畢娶本
生祖蘊甫公見母厚重端嚴曰吾宗其興乎是時曾祖妣方孺人在
堂本生祖妣張孺人爲孺人皆無恙母事之俱得歡心焉母二十一
而生治又二年生洽辛酉六月火災室廬焚焉火來自遠而家有倉
頭數輩盡爲親戚奔救及火卒至俄不任事家矛然一室本生祖妣
張扶侍曾王妣方孺人惟力是時而祖妣馮以未亡人火燼之餘

日朝夕家政于歸焉諸先母於是辛苦拮据日夕不遑矣雖飪炊不
離而事祖妣馮朝夕甘旨有加應焉越三年祖妣馮病死孫以粥藥
有力不救至於棺衣必誠必信勿有悔也以及引柩委曲勸勉於吾
父者蓋有不忍言者矣然從此水旱頻仍屢遇凶年每年長夏之日
嘗爲糜粥益未嘗飽也治洽章句略能上口即延名師訓督而所教
於治洽者一言一行必務方正曰吾豈冀富貴庶其習傳家規矩耳
庚戌治娶於沈壬午洽娶于魯是年九月本生祖歿十月本生祖妣
歿遵遺命以洽役於弘先伯父是時弘先公歿已久而伯父恭先又
初歿叔父愼先推吾父經理以故本生祖妣之喪也大人致死竭力
而多由於吾母之克勸者一如祖妣馮喪甫畢又值甲申治奉母挈
妻至於郭外之窮鄉母危病幾死幸而得瘥所以慰治兄弟者無所
不至當是時治兄弟自顧無用願躬耕以歿世而先母卒成之如此

已歸祐騎亂毀門瞽瞖而處乃乙酉遷爲屯營遂就任巷里租屋結
廬節孝里者先祖妣楊先孝子慈訓公所旌處也逾年又遷野竹是
流離播徙之苦殆非人世所有也又逾年始買一廛於東橋之両橋
街少有寧處然顛躋困阨益足傷痛哉先是己丑葬高祖以下至兩
祖考妣吾父哭之極哀喪一目焉至丁酉又病目醫者過用凉劑遂
幷喪焉痛雖吾父之失明於今十有二載治兄弟又紛紛爲生餬口
於外所以朝夕視膳者唯吾母是視而今又棄吾父而去也痛哉其
尚忍言耶治同產四人長女弟歸沈子硎丹硎丹死母憐之挈與同
居次女弟和欲胡子儀天亦就姻於家亦幾廿載矣今年三月朔日
殺天從江東歸客死母視之愁然悲不意其形神從此而衰也逾月
得病延友柴虎臣觀脉痰症由昔而元氣索矣殆不起乃五月七日
遂長辭人間於乎治不孝之罪上通於天雖擢治之髮其尚足數治

之罪耶獨是母一生罔非治父能數之治友之登堂者咸及見之而
治不能表錄一二雖萬死其何贖焉大抵母性廉潔祖世爲儒人死
囊橐蕭然以俾姑氏沈不之分也而姑氏死又爲棺斂又慈仁愛人
庚辰辛巳之間大祲有餓子者不食三日矣治兄弟遇於路哀之引
而至家母曰吾家數口少減食即以活之處之周年不厭也爲治兄
弟讀書無所有咮敎粒即售之爲典價無吝色湖上季訪是治兄弟
所讀書也治兄弟與賢人君子交母必色喜所需飲食叱嗟即辦故
吾友皆以先母之賢而欲下拜也吾父生平未嘗爲己置一新衣未
嘗爲己口腹置一膳蓋先母一衣數十年平居攻苦食淡而已與吾
父白首相莊同得如此母死之前三日謂治曰吾明日至後日即絜
然矣吾父曰汝毋役日其不免乎已而果然自非曉然於生死之故
者其孰能知斯先母亦嘗念佛而未嘗入寺燒香與尼媪往來□家

人子自行[illegible]與君輩作稼其立若如先母自思亦決定[illegible]
暮不得志於有司母唯勸學而已不以介意也治兄弟既已隱約母
益貧困然無幾微見於顏色故治兄弟得以退然於布衣而務焉至
四五十也哀哉母德罔極哀哉母德可悉數耶母生於戊戌年五月
十日未時卒於戊申年五月七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一與吾父偕老
五十二年然歸我父三載即遭喪亂之難其後屢遭大故頻年飢饉
以至於屯營迫處五遷無定娶未有一日不從涕淚中度過子女嫁
娶詳先考行實中治兄弟哀昏亂顛倒遺忘然總無一字虛假以
欺當世而辱吾母伏惟當世賢人君子哀之憫之予　字之華袞
則治兄弟雖九死地下罔卿而含珠其何辭之與有

先室沈孺人行實

哀哉孺人之死也孺人死于壬子十有二月之五日而余之聞報也

則在癸丑正月之二十九日依古奔喪之禮即當遄歸躃哭而余以
貧故濡滯泉南是余之負疚于心也歲且盡矣忽于臘月十一日聞
少子孝栩之變一慟欲絕遂于三十日起行甲寅正月二十九日抵
家遂以病月十二日同孝栩之柩權厝於南山麓乎兩殯余不能視
藥餌爾死余不能視飯含是余負疚于心也今略次生平行事一二
以慰爾魂魄焉孺人父沈公雲翼母胡孺人生于壬戌年十二月初
九日酉時卒于壬子年十二月初五日戌時年十九歸余余困頓諸
生間無由振拔庚辰辛巳連年饑饉余遂下帷臨平趙氏壬午被放
祖父祖妣棄世是余初婚三四年間已終歲無歡矣甲申改革余遂
棄儒依稼田間所有衣粧盡刼于兵歸就祖庭兩遭遷徙至于流離
展轉兵之所遺者盡被竊盜嗚呼是余之困頓至此極也戊子始舉
孝楨前此所生多不育而孝楨生也多[illegible]人[illegible]計輔育所以指揣

者多方壬辰卑孝栅余延年所得贈修此可給畢役條[illegible]二世[illegible]
事俯育竟無及焉哀哉貧也無以發遣計兒子而歸人之嘯[illegible]
盡心血而無遺矣丙申余治典一條破壁父母祖孫始得聚首然余
之貧益甚甲辰春余得危疾孺人則禱于東嶽而求余年是年初備
人沒旦病起即赴金闕之席乙巳為長子娶婦工時姻女遣嫁放歸
余撫為次媳歲除家宴吾父母上下坐吾與孺人對長子與長媳對
次子與次媳對先慈亦粲然而笑孰意丁未之秋長媳不天戊申夏
五先慈見背哀哉人世之慘無有過于余也己酉與錫宴拾余至南
和孺人以母喪未畢勸余同行為先慈度葬計庚戌則錫宴死余以
朋友之誼料理其喪盤等事十月方得同其遺櫬南還至歲杪十四
晚歸家即為先慈經營出殯二十七日厝先孺人于南山既事竣余
懲頓殊甚辛亥開歲正臥疾而王省巷于九日至杭次日即有泉南

之行是余到家尚無一月淹兩吾父哭二子哭吾妹亦哭而孺人則
哭不止傷哉貧也使吾稍可承菽水之歡便當盤桓膝下與吾妻吾
子歡聚一室何至骨肉睽違遭此離鴻別鵠之悲哉余到泉未幾即
有長女之變昨歲孺人死今又少子死吾之不德而不為天所祐一
至此耶嗟乎痛哉天欲降罰于吾身而使吾妻吾子罹此慘酷耶方
余之在南和也孺人病甚為續長子婦諸衆親友皆為孺人危而孺
人得活余歸來勞苦以為邀天之哀憐或者白首偕老亦未可知不
意此行出門即為永別二子又弱一個雖極卿相之尊千金之奉吾
豈以彼易此耶計孺人行年五十一從余三十三年極人世之顛沛
歷未有之艱辛不能不為扼腕而告于大君子憶在甲申兵過臨平
吾妻與吾母同至山後慮有不測指一山窟以為死所當大獄初起
人人自危孺人亦請一死此言猶歷歷在耳也嗟乎婦人門內之行
有何奇異可紀此則大概可指者余年五十有五非有濮拆孫楚死
變之慘而酸楚哀痛實難遽割死者一棺永畢生者五內潰亂聊以
抒吾兒之哀慕而次其狀如此

事略

亡長媳王氏事略

亡長媳王氏為吾亡友王君聖翼之季女予門人王遴王遜之季妹
也己丑予下帷于其家庚寅室罹搆屯釁之變王君哀我移學于館
後長兒孝楨猶嬰孩也與媳同年生王夫人孫氏戲以女指孝楨曰
待其長以為兒婦予夫婦感其厚意然家益貧甚不敢謝也迺王君
長者不俟然諾予以友人陸五聘為蹇修曰陸君信上與月為農夫
田婦之禮於是乎在越十三年庚子王君死二子益邅遭命甲辰余
得劇病恐不測以寸絲往為謂二子曰此昔日吾與而父子所謂提

盤曲轅者其然乎乙巳遴死其冬余從姑蘇歸以十二月二十七日
為吾兒惕昏為王夫人與其子遜益尩勉以完兒女結褵之事予夫
婦益感其厚意迺媳過吾家事吾父母事吾夫婦退然有廠嚴室帷
不出其聲在尊長處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又精于女紅刺針之事終
日未嘗去手而中饋膳羞又未嘗不習也吾父母喜吾夫婦益過望
曰是兒弱植其賴此婦以有成乎媳又安貧隨其姑朝夕食蔬未嘗
殘微見顏色而治事益勤敏勸吾兒學殖筐力至其家以餔修果核
來則必置舅姑之所不以一毫入房此雖細事亦足以見其能盡婦
道而無愧也哀哉丁未秋七月二十三日兒身生男金[illegible]五日遂死
於乎余薄德不天以不能有此賢媳也生兒三日吾父咳為名之曰
嵩曾八十日又死余兩僱乳母不能誕育益又悲矣於乎死生數也
余悲夫賢德如此而不能長世也死之日母兄皆在倉卒中王氏有

者頭至其側媳已將絶猶怒而視之曰此非汝所立也急揮之去於
乎此可以見其平日守禮矣媳既死而吾父哭之吾母哭之吾姊哭
之失聲家大小無不哭者親戚無不悲者鄉里無不哀者君子以是
爲德之可紀也余故撮其畧以告世之君子如劉向蔡邕之流輯爲
女箴採入列傳不亦可乎

仁和孫治宇台著

祭文

祭萬年少文

於乎君其終死也乎其爲無年也乎君之去乎遊而歸也不過三月抵家不過七日而竟溘焉以死天耶人耶其真不可信耶吳楚之士聞之者莫不惝耶而失聲而或以爲君未死也道路之言未可信也已而君之訃音至矣已而淮南之士至者亦皆曰嗚君死矣於乎君其真死也乎君有李膺之高名而不爲其黨君有賈誼之傷才而不爲其隘君有子雲之淡泊而不爲其失守君有相如之明雅而不爲其淫佚君有君卿之筆化子貢之馳辯而不爲罵奸君有陳奇之術數熊玄之天文而不爲其危身其性直以易不爲城府其貌和以安

不爲斷飭其才肆以給不爲譎詭之數者皆不可以死而君竟死此吾黨之士所爲呼天而不可問哭泣而無所從也嗟者君嘗遇變矣車在其身而不死三木纍其頭而不死刀刃加其頸而不死乃今君有叢桂芙蓉之園可以無死有才人窮兇之樂可以無死有下山高興之徒可以無死有說劍談兵之客可以無死有登山臨水之娛人可以無死有三車五禽之玄解可以無死幾者當死而不死今可以無死而竟死是天之不可問也是人之不可知也有聞龍蛇之厄聖賢不免在昔辛巳酉銘以殞今茲壬辰君又何逃嗟乎嗟乎君死則得矣其謂後死者何君死則得矣其謂若生何昔君生而收恤人謂再來如辛氏子而君亦悟無生之理通晝夜之知此死生有自來死有自往者矣而獨是余輩淹抑悲慘悶傷排惻罔許縮之哭世獨宋玉之悲秋不知生之爲得不知死之爲失不知先生之感是不知予草之爲非東西南北何魂之招天上地下何魂之宗嗟吾哭者而以哭君日君之適此也館于彥遠氏吾欲從彥遠氏而哭之而彥遠則已病矣吾欲從於野而哭之於野則已疏矣今以文致祭於鳳西之草堂而論之君其有知也夫君其無知也夫

祭陳雲來先生文

於乎不易者道不朽者名先生系方嬀之後乃自仁而蒸遺修仁行義體素履貞世家大儒克駿厥聲自道喪千載而有姚江王先生布衣耳含爲欲扶鄒孟之傳乘中流而砥柱是故其學也賢其服也士道必克循於躬行學必有裨於稽古夫其爲孝而易何曾不足舉也夫其與弟則姜肱孔奮不足數也交遊則荀淑李膺門人則子幹玄成至於仁愛惠和之德束正齊一之誠強固義勇之制正身體化之經陶冶上俗爲世典型宜其佑啓後人而開豪英也吾嘗讀周易考

蘇辭獨地上之象而系以有終顯孫氏殁亦謂弟子庶幾君子曰終以先生溫道之精用物之弘年逾指使德若屢叁以視生同昧維而孰有尸蟲者哈施致之於岱嶽鳥鼠之於雲龍矣嗟乎喪亂以來民氣且困豺虎遊逃邑里丘墟先生居貧不附在約能愉東林肆虐南都善後夫當世賢人君子衆矣或以孺仲割帶或以逢萌掛冠蓋生採藥嚴子持竿大宰隱約困苦永嘆而先生修淨土而習伊洛自學累學跳有就無龍樹之所遺引支遁之所招呼以故好道之爲疾苦不恭阽危之言烜烜可昔此非有得於道而絕頗者安能達化而遺還叮凝剪切哉是乃楚老所以歌宮梟息所以歸真也某等欲哭則類婦人欲恐則淚已承順於是屐雜門之號而陳薤露之詞先生殷勤風馬招搖靈旌其將長矣而不顧乎抑將視下土而與悲乎

祭葛怒古先生文

悲乎君胡不夭乃毋斯厄仁義所以召災正直所以致譖而君之亡
忽焉若驟之過隙豈焉若天之則有待吾人之不意信其漠之難測
君以絶異之資爲司農之子同華氏之得經若孔庭之有趨衣不衰
裳性惟墳史何淵世之翩翩而若慎之翕翕說經於徐孟之帷學道
於鄭張之側杖履必蕭琴書勿越就是紈袴之容收縣弟子之職若
廼司農擁龍門之學而山陰我測之院道德之英文章之彥無不與
君定交而深其綢繆君有高情又能急難或解佩以贈故人或脫驂
以急咨館却兼金而不顧視麥舟其何算加惠宗人特致族黨撫育
子姓分田讓聚此皆可得而言者也於乎君平生雅樸不事華飾教
二子以成學期無忝於世德延高明之士共褒美於典冊在家不見
其脩容處友罕見其抗直但其所遇數奇十載不得初慈則之見背
繼作耦之夭折嗟坎壈以終年故壯懷而若失驅驅險阨奔走南北

遭時不偶九死靡恤司農捐軀以報國母氏殉身而顧隮天之所以
緇匝節而觀子職者其在於斯君跟蹌八閩之郊趨旅西陵之道哀
感路人淚零衰草域是乎原阡非京兆馬鬣以封庶幾承考凡此孝
成天性自當顏頞古人而感格來哲者乎於乎哀哉君可以拜郎而
未及一命之榮君可以取青紫而不得一第君可以享大年而曾無
六十之壽君可以致陶朱猗頓之富而家僅中人室非富有於乎哀
哉天胡奪善人之速而寔之地下將風車雲馬彷徉於天上其等既
係通家又忝姻戚情同跨竈之賓哀等騷鳴之客撫孤兒於喪次悲
靈魂於窀穸雞清酒聊以告哀言念疇昔神其俳佪

祭吳爾昌先生文

嗚呼族之存也莫貴於讓王之後世之衰也莫徵於人亡之悲故周
子有罕生之哭林宗有茂悼之哀文衆致感莫之嘆延之誄微士之

旅殯傷悼不同所以歎與刑於既往寄哀音於將來其致一也惟先大
先生家有藏書世稱明德人之殊尤邪之司直若房爲博士之後王
祭爲貴公之孫逸情遐舉秀質高騫既術術於道德之圃又悠悠於
禮義之園相如以貲爲郎思光求令得丞初選巴蜀茂文翁之化再
遷邾國有虞詡之能其息人之難也若赴火其說巴之節也如飲冰
經紳有羔羊之詠小民有懸魚之稱然而脩稱藏真長公不仕谷口
可以種老牆東於焉棲止既而海水羣飛天地崩圮子山哭於江關
申屠藏於土穴先生貧惟一薮令子朋有千賦長者謝書淮海之間
次者教授里門之聚草門非質聊以容足三旬九食又何懼焉乃者
少微星隕謝數不免歲在龍蛇鄭玄忽奄楚國喪其兩龔魯人悲夫
子反此雖先生以爲考終而在後死者不能免夫情泣也於乎不朽
者名難忘者德行道之人誰不爲邑況於我輩通家之好加以甥子

之執淚之流矣無假雍門之琴情之戚矣不必武陵之笛是用追述
平生聊舉大節不忍同於太上之忘情豈敢等於女曹之唯唯魂而
有知庶其鑒焉

祭吳雪門先生文

於乎唯虞用陽貴姓於越名人讓國之後必大乃自他而耀靈西河
以臣君馳譽東漢以諫父知名伊歷世之有能者至先生而聿駿厥
聲人稱長者士仰逸民王彥方之息爭化俗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愛
客則十仙乘落朋情則一卷竹林視金如粟使馬如羊輕則結士生
死存以所請位以德尊名以義揚者矣賢行萬石之第明經奉世之
家惟諸子之崛起而先生蒸者其菁華在浙之龍慈明無雙在賢之
虎偉節銳怒而況諸子之德堪羔鷹而名同俊領夫何忘士山棲賢
人野伏未瀉擊之三千當歸窮之百六避世之有君公懸吏之解梅

禍然而征生不樂與質長愁許伯哭世宋玉傷秋先生春秋大[illegible]奄與化遊斯鄉人所以巷哭有識所以淚流也於乎先生北阮高名東方薄宦百年之身倏罹斯患嗟小山之摧落悲長林之披離瀉泉無聲蕤露易晞慨其嘆矣寔足悲矣

祭張元岵先生文

於乎自陽尼所釋亦越有年而先生春秋大耋殆若靈光歸然胡虐陰之在辰感驟驟於悲泉回梁摧而晉萎嗟天道其何言原其秉剛方之性植挺勁之節伏氣愛奇騫除一切晁董公孫不足爲其遭遇也傷尹上蔡不足爲其學殖也嗟矣東方之陸沉[illegible]假左徒之悱惻綦昏進之儻[illegible]而終薄其射曾[illegible]昌黎之罔肆而亦鄙其干澤辛酉一登賢書三十載困頓公車謳吟克衜披閱滿家謂還未就咄咄咨嗟殆欲一試胸中之奇而世事已如亂麻秋泉之吞鵝華起雄苑之

銜駝若何言入山兮木離柯言入水兮風溺波胡楚在之歷落而衰鳳之行歌廻紆多而點九師之邪遂陳詩而衷四象之正所據聞者申右憂悲之情所宜耶者先民溫厚之訓閉門却掃蓬蒿自隱絕床閣[illegible]跌遁見庋梁則七略克物比孫詠執經余門始接色笑謬結盛[illegible]忘言忝竊鄭虞之傳教自此遁相往來歡合不少潦章遺守言及二者或荷東皐之篠或遇西泠之棹無恙青山忘機鷗鳥自笑義皇以上皆倘烟波而寄傲迨余饑驅四方而先生鄭重慰勉余還里門則喜動顏頜兩載之間三過展轉先生精神雖衰而與寄不淺南榮北背北窓執卷治私諸孫詠爾祖庶可百年相保而不謂相別未幾遽焉遽還大造也驚聞長逝五內[illegible]喪何爲來哭杳然音聲逍遙雲馬地下天上川吉巫咸筮魄何往嗟乎先生天乎人乎上帝外臣先代逸民西歸之淚未乾而楚老之嘆忽聞嘶柘致動亦又何云於乎哀哉先生已矣名德未忘手澤尚新數卷縹緗應發孫仲[illegible]荒所卹恨者老成凋謝後死者之不得起其容貌而摘其芬芳聊招魂與大招同荆些之悲傷與靈神兮自歸憑招搖以倘佯於乎言有盡而意無窮先生精爽如昔其亦感嘆於雲中乎

祭業師朱君翊先生文

歲丙申七月之六日吾師以病卒越三日治等爲位哭於其室越六日其孤來儀幡於北山之麓既反哭之七日門人咸集乃割牲釃酒而以文告之曰嗚呼吾師其終矣乎師厚於德而艱於遇窮於文而嗇於年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吾師之生也無孔融之表門其病也無季孫之賜簀其死也歛手足形其引也見星而行虞祭不設其喪也毋飾牆毋置翣其葬也布幭一池無碑而有辭於乎吾師其終矣乎師盛德在人經術著世處家雍睦唯孝唯悌事親之生有萊蓋而

時備珍羞及親之沒鷄骨憔悴明發不寐以盱胥田生之學授子弟者幾三十歲善誘不倦開啓愚蔽於乎師可爲蕃苑之津梁人倫之淵萃者矣上天降割膺此沉疾藏篋降於其陰松栢夢於其室爲諸生祭酒以終其身年不過五十一於乎痛哉吾儕又安知善人之當爲而吾師之永畢也已悲夫悲夫治等爲學有愧於鄭玄傳經不比於子駿丁恭弟子有忝周與范升之門無爲揚政所以哭吾師而無路望九原而引領也於乎吾師其終矣乎師毋在堂將終事之弱息二三之未成者將終字之斯所以報明德於萬一而莫之敢[illegible]者也於乎師魂魄有知其尚饗諸

祭朱君潛生文

嗚呼唯靈挺生哲族誕茂淑姿嬌嬌道德抑抑威儀宜不期於高資而優遊以藏身位不期於有土而容與乎諸生起之爾沖而氣不以

上人犯之不校而心與世無爭吾意造化者將畀以大年[illegible]
遐齡嗚呼唯靈衎衎如餓負劍納屨長趨肅心立身行己貫比[illegible]璧
睽成桃李劉瑁家門姜肱兄弟若其道叶琴瑟情篤伉儷節如之女
深鮑庶幾至於敬子百行傳以一經擇名删以爲匹與季蘭而齊爵
故臨殁之日而斯婦刲股孝子刺心誠有可得而言者嗚呼自非
仁心子諒之質齊稷恪恭之誠守己服物之恕孝愛度務之哲亦烏
能骨肉無間內外齊歸有如此乎言念生平忽焉棄世此胸所以悲
積而涙所以承睫也嗚呼魂歸天上風車雲馬靈神莽蕩我酒我殽
彷彿嚐餐蹇將游兮雲之際聽余辭而長往

祭張天生文

於乎惟龍蛇之有厄自前世而已然翼上帝之降割先生獨遘夫屯
遭少微隕於天上箕騎降於㟴險自人心所恨惆者而廻感嘆夫儒

林朔余倚之恨恨而余淚之涔涔先生少負奇節業冠朋儕掘田王
孫之經學具陳子昂之偉才當神宗之末年文字衰靡人心委隨非
有賢人君子曷能砥柱夫末徵自先生振興吾黨而崛起慨奇故能
好古如歐陽而起衰如退之江右四子之高文萊陽左宋之實學皆
與先生定交於祐穆而結好於僑札高冠陸離長佩縝約榮名雖不
登於仕宦而四海已慕其好爵及乎晚年倘佯山澤劉家之四部荀
氏之七略莫不貫夫丹黃而勤於筆削洎漸離於易水哭皋羽於桐
溪完節如魯諸生高蹈如楚裭輿故能使西州人士服其節概而東
國人倫以爲羽儀也嗟乎先生其竟已矣能不傷情胡爲言笑未幾
而大命隕傾然而先生年餘八十不爲彝諱著作滿家不爲無名而
吾輩所爲涕泗而不已者蓋悲莫悲於白首之離別而愴莫愴於古
道之淪零今日者我有既將我肴既旨以悲人之辭而用巫咸之迸
先生之魂在六藝與九天能不歆歆其陟耶

祭王聖翼文

於乎以君之盛德而不克永年也天乎天乎吾職思其故而不得也
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君非所謂善人者耶君極人世之艱難
備有生之荼苦天與善人而若是耶君九歲而孤父母不祿而育於
外氏兄既蚤夭任又棄世內無期功外無親友君之危極矣年及弱
冠返於故廬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虎狼食人又欲侮予君之憂極矣
蚤讀方書遂有盛名東西南北竭蹶不寧含沙之射頻年見告引繩
批根羅織千存之害極矣君仁心爲質專務救人存亡死生不有其
身望拜之謝無不得請以故多務常嬰疾疢君之病多矣有子讀書
儒林朔步亦復多艱三四娶婦亡友之兒故人之子爾室爾家亦克
刑房君之費殫矣乃七月火中君復見病三月不愈五月而隕融風

爲災室廬盡燬鳴鶴客於他人室飯含棺斂取於倉卒君之禍又
不可爲道里矣曾天與善人而若是耶憶在己丑僕館君之家君謂
僕以人師而僕謂君以良友從茲五稔朝夕執手纏綿繾綣是以往
厚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媾謂可相羊於山澤而綢繆於白首不謂
天奪君之速而君棄我之驟也昔有故侯賜君以梅數百年物也君
婆娑其下集勝友而酌金罍今茲之災梅亡而君與俱亡矣豈不哀
哉君嘗謂余吾憂勞如許行年五十即是百年不謂載登二稔而遽
言旋於乎豈天遂不假年耶霜皓皓而告哀風飄飄而若暗日時既
至吉同親串南山之南臨君之窆悲莫悲矣泫彌泫矣於是灑酒薦
蔬哭以斯文

祭趙珍流文

於乎君其死耶歲在癸卯君行至閩踰年未歸而傳君自閩而入粤

祭文

仁和孫治宇台著

祭范文白文

於乎山陽有鄰笛之悲平原有傷逝之賦明大雅之淪亡而斯文之忽故自吾與君定交辛巳之歲其時風流宏偉衣裳雲會梁苑英霞西園冠蓋而君於文苑獨任鄴濟蕭謝除　駟走發英返元音于正始為吾道之干城既而遜丁百六用舍人殊君藏身欲困而搖首躊躇弟子之大官接迹而先生之經學嘗勵門惟索靖之迹手摹梁鵠之書河汾之四科僧齒元卿之三徑不殊通禰羅史厄災甚覆巢幸皇天之鑒宥釋貳負于一朝昔范滂死而母猶存君得生而母無恤號鳥返哺者十載綵萊衣以中宵在晉世已為王何于聖門實等損

高嗟老母以天年終君之志願亦畢彈琴成聲二豎為學何繇舟之忽遷而藏脩之入室哀哉已矣天難問矣臉靡之手澤未乾兩楹之告夢待命日者上巳侯過盟官與君執手飲酒盤桓快敘夙昔樂不可言黃鐘中律復次河干登君之堂業已蓋棺覩諸孤之辯踊念夙昔而涕淚滂然而欲為君慰者七十老孝子不為不壽三丈夫子孫侍繩繩不為無後有其鉄梁鴻之偕老豈曰無偶生有蓋世之名死享仁君之眾共得天也蓋厚修辭足以傳世制行足以表儀其立德也可以不朽而獨是哲人云萎老友沸霖悵古學之欲絕嘆斯文之陸沉不能不興悲于同郡而傷後死者之心也于是採溪上之毛進絮雞之酒敢勒商觀敬告左右

祭嚴顥亭文

於乎孰謂顥亭而長逝耶顥亭死天下無不哭顥亭顥亭視愁兄弟猶兄弟而能不痛哭失聲耶然愚兄弟之哭非[illegible]也其致主也忠其事親也孝其于昆弟也友其待子姪也慈至于結髮交遊與天下賢人君子為膠漆其性然也於乎孰謂顥亭而長逝耶顥亭自少為田王孫學俗儒巧奇詭務浮華而顥亭尊尚清真澹泊之製與羣從子岸子問及弟子覩皆以發明傳註為務天下之為易學者必歸武林嚴氏啟禎以來餘姚雖熄而習尚未除士大夫側肩帖耳首下尻高殊令人短氣顥亭獨崇正學昌明會稽漳浦之風教使人曉然于邪正之分世際滄桑奉二親之河渚樹園藝圃子舍之外無他事爲子覩死撫其子如已出將欲以此終老而失怙負痛求祿奉母從方朔之公車為衆長安米薹有所踵于中者如此及夫讀晉天祿歷事給垣侃侃直言因事納諫雖劉更生封事任伯雨章疏無以復過於乎此顥亭之自任契稷而欲以有為者又如此然顥

亭之色笑娛親又未嘗一刻有違已待闕歸里尋東皋之一畝為北堂之終養而老母以天年垂盡則皐魚泣血君子悲之今還皋園者猶哀其志焉若迺素性謙抑即侍御既貴正色立朝天下稱其是父是子諸子文則儒宗武則干城諸孫鵷起鳳翥以平人論之必有揚揚吾色不能自已者而顥亭若無一毫加其中者可不謂難耶東山一出天下蒼生無不以為司馬君實乃者以禮垣晉長進太僕授宗正兩任都憲一乘櫓儲嶽嶽剛方之氣久而愈勵饑溺猶己之念老而愈摯天下方倚為作相而顥亭則惟願投簪乞閑放歸邴故事於乎孰知天不慭遺其竟以此而畢世也悲夫侍御走數千里與諸弟泣血踐屋豈朝暮一溢米呼天搶地擗踊呼號行道之人無不悲之而況于愚兄弟之至交乎思也求如平昔之旅晨夕而不得也治也求如少時之研筆硯而不得也冷也求如燕京之時時聚易而不

待也已矣乎復何望哉於乎一信彼[illegible]

彭湖顥亭而非唐之宋文貞耶不可也謂顥亭而非宋之范文正耶不可也然乎否乎朗家之論定何如乎許公之品隲何如乎今者舉顥亭之柩執孝子之手採溪毛而上薦奠灑而陳情知顥亭之亦歆噓乖嘆于雲中也

祭沈硎舟文

於乎以吾子之倩修而罹斯戚也以吾子之篤學而夭世也天乎人乎何子之無祿至此極耶往者顏生歿其最閔伯牛歌其朱皆沒至子之身而顏冉合為一耶自余與而兄相善也日有弟而也者[illegible]雅恬澹寡嗜欲余固心識之及見吾子悖篤有行詩人也余心[illegible]適爾父求昏于余告于吾父母遂以長妹字焉嗟乎以為潘楊之[illegible]蔡徐之好其在是也耶而孰知其不然也耶自古妃匹之際無如命

何而豈意吾妹之歸吾子不五年而遘奇疾不十年而夭天也耶嗟乎子乎子好博覽與文搜奇採秘是何子之博也事父母能為色養[illegible]死能為兒啼是何子之孝也與兄悖悖然與弟怡怡然是何子之友愛也與余兄弟交如同產是何子之親朋友也嗟乎子乎論子之為文則不可以死論子之為人則無可以死而乃竟死也豈非命耶昔閔之漢有趙岐遭疾不起作厄屯之賦曰有命無時然及其愈也年過八十位至三公不若子之病而竟死也以賈誼之才而無年以貢叔度之望而無年然誼亦嘗名宣室矣憲亦嘗至天祿閣矣不若子之以博士弟子死也嗟乎子乎天乎人乎豈非命乎[illegible]有女八歲能哭為而哭子矣吾妹焭身以子之德賴天之佑或者[illegible]子未之知也今日者有酒一尊有肴數缶訴余哀于靈[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知乎無知乎

祭門人俞子國文

悲夫子之死也子年十八就教吾門其行切直其志[illegible]篤信于予執者可喻如冬靦日如饑斯餐期年而識文章之道三歲而涉道義之藩予嘗謂其遠大之器足以抗古昔而比前賢而不謂昊天不弔一旦隕越而倒彼下泉悲夫悲夫子九歲而孤而少未克之緒毅而子以光大其門閭而毋以未亡人在堂為念決若操志冰霜激而子以顯揚而今已矣又安望矣子攻苦有年淬厲品行夢覺是戒貪心是屏口無擇言取友必正孰是斯人而罹斯病噫在昨歲子猶嚼咊于蕭寺之中湖水波興落木振谷殘燈夜半交映寒釭即今春初子猶支離于東園之寢雖不良行尚能跰躚雖不良食猶能強飲予見其骨屏然而儼兀然謂子歸而視疾乃子辭我在三月之四日而子之棄世在孟夏之二十三日悲夫悲夫曾幾何時而子之家已無子

矣曾幾何時而子之門已無子矣昔夫子之喪淵路也曰祝予祝予[illegible]視猶子予雖凡庸哀痛曷已聞子之死叫號三日呼予者屢乃予不得理飯晗而觀殯三日之後聞子之變十日之後而乃得哭吾子天乎天乎何至于此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子豈非所謂善人耶而一旦夭折者是真理不可信而天道果無親也子之室人懷姙五月予尚冀子之有後而呼號禱祀于冥漠之天予年餘四十志意不堪目長視而惛惛髮半華而鬖鬖經年長慟怡何能非鄙牛潘子與子而三已矣子既飄然辭世予亦安能久存不寧後死者誰為收子之骨而招予之魂於乎哀哉夫復何言今日者有酒有肴敬奠吾子來者皆子之親友子尚能顧生平而一言矣乎

祭甥陸佳休文

單閼之歲大梁之辰八日[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

吳氏孫治謙以清酒時羞之奠致祭于其賢而哭之曰哀哉[illegible]

天所爲閼摧玉折其信然耶方子初孩吉陽府君咳而名之規事致羊酒同人歌詩而余仍以金銜人喜有外孫保抱攜持六歲外傅十三成童哦詩習禮秀外惠中入侍子舍不隨書術之學出從諸兄吾有竹林之風執經于陳氏之門習業于賢兄之室文日進而行修德日修而再失吾以爲陸氏之必大而衰宗之賴于宅相也有日矣未幾相依更得令淑子似乘龍婦如倚玉佳兒佳婦叅爺徐淑俯父用母欣然心目不謂天降之割遭罹災殃婦喪于前子繼之後先是人斯而天不祐而吾更有所痛哭不忍于吾子者則以吾子之致孝于其親雖累千秋而萬祀亦莫不感嘆而酸辛方吾君以痛哀遘累也倉皇號道子以尫羸之身驚弃哀恰牽衣于背門之外嘶哭于衢李之祭三日三夜哭不絕聲行人哀感道傍悲鳴及其舉家號遠更不

欲生而愴然白首之母向于鄰躑而丁寧乃今奇冤嚴霜大難已乎父既歸而疾已甚家人聚而命將傾也其易簀之際絕無戚容猶告兩大人曰兒得見父死又何憾於乎此古孝子之心也可以比曾閔而無慚貫金石而不變者矣在禮繫責父死脅人以爲忠而咏之吾子之孝亦當懸之素旂哀哉自昔揚雄有童烏之感蔵榮有妙士之壁以今觀之爾父爾母亦安能作達于東門而不抱痛于西河哉於乎哀哉余年未五十而愁懷于尺其何以解爾父母之悲號而慰子之魂魄也適者日時既至爾與爾室將並棺而出則余與爾母況相向而哭灑酒而奠之野夫婦于風車雲馬之前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

哭次兒孝脩文

吾自入秋以來夢魂擾擾從無帖席間合皆證余之憂感歲十二月欲治裝歸計忽于十一日收汝沒後之第二信具知汝已長逝也悲哉痛哉吾兒其果死耶汝兄第一信猶爲人浮沉余不知汝之死日又不知汝以何病死嗚呼吾五十有五之年其能當此慘酷耶非歲汝母死汝今又死是吾之不德以損折汝母子也辛亥出門視爾等皆有悵恨可憐之色泣下不能語並謂與汝母子遂作生離死別耶哀哉痛哉吾不欲生念汝祖煢然在堂吾又不忍死遂于二十日起行正月杪抵家汝柩附母在室呱呱一女能不悲耶能不痛耶嗚呼以汝二伯祖祖父言之世有積德豈宜降割于汝耶汝生于流離顛沛之中行年二十有二衣無帛綿食唯菜茹亦復何罪而夭死耶爲撫魏女出于九死之中配爲夫婦兩家之祀皆在爾躬汝其可死耶否耶哀哉痛哉余不能盡父道以教子自己酉至今五年矣在家無一月此吾不能自解者也延陵有云魂魄無不之也汝之

生平耿耿自立死必無輪迴之苦當爲吾禱于上天下地保祐汝兒速舉衆子便當爲吾兒立後此則吾不敢望而欲汝之哀訴于冥冥之中者也吾言至此淚有千行腸惟寸斷矣哀哉汝亦知吾之哀憤而與可如何耶

祭魯節婦文

蓋聞夫人令德維貞而守終以節雖振古所難況幾近乎古者漆室之于君臣緹縈之于父子亦合有奇節駭行至如伉儷者人道之常往往南山之刺鶉賁之譏所在都有亦獨何哉夫郎娶之守故難也杞婦之崩哲城也惡班之著女誡也皇甫之號女宗也聞世之出代不數人今已覩于夫人蓋亦其流亞矣夫人名家子歸于魯未逾年而夫喪立其宗子承其祭祀稱未亡者六十餘年以死嗚呼可不謂難哉自大無耻道衰流污濁垢夫爲寄豭妻爲逆豬風俗之壞起于

士人夫狥義其行節庶其性而民間女子囗其不爲否哉妍芋八二豈有幸爲今以夫人之立節如此撫孤如兒亦可謂偉節男子焉丈夫矣以砥世礪俗誠哉其不可及也本夫人產于潘姊妹三人皆以節著次女弟爲烈女名載郡誌次女弟歸于沈夫殁妻亦殉節以死然則潘氏之節俱有天性而夫人高節殊行世所未知庶期不變從容矣死不尤難哉僕爲洽恐夫人之女孫向悉夫人之德懿而爲文哭之如此

祭徐孺人文

於乎孰克爲賢者之妃而揚其華同耶孰克爲儒者之母而振其高義耶其在吾母千秋兩二鹿門之遠尚存綿上之風不墜渭濱承百世以爲則並影留之芳懿乃昊天不吊大命留其難巽後千秋而感者尚或聞風而豈泱而況吾徒之涕泗於乎始余童之結交也俱在

華年登堂暨辟開口動頻母喜其子之有友而子亦以其同類而拜于前後屆朱以爲歡驟淵雲以先義意氣𥁞屬至行高騖于青雲而何有方禄哭而比肩而乃時恐袁辰遝偭泣麟母曰已矣與子沈淪則有嬰差焚覔黏粟金輪棄浮雲而不顧其草實其如珍此母之所以優遊于法王而茹素以終身者也於乎母生于名族相攸德門有大儒以爲之子有能文之諸孫中外爲雖僮僕訢訢享多福而躋上壽亦豈不嘉美于人倫而獨是母德兼有子孫洎極通井里而寂若聘萊衣而於咽此不能不爲之傷心而太息者也于是治瓊靡之饌潔伊蒲之殘設祭格前庶或鑒饗

祭胡節母褚孺人文

於乎古者卓犖偉異稱丈夫者蓋不數人況于淑媛者哉詩風所載女德尚矣詩柏舟共姜矢義其父齊我以欲奪之以死自誓而執風七子自訟而不能回其母之志也賢否同殊形然節貞不易見矣不佞用是稱褚孺人以爲不可及也孺人少歸胡惠濂公惠濂公衰然爲諸生善屬文試輒高等時人稱其內助之賢蓋比于桀子貞義云亡何惠濂公殁孺人欲以死自殉既而撫諸一男二女曰君不嗣而姓之成人吾何以報所天于地下哉遂飲冰操茶晝夜疾作日庶其無墜亡人之業乎亡何其嗣見悴矣孺人曰天豈必欲絕而宗耶吾嗣之兄弟之子猶子也則猶子之子亦猶孫也吾其稱其者撫而長之哉於乎諸史之所傳貞烈者稍壓悶阨死而死耳其孰與孺人之艱難百折令家世不墜如夫主在時耶縣官賜槩爵旌門閭稱爲節志云云者非必盡如行義施姿皇甫謐宗者也其或大家宦族計甚很之不則習爲名高耳其孰與孺人之誓死不變以終其身耶於乎以孺人所遭例難以節見而孺人卒以節見可不謂

賢矣哉魯語所載敬姜孔子數稱之觀其慕門不與康子言及告子文伯曰吾懼穆伯之絕祀又無日不有以自危者班惠姬號大家太后六宮以下多師事焉而臨終作女誡自言戰戰兢兢恐遺父母羞婦人之以節見在女宗猶如此安在其不難也今觀孺人號素終身足不出于閾言不出于戶中外至戚有慶事則絕勿爲通問喪吊疾或一往焉以方敬姜惠班亦不可短長而論矣治之妻蓋孺人子之子也哀孺人之高節而哭之非以爲私也

祭岳母胡孺人文

於乎母視治猶子而不能伸吾情以盡吾養也哀哉昔治成婚之日二十有二自以爲立致青雲偃樂功名猶如拾芥今二十五年矣老大一布衣頻毛種種而又偃卧枕席生氣不屬於乎痛忍言耶猶尚可以爲人耶母爲吾婦之女孺人之妻少劉母誠克備婦德宜其益

銘之素考也自歸沈以來逮家多艱數十年矣持門戶開口之日少盈愁之日多事翁以勤撫子若孫仁慈備至若子偕老於妾媵所生有螽斯之風此事之彰彰耳目者也年來與女弟朱夫人篤志西方之學一室之中六時唄誦如若梵老修廉幾爾金像之大覺視三途于何有卜何于去歲五月忽遘後疾遂及一陰逆成不解現導火于青蓮之舌將天之報施有不可言耶抑母之終身勤勞所以致此耶而余猶有所抱痛不忍言者母之于治不以貧為患不以不過為憂而戚戚于世網之驚心慘慘于疾痛之不除今吾母病已深爲治覓禁方合藥於乎言念及此治何可以為情耶哀哉母病治亦病而不能視湯藥也母死治留而不能視飯含也及母之殁有孝子慈孫之執喪而治又不理襯泌奉靈主於乎治何得以為情耶治猶可得比于人數耶昔呂黎氏于外母盧氏為之誌銘治文章鄙陋其得

比于呂黎氏耶其何以不朽吾母耶今者母將葬于南山之麓治率妻子祖道而哀哭焉是用掬水之蓋薦母之靈母生而賢淑死且爲神其得爲無知也耶

祭朱孺人文

於乎天下之閨範婦德著于彤管而昭于史策者多矣然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爲仰溪公之繼室而朱子郁鏞之母朱子有嫡死于辛丑之七月而孺人則死于八月人事之傷心至此極矣朱子之哭其母異于人之哭其母者也然朱子之母天下未有如是之賢者也吾屬安能不爲朱子而哭其母耶朱子有兄曰鈐曰鈔先謝母之所出也孺人視之如一也此[illegible]人之慈也仰溪公四十有奇而娶孺人[illegible]人躬操齊眉而挈饋[illegible]此孺人之敬也躬織紝之勞操作不休而[illegible]充膳以致其于[illegible]疏糲安敝衣[illegible]此孺人之勤也攻苦食淡不

厭粗糲而一生絕纖縞之衣此孺人之儉也孺人有女嫁于汾析貿于外而女歸寧于家久而死殯殮之費一自已出而嗇理還諸婿無所損此孺人之廉也下御婢僕饑寒勞苦以身先之有媳朱氏患驚悸之症孺人調藥多方護治之此孺人之仁也於乎以孺人之德如此孰爲皇天不祐而竟至此極也朱子治儒家言人士稱之諸生宗之而尚厄于布衣生不能遂其祿養之情死有待于石鄉之封於乎天之困朱子而畏其母其至此極耶余輩與朱子交遊朱子未嘗不治酒醪案傑傑終年如是無有倦容非天下之賢母而能如是耶而今又安在耶日吉時良朱子將啓母于殯宮而合諸先人之兆某等于是載酒與肴爲文以哭于孺人靈輀之前其有知耶無知耶

仁和孫治宇台

策

東南水利

東南在禹貢之時一澤國耳故曰厥土塗泥自漢以上皆然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至五代時錢鏐擒捋及南宋偏安而財賦甲於天下然東南田賦盡由水利邇今民力日竭灌溉惘仍豈非水利之不講哉然水之在浙東者其已事易見也漢永和中馬臻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溉田王介甫知鄞起堤堰立陂塘使鹽水不入于田而鄞世爲沃壤皆浙東之大利可得而言者類此若浙西之利害固有更僕未易數者雖然請得言其大概夫浙西之杭嘉湖與直隸之蘇松常壤相接也計六

郡之土地曾無一省之多而發其賦稅實居天下之半若水道不講爲六郡農田之害豈淺哉今以其區之水言之西北有宣歙池陽九涇之水由宜興百瀆以入西南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溇以入所賴導之入海者松江東江婁江而已禹貢曰三江底定是也松之黃浦猶古東江蘇之劉家河猶古婁江而吳淞江爲古三江之首欲言其治先言其不可者宋慶曆間于吳江築長橋以便挽路而江流浸緩海沙日積單鍔欲易爲長橋是也而入海之處又不能濬之使疾即吳江崑山常熟三邑能保其不爲深淵乎其不可者一也澱泖等湖由三江入海自海塘南障東江堙廢水勢始北折而趨吳淞并婁江溢入七浦白茆其道迂迴屈曲水廻泛濫則東江不通之故也或歸咎黃浦奪猶海塘障塞不知江之通塞有時非海塘咎也其不可者二也宋仍舊刺史王綸以松江遏潮淤塞不利欲從武康紆溪直出湖口穿渠功竟不立此其不可三也然則今日急務何在在濬吳淞耳治法先治澱山一帶湍引太湖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并大石趙屯浦洩澱山水以通瀕而吳淞江之南有大浦二十六北有大浦三十二在江之南者西受陳湖南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而達于海在江之北者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淞而達海自新洋夏駕以東反納吳淞之水以東北趨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既濬使湖水入江江水入海此東南水利之大凡也昔元大德八年任仁發論上海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而尚書禿魯撩挑吳淞沙泥浚各閘舊河宜道明夏原吉奏浚吳淞諸浦港壅淤以入于海又浚常熟白茆入于江天順二年御史崔恭洗浚吳淞分江爲三段成化十年御史畢亨開吳淞江面闊一十四丈弘治四年巡撫何鑑疏太湖水以入吳淞濬白茆港并斜堰七

浦塘共長二萬四千餘丈此豈非明效大驗耶而要不盡此開濬規制一在疏浦塘以通其脈昔人于川澤廣衍之處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所以通決水道無屯滯梏涸之患今理塞過半宜相繼急以次疏之使瀦瀆之水悉達塘浦塘浦之水悉達江湖可也一在築圩堰以善其後古人于濱江瀕海通潮江浦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以禦江潮退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處圩田四圍亦設門閘因旱潦而時啓閉焉而閘外又設撩淺之夫使疏積滯以蕩滌浮游加以栽桑柘種葦蘆護堤圍岸纖悉備具如是而尤有旱澇之患哉夫古者水有專官官有水學若周禮之遂人漢之水衡是也元初立都水庸田使泰定間命州縣正官領之兼知渠堰事而于吳淞二江則專設爲于掌江南河渠水利復專設焉此不可做其意而行之哉此浙西之水利可得而言者準不甚此而已蓋于此

曆象

人君欽若天象其于授時爲尤亟而歷代以來不能無損益者此只見天道之精微而不可委之于時人于分之機祥小數也易澤火之象曰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爲言改也古今無不改之曆自黃帝至秦凡六改（如殷曆魯曆之類凡六家）自漢至末凡五改（張衡明顓帝曆及太初四分三統乾象）自晉迄隋末凡十三改（杜預長慶曆至王朴欽天象曆凡十數家）自唐訖周凡十六改自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自金熙宗乾元末凡三改獨明太祖改大統曆多本授時曆幾三百年而後間用西人之曆（從乾元曆至耶律楚才庚午凡十家）數今稱提遷次以來陰陽不至乖盭庶幾亦復協應亦可以知其有合于古而無戾乎今矣太史公曰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歲一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夫天有不齊之運而曆拘一定之法以一定之法而校不齊之運無惑乎其屢變而屢失也史佚萇弘周室之知天者也甘唐尹石戰國之知天者也豈其推測反不及後世諸名家與毋亦天道玄遠而知有所窮與自唐都雒下閎以至許衡郭守敬無慮十百家矣而治曆各有不同前以爲密者後以爲疏始以爲無可加者後以爲必宜改然則曆終不可得而求與愚嘗得而策之以曆爲曆曆不可得而治也曆莫大于司天司天莫大于測驗然後曆可得而言也堯命羲和南交朔方各有占候而堯之曆遂爲萬世準則漢之治曆無有如太初者也其時星度日月算之至精也晦朔弦望考之至審也上林清臺之課安得不第一哉（元鳳三年張壽王言更曆詔與麻光雍候于上林清臺大初曆第一）唐之治曆無有如大衍者也其時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址廣也其合涵中氣之議從何可加哉宋以下至于元治曆之家無有如授時者也其時測景之所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測景之處凡二十七所）其簡儀仰儀諸儀表

皆前古所未有也宜其度越古今而爲後世之取法哉雖然六[illegible]于三家三家莫尚于授時則前此有所爲交食起虧者可廢乎[illegible]（初曆）曰胡可廢也有所爲月食衝日宿度所在者可廢乎曰胡可廢也（姜岌之三統曆）有所爲諸單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者可廢乎曰胡可廢也（李淳風麟德曆）有所爲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者可廢乎曰胡可廢也（邊岡崇玄曆）要以論曆于今日諸家之言大備矣而郭守敬則務加詳焉故以爲不可易也然其道固莫備于孔子之言矣孔子曰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曆元是也三紀大備大小無餘分以起新曆是謂曆元舉正于中參中氣是也二分二至各有中星四序進退不踰午正是謂參度歸餘于終閏時置閏是也而後之人則有歲差無所定之定之于日食唯郭守敬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此法之不易者也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以此爲歸餘莫有爽焉是爲定朔此爲曆之大方可得而言者如此若其大者則在璇璣敬時之主其細者又在明經之儒術算之士推測之耳

律呂

古今之所聚訟者莫如律呂矣自古荀勗與阮咸互相譏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詆也范鎮與劉幾迭相誹也卽溫公之與蜀公考亭之與蔡氏亦未然相一也吾安能求清濁之源以考夫黃帝伶倫之所尚哉雖然諸儒之說亦頗有可採者自黃鐘而始以九寸爲法者班氏也下生倍寔上生四寔者馬遷氏也演十二律至于六十律者京房也演六十律而至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錢樂氏也其立說非不精詳然而有不可施之于樂卽施之于樂或高或下不一其律又或咨情忽微不與器相符如是而欲求清濁之源以合于黃

帝伶倫之所尙其亦難矣然則律呂其不可定與國家治定功成其可不作樂與六變以祀天神八變以祀地祇九變以祀人鬼其盡可棄與而非也國家之樂不可廢也律固可得而求也吾求之于本古者黃鐘爲萬事根本分寸龠合銖兩皆起于黃鐘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爲表裏者是也吾求之于時黃鐘爲天統陽氣潛于黃泉之下林鐘未之衝是爲地統太蔟爲寅作是爲人統以至十二律提室飛灰無不相應者是也吾求之于聲聲出于脾謂之宮宮主喉出于肺謂之商商主齒出于肝謂之角角主牙出于心謂之徵徵主舌出于腎謂之羽羽主脣黃鐘之管獨長以順而彼其音自諧是也吾求之于器如京房之準梁武之通鄭譯之均至于周之鬴漢之[illegible]魏之尺無不可以定作是也吾求之于人如杜夔阮咸都芳張文收陳仲儒萬寶常之徒世不乏其人其術悟神解直可以窮天地而推未有者是

也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制而用之存乎其器辨之人聲以審其音按之時令以測其數而後黃鐘之本出焉如是而律呂有兼定矣夫日辰之數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黃鐘九寸損益而成此亦理數之自然無足抵牾者況綜是數者以審中聲而校正變則黃帝伶倫之所尙者夫亦可按管而得之矣又何紛紛聚訟之有

風俗

漢治近古賈生嘗謂漢文求治之主而流涕言之者其一在風俗甚矣風俗之難言也雖然風俗者下之所成而莫不出于上之人導之耶以邠岐言之其民有后稷公劉之化無不重稼穡而尙禮義一至秦仲武公遂變爲小戎駟鐵此非其教耶故齊魯皆山東之國也伯禽治之則尙禮教太公治之則尙[illegible]功趨[illegible]皆唐晉之分也文侯治之則猶知好賢武靈治之則尊尙[illegible]故俗之所成始于一時而其後遂播於風以至于數十百世而不可解然則[illegible]之在長民之責者其不可加之意哉加之意者奈何亦審所好惡而已故其道多端而其大者有二一在于重農夫重農非徒爲是說也農者天下之本也商賈者天下之末也昔之時富商大賈甚從太濫不得與士君子齒漢高祖時抑賈人使乘牛車今之富人名田數千析婢仰咨求爲奴隸而不可得而防闕臨身鬼隸役夫皆朱將在官者名色皆[illegible]負農人而使之不敢仰首然則爲農者必貧不爲農者必富爲農者必爲人下不爲農者必亢然爲人上其勢不驅天下之人不棄農不止而欲求天下之治安不可得也一又在于重士今之賢有司亦知重士矣然所重者單父之所爲關踞也恥足以言士官長至則舉麾于馬首去則樹名于碑未嘗隱者連名於末以冀其復來在者竭蹶庭下以丐其餘沫士之賤極矣此皆由于師儒之非其人師儒之非其人者以類老

無用之諸生爲之此皆日暮途遠救死不贍奚知義之可尊名教之可貴哉朝廷誠選天下之有德有學者使之入可以爲公卿出亦可以爲二千石長吏則師儒必重士習必敦吾見賢人君子必奮起于學校之中矣夫士者四民之望也士畏法則民必畏法士愛禮則民必愛禮此之不可不慎也夫是二者擬乎風俗無與焉然而以之化民成俗非此二者不可歷觀周秦漢晉唐宋之治亂得失罔不由此至于國奢示儉國儉示禮曾子言之矣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言之矣以鄉三物而教民載于大司徒者可考也執群飲而拘于周嚴于康誥者可行也此又在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如韓延壽黃霸之徒宣諭德意敷布教化則何憂風俗之不猶于三代哉

河漕

羣伐[illegible]輓于負海之郡三十鍾而致一石此漕之所由始也而說者以爲起于禹然五百里內粟米之供不及他方也夾漕山東以給中都官唐有三塗之別宋有四路之分列代亦以爲重焉然未有若明朝建燕京極北之地以東南爲性命而捨之曾過一河者也會通河者元韓喬卑之所開也洪武初河徙原武過黑洋山而茲河遂淤至永樂時宋禮金純以老人白瑛計遏汶而會南旺分水逾北合衛白漳諸河分水逾南由山東諸湖之所聚也以至魚臺滕沛之間降及高郵寶應之地諸流畢集會通河乃可用也已雖然國家既設漕河則不得防黃河者勢也而既設漕河則力又不能治黃者亦勢也計唯有遷黃而已夫遷黃之衛則御河爲最要不唯有以避河之險而兼有以避徐呂二洪之險夫漕之所最惡者莫徐呂二洪縣水三千流瀑四十而又有衛漳沙石之變驟之淫潦何以過此今誠設御河以

避之而又諸驛馬船以防劉其二口則郯應而上以及于天津我知其無衛漳之險矣於乎此漕河水勢之大度豈不如此樣然而欲將其梳濬則豈開置淺之處不可不識按也欲恤其軍衛則二六二六三六之必究聲資茶果之必嚴也欲速至于京衛不後于河東濟淮必所以五月也此三矣備而糧運于是濟矣然欲求永久之道則未敢必以爲然也蓋神京之地生命不止萬區而皆以會通爲咽喉之地故臨清上下有狂敵之人以制其死命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故海運不可不急講也夫海運有自柴明發者有自鎮江發者有自劉家港發者皆不過旬有五日而可達于天津昔於六月渡者八月還八月渡者十月還爲時既易而爲力既省一可以減運夫十之一二一可以減折耗十之五六而又有殷明畧之浙運又有王唯精之便道艮針盤月沉氏經識皆盡其爲此其最卓大者丘濬梁宗沐所以猥煩而望行于先朝也當事者何憚而不爲此方之授命于一艘之地者其安危得失又爲何如乎

屯田

今天下用兵而欲盡仰給于大司農雖以桑弘羊孔僅之術必困于心計矣雖然國家長從之兵不可廢也而養兵之費又不可已也其勢莫若與屯田歐陽修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自今觀之其勢猶而難田莫如趙充國急迫而不暇田莫如魏武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議者以爲貧民衆下自家令始戊己校尉營田使者皆在西北然光武中興分遣屯田李憲屯于武當馬援屯于上林張純屯于南陽王霸屯于新安鄧奐屯于威武侯進屯于順陽不聞皆在湟中伊吾之地金城上谷之間也羊祜之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大興屯田其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儲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司馬宣王之伐諸葛恪也因令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大興水利其時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諸葛亮之據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吳陸遜以所在穀少表令諸將增廣田畝孫權報曰令孤父子亦當親自受田（黃武五年孫權令曰云云車中八牛以爲四畝）然則東南之屯田其已事之可見者如此而西北又不必言矣今大兵四出而屯事不講今日告急于縣官明日徵求于使者則是路窘困乏何道而可贍然而屯政之不講者無耕犁之具無溉田之渠無應募之卒無督率董長之官以爲耕犁易具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擺無用之兵以置農器有餘矣而初置之處不妨以特恩給之宋太宗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買牛湖南而治屯田皆可倣而行也又以爲水渠易興也鄭國之渠秦人富强史起之渠魏人殷庶況東南無地不可溉者在于

疏浚之而已宋何亮有曰大率地方四里爲一屯一屯之田四十六井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則何憂水利之不興哉又以爲應敵之兵易具也漢之弛刑徒宋之弓箭手皆可以治屯田因地之利課以耕耘官貸其種衆收其獲不必取之耕夫而人人自給矣至于督率重農之官如古有車騎使者以文武大臣鎮之偏裨而下能率田若干者優其秩大將而下督民墾田者加其封于是爲之賜尚方錫明裡標旗立砦森然如磐石之不可動此即古者蕭相之于關中寇君之于河內皆其人矣如是而屯政有不舉者乎將見兵强食足而措國于泰山之安矣卒何憂寇賊之足擾國家也哉

書籍

天下于治術若幾而不可一日廢者書籍是也五帝三王之治皆見于經秦漢以後或得或失或治或亂其所以爲龜鑑者莫不見之于書籍故以爲國家之至寶人主之急務也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一聞新語而晉之群臣皆呼萬歲漢祚之久長安知不由此光武中興篤好儒術石室蘭臺稱最盛焉唐武德至開元房魏之徒購求遺書積書至五萬餘卷宋世右文所爲龍圖秘閣四門玉宸前古無比遂至諸儒紹明絕學然則前代之所以致治者其大畧亦可視矣及今之計則何法以興隆而彰諸儒之效哉以爲獻書之宜開也河間獻王諸侯耳民間獻書者皆賜之縑帛而河間之書最盛隋開皇時牛弘表請每書一本賞絹一疋而民間書籍輻輳今朝廷誠不愛重賞以購天下之異書將見緗素縹囊逝聚于都下矣又以爲求書之官宜設也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婦人女子之詩皆得陳于殿陛漢武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今使者徧出諸書數下而不見求書何耶誠設一專官搜訪巖穴則僻中之藏羽陵之冊名山石室之遺無不

可羅而致之又以爲校書之職宜嚴也今弘文之館非無人也天禄石渠之官非不衆也誠使如劉向之著録荀勗之分部王儉任昉之考校日有程月有要歲有會編之以志録分之以甲乙善者進御于前次者亦得牽爲一代之成書其以補與至治非淺鮮也尤以爲末也人主必親制臨決如甘露之論議而後可以崇經術人主必詣問會通如白虎之講貫而後可以撰典要人主必執經問道立五經師于學宮而後可以興起儒林不然雖日畫上谷之墨費蜀郡之紙竭清河悼平之兎使蔡邕爲孝緒典録祗以益其浮華而無當于大較也

錢法

自堯湯鑄幣所以濟國家之急而佐生民之用後之帝王莫之能廢也而沈約曰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幣夫豆區釜鍾之不可以便利也此穀之難用也引丈尺寸之不可以交易也此幣之難用也用穀則穀棄于地矣用幣則無完幣矣豈若用錢之爲便也哉單穆公曰輕則救之以重子權母而行重則救之以輕母權子而行權子權母之說古今不易之道也夫天下之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爲子漢以銅錢而權皮弊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銅錢爲母交會爲子元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此皆因母子而推言之也然而穆公之言母子則就錢而言之也就錢而言之則輕重之法亦在于人主稱提之而已後世嘗行折二折三錢矣折二折三錢不可行則用小平錢後世嘗用鐵錢夾錫錢矣鐵錢夾錫錢不可行則又用當十錢然不在人主之稱提哉雖然鑄錢有其地鑄錢有其式而行錢有其道所謂鑄錢之地何也夫鑄錢者必就地鼓鑄就地鼓鑄

則易與利與毀之錢之所以布天下者易與利也今自寶源局而外

名省開鑄非産銅地也非産銅地則吏必責民輸銅責民輸銅則銅價騰躍銅價騰躍而又不盡給其直則是夫得錢之利而已得銅之害也所謂錢之式者何也抑鑄錢者必禁私鑄夫利之所在人爭趨之雖日斬萬人以禁人之私鑄不可得也利之所不在人爭避之雖日驅人以就鑄不可得也今使有司之鑄者輪廓周正錢文完好做古不愛銅惜工之意則私鑄無利不禁而自止矣比如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則民且樂于奉令將流通不暇又何有濫惡麤糲之私錢哉此所謂鑄錢之式也夫錢有其地矣有其式矣然而不行者何也是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則是壅抑之于上而責其必行于下勒收受于彼而不開倒換于此也夫誰與行之夫錢者泉也欲其行如泉也今誠令民間地丁等銀俱令收錢即不然存留折色及官吏俸糧

罪贓紙錢俱從中半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欲强其用銀不可得矣此所謂行錢之道也管子曰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夫如是則國用足而本末相推向順可會之總總然計之也又不必矣一貧賤予奪之在君稱提之道得也昔擅此者其劉晏乎

治河

漢之治河得失半者也宋之治河有失而無得者也明用河以治河此不論得失論利害矣論利害者蓋以漕河之利害爲利害也嘗謂古今無數十年不變之河說者謂禹治九河以後至周定王徙砱礫寔七百七十三年然殷諸帝五遷京都則亦可以見河患之屢告矣特以其無大害故不著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帝爲塞河作宮其上名曰宣防而後東漢顯宗用樂浪王景修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自是後漢之河又屢爲入此亦有天幸非盡人力也故曰漢之治河得失半者也宋自澶淵之決河患頻仍人持已見雖以富弼文彥博呂大防之賢猶欲議六塔而主東流況于王安石輩哉故曰宋之治河有失而無得者也明之治河若徐有貞陳瑄其最著者也然皆爲漕河計不過塞張秋引之南入于淮出海口而止耳故曰以漕河之利害爲利害也雖然漕運不欲藉黃則已不然二臣之功又豈可少哉夫漕之在南旺以上者合汶洸沂泗之流可以不至匱竭至徐呂二洪不得不藉黃者勢爲之也嘉靖時河嘗北徙而二洪幾絕運事幾阻豈不爲之寒心哉雖然以數百湍悍之黃河況兼百川横流之勢而欲使之安瀾而入于淮此又必不得之數也然則爲之計者奈何曰在禹貢特治河使者未之知耳夫不多穿枝渠則不可以殺其勢此徐武功之以二壺爲喻一

多其孔者是也禹貢之所爲北播九河是其法也不合流并勢則不能深刷河泥黃河水一石而泥六斗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此之謂以河治河也平江伯之塞雀鎮口而受全河之歸者是也禹貢之同爲逆河是其法也今之言治河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一曷有當耶然則渠隄捲埽之方可盡廢耶曰胡可廢也當事者又豈可以賈讓之下策而棄置不用哉即以大槩言之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然而置堤一也有刺水截河護岸縷水之不同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馬頭之各異此又在治河之臣相時而處之度地而用之耳

題後

仁和孫治宇台著

題唐荆川先生集後

予嘗怪揚雄班固附迹竇氏而劉柳之徒至失身叔文爲千古媸笑豈其抱非常之才而不能自衛一至此耶夫賢者欲有所自見不得不嘗托於權門亦其勢然也以余觀荆川文章縱橫志節激昂亦當代之傑也而晚節欲有所發抒與分宜暱好吾不能無疑焉夫千古之文人急於自見固然無足怪子建位爲親王陳情求試慷慨扼腕況其他哉余又以悲荆川所遭爲不得已也不然使其人遇明王聖主則潤色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間亦與時腹心干城之托已然君子約結自處學如子騫之高蹈汶上梅福之市卒吳門而不宜藉口而君附相如以自解免也予讀荆川之文爲哀其志故書此

題王遵巖先生集後

嘉靖時文人蠭起未有若斯之盛者也然其時瑯琊滄溟七子之徒自爲一黨晉江毘陵自爲一黨彼此引繩互相詆諆毘陵以濟南爲毋語兒濟南以晉江毘陵爲諭告皆不得爲通論也夫濟南崛起何李之後魏晉以後之語不入其口吻卓然傑峙於先秦兩漢之間固亦有足多者而晉江懷文抱質擿其佳者亦足齟齬歐曾之間亦豈可少哉昔漢有兩司馬不爲需同至南北相沿任沈邢魏各見優劣其攻訐之始乎余悲兩家不得其平故特爲遵巖表而出之使後之文人如兩家者不務相非其亦可也

題趙王孫阿房宮圖後

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此阿房之所由起也雖然名何取于阿或曰言其宮四阿旁廣也余觀始皇紀載阿房宮未成成取令名居之其以此爲令名否耶司馬遷稱秦怙阿房興工其于李斯傳亦曰阿二世意上督責者秦君臣之有意于阿也豈待楚漢之兵而後亡國哉吾聞其宮制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矩覽所不必言先是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所得諸侯美人充入之則是阿房之作雖此以斯而言即漢之未央建章唐之驪山九成個未有斯之盛矣自項羽入秦三月火在漢初向未之見況後世乎吾觀杜牧作阿房宮賦其所爲規制者度有豈當時所寫放固有流傳人間耶趙王孫此圖纖悉入妙繪事殊絕千門萬戶宛然在目咸陽橋上若可涉足而得也絕巘複室若可仰天而捫也帷帳鐘鼓若可移時而具也嗚呼何其工哉夏君廷夫磊砢歷落之士攜此卷於靈隱山中余閱之再三嘆馬遷之言可徵而古跡之猶有存也爲本原取名之意流覽遺蹟跋其後焉

題陸麗京集殉節諸公卷後

嗟歟乎此卷也吾友景宜氏爲余姊壻丙戌丁亥之交從閩嶠歸彷徨殉節故人遺跡自漳浦以下及弟大行君若干首輯爲此卷已遭羅患難顛沛流離而此卷勿失也其後六年景宜又遊嶺南又二年返新安之黃山遂行遯不反吾伯姊朝夕手此卷雖逸避出而此卷勿失也雖經散遷而此卷勿失也迺去年春吾姊又奄然長逝矣及今春又小祥矣甥寅年少有父風能世其家學以父母之手澤存焉重加裝整并以父少時行縢圖及出家後遠分諸札悉徵余覽之出涕不止嗟夫死者之不可復生而長往者之不能即歸也又念國家淪喪忠節凜然遂了哉如生不又爽然自失耶噫乎景宜非觀孝與

勇友交則友倩爲詩賦古文辭卓然傑出于濟魏之上與吾鄉之三君也卽其處分諸札懇款惰埋無有兒女子態豈不爲大丈夫哉孔子稱言中淸行中倫古之逸民其斯人之謂與嘤嘤乎此卷也余所爲流連而不能已已也

題漳浦先生書後

漳浦先生諱道周號石齋中天啟壬戌進士精洪範五行之學爲詞臣直節自矢蹇蹇天下遭奸人齮齕瀕死者數矣兵入閩先生督師而南殉節江陵有絕命辭數十首與宋之文丞相前後一揆焉書法欹嵚遒健有歐之筆致而非餓隸有褚之精彩而非娬媚卽此數行亦足不朽乎千載也

題陳臥子先生詩後

先生姓陳諱子龍字臥子號軼符雲間人中丁丑進士爲給與李官婺州許都亂先生克平定之江以南不震驚者先生力也弘光時給事兵垣阮馬奸黨多欲中之先生屹不爲動改革後先生執節愈固致命遂志君子痛焉先生詩直步草堂以前駕瑯琊而含滄溟所不必言古文辭經術淹通粹然一出于正有明三百年固當獨步者乎

題董宗伯書古詩卷後

梁武帝評諸書家自右軍外亦各互有褒貶余家過庭書譜備矣然以爲右軍晚年入妙而子敬遂不逮父則其他可知甚矣臨池之難如是有明一代草推京兆眞推待詔宗伯行書精詣無前于兩家又爲優焉蓋其書從悟入若翾風飛雪飄飄乎姑射仙人之姿廢爭而及也友人某某以歲抽簪閒居之暇聚最爲獻所蓄宗伯簡牘最夥余尤愛其書古詩一軸因爲題于後

題曹邑志後

志以楚丘爲巳氏而引爲衛之楚丘余以爲衛之楚丘非曹邑之楚丘也蓋公羨滑在今大名府滑縣文公從楚丘則滑縣東七十里以滑爲曹以楚丘爲楚丘不知其可也或曰古巳氏爲梁國爲宋之楚丘隋改巳氏爲楚丘縣其爲說也奈何余曰疑當日宋自有楚丘非衛之楚丘也何以明其然也春秋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楚丘之爲衛地也齊桓公二十八年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則文公之所徙者是也魯襄公十七年晉侯會宋公于楚丘夫魯襄以前未聞宋伐衛而有其地則知宋之自有楚丘也或曰今曹有楚丘屬衛乎屬宋乎余曰宜屬宋按曹雖與衛接壤然當日曹之受封也與宋同星分今之河北昔之河南故曰古巳氏縣屬梁國若以爲滑縣東七十里之楚丘則當云屬魏郡而不言屬梁國矣且古之地名有相同者又安知宋之無楚丘也乎有唐時楚丘縣屬宋州是其徵也宋梁時楚丘屬輝州輝州卽今單縣曹與宋相聯以是知宋之有楚丘也以是知曹之楚丘在宋而不在衛也

誌稱縣有濟陽濟陰二城夫言濟陽者濟水之陽濟陰者濟水之陰不應聚爾一城兼有陰陽也余以爲古曹國在定陶今之州與縣皆得而有之夾有濟瀆並稱南北豈曰不宜然今之曹縣只宜稱濟陰而不宜稱濟陽也夫漢之濟陽屬濟陰郡司馬晉有濟陽郡卽漢之濟陰縣之古濟北之治于濟南今之彰德河北之統于河南也若施之一縣一城則未見其可也然則光武之生于濟陽赤光滿室遂昧以爲此縣之祥不無失實耶

誌言此地之爲宛句者何也余觀東漢薛宣傳瑯琊太守趙貢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茂才爲宛句令則宛句在幽州而不在兗州刺史部也[illegible]兗州亦自可稱宛句何以言之周勃傳擊[illegible]

軍所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梨剛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樊噲傳載噲從攻項籍屠煑棗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朐有煑棗城宛與宛通朐與何通也又靳歙傳亦載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則曹之有宛朐也固也或曰樊噲傳註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煑棗地功臣表有煑棗侯煑棗似不在此余曰師古以駁之矣曰既云攻項籍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煑棗明矣夫今之河北即昔之河南以宋祁之引後漢地理志言之則此地之稱煑棗也亦固也

或曰此地之稱北亳也亦有說乎余曰不知也湯始居亳在歸德府東南穀熟縣亦曰南亳其北四十里有大蒙城爲北亳吾未知此地之可爲北亳也若湯之徙西亳則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盤庚之遷殷正西亳也今此地相傳爲蒙城爲北亳吾不知其何所據也又不

唯是指邑之小阜而曰景山則亦可稱南亳也又以邑有盤庚村而謂盤庚之遷在是則亦可稱西亳也夫曹邑彈丸地耳而備三亳在是謬悠已甚矣或者地際歸德妄稱南北亳猶爲或可若併河南之偃師而攘之甚乎哉作志之妄也吾郡海寧志稱顏眞卿爲邑人夫眞卿爲東海臨沂人載於唐史詳于家廟非海寧之可稱東海也不應謬迷如此則知此之因盤庚村而及殷都因蒙城而及莊周又無足怪者已

言定陶則可兼邑與州此就春秋之曹國而言也言曹則不可兼定陶此就今日之分域而言也或指諸馮爲舜所生之地漁于陶丘實在曹邑周武王以陶丘地封弟振鐸其地北跨濟水南至關伯之墟是也定陶共王崩其子哀帝置陵廟陶丘而城以爲陵邑水經濟水又東北逕定陶共王墓南哀帝建平二年丁太后崩起山陵于共王之國遂葬定陶則是陶丘之在定陶而古定陶之在曹邑也今以丁太后陵言之豈不信然余因思曹宋之地之爲奇異也昔王莽以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丁姬故塚至二旬而始平又周棘其處而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今猶巋然現在此與臨江王之葬藍田也事同意者簡秋高稞實啟相土丁姬遺塚未畤定陶謂非天道乎抑或曹宋之地氣使然與然則木門倉琅燕啄皇孫是亡漢之讖飛燕而非燕之咎也余因哀定陶丁姬塚而及之

凡作誌者非徒記其名物象數而已古今大事不可以莫之載也余性空疎閱于典故然誌中遺漏約有一二聊爲及之樊噲從攻項籍屠煑棗城以漢高之寬仁長者乃有此條意者屠狗之罪與此其一也魏武帝操攻徐州陶謙呂布入陳留進攻鄄不克還屯濮陽操引還敗布于定陶今邑有呂布村非其遺跡耶此其二也竇建德營河

南取曹戴遂引而西此其三也唐僖宗初王仙芝倡亂于曹濮黃巢起冤句聚衆應之夫以巢之毒亂天下而濫觴于曹是安可以不載此其四也元末劉福通奉韓林兒據亳州遂陷曹濮等此其五也若此者恐未可類舉矣至于建置一條尤宜詳悉如漢武于此地隸在兗州刺史部東西晉之兗州濟陽郡李唐之隸于河南道曰濟陰郡趙宋之京東路曰廣濟軍皆宜條分縷悉何爲缺焉而莫之載也若以爲一邑似可不論於乎又何以志爲也

題錢子璧倫史

滄桑以來陳夏諸君風流頓盡近得把手後江僧今日之螢光也出其倫史一編于五倫之中州次部居類于城各敘之昔三館太清所藏可以包舉無遺矣或謂史有美惡今皆絕妙好辭豈所以規爲鑑乎曰不然人能閱此如齊王之食跖則五倫中樂事最多何必督吻

刊於梠杭而後爲斜耶

書孝經碑石後 代

漢時蔡邕書十三經于太學一時車乘與塞觀者如堵唐世率更令
歐陽詢書十三經頒布學宮今世所傳猶是率更之筆竊思十三經
皆學者所當傳習而孝經尤爲本原孔曾之答問其有裨于民生日
用不既切乎沈某先生得率更書泆世所寶貴命以書孝經勒石使
家有其書人人編摩其以助令甲而勵人倫非淺鮮也夫自顏芝以
來傳孝經者不一分十八章自閤臺本也閤臺本即本於河間獻王
今閤先生好學復古規畫貞珉以爲日用之需比于佛乘仙籙不可
爲道里矣昔東觀武士皆習孝經六朝時以孝經治病自有此本所
以滌濁池之氣而銷兵甲不又在茲乎

題霍氏家譜後

於乎此故霍將軍之所作家譜也將軍名時御起家闢南幕府遷和
陽參戎功在太常特贈三代可不謂寵榮焉已任身之珠匡鎮將甲
貴舸死越三載其家白下始聞將軍之變又二載將軍之元配沈淑
人挈其子燦從白下還武林而居因延予下帷教其子及壻此淑人
之不忘先將軍而有欲兼班惠之風於是乎在一日命子燦持家譜
謁余爲序余閱之再三而嘆將軍之賢也將軍已冠兜鍪爲貴人不
忘少時零丁孤苦之狀時時飲泣從荒隴豐草中得先布衣讜全公
墓碣天若哀其孝思而佑啓之此其不可及者一也霍氏遷杭之始
祖爲松茂其中子以其謫戍雲南霍氏慮有勾丁之役蒙姓洪氏將
軍上疏天子復姓霍氏此其不可及者二也即所載家譜不列縣姚
不記博陵一遵先讜全公所作譜系布衣爲始如秋甫之不欲宗華
胄此其不可及者三也假令將軍而在必爲宗人設合食之享必爲
先讜起京兆之所遠追疆埸戎既未歸而不肖之族人謀其不上正
譜之他所吾知將軍必有洒血垂泉之下而控告于昊天上帝者矣
燦來前其念之哉爾自今以後毋事綺紈毋聆音必恭茶集婆時時
壠臺爲念則庶幾孝慈毋之教而不墜先將軍家聲乎於乎此吾之
所以訓燦者請書此遂以書于家譜之後

象山陳子侗詩藝題辭

四詩惟毛氏後立學宮而後之習者皆毛氏詩又有新安爲之註則
其所以闡發聖人之意者宜無或遺豈不於三家爲博者耶然今之
爲文者徒淺促鮮於章句之理未窺萬一況有得於聖人之微蘊耶
陳子侗氏至性人也簡中所藏詩藝數百篇家中麗外炳然有光按
之先型不失尺寸如與不知者要無不寶而貴之矣而吾獨以爲有
至性行於其間讀陳子之文而知陳子之人交陳子之人即知陳子

之文夫豈徒以其工揣摩取世資也哉往予見詩及一選粹然一出
於正爲有合於先民之旨今題於此而若或親之連城出而武夫隱
明月皎而蒙霧消此予所以爲四詩私喜也若止以爲奪席石渠解
頤匡鼎則淺之乎窺陳子矣

北墅竹枝詞題辭

漢唐以來維陽陳留諸誌其猶史也楊柳竹枝諸詞其猶風也輶車
使者採天下風謠南至會稽北至趙代後無聞焉嘻乎史不可廢而
風可廢乎此治之所以不古也而一時賢人君子往往作爲歌詩以
傳於後比於嵐令板屋雖聖人起豈得見棄哉同郡王子叫攏網羅
舊聞博綜今古同人皆邀其倪才與野君徐君倡作西湖竹枝詞臚
陳風俗美刺並見然後推爲盛事而丹旐生最北墅又作北墅
竹枝詞前後共二十首真古歟今忠厚之旨溢於言外可貴哉其立

言之益也嗟乎以此爲尖斂則風傳矣即以此爲超絕則史亦傳矣

今文短篇題辭

文家篇體有短長初非有一定之區域也意義所至各殊其妙諸梁選體尚有遺議自敖子發有短篇之選雖偶見然覽之者如食雞跖如持蟹螯如遊丘壑如觀巖洞此所爲引人勝地而爲未足以入人心也及門諸生虎男翠穉耐雅精有年所其遊蹤所至諸公之以文相餉者盈箧充笥虎男集短篇之精英者做敖子所選爲今文短篇於乎古今人不相及然賢人君子苦其才如學力精果不加古則此選之有功于藝苑也不亦多乎夫唐宋以來名家著述其載于書目者不下數千百家而今所傳者幾何然則吉光片羽使後世知有某某文則有賴于是集也若集內之奇文輪轉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則又不待以余言爲徵也

倡某公三會師錄題辭

竊謂三會既啟金輪開覺路之光人倒從迷玉鏡炤空王之地蓋害馬不除將爲塵穢之侶毒龍已去即是上乘之天是知白黑之學非有殊靈南北之宗統歸一致也

邢生印譜題辭

金石刻非止小學家也自盧陵換集先秦兩漢以來碑篆而古人制作多得見于後然其精意不可得而傳也余聞梅丘邢子印譜其殆得古法而有其神明者耶自文何以來班班名家者頗不乏人而吊詭宗異者亦復不少是猶見野干而詫爲龍象過小雷花紋而目爲古銅也今邢氏諸刻可以爲學古之津梁矣嘗與門如兒將協維訓辨並傳可也

朱醒菴先生義田商題辭

謝義田商十五條規書號辨無穢不學實寶區之書尚傳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醒菴先生父子敦族睦宗古道照人與不愧徽國之賢裔余承勸叅鐫是編以針砭世之不北本根而弁髦其宗人者

曹南偶編題辭

賦于鄉侯遵其尊行之命歸娶于彭李戚氏而刻其近業有賦二首記一首贊一首駁像一首題後一首余曰多矣夫子之刻也曰將以歸見于諸先生長者是不可以奠之贄也余曰賢哉夫古之人重冠禮其次與如婚禮將與爲成人爲爾也是故趙文子冠見諸大夫古之人重冠禮也今之冠禮廢矣三加之制度之講矣而婚禮猶然在也雖然婚禮不貿子歸而見諸先生長者得一善言從之可也勿忘之可也然則是刻也是猶行古之道也且以積業而考德也

非以詩多而關靡也是求益也非欲速成也是猶行古之道也

趣祖野乘題辭

趣祖野乘者關子之所作也關子曠觀古今得失之林錯綜歷代興亡之故條舉政務約爲四十六篇於乎其盡之矣夫士不得志于世山濱水厓亦足自老採樵拾箬亦足娛生而必垂空文以自見者何也士蓋有所不得已也夫士之欲有言也猶人之欲歌欲哭也止小兒之啼者必閉其生障川之流者必壅而潰而謂士君子可已于言乎雖然顧言有當與否耳使言而不當即充棟卻車無益也使言而當則雖恐言之欲盡也今關子此書深識治亂如若觀火覽之者惟恐其言之欲盡矣嗟乎關子特不過時耳使得遇漢武之主當與嚴安徐樂共上世務之書待詔公車給札上林豈得窮老巖穴而已乎而惜也其言以空文自見也趣祖而談吾知關子之有所大不得已

也已

題王節婦傳後

於乎節義之於人甚矣吾讀王節婦紀畧不覺悲淚填膺益痛王氏之將絕而節婦忍死以全其宗祀夫豈不賢哉節婦者前逸浚巨先先生之女淶水君元建之冢婦而吾同門友旋一君之妻也旋一君與節婦相依十餘年有三女一子旋一君多病以游方儒人死遂不起而淶水之卒于官也與子同日未幾孫孤又死于疫天之厄王氏也若不遺餘力矣危哉節婦雖欲不死豈可得耶危哉節婦雖欲死亦豈可得耶當是時姑死而有遺姑夫與子死而有遺女同堂之叔待其生子以爲嗣淶水生平長者務施予爲廉吏遺負又多王氏一二故人經理成冊以遺節婦顧念先人之債未清其無悼于九原于是以遺產悉畀之而節婦之家殆懸磬矣乃節婦從十指濱血中

以完宦逋而資嫁遺一姑三女皆歸名族叔氏有子立以爲後而王氏不爲若敖之鬼嗟乎節婦不死顧不賢于死耶然而節婦之節義固已駕漢而絕彤管所稱楚姬齊姜衛女陶嬰不又遠過矣乎節婦之誓死也二十九歲今又二十八年矣嗣子舉孫三女善嫁天之報施節婦也將亦不遺餘力矣乎吾聞先王之制有烏角堊白以旌厥宅里今也不然士大夫爲歌詩贊頌以揚休美其亦猶行古之道也乎是役之紀錄者將及千軸有餘而余想念亡友遂援筆以附於簡末

題朱節婦血書法華經後

維法華經乃釋中之王凡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無以加于此也朱孺人刺舌出血用寫此經其與讀誦印刻之功又翻法遠矣論曰假爲功德毋舌血幾何乃至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於乎夫非信之至豈能得此哉蓋朱孺人以未亡人刻厲守節持咒梵而修淨土有年矣而又能瀝血書經此于析肉析骨豈有間與孺人產于郭氏吾母產于沈氏皆吳之所自出故吾母于孺人兄弟也今吾哀吾母之亡而爲孺人題辭益已淚長一尺泣下霑襟矣痛子之悲其無已時乎

月軒集題辭

姚夫人者丁子在初之賢配也生有淑姿不須阿傅年當及笄豈俟公宮刀尺當前便有針神之號詩書上口即家博士之稱偶一研題絕似素絲貞緋末言靜對無非壁水瑯山及其于歸尤稱佳偶雞鳴戒旦無假繁欽定情之篇弋雁筌簧不必平子同聲之曲青玉案頭似人間之連璧姗娥霞上疑天上之雙星所恨年不配德命與時乖將盲入夢難諱九節菖蒲瑤現盈篋何處千齡菊水合巹未周相從

未訣生年二十即賦夜臺于是奉倩神傷鑑鶴之情不已安仁淚限綢泰之戀轉深因即其絕命數篇并裒平生諸製合爲一編於乎賢妃深識詩非十索之疑嫩秋多情羨集九疑之竹流覽是集者亦可以舉節于太侯而揚休于彤管也

亦政堂詩抄題辭

古者南音實始于塗山而周世二南體之著關雎樂等篇編于工歌爲風之首固非東西北音之所敢抗也然以泰新聲迭起然必推本塗山夫人安世房中曲靖協律都尉所奏其不及遠甚何則詩之爲言正也能不失其正是以有關於風教君子取焉若錢夫人亦政堂詩抄其可貴乎政者正也蓋亦爲政其儀取于風雲月露之詞矣夫人爲亡友亢子之配當其倡和時所謂鼓簧弋鳧多有風人之遺及其流離困厄極人世之所難堪者而夫人寫其真摯未嘗有怨

殺急促之音做所謂歸于禮義和于性情者耶至于咏史諸作亦多
論世之識不爲嘘飯饜羨於乎是可傳也夫人旣已文以請其表於
女雲儀其子婦亞清亦皆能詩詩多大雅而無纖悉縣曼比如予夜
四時丁嬢十索其何有焉政者正也以夫人之正爲歸而即以相其
夫子而即以教其後嗣是其益于壺範也不亦多乎近世雲間選集
一代之詩其屬女子者止楊用修夫人一首而俞羽女子與焉是何
作詩者之寥寥也今亦政堂詩抄炳烺如此惜不令婁門見之然則
今世婦女之學詩者其取興于亦政堂可矣雖然學詩而不得其旨
猶勿學也吾願以此集爲班女誡也

王夫人題辭

昔司馬遷以爲韓厥存趙孤有陰德故與七國並王於戰國余觀德
彰孫先生之于王氏益厚之矣當聖翼之爲孤也微孫先生妻以女

雅之成家王氏不絕如綫矣乃今聖翼爲聖儒成名于當世秋毫豈
孫先生力哉已夫人歸聖翼賢而有德考室作器屋如歲如荀完
備美則是孫先生之大有造于王而又大賴于夫人也夫人有二子
皆用儒術紳紳先生多稱道之賢哉有子如此其可敬也已夫世人
稱伉儷之賢者曰梁孟桓鮑極矣今如夫人之于聖翼同德比義是
稱斿偶豈可多得哉夏六月之二十有三日爲夫人五十初度門下
士諸公將奉觴上壽而屬余爲之辭余以爲孫氏之德天固啟王氏
而大之也而夫人之賢又非常辭之所能盡也遂爲之歌乃歌曰雎
鳩雅義天所將兮非無儀女德長啟聖儒兮瑯琊王鳳凰之占和鏘
鏘室有爾兮堂有樹雲妃再升兮徘徊有子兮能媒看客至兮役鳳
凰

郭氏稿史題辭代

古今者史者固不以爲擬春秋比世本而不知其後之猶有譏也論
史者至謂其典史通諸書備矣而不知其後之猶有譏也何則聞見日
近而是非疑定又安得而一哉郭氏禧象之爲稿史也上下三千餘
年搜剔探隱或出或入其言無不歸于至當蓋以其學術之正而知
其好惡之一也世傳陳延祚不知正統魏劫爲穢史裴子野於隱
沒互相報復若此諸人豈獨非良史才哉而千古所歸美者不曰孫
盛陽秋則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者何哉蓋延祚諸人以其好惡之不
一而知其學術之不正孫習之徒以其好惡之一而知其學術之正
也以此衡斷今古之史豈有不然哉余見近世章卷累牒歷有成定
論天下事而于典志未厭厥心今乃得見郭子所著粹然爲純儒之
言口誦手持不能已已卒安得致斯人于著作之林讀石渠書作家
觀記以定一代之是非哉

尺牘

與梁天署

仁和孫治宇台著

古詩盛于顏謝而詩已盡綺靡盡于四家而靡已亡子山孝穆所以擅場千古者正以其蘊藉爲可貴耳天署近製清新流麗如邢夫人足當人主佇法自貴又如王儉揮斜響風流宰相獨擅江左非他家龐雜支離摭拾駢偶者所得彷彿一二也賢之古人當非虛語

答張尹來

野人麋鹿之性厭之舊矣願對嘯迹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爲有所愛耶昔君公儈牛于下屠仲子鼓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鴻出關發遐蹈海哉願或以其瑰奪親或以慷鬱礙行亦各有其微趣也若僕

則不然君乏斗升行無尺寸我局促轅下所踐牛衣所願逃遁難谷無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爲而亮爽恐足下貧士亦不能助我買山錢也言之膺心實增歎慨

與曹秋岳

側望音旨實深延佇先生日陪屬門將及五稔修月養夕汎濫百氏兼有餘閑但海內紫求望龍門而瞻仰者渴絕之候與時增嗄耳大同對劉某者係故人之子因飾因尊嚴不敢以尺一相通久辱濟勝知其治行無過故敢附閭惟先生始終照拂之長白山人女已撫在舍爲子媳知先生念舊之義併以相告外小詩一通聊抒懷抱然所爲布鼓過雷門也季數之蔣石老在署併候治處楮主臣

與陳其年

湖頭握手條踰數載滌月屋梁欣若暫對佇想之勞想當同之向承而翳先尊君老伯碑記率卒未有以報命叢錄弟所知者止于林宗之人倫淵明之高節其他細行芳規必有更僕難述者乞仁兄詳示使弟旦夕構成即可以了此夙願佇望佇望集序兄又以台命徵弟詩文年來饑驅不遑苦無意緒所有陋劣殘稿不敢自外于知己惟進而教之幸甚幸甚餘草草不盡

與靈谷於南

聞有靈谷之請不勝踴躍濟上兒孫遍江南北北皆是要如師者踏殺天下龍駒非虛語也靈谷爲舊京首剎七星松八功德水尚在否僕甚念之

與周元亮

有僧於南者方受靈谷之請此上座年雖少實當今龍象非尋常譬知識也敢及門狠藉僕一日千里願出大賢之門下宜城折簡先生其無意乎

與顧茂倫

前歲鶴客既逝昨又朗詣見告風流都盡甚以慘恰吳碩石至深慰平生海內知交寥落如碩石之逃哀紀遊亦何多得也見貽畢沈二子詩風氣日上斯事如積薪吾其退三舍矣

與嚴黃門

過苕水四十日枯坐一室間與二三友人遊白雀松徑逶迤數百丈森然成陰宿不自勝曰此吾武林松門錢園之在九里者何以至是耶因思前歲吾兄爲南屏和尚特囑彼處當事所以護持此者豈偶然哉天下名山勝槩不少在士大夫留心愛惜耳回棹而歸急欲爲兄九頓首者惟此

與錢武山

昭顯其意不並耶其嘗學好古絶踰等輩而詩品書品皆不落第二
何以至是耶僕聞之沸數行下况先生悲然亦願先生放愁散懷不
爲譽譽也僕歸來在即行當與先生坐對竹林下圍黑白棋作鉅鹿
戰耳

與陸永修

巳還吳門道不得歸彥速遺書爲僕彥速生平與弟如膠漆僕不負
死友耶然足下亦黙定勝于吾也彥速爲文不得淪落有大家風味萃
羲無謚耳聞稿本巳歸山公今文季與尊甫以不佞語告之國中異
客何時至杭吾欲足下與高丘諸子先爲校並後此第一義也身滯
隣邑不能奮飛惟此懸懸耳

與高雲客

丁未夏間辱足下過我綢合僕然同衞乎執登堂之敬古道鼎覲至

今耿耿于懷舊以後遂有失倚之痛爲胥餓羅乞食奔馳南北其可
嘆也吾兄避居雲棲志否作石戶之農而享百城之樂曾不讓古人
矣胡老伯巳客死京邸其老嫂與寡姑析居弟同亡友吳錦雯親歸
未及十日即有長南之役亦未稍爲安頓殊覺生死交情可勝踖然
弟過三山不及侍執然不得執手爲候到晉中遇吾鄉呂秦老亦至
朝夕相隨述侍吾兄消息且知有令郎人文俱妙竹林子弟富貴不
足安犢以我輩倚之舂老歸里有舂懷詩三章寄政幸教我弟歸期
亦在明春會遂覆掛作三日聯以盡裡襟庶不盡悉

與陳際叔

兒病臭不能起救心以爲世界惟人安望更生迺過衆移視吹枯肉
骨三月之間覺者能仲吾子之不爲殺人而爲貝于行實明腸也淚
長沙殿中軍園世有其人而吾得之於好友屯非尋常慰藉

與何戒三

丁巳承兄招不棄故人戊午返里吾兄有博學宏辭之命是以不肯
江右至爲耿耿今者吾兄秉筆史館揚芳闡幽真千載一時如錢唐
鄒尙友崇禎辛未進士爲福建長樂令惠愛百姓消絶一時真古之
遺愛循工部郎死子孫流離饑死又鹽官張次仲字元旆天啟辛酉
舉人變革後閉門著述所著有易困學詩紀等書又弟作十友四君
傳四君秉節設世文采志節皆可不朽乞吾兄激揚表彰真盛事也

與錢武山

丁酉攜家同香得與先生素心晨夕梅花初放壯丹盛開敲棋杯以
角勝酌美酒以機襟未嘗不時時過從也自謂人境之勝遊即是樂
稍之鄉選乃冶以覺田齊畫致有侯風測儀至於每年東關不飽胥
腹實文爲活室益倒懸饑來驅我就役四方良非得巳至于老父憂

彤豚兒失教言之未嘗不涕零所恃先生知我心耳比來與君何似
昨歲底門人張無數敘行至云先生近苦款嗽此或偶然耶朔風漸
冽攝衞爲宜今冬即擬作歸計相晤不遠晤沂不盡區區

與季子公

維揚會晤何幸西園恒想賢兄弟之高情勝致廿載以來時時猶紫
夢寐也仁巷方外佳鉢貴地弟嘗屬渠致候然會面缺然每欲命安
道之駕亦何可得昨歲從和陽歸僮督先慈甫半身大恙頓月正九
日即有溫陵之行知父臺在署亦不克一詣門祗候懷抱之至與山
俱積聞爲書之暇時親筆翰西湖不寂寞仰稽風流豚兒學語未成
令以子職覲賢父幸進而教之遠瞩海角蕭然寒舍并希萬里之庇
臨楮驰沂

與門人張無敎

壬子春平有從長汀寄尺素發之則足下札也足下可謂交我不衰然亦有不得不爲足下言者僕平生性不諧俗自以泉石膏肓習南唐之教投效北郭之隱几可了餘生不爲荒塵徭役之累與術前日夕市儈爲伍雖東翩所得無益短長畢竟乞食就役四方心與願違徒有浩嘆於乎人非木石上養老父下撫弱兒自非有萬不得已于中亦安能挈然就道也故聊爲言之令祖先生起居何似足下朝夕侍側亥堅親承抑搔不逆以順孫而兼子職亦人倫所難得可以爭美古人近來學藝若何嘗觚先登此亦其時矣閩南雖佳山水僕心事煩劇無暇觀玩且又在幕中亦不能爲閒散野鶴也足下亦可以知僕之倘徉矣陸水老近來何所其高倘勝致嘗復不減昔時耶

與吳次公

去歲倉然就道未及執别瓜期又過浼帰他鄉此中倘緒不同可知

閩宅俱康泰爲慰耶玉潤學業大進否相念殊深也大兄旅櫬歸未賢嫂與令姪姪女俱至武林未今居何所吾以貧愁已不能存活然言及故人交情如令兄者又何能挈然也哭令兄詩二首附覽因子之于子皮彥升之于僕射今古有同情耳冬底到家把臂不遠

與杞伯常

前歲弟從和陽歸里初家春頭致手書交情切切此恒情所未有也又述足下與引倘一段古道照人處令人感極涕零在泉下當何如耶弟贈宗伯詩不過踐死友之約乃謬比高學得無延譽之心過多非歲親女巳與豚兒完烟宗伯此恩與天地未久非尋常銜花結草作套語已也方今如支零落而吾兄巋然如靈光當百加珍攝以慰故人之懷弟比在王省卷署中亦如孺子下帷偶然事耳忽經兩稔實以其形迹殊常不欲仰詢翠耳綠便不盡所懷

寄嚴顥亭

庚戌歲底從和陽歸一了先慈殯事霜拂露濡之際狂駕郊冥然别雲誼無有已時嗣歲月正九日即赴泉南之約猝然起行亦不及辭别我勞如何冬間閩邸報見遷朝謝草江浙情形若給圖以上紫荷青蒲中有如許人何以十年閒居也弟以饑驅之故南北奔馳初亦不過謂郭文舉入署徐孺子下榻偶然事耳今念老父饘粥無資兒曹門戶多費不得不從事于此視馮大叔之鋏何比干之賴遂爲尋常醯醬豈得已哉兄憐我念我數千里外時致書到不勝感激之私祿府稱之便附候起居幸爲蒼生珍重自愛此與故人之拳拳也

與吳雁市

爵滯刺桐幾及三載離羣索居如何可言忽接紫函若拾瑤草而歸解蟫也况足下又有內艱麻衣征途知非得已讀閩遊作如柳子厚

柳州諸記天生如是才使之半愁困頓或至說劍彈鋏行乞當途良可嘆也自古才人如西園諸子大曆羣賢皆得曳裾珂乘華輪而足下乃不得爲金園之客咨與東觀石渠此鄭仲華所爲寂寂笑人而殷深源所爲咄咄怪事如何如何黄石齋先生書弟在杭覽其數種如大易正及洪範緇衣月令儒行等書悉已卒讀以爲洪範四種是陳古諷今之編大易正不如楊子雲方家部洲可無作也不知尚有未見者可得相聞否聞令姐丈大是風流名將篇作必多可得請教否耶鄉里故人如翁鄉老貧而且老奈何弟甚爲之發懸離家以來又知其消息否弟本閒雲野鶴今如坐新婦帳中大是羞澁丹霞數武不得面談可嘆可嘆臨書不盡鬱積如何

與甥沈雷臣

别來從未接信賢甥亦非二毋當發憤攻苦悠悠忽忽總無益也人

之功名猛則升之無謂自已年小即如思男不[illegible]盼間遂成老翁
可不寒心

與王省菴

執事改霖雨爲淋雨非也書曰若大旱用汝作霖雨言大雨也公羊
曰雨過三日爲霖穀梁曰雨過三尺爲霖安有以霖爲淋者府有雨
淋鈴曲然無淋雨也故知執事之所改爲非也

寄朱全古

相別來計有三十餘載同好之思渦豈有弟與兄哉舍弟由合自京
都往還皆悉動定比來諸事勝常著作之富想復等身又聞賢子高
才者志驥首雲衢以展箕裘未盡之蘊當不遠耳竊念弟與吾兄形
迹雖疏然交情之繾綣臭味之綢繆固數十春秋如一日也自頻年
長逝長安寂寥親美虎臣浙上所倚向年際叔雖前後俱爲異物每

一念至酸愴百端吾兄如啓靈光而弟以草木之質形體僅存便當
與兄覓迹湯陵採芝南雒不則六橋三竺間與淸猿野鶴娛玩朝夕
乃吾兄倚棲燕京而弟羈年作客在外傷哉貧也使吾輩之行蹤如
此恐亦昔賢所未有也吾兄亦爲然耶否耶頃煕曹縣仰首燕嶠遄
情不解惝有此寄

寄關辨三

接家信知緊駕在舍天之憐我父子而惠以有道俾小[illegible]慶有
成就至于日紀故事誠于手抄等書所每日與小孫說一二段莹稚
之年使之知有孝弟亦日課之最要也弟在署中唯勸主人以愛民
潔己爲事雖無德及人然百姓咸悅之倚與是口碑哉道以知斯民
三代直道而行當非虛語

疏

玉泉寺募疏

玉泉寺故爲淨空院高僧祭起說法神龍撫掌之地其地以泉著而
泉以玉名所由諸山遜其英稱矣自南齊至今歷世名賢所爲低徊
留覽而不忍去也余少時猶及見泉流水淸游魚浴沫今三十年間
惟有荒榛棘無復舊觀豈不悲哉雖然寺以人興地以時舉今吳
會一區鹿苑梵宮無不次第俱舉而況茲名勝以其時則可矣上人
矢心戒律證無上義則其與衆而集事若晨風之鬱北林又奚難哉
雖然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有其時有其人而尤致望于檀那信
心之侶不可少也是以敢告世之長者庶幾共發菩提以成勝因將
見梵宇精藍不日而就而白太傅蘇玉局之流持節竹杖冠白綸巾
以聽名泉而觀條魚之樂可跂足而待也已

正宗禪院疏

先儒謂王道既衰于釋氏猶見三代之遺此非重浮屠而薄吾儒也
古者有廬舍以待旌節而秦漢以下尚有亭館今安得略存萬分之
一以爲津梁之緩急哉末昌門外有正宗禪院此古先生之淨院禪
侶之精藍也然而浙江而上望門而或不及者自貴遊之輩以及羈
旅之人多棲息爲此余所述爲三代之遺非其一端耶寺僧矢心營
建自大殿以至廻廊及宴息之處所須錙銖不可勝記今特爲播告
于檀越之信心者積羽成重衆輕易舉則梓亭無宿之客必有感冀
四天而利涉三塗者矣又不止息心了義之徒賴以棲泊已也是役
也成其爲福田利益又豈可勝道哉

定香寺大悲殿疏

定香寺當鹽官之西爲給園精舍大抵數百年于此矣中間興廢莫
能纏悉衆後有僧鏡湖者戒律人也精心矢願欲構大悲殿一所於

寺後址以延接法侶會遭離亂厖工雖具寺以無成可爲浩嘆乃挈了緣居士以鈞天之遊寂無生之義知火宅之易捐金化城之高明遂與隱雲栢言諸師誓成此願且欲設無遮之會使香積雲厨翻然實瑯玕弟舉焉烏摩弘開覺路遮轉法輪其有賴于此也此不徒覺釜飯僧司徒立寺者矣夫茫茫三界罔匪迷途殷歷四門所以捿定當嶺之上死在茲諸生之津梁不遠然而良裘非一狐之腋大厦豈一木所支是所望有道善人共襄斯舉使雞林重整鹿苑更新將必有雪山羅漢南嶽異人猶迷而覺衆者爲其功豈可爲道里也夫居士以龍樹之後身諸師以佛圖之先識自當感動天下告成旦夕其又以予言爲爽哉

準提疏

佛氏之有密教謂盡于陀羅尼曰準提者謂諸佛之母如來之心也

昔摩騰入漢無畏在唐顯經論數百萬言謂不如真言之攝一切矣遇道士建閣于吳山之嶺曰此其爲斗母也夫斗稱攝提不聞其有準提也其將以攝提爲準提歟雖然所爲母者蓋爲資生之義如坤土如宿樞云爾斗爲帝車運于中央兼制四方即斗已爲五帝諸神之母而又爲斗之母其爲貴何如矣彼言佛者德性之海菩薩之宗即佛已爲一切人天之母而又爲佛之母其爲密何如矣雖然即以[illegible]義推之吾儒之教莫尊于易易无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甚言計其效者之爲妄也而準提之義使人無所不求甚至于夫樂其婦婦歎其夫而皆曰吾持準提可以得之亦甚非聖人之旨矣曰不然儒者使人正誼明道務絶其有爲之念而後可以有爲也佛者使人息心了義務起其有爲之念而後可以無爲也今準提心印有不可思議之力而人之願爲之也則是諸佛者雖不止于恆河沙之多不止矣雖然道士之建之也於老氏之學何若老氏之學在于玄牝準提之義在于攝心心苟得矣泥丸黃庭皆是物也心苟失矣丹臺石室又何爲焉然則準提者其爲三教之總持可矣即何疑于玄門之舉行也哉予少憩于茲山徹盥神殿之下今又若干年鍊師重建是閣有縉紳大夫爲之倡始有相那信喜以爲之助成余以知三教聖人之大有賴于是也余聞之密宗神咒不令生解但諷持之便得道果嗚呼其爲功德亦可爲覺山之捷徑苦海之傳航也哉

黑亭子濟茶亭疏

施濟金門至錢塘門曰黑亭子濟是不可以莫之亭也其名存舊矣而莫之亭者是無人爲爲之亭也古者十里一亭設亭長以處之有求盜以輔之今則不可問矣而亭之所在往往有苦行僧賣茶以供往來之客是非古也而於古爲不可廢也黑亭于濟者並西湖爲南

北之要津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往來雜沓誠不可以已之亭也有二僧焉求建大悲閣於其上而仍其舊而設之亭其事負苦行所爲也其意則大悲所願也於乎豈可少哉自吳越南宋以來有湖內外園僧臺觀向之森植羅列者皆銷沉於荒榛沙石之餘遠沒於叢篁荒穢之際而是亭者何幸有兩僧爲之募建也從此十年復兩堤之桃[illegible]而西陵之松栢安得不以是爲嚳始哉賢人君子助而成之有餘榮矣

禮華嚴疏

浙中五山稱靈隱爲最當五燈之盛傳也文喜以潙仰延壽以法眼德韶以臨濟並崇以雲門泰禪師以曹洞五宗無不具焉而其初則惟道齊修習禪定于石室中嘗爲學者講華嚴經于時嚴冬忽生異花二本狀若芙蕖燭耀光燦觀者嗟嘆嗚呼華嚴之異晉道齊之

異也是也不可思議者也要以給理公而開來學道存之作資于浩嚴因其所也今距道存幾及千年矣有如道存之講習華嚴者乎余夏日過靈鷲文徵上人以禮華嚴之疏來請余嘉其志之有合于古也夫華嚴爲祇洹之最上乘龍樹攻之于龍宮唐末有異僧元來賚桐木函詣于支提之石窟開五百天冠之異而蒲錄亦以華嚴從靈隱至支提故靈然則華嚴之功德真有不可思議者矣是則文徵此舉其非尋常誦經比也諸善信者其助成之吾見異花之復產于靈隱也已

雜著

靈隱稱寺說

仁和孫治宇台著

漢世有九寺之目鴻臚其一也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葬於此其稱寺之始也劉昭曰寺之爲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靈隱之爲武林山武林之爲都尉治王莽時廢而不有至東晉時理公自西域至而舍之其猶摩騰之舍於白馬歟然則靈隱之稱寺非猶夫凡爲寺者之稱寺也法苑珠林云古德寺詰乃有多名或名道場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

善處並隨義立名各有所表然未若佛至中國爲寺之所表也楚王元英尚浮屠之仁祠則有仁祠之名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則有蕭寺之名晉孝武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則有淨舍之號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遇胡人前呼指云蘭闍則有蘭闍之稱然皆後起者也總不若寺之稱爲古也靈隱舊都尉治宜稱寺因以爲猶摩騰之舍於白馬也

靈隱得名考

靈隱吾不知其名何自起也碩曳吾山川記云錢唐泉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班固漢書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出焉然則有錢唐即有武林有武林即有靈隱其名皆起於周秦之際乎

武林靈隱山辨

武林其即靈隱山與自世儒昧於大較以武林爲郡之總稱而靈隱不得蒙其號矣然而言武林則靈隱不見言靈隱則武林亦不著不若以靈隱爲靈隱也然而縣治之在於靈隱何也古者吳越皆蛟龍之墟回水宿也今之清河洋壩江漲湖王無一非水也則安知縣與都尉之治不在於山也且夫海塘築而後有江江塘築而後有湖湖塘築而後有會城然則錢唐之有藉於塘也久矣若夫塘之未築與塘之初築則安知縣與都尉之不在於山也縣與都尉之治之在武林也吾是以知武林之在靈隱也

靈隱通江說

酈道元水經註江又東逕靈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下開散狀似蓮花夫蓮花者

蓮花峯也其爲靈隱無疑也以今觀之山隔於湖湖隔數山而曰江東逕靈隱山吾不得其解也要以是時雖有明聖湖而湖之與江尚未有分也唐人楊巨源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倚東樓看海門則唐人尚有此景夕矣又無在於寶王之門對浙江潮也一曰靈隱浦即今之進龍浦也進龍浦可以稱靈隱則靈隱之所表者遠矣則猶之乎武林之可以通稱也與

靈隱入海說

漢註曰武林山武林水所出行八百三十里東入海今由臨平湖天開河以至海門不過二百里而遙安有所謂八百三十里者與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夫海塘不若是之近而[illegible]在[illegible]皆是之遺豈古今異宜與要以錢唐所記者江塘而非海塘也武林之水滙爲西湖東入於河由臨平湖以入于海其道[illegible]由可[illegible]略而[illegible]

也

靈隱通湖說

明聖湖爲西湖不以武林水而始有也然而武林水之奔赴於西湖者勢也吾是以知靈隱之通於湖也夢梁錄曰昔靈隱浦今爲國院前是也楊蟠石門澗詩一靈何所隱深浦老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濱從靈隱泊舟此其証乎或以弘治五年洪水衝塞沙石其道遂不可行爾未及三百載也宋淳祐丁未大旱詔趙與𥲅開湖行舂小港可至靈隱山前

靈隱飛來二山辨

鄉生之所謂靈隱者飛來峯也今以靈隱爲靈隱則飛來不得而兼稱也雖然飛來者後起也而名從主人有理公以爲之主人則飛來安得不謂飛來與故以飛來爲飛來則靈隱益尚爲靈隱也然則謂

光以上靈隱得而有之三生月桂客兒飛來得而有之則夫冷泉者二山之所得而合者與

靈隱以許由得名辨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許由未嘗過吳會而入越絕也孔子稱泰伯爲至德稱虞仲爲逸民二王皆入吳何乃近舍二王遠希巢許哉昔有道士長往不返因以稽留爲山號上古以來隱君子多矣不必許由也昔有虞氏漁於雷澤非五湖之大椒也耕於歷山非愚山之九龍也而好事者以此當之此亦好事者之過也盧同詩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有許由豈非沿習齊東野人之語耶

飛來從巫山來辨

理公見奇峯而嘆曰此吾中天竺靈鷲山之東嶺不知何以飛來有白猿呼之而出此其事甚奇而好事者又指爲越王府自巫山飛來亦謬矣以楊升菴之博雅亦曰巫陽臺自巫峽飛於靈隱亦何據耶善乎先賢邵紫芝以類徵也曰會稽陽明洞有飛來石紐山一名飛來山金華山智者洞有飛來峯蘇州天平山有飛來峯廣東羅浮山有飛來峯福建汀州府有飛來石福州府東山一名飛來山潛山有飛來峯廣州興國縣有飛來佛廣東中宿峽有飛來寺於潛縣有飛來橋皆以山名小飛來皆此類也是否未可知也而必曰從其所從其所則非也

靈鷲得名說

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竺法維曰羅閱祇國有靈鷲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

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也理公西來樂此山有似於靈鷲也故以其山爲靈鷲以其峯爲飛來然則靈鷲之得名其始於理公無疑理公先建靈鷲後建靈隱而靈隱之名反在其前何也武林山者神仙之所窟宅故謂之靈隱上古以來相傳有此稱也則求關其始於理公也雖然靈隱至今巋然而靈鷲中廢者何也西域靈鷲山又名雕鷲阿難坐禪處有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然則鷲之爲名其亦佛之所不喜者與靈隱至今巋然而靈鷲中廢其亦或以此也

靈隱石室三所說

靈隱之有石室也名何昉乎酈道元水經註曰靈隱在四山之中有洞穴石室三所其三所者安在耶或曰眞迦居　石室是其一也

或門道齊于石室修習禪定是其一也或曰理公燕坐之所名靈□□室又其一也然吾安知道齊之石室非即貞觀之石室貞觀之石室非即理公之岩石室耶雖然靈隱既有石室石室既有三所則以此當之亦無不可也漢人校書之所曰蘭臺石室其亦有取于此耶雖然石室必于禪焉宜也

靈岫刹利石室靈岫諸名說

靈隱有石室既已言之矣其有曰靈苑山何也曩趙之在錢唐靈苑山是也或曰非靈隱也然武林誌亦言之矣靈隱一曰靈苑猶靈臺之有靈沼也今之稱于王泉者非也賓達勝迹武林山住刹利院何以稱刹也夫武林固靈隱山也其曰住刹利院猶曰住靈隱之謂若云爾佛氏謂院曰刹利其不謂之刹利與乃又有稱靈岫者何居以其形而言之謂之穀以其穴而言之謂之岫爾雅曰山有穴曰岫許

慎曰吾方棲神岫室是其證也雖然一山爾多矣乎其稱名也曰非然也比如支道林一人爾或稱支公或稱道林或稱林公或稱支遁或稱支郎則何不可之有謂靈隱之名多乎哉

靈隱號景德說

靈隱之稱景德何也宋真宗景德四年勑賜額改靈隱寺作靈隱山景德寺而天禧五年又勑賜改景德寺作景德靈隱寺此靈隱之所以稱景德也雖然前此者有賜矣錢忠懿賜靈隱新□是也後此者有賜矣宋高宗賜靈隱崇恩顯親禪寺是也然則何□□□稱景德也元時中竺賜額天曆承祚寺易世而變矣[illegible]德也雖然以靈隱稱景德以景德冠靈隱古今之[illegible]爲其不至今稱之也武林亦有祥符寺矣其猶然稱祥符也

月中桂子說

桂子月中落已見于賓王之詩而白刺史詩亦有曰宿因月桂落唐以爲佳話傳矣宋天聖中兩雨桂子詳于遵式之序詩也其言曰上嗣統之六祀天聖紀號龍集丁卯秋七八兩月望前之夕殿堂左右天降佳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荳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文者時有帶殼者咸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冠裳好事者皆封呈傳玩舊傳天竺中寺前一子成樹今月桂峯是也予居是十有二載始此一見因取之播種林下浹旬而甲拆彌月而盈寸雖枝未抽而綠葉可識明年春移植白猿峯下□軒亭環亭而植凡二十有五株由此以觀天寶中一株天聖中二十五株其言當不虛也然予觀賓王之詩宜在天寶之前則晉已來不知幾度雨桂子矣雖然天之雨金雨錢雨絲雨粟其奇異多矣胡爲其雨桂子也雨桂子而必于望舒之夕則其由月中來者也雨桂子必于靈山之下則其爲擇地而雨

者也

靈隱僧膏治潮說

駱丞之咏靈隱而及浙江潮也人咸疑之而余以爲無可疑也乃治潮者出于靈隱僧又何奇也錢王時以萬弩射潮而潮不能卻也僧都統贊寧與知覺禪師延壽建塔創寺于江干以鎮之而潮循故道爲是其一也前南齊時驚濤爲害寶達誦秘呪累日與行人形見于夢而潮擊西興東岸以平又其一也洪武初海潮崩岸壞民盧舍瀕巷楚相時居理公岩爲潮神說三皈戒授杖潮遂即止不崩又其一也然則靈隱之有關于浙江潮而靈隱僧之能治潮也所從來矣而又有異者往者六和塔尖火出于北高峯而焚之夫北高峯爲大山而能飛火于六和塔者何也吾是以知靈隱之有關于浙江潮也

靈隱在□爲第二山說

宋寧宗嘉定時品第禪院五山以徑山爲第一靈隱次之淨慈又次之天童又次之育王又次之其以徑山加于靈隱也則不知靈隱之爲武林也知靈隱之爲武林則徑山不得加于靈隱也或曰有徑山而後有靈隱以其沿流而言之而非也夫中國山川皆本于崑崙卒安得執此以論徑山靈隱哉且是武林者四王七帝之所都也宜其先于靈隱也

靈隱過有五宗說

靈隱之爲禪天竺之爲教夫人而知之也然中竺爲禪院十山之首而下竺則亦多禪師君焉是教與禪則雜焉也則未有如靈隱之崇于禪也南嶽青原以後五宗迭興而靈隱皆得而有之甚矣靈隱之盛也余序僧系自唐以下未有以教入焉者也略摭其一二即如真覺之爲曹洞也文喜之爲溈仰也延壽之爲法眼也契嵩之爲雲門

也佛知諸人之爲臨濟也五宗之賢聖指不能屈靈隱皆得爲有之則未有如靈隱之盛也

冷泉亭舊在水中考

冷泉亭之建于刺史元藇也而樂天蹟而記之其曰亭在山下水中故可濯足于床下而釣于枕上也則其爲水中無疑也宋時毛君友爲郡守拆去之其自序曰昔人加亭于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昔觀復還以斯而言則當時之亭之在水中也益無疑也雖然有建之者有去之者其建與去剩焉空也或曰冷泉不可以無亭則樂天之記善矣或曰洪熙時大水岸崩土塞石闕俱廢水益隘焉後之爲亭者遂不于水之中而于堤之上余問之故老亦無從而知之也則今之亭非昔之亭亦不知起于何時也

蓮花石品說

牛奇章愛石以甲乙丙丁列石品謂太湖不得[illegible]詩夫竺石不[illegible]爲其言天竺也猶言蓮華峯與飛來峯也蓮花之石奇瓣翁兒矣其可形容也而其鮮跎則若芙蕖焉故以爲蓮花也雖然其甲于太湖與乙于太湖吾不得而知也而其與雕浮並者則奇奇之不予誣也乃蓮花之厄厄于楊兒有楊兒之鑿之而石不得全矣有楊兒之鑿爲巳像也而石愈醜矣然其質固在也而[illegible]之人之又欲伐之也故虞比部淳熙之代石言也曰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無言言在天下其以憤石之憤也云爾東坡之去杭也欲康淨贈以石東坡詩曰還將天竺一峯去要把雲根到處栽其愛石也不亦至乎然東坡兩爲政于杭也未嘗伐而取之也而奈何後之人之不知愛也或曰伏虎岳伐于如通焉唏矣

九里松說

袁公仁敬之樹松也左右各三行行九里起行春橋至靈隱而止及下竺焉是爲九里松也然吾何以知九里松之屬靈隱哉宋時痴絕之在靈隱也理宗取下菜園地爲閻妃建集慶寺痴絕即日荷笠而去山以古寺田千畝易之不顧也則從之靈隱者也元時有賜[illegible]九里松行路碑淳朋之表具在也則九里松不屬于靈隱而何也嗟乎九里松之貴以松貴也今松盡而九里松又何有矣萬曆志載九里松之見在者下竺路十一本靈隱集慶一百一十九本共一百三十本邵先生虎巷之爲山志也相去十餘載所記行春橋至張家亭八本至鼎觀音堂五十一本至飛翠亭七本至飛來峯牌二本廼龍橋至靈隱寺門十二本下竺路十本共九十一本及其末年已十亡其五兄余之生也晚爲童子時已復寥寥猶見有二十餘本及于今日所存者不過十數本矣噫乎松盡而九里又何有矣余悲夫九

垔之無松也無其實者以名存之千載而下得與泰山五大夫並傳者則猶賴乎此也云爾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論

記今不存無可攷愚謂當爲晉之簡文帝而非梁簡文帝也何以言之侯景陷臺城立帝在太清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逼帝幸西州者再又明年幽帝永福省旋以土囊被弑名爲天子國亂父死大懟在側尚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若晉簡文帝舊爲會稽王與支道林往還安知其初不税駕於靈隱與賜田賜像或有其事與故以爲晉之簡文帝也愚又有疑晉之簡文在位不過二載受制桓溫亦未暇有膴衆也且帝亦未嘗爲文章或者梁之簡文爲晉安王在鎮撫時於華林園所作亦未可知蓋晉之簡文能爲清言而梁之簡文兼能文章故僞託梁而謂爲梁也

四言古詩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壑菴

邇朔詩

戊子三月六日爲余初度歲月如駛條已立年吾道將廢吾學罔成感時觸緒悲非一端因念前人以孝節名臣起家至於我祖我父聿修厥德以將崇之豈其于吾身而敢有廢也昔蔡邕述祖德之頌張華作勵志之詩備有兼焉遂作邇朔詩其辭曰

肅肅我祖初謀衛卿孫氏始祖衛卿以下始可得譜宋以前罔聞焉揚雄傳曰譔於末之揚侯爰自周南奕世載聲天祐皇宋龍飛吳京雖我啟阜應合效榮家本汴人自徵阜府君息厥而南從君發蹟吳京見顏延之詩

亦既萃止漸水之湄剪茅作室於彼山埤豈不懷歸樂此土宜勉勉令德庶集後危

如何周道倏爲如刻被髮于野嘆彼微管孰是人斯銀黃用綰我宗之約信誓亶亶殆及百年歸慮維籍元時我祖一齋公隱者不仕

肇自皇明世濟其美體道於身化行於里伏生糠固此焉足比僶俛循墻遠者其起我祖自好德公以盛德積學爲隱君子故能漢啟節孝以祐後人也

猗與高行卓矣女宗有母惟楊實惟其同節婦楊爲默軒公婦矢節孜孜以洪治甲寅歲諸書旌表事府志人胡不諒之死靡從母有叔不雅遂母改志母投河顛死者數焉今洪福橋河是也後有司建節孝坊於七祇承休暘曰嬪與勞是時家貧其母以手指所入事奉舅姑惟謹撫爾諸孤德成教隆母有子二長宗蘭次宗薇即孝子慈訓公是也爲治七世祖煌煌記書傳世無窮

斤斤孝子哀哀求獲致養惟終時泣於墓有隝如雨有兎如霧南山之澈終爲求固自啟阜公以下俱葬於南山處樂園孝子葬母廬墓之旁以至終身忽每日號一兩往哭泣墓上數焉兒集與於他所詳我之鹿樓庭中宗家之竹生墳上孝感之應殆同一揆也庶諸所傳彌明所作我思古人曷惟其庶

於乎叔德爰及黃門孝子子揚爲方泉公贈君揚子枚爲思泉公以己未進士歷大常博士至工科都給事中左遷以賁學兵備歸里門肯消伏節以抹至尊張禹股慄王莽蒐魂公求以直節自命分宜當國公延發即有執天之權無使下移等語漸劇寵爲當獨蘊救有給事星父論究肯者德皆揚翻廷拔路楷守延上國中郭天倖死罪又少卿府以三監李閣老公上疏論陳利害仰時旋遣矯矯威名紛釋究解特歸田里亦無怨言以公作新鄭疏路然終身不出也在林下與柴侍御吳觀察庶太常顧方伯諸公爲武林勝遊會赤風雅業者五經論公在家惟以教孫爲事所著易說三卷宗泉集五經皆有著述

明明高士令聞孫世曾祖諱象賢號侔宇公郡庠生貢入國學然性頗高達嘯詠不喜仕進故稱高士皎節之光此爲攸彝曾祖母方守節至八十三而殁篤賴哲引弓台勿替王公有孫實惟長弟祖諱日章號龍甫公博學多通數與計偕以發丹歸後遇終年日修祖業以世其家嗣祖諱日隆號貴甫公亦博學善文試輒高等以天年不遂時人惜焉

皇曰優哉二惠競爽我祖晉彫我父貫享家大人諱錫字明先爲實甫公後哀我大父爲木生祖蘊甫公盛德無兩棄絕榮名窮年色養聿追來孝底績已往

亦閔大人世德作好事死以誠事生以道與母同志抗情物表吾母沈生治甫三歲洽甫一歲即罹回祿災家無孑遺然安貧若素佐父事祖母爲稱孝養焉室無斗儲家有耆老篤志儒林仁義爲寶

嗟予小子曾不是思父母生我長之育之逮我既壯皇斯進斯太山在望曷其企而河海在邇逝者其追

嗟予小子仰惟前哲光光其孝植植其節我祖孝子公後世於我父皆歷世有孝德祖妣節婦以後曾祖母方祖母馮又伯母余又伯母陸皆矢節如冰霜焉累世克勤胡然爾忄千里之用防于蟻垤敬小慎微以隆幾軸

爾德不省既喪而子不省爾德又喪而女禍亂门人匪天降只三千之咎無後爲大庶幾敬恭思逖祈福

哀我人斯罔有攸臧言念美人訴志吳蒼心之憂矣感彼興亡泣漣
良朋輝輝有光晏晏同懷采采有芳謂朋洽也何以終古濯足滄浪

古樂府

鐃詞十八曲

朱鷺

朱鷺軒以舞路訾耶河魚大上不之食不以吐訓不如鵜下胡游之
下魚魚雅雅將以問御者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絕九江五河遊觀四海之池是耶謂何顧我逢育思悲
翁日出入安窮梟子梟母拉沓無所宿狗逐役兕命何促美人之子
期君樹桑翁所樂與天地比長

艾如張

艾而張羅夥於何施嗜我黃鵠高飛滄浪天倘復得烹煮之鳳凰適
在上林深苑中一母九雛我尚得以爲哺嗜我人民一日張羅鵠不
謂鵠鳥不謂鳥

上之回

上之回出蕭關歷獨鹿鳴澤遂幸河東禮首山郡國受詳以承甘泉
上帝降臨芝產九莖符受雍丘之鄉咸願稱臣謁者引之鄉殿際兹
民受賜大酺五日悲吟皇帝延年千萬歲

擁離

擁離趾中可築闕稼以慈蘭阿藩蕩五采紛葆與神遊訾偕蟄其何
不來下擁離趾中

戰城南

之幕北度燕大出稽落外蘭訶湖水深波激冰雪稜稜武士
殊死戰不逐駑馬鳴羽林騎十八萬各各振威靈願爲忠臣與大名
傷彼良臣良臣誠可傷十年握刀筆不得調郎

巫山高

巫山高高無極江水深深無梁公欲渡之公無渡山以回回水湯湯
巫山高高有女江水深深有姬苦身遠望泣涕霑衣君不托鴻鵠參
天飛飛入故里遠道之人美人子心思歸乎悲矣

上陵

上陵一何高高高及雲端有客乘飛龍言徒殊庭遐無彝爲君御飛
廉爲君前虙妃與玉女遨戲在雲間騰光之臺集翠蓋白鵠鼓翅青
雀含英曾不知日月明瑤琨之酒以鳳膠僊人下飯翠磬鳴玫披羽
衣飲我元泉受要至道遨遊自然高帝之孫且曾孫朋當乘龍以上
天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合符黃帝又何之

將進酒

將進酒發平樂縱高唱詩審得値男女七十人趙代齊楚謳竟作萬
民縱觀角抵戲魚龍曼衍相悉索皇帝御宇寒暑和四時德天地況
施協瑞應與蹄麟趾何紛薄羣臣上壽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陛下萬年有道長與天保守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西極臣扶桑何用胡之琬琰上排閶闔謁天
帝廣樂大奏使君前坐君上坐賜樂一九和洽諸夏不得盤桓君馬
逐臣馬就日三匝返高闕

芳樹

芳樹日月出入其中鳳凰端坐芳樹宮鶺鴒在其西鸞鷟在其東凡
鳥三百六一一朝鳳凰中有疑鳩鳳凰恨與君之匪明曾忠良[illegible]

之子心不可匡如此芳樹日月出入其中婦人之子難爲工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河千何用問遺君金爵翠琅玕鳩以合歡雙綫以明月璜問君有他心棄置不復陳一奏合組歌再唱洲鵠吟長笛激雄笛當風悉索揭其音揭其音使君高知之拉雜其璧燒其璜勿復與君相思相思與君絶兄嫂笑我又何爲妃妤稱秋風肅肅晨風颸偲乎偲乎何爲入君懷

雉子斑

雉子斑如此之雉殷殷翹在僊人雉與山雉子知得雉子高飛止帝側不見陳倉玉童子云是雉所爲化赤雉來隨其雌來若流星以光輝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貫矢入君右所中今上壽盛日出入威從堯羊獵獲其雌并其稚

聖人出

聖人出延九州五常富靈龍飛猿臺來智群生萬太乙用客庚美人歡與神通玉豚鶴鳳封中老父棗樹見巨公富萬神貨黃帝大鴻高世比德永永無窮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須長命無絶願與君俱地爲乾天爲開山崩海竭志不爭附耳在君側放客去復來不敢與君相絶

遠如期

遠如期光陸離皇帝大樂威豎與天齊通天之臺甲乙帳絡以寶玉明珠琅外國君長紛佳哉桃符窠佗胸馳騁爰虎現珊瑚文甲翠羽螢流離何用賜之凪呲比陳絲綸錦綈何用享之海中碣極都廣門渝有日月所置北藩臣扶服呼萬歲其劍佩刀衣裳冠帶離披消散不如溟渤大

臨高臺

臨高臺以淵太液之水清且寒池有香草日以闊黃鵠路路下殿粉弓射鵠陛下萬年神人交門呼群臣中者執金吾

石流

石流石水流爲波水清見石水流成河河之水逝阻且長欲駕無車欲渡無梁望彼道道湯湯凉凉

碣石篇四首

三山飛峙金銀宮闕群僊綵綵佩波雲衛森帝何人鞭石見血東自扶桑西至窮髮復有大瀛九州殊殊恐駕六龍出入日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觀滄海

孟冬十月烈風摧殞熊羆蹲踞虎豹徘徊繁霜苦霧都爲死灰水竭其流木脫其柯青青者柏依於山阿彼其之子失路如何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冬十月

鄉土不同句吳鼓龍習非俠閭樓舡艨衝西入卑耳北上太行羊腸九折毀車摧輪拔劍出門泣下如雨雲行水步爲守吾度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神龜雖壽余且竭智東海無貴因於金鼎老馬悲鳴嘗思塞北烈士壯心要當死國武羅伯因道曰能戰旗縮巧拙不但在天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黃鵠歌

悲夫黃鵠之孤鳴兮七年無歸遊颺四海兮與衆長辭中夜飛鳴兮毛羽摧頹天命無椎兮獨宿淸池寡婦覩此兮泣下沾裳嗚呼命窮兮美人其何方彼黃鵠猶尚然兮況於豪英雖有賢匹兮終不同翔

箜篌引

置酒忘憂館開筵命友生麒麟元矜胎東厨擀精珍淮南奏奇唱舞者自西荆激徵流商商美人羅前庭衆賓咸稱食高義薄青雲有至反無餘杯來不留行主人散高義慷慨明素心烈士中飲起拊劍而雷音左挈古冶袖右結滄海游願得與險難東海應黃琴

箜篌謠

公無渡河兮河流湯湯公竟渡河兮昔不集梁渡河渡河兮死柰公何兮

仙人篇

仙人駕白鹿遍遊崑崙居王喬紛前導羨門轂後車偃蹇三松樹九龍絕蛋甫俛觀人世間局趣焉所如彿彿佩玉京上直至神皇殿白榆高千尺金闕萬丈餘麒麟與鳳凰翻翻何紛敷眞老持絳節董帝服飛符長跪讀寶訣五靈金鼎齋再拜受九藥八琅雲碧腴大容調琴瑟洪崖嚴笙竽康樂奏天庭翹與人間殊主父一小兒翹敢射熊羆淮南稱幸人降謫守天厨猶光養羽翼翼當軒轅俱赤松與赤須無翹倘細微

飛龍篇

乘騰萬里遠遊蓬萊仙者四五綠髮青髦鳴璈吹笛要我天衢謂予小子名在丹臺冠我霞冠飲我露杯謝拜上昊金闕崔巍敕言神柔鳳翮龍翩身上毛羽衣絕塵埃

西門行

出西門大樂之但當快飲酒樂不可知解一夫飲酒飲酒須及時何能搖唇磨牙談笑公卿爲解二選俊童列妖姬挾瑟上高堂煩音動人腸解三拊我鹿盧劍盡我金錯鏤但得心所欲何必重傷解四日月照照凝以瓏芝車雲馬從安期解五人生一世間辟瓶居井眉俛仰中貴人但爲所鄙嫚

東門行

出東門勿言歸念平生涕露頤但奉一簞粟還從丞相來借車解一邑邑饑欲死妻子環舍啼丈夫不自激叩砥反困厄泣牛衣解二泣牛衣上媿舍人狗監下顧此三尺侏儒牧羊小吏皆爲三公挾劍束書且何之解三牧羊小吏皆爲三公挾劍束書且何之西用不能報罷反乎攫爲來歸解四

出東門勿言歸念平生涕交頤但奉一簞粟米還從丞相來借車邑邑饑欲死妻子涕泱啼丈夫不自激叩砥反困厄卧牛衣上媿舍人狗監下顧此三尺侏儒吾非西用不能馬首欲東不可久居

順東西門行

駕飛龍望天庭相期汗漫遊太淸過閶闔息增城桑田滄海移已盈歲未暮時聿征思挽六螭暫停御玉俎設鬮珍命我同儔呼友生巴姬彈楚女箏飲酒喧笑樂無星

前緩聲歌

山上之池必有海中之島人非木石安能儔考蓬萊方丈仙者遊何不登因復思地上之星當必有天上之河參父延日不能剗符元之戈長笛續短笛悲吟客子乘槎其謂何

秋胡行

被服者仁義儒先不足言被服者仁義儒先不足言帶鄭再傳詩書
燒燔向歆與衛馬鄭紛然剔帷束觀聚訟曷有當於聖賢歌以言之
儒先不足言

大雅久不作吾意薄風騷大雅久不作吾意薄風騷美人芳草左徒
龍高買馬孤憤亦復人棄若惟彫蟲篆刻又爲舌撟尾尻歌以言
之吾意薄風騷

古兩頭纖纖歌

兩頭纖纖路岐哭半白半黑子上局腷腷膊膊鳥啄木磊磊落落木
中玉

兩頭纖纖鵲爲橋半白半黑秋雲飄腷腷膊膊唱𤇺炮磊磊落落駱
王喬

兩頭纖纖雁橫天半白半黑月上弦腷腷膊膊烏羽邊磊磊落落僊

客遊

兩頭纖纖舴艋舟半白半黑涇渭流腷腷膊膊烏鼠迷磊磊落落山
澤遊

舞媚娘

家住長干橫河妙舞主家陽阿無端趙李經過上客田竇來多望若
神山嵯峨杳如洛妃凌波巧笑萬端猗儺騰躑千丈斯羅家工稱賞
嬿婉佽者朱顏微酡

行路難 舟中作

君不見東方朔三度見桃花君不見安期子食棗如食瓜世間學僊
亦有命不如得錢付酒家東陌主人富百萬親串不肯留一飯一飢
論死咸陽市率衣頓足復誰怨西頭狂生食無粟妻子夜夜牛衣哭
但得濁酒滿一壺何論悲絲與哀竹我今爲歌行路難勸君日盡杯
中醉人生萬事貴知足何若東西南北徒僕僕

樂府變

桐塢引

桐塢引者孫子哭其友人大行陸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死於
桐塢有宿草矣孫子過悲於此三日三夜彷徨山澤靡有止
所於是援琴以寫斯曲焉

趨來深林兮谿谷巃嵸亂木輪囷兮百卉蒙茸薄寒之中人兮胡知
西東何率皇天兮涕泗霑胸
登山椒兮長歌泝流水兮曾波水潺湲兮山嵯峨我思君兮不見君
思我兮若何傴僂兮恍忽若交手兮婆娑

招搖歌

若有人兮河之干衣紫芝兮被木蘭撫長劍兮沃若鳴玉玦兮珊珊

佽剸傒兮翜沆瀣俯視塵土兮涕洗瀾望北斗以敷辭拜勾陳兮帝
閶闔閽人之不我拒兮導侍從以星官龍雀蜿延兮虎豹斌斕虹蜺
青冉冉兮格澤斑斑稍將偷兮上帝賜僊藥兮琅玕生羽毛兮嬋娟佩
明星兮翩僊顧棄垢濁而長辭兮終逍遙乎玉京以盤桓

稽山辭

稽山水何淙淙有王子死其下節義無雙 解一
稽山土何崒崒有潘子荷鍤行陶謂諸父老埋我我義不得活 解二
賢哉賢哉劉與祁二大夫王與潘而布衣累世未有聞之傳之後世
其永有辭 解三

仁和孫治宇台著（別署卷）

五言古

公讌詩小引

擬鄴中讌易爾公讌則難蓋諸子代爲一製則不免混同若用事附麗爲公幹必言瓜甄爲仲宣或及製佩孔璋之典攷愈疾元瑜之刻伎鼓琴見之味謝非其質矣余以暇日意欲揚確大指而探掇風流夫亦不知諸子之許我也

文帝

鳴笳出西苑逍遥芙蓉池潛魚何浮游鳳鳥集高枝明月照華茵羽爵飛參差侍者陳樂方君子奮新辭彈箏吹長笛愴然使心悲高譚薄蒼天酣飲不知疲今日樂相樂松喬何可爲百年尒長保千秋以

爲期

子建

涼風飄飛閣冠蓋集西園翩翩我公子座客竟長筵宜城兼綠醴肴羞溢琪玕弄鄭進妍倡西秦舞折盤雲高露凝殘輕葉隨長川妙説縱横陳飛翰各成篇北斗漸闌干四座咸萬年主人敢高義吐屬尚悵慾取樂盡今日不醉復何言

仲宣

浮雲散高岑朗月依石梁百卉變繽紛朱綠被方塘淸府良宴會置酒君子堂絃管度曲起極醉樂未央當思在淡濆寧狂前奉觴幸得奮薄身樂土以翱翔巍巍西伯業奕世垂芬芳願同負鼎者竭鈍誠可傷

孔璋

夙昔滯河北文學邀同倚商會在大國攬衣起從遊石杠拵淸滄回淵望高丘丹轂隨波移雅音陳九秋陽肴雜玉俎羽卮縱横流皇穹揚仁風不樂又何求亂離少息宴慷慨以悠悠詞賦豈不嫺興致皆雲浮寧當格鬭死飽德傾千卣

公幹

逍逍金鳳臺離離元武苑白露下中庭凉風起長阪相與夜行遊客接彩華輦朱草夾路生方塘被菡萏翔颸過我前飛鳥隨風轉公子叙愛勤情好何綢繆廣樂方嘈囋綠醽傳金銚華鐙耀中闕四座盡沉湎回回領薄書皆恐不能免盛會古未聞中情豈不展驪駒揚塵埃歡悅安能返

偉長

步出西掖垣（幹作西省）遨遊鄴塘隅層臺何嵯峨鸞鸑浴淸池三五方縱

横淸風與雲披歌聲激流水嬌舞紛纖麗伊余蓬室士外物非所期公子勤令德慊慊顧細微酒酣中席起小臣有惹思雅志在濮梁初服反所宜

元瑜

百川赴大海蟲獸尊麒麟士人投知己輸力於明君優遊承嘉餞國士附比倫時從我公子飛蓋接後塵南皮快夙昔河曲鬱高旻交谷對虎澗三壘復蟬曲秉燭乘夜遊悲笳薄青雲翩翩馳柔翰各各奏高文傳告後代人它人非所覩

德璉

燕雀故翩飛鴻鵠一何哀悲鳴在雲中飄摇萬里來東西數反顧南北幾徘徊亂離嘗苦多中情何綣諧雲雨感神龍大國盛奇材伸眉就公子存慰勠人恨滿涕出沙石煌煌上玉臺懽情無紀極絲管間

華林遊卽此桃源逕

送劉氏別業

太丘挹逍望抶風稱儒林卓哉珪璋質濟[illegible]今德與山俱[illegible]與水更深結廬在湖外室中唯鳴琴我來拜床下時聞瑤華音恩風何優渥淸馥足被襟信知道德茂豈徒簪綬森贈言規鄙陋匪敢代兼金

寄太嶽堂禪師

隔歲接元論飛雪大如席忽逢流秋爭火妄先流鑠回思拈提從宿心邈如昨唯師誕降辰琴詰從赴約支公塈義高乎杖揮塵洛我獨嗅遠道河流阻參錯德音邈幽期覦天彌林澥三幢倒有無四徐网退塲罽得照倩悵首塵飛幨幌

懷蔣平彥

孫年一首癸　卷三一　二五言古　五

與子別湖曲倏爲已一載抱痾爾夷猶獨處余掩滯媚媚秋風過側樹蟬鳴風寂寂处一室思與實心契梁生懷高佚叔皮念尹季況從爲衆交良會不可輕感德應多賅識來情未晉剗庭空廣敢五湖好容裔各緬明發心及留同休憩

同徐蘭生汪魏美眾春亭宿溪巢作

閒賦行山寺既夕遂留斯野徑莽回互賞心此棲遲流水聲潺湲奔湍無窮將石磴渡淺瀨枯藤懸高枝白雲欻聚散翠峰遞參差竹樹邈森密天地互畝畮吾與二三子登涉未爲疲歡此幽居處逸性適所宜豈復寰中紛逝與倘將移欣懷不能已聊用敘此詩

齋中懷徐蘭生汪魏美

[illegible]已一日瑟汩餘冬氣滔滔雨不止泛泛花覆地憂來固無方自[illegible]我有同心友寂寞寄古寺[illegible]寂升雖陟敢安得

一匝酒時與賞心惡獨處時喬飛因之勞夢寐

辛卯秋九月陳裔倩贈詩五章率爾作答

我之高祖母自爾老皇姑相攸配吾祖攻苦賚卒將生世乃艱危番年赴黃壚吾祖官甫瑱以至田園居念此精慷若畢世嘗嗟吁及今長子孫皆是母辛劬振衰必孝領祀河先恐池誦子贈篇章豈敢忘斯須

斯須未敢忘況復承明德隱君踏仁義服膺如勿克至行邁陳鍾白首窮經術五鹿可折角東觀富重席懸鶉原憲貧歌聲出金石晚年膺華秋庶見稽古力嘗爾賢兄弟黽勉以無斁

無斁在家學忠孝理益顯亂離當末流大節豈覼忍飲羽石梁貉投袂漸江汚寧爲正則沉不作秣生面哀哉一孤兒俯康以慨愾變期勿渝秉敬名所居三人務同心一粒諒有餘寄骸與地下節

孫年一首癸　卷三一　二五言古　六

義不忍辜浮雲依吾室明月入吾廬一門飽經義不顧爲世儒世備益貧賤而我覩風塵以子當盛年況復賦相如大節苟不虧乞食又何云子亮我敝衲吾知子苦辛跂遊厥昧稚遥識聽沉淪易哉期終始重湖細論文

贈徐孝先

浩渺元精運廻蠶人間世建者於此間鄙然開蒙蔽徐子古逸民賦性愛奇異遭時遘險艱斗號著梧帝身托谷口隱辟擬楚臣蜺山澤有良遊雲霞紛遝醉倒君時把臂高情托末契慨慷賦前路存歿皆酸鼻且驥域外觀淥梁莊與惠

贈陸僊胡

劉氏傳逸民傳者七十二非是甘枯稿亦或徇聲利所以漢魏來斯事逝雖繼吾子遊忠引珪璋挺慧質況復當稚齡[illegible]秀[illegible]高義身奉

介山觀心切王褒志博識窮二酉學貫天人龍虎伏不敢前遐毘賭
無地炊寒秋氣高深淵宿雪冥闕封若良青蒼冥松柏參天地浩無
情神理終有寄一門賢伯叔芳名紛蘭蕙乔偏好父友相見歡心醉
子問狂接輿吾老窮衡賤

送萬年少遐隱西五首

昔我思美人淮南桂之樹桂樹何華翻美人登遐舉卜築成幽居雲
嚴得緩步長伴漁樵人貧心在吾素
獨遊衡江湄哮我泛湘陰宿昔望客像今者見君心道情祛鄙吝消
言如鳴琴下足感游魚上能動微禽
良遊不恒遇況復陶嘉月交交黃鳥鳴馥馥蘭蕙發如何歲寒心相
見即爲別促膝悲端中腸已如結
凌晨欲送君悵衙更徘徊寒衣起從之大潮房若雷君舟不得停且

復盡金杯恨無雙玉案以叙平生懷
浮雲去江南行鷗泝江北南北各殊途關氣同蕭索唯遐蔣生徑爲
遐業桑宅願得嗣徽音瑶華慰離析

銅仁二烈婦詩

王風日已遠兇盜何充斥遙遙夜郎城人民無安宅在昔貪儒德餘
化猶未欽賢哉二女子慷慨秉高節大婦未三十立志在典冊小婦
方二八亦復傲霜雪賊至不屏營引刀無惻傷人莫不有死臨死難
引決明君適垂髫才人嫁秦卒何如盧家婦之死無隕越銅水濤且
濟銅山峯以光彼皎二烈婦千古永不滅

贈王聖翼

蟋蟀鳴西堂零露泫秋草聿聿歲將暮惻惻心如擣唯此世外友今
我開懷抱空食此三歲寃兒何繇造匪曰人師難與君殊古道依瞪

足娛懷崇書恣幽討叢桂與芳蘭秋風何娟娟榮名非所惜仁義以
爲寶他年那耦耕結伴山之島

酬潘美含

燕雀自言好罔知側天步桃李自成蹊不知歷歲暮小人有偷心君
子務遠度小人常自喜君子常自苦卓哉有潘生大節勵往古得仁
又何怨前修之所處九州焉所如四海罔投足俛彼殷鄭徒庶與黃
虞伍安得日攜手躊躇推情愫申章有悲心久交益存故

除叔遐舊居

夙昔敦同好有如驂服俱君在大道東余居城西隅一日往返數不
知主客殊歘爲逢世難離別在須臾關河極目中吾屬何嗟吁若卒
歷奔波歲月無歡娛得喪不足與君今返舊廬堦下草遐沒庭前桂
有無一枝可棲息不樂又爲如

題顧茂倫濯足圖

顧子肯雲姿雅志在丘壑抗身服大義好修非慕爵披襟思遨遊山
川與自樂春風吹籬巾植杖登高閣亭亭泫露松渺渺入雲鶴俯仰
適所懷聊憩紫川漪濯足深波中迴流河汨汨信彼商山老采芝未
叙寞

送柴虎臣遊燕

昔年歌雲漢今茲愁淫雨栗蟲麥飛蛾羅沉魚在釜我留不得生子
行豈樂土吁嗟昭王臺莽然如昔楚易水既蕭瑟荆高復何處吟爲
楚人辭栽成京邑緒庶幾崇明德非徒苦羈旅遙遙遠征軸脉脉予
感所睽敏勿惆悵但望音塵數

二子詩

淇南王山長皆

王生獄昔人病靈在江漢少小好服食精心長柔翰亦既舉孝廉注
時當險難慷慨賦從軍時危屢殆窮閒遊公卿間神情何消散不惜
黃金盡山川恣遊玩相見輙心醉世人徒謗訕飲酒苦不多中情從
此見數聆亂離語使我再三嘆

北平李子受益陽

李生質貫躬雅志在儒素立身比珪璋出言同蘭蕙當時好奇節鼓
客乘高步我思燕昭臺賢豪之所聚路遠莫能致思心徒企慕忽乎
子南征一見披情愫與客傾金罇夜飲至朝露若在燕市傍旋與酒
人晤不久賦別離傷懷淚如雨願爲雙黃鵠翱翔同天路

中州李烈婦

嬌嬌女君子翠翠彤管編楚妃死漸臺宋姬用火燔杞婦哭城頹高
行刑耳全捐軀豈爲易大節務獨完賢哉李夫人之死胡凜然結髮

事君子崎嶇走艱關所歡良不偶胡能視人間玉瑟既以斷素絲亦
綴彌下視出腹于上顧滄浪天慷慨念故雉安得不棄捐人生各有
志秉節誠獨難諒知殺身劇矢心得所安生爲賢女死爲烈士嘆
我作哀鴻曲千古永勿諼

三子詩

胡旅堂介

胡生江海人立志邈天末軀幹雖不長骨相殊碑硯遮地大男子何
知此偉節見其驚人句然後廼結舌于我復何有兒曹徒或汝櫪歷
五諸侯盲辭吐渤渤揮手謝時人吾從霸陵訣年荒鮮市糴況復歡
辯辯家人十數輩嗷嗷不得活天道夫如何浩歌送日月

陸辛齋嘉淑

東髮爲儒者厭與儒者儔生平不飲酒常與酒人遊資余椽手盡大
半付糟丘前年祝融災火焚藏書樓去歲旱魃虐田無粒米收下笑
蛟龍走一劍只蒯緱小儒或咋舌君且笑王侯人生能幾何秉燭夜
行遊珊瑚拂釣竿乘輪三石頭

高雲客兆

皇甫傳高士楚國笑兩龔君今刪其書刪例放孔公淵明與弘景千
載仰高風以彼近斗逝推之爲乘陛去去不復道梁肱如轉蓬作者
百三十後來誰爲雄我本無一長從刻石戶殷若與古人齊高蹈如
冥鴻未知執手後寥落時相通送子瀨江口欲掛崆峒弓

與諸曆倚

我友志節士夙昔同所秉婺婺二十載忽值知非境著書雖一卷良
田有二頃引領望古賢高蹈自張邴兒子事筆硯老母秉深井雅志
雖不遂考名於此永共釣三石頭長嘯東山嶺俛視世間人蕩蕩空

中影持謝諸少年勿復來相騁

送張祖望之燕

脉脉楊柳垂皛皛梨花白顧升攬余思悠哉遠行客飛鳥相徘徊浮
雲依馬策欲行不能行相對淚沾臆　一　與子同一身今已二十春彼
服仁與義趨軌唯先民膠漆爲所如何皆隔數晨遠道三千里邈若
參商辰子懷良不開我志唯苦辛　二　迢遞萬里路蹄然燕臺側悽愴
賦七哀憂心不可憾易水流浩浩荆高人已沒遐憶千載下此意良
歌絕聊復與同好酒酒陶日夕　三　慈闈亦戀戀弱息亦依依耐此企
石交高義與雲齊滴淚從此去諒不久睽違世事難逆料消湯嬰憂
危惴惴如集木君子爾所毅我聞頻路言可爲良友規　四

送王仲昭往燕

忘形廿餘載何曾曾相違遐遐西山偏向郭北與子貢與郤兒五

隱愰採薇相視北平去乘矼疾如飛小人惟悵士壯士恥畀[illegible]我思
同郭隗入洛比陸機臨岐河梁上仰視浮雲飛願言勖令德慰我思
朝饑

贈岳衡山先生蕃杭州太守

越水承嘉惠風流嗣龔伋於今二十載森思如勿克道旁稚子呼父
老將佇立解龜當世屯羌人吹簫集閉戶惟治書種田多樹林何處
暾重華自老西山逸恐然適茲土人人皆顏色撫今懷昔嗟慨感兮
有極願巳楞散資假遲服明德申章聊致辭竊自野田畯

西湖舟中與濮陽王懷人亦世

九月桑葉落寒水漲歷頫俛仰若空際颯然開心魂二子雙飛能欸
曲洲渚言鷗鳥宿蒼葦游魚泝芳蓀婆娑湖中沚周游湖上軒有來
殊樸簌攬境疊清尊古歡於茲集切復吾道存情感均存歿與至忘

朝昏良會不復久商歌與誰論

姜貞源集南北同人湖舫讌會

春日作遨遊衍迤蕩平陸君子爲高會華舫泝湖曲芊眠堤上柳綷
約水中荇新對比浟水婵娟美如玉扉有充圓方金罇不辭數閑情
所戀陶駘蕩肆春目迴思援攬聆玆會渺前賢翔飛柔翰瓊藻映
湖淥于咸蘭亭遊此爲繼芳躅信美各抽思短篇聊自勖

粤東屈子一靈乞爲其母夫人壽詩

桂嶺鬱我我灕川水悠悠中有賢聖士遐迹在九州生非黃虞世慷
慨徒離憂浮遊來吳越飄修指滄洲自言有阿母高行無匹仇三雛
皆成立故雉淚未休我欲拜堂下山川阻以修聊歌述彤管因風進
兕觥

文燈巖先生來自江右陸偎胡與其尚麗京叔揚霞左城鴻於

湖上余與龔仲震嚴子問子䌽及兄[illegible]同集

先生南州彥何點翠樹枝離此若隔世神羽未云[illegible]
古訪舊疑東風拆穠花楊柳垂青絲飛鳧戲中沚閒雲依山[illegible]
願此樂中席起徘徊我將何聚有佳人無遐期謂陸觀庭吳去非也且暫勿復
道重華泖難追

哀吳威卿有小引

威卿名鳴故人吳錦雯之子年少負奇才錦雯爲吳中司理
戊戌春招余於署中未及一月見威卿讀書賦詩又能理煩
劇以佐其尊人嘆息久之已錦雯不得意於貴人又病遂去
官威卿觸熱數千里往來救父卒死于淮淮哀哉之子實稱
純孝甲辰余以吳瑤如太守之請館於府署與司理之垣儆
一間耳而追憶舊遊邈在天末遂成斯篇

明月下庭除攬衣起踟躕嘆息吳生逝倏巳五稔餘吳生賢父子與
[illegible]意氣殊方在能言際家會足夸譽十三富文史十五比璠璵賢豪
[illegible]行欸手來相於父友八九人咸呼小友俱童烏何足數凌厲賦
[illegible]乃父李與郡清操過懸魚貝錦實有口豈能辨冤誣痛慘迫中
[illegible]覓欲靡餔糜緹縈小女子矧我烈丈夫觸熱數千里奔波在道途
以是遂不起天實喪吾徒父母腸欲絕良朋皆號呼有妻欲從死有
子方呱呱妻爲吾甥女子方初生吞聲此長恨歲月忽巳徂面上生春草塋下
走鼪鼯人誰無死亡至性又焉如我今來吳苑山陽痛只且哀彼古
孝子隔垣寧可呼潘翁卽長夜柴子滯西湖謂潘留瞻柴虎臣竹同時在署中人生
苦離別視此若須臾南斗忽闌干悲風生四隅脉脉無可語淚下如
綆縻

寬舍僧張子威集有感

[illegible]從向人間施寄作我撫劍壯士慣所遊然一可[illegible]已大[illegible]行[illegible]
鼓瀟湘舵祇是走逡逡不堪忽緲緲荊棘上參天沖軻[illegible]吧大下土
滿仰掄誰能譚炙惧人事有翻覆天道寧偏頗吾將學[illegible]
道左金堂石室間此或是君座

寄贈錢武山

靈湖區中森栖遲林端杪谷口同幽趣憺東森天鄉美人青玉案公
子滄江棹嘆此世茫茫春焉松悄悄間[illegible]辛深情寄魚鳥佳氣
生新餘含貞托秋篠閉戶秋園探游覩眾山小南呂方中律兩峯崎
窈窕甲子數東皇圖魄又西眺君子性貞堅高蹈出塵表進酒歌一
曲豈曰協律少湛湛水一方脈脈雲天曉

題楚僧拾殘手卷

相見未幾時正值山櫻赤俄然愁滄波倏忽岸華白我無黃精草烏

慰遠行客月出洞庭上照見天邊驛金橘吐流霜黃花依石壁離思
東南飛愁心天地窄望望南嶽雲渺渺湖中蘼吁嗟古先生何處烟
霞宅

寓姑蘇送沈佛聲還檇李

天風吹枯桑烏啼棗樹旁溝言送我友揮涕霑衣裳與君俱作客相
知歎歲夕君行我尚留自傷無羽翮誰識蛾眉好離愁以終老同心
而分手惜此陌上艸遊梁既已非依劉亦枉然還家呼稚子餔糜吸
寒泉床頭數卷書室中三尺劍開卷自怡悅撫劍光凌亂嗜生既物
化俞子與何如何時一罇酒與君暫躊躇

吳志伊以所注山海經見示

東晳能稽古劉向稱博物惟古之雅人幽隱罔有失流觀伯益紀上
古多荒忽中興說試負斯義如徹日君友有吳子學富無有匹眾不
知一誤若臧致疏裂瑕日為箋疏昔穿復綴悉為羅所不載齊諧賞
結舌把玩無朝昏霜寒破蕭瑟

送顧且菴北行

疏邴有高蹤閉居恣幽獨蒐裘結頤園三徑饒木竹自謂與世殊風
情高蕭穆夏日桃笙涼冬煖桑落熟濯頂長松下醉歌唐堯曲緬邈
東山姿當世相徵逐利濟兼物性亦免蒼生哭微書下雲霄從者脂
車軸棲遲不忍言霜鐘飄落木出處本無殊古今同一宿功成還拂
衣滄州下鷗鷺

與同里倪公介

旅食愁奔役家居苦閱寂躊躇得所歡素心數晨夕流覽春草生盤
桓秋圃碧筆選更殊妙趣軼閩曹迹然兹東吳猗自是西蜀客濁醪
析妙理清言聊嘯昔奈何賦臨岐駕車復遐適君去何時歸予窮日

慘戚攜手嘆交情分飛魅遠翮行雲不得停抱書以覜覜

張宗緒往舊京

悠悠歲月徂盈盈此長夏聞君往舊京蕭蕭鳴班馬野人爲躊躇聊
以薦杯斝君言豈得意父死委蒼莽含淚出門去一身如土苴告君
且勿嘆壯士亦塵鞅京國多貴遊子辨如炙輠秦淮水悠悠還念知
音寡但願勿滯淹相期林皋下三石恣佃漁五湖可來往歸驂無綏
轍末焉企心賞

懷陸景宣沈甸華客粵東未歸

幽房夜間寂凉風入我闥河漢清且淺佳人渺何依二子在嶺南明
珠揚光輝倏忽踰兩紀何時當來歸采采蘼蕪草浮雲迷逍遙遊
不得見何以抒懷抱

懷蕭江毛大可會稽幾去病

古與今相禪作者復誰是毛生所箋詩蕭颯空擊缶者作多蒼茫
客汎江氾錢子論儕才衆空親秋水所歌行路難飽燕不足哆起姿
夜誰望吁嗟乎二子其他流唯徒秋蟲過人耳江上水悠悠二子繫
余愁欲皷山陰棹山川未阻修

宙合弟自京師歸又有七閩之行兩老人不命爲作是詩

北輪猶未息又復爲南征棲遑無稅駕何時得悄悄恐不知愛日其
如憂患并憶昔少年日予隨父往閩余時始爲詩篦子以南行倏忽
三十歲父子白髮盈窮老多愴悽何以慰歡情但願蚤歸來追隨曳
杖屨濁酒烹枯魚至樂在家庭竊慕躬耕者胼胝有餘榮胡爲風塵
走窮年以憂營

王于一歎定客死湖上同査伊璜嚴子問陸檦宜視其棺斂棺
木子問所贈也

人壽非金石達者無不可鬼伯相催促性命等石火吁嗟乎王子文
章仿遷左乞食于聿要畢命此湖航喪無子姓主哀無緦麻大友生
兩三人飯含陳果蓏一棺葬狸首旗旐繞車輌吾知子生平魂魄當
婀娜無爲羗老嘆齊焚徒瑣瑣

五言古

仁和孫治宇台著 男兆鑒磨

紀行十首

武林登發

荏苒過半百生理益艱難我友迫吏檄不得遂高飾相攜作遠行放棹殊倉卒阿爺換被悲室內嬌女泣慈親猶在堂幾番惜嗚咽朝出東郭門暮就吳兒汰悲酸中夜起長途眇天末

江都

昔年至江都容與瓊花下兩人同賦詩高和豈爲寡丁酉同錦雯寓瓊花觀今年至江都捨舟來走馬病馬如絆蹄何用鞭箠假訪古廿四橋莽然盡荒野石梁四三處疑似不能捨我有萬古愁念此何爲者忽起故

鄉思傷懷淚盈把晚宿甘泉山濁酒聊用寫

盱眙

曾𡺚敘誰鑿阻錯盤巖崎荒草野都梁楊柳蔽長圍我聞大禹時渦神曰支祈鎖此龜山淵千載不敢窺李湯何爲者羣牛曳出之鎖末一青獸引鎖牛亦顛孔公不語怪此事無乃奇烏艕江雲島帆掛楚天低飽聞途路艱惴惴不自持

泗州

欽鞍過浮梁淮流浩瀰瀰壓水築長堤前志稱鄧艾我在堤上行心驚飛鳥外楚宋齊爭衛江海皆襟帶望望風雨陵荒榛蔽幽墜埋數國自然前途仰豈沛

南徐

南徐舊影城四山青蒙蒙笑彼沭稷者悵然𨽻興中雖水流至今楚漢爲誰雄雍門琴罷彈延陵劍已空高墳壘壘者孰爲公侯封荒茂數十丈言是呂梁洪披髮從跳足有何狂老公我欲頫然笑白楊生悲風

商丘

南徐行兩日云是商丘道此亦闕伯墟平疇鬱茂草策馬不能前棲遲恣幽討地蒸水益沸風起花如掃閱古梁宋郊詩人勿草草木蘭代父征此事千古少我欲問此村日落桑榆杪

亂石河

離家千餘里曠觀此西山非爲愛西山愛此青瑯玕嵌寶迴花窟欹崎虎豹攢柱策泝江淮惟見陌與阡何來觀亂石錯落漭歷間突兀殊趣人鑱刻豈自天形貫紛碎細亦足歡旅顔下馬問故老云是神所觀造化太無端何爲置平田自古四戰地壁壘其有焉

開州

雞鳴辭東明晚日到開州狂風吹驟雨道衢可行舟我馬苦躑躅我股成楚囚旅店進野酎聊用解繁憂酒後再三嘆懷古不能休地即澶淵舊人有寇相不棄壇勿復道北斗掛城頭

成安

莽莽徂征途行已抵河北不聞悲歌士乃遇江南客客言作尉久災傷猶夙昔去歲水沒城官舍龜黽塞今夏水復作麥秋轉蕭瑟俄頃進盤飧野店歎顔色嗟此乾侯地禍父衆葺泣威敗雖自天童心實招愆勞人多遠愁在羈旅念德明發威懷抱呼天悲罔極

和陽

西望望太行東望望大陸漳水滌流沙淺沒悅人目之子彈鳴琴中心返初服堂前部領煩室內展書讀古槐鬱虬枝千尺層蟠盤閱

𦓁鵠喧夕眠飛鷁宿忽乎吾將行脂車告爾僕

南和四先生詩

四先生者宋相國璟侯尚書恭皆產於南和者也李北海邕
元魯山德秀李爲南和令元爲南和尉皆吏於南和者也已
酉夏五從友人錦雯與子來此登中感今傷古情不能已乃
作南和四先生詩

宋相國璟

唐世有偉人微公吾安仰於河爲砥柱在嶽貫華峯女媧蕩天維二
監奸竊擾矯矯鳳節氣凌蒼旻上貢國振頹綱胄海放天使阮亂
固無垠數逆不一狀旣喪吕祿膽復撤韋主熱吁嗟唐社稷賴得終
股犧來此風謖謖英標猶嶙嶙澧水流湯湯太行色莽莽公平在淸
旻爲余一慨歎

侯尚書恭

尚書甫定鼎文孫乃構忠葦除劉天意燕師若奔雷毋墜小監于盛
從走道窮尚書國之重東上總征轄再出又無功血濺未央殿妻子
已論死大節自旦旦我來和陽邑景此芳風扇荒墳不復存故宅耿
難弭潸然爲出涕俛仰同黃棘

李北海邕

卓犖一代才鶱如李北海雄文無貴仕直節屢危殆姚張賢宰相貝
錦成欺詒何況林甫奸辭死寧有悔哲人貴知幾君胡終自浼五王
誅滅時天地方崩駭即日宜掛冠曷就南和宰（邕以善張柬之貶非出爲南和宰）
陳子公皃甚屈湘壘許昌一男子芳名同磨滅我欲訴悲風浮雲鬱
嶔巇

元魯山德秀

大𩿊至孝負母抵京師母死無遺命六十不娶[illegible]
掌千古奇當其尉南和惠政洽四維賢人爲卑官毋乃時非宗
酬東都聲樂競侈靡聯袂歌于蔿堀獨獻筏規太守雖被黜魯山無
榮施歲㵎榮車去高風爽惠被惜此無祠廟至行倘能追

王山長過南和以全集見惠

昔予過西湖冉冉芙蓉露今予至南和凉風淵野樹契濶近廿載顏
色猶如故騷人已長逝彼美猶遲暮昔賢老鄭虔性情無由吐主人
官洛拓何以布心愫執手兩分袂詠宕不得住別後誦高文矯首燕
趙路

臺庄阻風感舊答三子孝楨孝柟

我生神廟末皇綱未褒貶哉當澼難寒值橋山泣攀君已重光天
祚止匝月文孫嗣神器一年甫三易辛酉吳越災鳥鳴方譜出國城

四十里半化爲瓦礫累世飾孝居悉不遺短棁骨肉無處所流離爲
所說上有皇曾妣遺屬遺隕越呱呱予兄弟𣵀𣵀淚頻滴六歲就外
傅皇祖移岐嶷忽然上蜀道牽衣繞雙膝三載祖歸來五經甫呫嗶
嚴時娛伏臘每喜動顏色是時闔宦除宇宙猶重闢一家所歸望廉
平我成立鋒象能文章十五幾同列長者大父行所至皆掃席笑疏
與詩賦弱冠略忝竊屢歲水旱荒家道益偪側斗米至千錢舉室何
山淅勉強爲人師舌耕代田畯朋儕十數輩漸喜豐羽翮上衣衆
會編紵紛脩脺皇母設悅辰嘉賓塡城闕東謁太丘門交遊聲嘖嘖
踰年遭搶放撫躬自怵惕禍連皇祖妣奄忽俱殂殁兩親身毀瘠所
存僅雞骨薄田急租稅喪荒杳難述銅馬擾苑蜀殃阮逆京闕二祖
基傾覆天子死社稷皇天禍宗周滄桑當倖突僭號差肩韋孺落尚
志節死者王蠋哀生亦吳市卒頎予獨何人陋志豈解紛江介無設

流河塀有鳴鏑攜挈避坂眾俞奔野田附三朝無餘糧九日有升食
是時西陵道戰塲紛騷屑白骨蔽郊原旨行淵野渫鳥高繞喙争虎
狼豪欲奔僩余爲側佇懸餡高驛岸江湖鬱崩雲松析多蕭瑟悲余
實轗軻一歷又遷捽五奔無定居妻孥驚分拆官倉瀦淺土幸蒞覓
窅穴約略十三棺窀穸一時畢吾父娶我哀中情實崩廹大孝惟終
身雙非庶弭蝕余罪宜顯戮憂患何時釋先時育男女頗擠俱夭折
天祐我後嗣生楨甫三十三年又生楷老親喜貽厥鄉年愁饑寒穿
窬又充斥艱難營一居湫隘况漏濕命也可如何敢不益努力勉爲
敦弟子束修以組織非曰北郭隱庶幾南唐室諸生紛來遊英髦擁
根閫所愁苛政猛產入無從給既愧爲人子無以供旨脂又愧爲人
父終朝啼啞啞非爲事干謁亦豈學孔突文與會諸府孺子囧下榻
猶是爲人師亦惟稽古力憐將愛日誠晨昏曠子職兩兒憐失教叩

試益荒塞餓項失所恃擗踊悲罔極匍匐誰告哀貸之但一敝良友
爲北征將余同行役覫覫故人情匹敵猶子戚奈何期月間生死又
永訣在彼命淪喪在我遇蹇劣楊生岐路悲阮籍窮途戚經理身後
事當官殊牽掣荏苒踰歲時方同旅覯發來時華桃李經年天霜雪
臨清至阿城上水已半月濟寧下河決漫濾衝龍窟何處辨牛馬不
得分阡陌十日五逆風榜人長嘆息老父衣裳單慈母庭闈寂妻子
室罄空何由度日夕凋喪太不仁行艫猶埒劣遜來能傷人轉恐虞
淵促釁時肝膈友大半長夜寂儔侶無可語假寐心悽惻胷爲惚不
生涕長如一尺援筆爲此辭庶使兒曹識明發泝高皆從未有失德
惟予寡神智昧昧識遡懸愆諮閱肅黽勉勗儒術

十一月十九日淸河至天妃閘

氷雪剛當河緒風錯恨楞十日白洋渠廹朝淸河經難篙繁沙砅觜
飛濺淡淡緘吾愁注并天上中懷惻忽屈霰河渫酒淵淵日夕淬次
天妃口同時萬艫屈蹙霰雪紛俟觀卽當巖趙過閘河寒成紅
瀛列往時閘上下幾絕過百尺自從河決後高下瞥如一繫纜淸江
浦變虎頓已釋

過淮尋張虞山偕遊武林不遇

繫舟淮水涘念我夙所欽佇立張子余心嚮昔西泠路良
覿披高深矯首靑雲端婆娑松栢岑我來三亭下若又至武林愛而
不可見中懷鬱沈沈吳楚天一色江海水浸淫日暮凉月白幽獨無
鳴琴歸視飛鳥疾同予一朙吟斟酌野人酒橫睨醉後參

遊沈大臣幽居

結廬在幽境疑似栗里宅環山亘回互臨江見潮汐九月霜降後黃
花覆秋碧好鳥援街衢仰企雲嶠客素書兩三卷我恐滄海月朦朧

寰中匿縹緲靈鑿迹歲寒可久要亭亭此松栢

贈某上人

明州海上山縣邈不可名上人踞其巔儼然古先生冬夏唯破衲晝
夜梵吹聲雲開蓬壺島日出天鷄鳴幸無簷塵染故將浮榮輕夙昔
箕山志復有謝公情幸得諧心賞聊以慰生平披覽天親論反覆華
嚴經此間殊可托吾已謝世營

與谿堂和尚

夙昔喜棲隱隱居非幽討何來竺法徒相遇椒傾倒亘跰遡湖海訪
道一何早捐耕石上雲跌坐淵遨草遙遜濟木齋昧昧尋山實弘法
在千秋給園有眞造送子明州去中心慰如擣老年江上舟長客依
高鳥

挽趙元白[illegible]

傷哉逝處士來行逆旅俗人所笑無用遊傳同梅譏賤忽焉沒何
爲孫柴桑時著謝公屐或學浙離筑把劍以飲酒讀書但秉燭華落
本一身君世任歌哭人生天地間存身一何促奄忽即長夜飄搖九
河曲璧璧白日昏名標高士錄

贈宋林寺 山左人

結廬城東偏草莽多回互朔風生林野寂寞寡塵務我友山左彥道
遠來相顧十年念勞悴握手復如故一見毛髮古彌嘆衆腸素黽勉
執大義豈復傷遲暮殷懃問父友耿懷阻殊路伊余浩落人樵蘇不
能具相於野躊躇惜別河梁渡從此遡天末悵望不能住何時千里
駕慨抱悉良晤

贈翁居子

少小服先民雅志共鎡錡歲月忽遷流誰能長不變傳聞懸弧辰高

堂來親串上有華髮老下有青雲彥朋徒趨道左皆來集芳謝割鮮
除牛羊羅肉羅豐膴即此慰人意何必大官膳文章四座流意氣凌
霄漢願言常如此百年此泮渙

姜[illegible]貽像贊

緬懷滄洲迹宮尋塵外蹤嵇阮名真飲雜坐竹林中後來巢父輩釣
竿拂江東姜子爲此圖緯然先賢風烟水昏夕易遐矚今古同把玩
不能已楚天碧濛濛

郜彥威北征

春雨迷四野春草漫愁生我愁戀不解送子千里行行行將何之渡
河抵燕京燕京子舊遊儀驅不得停昔日遊李輩意氣猶相傾高飲
長安館歌呼半鳴爭興盡乃歸來南山可樹耕慷慨平生言庶幾無
情激

懷高雲客

梁生至吳市矢念在高蹈豈余來問嶠而不乖緋袍雨迷烏石館草
暗白雲臺孺子曾爲客杜陵良可哀明春池上坐擬脊共揚杯

贈錢武山五首

達人觀物化賢者秉高節余門有[illegible]無涵[illegible]先生性耿介蓬
藋惟守拙亭亭爲岩雲皎皎[illegible]雪深皆千尺
江南賢宋陸江北賢唐李所以觀宋學辭不出行已祖父有令聞豈
徒在貴仕少小唯趨庭華顛抄毀立朝雖日淺致身繼前軌窮年
獨蓼儀貞觀丘壑美
奕奕明光宮我我朝大夫爲郎非顯秩植節遂懸殊闓閶尚餘波挺
身滿流俱蘆使典水衡不願潤喬腴豫章有美政民物足昭蘇至今
鄱陽水猶若流恩澤典郡有如此可念良吏模

雙鳥起洛陽孤鳳藏丹穴鳳儀豈不念不屑螻蟻食所閑迴何所歛
翼謝高列吾思梅福游吾慕井丹絜兩龔俯爲通二劉豈云絕至德
其可師非君焉足說
春日偕瀛壖常得接几杖陳說古先民典刑得時襲目擊爲內景閉
游非外獎棲遲梅竹間庶幾協心賞八月叢桂發流虹且千尺親串
任紛拏閒居恣俯仰何以寫鄙懷狂歌得吾鄉

與陳悲思

陳子昆岡姿懷抱天人略內箱口不言外撰身樽約坐客有羊求却
掃營丘壑八月叢桂發弧矢非索贄手持綠玉杖往來昆宮鄉沿廻
兩洞庭登日水波恐棲層有器術能賦詩行諸雅歌答漁父歸來控
皓鶴我窮青[illegible]良說倏[illegible]吟到[illegible]情感冲雲薄

答吳亦哲

老友張先生稱君掘特雅齊王良鷄距司空辨龍鮓與世多謬辯梧
宮與稷下賢者抗志節藏身在草野老友已云亡之子青雲上孝移
晉非常于將鑒不假把手官閣內傾心舉杯盤贈我瑶華音上薄雲
霞響誰浪風塵外抵掌循嘯纍老夫慚濟步何用情懷瀉喜爾遇良
樂蹀躞馳天馬

代贈

輸次來祥鳳中牟有異雉明府涖海國治行越龔軌六條申讀法三
物敦閭里五袴與頌謳兩岐遍禾芑天欲活斯民烝鮮見治理鄉閭
爽主司粲然森堯李世有九方甄空群良足修行水無使者田疇憂
遡淵谷鉀十日間頓復河渠美古之良有司公孫與史起惟士無夸
毗惟農勤耒耜在苻庶絶迹虎狼常遯徙聊備海國謠以待黄車使

過慈雲寺題栢庭上人

我聞無上義元解比醍醐達者領其要亡筌與世殊閉造青蓮宮把
玩藥中珠光耀照四惑甚復類車渠白鳥啓下鳴紅藥階前敷慈雲
停翠樹青烟生紫霄如悟象王因倘恍雨花初澌懷足怡悅自信爲
愚儒

宗內美顧子丁恍然亭

經年無好懷涉江遠行邁五度廣陵城茲焉愁不解喜遇朱公叔情
懇結綢繆栖我恍然亭草木滋盛惟邂逅得宗子神情更瀟灑呼吸
帝座前俛仰煙霞外梁宇尉佳句闡言解微會風昔生死交感愉肺
腑門安期不常有誰與伙流瀣欲共五嶽遊願言濟所届

宿徐氏晚翠軒

酷暑思層冰却喜晚翠凉綠水繞庭砌松竹滿芳塘追懷青蓮好今
昔兩茫茫主人情無已余興適清狂圍棋忘白黑啣觴[illegible]

天已亥顛倒試衣裳忽起理歸枻悄然詎能忘

贈汪魚鱗

人生能幾何忽別三十載感傷情愈摯顧肖猶未改足知天所茂不
與流俗對惻愴平原賦牛已癸今猶存殁竟何言理數遡難逮吾來
金閶門客懷鬱五內執手一踟躕豁然道埃塵松竹無俗情雲霞有
馥鬱五湖猶可遊季鷹迹尚在

贈徐健菴

衆芳出越網尋幽展良履想迹祇樹林炎夏得所適躑躅念故歡枉
我金門客清輝披心腹詩紙以昔曲學鄭公孫風流過安石釆釆
芙蓉花不辭故人摘飲酒有餘歡迴爐中離析八月叢桂發引領燕
山驛愛立重鈞能丘壑有餘懌

簡吳商友

結契邈胥湊江湖佇徘徊緬絶區中緣冀與賞心諧奕奕吳與守磊
磊鄴下才佳與日不減邈思與雲開聞爲河朔飲飛觴酌金罍花茵
無宿莽雲嶠有丹臺此歡信可珍申章未勿乖

贈張牖文

夙昔勞夢思今得披顔色照灼珊胥湊人倫冠南國君才如管樂天
路登羽翮漸水陟阽危救時亦孔亟我來芝蘭室座滿鄴圖書澄觴
溢金尊蘭有盈芳摘此樂誠可嘉感嘆亦何極理棹遲歸期雲情邈
離隔湖水長悠悠前綏庶我即

贈泉中上人

僧英自楚材棄俗辭親串高步臣盧峯棲心盥鷲院獅林偕良會昭
言得所遺竹枝何冉冉楓花裂片片濟上有賢豪披除四果見君當
蠶入室猛志崩雷電母若玩惕徒日月迭殄前

立秋偶憤

步屧到師林棲遲夏日永懷故我良友贈我小盆景翁須濱渤片言得要領我耳語[illegible]揮手玉[illegible]何[illegible]不覺纖雖影朱明倏已移一葉落余非雨是垂天[illegible]往不得遲念子容顏好却持琴書靜與盡返東離把釣湖千頃

別余濟心

紛吾遠遊意芳洲恣幽討濟言憩祇樹何意雅素好客館白髮滿過謝朱顏槁看君除夜作守雖用黃老芳名六十歲豈曰不聞道兆頭有素琴堦下多芝草即此足達生何用及煩惱日歸別予去江水流浩浩黃庭唯一卷停雲齡三島分袂不能言中心怒如擣

飲蔡九霞宅

夏日殊可畏炎雲亦赫曦君子為好會清風四座披歡友相眷戀高

視凌舟梯圖史似東觀辭賦追南皮天下飽兵甲吾屬庶流離吳越總會稽土風無分岐況復金石交飲酒豈辭疲努力崇明德千歲以為期

喜過馮研祥

吾事者舊傳天下無幾賢薄遊至吳會邂逅得故歡毛髮日益古頰頰芳若蘭過我師林室清風忘炎暄勉思先民則非復耳目前大道視如咫真氣足纏綿君家先祭酒風節何棄然治也情薄質何由得披宜片晌恒不忘情感寄雲烟

寓中嚴住峯贈金賦簡

雲鴻薄層霄翩鳳翔千仞曾是榆枌間足知寥廓間在學已希顏立功詎孫蒯破予有丈風名德一何峻不曰崇[illegible]乘拊平生客不日桂俊賞那[illegible]隱我來吳會間祭尤生[illegible]前何[illegible]歡我[illegible]車轍薄修竹不然衡門且解楫中言賦短什聊以酬芳訊

維揚登舟答陳舒季

蕪城盛繁麗客行何驕倨遊觀[illegible]市中頗覺天地窄素心陳季子相遇解邑結贈我卅上作清心映[illegible]雪遊魚動荷倆樹花翠并棲於中戚俯仰頓覺客心釋回首三十年執手寶怡悅河干送我歸悵抱詎忍別

兒孝楨病陳際叔處方得愈詩以誌感

昔賢從東西傑亦疲淮梁策騎奔駒隙家計亦已荒行予負薪憂無復論纏綿六疾纏歲月二豎憂存亡吾友天人師亦復老長桑消息脉理間如飲上池漿起死同肉骨明德安可忘憶昔將帥日執手湖一方白首交彌篤形影猶相將眷言懷嚶鳴情深寄滄浪

與顧且菴

夏五涉揚子閏月返金閶我行歷奔波觸熱苦困章良友來吳會高情薄雲蒼執手忘憔悴放意集芳塘屣履遊河干扁舟如鳥翔寂然返蕭寺嬌首兩茫茫何以序予懷越調寄清商兼示休文子幽居足相羊

答關六鏤

戚戚不自得邑邑靡所騁入夏陰雨多連旬[illegible]景獨行無乾土訪友苦泥濘釜下有遊魚室內皆蛙黽夜[illegible]盡[illegible]復何由濟朝饑以茲疾疢疢遂覺憂鼎鼎閉筒閣新詞披煩得深[illegible]行有七發吾亦解沉疴相期河上遊黽勉學冬菁

復至盤溪嶺

昔從此嶺歸攜提方破臘甲寅春初梅花發[illegible]逕[illegible]復重登躋健兒[illegible]無飛鳥風高森[illegible]

堪塲阶自天防守理所辨老夫胡爲然自笑徒践泄縣了無奇何
以適閒闘誓卽還湖山輕孥恣嘅颿

喜海昌許欲偕過舍

猶憶丙辰夏泥汗戲倚棋酣戰如拒鹿誰得分雄雌別來走閩嶠移
毛霜雪欺頭從長淡歸精魂碎欽欽虎牙與羊腹險艱命如絲思君
不可見夢繞碧海陲忽焉降光儀爲酌堂上卮攜來鄙人茶芬芳酌
山芝既以慰夙昔并以解渴饑海內方澒洞嘆予青松姿滄洲有宿
諾盤石無遷移

吊海昌呂我先生

沉寂至鹽官東門問余步訪舊半荆榛讀書樓何處恭聞呂先生理
學開宗獊建鼓震聾聵珠璣照章句海內望明師奔走到馬兎講學
浙閩間毅雄起沉錮逃響久沉寥大雅竟誰作公卿求遺書選編皆

殘蠹漳浦大賢人斯傳爲無斁文孫至我堂示我生最稀撫編三嘆
息希顏欲殆庶（黃石齋先生嘗爲作傳）

飲余一崖竹園

我性慨幽奇蘊與非外獎朋遊余子園瑯玕恣心賞笑殺王子猷上
人無儀異豈若青琅枝夙昔紫霞想美酒拂星沸日晏稍偃仰有令
瀟湘遊凌風披鶴氅

七言古

西湖篇

仁和孫治宇台著

不見西湖全盛時桃花楊柳相參差公子風流來走馬香鞍搖曳楊柳絲佳人翩翩長堤上嬌羞掩映桃花姿笙中阿閣連雲起倒影瓊窗照綠水雲中冉冉下孤鴻水底翩翩起雙鯉雲鴻水鯉盼相失巧笑含羞態非一秦姬有待吹紫簫趙女無心調玉瑟吹簫鼓瑟聲如何須臾樓船出櫂歌珍羞爲薦千金七寶寒顧挽六龍梭此夕奠樂王子舟他時登顧織女槎年年歲歲常相似不數重陽與上巳春鉦煇燿湖上山秋夕星離湖中沚別有五日爲水嬉都人傑杳弔湘纍少保祠邊烏飛遶玉局堤上人舛屣祠邊堤上盛綽約都盧百戲驍

龍雀少年騰竿危欲把小婦走索飛鳥捷戲行已燒羅燼雲迴鑑久效南山醉就中趙李相經過大半金張勢熏灼高蹈誰思張翰尊凌霄徒有林公鶴百年世事非畸昔江干野老淚成血脉脉荷花怨無語艷艷陽春啼百舌已矣西湖勿復道段橋唯見青青草越王臺畔久寂寞宋帝遺宮迹如埽西泠無處不傷心何以寫憂瑤華琴

石磯之水歌飲越三席上同呂仲音郭杜若馮偉人張尹來郭咸六暨令兄莘臣

石磯之水何瀰瀰楊郎兄弟才且賢大兄縱橫復醞藉閉戶著書百萬言小弟才藻獨奇傑歌行直壓李青蓮又能善射出乘楊槓戈擊渠莫敢當我來交驩屬二子珍羞羅列飛觴觴如滙之酒金巨羅彈箏琵琶揚清歌滿堂賓客皆稱快楊郎兄弟朱顏酡我思海內方鼎沸何日開懷吐奇氣坐中裘鍾呂將軍亦[illegible]尉郭文學掾子毫天下青雲安在哉西遊之鳥東流水何時倚見去復來丈夫局促一何苦眼前萬事安足數鼓椎不必至五湖燒丹遊欲遊天姥楊郎醉飲起鳳舞戲賭莫愛紫羅囊彎弓且射白額虎

贈門人徐汾

昔與爾父十數人懷鉛握槧各紛綸吞湖倒海勢莫敵風期直與前賢親不圖世事如翻覆諸公皆泥風塵後爾父濟東似僧㬎吾亦南唐習教授紛紛後生皆角出竹林諸子自超軼避世寧從歷齒兒閉門不解干祿術陸氏假胡與謝汾雄奇歷爽皆能文賦詩竊窺曹子建壯志直凌濮終軍因思我輩已廢置能種鳳雛賴有子塊然遊生只欲臥敝言吾道將如此汾乎汾乎爾努力天下名山兒亦得

翁屆子園中秋色歌

涼秋九月秋已老秋草晚調色正好昔歲紅顏今白頭人生那得如

秋草翁生與我情最親置酒招我知我貧莫辭秋色園中醉恐到春花愁殺人

贈何爾禎

何生結交湖海豪腰中嶽嶽麥寶刀敢思青萃報國士豈顧須賈哀綈袍予見何生且十年十年不見仍如前被褐不完黃金盡壯氣直與星光連飲以八斗醉二參激楚謌呼聲雲沃予亦吳越志節士與子爲和情泫然嗟哉何生一書記于今高義復誰比思昔長者器孔車豈有實交重鄭寄何生所善湯子季湯子何生稱知己一朝不幸長別離狂奴雜財舉吠起何生視之髮冲冠斫頭陷胸不畏死以此完璧嘆相如不數乘驄歌御史我觀朋友之道不復存下邦翟公大署門世上悠悠黃口兒我獨意氣堪誰論何生且復痛飲酒當時輕[illegible]今何[illegible]蕭蕭成林蘭蓀棄避世陸沉是吾友漫思虎頭出西河几

至山陰能犁爲我亦年來喜頹放長歌擬似孫公和與爾攜杖[illegible]
去倘徉五嶽山之阿

題長松圖

國初甚千載先生爲拂長松撫疏城中有元鶴非黃口端坐樹上蹤和鳴吾聞鶴乃號神女王母之詩於鶴處松與天齊稱長久泰山之上大陵口持此爲祝王夫人室中作氣何紛綸夫人得當上仲子仲子隱者天下士神術直從長桑君救人不止橘井水天上神仙原有偶夫人佳匹誠良有媲婆已列彤管編深明有婦亦不朽操行高邁比前列和熊挽鹿役何有諸公進酒前致辭翩然爲賦鶴巢詩願得長盛遠如期背耇不改歲寒姿隱士之廬隱士室復有丈夫子超軼西郊老人光燄壓北海棄客鼓琴瑟

邀近楊君題畫

何來深山一道士頭上不櫛復不巾散髮石巖同天際飄然曰謂羲皇人我欲從之問真訣壓雲數片青蘿春楊君愛奇嘗在市丹竈藥牀無他事不識公卿爲何物世間反覆安足齒生年五十誰言老知非伯玉已知道攜此如遊廬霍巔何乎五嶽在懷抱松杉鬱棡日色寒溪水潺湲隱雲端仙人有丹人不識楊君懷襄那玗赤

飲吳求履

吳子三人海內聞意氣歷落凌青雲憶余年在舞象日已知諸子名出拳年踰二十交姚子丹難甲乙指白水吳子孫子相繼好談經論道稱知己自從喪亂各離覓姚公殉節在江州吳子破家爲死友吞聲野哭走山丘嗟乎古人膠漆自雷陳海俗聚散等浮塵昨日貴賤昨日貧今日結交今日親如子簡情眞不朽何須紛紛再尋友避世只問東陵瓜放志滎征淵明柳君今已是知非年我來痛飲樽前[illegible]

二月春風楊花落柳花李花又緋桃上[illegible]
世外皆征客聊爲長歌浮五白

題嚴無救先生畫圖

先生七十何爽朗樹樹琪玗日夜長架上常懸老氏經室中唯有非非想世事滄桑任去來家門賢行猶噲襲三嚴先生天下聞鄒五之名更出草作仲已往先生存妙手畫出如凌雲三姜二劉不足道今見平生真絕倒高談如驚座上客酒酒猶沾階下草我來再拜堂之下歔然不覺爲起舞先生友愛絕世無先生之歲足今古

寄郁彥威

鬱鬱者不解戚戚悄多企問誰係余思懷人遊燕市燕市酒徒舊有名君今高義遊荊卿有書不肯軍門謁懷奇寧從隴上耕但得歌呼痛飲酒豪氣便足快生平春宿美人家朝過漁陽鼓貴農虞夏忽焉

沒簡兮簡兮將萬舞虞翻自比漢蕭何賈誼寧羞絳灌伍我欲尋君塵沙挨人越南燕北何時可親攜君龍威劍拂君頭上巾西湖之水猶堪飲那可謀醒老風塵

上巳渡揚子至廣陵贈姜貞源侍御

扁舟與因揚子發十日苦霧不得開昨日上巳至廣陵折柳借闌塞塵埃可憐此地經戰場猶是繁華古道旁大船都是真州估小陌紛來西曲娘俠客博徒千金裝十十五五森成行我歷江南浙江北至此不避春成陽風流杜史姜伯淮天下寒士盡入懷賞心所登文選樓柑馬不必長安街桃花水分芍藥欄誰其作者舊登壇春風揚柳色欲飛幾令遊子憐忘歸

贈陳其年

蘭陵南嶽爲余友當道陳生不去日海內作者如林立唯有生也堪

非苍門公當代揄作者屈宋文章遺大雅况兼意氣絶纖偷愛[illegible]
如鄭非馬西冷野大情懷悲遠余跋登神錯莫春風盤湔大同坡鋪
首塗忘汪南樂俞子汝言歲寒交踏水直走飛狐口間道崆峒白麥
熟驢詩飲酒又何有

贈葉緯如

吾友聰明絶世奇懷中發得錦製衝爲青芊綿京兆阡子孫豈得緊
蓬華于青孝子之孫有黄門黄門至余卧丘樊但得蔚穴常相保不
願牛眠與馬蹄

趙子昂二品石歌爲吳學士光作

昔水濟鴻横秋素王孫棲遲此寄寓揮毫昔浮五湖水間遊豈舒几
州步愛院寄石品字三天然秀蟲青錦嵐五雲凝綴覆几案山洞水
状寄于藍沿傳到此五百載世運推移幾更改風流學士恣幽賞奇

花異艸生光彩謂我懷古宜品題宅邊舉池碧琉璃前有羲之墨池天置此
物應愛惜瑯玕自供金閨客才子詩豪多篇什獨余援筆恨今昔嗚
呼宋室臺館葬荊榛王孫獨留一片石

五人墓

嗚呼五人與壯士雷轟電擊不畏死熹宗以來清流禍鄉鐺御史金
閶市五人目怒不轉睛虎冠緹騎應手靡嗚呼五人即斷頭黄門北
寺千古愁須臾飾前揚灰滅虎丘石節高千秋我來墓下徘徊數娘
娘青史照行路悶惆悵作貞墩詩灑酒先澆五人墓

寄門人吳發祥陸輔王宗鼎宗翰張郁曾乍會姪忠楷

俠也倘傚若不開坐老越地又詐登蘇臺薜荔紫爽着桂花梅花堪
共語夢魂常遶西湖雲及門諸子足空群年來諸子學爲詩月白霜[illegible]
寒涼風吹歷谷不願尚書郎得句已似黄初辭吳生賢聲製作古[illegible]

[illegible]之稗宜王鼓瑟也不拾牙後慧[illegible]
牛小發學文風格道吾家阮成尤超忽慷慨突兀瑯玕筆嗚呼天下
健者豈惟一大雅鯛起須人傑不見杜陵讀書破萬卷不見翰林天
才負俊逸勉哉諸子宜努力登堂入室行即得吾老歸卧南山睡孫
華芳艸歡顏色

醉歌行

結友不須結富人金高南山閟念貧結友不須結貴人五侯門第券
浮塵生也自許一片心嘐昔揮斥千黄金即今襄空常憔悴意氣猶
横斗爽夢自于結髮交天下悠悠行路何爲者往來亦別非豪賢歷
餞溝壑誰人憐但願吾子行有錢有錢沽酒即醉眠

放歌行與陸栩霞

西湖一勺水難容横海鯨我欲三山訪蓬瀛不然天台石上渡赤城

坐愁一室疾疢多憂來無方奈我何非關陸子又善病種附斗量尤
不競此是幽傷從中起金匕何須問盧郎自從仲兄畏血舟絲上慈
親蹙馳陰南山有鳥羽翼分伯氏又復逸遊湖山有木分木有枝君
有憂兮憂不支我將驂飛龍以遨驚極天漢兮泝銀濤儻若安期與
王喬參差並駕雲中翩感貳負之桎梏倚雙成之鳴璈稽首神皇樹
鬼藥分爾一七黄金膏

役贈龔大司馬

貴券下里登嘈嘈先生發年溝風騷鞭箠屈宋復何有珠璣光燭五
雲高落筆雄思摧霹靂友朋膠漆真肝膽欲使風俗還三古不令王
道見五霸歷官銅龍炳千春御史大夫秉國鈞雅宮刑曹廷尉平定
國釋之無冤民今朝司馬賦伯梁羽林千[illegible]指揮頒盼伊側
間向昔華嶽上星辰烈紫風魄行幼安大臣[illegible]若[illegible]欲歸

楊國門姬奇雖賦意未中

贈章匯莪

若耶荷花嬌無語狼濟傷㑩迎風舞有情不比草與木南北何其殊
困苦可憐四載和陽令官去婁容貧印病釜中生魚甑無梁阴情猶
不厭賦詠君何不賦歸去來半生宦途胡為哉三石江頭堪把釣七
里上下嚴子臺浮雲富貴亦何有勾漏丹砂亦塵埃

送𡻕蘭集之戊所 舊南和令

作客狼滿一載餘送君意氣有誰如故人吳令方初歿君又遠赴城
旦書八千道路珠江谷四月給行未暖席蒼黄又覆誰料得一家妻
子又離腸飲君酒送君行驪駒之歌復何有离愁安足困豪英膝下
尚有趣珠樹懷中可掩十五城君不見御史韓安國死灰之然在頃
刻又不見魏尚雲中守明光天子動顏色鄉里小兒莫相笑丈夫遭
遂難可測

飲楊翼飛寓中作 楊與化人

驛車隊擁獨感吊平原館不見悲歌舊賓客惟聞四野愁荒旱相逢
楊侯天下士析勝論交齊生死二子皆為瓊樹枝小者神明照秋水
有肉已出江南珍烹雞廻為北土美愁顏盡破鬢新歡醉酒酩酊忘
星乾歸來不知鞭與轂倒衣岸幘走蹣跚

哭虎臣

夙昔締交日首期壯心直視青雲裏十人之交天下聞最先莫過柴
氏子柴子卓犖無等倫子淵好學原憲貧貫穿七略與四部被服仁
義何斌斌韻適一背頭不朽古來作者誰與偶因僑文[illegible]物
于斯人又何有非同與子在河北君贈吾詩意[illegible]
所二三兄弟[illegible]
與命已可家執意君先赴夜臺地下二子有文歡生者歧路空[illegible]
臨風哭君君不聞昏昏白日崩黄雲

寄諸以序[illegible]南和以序高義歸女與吾兒完姻

楚國山雞爭說鳳越賈魚目謬為珠吾恭相懸如天地世人安得識
璠璵吾與諸子同所思浮雲變幻不與之非為吾兒女愛女鳳皇和
鳴光陸離吾窮尚恭王氏稍君女已同阮家婦高祖以下貴為賴從
此繩繩光吾後天下漫說膠與漆結友如君真無匹金高南山不崇
朝恭心貞卑堪永日田家漁人亦足歡蘭亭俱話誠堪述我歌可乎
子且舞彈箏琵琶兼琴瑟

懷門人許瑩濟朱雪巢

俊偶側腦凌霜空鷹隼躑躅萬里風雨生夙昔從吾遊志欲攝衣登
崆峒自吾脂車過燕趙浮淮絕濟光晶晶所在豪雄創屐迎誰其傑

者稱驍爽丈夫遭遇自有時莫漫苦愁賦獨烏秋風肅肅露瞪瞪在
陳之哭歸去來南山以南北山北吾將與子對酌杯主父嚴徐雄薦
乘當其未遇亦草萊

懷門人諸駿男在河南

明月入戶照濟尊懷思不置古莽門言念諸子大梁客莽門風義尚
踌昔當將知有抱關人今日唯聞幕中畫吾衰本宜老莽燕南趙
北行悲歌路岐府灑楊朱泣支節邊問古九河我聞河水大充斥兩
河亦予無安席予今借箸宜安出吾其歸斯洞庭橋

舍侄忠楷到臨濟將過南和賦予問成裝已發遂取路到燕假
然成詠

聯逸骨肉桑榆斉問父走燕子在趙堂上雙影衣裳單渺渺江淮限
征烏忽聞[illegible]渡河來腸中車輪若為[illegible]知予馬首向南乘船直

北走燕臺燕桑父子翠蒙首兆復寶光氣[illegible]何[illegible]一不
也窮途愴悴莽於乎中原有茫茫鳥[illegible]
樂府得弄老人傍吾如巳稱竹林逃精心宜[illegible]津亡子汎才
作者場誰人崛起能入室吾哀久矣勿復陳後人宜補前人失不見
杜甫詩中語汝伯何由髮如漆

紀騎馬湖將出黃河舟滯淺中

月始生明鷁首東十日五日石尤風昨晚舟大駱馬湖登來浪折淺
水中長年舟子皆失色號呼恐動河伯宮我聞河神靈異倜死哀
生非無意願假萬牛與牽挈少須神力輕鷁舫出坎宵風又作明
星照水水波惡霸威凜冽余如鐵操楫解纜冰恐索我將招魂問巫
咸諸兒不得聲謝謝書得氣霽日東出波平浪息張布帆作書致謝
勞動與歸卧南山歌長鐃

白洋河

生長錢唐識江水年來幾過廣陵濤未若洪河從天上閱歷龍門百
丈高一自南流禹迹遷迢迢奔赴桐栢川屯河勉子不復舊北兗徐
徐豈晏眠昨歲八月河口決南陽以下盡斥突田盧爲水民爲魚極
目猶憂欲絕晚來舟泊白洋河長風怒號水與波洶湃洶湧迸晝
夜移山倒海勢如何我謂河伯宜安流年過半百萬古愁何爲洪濤
增肉怒使我不得開幽愁言亦不能爲之舒情亦不能爲之極悲歌
拔劍唾壺缺舉酒酹河三嘆息

杜陵生歌寄游子平階

雲間才子杜陵生賦落萬古思蓬瀛婚宿代將韓衆偽乘刚好吹千
晉笙往來吳越覓同好天台羅月窮幽渺咸我東華宿信宿懷中一
卷瑤華草沉吟告我東南發谷崆兜禹水洪號太白飲月應龍畫界
見江淮沉荒丘我在燕趙尋九河歸帆吳楚發如何發如何心欲悴
悲吟爲思前日語爲問錦囊計安出

贈孔憲副心一

故人吳錦雯爲南和令清廉惠愛卒于官父老思之創豈祠
堂二所以永祠焉此以見公道之在人也遭暑篆碎細其家
不得扶柩南還憲副特盡懇理其課枉督府縣津梁送歸故
人在地下當爲結草余特代爲申致云爾至于憲副盛官清
節趙北人民所愛戴者又不能覼縷也

大海洋洋水所往高山巍巍衆所仰憲副乃是至聖裔清風振俗自
殊狀朱絲繩直玉壺冰燕南趙北聲嗡嗡故人吳錦宰南和治行孰
與子奇多鳴琴十月鉉歸朱有才無命可奈何盡棺唯是一囊布縣
官賦稅原無誤禍遭暑篆引繩詐族襯棺指江南樹憲副行部究枉

理津帆即日歌萬里死者九泉惟結草生者啣恩當沒齒治也江南
老布衣生死交情不忍違爲君作歌感且謝願言明德常相依

題八駿圖

誰將八駿傳毫素風鬃雨鬣騰躍千年影落瑤池裏至今控御不
得任唐生伯虎稱妙手曾騁以來得未有盜驪山子各殊天馬西
極曾何狃友虞佟子青雲萬里一息致遙池飄飄歷落趁前蹤作
今此圖爲先賢看爾遭逢穆天子能妹呼風應有誰

送人

憶昔同醉燕山月燕山醉風稱妙筆君今來飲浙江水浙江關津氣
成紫登年射策第一人風流蘊藉古莫比朝朝荷寵向郎何妨暫
作度支使禄香歡歌佑客霜冰心朗映玉壺裏清尊皓月莫教空千
一女睛扉日欲紅人生得意須如此把酒送君臨秋風一曲驪駒不忍

遐相期攜手日華東

過汪魏美閒居

憶昔任達十數公俯朝笑狀變春風數十年來各變易青楓滿眼愁
飛揚中有汪子素心人與余長夕任天真稽阮勝事猶如昔鶯啼楊
柳三月春楊柳歌殘人擊筑誰說當年人倚玉漫將一卷床頭易笑
倚庭前數枝竹

短歌行與滿玉書

狂莫狂兮楚接輿俠莫俠兮吳專諸爾我本是吳楚儔三十年來老
嚴火腰中有劍未用渠風兮作歌徒屠故鄉春鴻渺難求却被秋
鶻催上頭去去莫戀陳蕃榻行行休至仲宣樓吾爲楚舞爾吳吟西
山猿鶴能知心

立秋日

昨夜歷落南箕横斜商流火中天明今朝白榆風剪剪盈盈河漢瀾
氷翅雲錦高張憶嚀昔賜中淚落如車輪人間女兒下皆拜世間幾
見雙星會可憐素手動金針不覺涼風動羅帶娥眉照天翡翠色衰
滿玉姬三嘆息願爲彤管炳千秋玉樹森森秋水碧

霍童行答崔五些

入閩時彼游鄉雲相思唯在霍童君霍童金壺猶未冷霍童風流書
得閩憶昔相逢一星周與因廬山五老遊更至衡陽叫虞帝三十六
峯峯峯幽奇字必使鈞天驚悲憤更歷滄洲愁僕也老作諸侯客羞
顏如彼新婦憤寄我詩篇千尺豪呼翻鸚鵡金栗白鳴呼世事何足
言杜鵑哀鳴精衛填五噫誰復問京闕九辨唯有哀湧孫南州之樹
羞殺人欲至霍童一問津

採芝圖歌爲丁豹圖題像

人生一世鳥過目閑中之錄與敘敘攜杖欲從赤松遊靜言我欲何之
主卜借問宴中金門客富貴何如駒過隙驪黃翻雲辭賦豪任沈庭
飽亦辭易堂堂庭柱含香草蟋蟀乘外陰山道拂處吟詩淚欲流駕
鶴歸來丁令威室中無粟贈妻子山中有芝可療饑采之采之好顏
色戰勝何須求服食當時躍馬金盤陀此日幽棲可浩歌南山園綺
尤多事今我不樂復如何

留別雲間錢子壁

方從上巳采幽節忽爾發颿又飛雪君到雲間往復迴我類飛蓬任
飄揚看君落筆何其豪師官梁鴻皆兒曹看君吟詩興又高鞭答儲
孟追風驟指挺盤桓難分手別去何人共杯酒滄海茫茫煙霧深野
田黃雀最知音

題貧交行

君不見梁鴻于高生五噫歌罷求嚶鳴君不見田竇肺腑交一朝勢
利遂相傾富貴于人亦何有天下窮交殊耐久嵇麻井臼交老獄何
必五侯共杯酒鹽官西門張魯山懸壺市上好客顏市上非無索長
者掉尸相過如草菅止溪父子今公叔嘆世欲同許伯哭宗子題句
向窮交頗况羣遊暮山綠

止闇吟

止闇吟吟止圃止圃老人大雅主論詩却過齊與魯少年木屬金閨
客垂老不辭蜀道苦投簪歸來一囊書六義斐然炳三古東方已白
足金鼓西士何須勾石鼓湖上樵者來問答飲酒已忘夜過午且將
綠玉杖爲君白紵舞

南湖行

南湖水與銀河通南極老人光融融似爾上世赤松子乃是今時河

孫宇台集卷三十五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槃庵

五言律

題張泰亭從野堂

閒情懸此地野望更悠然竹密何如昇村深可忘年幾雲渡嶺樹溪
水走町田吾與二三子垂綸足老焉

村中蚤起

東皋方曙色野望鬱蒼然鳥起叢蘇下雞鳴高樹巔采深露欲白春
動草新芽物理多如此予生解醉眠

懷江道信

兵戈時極望憶爾老儒林人說西河氏吾聞南郭心清禪無俗客相
對有鳴琴何必買山隱先生祗陸沉

桐扣

幽興殊難愜蒼空極望中雲邊湖水白日射海潮紅僧臘松杉古才
入辭賦雄獨悲石鼓在何處問山桐

自赤崍至大嶺

杖策尋幽徑閒行備侶稀羣峯青黛合遙海白雲微隱者桃源路山
僧薜荔衣從茲去五嶽長嘯竟無歸

重題安隱寺

何限高秋興再過祇樹林殘碑亡鳥篆枯竹起龍吟撫解人網靜雲
沉梵唄深昔遊曾漫賦泉石有遺音

清溪

從倚清溪側徘徊高柳間鳥飛仍帖水雲吐復歸山野客荷鋤立漁
人擊楫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柴關

晚雨同新加上人

薄暮風雨後禪坐草亭山川渺積翠天地倏空青色界簷前淨鐘
聲雲際聽更看沙渚鷺點翮向青冥

獨山

曲水臨蓬徑橫山隱晚花壯心思越石雄辨折田巴劍引浮雲盡杯
深溪柳斜著成新語在遲暮莫長吁[illegible][illegible]

冬日同翁栢子張祖望閑詠集字成詩

畢日園林靜高人對午眠遊山邀戶北落木動樓前寒鳥啣殘雪孤
鴻帶遠天心期尋逸興為賦釣竿篇

觀海棠

天嬌海棠樹飛花對石闌鶯歌來少女蝶舞出宜男阮籍狂無賴嵇
康懶不堪夜遊思秉燭鬢髮早毿毿

閱范文白詩

范子晚為詩風流殊可師雲間失故步江左見新詞上客題青玉佳
人唱紫芝相將一尊酒肯負賞花期

懷朱朗詣

朋徒名放廢君獨老津梁壯思揮珠玉雄心老驌驦風吹龍劍冷月
照薜衣涼安得宜城酒時時入醉鄉

寄閩中林介山先生

濱海唯飲水石[illegible]此遐山津柳飄飛履碧松駐好顏僧從覆釜至客
自武陵還二仲追隨地風流尚可攀

晚集張儀斗

晚知吾子靜[illegible]與世情疎酌酒涼秋霽邨莊落照餘鳴禽棲野樹芳
草滿庭除即此當幽興相期共把鋤

苦雨遲沈去矜不至

不見隱侯久勞思今若何亂離愁鼓角風雨渺山河嵇阮遊非昔
張夢處多蛩中佳句好幸得慰蹉跎

冬日同郄天署何鹓亦郊行郎事

偶來出郭外攜手共盤桓塔迥浮雲斷山空落照殘荒墳避寂寂野
艇任漫漫及爾成高詠閒行興未闌

信步

嚴冬何凛慄信步佩悲風艸蓋要離塚苔荒宋帝宮浮烟若臧沒華
嶺自西東野徑行人少幽懷與子同

同支宿虎跑寺

晚憇招提宿何當風雨繁蠶塵於此避寂坐已忘言梵唄諸天淨飛
泉塔下翻柴桑應入社未許撤籬藩

虎跑寺贈僧敬然

夙許支公侶十年至自今荒藤遶古樹流水見禪心四本從何大三
翻意更深悠然蜚玉屑返照在高林

得趙珍流書言欲爲余與祖望同隱

閩海三年客窮交一片心乘槎同海嶠息影托吳吟遊騎憑生劍歸
裝陸賈金尊鯢終有意把臂足蕭森

贈閻槎庚

文苑有吾子詞場白鳳毛誰能當弱歲而已擅風騷賦就雲間重名
成日下高憐予欲有贈爲問呂虔刀

題道存庵

法王祇院侍眞境倏臨空梵語來天上人行似鏡中遊雲欲斂合萮
竹自千叢與笑世與子相將問遊公

宿從野堂贈門人張祖靜　一

霜落荒郊野漂零猶爾存世人皆按劍吾獨對銅尊李子遠亡以班
生出玉門死灰應有待誰爲老乾坤

送朱林寺還山東

春生湖水綠紅日海門深因送青齊路聊爲吳會吟非生寧說劍牙
子欲彈琴行矣山中客相思滿竹林

周櫟園過湖山索和龔芝麓詩二首

似見遊陽鶴遙傷城上烏千秋吾郡在六載客心孤秘笈窮三島扁
舟下五湖相逢秋水白涼月滿菰蘆

吾生皆逆旅所憇卽名園二仲知何處散花有幾存譚元意罔極討
古欲深論秉燭當良夜高歌與正翻

贈虎臣

束髮同遊舊君今識勝肥頻生有至樂邈氏植知非閉戶青山古鈎
簾白日微詩書開絕學弟子孰傳衣

渡江

遙來渡揚子天地此金焦水挾三川險濤翻八月潮帆檣雲外擁筆
鶴月中飄望去迷壺近渾疑傍玉霄

渡河

蟂樹原吾願窮愁可奈何浮雲絕紫塞白日濕黃河楚蜀雲帆遠幽
燕羽騎多燕門空不見搔首一悲歌

渡漳

河北臨大水清漳遶濁漳草迷銅雀綠沙走直沽黃疲馬愁荒渡飛
烏逐野檣比來憂水旱何計築渠塘

懷誰蓯羅浮

攜手東行役言從海嶠遊飛鴻萬里道落葉五湖秋世事八[illegible]
心遠更愁慚予獨留滯天際望羅浮

廷五同周君柯從邢州避和陽 二首

悠悠天地客草草兩勞人秧插江南稻風飄塞北塵故鄉何日到[illegible]
合轉情親風物催雙槳朱櫓入望新
狼藉爲東路馬首背西山槐柳陰森合牛羊落照間渠田無水汲麥
隴抱株還憂思同君意何時見笑顏

病起襍感 十首

有客泗水長問余江上翁何爲臥閣病獨自嘆途窮於越斗牛下孟
冬營室中家鄉數千里夜夜語秋蟲
仲舉來徐孺曾參禮益公吾無二生德而有千乘崇謳謠與五袴寵
賚應雙魁獨愧才思淺三秋賦桂讌

閩南不下雨吾憐番麥霜野烏鳴東壁秋花照夕陽客愁消不得鄉
夢路何長竚望仙人洞寥無玉女漿
有酒愁不解看山興更酣海風蕩大地落葉舞千門玉柴醉天帝銅
龍臥寢闔菸菸籬下士何計慰征魂
異頻年盛五行舊有讖於官孰渡虎微禹念爲魚龍鬬金焦下京口
有四見蝗飛臥泗虛江干米價貴吾敢問吾廬
平生所親友今日幾人存著作追騷雅風流此弟昆西園悲子建東
閣悼平原嘆息九泉杳無餘淚逆吞
本自武山北來居閩海南菸菸烏嶼外渺渺蛟龍潭誰說三無感徒
然七不堪夢魂叫虎豹簪首斷烟嵐
去年在冀北今日又閩南任是年華老徒然對鏡見生無牧誨親
老缺旨甘就齊[illegible]何內院

海客謀人杖雲中佇女絕飛鴻渺無處[illegible]
辭巢而去樹至九月王粲能爲賦楊雄不解嘲吾將從季主問卜問[illegible]
閒居殊宋玉過野起西風梧葉新增綠蕉萸更返紅秋商復室內猶
菊沉墻東物也當行樂吾身任轉蓬

重寄高雲客

曲徑多車轍知爲仲蔚居千竿池上竹萬卷枕邊書愛客金爲盡生
孫玉不如前府今勝昔爲我作樵漁

月正望日泊椰林灘

三年不見雪此地雪飄飄萬樹銀爲屋千岩水作潮深愁同宋玉何
處問王喬舟子方惟暢予心實宋寥

念二子孝楨孝栴

黄花已憔悴吾亦賦歸與木自雲霞客何爲官解居看山鴻雁杳對

鏡雪霜餘二子眞搖落能無理素書

贈程子穆倩 二首

來尋耆舊傳把臂獨稱賢五子公沙氏千秋凡將篇青鐙堪玩世白
髮向誰憐而我倦遊者忘言日暮天
有意爲乞食無端作遠遊十年常挾劒五月尚披裘雲擁竹西路花
邊邗水溝與君長執手頓解旅人愁

施愚山以新集見示

不寐起盤桓鐙殘夜度殘縱觀詩律細頓覺客愁寬竹葉侵窗牖梧
桐落井欄名山應有待只許野人看

鈞上人徃藺圃

浮杯看野渡倚艸傍雲龕有句皆龍燒無言貲蔬齋鹂湖浮寶利林
屋啓眞面記取西來意天花歘二[illegible]

楨起綫祉過獅林招余飲宴二首

二子人倫範清風過竹林別來疵似夢乍見即披襟[illegible]

眉霜雪侵堂前几杖好杯酒更論心

緒風未改熱新雨欲臨秋惜別故人意歸吟郤思愁白榆天上種靑

桂世間幽貞隱麗公在吞將問十洲

同丁紫涵沈開先飲羅亦巷參軍得驂字

誰言官署冷僻吏此停驂鳳翮人皆羨龍山興可探時在九月鳥聲喧卧

閣花影舞斜簪諸子羊求侶余慚恐未堪

過釣臺

我來嚴瀨下懷古信悠哉七里雙瀧水千秋兩釣臺風雲迴宋寞松

竹共徘徊老作諸侯客臨流一舉杯

嚴城次敬止韻

舟泊嚴城下鳴榔綠水灣村雞號夜月漁火照寒山飲酒何辭醉羈

愁此得閒魁知嬴女近不羨買雙鬟

小江郎觀音閣

[illegible]空大士閣江上小江郎溪水虛涵碧山村野燒黃雲停閉梵宇魚

[illegible]有濠梁趣跋涉風塵內吾衰意越狂

三山送沈器先發舟還里

一身飽喪亂舉室盡崛欹昨日欣同醉今朝又解帆余愁無短策子

去有長鑱河渚梅花發相期對石碞

將發長溪留別張虁上

別來歲未幾相見鬢如銀明日蔡川道知余淚幾巡羈愁無用解歸

棹莫嫌貧有子能承衆何妨志不伸

題茲山

竹徑聲聞宋仙都呼吸通乾坤千雉外山[illegible]身世一壺中[illegible]

通界青松繞梵宮三山何處覓杖底是崆峒

答關六鍵 四首

靑鞋出郭北紫氣度城東何日車斯至猶嗟草舍空山中尋謝客方

外覓生公正喜芙蓉老相追逐晚風

病客當秋晚新詩步未能持瓶蛩稜步着履欲先登猿嘯湖中月虎

眠石上藤消言良友至邀與雨雲[illegible]

相期河朔飲正見遠山岑白首論交舊青松結契深聞呼遊子意投

轄主人心不識濠梁上千秋流水音

冉冉何知老悠悠問彼蒼閒情把酒盞雄論掩星光諸子皆同調吾

關更擅長重陽相會近僻樂應高張

贈許明府西山

習習和風扇悠悠淑氣新山川色更翠魚鳥意尤親訟牒閒亭艸琴

歌到處春武陵衣帶水沽醉及芳辰

贈嚴侍郎

矯首問長楊登臨憶侍郎金臺雲似幄玉澗水流觴滕下文兼武堂

前裴與王九重方倚賴天下慶當陽

滕舟吳江

浮雲倏已沒又見衆星橫幾處寒砧響無邊旅雁聲河流小艇急村

火夜中明俛眠何寥廓關山夢裏生

臨平山

惆悵興亡事韓侯獨大名昔人𡘋將略而我愧知兵山鬼絲蘿怨荒

村鼙鼓驚九原誰作者迹與峴山平 韓世忠大戰苗劉於此

霜菊

仁和孫治宇台著　[illegible]

七言律

辛巳除夕侍家濾

此夕庭除樂事融星光奕奕五湖東喜將世德恩榮荷猶是僑林棲筱風南國仲弓稱衙老西京黃琬愧兒童席前男女歡然合笑語椒盤燭炬紅

從南山沿十八澗出江口過雲棲而返

山廻澗曲水潺潺朱徑荒凉尚古松蒼峻尋幽同謝客疲尖躡屐類王恭俯瞰上下雲中鶴窈窕依稀寺裏鐘似此已無名利迹褰衣江上采芙蓉

奉贈倪鴻寶太史拜少司馬

見寬昔侍紫宸班詔出承明近賜環雨露九天仍北極江湖十載憶東山燕臺氣色增三輔蜀國威名薩百蠻身是老臣能補闕幾從衛夜來天顏

鄉宙合客新安

城南廻望隔雲高阻絕江關客夢遙吾已空山尋薜荔子應孤館詠離騷誰爲賢令同王吉切恨流人自杜甃今日西堂春草發相思時有淚霑袍

贈張西銘先生七錄齋有感

庶常一代李膺門述作煩煩大雅存帝勅所忠無稱艸臣悲宋玉有招魂十年湖海推牛耳今日風流嘆虎賁況是人亡同野哭不勝哀愁滿荒艸

挽葛侍郎屺瞻業師

[illegible]旗出[illegible]何事行歌[illegible]近六[illegible]海上[illegible]門飛傷心道左吹橫笛接武門生憶絳帷最苦南山風景惡依依魂魄竟安歸

菰城

菰城風物倍萋萋幾處城頭烏夜啼野燒遙存天目外浮雲長傍太湖西道逢道士留蟬蛻路繞騷人學馬蹄縱有三山難可問不如高唱過前溪

過于公祠

高秋肅穆山中靜少保威靈殿下趨北闕念勞付帶礪南枝艸木對江潮不堪望帝聲鳴咽漫間鵑聲事有無向晚悲笳發浩嘆何人鼓楫有雄圖

與關六鈴

故人栖托近如何聞道玄亭自咏歌梅福遊吳辭官久虞卿去趙著書多秋風絕塞來鴻雁白露寒塘遍芰荷君意陸沉堪寄傲偶然年歲轉蹉跎

吳山伍相祠

伍公遺廟鬱穹窿蜀國山川極望中千載心傷越絕內至今怨挾海門東旌旗何處蛟龍窟笳鼓來悲草木風嘆恨錢唐江水惡不禁悲氣引崆峒

九日同沈去矜歸平湖懷舊京諸子

憑臨此日意徘徊雲樹蒼茫雨色催海上風潮誰鼓棹江邊林木獨銜杯北斷閭寢松楸冷南望樓船鴻雁哀極目故人多在天涯何處各登臺

至日祖龔見松俯新監拜郎成咏二首

至日風悲桐氣作傷心刺盜痛難裁當時[illegible]公[illegible]尚有殘碑識

夜臺先孝子嘗墓之所已爲灰土止有七世祖妣節婦與孝子碑銘尚在山傍鳳凰雲正合湖荒蔗

荻艸餘哀愁看松柏多摧落獨自啣杯湖泗迴

南山藝木實經年何自摧殘盜賊遷魂魄未知藏馬鬣哀號已自失

牛眠可憐鬱鬱滕公室徒附存亭京兆阡極目原陵同黯淡千秋淚

并大湖邊先贈都諫方泉公墓在八盤嶺先大參思泉公墓在南屏山右

過峽川懷周鄭二子

溅溅流水峽川鳴似入山陽笛吹聲門外野花穿蛺蝶庭前叢竹走

鼯鼪桂旗彤度愁雲暝蘿徑山寒白露明從此那堪回首望五湖一

片故人情

過潸子集

門庭芳艸被流波清酒當前一醉歌孫楚匯初時嘗恣安仁秋興意

如何天遠嶺海生烟霧地接青山老薜蘿相見不須頻浩嘆美人携

手白雲多

懷世臣

門前流水日澌澌念我懷人逸興兼壯志空慚楊具劍長齋獨有水

晶鹽君公學倚市居季主譚經暫下簾喜爾和歌應不宋比隣高

蹈觸江淹

懷馳黃

獨處何勞嘆道窮辭場都說大毛公拜祠名士空知賦楚國詞人未

覩工愁絕登臺看候雁與來攜酒坐春風憐予落魄江湖外及爾凉

秋訪桂叢

懷祖望

雲山飄渺夕陽斜念留交情賦上邦門外疑經處士都庭前禁漢故

侯爪披帷坐擁千秋業撫劍心懸萬里樵平子四愁何所似淺遊夜

半聽悲笳

懷駿武

當年文苑盛輝光何意飄零滯一方自是仲宣愁作客應知明遠夢

還鄉春歸驛路梅花發秋到山居薜荔長憶爾天南空佇望越臺雲

樹曉蒼蒼

懷錦雯

五湖落日壯風煙憶爾離帆更悄然估客偏隨遊子侶閒鷗故落野

舟前十時賓客淮南賦十載悲歌薊北天我自歸來同醉飲西湖遊

衆又同田

懷虎臣

春風二月轉黃鸝遲日晴光足逶迤采藥自無亭長識論文偏許故

人知愁來湖外攀楊柳餞去山中折露葵便是武陵眞隱者況兼駘

蕩是吾師

懷際叔

積雨空林望不開相思悄悵獨啣杯一時都有風人目千載誰爲太

史才春色紅顏湖上恣秋風華髮鏡中催年年似作傷心客只是愁

生瀟角哀

懷麗京

思君長嘯坐胡牀日日烏衣隱槃囊寒雨臨江秋淚白朔風吹野菊

雲黄山中高若遊東帽離下時傾彭澤觴世路悠悠安足論瀾陵吾

已識行藏

題沈佩斐書室時園菊盛開

況侯靜者意何如閒向東籬菊自舒門外誰人能載酒庭中高臥[illegible]

[illegible]寒已入芙蓉宅風動尤宜薜荔裳我亦[illegible]
事問樵漁
送王鼎明還燕
相逢落薜扑漁舟又見離雲馬上浮八月芙蓉猶帶雨兩湖楊柳況
兼秋壯心豈問廣卿璧病飲寧辭司馬裘君去五王城上望兎山還
水更多愁
張士至之嚴陵
嚴陵祠上客星微君去東遊問釣磯遠地浮空鷗泛泛晴江覓渡艸
非非論交客自多青眼裁酒人誰有白衣何事支節逐長往潮頭高
和早言歸
送趙元開還臨平
之子翩然過酒壚壚中無意足相留邈花洲上鷗猶泛安隱山頭犢

自知事少能爲千日酒與來聊寄一編書松風他日宵相憶便欲從
君共樹鋤
贈張祖定新昏
[illegible]賦協昏流蘇錦綺爛盈門名家本屬扶風女公子人稱京
[illegible]身似合香焚沉水意爛温懸知張緒當如此誤說封
[illegible]後綸
李條侯尊君
前輩垂懸雁木側而翁粱杖在仁壚門前剩有先生柳徑外恒多長
者車塊園兩難誰獨在賈家三虎望非虛側身願在長淮北飲酒臨
風意渺如
贈陸五齊
與子雙棲共艸[illegible]然[illegible]才如江[illegible]爲賦[illegible]

著書弟子多人誰信逢先生扶術且延[illegible]亦在[illegible]意同君酬
酒食枯魚
送朱全古
攜手郡原意相送當今誰爲濟川才浮雲館北荊柳恨發艸江南庭
信哀恒裏蕭蕭惟撫劍天遊浩浩漫登臺爲君折贈湖邊柳莫賦歸
歟對衆杯
寄梁仲木
非朝燕飲無多日忽爾離憂又換年淼淼江湖愁羈旅悠悠京國任
風煙長留詩卷傷心後設設貧朋醉眼前此去江淮堪假息忘機鷗
鳥足翩翩
賓朋范彤弧遊皈始出新詩見示
飄遥詞客走江關此夕披吟見笑顏似有黄初來藝苑恍疑白雪到

人閒風來獵獵吹羅逕月出娟娟照遠山願得忘機滄海外相攜離
群喜同攀
門人張儒懷之金陵
送爾臨行當美日暖寻揮手一停樽秦淮渡頭王氣歇烏衣巷内風
流存身無紫袤誰與子手攜青箱時一掀金陵任客如相問爲言本
出孫嵩門
登瓊花觀層樓
登樓四望野蹊蹁滿眼與亡似有無煬帝遺宮唯茂艸夫差游水山
新浦南臨江上千帆度北走平沙萬馬趨春色蒼圖堪極目依然淮
海一平蕪
贈吳門徐武子先生
吳門高蹈遁卽側聞道先生一老師[illegible]几[illegible]經術類

洞澈竿把戲剛雲遶縣綺棵時流水多正喜相逢初度門前風颯
荷洞庭波

懷王雙白

二月梅花蕊正舒三吳春色近何如閒雲抱璧常高臥白日攜囊只
著書莽莽長途唯野渺蕭蕭短劒孰相於與君同是傷心客何日山
中共荷鋤

送丁飛濤之京覲遊

霏霏雨雪下河梁脫帽驍騎戍驕霜知府雄才堪視艸不須華省稱
爲郎宮人曾誦王褒賦女史新添荀令香我自樵漁堪作老幾時書
札贈青堂

胡彥遠之闕

五月君從淮海歸重陽又與故人違無諸臺上看秋洞勾踐城頭望

夕暉撫劒獨行愁鼓角經霜飽亂離征衣閩江近說多稜隱何必商
山賦采薇

胡彥遠齋集同梁仲木吳問璋陳康侯

此夕喜爲河朔飲可憐喪亂飽經過天涯帶甲愁無處故國經心慾
若何楚士悲秋思作賦酒人橫槊淚懸河爲言分手各南北且盡今
朝金巨羅

送姜侍御還臺

一唱驪歌落日侵駸駸車馬出花陰南來詞賦千秋事北望馳驅萬
里心臺殿依然池柱後風流也自抑斜簪故人何必論丘壑方朔金
門亦陸沉

送陳康侯之燕

黃沙古北平閭君五兩試風輕窮途非爲依良友照道貞爲念
阿兄擁北將雲愁渠度江南芳艸望中生不堪年落乾坤甚此夫相
思倍愴情

自都里館舍遷南屏下 韓於此五載一旦謝去悵然成詠

不堪委巷子雲居此夕移遷意惘如每喜鄰群來几席常看樵柴樹
階除窮年豈有扶風妓敝席欣承長者車我自生平麋鹿性入山將
作老樵漁

寄張慈奇

數年幾伯梅花約誦子新詩與欲飛曲水止室尋野衲閒雲常自傍
漁磯隣居說劍桑麻熟谷口還逢麋鹿歸拙拙吾生歸計晚好攜輕
策待荊扉

與鈕雯子威卿

慨向交遊萬事慚憐君詞賦陝芙蓉爭傳都下三都賦會見明光五

字逢謝氏起宗原是風漢家元禮況乘龍石渠虎觀須臾事倒屣何
人似蔡邕

贈周庸生孝廉

懶性懸來賦遂初逢君高蹈有誰如嵴前春艸堪娛目世事浮雲几
著書興到不妨巾漉酒窮來唯見釜生魚千秋清節與無比正憶當
年周子居 汝南六孝廉以周子居爲第一

答閩中林伯喬

八閩共說三山隱谷口如同鄭子真自我安居忘歲月喜君放論著
天人一時把臂欣同調千載論文自合貧願得停車過炎丘疑門尤
得數相親

余病諸公目爲厲風門人陳亮師以爲非服劑愈

獨處春風聽子規登來伏枕更誰支客如蓁扇將投不子似陳琳更

蚵醉天上未遨仙掌露人間幸有紫圻芝翻愁心病無時瘥何乃三
公說趙岐
宿北山望湖南應嗣寅舘室
兩峯相望恁難攀布寺霜鐘天際聞此日高門誰服鄭他年公輔說
河汾著書幾卷飛丹葉講學餘閒燒白雲借問君家何所似休理醉
賦娩紛紛
和張露孫靈隱寺見贈之作
龍宮岑寂白雲扉深夜啣杯露未晞明月半規簾外見江聲遙注嶺
頭微芙蓉秋菲似醉客飛雁寒蘆憶釣磯及爾蕭然身世外不妨閒
着芰荷衣
八月十五夜懷長白山人
迢遞銀河鵲里秋碧城光動錦雲流鴻聲嘹嚦芙蓉落桂影菲微芳

州洲仙客譚元賓白石佳人調瑟上高樓獨憐兩地思無極月照瑚
窓迴自愁
同吳門吳屺雲過陸蠶思兄弟
悠悠世事水東流漫說人間有壯遊月出疑同青雀舫風來已到白
蘋洲裴餘季子千金劍人在元龍百尺樓身是野人春荷笠那堪醉
客共千秋
白雀寺
鏡中荇藻映芙蕖野外閒行築短筇樹業能宮遺白鶴逶迤雲徑入
青松平臨[illegible]湖中水遠視擔[illegible]六半峯坐久渾忘塵世遠置身何
異老吳僊
道場山
碳道幾盤千入雲與來者便有諸君乘風欲鬪神僧鉢酒酣嘩[illegible]
土墳傍壁危僂天欲下馮空孤塢斗初分當年汪陸同攜手浩汗湖
聲不忍聞 乙酉與陸□立汪魏美同遊
吳中詠懷古蹟 五首
東西結構自俯坻海河平原窈窕穿漫說鏡池方六尺虛傳劍器有
三千秦皇吳子俱春草鬼篆仙題碟碑絃偏怪當年顏李筆却於此
處與悠然
靈巖舊自館娃宮滿目悲生艸木風麋鹿群遊香逕冷梧桐秋落錦
帆空片雲出沒隨飛鳥三楚興亡任轉蓬何自鴟夷偏得計美人明
月五湖中
姑蘇亦有楓王墓指點虛無窟穴通不分銅棺鋼隙土尚餘金臂落
人間村翁冷落除醽酒乘客悲吟蘆荻滿尤勝亡王一杯土抑揄千
載滿陽山 盤門外有吳長墓俗相王葬此致和國民發碑得金撤甄金撤骨二皆如新夫差墓在陽山

諸張前後各豪雄最喜風流擅李膺去洛飄然官似蛻還吳漫說酒
如澠華亭有淚空懸鶴江上無心可采蓴試問後來誰作者一孤一
笠五湖僧
西京梅福曾爲卒東海梁鴻亦作傭篡賊君臣寧忍見睽離妻子沒
相從天教化啓讓王里地逐風開高士蹤暇日金昌亭上望要離塚
畔艸茸茸
寄助詒尊公
高名久與太丘齊越嶠星光見少微地自蘭亭佳氣滿名同梁苑賜
雲飛樽開興到看花發詠罷心閒聽鳥啼知是京安能挽破不須諸
子舞萊衣
吊恭忠襄公
蘄關賊破勢難支晉地殘黎似累棋將死寧知時勢代懸軍安有戰

留師千秋獨對孤臣節二客相從三五局公子哀吟難竟讀[illegible]
酒五湖濶

葛無斁長子新婚

司農家世最崢嶸文倒才華更有聲朏日晴開珠作障丹霞春冐錦
爲城九苞閣上流蘇結百子池邊[illegible]公孫能獻賦高才應
已泛述濂

訪客兒初度作

俊郎風流舊有名相傳猶是老書生虛聲豈問三千客抱璧誰傾十
五城予姓却愁無紙筆故人誰已至公卿人生富貴尋常事贏得狀
頭載酒餘

靈隱誌成與貝和尚

咸和歷劫已多年苔剪遙窩淨碧川峋嶁洞邊龍冉冉蓮華山半月

娟娟前身自現琉璃相此日應開寶所田幸得伽藍方艸就山林登
殿敞諸天

寄吳門寶仲雪窩靈巖

五湖笠澤與何如喜爾携詩過敝居兩阻山前看履後風來亭上納
涼初東林有客無耽酒西土何人許燒豬宋宋葛洪川畔路時時把
臂共相於

靈隱僧過我問病

殿澁春回百疾嬰時時伏枕歎無生畢樓敢說維摩疾衆杖如聞藥
上名石上斷經月桂在池邊照筆露華生閉時願與安禪客採取山
前赤石英

贈裴公

悲風栗冽又高秋制有龍威未能遊?上金壽詞驟馬尊前銀燭按

凉州交情有抱陳蕃榻獨處遥傷季子裘帳望[illegible]
上最高樓

送張虞山

黃鶴飛飛淮海峯美人高踞映芙蓉馬蹄[illegible]冷雁落青山雨
色濃多病故人爲折柳閒居諸子應[illegible]此去情何已驟首閉
吟學臥龍

送別丘季貞

淮陰上客有丘遲三誠京分繞夢思一自飛鴻長北望那知遊鳳到
東籬於予貞訪我行吟道路高吳會歸去山川著楚詞何日同君共[illegible]
手千秋風雅重驅馳

藏行遠至京

瓊林飛雪出天垂青翰凌雲去豈遲仙杏已開太液苑流鶯初過鳳

凰池清流自昔推安道廷尉於今屬釋之正使披裘釣垂者滄洲明
月有[illegible]

甘節婦詩

[illegible]知名若節令傳歷下城天上星光憐昔姒人間歌曲說
[illegible]有年風雨股髮度此日恩施彤管榮誰道亂然一弱女將軍原
不隊家聲

挽陳黎庵

朔風獵獵動行津一唱虞殯客淚頻天上已知歸正則人間那復見
君賓紺得鶴髮今何在梅蓮柳偕公住春千載仙魂欲誰語五湖山
外鳥啼春

夏樂只過吳郡署分韻得雲字

數年蹤跡借離群何意相逢日暮雲此夕心期同契闊當時[illegible]別月久

平分蔗蔗天末誰知我湖海人豪列有碧梧燭詩文鐘已遊西河落

木正紛紛

與王采生

池上香荷入夜清華堂曲宴喜起迎盈盈露滋芙蓉掌冉冉風吹瑯

珮聲艷曲製來忭按節雙鬟飄動即傾城與余相遇渾成醉上客誰

當演馬卿

贈姜定庵守人

看山頭上看雲飛袞繡翩翩作舞衣數世詞臣餘紫綬九重深眷討

青蔚禹陵佳氣連迷島耶水清腸樂少微翹首鼓歌罷上宴行將尖

愜傍春輝

答閔六鈐戊申首春見贈之作

千秋騷雅竟何歸五柳風高看甚野與欲調支氏馬朋情皆摘首

山薮不堪旅鬢愁中慶恐見梅花數處飛為問弟兄幾個在樵漁市

與世相違

贈張萬青

誰憐客宦老天涯名滿三河富五車玉珮數邀豪士醉驊騮春在酒

人家豪吟四馬燕山柳招隱輕舟洞口花家在海南才自絕登將雙

劍問張華

門人諸虎男索贈詩口占

千秋自愧腐儒客却喜當年御二龍玉樹有時棲白鳳金門何日問

黃童清言滿座松為麈橫說諸公劍有鋒年少漫愁虛歲月老于江

上臥芙蓉

贈沈案若

後書黃石已多年世事傷心感歲遷不須五嶽飄感時書賦圖

愁儒諸侯慢說非生劍市上聊餘季主錢暇日相將一笑語不知消

對此蕭然

送葉具京

梨花柳絮滿青莎送子郊行下柰軻滿月關山多慷慨側身天地尚

兵戈春風豈懼羊腸阪明月先臨潞子河問道素書藏抱犢攜來洞

口好婆娑

贈傅紫宸

梧桐翠竹映江湄茂苑繁花見毅蔡早自聲名動北闕暫為賓客北

南皮相逢愧乏青瑕贈貴識唯嗤白雪詞借問昔賢誰得似風流重

見傅修期

哭胡樸菴 門人胡延文

沒後荒郊不忍聞少微星隕淚紛紛生前漫說盈千劇死後徒看尺

五墳丹里已無人賢樂吳山那有客論文千秋奇字楊雄絕愁看江

東日暮雲

贈門人王逸仲新婚

高秋寶攆七香車澹澹明河覆綠霞火齊珠含方照夜流蘇帳暖欲

生花名駒不愧黃門第淑媛原從丞相家此後更宜勤令德韋賢世

相更光華 娶余華趙相國女孫

送范正兵憲

戟門折節有交驩一唱驪歌注眼看邊塞臨風鼓角怨大江橋月客

衣寒千秋江漢思何武一代衣冠重范丹為問紫泥方下詔東山未

許久盤桓

仁和孫治宇台著 [illegible]

七言律

寄錢武山太守

相依梁里最衡親高蹈何殊古逸民隱几常餘丹竈火閉遊獨採綠湖蘋枰間戲奕花供客竹內凌風鳥赴人我到蘇堤真未負愁雲幾度傍風塵

寄章六象

梧桐葉下銀塘淨未負寒容異艸荒客自金壺催玉柱君同仙梵嶽覓安茲孫河淡音書賜故故雲山離別長最憶苦吟方抱膝高秋蕭桂正飛香

寄柴虎臣

清秋伏枕恨離群病起相思更憶君白業清心誰問道西河南郡最多聞雁飛遙指西湖水風起愁看宮闕雲勝盡歸來攜手好一杯重與細論文

寓姑蘇懷張用霖淮上

陳留風物近如何君去何妨一嘯歌此地兵戈稱四戰向來耆舊歷三河裁成流水知音幾攜笈青山歸夢多兩地相思真欲絕湖山佳與勿蹉跎

與嚴顥亭

清卿門第瑣闈高會見風流繼鳳毛瀛海瑣林無委羽銅龍高署有揮毫漢家世相元成拜唐氏文章小許豪自比上台多氣色野人何假呂虔刀

吳門寄董文友

溪淨水樓傾處獨有懷人思一方十里笙簫秋月過三秋[illegible]雲京絳紗弟子紛青案銀燭娟媚掩翠架況有同心未來笑千春酬唱屬鄒陽

和沈克臣閒吟之作

閒向青山養結廬懸壺市上竟何如雙虹橋下堪垂釣三石岡頭有荷鋤往見黃金輕肘後時從白壁笑麟餘鈎簾風動流鶯轉且冒[illegible]恒一卷書

錢礎石有札寄至

有客南來寄錦囊朋吟數卷未全貧吹簫吳市多才子擊筑燕雲是酒人客夢離離楊柳冷秋懷裊裊露華新三春佳兆猶仍舊留我江湖採綠蘋

和錢武山梅齋詩五首

梅樹多年倚綠苔梅齋酌酒爲梅開梅花對客來還笑愛客憐梅去復回上苑曾無九種在隴頭不寄一枝來梅迎主客成三友又問西溪古落梅

昨宵疎雨點疎簷況又無端霰雪兼兩至不驚幽閣夢雪消好覓酒家帘當時四照亭何在此夕雙飛鶴又潛却喜相逢與李會齋前時有水晶鹽

燕梅卽是古先生風昔盤桓恨有情竹似在山方冉冉柳知倚水笑盈盈生成金鐵南枝茂向夕闌杆北斗橫二十年來同臭味閒吟枕畔到殘更

水部當年發興幽揚州今復有南州先生爲豫章太守　清心應與冰姿映皓質還同玉露流覗曉黃鸝來野樹躑躅獨鶴去芳洲枯棋三百渾無暇日與先生作好遊

岐然玉立與誰同尚有淮南老桂叢立地便爲冰雪境低根無□□
珠宮古梅王子悲流水王聖翼有古梅三百年自稱古梅梅火而聖翼亦亡猶帅汪生悲詞亟
汪魏美有梅齋銘猶與先生爲耐久年年歲歲發新紅

送于文起之京

梨花初試柳條輕歌罷驪駒送广行落日最深岐路感中年長苦別
離情誰能愛客同荆璞何處尋幽問杜衡此去燕臺求朱寶漁樵堪
笑老狂生

過魏斌生賦贈詠敬鄰

潞驛斂蓊和陽邑走馬訪君丞相營隴上耕華砯積遊庭前絃誦有
諸生黃花匝地斟加好白日論心酒欲傾他日銅能稱貴客可能猶
穫北廷平魏君任丞相營

吳從觀歸里

狂兎此際避烟蘿乍會猶如夢裏過越水秦山無處所長鋏短髮奈
君何十年未遂江南樂七詠真成同谷歌谷觀馬成縣令即少陵同谷地兄弟白頭
相會少那能握手在林阿

余滯和陽含弟宙合在燕兩地皆不得消息

總爲離愁兩地分我來越地子燕雲膠膠可有荆高侶清署惟多烏
鵲群四海窮交情似漆中庭慈竹痛如焚凉颸策馬猶無計誰帶音
書不汝聞

關槎度來署中示我新詩

我來吳地柳花飛君到很湖楊葉稀客夢闘山渾是恨新詩風雅足
忘饑擎杯樹下星低合逐馬沙邊兎走圍似此放愁有匝月却憂拂
衆動征衣

附朱虎臣病并念諸弟消息諸弟即在燕京也

浪迹乾坤似轉蓬時來燕趙任飄風一秋有客人無意何處思君遊
豈窮楚甙槐溶忽傲然維摩示疾亦心空二三兄弟成多落架杖遥
思叩遠公

署中送何敦子北行

太行山色正濛濛送子無辭把盞空水壯很滿客躍馬雲邇上當有
征鴻中書落筆千人廢玉殿掄才五字雄爲語甘泉諸計吏令知何
武是三公

小至

蕭條官閣卽寒齋縱他晴和淚揩悅節序忽然逢小至閑山偏是限
長淮呼天搶地餘生幾飲酒題詩屬與乖顛耐故人供潦倒茗芸獨
立渺難排

次張伯虞見贈之韻轉贈令弟叔夏

河朔經過愁此地景陽兄弟最知名鄉心疑與芙蓉艶秀色還隨杜
若生自是青箱有世學常知班管上承明吾衰久矣甘泉石致力中
原許共盟

與象山陳倜餘

君自四明古孝子尋親匹馬客天涯江南欲發千山月塞北俄辭萬
里沙熱手方歡同語燕寒衣更向咽悲笳蠮螉歸信常頻近笑指來
年澗口花

大名司馬王省庵擢移泉州太守折簡邀予於府下讌詠三日
且約予同爲清源之遊

北平佐郡滿朝聲折節交歡風義存自是清名歸鄭懸已知白馬有
王尊三山設幔仙來御九鯉簪帷詔在軒客子派忘羈旅恋應車不
須借殷思

與路大五 諱遂

很講又見路溫舒倚學編蒲兄慰予迫兩白水多濂慨傷水今不棲空跡窮居秋莽傷達室得意春風在石渠堪嘆群天餘酷吏莽生高楚級刑書

與黃默公 諱太白

北門流水正漫漫兄弟黃家有二難伏處不須憂薛荔明梧已自映瑯玕談經折角看時輩撫壁論心惕故歡悵悵東京郭有道寧無叔度共盤桓

與趙完璞 諱璧

嗟予落拓傍風塵喜爾才華一俊人馬服得封雄北土上林給札自西賓柳條執手難言別雁足馳書未厭頻他日檢亭能過訪西湖鴟鷺足相親

張秋

府泊張秋野外壕上流汶水尚滔滔風驚遠野黃沙落河患當年盛節陶天末飛鴻從遠嶠目中青岱見秋毫孤愁永夜悲笳動起視明星太白高

南旺湖

南旺湖流遍幾尋悲風宿柳益蕭森泝源曼衍分南北汶水浸淫變古今健石須堤餘牧馬淨舟拍浪起飛禽客愁旋逐飛蓬遠聚長淮日暮心

濟寧舟中

湯湯汎濫愁無極徽禹爲魚可奈何水沒渠田無白水天低大野蕪黃河東流漫說金龍冢 弘治二年決金龍口復衝張秋命御史白昂塞之 北望誰爲瓠子歌悵惘鴻雁一椒岸折鼓恐致有驚波

舟泊南陽湖口

南陽市上稍駐舟南陽湖口足喧呼幾家村落同浮宅是處漁舟[illegible]穴水都獨鳥遠窺汶水細高帆迎吹嶧山孤寧知舟楫時吹叟此地茭新更有無

將至淮與程婁東

多君意氣凌霄漢秋識相思可若何招隱有人歌桂樹談心無地問絲蘿漁亭落照停舟月淮水常迴浙水波說嘉經過一執手應知涓酒慰蹉跎

過淮書懷與丘季貞

久客烟雲留迫北相思芳草過淮南風吹落月心當結雪滿黃河鬢已絲東閣誰人同季札西軒對酒自劉伶悠悠兩地分吳楚別緒何時得遣探

孟夏同舍生集署後山得微字

吾有波瀾少微聊將絲綺向人揮溪山遠澗元虞嘯官閣涛開白[illegible]誰說吟成杜甫瘦偏知戰勝卜商肥陶陶孟夏幾和追冉冉征[illegible]不歸

挽張卿子先生

辭處東皐一艸堂蕭然無復論行藏諸侯遠道求詩卷弟子趨庭說鏡方海樹鶴巢蟠翠影街花魚戲水生香于今三徑歸何處瞬笛猶來薛荔牆

送鄭生還鄉

老我漂零滄海濱相逢又是倦遊人幽中亦有桃源地洞上寧無杏苑春歸去桐江空着釣趨來淮水漫垂綸[illegible]生[illegible]行仰音絕爲子悲歌一愴神

送張抃說還油
有客風流張緒才自言家在大風[illegible]三車[illegible]
南催嚴子釣灘唯古月林公鶴蘸有新梅要知別後相思切春[illegible]
南雙鯉廻

首夏風雨同呂發武作得春字
無端積雨又連晨寂寞偏憐協隱淪望去青山廻首身吟來白雲老
千存飛鴉將予臨眾急老荔殘花除葉頻寄語石梁高路者此身絆
巳謝風塵

寄贈淮南胡天彷
相送衡是暫相思伏處衡茅更有誰淮水三洲何浩浩楚峯四望更
離離不堪蕭瑟登樓怨尚喜崢嶸岣嶁碑多少賢豪零落盡尚餘爾
我對勸君

[illegible]發東
[illegible]遊鄉里獻歲星軺到海桐幽然有同泉客淚相思難覓楚
天[illegible]青尤關還成鼓枻橫川一轉蓬我非開居無所事嚴陵石
[illegible]春秋風

偶成
遠[illegible]燕子受風微野樹連雲白鷺飛九日山頭何渺渺三洲仙關尚
依依却愁作客同王粲政是思親類陸機酒罷倚欄頻悵望兩湖艸
色久芳菲

寄題彭城李末孩
前年乘馬過揚徐此日遙聞柱下居滕薛野王七子藝架懸鄴下五
車書仙源催見漢棗絲溯氣猶聞揚柳映為憶蒋笑多倒倦疾時把
讀一[illegible]

吳雁字書至得翁鍇鳴消息
莽莽乾坤予作客悠悠嚴穴子居家與高相思巳千里並逃論文有
五車海風吹入吹新色月光照影共天涯客寄素書知無恙却愁再
見菊荒花

送王覲衡攜姬還南將赴計偕北上
銀漢天低大火流送君廻棹桂輕舟雙擕已足嬌金屋一劍何妨笑
蒯緱北闕莫遲明主問南遊漫上謫仙樓高秋却訃茱萸節生子寧
馨似阿侯

懷翁鍇明
幽居咫尺倚雲居樓上依城樓下鋤春艸寒江難鼓棹秋風明月渺
愁予相思戍所三更雨誰共黃昏一卷書寄語諸孫莫浩歎歸來同
摘野園蔬

寄漳州司馬張穎侯
梧桐一葉下銀牀秋思盈懷不可當坐對清源雲出沒遥窺太武月
清滄誰能方外稱司馬我自愁中類楚狂高詠問予青玉案朝朝常
[illegible]令公香

壬[illegible]除夕和丘培春韻
客况蕭條不易過清源官署奈愁何自憐獨處無佳句喜有相知二
和歌今夕魚龍愁裏度明朝霜雪鬢邊多老妻一病無消息可有廻
文織錦梭

送丘培春還毘陵
閩南冬暖鳥聲喧及至春來風雨繁兩載與君同逆旅今朝別我返
平原吳吟纏綿幽情切越水潺潺長恨翻何日五湖一泛棹張公洞
口共攀援

寄徐文安

平生幽興在漁樵作客窮年鄉思遥愁眼不緣殷客淚雄心詩寄浙江湖春來風雨沾簾幙海堂烟波山斗杓寄語釣磯江上客歸槎傳酒和雲霄

贈嚴子問

適我偕遊方逐思迷留約度窮閒傳名姓舉從齊諸父淚落無見却有孫大滌山中丹竈在西泠橋畔釣磯存亭知策杖無他慕共向鄒原古木翻

夜泊虎丘和甥沈宙臣韻

扁舟旅泊是何時華髮華林追夢思當日故人如掃迹今來與子共題詩江邊鴻雁寒飛杳石上笙歌客度遲借問諸公誰獨步不須惆悵夜何其

贈任弟思

高名久重鳳凰池共説夷吾佐海陲朝宁不須贖鐵論門人那廢蓼莪詩離離白日傷犢欣惻惻悲風恐子規我到江都一執手猶聞誦讀慰相思 時弟思方丁外艱

贈龔大文

奕奕雄才號東衍離離芳樹種西崑十年雲染金閨客千載花飛狄相門落筆有人推杜甫封侯何必羨公孫青缃姊壻常棠活同窮寧忘越石恩

汪无聞索余題扇

偶過吳門獅子窩忽驚小友鼓舟來一門俱是紫霞侶之子尤爲竹箭林作賦無煩尋狗監乘時行即號龍媒余同汝父烟波內山北山前任往回

飲沈韓倬

采采芙蓉到十洲先生昆腳櫂神州東山絲竹人如傍北海樽罍客自愁自種彤矧千歲飯問同釣叟五湖舟我來臨飲忽〻不與當年河朔遊

贈錢官聲

名自金閨上北遊風流花萼白蘋洲謝安曾向桓公府郭泰嘗同元禮舟杜若香生君馬動芙蓉秋老美人愁世間緣命寬鴻寶敢向劉生賦悠尤

范羽元招飲

逆旅炎天苦鬱蒸主人愛客酒如澠人倫東國君應愧辭賦西園我未能桐葉疑承金掌露松風似聆玉壺冰三高蹤迹猶如昔欲共嚴陵結百層

寄陳秦大太守

投簪歸來靜者宅先生雅量與雲披鴛鴦波濶堪垂釣冉里風高一詠詩蓬徑遠同麋鹿友瑤林森立蕙蘭姿相逢久作忘機客何日論心一品棋

送趙叔文之燕

梅亭花發送郊圻會見金城策未遑海內諸軍紛羽檄中朝爰立傍星躔 逆秋水帆加疾馬踏清霜策欲飛却計到都方匝月蒼生晝已 依

德楨生日飲酒作

蓬萊十洲欣逢佳氣滿星周唐時有道三公存決世雄才萁何須誇紫閣人間設說有丹丘平生關得酒千斛金管玉

[illegible]溪謁趙清獻[illegible]

丙年烽火暗江關尚有高蹤裕顔當日臣心唯似水至今清節[illegible]
如山黃農興代風流往伊傅同流伯仲間爲問相迎呼吸處琴心三
疊鶴飛還

西王嶺 從浦城到建寧路

往時嶺濟[illegible]中下今日西王嶺上過人說乘船尤險難我來策杖更
風波道旁死馬寒俱怯山上啼猿客奈何迴首家鄉又何處白雲縹
裊敵垂阿

宿杯溪

長溪溪水水湯湯挂策茅茨巳夕陽高下幾番從鳥道去來何自出
羊腸竹篝掩映嵐烟黑霧寄厭飈海氣黃乘老幾忘蹤蹈苦劍回五
馬躁騰驤

谷關六鈴

絲榕樹下桃笙冷言念故人逸興牽上山下山屐樂屐出水入水仲
卿船誰與題詩抵掌去有意索飲掀髯前明年敢背尋盟約共賦淮
南桂樹篇

寄山右監司張濟翁先生

目營四海闊英賢鶴髮行吟興欲牽山右使君原柱後秦川公子着
鞭先薪傳遠道顔家訓化秉方州韋氏編似此風流誰可並何緣御
李一欣然

送舊州守黃一泓歸里

熊客無端來太姥大夫本而巳知音東京人物推天祿南國風流滿
楚林 黃叔度有天[illegible]閣外史 一泓爲廣西提學左遷 勞吏歸裝唯襆被想伊啟沼並露襟九
龍山下來問[illegible]讀自古今

[illegible]韓門呂雅惟誠先生

神廟衙聲六十年 先生嘗歷門十四五年任有政績著 行來一路道[illegible]
惠澤留罪父老等傳書號太元 明先生開門教授門理學循多著述 欲[illegible]野祭
昔無暇呂閣遺賢諸孫衛有綱孫在文采風流未泯然

吳志伊北上

我歸閩嶠自踟躕徊值朋知應硯書悔物真同吳季札高名應似馬
相如巳知天上鸞安在不羨人間賦遂初長樂鐘聲雲外杳故人何
以慰相於

徐大文北上

賢良漢詔巳宣麻誰復驚才出海涯五字雲霄遊祀州千秋詞賦屬
生花人言京洛鳥生喜我說天人前相家且晚銅龍及立在功名應
得笑長沙

寄吳銅川吏部

當年把臂在濠蒿別後相思夢寐勞一代文章推吏部千秋冰鑑屬
山濤憂時惟見徵兵急濟世懸知乘軸高丘壑有懷雲臥穩知音久
巳薄風騷

自金華至武義道中 二首

卻憶當年八詠樓荊榛何自蔽蒿丘赤松仙去石仍在婺女瞻天星
尚流豚犢半谿沙上嘴荳萁多挂樹梢頭自憐身世漂迷久爲話耕
農便放愁

竹杖芒鞋數問津此間徑路絕風塵山幽郤是居幽客樹老渾疑立
老人石壁幾尋雲冉冉溪流千澗石磷磷一時行覺身心泰何必桃
源去避秦

送門人蕭虎另之楚

朔年作客愁無那獨處捫心又轗軻薄宦兩生皆賦泉不堪九日又
驪歌林遺墳上雲飛岫崔嵬樓前木解柯極目檢亭沙天末蒼茫秋
水洞庭波

同翁屆子野興

無端出郭訪幽興聊向村中一息機食菜不如菱角美烹魚難比蟹
螯肥也知縱酒于愁解莫謂傷心萬事非借問生涯何所似百株桑
樹一漁磯

懷汪子仲姑蘇

十年不作姑蘇客風景于今更若何客有羊求堪作伴時無趙子可
經過娛親堂上彤朝熟招隱山中桂樹多喜子舊廬無恙在幾時攜
手一狂歌

贈羅亦圖參軍

欣聞綠水映花汀才子風流自漢庭野壁烟深圍樹碧水寒秋色傍
山青青時御掃偏迎客有暇焚香但說經兩府三公推重久追鋒聞
已到輪轅

福寧州別記室

不信人間行路難鬱林飄泊到長安臨文似夢青鏤管得配如同白
玉盤渺渺仙壺尋勿述萋萋芳草隱爐丹相隨天上張公子已是人
間梁伯鸞

松溪縣馬雄俊答贈

山城宋宋恨踟躕長夏聯雲觀日初蓮葉偶成遊客舫芙蓉新到列
仙車卿成壑舟方子元自題詩集和章吟成目送歸鴻雁別後心思托鯉魚爲問松
溪溪下水相看清淺意何如

贈王子猷先生

金張貴胄重甘泉日覲天顏溢彩旂黃石一編推豹旅黑頭將
神仙霜華艷艷重陽日雲鶴飛飛尺五天下榻不須懸孺子臨風高
蹈自千年

別吳瑤如即祝其生辰

越水吳山思不禁十年一見各披襟鄭元腰腹猶如昔何武衣冠政
自深北寺黃鸝殷斗酒西山涼月薄秋砧年年初度逢牛女佳氣遙
觀河鼓臨

望闕里

乘船汶水自槃流闕里迢迢鄒嶧浮檜植當年同俎豆麟遊諸子盡
公侯北斗子唐時封公侯慚余遊道聯千里鄒吞儒林涉九丘有日登堂習
禮器莫教攜手跡悠悠

贈平卿令趙子匡浮滬淵歟

我友相攜河朔遊平原何意把吳鈎峨嵋天半仙爲侶大陸雲深典
欲浮賦似楊雄羞執戟治成卓茂自封侯他年得意抽簪去萬里橋
西問釣舟

與廣南曾其最

僻處和暘愁欲絕相逢喜得把清卿晉莽北闕縱棠念苦望南雲方
朔僕大庾梅花信未審小山桂樹又將飛少年自有搏搖志莫久漫明
珠嘆洛妃

贈別李仲卿諱朝梁

把酒離岐意惘然諸公執與仲卿賢千秋玉李龍門後百尺金臺駿
足先謾說知音殊渺渺將予執手甚拳拳有時使節臨吳越遲詞鳴
猗過野田

贈和暘沈顧先諱士秀河南滎澤人

江邑思波花已盡此來橫[illegible]
五侯仙宇鳴琴唯飲水故人結艸欲吟哦[illegible]大使者何時在灑水東
流到直沽

與馬時臣 諱廷賢

閒雲窮兆和陽野鶴名兩棲很水溝不有名賢相過從將予中聖豈
消愁誰言作賦同孫楚御喜黃名白馬周知爾今朝何稷下尚期盤
游殿蟠頭

至三山喜遇顧景范

臘盡相逢大海東我來君去總途窮休言王謝[illegible]除君何自山川指
掌中嶺上梅花無信息淮南桂樹泣回風尊前思切[illegible]江內便付愁
心與北鴻

朱雲卿亭于五月梅花盛開

孫子百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去

會開梁府江城調未有雞賓上苑開果是竹西徵異瑞遂令亭畔起
驚梅當年金帶來殊相此日紅葩映上台同倘獨先堯桂發揚州不
數仲言才

瓊花臺同友作

瓊花臺下艸萋萋瓊花臺上語黃鸝閒雲欲傷諸天下落日遥臨大
海西幸有高讌雄白馬何妨旅館聽荒雞枯棋[illegible]無情總却在
前簇鼓鼙

仁和孫治宇台著 男覲暨卷

五言排律

寄丁飛濤

孫爾金閶彥能爲白雪吟中原多避席吾鄉獨披襟謝客神殊逸陳王怨甫深騷羔遊子意蕭散故人心雅興憐桃葉閒情在竹林莫言高和寡千秋其知音

秋日有懷簡際叔兼呈柴毛二子次杜甫寄李白二十韻

天地悲秋客江湖醉酒人千秋惟大業一劍有威神流俗誰相識雄圖未可伸李膺誠道峻郭泰實人倫伏臘寧忘舊文辭肯羡新看花俱寂寞洒涕落風塵所遇多非類平生晚更親沙鷗堪玩世土梗訝浮身銀隱新中散仙遊梅子眞悲歌勞綠水絕調似陽春往昔同知

己居然接比隣毛生高和寡柴子獨居貧尚有黃公輿何妨羊仲頻頭從棲杜史憔悴泣波臣是處空城雀誰哀車上麟入山何有蹊踏從歸秦北氣浮河嶽精光輝斗辰交驩掄汲魏義合乔雷陳叢桂淮諸浮雲白海濱相羊攜手出爲問武陵津

催耕詩

合歡逢此夕邂逅郎花朝朱情百子結羽帳五雲飄密意留跳脫綺心摘花梢京兆[illegible]鸞鏡惜花嬌[illegible]秦樓簫自調瓊毯併坐錦翡翠舞簾綃天上明河淺人間樂洞簫那能歌瑣下及爾咏桃夭

題沈獻庭先生園亭兼示去矜

野傍幽人室雲深高士居層巒臨海嶠雌嶂出衡廬晚郭鷗鷺衛春榭楊柳疏鳴琴揮北淵清酒酌前除伊昔樓船勇今惟辟兹係[illegible]海龍丘壯勞歸谷口並臍七飲從勿漸衰吟自接與閑種花羅地翻把釣親魚水國雖臨市山居好荷鋤先生其豹隱今子復龍門掩王孫草庭藏圯老書銜無碌劍佩松竹倒衣裾疎拙看時累依栖賦遂初當年黃綺伴好爲結相於

贈滕官顧丈

谷口推原涉關中服季心從來識任俠晚世判浮沉顧丈情眞古高風宿所欽交遊惟一諾懷抱湧千金白眼浮雲外青樽我輩深朱邸終可托黃髮日相尋上苑稱驍昔諸公嘆自今登堂都欲拜把臂已如林東海桑麻淺西陵桃李陰王孫終報德歸義日森森

無題次韓偓韵四首 有小引

昔唐臣韓偓首製無題十四韻一時士大夫和者有王相國吳融令狐渙劉崇魯王渙諸人香奩之咏於斯特甚予友去矜和韓之作前後並十四首嗣後虎臣驤黃飛濤鴻征間作

諸子雲思逸藻都復擅場槩欽定情方斯爲下曹植海命曾何足云藉令偓生今日亦當舌撟不鬪比如毛施掩面南威避席若僕平生不善艷詩又才致謭劣效顰爲此恐亦貽笑面目矣

[illegible]陌紫陌狹路起紅塵列騎歸趨晚鳴雞曉唱晨千金一笑直百[illegible]楊新不惜巫山妄應憐洛浦眞蓮鋪傾弱態菱鏡引嬌[illegible]況水[illegible]紅室都梁廣翠輪情隨雲裏隹書密錦中鱗不夜珠[illegible]流蘇帳度春名倡原出衛蕩子實家秦幾歲黃華成經年白馬[illegible]時衆淚一字比加珍黛遠頻難畫愁來翻拂勻[illegible]人獨處多愁悵傷心未有鄰

傾國延年妹窺臣宋玉隣上宮誰[illegible]寵下邑有[illegible]人生本[illegible]明勝[illegible]然骨肉勾叙横金雀貫髻挽木難珍結[illegible]浴乘[illegible]出孟[illegible]才人

方怨趙公主舊悲秦鏡掩芙蓉菲菲殘楊柳[illegible]
游鱗儀處如推櫓獻心似獨栓翌礙施小船的的然愁怨巧迴旋
游明珠好似真前溪舞尚有讀曲怨爾新片石支機夜雙桐寒井長
留觀荒葉渡竹望李文廐
淚盡昆明刼魂消大海塵幾能憐子夜徒爾悞劉晨素女絃如昔湘
娥竹尚新三年歌宛轉七夕會霑真未遂韓童恨先愁西子顰偷星
徙負曆桂月自重輪無路逢青鳥多情織赤鱗移緯將剪翦綱户更
傷春巫峽雲行楚華山畿處奈鴛鴦惟有啄風雨競迷津何處同心
結相從逆理珍四弦調獨苦百和粉難勺怳惚思公子彷徨憶妾人
相思何所寄奇樹在南隣
從來愁遠道何處結芳隣油壁西陵路驄駒南陌人裁金臉暦勝編
貝口脂匀匳髻從梁製纖腰實楚珍相於上巳日合沓小平津金屋

原嬌羨阿房好劇秦千秋惟有樂百戲共臨春珀盌浮清酒銀杵鱠
紫鱗琱璧珠作砌彤驄玉爲輪不惜冬將夏惟憐笑與顰魂消原不
惡情死總爲真豈礙含中竅荷葯錯綵新香迷烏桕夜花返汝南晨
一曲歌聲繞羅巾巳拂塵

酬去矜十六韵

諸賢盛邈絕才子本吳興大雅於斯振風流夙所稱賦成梁苑雪詩
映玉壺冰上客從鉛槧佳人擁毹毦雄辭奪鮑照宮體駕徐陵擁枕
盤龍錯元亭綵鳳升中原就長弟下走豈曾滕似子才無敵儕然帶
不勝關河時恨望風雨夢相仍粉懋陶彭澤鱸思張季鷹九歌祠太
乙雙樹問高僧野徑蒔芳草扁舟賦采菱澌緣唯一劍孤館對殘燈
白玉誰爲剖青雲自可凌賈生哀鵩鳥莊叟說飛鵬都是烟霞侶幽
棲共百層

命葬褚節婦節婦胡衛士待詔之妻于內人之外祖也

賢媛真殊節幽捿耀女形名家本褚大夫婿配胡公織素拥閨綱推
平問古風如何金翠闕儀使鏡臺空二女誠涕捨孤兒又夭冲苦從
貴棄裹愁積鹿盧中門户懷潘疏嗣孫博士雄窮年唯淨呪白首閟
緜桐似此真千古共徒訓六宮平生原誓死今日並悲翁衛女誠娣
節梁姬克有終山松鬱雖露所樹拂長虹婚首凌風烈傷心轉地登
西陵今日路洒涕有孫嵩

贈周仲羽明經

春色晴光好烟波浩蕩開小冠野徑外高枕大河隈谷口名同鄭吳
門迹似梅諸公多縣舉有子自龍媒松下胡麻飯林間明月杯青雲
浮海嶠紫氣接蓬萊諸葛閒吟處公和長嘯臺不難看二仲且見耀
三台

哭騶武四首

一自星光隕頻傷風雨摧青山謝客怨白雪郢人哀辭賦雖殊衆經
綸未盡才高名懸日月佳氣歇樓臺客賦淮南桂君悲大嶺梅不堪
棲惻意魂魄且歸來

五嶽成契濶一朝長別離如何歌露薤更自望雲旗道喪豈獨古人
亡今在茲逝川嗟爾命流水與誰期王粲從軍作陶潛乞食詩遺篇
皆涕淚愁絕故人知

身殞無長物生平一片心壯游擬司馬至性魯曾參不謂西園涕云
亡南國音乾坤日慘澹吾道遂蕭森我有延陵劍君亡子敬琴寂寥
千古恨落日霧沉沉

世共憐才子云誰泣旅人惻傷楚老臭於兩漢官春白水無前代青
雲有故人關河空破涕湖海莫容身空有腰中劍慚予隴上巾虞頭

眞誥里心迹更難陳

挽陳雲來先生

浮生皆若寄上哲獨全眞老去人間世翛然無住身三橋歸正覺八解渡迷津渋帝昆池刼仙人大海塵誰知歳在巳更見月居申抖擻辭煩俗歸依宿晩因王孫故自達文舉更如神天上金棺遠人間寶筏新先生猶戒定下走切情親情理憑誰説元言何處伸長沙悲鵩鳥爵國泣麒麟道喪傑丁戟書傳與後人若淮誰與豆浩蕩上星辰爲聚如開唄花開似轉輪白雲移鶴樹落日照潮濱未掛延陵劍常昔張也紳劉恢哭長史楚老哭君賓冥契無中絶不辭致其陳

遊仙詩三十四韵

拓舉遺塵俗憑虛問上仙希夷知却老服食保長年客有乘鸞者吾將控鶴前參差凌倒景容裔入重元洪女同携手洪崖可拍肩高冠

鶉月耀絲組輿星逝九老淸都閣三珠昆閬偏浮雲氣靄靄榆葉色田田上帝明霞引群眞列宿遊金圖彷秘笈瓊餌接幡幢絳樹歌聲裏鸚璈象外宣麟符各假遐侍御盡嬋娟鬼駐方諸木丹飛暘谷淵淮南坐白大劉徹性多癡狀忘看徐市眞諭自偓佺霞文浮紫玉寶道致紅泉控鶴緱高下吹簫緱氏巔青童告趙旭葩萼降羊權桂父從神契山圖因病遷惟益長命錄得脫區中緣海屋籌方滿昆明刼又然桃從方朔度烏自阜鄉旋悵望荊門鼎徘徊勾曲船神君不死藥傚吏養眞篇逐鶴丁令返廬山古氏傳西王本阿母赤子字元先有待滄浪曲無心上下煙延年憑明鏡感石若神鞭尚吹皆塵垢長風獨秀瑩方回前古哲桓叔後時賢尸解吾非願形忘莫久全止肯覓七飲不必索靈尊毛羽經年易精華更日鮮注存無極境迥出大羅天

挽陸俊思先生

海內逢陽厄先生亦數奇風流都欲盡大雅復誰遺詞是鈞天樂云何長夜悲懸車下蓮石振策起㡌池知識多如此文章豈恨茲長蛇方爲食穀蚓欲何之向婦中郎拱哀吟竹故吹

庚戌長夏懲邪丘學者爲頗山谷二子說易

三世論交舊今來下榻頻浮華寧燕子行業老若賓覺悟元言美當知雅意伸王孫非絶學京氏豈容身金策寧衣貝珠光照旅餐象占斷東魯發患托西鄰費直分疏古新安釋義醇居心不厭損他德豈發貧太極原無象天心自有春他年東觀客奚止說鈴人

代贈人

八佾卿雲爛千秋玉牒長名家傳晉土世系自隋唐別閣敷臣籍經營和羹光丹青思琅琊帶礪重蕭張阜飛頻加敘新恩更未央青緗

懸綠笥紫誥啟黃裳尺五天低耀奎三月吐芒凝準龍躍躍阿閣鳳趨蹌驚代思霖雨名門即棟梁九丘恣博雅二序遍琳瑯彩筆西清貴籌邊南紀良三年漸水路萬姓召公棠勾踐春陛暖殘錫樹芳掄才當盡代褒德固非常帝念勤宵旰殷憂駐海疆鯨氛寧玄息妖孽尚披猖大事誰當屬廉邊未易防屐生爲社稷虎拜任協勤閫命趨宣室溫綸溢尚方從容大予宴藥餌上池漿鹿馬麒麟伏彤弓虎豹房貂冠何奕奕魚袋甚煌煌寵餞同虞帝偁推自漢王君臣十載過報効一心將行踐義農軌差言狐趙莊舉謝史可見況命紀無疆鳳駕來東土持鞭莫側璜冰壺澄島嶼秋水照樗桑市肅千官袞風行七萃揚螺川森錦纜僊岫接筵觴世已無疏屬人咸味太康征西塵項項叔子德洋洋濟飾萊蕪若才猷慶曆昌何如名德懋宜絶後先羽青石嶔崟黃池浮劍錯顛閉天北極當益殿東廂立見鳳凰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豎菴

五言絕句

少年行

何來遊俠兒折柳章臺下出入黃金彈蹀躞紫騮馬

怨辭二首

閒簾望明月流光度金微怪底秋風急偏來動羅衣

芳艸日夜生坐嘆知何極妾有青銅鏡不忍照顏色

別意

愁看官道柳故向別時垂踟躕立馬上不忍折一枝

題陳彬霞隱居

鷄鳴桑樹上魚戲蓮葉間把酒邀落日暮雲相往還

同張祖望武康山中遇沈大匡張士玉

相攜避世人更值傷心客相對未移時溪上日將夕

題秦氏園中古藤

我愛秦氏藤云已二百歲長伴山中人白雲此休憩

王氏宅茶花

釀得金陵春攜客花前飲醉看樹上花花發爛如錦

簡友人

聞君結新婚新人一如故自作灞陵遊不向臨邛住

春雨憶艸堂

春雨望不開愁心悲如擣昔憶讀書處幾度王孫艸

閨情

池邊楊柳踈井上梧桐落裁衣寄遠道嚴霜下紛菻

種竹

非求風雨繁種此數竿竹喜有瀟湘姿以蔽茅茨屋

種椒

樹椒以爲籬棘刺此焉室兒兼子繁繁蔟蔟有餘許

種梅

爲問嶺頭種春來無消息歲莽英花發幽人與朝夕

種棗

樹棗以佐椒棗繁離更綠池水何悠悠棗花亦蓁蓁

種葵

昔人烹爲食今人看作花花開不一色勝食東陵瓜

種柳

種柳北池口非爲慕五柳柳長自成陰棲遲此杯酒

種菊

夏日葉可餐秋日英可茹誰爲耐久者信唯吾與汝

經靈璧楚霸王廟

成敗本自天喑嗚徒漢帝杜生何爲者相對神雪涕

至南和別病馬

策杖已多日艱難賴爾扶田生非不念囊裏有金無

詠葵花

飄薄身依北葵花尚向南唯余慙衛足愁思最難堪

經仲氏廟二首

峩峩仲氏廟古柏猶蒼蒼河流雖浩漫不敢寬垣墻

今日河流决神州久陸沉緬想英風烈乘桴千載心

經梁王城二首

吳王已就醢梁王客有我與有一時吳大俠[illegible]

人說梁王城空餘一掬地俯從土穴歸俯從土穴出

至日阻舟清河八首

水自崑崙來浮冰嵯峨不謂小黃河翻藏天山雪

悠悠日南至滿舟清河口冰淮舟雖行且飲一杯酒

冰澌霜又勁望望吳天曼已知白髮繁不敢窺明鏡

瀜瀜險難行尤含使生戀豈謂河伯仁不使風帆利

朔風生河冰白月照河渚夜半聞雞聲人家渺何處

趙客且停瑟舟有趙人吳兒且莫謳瑟有客俠怨謳動故鄉愁

我欲問故鄉浮江僅咫尺水雖相外互悵望楚天碧

淮河不容刀崖冰增萬丈安得雙飛鴻凌風輕五兩

秦皇卷衣曲二首

夕侍秦皇寢朝卷秦皇衣朝夕阿房側心逐故國飛

美人眾咸陽鐘鼓出未央不識祖龍死尚自卷衣裳

明君曲二首

慷慨辭漢宮悲酸向朔風琵琶馬上曲曲曲是離鴻

生作閼氏貴死猶顏色好寧殉胡地骨不忍洞青草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朝出邯鄲宮暮與廝養伍顧盻一沈吟否泰如天地

贈人

走馬齊臺下鬪雞柳市邊羽書明日發仗劍出蕭關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玉筋啼紅妝春衣刺繡被繡被有鴛鴦

[illegible]綺二首

漢皇因寡恩王孫亦棄假若思漂母一言赤松同高蹈

千金非母心空有千金褐母義薄蒼穹淮流永不竭

露筋祠二首

人莫不有死露筋實為奇至今祠廟下蚊蚋不敢窺

孟城多烈節此女尤英爽我觀甓湖水縹緲雲旗上

戲和四絕句

松風

偶坐長松下疑有銀河挂萬壑洞波濤千峯入澎湃

蕉雨

夜雨已愁人況逢蕉葉打滴滴夢魂驚嬈碎驚驚叉

桐月

翳翳雲間月孤桐為蔽虧相思渺何處落葉影參差

梨雲

雲擁梨樹花花飛雲似雪孤鴻花下彈寂寞雲中藏

慈雲寺八景詩有引

寺建於周顯德在高陽里之東隅武林之名刹也元至正間

築城延寺入內廊廡基址去者過半明洪武初有延慶法師

大啓叢林規模拓于舊明故國初歸併冊首院有二寺有六

菴有八皆歷歷可數也永樂間少師姚廣孝題寺中八景詩

以知當日名勝在武林城內為伽藍第一時移歲久今所存

者不過殿宇數楹而已追數八景不存一二所謂有其名而

無其迹也寺僧祖源侑庭欲作精超為余方外之勝友暇日

常與盤桓訪舊不勝今昔之感因各為五絕一首以貽于同

志其敢日楊樹之記王巾之碑耶

白雲居

將郛結構盧偏協幽人賞人世閱古今白雲自來往

娑羅閣

西域有名花祇園建寶閣百丈冲層霄千存空城郭

甘露泉

敎義比喉嘲金牀玉作綆不須陸羽題已勝葛洪井

鸚鵡院

何來白鸚鵡翻向院中翔惜哉禰處士曾未識空王

紫芝堂

堂下紫芝秀室上白馬馱云誰東渡僧不作南山歌

赤松亭

欲從赤松遊亭今渺何處傳聞芳艸生惆悵仙人去

翠竹林

昔有瑤華音鬱然翠竹林借問說法者何如此處聽

梧桐街

五月桐花飛花飛羅古道八月桐葉落葉落老僧掃

牡丹諸詠 有序

余性不喜牡丹爲其富貴容也生平未嘗拈咏惟於小長安蕭寺作五古一首亦不過寄興之作今來曹邑牡丹種數不下百品於乎繽紛極矣余取其與幽人合者朋吟三四爲

綠牡丹

綠亦常色也其秀色可餐涓涓欲滴含葩歛彩若有不欲表暴者殆姑射之仙子乎昔人品硯者謂洮河綠石色綠如藍潤如玉吾嘗疑藍與綠不類而何以謂之如藍正以綠之不可名言處有疑似藍耳今人不見此綠者[illegible]之表矣夫豈知天下之真綠乎

色與衆芳殊顚倪與人目酌酒何攻璨觀埋[illegible]綠

紅牡丹

牡丹之爲紅者若緋絳深淺種種不一極人間之妖艷莫有過焉余取其大紅一種亦猶彖就之所謂雞翹也比於紺霄紅綃不又過乎日出扶桑照耀天下其色相似君子於是有取焉

誰裁雲錦裳蒡不千重疊鷄冠與雞翹花中自爲帝

黃牡丹

黃爲正色故秋菊之有取於黃也於牡丹何獨不然姚氏之黃於今稱之今所見者不知於古何如然亦爲色之極異者矣夫古之論黃者以鬱金爲正詩所謂黃流在中也曾子固論玉有取於蒸栗吾今觀於黃牡丹而知黃色之有真也其爲黃流乎其爲蒸栗乎可貴哉其有異於群卉也

冷怡啼花色菲菲獨試將酒醉地疑有黃蜜蜂

白牡丹

品玉者以白爲上然色如酥者最貴以其潤澤而華也但玠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若牡丹之色其又何疵焉雖然玉之色其猶不及牡丹之色也蓋其天然葩華有不同耳若徒以玉言雖于闐昆池猶有白之質存也乃牡丹之白則又在色相之外矣

天上有白榆鱗鱗皆吾素如此若華春豈得傷遲暮

孫宇台集卷四十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隱也

七言絶句

丁亥除夕

河山舉目淚霑袍滄海明朝又二毛最是傷心無限恨難將白雪向
人操

吳錦雯之蘇湖二首

二月花飛柳色新片帆東下淚沾巾此行莫漫愁知己估客舟中尚
有人

江南江北艸萋萋楚水吳山驛路迷君去不堪回首望襄陽誰復踏
銅鞮

送吳懇菴兄弟東遊

關山萬里唱驪歌躍馬揚鞭意若何揚子江頭春色少之罘海上白
雲多

寄汪魏美

郭外閒雲覆艸廬廬中高士有誰如昔言天上神仙客只是燒丹讀
道書

挽邵承之先生二首

居世流離已五遷每逢話舊意潸然傷心共憶康成里極目空悲京
兆阡

一門甞從有高名況復儒林重百城橋越已同宋處士閉棺猶是魯
諸生

題卞姬畫蘭爲王聖與二首

一七金丹起細腰斜波測上最魂消忽從國絕能天際更逐神仙玉
子香

女子原知少伯名非關名士悅傾城人間豈必藍橋介紹出春蘭無
限情

贈張卿子五首

短褐論交有數公叅叅千載竟誰同即今湖口荆溪路尚有淮南老
桂叢

誰說藏書三十乘況兼絶學五經師珠璣金鏡人知否不數人間絶
妙詞

本爲仙伯丹臺客暫寫桐君肘後方堪笑世人都不識霸陵聊復老
韓康

東城一曲艸菲菲設說先生日施藥令子已知傳絶學朝朝只許芰
荷衣

八十春秋四皓年放翁狂客復誰賢客來漫賦飛能曲高詠南華秋
水篇

送郭季能還燕二首

君自關西長薊北又從越水問燕雲相逢且盡金罇酒馬首明朝兩
地分

任俠久知有郭解天涯伏策御李膺郭解爲李子受客三月楊花飛撲面黃
河不用踏層冰

寄逖公

三十高名最出羣幽居蘭若宋無聞南國居士常相過數看山中繞
白雲

和題海棠諸詠四首

艷艷嬌姿發露叢春風無意上雕欄人生不及雙棲燕[illegible]飛花繞

七盤
婀娜春風覺曉寒美人春愁欲恐闌合情嬌烏啼無語一片清心在
玉盤
睡起看花花欲寒垂垂花發映勾欄相思恐有淚如瀉擬托金莖承
瑤盤
春風吹入絳紗寒正値花開倚上欄惜惜懨懨春春鳥字何時春酒試
春盤
九日同張戒菴
越嶠吳山不禁春與君何意傍風塵今朝可有茱萸女爲問當年載
酒人
遣悶與張戒菴三首
僻僻綽約玉爲膚雄職稍山老荷鋤一片閑雲任復返終朝只寫活
人書

扁舟何處問西施艸滿蘇臺淚欲垂謾說紅顏容易老鏡中白髮間
青絲 戒菴自言白髮復生青絲
南去瀟湘北去燕江頭愁看鷓鴣天黃公壚下猶堪醉恰喜囊中剩
酒錢
戲爲傳紫宸催粧詩
徐氏乘龍今系吳吳娃顏色更嫩愉明年冰泮佳期近相對粧臺是
老奴
再寄遂公
空庭美爾說三湖自覺吾徒幽恨繁聞道高僧解情語皎然詩有賦
長門
市上
市上何妨見劇錢莽生百萬市中趨可憐天下[illegible]八[illegible]
大夫
同仁菴禪師湖上放生作
瀏瀏萬木吟丹鶴山上千峯止白雲魚鳥已知恩意味長容僻樂泰
飯位
友人得紫宸示吊左蘿石先生詩因和四首
白冠素練向西風淚灑諸陵[illegible]中三百年來臣節見千秋遺血此
萇弘
金陵諸將各逍遙何事孤臣淚血漂社稷巳亡敢愛死[illegible]艸
蕭蕭
先皇龍去泣遺弓此日孤臣血濺紅滿路哀笳聽不得無煩拯主入
雲中

一棺東下有啼鳥此日賢豪塞左徒身死魂歸天上去九疑山畫泣
蒼梧 [illegible]
張戒庵與余定交吳署乙巳四月四日忽焉暴卒悲夫音容在
耳而人巳隔世攜李沈子僻聲先余作七絕十首余次其韵
存歿何曾賦大還千秋孤櫬綠楊灣孰知卽乘人間世遮莫吳山與
越山
故故離愁未有涯茫茫客夢巳余賒八年生計成何事落盡家園幾
處花
相期攜杖飲村醪爲駕山陰一小舠目斷若耶千尺木 昔余約君此若耶之遊
時白雪更誰操
羨君兄弟寂神清笑說[illegible]餘千[illegible]復道詩情皆在手惠連春艸倍
傷情

惠我廬山詩一篇淸心玉映與珠圓强言皇甫爲余序昔在魂歸何

處邊

望鄉臺畔問江東少子魂招自朔風爲嘆當年河洛策龍蛇厄數又

無同（少子演河洛數良苦已有厄父亦不免卒如其言）

名區樂部許研光爲說周郎傾曲長情禮義仍今不死壯丹一卷有

遺香

情親王子在江都風昔如交淚眼枯爲問六橋三竺路黃公壚下與

誰沽（君言生平之交惟有王子冠霞今更悼吾子當同訪三吳之勝）

節義諸生魯國多陳留耆舊又如何斜陽忍聽隣人笛雙桂何堪再

聽歌（君中有雙桂樹常與君嘯咏其下）

孔融論交把臂深那知今日最傷心無棺西望鵑啼斷白馬哀潮自

古今

壽冰修母徐太君二首

瑯邪閨範鳳凰占家世肆名擅孝廉更喜介山偕隱樂盤中常有水

晶鹽

陶陶孟夏接芳筵采采英流拜母前膝下不須歌棠棣荷葉池上已

田田

佟友庭招飲以雨阻不赴

玳瑁筵開酌巨羅笙簫雲裏起清歌塗泥不赴西園約莫負東籬菊

若何

挽顧君逵先生暨朱太君二首

四姓山陰此獨尊霸臺仙仗黃濟門林邊難覓龎公老木本徒傷孝

子孫（太君爲先孝子女孫所自出）

愁雲荒荒野樹啼烏慘慘泣丘樊爲歌蒿里猶難勝畹乎諸孤淚

濕痕

望邢州懷李先生勞龍二首

才華西省白雲封五馬邢州馬似龍（郎先生十年爲方守順德）不料一麾高和寡

太行山色冷芙蓉

燕臺七子舊相於却有山人謝幼輿太守漫勞容接納千秋拒詭絶

交書

望沙河懷方先生家二首

飛來峰上石蓮花載酒淵疑處士家不謂沙河原哲令沙河河上老

丹砂（方君家隱於西湖載酒來訪方哀也余至此始知其爲哲令沙河令江）

千載沙河水相閒宋公碑碣舒公題若非思道風流令終古烟塵荒

艸迷（宋廣平墓在沙河邑村有唐斷碑舒公所題神道碑日久斷缺[illegible]爲廣平墓地十二載建祠堂立像又搜得殘碑斷碣[illegible]補說荒艸中鳴之建安字思道）

病後漫題

起依簷下望疎星槐樹參差楊柳青一日暫從孺子榻千秋疑有浩

然亭

與江都楊顯飛二子二首

江左風流說謝客漢家天子重黃童他年得意題橋後可到湖山問

老農

數年不見若金氏（李若金是其舅）却喜劉宇有外甥縱使邢丘人似海已知

明月照連城

馬上閑吟二首

百泉流水澄清分罷馬郊原日暮雲極目蒼蒼爲海客荒祠唯見碧

元君

金生作令似臨川尉子風流愛治客不惜千金買歌笑何嘗宵中

裳作金谷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滿縣栽花 詩爲作客愛居山姬金以重價購之今皆宦州
到郡聞錫受官允
聞說南和刁氏酒飄然興發步兵廚誰道此來貧似洗絲繩羈問縣
官無錫受原詩有我來爲刁酒作官與全身之句
游生夢說倒菖蒲
風流河朔飲偏豪誰擬金秋玉露高愧我無餘靑玉案多君倒我紫
葡萄
黃河口號五首
蘇獵河斷昼不開高檣無集各徘徊無邊飛鳥臨雲逝萬里浮冰帶
雪來傳聞九月二十日口外大雪冰斷昔檣雪而至
片片銀米蔕雪流兩邊宛似雪山浮黃河反類方壺境欲仿仙人駕
鶴遊

萬檣雲擁樹高燈天下明星耀玉繩燈影星光渾不辨熒熒逆漾玉
壺冰
扶桑初出照高柯似有珠輪湿濁河少頃琉璃遍洛游一時冰雪盡
金波
飛鷺立冰方嚼雪哀鴻叫野復乘風鸞飛無定西南逝我欲依鴻只
向東
送孟伯聯遊沛七首
泉南風物盡風濤送子登臨慘鬱毛越地蚕乾粒米貴黃河水決屬
新勞
風流近說閩處士爲閩古古節義原稱顏令君爲建文時死節者海內偶陽會有
幾悲歌欲叫蒼梧雲
家世原來是謝庭須知五嶽有眞形行裝既劍芙蓉紫歸去熱山薜
荔靑孟先世謝庭人
眞青聞說衛衣人梁鵠師安未問津亂子朝朝不釋手金針已解出
風塵孟善眞書
兩年作客曾送客此日君行恰念君桂花不見黃花葉別後黃花伴
白雲
江南江北總嗽嗽送子離愁百丈高梳厎杜陵無別客相知只說孟
倉曹
沛中豪傑舊如麻屠狗吹簫有幾家滿目荆榛盈如許飛雲橋下有
崩沙
過灘且號六首
萬感盈懷淚未乾何圖骨肉更凋殘客心已厭三年久歸路偏逢三
百灘

行路愁懷沸獵河歸中何必夜猿多瀠瀠流水同三峽窕窕層雲蔽
九河
兒童播鼓過新年舟子停舟且醉眠望望浙江濤未見教人無奈白
雲天
舟泊椰林雪正飛舟人畏雪阻沙磯席將黃竹歌無厭此日靑山望
欲迷
驚聞崩浪似雷聲夜發雷聲卽峽鳴此日方當雨水節先雷爲我恨
難平正月十三日雨水先雷
已辦官閒梅花發又見仙人洞口桃總是江南春色蚤春傷偏惹客
心勞
姚伯輔貢卜稚揚
荷葉舟舟柳纖纖裘底無餘到酒帘憤將忽驚十載別故人市上已

垂簾
幼安皂帽古遼東若箇細拗陋巷中借問何人招隱士仙山[illegible]
天通
爲郭阜旭解嘲二首
才子風流范蠡船美人碧玉破瓜年當湖不解長門恨可有相如買
賦錢
桃葉渡頭不用檝黃庭卷內自成丹雙鬟認記于今價存取[illegible]行
蓉蘭
題靈壁石閣
誰言萬壑與千山一片峯巒几案間靈壁不須十日畫少文已自臥
遊還
題吳門袁重其負母看花圖二首

五月花開花滿除看花負母[illegible]輿軒如[illegible]閒居賦却笑當年[illegible]
板輿
九旬老母六旬兒白髮紅花相映宜即今花發猶如舊形影空疑月
上垂
題畫壁
雲欲下兮烟欲上烟雲深處舞嬋娟結茅端坐思何事修得黃庭內
景篇
乙卯春暮同張秬望王仲昭陸蓋思王丹麓汎舟孤山至湖心
亭二首
風雨連朝未解愁却逢晴日喜同遊黃公罏畔猶如昔處士墳前一
放舟
亭子湖中水上居招攜良友樂何如幽心欲問林間鶴雅與眞同[illegible]

[illegible]
同諸定男憩石笋峯三首
橫天石勢倚雲尖拔地崚嶒似劍銛千載獼猴緣不得老僧臺畔但
垂簾
賓掌千年在何所孤峯崒出撼瑤京杜陵少亦遊吳越只作成都石
笋行
怪殺奇峯出眞宰三天路上倚雲霄即今把臂原無事何必仙人吹
玉簫
口占與仲昭二首
六月炎風滿太行太行山色到琴堂傷心爲說瓊枝折一曲將雛好
斷腸
饑鼯遠道長盤陀淚落皋魚奈若何淵路覗尋情更酷忍教掩泣避
西河

雜體 三五七言

舞金支酌羽巵河水東南逝浮雲西北馳子思我兮我無路心悅君兮君不知

又

木醉柯水增波請停趙女瑟勿復楚人歌芳艸王孫君不見白榆仙客奈愁何

安隱寺同諸子效栢梁體

平泉滌身樂難支 馮盧 六金高南山壯士嗟 裴時 駕 闕中季心余所師 唐糖 如 虞書一卷氾勝之 鄭千 季 赤眉紅巾不可治 陸宣 景 阜朔詞賦蘇李詩 沈去 後園花發桃李梅 趙 元 左持蟹螯右金巵 孫台 宇 願爲青鳥翔西池 沈書 戡 舞和天絕纓樂可追 沈階 羽

睦 壬午閏除下帷于趙氏元閨家而景宣亦下帷于去黔氏讀書之暇日與諸子飲酒賦詩嘗想安平泉閒游或效栢梁之體或倣皮陸之製亦一時之快也今已三十餘年矣追憶髴遊若在昨日檢舊笥中得諸子效栢梁一紙不欲刪去以存夙昔於千一云

數詩

一劒鳴櫑中走馬出長楸兩丸探在手所吏囊其頭三條通廣陌車騎何時休四關齊知名賓客滿皇州五陵意氣雄揮金如雲浮六郡羽林催遠逐輕車遊七戰皆深入功封岸幘侯八也校尉士酒酒若淮流九列御廣宴陳賞高山丘十年良得意爛欽何須愁

同朱士達士叶張用霖朱公是若臣个臣戲爲八音詩

金雀何年峙建章石流鼓吹怨湯湯絲鞭方出姬人手竹葉何辭公子傍匏繫靈洞思竟渡土風小海欲霑裳 天上有匏瓜星晉書夏仲御有小海之曲 革飛饒奏浙千頌木落梧宮正渺茫

戲和吳瑶如太守雨絲風片烟波畫船限韻春閨詩

雨灑𥁕思亂竹溪絲聲繚繞自垣西風納綃襟難掛風片影花欄好視難烟去韓童疑電逝波留蘸小與雲齊畫樓慵作廻文綺船渡中流聽鳥啼

秋閨詩戲和限韻

雨滴愁梧白遠溪絲繼絲素各東西風琴絃瑟和鳴雁片月清霜待曉雞烟織翠巒天際杳波廻蘭棹望中齊畫欄頻視郎來否船子無踪鳥亂啼

離合詩

坌土笮鏞言可獨 離金字 丘園雙棗將冊其刊 離戔字合金成錢字 九域豪

英罔或沐真字 離土 無豐捃發廛手用 離唐字合土成塘字 李下成興艸木不言 離子字 象係珠璺斯人九天 離系字合子成孫字 臨河而嘆寧知其可 離氵 字利祿始飴不食其邪 離台字合氵成治字 寞寞上天詎莫之知 離宀字 吁嗟醜正閉口無爲 離于字合宀成宇字 虽虽衆庶虫音彈之 離厶字 哆口璇璣多人何爲 離口字合厶成台字

宇台先生西泠十子之一余於西泠先哲著作
搜羅至三百餘家而 國初諸老之集已不
易得同治十年四月在蘇州閶門內書肆
購此四冊尚闕十三至十九凡七卷次年偶與
朱祿卿貳尹譚及此書祿卿適得此闕
冊慨然惠合狂喜記之 丁松生 壬申嘉平八日燈下

貳尹官吳越久愛書成癖著有抱郁廬筆
乘譚粹各數十卷與余同好故得他山之助
翌日又記

寄菴詩存四卷

〔明〕韓洽撰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韓君望先生寄廬詩抄
後學吳起潛題

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六月栞

敘

在昔易代之際吾吳有高節君子曰韓先生君望屏居郭西之羊山妻死不娶未嘗數至城市既沒秀水朱檢討選其詩入明詩綜推爲崇正時吳中詩人之冠世始有知其詩者而稿無雕本士流恒以不得多讀爲憾先生有族孫曰崇於綬爲丈人行而密於綬日者出家藏本見示將有剞劂之役顧疑其中有當芟薙者綬受而讀之則謂之曰自來貞儒介士潛居山澤遭世多故發爲謳吟寓其舊國舊君之感所在而有非有所怨誹譏

訕也義之所在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幸際
寬大之朝崇尚風節勝國諸遺民詩文集次第流播且有登之四庫者即當日號爲殷頑誅夷殄滅日久論定
而
子祠　予論不沒其移山塡海之忠然則如先生之遯世死悶其於詩也憔悴婉篤而無徉狂跅弛之習者又何所嫌忌而閟諸名山不使出乎詩中有歌行一篇記蘇州設駐防將軍事此順治十八年諸生訐吳縣令而以金人瑞等竟獄辭遂起奏銷案者也蘇州府志備載本末則是詩尤足備詩史云

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元和後學朱綬仲環甫拜序

寄菴公小傳

公姓韓氏諱洽字君望號寄菴吳之長洲人資孝友篤志力行未弱冠爲博士弟子員甲申之變自溺於泮池者數家人屢救止之程雲莊先生築舍於陽山講易公就學因家焉雲莊没郎事同學之賢者家素貧值兵荒時至寒餓不改其樂大宗伯慕廬爲公之從孫舉進士甲科歷顯宦于公之學行初未深悉適湯潛庵先生自撫吳召還京師爲宗伯述之且以求見不得爲恨其高潔類此然所志在挽回風俗啟迪後進非絕人逃世者比卒年六十八葬陽山之麓公幼從顧先生某學顧欲妻以女公之父朝泰辭以貧顧曰君家固貧而令子之學甚富卒妻之無何婦死不復置室無子晚年願學者衆來者不拒或以金爲贄不受無已輒分給于兄弟姪輩伯姊適申氏早寡無所依爲之生養死葬且代償其逋賦臨終囊無一錢其得殯葬也皆出于門人趙天衢平生著述多所散失存者惟篆學畟解士庶儀禮四書因註寄庵詩集騏生也晚去公之没已十餘年今者讀公之詩而恨不親承訓迪閒嘗請問從父古民及家君平日所常道者其清節高行眞明末之陶元亮不揣拙劣用著卷首以俟博雅君子采而集之高士傳云康熙戊戌小春六日從曾孫騏謹識

韓文學像

長洲後學吳光祥敬繪

像　一

顧沅吳郡名賢圖傳贊

公姓韓諱洽字君望長洲人郡諸生深潛篤學于書無所不窺性簡亢絕俗隱居羊山自稱羊山畸人足迹不入城市湯文正公撫吳三造其廬不見竟以窮餓死朱彝尊稱其詩為明季以來吳中第一著有士庶儀禮四書因註羊山誌寄庵集尤深于字學所撰篆學測解釋訓考源論者謂足證說文長箋之誤

贊曰勝國遺民藐視朱紱高隱西山言采其蕨

寄菴詩存卷一

芒山畸人著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青鎮楚蜀作翰屏出雲雨澤四坰豐九穀惟神靈玉邪臣言悖經淫誕惑衆聽飾神女來亭亭蠱二王辱朝廷俾山川蒙穢腥神赫怒駕雲軿驅烈風激迅霆誅朽骨正明刑警昏庸妖夢醒十二峯蕭冷冷祥雲布甘雨零齊五嶽薦芳馨勒巖扃垂休銘

冬日與歸眞游西山留宿書懷

仲冬和氣在風日殊未寒良朋時見攜示我以游觀行行出西郭繞屋見平巒原野漸蕭條山勢何鬱蟠石仄有危徑澗清無激湍叢桂能招隱孤松足盤桓如何在塵市冉冉歲將闌

登涉興未窮傾暉下平陸暮色從東來蒼然滿松竹明燈夜餐飯言向山家宿步月出巖扃尋僧轉層麓叢薄吠驚犬林端起羣鷟隔隣聞夜舂知是山田熟只此可隱居何須詹尹卜

夙有山水癖頗爲塵跡拘及我同心者翔步出郊墟升高遠眺望心目得暫舒徘徊忘日夕憇此山中廬松篁夾修道門徑臨清渠之子愛逸調悃然慕巖居入山恨酒淺與世恐不疎予亦恥諧俗被褐恒晏如雅志在畎畝躬耕還著書登山學樵采臨水狎禽魚何時遂初志與子同所趨

讀書作

綿綿連旬雨蕭蕭處士廬上漏則下濕局坐足不舒中厨書無烟四壁故自如游目不暇倦讀者何代書醫藥與卜筮始皇所不除自知惕歲月未得正我趨且此寄

情愫所願匪有餘顧無周身策安用談空虛

秋日有懷

秋水時乍至溪流鳴聒聒維舟蘆葦岸木葉寒始脫遠山數點青蒼然如黛抹不見原野空安知楚天闊對此風景好懷君若飢渴悠悠白雲端音書何由達

言懷

農工與商賈其名曰四民四者雖異業皆以資其身未有身不謀而可以治人奈何今世士游惰空衣巾沾沾弄文墨垂涎要路津間之經世畧棄置若浮塵達則悏

天下窮則老且貧身世兩相誤風俗何由淳法久乃滋
弊末師焉可循

耒耜既興商屠釣亦相武或爲胥靡儔或爲負販伍所
謂天下士郎在農工賈下之無惰民上之有賢輔孝弟
力田科祖宗所重取努力遵王制庶幾遂復古

古之兵皆農農富兵亦强古之士皆農農朴士亦良兵
農一以分家室無餘糧士農一以分耒耜無文章待哺
難爲兵忍飢難爲士分之則三傷合之則一理請告當
塗人治亂實在此

儒道古所重漢帝獨溺冠但見僞儒苦豈知眞儒歡請
觀帝所用儒者皆在官小儒則孫陸大儒則張韓或以
謀進取或以致治安深心及偉畧卓卓不可刊眞儒既
以顯僞儒何足觀眞僞一别白後世或所難

古人亦有言幼學壯而仕借問浮靡文豈伊治人理遏
汝一生力瑣瑣只爲此及其得志時棄之若糠粃所學
非所行所行非所擬何怪車中人吏治日益鄙

此有富家翁負郭多田園貧人爲耕佃租稅入我門不
稼亦不穡終歲飽以温歎彼勤且苦所得曾不繁如此
亦已久再傳及子孫貧者猶然貧胼胝給饔飧富者失
其富窮苦不自存富貴信外物筋力我所致在外不足
恃在我誠足尊

四民有恒業子孫世世然少習以至老不爲異物遷汝
祖本農家力耕足自全奈何及中世浮薄事丹鉛弄筆
取高第爲官多得錢自言讀書好本業遂棄捐子孫習
驕惰食肉乘車船貧產稍傾廢氣習仍相沿語之農工
業輒云辱祖先筋力又不任兀兀窮歲年一時亭榮厚
數世困顛連手足各自具聰明不可傳何不及少壯教
之早力田遺安與遺危相去亦天淵先民有遺訓請君

作韋弦

粤稽祖宗朝取士非一途或以賢良舉或以才智殊匹
夫苟或賢卿相其斯須豈專恃章句取彼庸腐儒不知
何王世資格遂相拘自非進士科尺寸不得逾雖有管
葛才無由致天衢嗟嗟浮華子齷齪無遠圖不知朝廷
上安用此區區勤曰守成憲成憲若是夫百穀未云播
五教安所施斯民庶以富後可曰教之古道不復行文
具徒相欺學校何煌煌陳設多威儀

鄙人半衿佩童子識書詩人謂文教盛我謂文教衰請
問衆人中幾人是伯夷飢寒尚不恤何暇禮義爲於中
有志士廉節亦自持晨昏闕供膳妻子又飢疲俯仰有
遺恨誰云孝且慈彬彬談仁義空言竟何禆元黃倘復
生此事不可治昔賢述王政所重在農時雞豚及桑梓
瑣瑣無一遺民俗旣阜康孝悌卽在玆良法實具在可
爲後世規

人人知愛敬天下無賢聖人人務耕織天下無道德六
經諸史外文字皆蟊賊百家競紛紜聖教愈充塞大哉

秦皇帝一火袪其惑

人生無賢愚朝夕各有務奈何棄職業游談以羣聚其
名曰儒生實則儒之蠹秦始貴綜核坑之亦不誤

梁鴻古高士賃舂復牧豕馬援大將才田畜就邊鄙管
寧鋤菜畦遺金曾不視龐公隴畝間釋耕對妻子遐哉
漢人風去古似猶邇不知澆訛俗乃自何代始或曰自
晉朝淸談廢實理勤恪謂俗人虛無則名士廉耻日益
喪爭奪日益起於今千百年斯風將何底

我愛陶柴桑邱園養高趣適志以詠歌諄諄重農務乃
知眞曠達未有不朴素麴蘖有何好澹懷於此寓亦有
鹿門翁處亂自晦沉依依隴畝內當世爲其心結交皆
俊傑朗識一何深伏龍與鳳雛一言成古今

天地生我時孑然惟此躬飢渴與寒暑百患來相攻舍
此敦本策務彼浮華叢僧問何爲爾立法實使然奔走
天下人莫若爵祿權取憍不取勤此事何太偏立法無
不敝要在救其偏耳目不可狥衆論不可牽功令一以
設從之如流泉君王苟重農游士皆歸田士習日以敦
民風日以遷謂世不可治無爲貴聖賢

天地生爾人材力各自具忍使英雄姿窮老死章句營
營不知返徒以名位故習俗善移人豪傑莫能度所貴
天下士遠俗能自樹曠識旣以堅毀譽豈足顧余亦後
醒者及玆始知悞

此悞亦已久由來非一朝旣嗟迷途遠復苦歸路遙游
情二十年手足空自驕及玆夢方覺悵恨心搖搖惟念
稼穡是敢言胼胝勞顧無數畝田可以學蓑蓑局束自
斂手空拳無英豪雖在陋巷中向閫簞與瓢活鱗在斗
水戢翼思纖條困窮有微尙非分豈所儌但恐歲月馳

坐使筋骨消盛年自曠廢老大徒煩焦斯言苟克踐庶
不忘久要
人文一門事女史千秋箴高言豈虛唱旨酒無淚斟北
堂堂不深中有金石音庭階土不肥中有嘉樹林

小魚

小魚長寸許杯水足自適置之几案間聊以供戲劇不
自量微弱似嫌所處窄一躍落泥沙將爲螻蟻厄回思
杯水中咫尺千里隔我今憐爾愚復爾舊安宅傳語戒
羣魚安分無求益

猛虎行 并序

蘇郡故無虎比歲數獲虎云自宜興諸山渡湖而至
擬古樂府作猛虎行

虎欲異羣虎舍山而渡湖自失嶮岨庇托身就菰蘆村
落齊戒嚴隣保相招呼耰鋤代戈矛勇銳當前驅爪牙
豈不猛其如處勢孤奮鬬亦良久力盡乃告殂錦斑[illegible]
野草剝剝無完膚嗟彼田舍兒曾非卞莊徒何乃百獸
尊輕身死庸夫萬類固並生所宅各有區一朝處非據
適足亡爾軀持此告羣虎無若此虎愚雄長山林中賁
育孰敢圖

野田黃雀行

每每野田廣習習雀身微飲啄豈或異性情能不違翔
集繞海畔樂我禾稼肥禾稼雖未登秋成今庶幾噍噍
野田叟羸拙無俗機猜嫌兩不作相向心依依有時爭
隴行先、我後我飛農望甑石儲餘粒雀所希同在田中
生安知是與非

悼亡詩

浮軀若流電有萃靡不析心知同此途詎謂君先歷孤

生自移植歡娛乃多戚糟糠恒不厭藜藿貴鼎鬲曾無
臨邛騎徒豎成都壁食貧雖所安調飢已云愍居處屢
參辰青陽曠良覿憂思損容鬢寢瘵淹年歷好睽[illegible][illegible]
鶼離傷燕將賜形神一以遐談話誰相迪奠饋不復嘗
澄觴但餘漉襚服纔歛形素題之周甓猶慚墨子厚葬
笑王孫僻黔康固爾志苟愛非予溺在昔同衾幬於今
付沙礫一朝相棄置千載常寥闃寒釭黯虛宇悲風中
夜激病餘心魂怯夢寐時驚惕纏綿華巔履惻愴山陽
笛情凝瑶瑟怨淚逐金階滴逆旅非久居幽魂豈長寂

韡禽庶並翔莊缶無雙擊

進酒和石儔

諸葛昔未遇自稱管樂才當時誰見許惟有博陵崔豪傑養時晦豈徒聲與名深源終一起未必濟蒼生

和石儔宿堯峯壽聖寺寺舊名免水院

茲峯吳中秀何事乃名堯游侶為余言在昔懷襄朝下民苦昏墊聚族此山椒陶唐有遺風淳朴今未凋荒遠弗可詳登陟聊逍遙土厚石亦雄曠衍仍沃饒一巖特險峻絕徑凌層霄幽崖集仙靈龍洞興雲飇暝投古寺

宿庭宇虛寥寥玉泉湛深碧飲酌心神調拂蘚讀殘碣懷人想遺謠飢鼯走荒徑哀禽響寒條晨光動石壁鐘梵鬧烟樵振衣上危岡目豁情已超羣山互回伏俯仰如相招蒼茫太湖波炯映長林標顛矚橫天翼自哂枋榆蜩

和歸石儔山中

山中契心處乃在三四峯坐臥度晨夕青蒼殊未窮寒香生古木烟景淡秋容飛鳥數回顧野興將無同

築室在深翠境清夢亦閒脩然映松竹獨往雲邊山今古隨所思冥默相追攀夜靜羣籟息空水鳴潺潺

離羣雜處心擬康樂

逃虛喜足音適遠悅常見得朋愜心賞遁世乖情戀伊余離京華契闊謝時彥游蓬成淹留山阿阻游讌物情匪旦改節候冬春變迎陽展舊條出谷聆新囀萬類皆欣豫孤生抱訦譴雖符巖壑期永絕朋知盼瑤華已屢折芳馨竟誰薦憂虞非達識懷想終難遣愿勗尚友賢寧徒守徽猷

蹡帆行

舟之有帆檣本為順風設逆風亦張帆湖舡技獨絕逆來以順用其妙在曲折其帆必斜張左右隨所挫旋轉方寸間向背遂迴別風來雖當頭我舟顧斜掣轉側以背承風過自後撇帆勢從風欹舡舨半沒滅所恃旁舨垂故不致橫截斜行既良久轉蹡柁旋挽其途稍迂回其勢已颾習小水難迂行拘于勢狹劣大海太渺茫回旋恐無節惟湖既開廣諸山復屆列是法獨可行雖險無虺虺我來包山游其事始親閱巨舟數播蕩狂濤湧如雪同行未習見驚怖膽欲裂我心自怡然壯觀殊可

悅古來處橫逆濟險賴明哲遜順無力爭所志終必徹
屈曲委蛇間大巧固若拙

沈烈女詩

婦道從一終風詩著共姜不闔在室女守節稱未亡嘗
年沈氏女許字黃于庚黃郎抱羸疾十九乃上殤女聞
哀且泣墜簪縞素妝不復下樓梯惸惸守空房爺孃謀
改聘投繯自捐生急救乃得蘇日夕常周防從容告阿
女禽鳥必雙翔汝今纔十九前路正未央阿女謂慈親
百年豈久長死爲黃氏鬼不復累爺孃意欲歸黃室守

喪事姑嫜黃家日凋落旋復值姑喪號慟服衰麻長齋
事空王歷年二十八世變大倉皇家人遠奔竄閉門絕
饑糧從容死不悔全節凜冰霜黃家往迎柩同穴葬山
岡世道日頹敗四維棄不張君臣友朋間反面殊炎涼
側聞烈女風其能不慙惶以此較諸彼奚啻梟與凰愧
彼懷二心所宜急表彰雖然聖人道中正斯可常律之
以禮經此事實可商吾家有兒女與此正相方所字曰
顧氏一門有二貞三郎聘虞女吾壻第五郎虞女聞壻
死誓言不再更繼母議捌字踰楔幾欲價顧家遂迎歸

所志乃得償吾姪實繼之信誓由中誠二女竟同居食
貧飫糟糠今將三十年高節如冰霜當時壻沒後顧母
來相迎女遂服喪往執禮如嫠孀余力言其非禮文明
且詳六禮苟不備貞女不妄行惟茲六禮中親迎尤大
綱雖聘未及娶夫婦禮未成自稱彼家婦得無過乎情
太過猶不及於禮俱有妨先王制喪服恩義爲權衡未
嘗一識面未嘗一聞聲恩義其何居哭泣服衰裳婦人
有三從在家從父兄此非父母命自專非所當女子不
出梱乃登他人堂共姬不避火高節無與京猶言女不

婦致惜于邱明況婦而不女安得無譏評禮言婦旣娶
三月見宗祊婦未廟見死歸葬女氏塋如何未娶者竟
禮相合并或言吳季札脫劍掛塚旁彼以劍許人死而
猶不忘況以身許人其可負衷腸余聞無可荅拜伏久
屛營審思至再三請告諸貞良女身與劍異身重劍則
輕器物可持贈身不可自呈同異誠較然何得相比量
守節豈不賢過禮非所望割股療親疾國法垂煌煌雖
不加譴責不以孝子旌貞女亦此例宜著爲法程并作
女史箴垂訓閨中嫫余言非過刻析理誠宜精豈其毀

節義鄙性亦硜硜

聽松堂

我聞陶貞白愛聽松風聲種松滿庭除天籟晝夜鳴千
載有同好草堂著嘉名颸颸時入耳坐臥常怡情松本
不自鳴風亦不自生非松復非風厥聽從何成無聲聽
不滅有聽聲分明大聲揚波濤細聲諧琴箏於茲具雙
耳何在非咸英

從軍行

長榜揭通衢督撫新募兵藩方多畔亂內地將乘城閭

閻紛逃竄商旅斷不行富人皆已貧貧人不聊生且圖
緩須臾應募投軍營死生隨將主荷戟東西征顧瞻同
伍輩怯戰勇私爭卷舌學北兒淫掠肆縱橫寇賊尚假
仁將以收民情奈何官家卒嗷嗷說怨聲我本田家子
喪亂飽親更何忍復效尤刼奪求饜盈但聞兵民安禍
亂旦夕平歸來尋舊業還守東皐耕

程孟雄蛻詩

築室就山麓闢荒藝嘉蔬當年倚天劍鑄作刈草鉏俯
仰三十秋手植皆扶疎咄嗟英雄姿終老山澤臞滄桑
一反覆世事非古初思昔同儕人壯心已成虛馬革未
足貫牛衣豈非夫蕭蕭暮西風黃葉滿故廬

田家雜詠

高田恒苦旱下田多患水生長在低鄉無田可他徙去
年幸稍豐宿逋未能理今年仍大潦浩蕩無涯涘鄰舍
多浮舟飄流去鄉里荒村烟火絕廬舍半頹圮兒童學
鳧鷖覓食向中沚

梅福里有懷

梁鴻與梅福竄身自潛翳豈知百世下高名永不替山

村及里社往往多附麗緬懷吳市門淸風邈誰繼一尉
數上書所陳社稷計掛冠青門枝飄然從此逝志節炳
日星神仙特其細稜稜桐江石不愧君家壻

代酬汪扶晨偕吳楞香過訪見贈之作次韻

巖扉久寂歷佳客誰至止欣逢二妙來高論見精理貽
詩申夙好意遠不求綺餘篇仍累幅快讀殊未已木葉
下長風雁聲度寒水平生慷慨衷觸物隱然起信彼不
繫舟暫遊白雲裡

入林溪轉淸題畫

宋山不厭深尋源不辭遠孤棹歷沿洄林深日光晚蒼翠陰森中水石更清婉豈無採奇人什九望涯返

種秈

秈稻米粗糲所收又恒少種之頗非計但貪刈穫早田家苦無食急于謀一飽意在救飢乏何暇擇美好費者日益貧傷哉向誰道

君阜去後雨不止

柴門送歸客去去尚未遠颯然風雨至何不仍急返衣履濕更寒泥塗步逾蹇迢遞城東廬到時日應晚

代悲范覲公

明哲貴保身忠貞期殉國各行心所安殊遇固同德當年節鉞尊幣聘及幽仄延我仕學館執禮過謙抑從容訪至道論說每日昃功成身合退竊嘗效一得適與素志符請告爲盡力留侯實善病引退非矯飾深恩并重委事勢顧交逼利器試盤錯危途正荆棘殫心廢調劑所冀安反側碩畫困時艱捐軀固臣職絶粒既經旬餘生僅殘息猶存常山舌申申詈狂賊拘縶逾春冬陰房閟天黑長歌寄悲憤畫壁寫胸臆殘冠行殄殲忠貞竟顯踣勳名青史誌大節穹碑勒于公亦何恨天壤正氣塞頑令山野畸感事彌慘惻豈爲世俗悲斯道折羽翼平生言猶在歷歷具深識闡我先亟師道德貫三極格物辨意知觀數示卦扐片言及隻字悉爲後進式煌煌六經文纂定簡且覈欣焉輒崇信分祿願鐫刻吾黨四五人草野共伏匿向期得少俊或可備培植人給儋石資足以代祿穡業承季路諾鞅掌躄南北世變遝至斯有願竟弗克信哉吾道窮掩涕旋自拭當時魏伯子秉志亦坦直同堂數晤對辨難祛所惑至今問答語猶記一二則惜將三寸舌輕身蹈不測白首誓同歸斯言信不忒公輩欣有鄰吾儕轉孤特爽足荒山廬同誰破幽寂

戴烈女詩

在昔鼎革初威弧指吳越郡縣多迎降抗拒必屠滅維昆最爾邑螳臂敢當轍哀哉破城入殄戮無遺孑生民膏鋒刃婦女遭係絏於時有貞媛秉志特芳潔戴氏名明勤大父官副臬父爲郡庠生清白舊佼閎幼年誦書傳釋典尤所悅及笄丁世變齧指出熱血用寫絶命詞

題畢遂永訣投軀赴深井寒泉共瘠列有弟年十二孱竄力既竭潛伏叢尸下七日絕餔歠時當七月初天氣正酷熱臭腐雜虫蛆蠅蟻恣啄噬兵來縛其雞刀槊屢攢曼屏息慮見戕瀕死竟得脫事定始敢出氣息已垂絕匍匐尋家門遺骸徧階闥號痛認父尸殘毀幾不別家具刼掠餘虀菜遺瑣屑破甕酒流地掇食救飢渴求姊深井中距死已經月顏貌宛如生白璧無玷缺瘞姊玉峯陽高墳勢巍峩舅氏爲勒銘邑丞爲題碣迄今四十載芳名凜氷雪厥弟字思九終天痛孤子刻厲讀父

書撫卷輒嗚咽乞言慰貞魂賦詠多才傑回思遇亂初萬死無一活鬼神實呵護宗祀留一綫當時若同難全家塡蟻穴玉石俱焚燒誰爲表貞烈

擬藏烈女絕命詞

嗚呼兒生不辰遭此亂離父兮母兮死生在片時莫待白刃來毀我氷雪肌白刃死猶可不死更可危古井寒泉兮葬兒尸使父母生見之但願父兮母兮得免鋒鏑災他日井旁來哭兒

浮錢塘江

嘗觀畫中舟舟人左搖艣當時頗致疑今日始親覩適從江隄行歸路柁仍鼓浩蕩泝三折朝宗閱千古布帆如不動大艑何郡賈隔江見群山烟雲互吞吐長隄沿山根往往石載土平灘慮缺齧鱗次壘石補前瞻六和塔卓立臨江滸過茲乃登崖潮沙半斥鹵何當乘秋風一望靈胥怒快誦枚乘發安用錢王弩

次紫瀾觀梅卽事韻

山中梅花時枯坐殊非倚出門望青天幽興油然生結侶恣行遊好山不知名珠林與玉樹高價宜連城村塢

互出沒雲嵐遞相迎衣裳染香霧心骨皆澄清顧瞻遠林杪萬頃湖波平佳勝正未窮策倦復前行山家竹樹繁好鳥弄春聲隔墻度飛花片片隨風輕扶杖苦嶺峻步屧蹊徑平白日忽西流歸鴻向北征扁舟暮當發柔艣烟中鳴

歸雲洞

石公多奇石巒嶂互疊複嵯峨嶄岩中一洞敞如屋出岫無心雲歸來此中宿洞門臨湖濱萬頃蕩心目不知伊誰子鑿地過整肅一平如堂皇石闌又前束殊失天

然形位置得勢俗何當悉屏擲無令玷巖谷

夕光洞

循山復西行壁立皆積石有洞名夕光其中較偏窄夕陽蕩湖波斜光正相射其奇勝歸雲怪石若斧劈參差勢倒垂紆行避觸額洞前惜榛蕪沙土尚壅塞安得好事者畚鍤一開斥倘以鑿地工移之於是役朗然豁心胸其功殆千百

遊林屋至包山

緬懷包山遊片帆遂飛越捨舟步村徑古廟聊憇歇因窺第九洞尚想藏書窟未能探幽深行復躋崪𡼏前登玩花臺矚望意超忽臥龍兼伏虎怪石又巉崒或縈如波濤或立如秉笏神工與鬼斧萬狀相淩突下山頗艱澀遊興正鬱勃夾路皆老梅所惜花未發穿松詣深塢爽籟徹心骨入門坐石梁高篁落清樾空翠尋舊遊嘗葺工未卒山僧似相識迎笑供茗蕨向晚棹歸舟寒日已西沒湖天無纖雲上下若銀闕到山茲遊最驚詭屣咄咄蓬底開殘樽歌呼酹明月

自西山至東山

自西而徂東相距十八里輕舟盪微風已過長圻嘴掉入菰蘆間敗荷尚相倚想像花開時彌望皆錦綺沿山見人家屋宇高下起登崖尋巷陌列肆若城市時時屋角邊峯巒露青紫

三山石壁

扁舟泛晴湖遙望前山顚奇峯矗五指突兀撐雲烟登崖審所望沙路相連延屹然如堵墻欲墮仍頑堅壁邊小桃花當春正芳妍人家隱山塢竹樹森芊綿蒼茫雲濤中何異蓬萊仙

初至衛道觀讀書室

喧囂厭塵境幽清赴雲房一室傲且深窗牖頗不張蔓草何蜿蜒穿垣復登堂蛛網罥四隅墮瓦當中央頗復憚灑掃撥棓聊徜徉讀我周氏易雜之以篇章高柯散圓陰好鳥鳴且翔清颸颯然來几席生微涼顧此末代民居然傲羲皇

補瓢

惜此長柄瓢操持未嘗倘斯須一失手自悔已無那豈敢學孟敏掉首言甑已破粘黐合其離抱注備清課補瓢

何足云藉以補吾過

題朱望子畫

我家青山邊流水復環繞呆山多樵人漁者何獨少曰有忘機叟閒情狎魚鳥趺坐小舡頭竹竿垂裊裊終日不得魚所望亦渺小沙頭杖藜翁步趨頗輕矯探奇兼訪友一徑入深窈前巖雲生處茅屋出林杪屋中有高士讀書坐清悄彼此山中人幽意各自曉

麥熟

北麥花晝開南麥花夜舒北麥令人健南麥迥不如今年吳中麥非惟慶盈餘萱花亦如此創見非古初天道有變更運數或乘除昨旱今復潦我憂不能紓廣陵麥九穗奇瑞實足書人民顧多災臥病連比閭霪雨復繼之中田已生魚刈割苦無人黃實麥將渠

擬梁伯鸞臯伯通墓詩

古來高隱人被褐懷與寶持身與刑家出處同此意冀缺隴畝耕如賓式相好吾子杵臼間潛光雜傭保深心隨所寄食力甘草莽嗟余質闇劣識子愧不早願言孚著書名山閟奇藻

少賤無安業擔簦適東吳黽勉事操作傚此廡下居傭身謀一飽藿菽不願餘婦子幸同心劬苦恆相扶主人顧垂盼折節見稱譽謂我實高蹈茲言得毋虛小人自食力豈復知詩書

羊山畸人著

古柏歌

文昌宮中雙古柏筋幹嵸巃高百尺連天張蓋勢猶龍匝地蟠根勁如石屈曲離奇若有神貞姿古骨淨無塵雲中雞犬朝丹闕月裏笙歌赴玉宸玉宸丹闕九天上翠葉金枝鬱相向幽人仙客屢盤桓匠石工師幾惆悵古院荒階未寂寥風晨雨暮響蕭條天高絕塞初聞戰月滿平湖欲上潮返照移陰半庭室離離清影疎還密

采芝服餌可長年箕踞科頭足終日吐雪吞霜獨未稀迴烟送靄總霏微青鸞飛去仙壇冷白鶴歸來人代非節序匆匆不相待市朝陵谷俄遷改高柯歲歲只長存遊客年年復誰在秦帝孤松已作薪漢家五柞亦成塵可憐不及仙宮柏寂寞空庭烁復春

代悲馬素修先生

皇天不祐漢祚微豺狼披猖簿帝讖帝星夜隕日無色旄頭孛孛爭光輝千官强半盡屈膝慷慨捐生百無一馬遷太史文章宗裁筆含香近九重甘泉侍從已數載鼎湖今日隨飛龍憶昔追隨九龍峯執經絳帳恒相從君今赴義何從容我生雖在徒庸庸側身北望心欲絕倚劍哀歌涕如雪熱血盈腔耻未酬要離塚畔悲風結

鸜鵒篇

鸜鵒珍禽出南國元裳紺領多奇色能言不讓隴西禽鮮舞還同鏡中翼閩嶺江淮性自殊曾聞穴處亦巢居乾侯已信童謠驗魯史仍煩聖筆書綺羅年少貌奇玩拂拭殷懃朝暮看剪舌調音半未成修翎刷羽時撩亂莫恨飛鳴不自由主人恩重亦何求湘筠籠用青絲係

文杏梁懸碧玉鉤誰知野性終難變故巢望斷無由見玉塞空悲失羣鳥雕梁羨殺雙栖燕料得臨風別有情可憐向月獨悲鳴洞庭不愛軒皇樂穢縣寧勞文仲牲啄君太倉粟食君中廚肉何似當年林野宿高飛隱處人不知子母雌雄自相逐

鏡聽詞

夫壻經秋長別離空留明鏡照相思含顰自啟香匳看分付愁心與鏡知歸期不用金釵卜潛挾裴花向神祝整衣肅穆下階行踏碎花間亂月明側身暗傍門前立

良久不聞人語嚴隅溪遙聽人行處依稀似道歸家去
自疑自信還自慶鏡明鏡聽堪作証歸時莫更訴離愁
嗔取床前謝靈鏡

江南曲

江南自古繁華地土潤山清水容媚穠苍紅繞闔廬城
弱柳青連黃歇第夾道樂臺起畫樓牙檣綵鷁沸中流
明粧相對多嬌冶袨服經過總貴遊才俊聯翩競馳逐
文章素號家家玉衣裳日日換新裁絲管年年翻舊曲
別有三吳輕薄徒夜堂紅燭對呼盧十千斗酒那須惜

百萬樗蒲未當輸桃李多花心易老繁華何似淳龎好
綺羅池館倏邱墟歌舞亭臺空蔓草田賦由來冠九州
雲帆漕輓未能休大東杼軸皴人淚直北關山戎馬愁
頻年霪雨災未歇巨浸茫茫混吳越萬頃幾淪魚鼈宮
五湖半作萑苻窟析桂炊珠生計非夷歌野哭盡堪悲
願君靜聽江南曲今日江南異昔時

行路難二首

青娥十五良家女自小紅閨深處貯鶯年燕㦤正嬌愁
鳳卜鸞弦漫相許何意文園復見求香車迎得上粧樓
羅衿半掩猶疑怯寶帳初開尚憶羞莫道君心殊未卜
新人合得專房福只知衛妾綠爲衣肯信阿嬌金作屋
翠袖春衫映畫堂蕙肴蘭末競芬芳朝持粉黛窺鸞鏡
夕捧衾裯侍象床不是人情偏厚薄由來世路輕然諾
黃金已幸逐新歡白璧何慙乖舊約受寵寧論微賤軀
繡帷香暖足歡娛空憐憔悴荆釵婦夜夜寒釭對辟纑
門前寶馬停鸞馭鼓樂催人上車去深閨女兒持母泣
掩袂欲言言哽澀非言遠嫁不勝情念兒此去未分明
心知不是雙栖翼堂上夫人情未測欲將微薄邀君顧

又恐蛾眉反惹妬舊寵新歡若箇邊恩輕妬重兩堪憐
家鄉回首烟波隔長把紋綃浥暗泉阿母施衿向兒語
爾母當年亦如許一朝野雉效雙飛方悔從前泣嫁非
兒今生長閨中久眼見阿爺并阿母莫謂人心難豫期
男兒心事總如斯結髮虛名復何益恩愛誰督兩不疑
年貌如兒正嬌好定知此去承恩早丁寧嬌女勿復啼
勝作尋常寒士妻

觱篥行

姑蘇城頭月欲沒姑蘇城中吹觱篥嗚咽還同蔡女笳

酸嘶不類羌人遂或言吹以招鬼或言吹以厲刀戟
或言吹以催出軍傳說紛紛多未核不知何事朝朝吹
軍中歡喜吳人悲羈離一聽堪頭白婦子驚問總淚垂
姑蘇民居向稠密雞犬人烟比如櫛北城一帶接吳閶
不下三千二千室亦有連甍高入雲花亭月榭氣氤氳
簪纓累葉金張族才俊聯翩王謝群亦有窮檐貧下戶
衣食艱難但環堵一壓湫隘逼囂塵四壁蕭然伴風雨
可憐大小萬餘墉一朝官府來圈封驅馳勢甚當關虎
奔竄殼如出洞蜂百年故宅難拋捨回首相看淚如瀉

廛市縱橫朔塞兵街衢闤闠遼陽馬失業離家禍未休
墻垣牕戶責裝修督卒里胥紛旁午金錢器物恣徵求
城中人家盡搜索牧馬時時到村落麥蔬已刈供蹂躪
雞犬何能飽溪壑年來海宇漸承平草澤稀聞桴鼓鳴
方擬廟堂將偃武何煩羽檄重徵兵野老閒談無避忌
追思禍亂何從致單父曾非子賤才膠庠妄起隙東議
瑕釁還同一羽輕張皇白簡奏神京縲絏并收裴吏部
坑焚徧及魯諸生田房籍沒無遺土妻子羈牽作囚虜
三年不雨豈虛談六月隕霜今目睹（是歲大旱六月隕霜）書生白

面亦何能騈首誅夷良可矜大獄遍株動千百更聞京
口及毘陵猶謂吳民黠難制鎮防須仗將軍勢草野徒
憐百姓災臺端自爲封疆計別有懲頑裕國方錙銖遲
欠郎彈章士子何妨受敲扑大官還欲就銀鐺人怨民
愁召天譴戎馬饑荒禍頻洊由來佳麗說江南今日凋
殘詎忍見但聞處處竊棄穀吳歌翻作竇築行風謠不
入輶軒貢誰達閶闔萬種情

琵琶怨代冏羽步荅唐子瑞（并序）

唐子以琵琶爲伴愁之器舉明妃蔡琰潯陽婦爲證

謂羽步既遇維貞相得甚歡琵琶可棄矣因擊碎之
作琵琶行云爲君碎此不祥器唐大高情不可攀非
止唐突羽步亦使琵琶受屈賦此荅之

琵琶本是胡中樂音調傳來何綿邈錦瑟瑤琴足並垂
秦箏燕筑應難學四弦宜樂亦宜愁萬態千聲總不侔
曾爲愁人敘哀怨遂於樂地助綢繆君不見漢家公主
辭金屋遠嫁烏孫淪異族毳幙空懷故國思悲歌一闋
留黃鵠又不見沉香亭畔李三郎選妓徵歌會五王玉
奴弦索方承寵賀老新聲特擅場兒家舊負傾城色流

落天涯人未識三春花月九秋霜獨向琵琶訴臆焉卿一見兩依依自幸終身得所歸弦上鴛鴦寧獨宿曲中鸞鳳本雙飛雙飛倍覺知音好唐大無端忽相惱檀槽斷折付寒灰象軫摧殘擲荒草馬卿惆悵悄無言羽步悽涼拭淚痕纖指無由調法曲歌喉不復勸清尊江州司馬潯陽婦扁舟邂逅論心愫淚珠寫作琵琶行千載詞人猶想慕潯陽何幸此何辜司馬多情唐大粗不知當日臨卭令曾碎文君綠綺無

公無渡河

大波如山小如屋連檣巨舟誰敢觸被髮狂夫汝何欲有身不死七尺木褰裳涉險如平陸公今一渡何時復河伯蹉前厭人肉殘膏留潤河魚腹箜篌之聲悽斷續寡妻旦旦河邊哭

徐濬歲朝行羊腸嶺有蝶浮澗中拾而噓之良久得蘇飛去有詩紀之與歸振宗同和

芳歲都來纔一日羊腸嶺上風蕭瑟霜根雪幹未萌芽粉翅香鬚為誰出自知出處太非時死葬寒泉分固宜幸遇幽人憐弱質頓令朽骨回春姿送煖噓寒在俄頃意態嬌癡如半醒向日微舒委頓身臨風欲試翩翩影憶昨南園春晝長花穠草綠恣輕狂韶華老去朋儕盡零落殘香委路傍感君提携暫飛動千林萬落仍含凍莫嘆餘生能幾何微軀本是莊周夢

代送黃隱公北上

將軍身披五花裘倜儻有如鷹在鞲猿臂生來偏好武虎頭垂老未封侯自來江右儒家子累葉聯蟬佩金紫一朝投筆事戎行萬里從軍渡遼水當時遼事正艱難贏得渾身刀箭瘢夜夜龍沙烽火隔年年氈帳雪霜寒

翻飛遠逐隨陽羽直取江南作疆土閫外羞言畧地功行間僅備偏裨伍見獵猶能意氣揚彎弧試角少年場龍媒自昔來東道竹箭新看貢上方揚鞭握手辭吳坂馬上廉頗猶善飯英雄遇合自有時圖畫麒麟知未晚

龍母祠和橘菴先生

龍雖靈鱗甲之屬非人形何為人母產龍子或言子產母即死或云龍去母尚存做衣丐食行荒村鄉人惡之父母擯龍子思親來省覲龍入母懷母乃驚母翻因此喪厥生豈非人龍本殊類母亦不能通子意子愛母母

不知毋旣逝子乃悲龍一怒忽然平地爲深池役風霆
走蛟螭築高墳葬毋尸或言毋非死毋神從龍赴淵水
貝闕珠宮奉毋居龍子龍孫盡歡喜神奇恍惚不可推
惟見羊山塢裏巍然祠祠前一古柏滑澤無皴皮龍來
目如炬蜿蜒柏上如藤蔓前此數十年父老猶見之世
間萬事無不有所以史策傳信兼傳疑但願神龍有神
禱輒應五風十雨無愆期高原下隰多稼穡受龍之施
報龍德子毋千年長血食

石鼓歌

昌黎始作石鼓篇後來繼者相連延皆言字出史籀手
歌頌宣后中興年或言成有岐陽蒐事見左氏非周宣
揣摩時世雖互異同在姬氏西京前尊崇謂是古逸典
直與雅頌堪齊肩我生未及見此鼓竊睹摹本相流傳
文辭脫落不可讀字畫詭譎猶能沿古人制書造首六
形聲象意非徒然及觀此鼓殊不爾文繁義晦徒枝駢
聖王制作乃如此武周遠遜秦斯賢若言此書籀所創
考文自是天王權下逮春秋戰國世同文之治猶星懸
況當盛時職太史敢變王制爭奇妍其他鐘鼎金石刻
蛇神牛鬼紛糾纏是皆秦皇漢武代古籍焚滅成寒烟
燕齊方士逞妖誕欺世惑衆談神仙或言掊地得古鼎
或造圖讖窮虛元謬書僞器旁午出後人誤信何拘牽
古文雖廢可明據物象滿目陳方員參之聖經及史傳
是非不啻如天淵誰能力闢謬妄說一掃昏霧開光天

爲深慈上人題畫册

上人示我畫十幅煙水林巒紛在目誰拈彩筆爲此圖
乃是練川李自牧上人之兄黃懋昭頃者與余論素交
自言今年得一友李君意氣與吾曹信知李君故佳士

豈直丹青稱畫史日來旅寓向禪房不惜揮毫呈妙技
師言冊中第九圖短垣修竹對浮屠彷彿慧隆庵內景
只多山色近城隅慧隆佳景吾曾識開門恨少青山色
故教化筆役神工移得峻嶒置菴側

題楊妃上馬圖

行色倉皇暗城闕羽衛鑾旂不成列縱橫雲錦戴蛾眉
宮髩彫殘寶釵折一曲霓裳聽未闌侍兒扶上鏤金鞍
海棠睡覺紅酥涸羅韈猶驚玉鐙寒君王纜轡頻回顧
公主皇孫滿衢路禁柳宮花委戰塵関山咫尺愁難度

揮鞭轉恨馬行遲不似明駝送荔枝阿母何勞遠相避
錦裯曾裹祿山兒

南威怨

君侯不棄寒微質侍寢承恩僅三日日昃盤遊不視朝
妾寔迷君罪當出君侯勤政萬民歡妾守空房心亦安
不怨秋風吹葉早自恨生來顏色好豈知別院無鹽姿
常抱衾裯得偕老九女于歸百兩將後宮何國無嬪嬙
但使臨朝無失德佳人未必皆傾國

百花洲

君王日作看花遊役民種花花繞洲春風綵鷁載歌舞
錦帆搖曳開中流洲邊草樹爭芬郁東株纔落西株續
不知落處足傷心但覺開時堪悅目昨日妖紅并豔紫
今朝飄墮隨流水花神明告看花人家國興亡亦如此
君王君王曾未曉歆羨猶自嫌花少更教移植越中香
不信吳宮已成沼

神樹行 先曾祖友蘭公墓木也墓爲白蕩主穴

墓門老榆大合抱枝葉扶疎如翠葆六月狂風聲震天
根拔枝摧忽傾倒鄉儈[illegible]伐竊作薪生意摧戕半枯槁
枝條既盡禿幹存孰鋸操斤正圍繞欻然起立若神扶
卓植亭亭復端好諸傖驚怖仆泥塗叩首呼神齊拜禱
嗚呼吾祖信有神驚懼愚頑如日杲迺年吾族衰替極
春露秋霜缺瞻掃空餘石馬夜嘶風宰木髮騣不自保
先靈怨恫垂譴告孫曾能免憂心擣或云顛木却重生
似兆將來當再造旁枝支庶榦大宗宗子或能繩祖考
春秋俎豆無愆期勿使先塋委荒草行看老榦發新枝
佳氣蔥蘢護神道

關山月

關可憑山可守敵兵不來我不出勝算無如在持久況
以天下之全力制一隅之小醜餉竭兵疲敵必走何爲
驅士卒於鋒鏑爭一旦之勝負但當扼要衝積糧糗號
令嚴明士雄赳試聽靜夜月明中幾處寒城擊刁斗

藝穀行

田家秋熟始收割田主租谿已先發亦知國課不可寬
我家租額宜早完官倉要揀乾圓納誓心不將穢水糝
穢秕可篩兼可扇米爛粢腐誰之愆床頭有穀連夜礱
明月尚在頭限中

鳩婦詞

生小爲君妻雙雙錦翼齊枝頭常並宿花下每交啼不羨鴛鴦瓦無煩燕子泥一朝遭棄逐蹤跡各東西雨前逐婦雨後喚從來悄愛多回換未必君心常棄捐空教妾意增悲惋曾經安樂共栖遲何事艱難却離判若嫌妾性拙妾拙分應離君巧詎能幾如何不自知作巢原藉雙靈鵲雄飛銜土雌銜枝請君要婦娶鵲女只恐鵲家還未許

斷簪

當年曾插盤龍髮一尺烏雲橫白雪美人愛惜重殷勤翠羽明珠相間列誰知墮地碎瓊瑤不似黃金任摧折空教女伴共咨嗟從此青閨永相別恰同金谷墮樓時素節貞心亦自持縱使泥沙長棄擲終然堅白不磷緇

周烈女

何家郎身病亡周家女心暗傷羅朱履縞素裳夜竊起懸高梁周家女信節烈不知男女貴有別女道婦道相殊絕雖許字尚未婚目不識何郎面足未踏何郎門女兒之身父母身何爲忍割慈親恩捐軀欲殉他家人舍生爲取義殺身爲成仁非仁復非義自經溝瀆眞無因何郎母方卧疾朦朧曉夢中新婦奔喪來入室朝來聞訃知女死心既悲仍竊喜昔日病今夏已夢中語不足憑若言女有靈雖死猶如生從來女子不出閫何得肩禮私自行郎家來載靈轝生未偶死相於舟前忽躍雙鯉魚雙棺權寄古寺居鄉人聚觀咸嗟吁上請當事旌門閭背經瀆禮不可訓徒詫奇節驚庸愚在家從父嫁從夫禮經明明不可踰願言正告閨中妹

書陸孝子文虎尋親圖卷後

芒鞋箬笠深山裏左辟復懸雙草履輕囊在肩傘在腋杖策獨行顏貌瘠上書尋親圖下載孝子傳傳中所述多險艱一幅之圖未能偏我欲更作圖十幅右圖其首餘者目二畫避兵趁舟航甲騎在後矢及檣三畫中流颶風作白浪掀天蓬斷索四畫城門列軍伍兩人被縛獻幕府五畫兜輿行澗旁樹懸弓矢草置槍一人鐵杖擔枝柳數盜夾澗相窺望六畫賊刃擬其後驚怖仆地不得走旁有一人釋所負解裝倒篋視無有七畫病劇藉草卧一人薙除滌其涴一僧捧藥當前坐八畫暴水

廬舍傾子立水中不可行一人撑筏來相迎九晝卜人
指所往水漲橋低路沓滿十晝父子重相見跪拜牽衣
涙如霰鄰里聚觀皆掩面

壽許青巖

去年聞說新安城前被寇後被兵寇來及肌膚兵來骨
髓枯百年蓄積無錙銖先生藏書一敝篋兵來不覩寇
不劫鄱湖駭浪安然涉始信一身輕似葉惟有文章老
更工登壇顧眄生雄風君不見黃山千歲松飛騰天矯
皆虬龍

烏之雛

烏之雛口尚黃力弱翅短未能翔何爲失巢深草藏童
子薙草行見之向人噭噭如告飢携之就中廚食以盤
飧餘僅以代巢防不虞母來覓其雛不見聲哀吁近飛
遠飛冀一逢忽然相遇東廚東銜食哺雛去復來恩勤
顧復日百回雛兮雛兮知母慈羽翼既成隨母歸愼勿
離母東西飛

孫烈婦

烏衣館前丹旐飛良人生出死乃隸妾心一片新安水
不願單生願雙死典衣脫簪築抔土血淚行行題廟壬
床頭白練三尺霜與汝同穴歸山岡

石儔失去地理書一册經歲覓歸作珠還篇次韻
和之

方術種種皆誣語相地之說害尤巨人世禍福本自求
豈有種麻翻得黍諉之天命已不然何況駕言地所與
著書欺衆徒紛紜智者誠宜付一炬古人喪葬有定期
宅兆雖卜有常處安有擇地且俟時停喪不葬歷寒暑
悖禮非分覬福澤致令生死胥失所起爭滋訟傷骨肉

平地無端成險阻願君悉屏非聖書修道致福咸自予
天經地緯亘古垂愼勿旁求別機杼

七姬廟詩和陳白華

燕巢幕上魚遊釜高築紅樓貯歌舞錦筵未半金城摧
自分全家作俘虜忍教破鏡事新官先碎瑤珠瘞黃土
僞王已死僞臣生悔不留姬共環堵一間矮屋七姬祠
三百年來尚在茲潘丞小像坐中間兩行列侍靑蛾眉
姬旁別坐乳兒婦傳記無攷誰能知紫藤山人作詩史
具詳七姬并邑里羞端哀鉞意森嚴似責潘丞不同死

何顏重見舊諸姬土偶無知亦應恥嗚呼草竊何足論一死安能稱義士七姬之死潘死之玉碎珠焚非得已白璧但能無點辱婦節無慙良已足當時更有劉僞妃登樓一炬煙塵飛

廣陵散

金烏影戾臥龍血廣陵散兮從此絕寧教此曲絕不傳不肯彈向庸人前愧孫登兮慙梆下悲憤塡膺兮倩誰寫曲江濤轂撼海門羈魂指上兮風雷奔人兮琴兮終古存

六合石子述程孟雄說

當年統兵駐六合徃徃置酒坐高閣主人詫客出奇珍玉盆水石光粼粼一石儼肖望月麟頭角森聳若有神一石貌出西來胡首披紅兜脚踏蘆或爲雙蟹八其足巨螯擎得秋田穀或爲朱魚三數頭綠藻一莖纖且柔或將一顆持贈余上有旋紋萬卷書呼童入山擔取三十斗欲覓一奇竟無有

飛來峯

一峯飛來立未安碧鳳軒翥蒼龍盤玲瓏洞穴互通達如巷如屋窈且寬雲根登陟微滑㕰岩腹出入不碍冠乳泉終歲常滴瀝石氣當暑生淸寒蓮花倒垂勢欲落劍戟森聳峻上干神斤鬼斧巧剷削天心月脇成奇觀山根寒流恒潄潄潺湲晝夜鳴飛湍何人黥湼西子面佛像高下纍纍刊得非造物忌全美故教遺恨留巖巒願祈諸佛顯靈異一朝乘風生羽翰飄然飛去大千外兹山面目仍堅完

題李龍眠諸夷職貢圖元豐二年畫

有唐貞觀萬國寧殊方異域皆來庭立本爲圖擬王會

詭形恠狀流丹青龍眠居士生有宋未必諸蕃眞入貢得無舊本重臨摹役鬼驅神戲娛美元豐天子承平日君臣競講強兵術不知中國正凋殘馳想海邦兼日出貢獒西旅四夷賓作訓猶煩老大臣爲問伯時圖職貢何如鄭俠繪流民

題雪中送炭圖

北風夜飛三尺雪砌竹庭梅壓皆折茅廬寒士凍欲僵敝緼單衾冷如鐵山蹊野徑人踪絕僻巷何人行蹩躠一肩烏薪遠送將故人垂念窮交切更有靑錢滿貫須

村醪野膳兼堪設地爐熾火鬧晚炊衰顏且作因人熱嗚呼普天赤子皆寒凍誰將錢炭排門送願期大冶遍爇陶觸目時艱輒哀痛何當一夕春風生行看匝地陽和動

贈徐禹平

少年學文不應舉萬言倚馬良自許人患才少子患多給事詞章動盈楮堪嗟謀食就市塵握管日對塵中人賣文誰解酬善價授徒幾見能傳薪妻兒待米望升斗硯田未必餉八口高才捷足非所期賸粉殘香復何有

郎今二十方壯年變化升沉莫問天豈效吾儕甘白首窮山終歲齧殘編

烏被冤

庭中老樹巢慈烏朝朝反哺聲嗚嗚今朝鳴聲怨獨異羣飛亂啄爭喧呼主人登高爲審視老烏無毛肉半枯烏雛銜食欲餘哺野烏攫奪繁有徒悍悍子母弱且孤仰天嗷嗷訴無辜嗚呼羣烏各有母何爲肆虐縱毒痛杜公昔作義鶻行英風猛槩激懦夫安得此鳥下九霄翦除殘賊行天誅風毛雨血灑平蕪區別善惡梟鸞殊得令孝烏安其居終身反哺無他虞

登徒子不好色

登徒子楚大夫官不卑祿有餘車騎被服麗且都大夫若好色楚國多佳人豈惜千金買嬌艷明眸皓齒充下陳屛帷列侍芙蓉質笑語香飄蘭麝塵醜妻掩面自却步棄置閒房誰復顧人亦不敢非妻亦不敢妬大夫重義不好色糟糠舊儷歡相得東鄰處子縱窺臣大夫不被妖淫感宋玉恃才華巧言能亂德憑將佞口眩君王顛倒是非誰辨識花容玉貌人盡憐綠衣黃裏從古然

田舍翁收十斛麥得新捐舊在眼前麗華一進郭后廢白頭紈扇歌殷連君王才士尚不免千古誰似登徒賢醜妻合作賢夫侶彤史流傳作佳語君不見伯鸞妻尚承女

曾烈婦徐氏

七齡誦孝經八齡讀內則書中大義輒能識每覩古節烈三復涕霑臆二十事夫君學行日相飭紡績佐晨昏寒餠飫糠覈良人高才屢垂翅伏枕幽憂竟齎志傷哉雖死目不瞑夫子無憂妾隨至吟魂不忘舊書簏終夜

展書發篋篋薰爐不煖棺中肉今夜夜寒子毋讀五句
不櫛復不沐盡斥釵匳貨冥福向曉庭前視日影良人
去時此其頃旋遺侍兒爲瀹茗登樓虔誦西方書幼女
索乳啼呱呱汝弟喚阿姑阿姑憐汝殊勝子經皷乍歇
茶初熟香篆微微猶斷續侍兒驚見綠牕邊白練高懸
一園玉𥚃中唯貯唱酬箋几上猶存雙烈篇輾轉回頭
向夫柩與君生死長相憐

去婦詞

良人遠作經年別千里書歸傷永訣傳聞旅櫬建康城

坐使空閨淚成血獨伴靈床已再春歸來却訝汝爲人
相逢細叩三生事未死猶餘七尺身遺簪墮履常依戀
詎料生還心忽變棄置翻同逐婦鳩雙栖不學銜泥燕
久拚死別又生離嫁與宣州販木兒忍淚重裁新樣錦
含愁別畫遠山眉故鄉欲去頻回首發生誤作商家婦
長年生計在江湖依舊空房還獨守

醴泉

酒泉名郡醴泉縣僅聞其名目未見祗言甘美𦧲如醇
誰知飮之眞醉人今年季春出丹陽學宮有水色變黃
氣清味冽甘且香說者謂是人文祥一時觀者如堵牆
攜缶挹罋爭且嘗夫何是夜雨如注詰旦嘗之味少去
三日之後水復故虞文先生過振鷺有詩有記詳以具
聞之此泉若甘露一啜可以愈沉痼惜乎奇瑞不少駐
走來未能徒想慕何如我家青山側有泉涓涓流不息
灌溉稻田宜稼穡穫稻汲泉釀醪碧以祀以燕永無極
汲之飮之不言德是眞醴泉人不識

壽文弓云

傳家義烈炳日星詞英墨妙兼鍾靈龍門史筆嚴衮鉞

一班已足垂汗青網羅遺事修文獻要與先代存典型
丹山鳳雛縱後出詩禮夙昔曾趨庭滄桑世事已非舊
殘編獨守同遺經結廬湖濱遠塵市柴荊晝寂無人扃
攜鉏荷鑺伴樵牧采芝劚藥能長齡有時懷古發慷慨
意氣尚欲凌滄溟公侯子孫風骨異桃花發色幽蘭馨
養生自得解牛法恢恢游刃如庖丁

奇菴詩存卷三

羊山畸人著

擬幸三會寺應制

鳴鑾遊上刹駐蹕訪平臺烏策軒臣造龍旂漢主來詹陰深檜栢砌古雜莓苔花雨諸天墜蓮峰初地開經函留梵字鏡水渡仙杯向晩聞空樂帷宮法駕催

擬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五位居宸極三台下朔方兵符分玉帳殺氣應金商孝友今張仲機籌昔子房川原車騎繞沙塞旆旌揚陣掩

關山月威凝瀚海霜廟謨樽俎上神略斗牛傍羽檄傳邊徼綸封出建章要荒仍禹服案宇過周疆大漠胡塵戢中原漢道昌雲臺行獻凱勳績紀旂常

擬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晉嶺雄三鎮秦關壯九重山留神禹迹嶽待漢王封谷口迎偲旆雲間識聖容林開千騎轉鴛出百靈從問俗宸情洽歌汾睿藻穠雨師今效順不假大夫松

崇祀前將軍分司戸部劉員外名宦祠作兼呈劉通判

邦計周官重循良漢吏傳聲華承斗極文彩動星躔孝竭循陔日忠存筮仕年帝推經國手臣總度支權都會東南勝關河楚越連節通千里使榜集百商船令必公私便恩將遠近宣政和才自暇化洽道無偏樂饗薰風奏詩賡泮水篇神居還拱日仙閣迥含煙歌舞黎氓換碑銘綠字懸音徽云邈矣祠宇故巍然劍履詒謨久軒裳世澤延鳳毛仍接武驥足復稱賢膏雨田疇裏仁颸草樹前窮鄉無夜柝比屋有春絃舊德留棠蔭餘芳焰簡編閭閻雖廟貌廊廡未牲牷昔悵輿情鬱今看盛典

全趨陪傾士庶抃蹈浹郊鄽父老瞻榱桷羣公拜几筵衣冠庠序合俎豆戢耆虔經笥留天祿勳名類峴巔徽生慚作頌長此奉周旋

感舊

有詩空贈影無物共論心身世仍如此窮愁直至今節華燈韮燼契濶鏡塵深階樹紅霜變庭蕪碧霧沉飛螢憐故錦別鶴怨殘琴莫賦傷秋作潘年已暗侵

代顧先生自敍二十韻呈楊推官

少小弄文筆是非千古人懷才思報國立德擬榮親豪

俊咸虛席浮名翻誤身壯心徒廓落歧路久逡巡謀食長爲客傭書豈療貧黃金資用盡白璧向誰陳會遇淮南守聊充幕下賓旋移章貢郡遙渡蠡湖津嶺洞蠻循褋單司號令新前籌叨借箸後乘每相詢更欲賈餘勇獨將夙志伸遂通槐市籍再染棘闈塵垂翅仍空橐還家但角巾縱橫聽說劍遲暮想投綸乘興東游越看山西入閩交知多墨綬同學已朱輪樽酒邀歡數征途去住頻故林歸倦翼幽壑隱潛鱗經筒猶堪問玄言冀共論徵衷如可鑒莫使泣窮麟

羊山大栢

古柏勢參天蕭森野廟前淸陰橫數畝聳幹越千年蓋偃虯蚪舞根蟠繡鐵堅支離同櫟社更變幾桑田斤斧羣神護笙竽萬壑連歲寒禁霰雪日夕擁雲烟勝景圖經識奇蹤父老傳祇應龍塢樹齒德足齊肩

觀鬬雞

賦性何驍悍爭雄不顧身相憎因自愛小忿竟難馴金距鋒稜利圍場睹勝頻創痍供戲劇指發助驕嗔奚異連兵革空教毒士民須知紀渻意豈復賈昌倫勿恃虛憍氣全消內養眞異雞無敢應不戰始稱神

登羊山游文殊院次響雷韻

石仄常遮徑峰危半入雲樹香秋甑馥林色晚氤氳交喜朋徒合時當晝夜分湖波看似帶島嶼疊成雯稍覺攀躋倦猶疑宿飲醺酡顏能引適塵家故同羣厓缺蓁皇箭巖皴匠石斤寶幢標七佛霜餘列千軍每欲修前誌何因廢舊聞王墳沉虎氣帝敕著龍勳洞黑藏山鬼楓丹學繡紋長松餘遠蔭叢桂正淸芬助力思攜酒齋心絕茹葷泉供僧竈茗碑滅昔賢文避世忘秦漢無徵任夏殷蒼茫望城郭下界滿囂氛

王用彰邀往河水看梅於舟中論著法

中宵雷雨作幾阻看梅期邀侶仍攜酒衝寒徑解維舟行深樹裏花惜半殘時松竹偏遮映雲山互蔽虧登臨愁岸溼矚望悵途岐把盞遙相酹停橈未忍移蓬牕猶滴瀝絮緼任淋漓數點天心見全符五十蓍

送趙戶部恒夫北上

風雪祇園夕相逢倍黯然別離經歲月問訊各山川客路多荒饉流民滿目前司農持國計何策救顚連

高岱興歸自衡州

六年成異域萬里到家鄉稍喜兵戈定猶驚道路長相逢詢喪亂掩涕話存亡尙有羈留客看雲惜斷行

田家

櫪櫪煨春臼松椿製穀蘉稻畦山上下茶壠澗西東犢鼻論家計豚蹏祝歲功不將城市語輕薄教兒童

村中晚步用響雷韻

田舍重來到霜楓葉已稀傍檐安豕笠當戶曬牛衣寒水過橋淺炊烟隔竹微遙看村塾晚穉子挾書歸

擬送金城公主

戀闕天孫別安邊聖主情銀河通瀚海鳳掖借龍城琵作觧朝曲簫爲出塞聲單于休抗禮冒頓漢家甥

再呈林若撫先生并書

僕自能言誦詩毀齒學吟則聞林公名爲之欽慕者久矣頃以邂逅得望淸塵誦蔓草之章欣焉自慰遂獻鄙句用伸下情是猶撫節葉門論珍卞室惟見笑大方之是懼何意曲垂褒賞錫以報章司馬薇品藻人倫郭林宗獎提士類誼兼之矣至於字堪泣鬼句必驚人譬彼日星猶玆海岳詎煩頌其光耀贊厥高深者乎竊觀風雅之學自漢迄唐盛矣備矣元和以降正聲遂微宋學崇儒風騷絕響元人尙曲聲律陵遲否塞晦冥歷年五百逮明興而才士輩生斯風復振然後家稱黃絹戶擅靑緗論者稱爲天地再闢日月重朗豈不懿歟僕自童年垂情采錄捐瑕簡粹酌古衡今于是文人才子名卿鉅公山水之幽貞閨房之窈窕靡不咮其腴旨搴其芳華閱載十餘得篇千計粗加編次題曰昭代詩存大復古也顧蘉牖微生

繩樞末學編蒲緝柳曾肄微勤玉軸牙籤愧無博識譬若摘鄧林之片葉酌滄海之一滴烏足以覩其豐榮知其浩瀚者哉執事才兼武庫學號文林宏材則杞梓同珍麗藻則蘭蓀遜馥僕久聞傳誦近獲恩言幸管豹之旣窺惜汗牛之未覩伏願發琅函之祕冊開石室之藏書使璧府增輝珠林長價惠斯深矣幸孰如之其有先哲名章時賢雅什留之經笥貯在書倉并賜借觀以資選閱若乃采風謠而驗俗職在太史正雅頌以成經俟諸君子云爾

仙侶壺中隱高人廡下居時林寓陳太史圓亭淸言猶晉代黃髮是秦餘流水鍾期韻名山太史書恭承永相好不惜報瓊琚

風信

天道在西北聲聲入夜狂驅寒上林木催凍到池塘無物不摧折於時宜歛藏衣裳早失計節候及冰霜

雪裏紅

籬落徧積素愈知顏色丹故非嘉卉列聊作野花看天道存微物韶華惜歲闌芳心良獨苦誰謂不知寒石儔末句云柔姿非勁節何以獨勝寒

黃孝子端木萬里尋親

父子分殊域趨庭道路難問關衝虎豹生死涉風湍乍識容顏在翻悲涕泪乾故園今共返猶作夢中看

哭劉臏菴先生

直爭千載事匪爲一身謀生死不復慮飢寒豈所憂國恩遺首蓿臣節誓松楸埋骨誰家土南枝恨未休

鐵馬

急響中宵發淩空鐵騎行不知風信至頓使旅魂驚此世正多事吾儕方苦兵那堪簷宇下又作戰場聲

贈諸遠之并序

黃子懋昭工星學言人生死貴賤禍福豫刻期日纍應不爽或問余曰子與黃子善亦嘗使之推命乎余應之曰余無命非無命也余之命無俟于推也蓋人所日夜禱祀而求不可必得於是乎急於問命者一曰科第余不應試則科第斷非吾有也一曰富余不貨殖則富斷非吾有也一曰生子而余無嫡矣則斷乎其無子一曰壽而余不畏死又病甚必不壽此數

者夫人能知之何必其懋昭哉褚子吉仙曰有諸遠之者來自越善相人術欲偕余往見因舉前說告之曰余無命又何相爲吉仙曰遠之非相者流也其爲人好詩文所蓄贈言盈篋矣遂以詩草二章見示且曰吾子與顧子湘珮俱宜有作雖勿相不可不一見其人也因訪之於所寓北寺之後院入其室視其几榻爐香茶具聆其談論出其圖書卷軸爲留連而不能去詩曰

偶過唐舉室不爲問升沉隔院磬聲出窺簾樹色侵圖

書淮几榻香茗襍衣衾日對塵中客依然物外心

過楊英公南塘村居

君家半村郭久約未曾過偶趁寒塘水因披曲逕蘿到門山色近向夕鳥聲多喜共燈前話明朝訪翠螺

訪友

野徑欹橋外柴扉老樹邊竹寒孤豎日花覆一溪烟童子喜客至主人驚晝眠相看無別事吹火汲新泉

秋江晚渡

一棹絕中流清江兩岸秋荻花藏雁渚楓葉見漁舟返

照明郵塢孤烟上市樓歸人爭渡急簇簇立沙頭

夢得黃鳥一聯續之

映門多綠樹野店傍江灣黃鳥自生意白雲非故山客顏慙鏡匣鄉思誤刀環何處高帆渡津橋放晚闗

和雲直登平遠臺

登高先愴目水勢遠蒼茫極浦惟萑葦豐年緫稻粱似聞謁賦稅誰與恤流亡時有遊船至笙歌襍羽觴

武林除夕

松火他鄉夕蘋蹤到處家清樽論友誼紅燭送年華人事曾無定吾生亦有涯還期踏殘雪湖上問梅花

蟻鬬

穴蟻何讐怨階前競戰攻伏尸紛載道貿首尚爭雄豈慕封侯賞如懷報國忠若教勾踐見詎止怒蛙同

幽居

世外誰堪訂久要朝隨野鹿暮山樵推牀汗簡編多絕挂壁桐君尾不焦菖葉杏花堯歷象松風竹雨舜簫韶幽居未及桃源僻童穉能知魏晉朝呂氏春秋云冬至五旬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氾勝之書云杏始榮華輒耕輕土

繆卷

當年龍母鍾祥地山色依然列翠屏猶有居民傳氏族誰知宅相出神靈三農禾黍邀嘉澤千載蘋蘩薦德馨祠墓去家原咫尺不須重閱舊圖經

和陸秋玉花園村詩

曾記柳瓢試冷泉又看榆火起新烟青帘柳外三家市綠水城南二頃田細雨薄雲挑菜節輕寒半暖養花天鄰翁為約尋山去囊底先探挂杖錢

過五人墓賦得梁伯鸞葬要離塚傍用噫字

伯鸞豈屑傍要離魂魄猶將續五噫妻子忍捹投烈焰
家人誰復效齊眉不聞窟室專諸劍合載延陵季札碑
千古吳民多義憤清風俠骨儻相知

山村雜咏

覆首茅簷不厭低及肩牆圮舊黃泥村船斜纜危橋側
野店新開小弄西好雨潤沾栽麥隴清泉細繞種蔬畦
蓬門客到無人應坐聽桑顛呌午雞

偶作押咸字

忘懷總似竹林咸小酌三杯不用監爾景續成前日句

開箱偶得故人緘山嵐近屋曛常早井脈通潮味亦鹹
隨地栽蔬兼劚藥自刊木柄備長鑱

聯句

倦來東壁挂長鑱荒砌蒙茸半未芟寄 水面萍開魚乍
躍枝頭果熟鳥先啣燕 柴門時礙銜泥屐荻浦遙歸帶
雨帆莫向野人論世事深山不解更憂讒

夜坐聯句

黯黯殘陽下短籬傍檐木榻坐移時寄 風搖竹葉打窗
紙月轉桐陰浮硯池燕 詩共暗蟲吟未歇身同孤鶴睡

偏遲清宵不籍藜光照腹有書螢掠字帷

和姚子瀾山館感懷韻

瘦骨崚嶒一病身誰言薑桂性猶辛庭餘艸樹皆成藪
甕有虀鹽未當貧昔日弟兄無半在年來童穉覺相親
山行野步隨雙屐任喚頑民并清民

偶作

咫尺青山久倦登疎林茅屋雪層層貧來不賣千金帖
老去全憑七尺藤鄰舍早隨招飲伴柴門晚叩送詩僧
高歌擊壤心猶在鑿井耕田力未能

酒壚

酒壚何處問黃公劍氣猶堪貫白虹市上舊交屠狗客
牆東新學儈牛翁小人謀食何嘗飽君子勞心固有窮
庭戶頗寬天地窄一枝隨分寄微躬

西湖

湖邊山色逈荒涼艸木全遭斤斧戕不禁芻蕘兼雉兔
豈堪萌蘖又牛羊纍纍叢塚征夫骨寂寂空祠牧馬場
十里行來人欲倦鐘聲早已送斜陽

山棲

幽入自愛碧山棲好鳥新來綠樹啼種竹恰逢逢𠮷雨移花仍帶舊時泥麥登野老先貽餅瓜熟鄰童或乞醯訪友爲防苔徑滑過頭榔栗手常攜

寒夜

酒力無多夢易驚衰年氣減思偏清護肩别用綿衣塞壓足猶嫌布被輕天冷懶貓耽熱竈夜長饑鼠餂殘檠山堂未辨蓮花漏月暗風淒是幾更

初寒互押姚子瀾韻

巢禽戢翼兩相依木葉辭枝四散飛茅屋近山風有力

竹爐然炭火無威防冰豫棄盆罌水縛艸先添橘柚衣若獻君王應上賞傍檐曝背坐晨暉

寄菴詩存卷三終

寄菴詩存卷四

羊山畸人著

詠史

世變詎有常寸心未可死借問莽大夫何如晉徵士
意氣素所重功名詎復論誰知輔漢者仍是報韓人

咸陽曲

帝里饒春色咸陽三月花東風開欲徧只在五侯家

關山月

曉角數聲哀邊風捲地來十年征戍客不上望鄉臺

湖南曲

湖南獨居婦湖北遠行人歸帆千萬葉日日渡湖濱

和陸烺玉枕雨吟

嫁女與比鄰臨行輒悲哭願將父母心移置兒女腹

柳枝

衰柳臨廣陌枝葉半枯榮爲惜行人別春條不復生

蘇秦敝裘

朝橫而暮縱志本在温飽敝裘先自愧何論妻與嫂

荆軻七首

寸刃入虎窟生死在眉睫秦政非齊桓如何欲生劫

張良椎

一擊或幸中扶蘇作天子劉項雖亡秦未必速如此

蘇武節

寧着李陵衣莫持蘇武節羝乳尚可期飢來恐無雪

孔明八陣

治國與治軍於公豈兩事壽輩亦何知還問司馬懿

朱雲劍

已斷佞臣頭何須斬馬劍留檻旌直臣君心有明鑑

黄孝子四咏和蔡懋成

綵袍

怪道懸鶉敝曾從萬里歸長途扶侍日何俟老萊衣

飯具

裹腹出門去囊無三日糧艱難嘗一飯喜得奉親嘗

破蓋

風雨半不蔽携來未忍捐但存筋骨在重得見團圓

艸履

天下一敝屣吾親不可忘滇南萬里道藉爾踏冰霜

題知止齋

好鳥愛佳樹閒雲依晩山小齋風雨後無屐叩柴關

羊山雲

輕雲没山頭重雲没山腹遥知文殊僧夜夜雲中宿

人間桂花落

林陰石氣寒露下蒼苔濕虚牎寂無聲時有餘香入

大來別後書此訊之

出門雨漸微惜爾去何急一葉蓋頭歸知是渾身濕

微雨

連朝蔽山雲僅作霏微雨未堪鋤麥畦聊足潤蔬圃

米貴

入釜三升米方愁價日昂幾多荒歉戸爭糴上官倉

偶成

留得入山舡明朝到城郭西風川路寒猶恐衣裳薄

泉聲

山雨曉初晴奔泉氣未平偶因卷石礙便作怒濤聲

步月

夜深啟柴關獨行明月裏徘徊古岸傍人影在寒水

即事

逆漏重移簟防蚊細補帷今宵知穩臥高枕到朝炊

偶成

隔幔見燈影因知戸尚開披衣急往閉怕有山風來

題澗上草廬

偶來支郎澗小結澗明廬莫教風雨侵濕我床頭書

小牎風日暖釋卷覩青山門外千峯色移來几案間

山寺

山寺喜秋成礱穀聲正急薄暮客到門逡巡不復入

方正學碑

當時不仆碑僅剗碑中字留待後人看中有孤臣淚

贈嚴大

青絲繡帶合昏花笑語盈盈隔絳紗但得為歡莫相問

鬱金堂裏舊盧家

春閨曲

綺繡隨波香作塵空閨還解惜餘春只愁白羽弦邊望

不見青蛾鏡裡顰

春江曲

水上晴光漾白沙片帆遙挂夕陽斜東風一道吹船尾
香氣時聞兩岸花

鄰叟

白髮毿毿兩鬢垂負暄長自坐茅茨閒來頗憶承平事
每向鄰人話昔時

乳媪

一家骨肉各西東零落紅顔逐轉蓬千載中郎仍有女
令人流涕憶曹公

聽徐若客話舊

竹舍蔬畦繞徑斜入門不斷四時花木杯春茗曾留客
渾水河頭打麵家

昭君

六奇已出陳平計五餌仍聞賈誼言敢惜妾身歸異域
漢家長策在和蕃
漢主何煩責畫師畫圖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
不嫁單于君不知

題楊英公開滁圖

手闢荒園一畝餘碧桃花外半香蔬晚來春雨攜鋤暇
小字新抄種樹書
小築蓬廬薙草萊短牕晴日對花開香畦寂寂無人跡
時聽遊蜂爲蜜來
旁徑逶迤竹樹間土墻新築護柴關松雲散處炊烟直
點出青堆岝崿山
小酌花間酒未消春風步屧不知遙長堤路接支硎寺
綠水船浮孫武橋
東壁書聲隔舍聞一畦花竹兩家分中園不用編籬隔
日夕相過看白雲

飛來山鳥不知名春後春前幾變聲淨洗十年城市耳
綠陰叢裡聽嚶鳴
看花有客過林皋索酒圖詩興愈豪烁玉自壽詩云頹唐慣索他人酒瑁琹常圖自已詩聽到狂吟聲歇處山厨蔬筍薦松醪

田家 聯句

秧苗芽穀滿溪濱寄菴 稚筍柔桑接比鄰山犬護兒常
吠客橘庵 家雞報子輒呼人寄菴

題桃花源記

久向深山避賦役不防漁戶報官知重來覓得桃花路

雞犬安能似昔時

信礮

年來海宇漸承平高枕秋宵夢不驚忽聽霜雷三十六
令人猶憶戰場聲

圭庵詩寄吳江黃敍九

江城水勢近滔天沈竈家家突不烟未識圭庵餘幾尺
主人猶自理書篇

春隱贈梁逸民

高士谿來不素餐五噫歌相杵聲寒看余貸得河監粟

準擬青錢貫伯鸞

美如農先生挽詩

生蒙恩譴赴行間無復金鷄赦放還地坼天崩臣子在
一坏埋骨敬亭山

題袁重其負母看花圖

勿訝花前兒負母只如當日母馱兒花容能使衰顏少
白髮還須揷一枝

新雁

秌霜未落又南翔早見雲間第一行聞說洞庭矰繳滿
相呼莫更到衡陽

捫蝨

朝來有客遇柴關傳說東西鬪觸蠻野老不談當世務
解衣捫蝨看青山

柳枝詞

送行切莫折垂楊風絮烟絲弱更狂到處生根便成樹
空教遊子不思鄉

晚步同自求作

孤烟生處夕陽微鸜鵒爭巢繞樹飛閒向石橋臨水立

野航遙見一僧歸

種菜詩

抱甕未知官吏尊畦蔬聊足媚盤飧里胥忽奉軍興法
掘盡小園茄子根

荒圃籬門已半斜喜看叢翠長新芽交秋又值連旬旱
無水去澆墻畔瓜

舟行即事

繞村新綠樹層層茶隴青黃間麥稜連夜雨多春水漲
柳塘十里半魚罾

凱旋

王師齊唱凱旋歌南國紅顏塞馬馱傳道臺官新拜疏
黃金有價贖青娥

入山

歸山擬得打魚舠水急行遲路倍遙小婦棹船郎結網
一簑風雨過溪橋

牽礱

夜深礱穀競歌呼狠籍香秔滿地鋪能得幾升私入釜
半完租額半償逋

遊畫眉泉

荒蹊僻塢斷人煙尋着茅庵石竇邊一個病僧眠不起
自來廚下酌山泉

立春後三日再過西湖

東風拔拂水縈紆漸覺春來草木蘇况是健兒遵約束
遊人安穩看西湖

湖邊酒樓

一棹迎風怯曉寒登樓命酒佐清歡老人不逐呼盧飲
碧水青山倚檻看

過力果山房

僧房久坐寂無譁小摘青梅旋煑茶獨惜牡丹開已過
佛前猶供半殘花

種菜和秋思

居山擬作老園公手種畦蔬灌藥叢卻愧揮鉏苦無力
墾荒猶自倩鄰童

袁蘀庵

三條陌上控金羈特拜新銜出守時還把玉鞭徐點拍
低聲暗唱繞梁詞

大水

儘力車田再插秧誰知一雨又荒唐中田反美低田好
坐省人工兩月忙
幾許田疇白浪中村農總作捕魚翁更憐入市魚蝦賤
不救連宵釜甑空
朝來急雨似傾盆積水家家共檻平聞說年來仍大水
仲秋十八是潮生

松影庵被盜

容膝松龕冷欲冰何煩豪客夜憑陵鉢囊手磬都相付

好作雲山乞食僧

山中即事

但得山田盡熟不妨茅舍仍空何事開門掃地有人借屋牽礱

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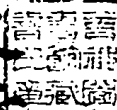
暑退已辭紈扇夜深不點銀釭風動葉聲敲瓦月明樹影橫牕

咸陟堂詩集十七卷文集二十五卷

〔清〕釋成鷲撰

清康熙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序

士之行高志潔者置身山巔水涯吟嘯自適以樂天地之真非如丘園屠販欝其所畜不得施於世託烱雲猿鶴谿為不平之鳴者也唐之文暢高閑宋之惟儼秘演絶寵辱遺世慮隱於浮屠喜為文章當時縉紳先生咸相推許至今誦其詩忠厚和平居然高致蓋不必有愁思之聲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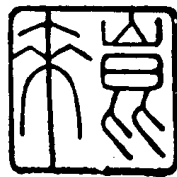
徽之詞而自臻要妙矣跡删上人家世番禺少承令先君孝廉公庭訓抱龍門太平之策負中郎秘笈之文磊落不覊薄視華膴築魏野草堂迨婚嫁既畢

追向平之踪振隱峯之錫學少林而不師面壁結蓮社而嘗笑過溪胸次浩然於詩餘之一時賢士大夫悉願從遊余校士餘閒嘗造其室接其為人知公志

行與世之逃虚空而習清淨者不同日語去冬移錫將湖與名山長晤對朝霏夕靄竹月松風盡屬聲歌詞譜公騁其筆墨掩顏謝之旅標奪曹劉之秀麗含

英咀華不知其光之至也使公身生唐宋與文暢高閑惟儼秘演輩相周旋得韓歐諸先正親炙其身而敘之千百世後見其志欽其行侈為古今美談者其

聲施來更遠邛上元前四日余過端溪舟廻羚羊峽口乘月登彤湖訪公於丈室公方出所著咸陟集索序於余余受而卒業高吟逸興載以忠厚和平絕無憂思感憤之慨其行高其志潔不媿古隱君子風公之詩必傳於後余未能窺韓歐堂奧也安能序公之詩

康熙己丑上元後二日西蜀樊澤達草於日帆齋

序

大通跡刪上人以文字說法著名海內賢士大夫多與之遊大通古名刹也在省會十里相距大江兩涯不辨牛馬向予奉公趨郡道經其地訪上人蘭若潮淺舟膠不得艤岸踐溷攝衣而登幽徑蛇折夾樹栝松荔櫻諸木綠陰森濃雲日蔽虧傍爲蓮池雖露冷粉墜葉猶田田也至山門上人曳杖而出修幹如鶴霜髭盈頦年約七十餘矣中爲草堂後障疎櫺賈客帆檣隱見於江波烟雨間榜歌

漁唱時復入耳宛然蓬壺武陵不復知身在塵世也坐定出茶設果手揮麈尾譚鋒漸吐卓犖之色發於眉宇意其人固豪傑倜儻之流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乎尋詳上人本末於人上人方氏尊人舉前明孝廉鼎革後歸隱林下講學授徒自顏其堂曰學守世稱學守先生先生沒上人有感於衷乃棄其家學從西來離幻禪師得法矢志入山蹉跎以至於老晚年匿影大通足跡不入城市人或見之道話之外公私一無所及遇家人輩有所諮瞑目趺坐寂然若無聞也平生所著咸陟堂詩文集共若干卷常欲祕之爲有力者奪之而出中間寫景舒情旨多曠達怨尤之思悲憤之氣嶄然不見於筆端非通權達變樂天知命者未易得此也予友張子白作宰中宿與上人爲方外之交往還唱酬不一而足予惜其交上人最密而知上人者淺子白去官而上人之集始出子白未有序也予爲之序雖述其梗概焉惜子白歸大伾無緣質之質之當無異辭時康熙丁亥冬十月朔日中州禮山

李來章撰

丁亥春遊南嶼觀海而悟大通曰圓覺全無山障蔽空靈只有日回還安得有人焉大通若海耶及讀咸陟集則大通寺跡刪上人所作也夫大通亦難言矣通於此而不通於彼通於小而不通於大通於經而不通於權通於古而不通於今通於淺而不通於深通於儒而不通於佛通於文而不通於道皆不可言大通也上人憫世之不通者多出跡之未刪刪之則諸圓通而得大通可以住大通

而廣大通矣余嘗思大通而見大通見住大通者見廣大通者也幸矣其將歸萬峰衆流之間刪其跡以求通又上人之慈攝乎西蜀曾歷居士劉臨題

士僅得爲名士僧僅得爲詩僧辱甚何辱乎爾失實而後有名失性而後有詩君子耻之耻生於辱辱生於俗俗不可醫也世之人自甘其俗自忘其辱心且榮之口且鳴之耳聽焚之目瞪瞢之不自以爲耻焉意謂生人之辱有甚於此乎夫實失則性失性失則孝弟忠信之行仁義禮智之常與之俱失聖人不得已少存其實於名微露其性於聲是猶去禮存羊之旨云爾跡刪子早爲士晚爲僧

本來實性無有得失風雅夙習未免累以虛名好事者哀其言以出之跡既刪矣猶有未刪者存焉詩辱人耳人亦何辱於詩觀者不妨具眼戒軒羅顯標

咸陟堂詩集卷之一

東樵山人跡刪著

五言古

寄懷李祈年

東南有曠士道勝無欣戚德容發天和中懷淵以默至人宰萬應與世罕城壁楸枰蚤得名樗蒲晚晦跡安知中所存天君運神力緊余契夙心別去山川隔轉蓬辭本根鶩禽靡寧翼耿耿懷古歡悠悠事行役良晤日已稀老大況相迫君爲匱中璞

我作他山石寄言攻玉者愛此連城璧

兵後還山答鄰僧見訊

此身如飛蓬出門掉兩臂空囊貯太虛浮雲行大地何物絷相隨脚底煙嵐氣違山一百日不覺秋風至歸來見故人笑我鬚眉異窘步涉丘園荊棘集如蝟餓虎伺人餐猘犬當路吠憂來不能諄猛忍風前淚且復入我室還坐心如醉殘書紛滿牀大半塵埃積夜燈鑒孤影形影和燈睡隔橋磬一聲喚醒歸人寐多謝擊磬翁微言咋相示却起誦來篇眼暗不識字

答願海師

見面不見心同堂異胡越見心不見面閉門車合轍心面兩相看笑倒長天月當年朱氏子偉哉信人傑躍躍礦中金謂與泥沙別一遇紫霄翁點金作頑鐵摩挲成慧刀霜鍔無全缺殺佛不殺人取心不取法持此下山來盲龜逢跛鱉露刃笑相迎問我何言說我亦無可言我亦無可說山中茅半閉床頭衣百結出山乞食歸入山還洗鉢此外無

餘事請君牢結舌

客夜寒雨

重陰薄微陽萬族息群動夜昏閉衡門土壁周無縫長襟覆短牀黑蛇蟠鐵甕北風如槖籥呼吸由總空漸聞檐雨聲始覺山月霽寒生紙帳薄雪壓庭柯重不眠知夜長獨起歌商頌高天低片雲慘澹連楹棟我無龜手藥久立筋骨痛抖擻七斤衫栩然了無用自笑住山人行李無齎送譬彼初生駒從不習羈鞚孤蓬離本根大地原空洞冷煖只

自知裘葛聊隨衆經年別舊林日暮思群從石田
已荒蕪茅屋今誰共猖寉守窮山寧能免饑凍平
生學道心念此得無夢何時歸去來鹿門事耕種

夏日陳牧止孝廉招遊南園舟中與麗若雲
張直吝諸子同賦

山居寡所歡終年蔽茅屋何物攖我情鳴禽朝出
谷昨夜夢殊佳晨興理盥沃故人書適至開緘再
三讀曰有南園翁瓜蔬招近局高興發無端客來
應不速篤言遵枉渚微風飽船腹笑語忘主賓形

骸混僧俗十里稻花香山川悅心目人境漸以遐
仙源互開闔野犬吠一聲豁然見松竹維舟就廣
蔭引客登崇陛黑壤錯丹葩文材雜散木曲折遊
榛蕪俛仰隨樸樕亂後舊亭榭猶存數叢菊下臨
放生池出入饒水族菱芡自浮沉海潮遂停畜坐
來風雨過輕寒襲巾服靜對豁雲生細數鳧鷖浴
不覺遠煙暝山厨具蔬簌雕胡盈瓦盤藜羹勝粱
肉茗苦井泉甘何事釀與醲野人有真性大道無
可欲靈蛇嘗欲饑偃鼠易知足但願澹無營枯影

稱饘粥洗鉢臨清流黑甜眠曲彔與世任平懷無
門亦無毒提起竹篦子何嘗有背觸多謝賢主人
茲恐遊不數安得半把茅谿邊深結築當年折脚
鐺誓願追芳躅

曹主廟

水宿多淒風吹碎寒江月月落石鼓鳴方舟催曉
發遙遙見峽山不與中宿別一水滙百川兩峰峙
雙闕古廟俯清流萬象森羅列維舟入廟門再拜
讀古碣知有漢曹娥千秋仰遺烈至孝格波神浩

氣昭窮髮廟食及炎方尸祝遍南粵我聞神所欽
至誠斯對越黍稷匪馨香惟德乃明潔嗟哉彼都
人雞豚殊滅裂未拜先運刀殺牲取腥血灑作玉
堦塵几筵肆汚衊神心實好生顧此非所悅胡爾
默無言茹吐兩不決三嘆獨登舟聊爲知者說

呈澤萸和尚

大道日陵夷眞風自虛妄城市足囂塵山林見高
尙翹首丹霞巔仙凡隔天壤巍巍大法王所行得
無上雲樹隱樓臺祇園集龍象衆水盡朝宗嵩山

互囘向三尺龜毛拂一枝兔角杖掃蕩野狐蹤打破猶疑網孤峰嘯一聲空谷傳清響側耳聞法音遐心馳夢想昨從南海來入山呈伎倆多謝火爐邊清言發深廣大冶鑄干邪頑金先出礦白社許從容青山任來往假我竹邊樓解我塵勞鞅臘盡又新年春光正駘宕山中歲月長杲日當空朗披衣禮法筵一拜一瞻仰百年老趙州千歲今寶掌願得鎮追隨主賓更無兩遲我三十年白首重相訪

題智巖師蟚蟹圖

巖公寫蟚蟹能事頗自得着意不着意用墨不用墨遊心入細微落筆無痕跡去歲下匡廬今年返韶石市朝知姓名遠近紛求索揮手入丹霞相逢同作客問客何所長問客何所癖客亦無所長客亦無所癖自言寫蟛蟹變化不可測留心三十年精思廢寢食直到手忘手方能格出格我聞巖公言將信將疑惑滌我狠尾毫拂我鵝谿帛巖公無留難巖公無吝惜爲我作車螯點綴樜蘋蓀須臾爪甲生橫行無順逆海底黑波斯躍躍上牆壁巖公洵好道悟取空中色胎卵與濕化鉅細寧揀擇何妨寫大魚化作垂雲翼

送陳詡菴還長沙

寬行毛孔中猛然發長笑土曠人亦稀知音一何少客從長沙來此意獨了了結髮讀楞嚴師心窮要玅相逢選佛場心大志不小自恨出家遲苦被紅塵擾期我五年來尋師入丹嶠行矣勿復云前期尚綿邈一息不相知五年非所曉客去掩荆扉空林見歸鳥

有鳥行

有鳥東南來飛上祗樹枝不辭道路艱但恐人我嗤好音駭衆聽倦翼阻高飛故壘遙山川千里去如遺獨立天地間形影相追隨群鵶噪前林俯仰心酸悲窮途計已拙日暮將焉之朝來下喬木入谷聊棲遲衆鳥爭相笑所託一何卑長歌謝衆鳥自比山梁雌卑棲非得已喬木誠孤危高巢易傾覆遠條防險巇虞羅咫尺間矰繳爲誰施翻雲羃

作雨變態時復爲逢人貴勇退智士恒見幾飄然雲水身去住無羈縻喬木不可攀幽谷吾當歸請言谷中樂所樂非等夷谷深無炎凉谷靜無是非谷雲共來往谷樹接差池谷響互相答谷風長自吹渴飲谷中水饑食谷中薇願作谷中遊永與喬木辭無人知此意長憶烏巢師

送吳宗猷從伯氏芥舟之阮江受學

之子初生時子髮如絲漆之子入學年子髮數莖白去歲子能文子髮白揀黑今年子遠遊子髮無

揀擇子如哉生明伐如旁死魄盈虛會有期日月不相息少壯貴及時老大良可惜之子何所之湖南嶺之北之子何所爲去家親講席昨暮理琴書今朝事行役再拜別二人依戀兩難釋受命行出門一日三記憶阿爺命阿兒寸陰如尺璧阿母命阿兒努力加餐食耿耿方寸中悠悠行路客路逢白髮僧記得曾相識長歌送遠人悵然念今昔壯哉大鵬雛高舉奮六翮雲垂鵬背輕天高鵬路直行矣莫淹留帝鄉在咫尺當從阮江翁竝駕朝天闕

送毛希瞻廣文

我愛毛安陽高節難爲匹一命足承歡欣然捧郡檄懷古欽芳踪千秋誰繼述翹首鐵城隅星峰何崒嵂川岳毓精英佳氣殊葱鬱爰有丹徒公清風振群物彭澤賦歸田東林問遺逸乘輿枉籃輿高論投膠漆羨君偉男兒相隨過蓮華格外恕疎慵許結王生韈駸駸千里駒空群遂超忽篤言騁八荒風馳還電拂結髮對大廷韶光豐勁翮昨日尚

翹庭今朝銜命出筮仕得儒官亦復爲親屈琴書事達遊雄才居散秩過我舊林泉話別還促膝笑指鱷湖東扁舟去何疾遙遙秦嶺雲望望韓江日雲日映青氈春風生彩筆到處便留題奚囊未蕭瑟茶山春正深登堂講儒術士習振頹綱青衿知表率桃李漸成蹊問奇爭入室舞雩隨詠歸童冠非一一先生勝事多遐想聊髣髴倘念山中人報我毋遺失

寄匡廬淨成澤萌和尚

中歲思遠遊退心在參詣垂老遲出門致遠常恐泥翹首匡君廬高深薄雲際客從山中來為我說幽邃曰有古棲賢珠林盛叢桂玉淵澄素波金井涵芳砌三峽瀉奔雷大聲警聾蔽上接紫霄峰下瞰湖天勢淨成人境幽松竹環蒼翠師王去不歸天龍森擁衛堂構仰象賢箕裘須善繼我公道眼高頫仰無一切十載主丹霞心力窮微細苦節挽頹綱清操砥流弊古道不可今浩然拂衣袂大笑行出門孤風振南帝華亭歸與騎江波共搖曳取

道入匡雲故山尋夙契舊業未荒蕪墲篪事耕蓺我才住山人出家須出世生平雲水心欲往還濡滯去冬覲法筵名山度殘歲春風返舊林百憂集如蝟暫別去還來法堂已虛位遠徑菊花黃撫景商飈厲懷人秋正深望遠庭陰翳大地欺知音登堂想真諦頑鐵躍冶金尋思舊爐鞴願得半把茅老來成活計上與紫霄鄰近接棲賢寺長從郢匠遊運斤時斲鼻大道無異同焉知洞與濟寄聲高卧人容我禍邊睡起來看遠空千峰互陰霽山色與谿聲句句無生偈明年買草鞵春江鼓蘭枻棹師入寶山化城非久憩

擬補蘭亭詩鈌二

祓除屬上巳嘉會時未央列坐遵枉渚俯流唼飛觴微酣發清嘯天籟無短長真宰契溟涬陳跡歸荒唐

應龍行天衢遊魚樂濠梁鉅細各有適高深非所量達人垂大觀萬殊歸一觴一觴復能幾激水流湯湯

師子頌賀新住持

大哉大法王出為衆生父大哉大師王生為百獸主法王師子王不隔毛頭許諦觀法王法諦聽師子語師子初生時周行方七步師子學語時頻呻振威怒師子轉身時返擲還趒距師子獨行時彳亍無伴侶師子出山時鬼神獸訶護師子奮迅時波旬生恐怖師子踞座時龍象如環堵師子蹴踏時野干神氣沮有耳聞未聞有目覩未覩咸聆師子吼快觀師子舞師子舞若何神力莊嚴具一舞

入法界再舞淨法土三舞轉法輪四舞酬法乳五舞吹法螺六舞擊法鼓七舞布法雲八舞施法雨九舞轉法燈十舞弘法緒師子慧命長師子法身固寶山大好山午天正亭午檄獸振古今威光耀寰宇師子復師子記莂生補處千秋肇化城天龍領八部萬古演法音頻伽及鶡鴟頑牛老更頑頭角無所取長歌寄法筵燈籠觸露柱應作如是觀應作如是舉要識師子真須明向上句

泊王借岡侯卿望舊隱馬山寄懷李遠霞先

與遠霞有約同遊中宿

巢卿不久盜水落山月吐停舟宿淺沙隔岸人爭渡渡頭老樹根記得昔遊處遙遙雲水心忽與故山遇山光如舊時山人非久住一別四五年重來不識路莫怪還山遲新人不如故雞犬雜柴扉蝸蚪當牖戶手植青松根剪伐同榛莽吾道有成虧不堪更回顧生平聚散緣適來還適去來如山上雲去似草頭露念我意中人少壯忽遲暮何以駐朱顏神仙良足慕言訪二禺君相期莫相負明朝事遠遊竟夕頻延佇

訴金

二氣轉洪鈞萬象森羅列真贗遞成禪權實相開設盤山破混沌披沙出糠屑方圓隨範圍色相互形軋初用止兒啼漸次及耄耋本擬籠蚩愚詎意混賢哲管鮑稱貧交取與先滅裂歆寧事灌園才品判優劣延陵視披裘淺深各自別賢者尚不免孔乃秦與越大道何坦夷多岐乃顛蹶四皓茹漢芝臨老遂屈節桐汀學釣魚羊裘翻魏闕北山矢

高尚中途納敗缺古今多聖賢大半遭挫跌周旦制禮儀交際先玉帛後來田舍郎委贄晉崇秩太公立圜法作俑先利穴龍斷賤丈夫接踵爭陵奪竺仙敎分衛欲化慳與伐像季繁有徒攀援事蓑餐咄哉窮巷士守株忍饑渴壯志漸銷磨委心就餔歠嗟彼屠沽流不少豪與傑受恩輕許人身名俱泯絕悠茲山澤臞空觥束三篋窮巷悲驅車侯門道磬折造化施權巧世途忿醜拙陷穽日以深淪胥靡窮竭吝爾如糞壤胡爲等芬飶吝爾如硫

鴇無容資作活投畀東海波波臣謝汚蛾投畀窮
髮鄉八荒均一闊堰石障狂流泉源未消歇伐木
盡根株夜氣生萌蘖願為火傳薪願為湯沃雪雪
消湯迸流薪盡火隨滅報語造化工永言戒覆轍

春秋登鎮海樓望雨

今日天氣和好風扇明庶卉木待芳菲美人恐遲
暮良時朋侶佳晨興理冠屨言尋粤秀巔振衣放
高步東北有層樓翬飛美無度經始自先朝增華
別新故乘興窮躋攀遙情縱瞻顧下瞰尉陀城歌

鐘溢衢路四郊方發屎三農渴甘澍遙遙山上雲
兀兀原頭樹雲樹不相知陰晴各欣懼憑高逸興
生撫景繁憂聚無力挽天河睠然獨延佇

答張子白來韻

出現宰官身不執宰官法我愛張神君羣囂靜言
壓皂蓋林間來千旄江介插盼睞及蓬蒿光輝生
帶袷笑我山澤臞從來見聞狹痼疾在煙霞因君
痛自劃宇下田可耕餘生願編甲

答楊邑侯用前韻

有手不拈花有口不說法睡起日三竿茅茨雪低
壓高人入我盧奇峰倚天插贈我貂襜褕報之弊
單袷鵬奮天池寬鼃忘井泉狹請從中宿遊往來
互針劄寄語遻官場青山擬黃甲

和張子白來韻

疾行不避影却步不逃跡拙哉守株傭生計日以
迫翻身出樊籠虛空為宇宅居亭不出門賓客日
三易赤米無宿舂青蔬有餘摘豐儉各隨宜彼此
不相藉何來鴻漸逵高飛振六翮見林情與依摩

空勢寧隔分手歲云徂相思過除夕懷之金石音
藥我煙霞癖春風江上來旌旆遥相索幽興既有
加深情更無射尋僧續舊遊埽雪披遺碣般若放
光明摩挲手不釋始知慧業人早註傳燈籍遊戲
文字禪無莫亦無適不惜如意珠相逢當面擲清
言重百朋古鏡濶一尺形影自相親縝密無縫隙
願從中宿遊已蠟東山屐老景逼桑榆俛仰忽不
懌悵然賦臨岐傾倒出肝膈歸來補破茅為君虛
一席刈著亾蓍簪故物良可惜珍重千里心襯交

須破格君如天上雲我作他山石雲石相依違倏忽成今昔隔水候雙旌開徑待三益林間勝事多無勞重歎嘖

冬夜姚齊州明府陪佟司馬舟過大通江干夜話賦得倚松待潮生

倚松待潮生潮生松韻冷野岍竝維舟僧房初出定五馬從大夫艘皂引仙令蹊我汙萊田入我蓬蒿徑枯禪嬾下牀逢迎失恭敬布席忘主賓當機率眞性一笑清風生微言動幽興艮晤難久淹有

懷殊未罄揮手別江干悠然發高詠

倚松待潮生潮生月華明一照珠江頭復照鵞潭上別駕已揚舲郎官猶駐楊佇立且須臾論心到深廣澄江無濁流清風自高爽遐哉氷蘗心超然出塵鞅長嘯獨登舟江山答餘響

愛石爲達官索去詩以送之

昔有拂袖人遺我袖中石盈袖琥珀光出袖鵞黄色浣手方拜嘉肅客虛前席餘生久索居介友來三益靜貯稱幽間謫觀永無射塵根漸以空面目差可識鬼斧斲嶙峋蜂房攢薄蝕嵚岑嵌太虛磊砢削絕壁月落天根淨水清雲脚直點綴石蒲清掩映山煙碧願從生公遊頑心契禪寂願上米家船奇形恣堅癖不願隨女媧補天效神力不願逢五丁鑿山啓蠶莢不願宋人愚燕石徒衒飾不願卞生癡懷寶自貽戚相期攜手歸勞生謝形役胡然中道捐飈風來自北家無擔石儲門有車馬客見意少所見驚恐迎棨戟鷄犬少所見飛走遵蓬棘枯禪正下牀自躡雙蠟屐左手結繩樞右手招

艮覿珍重穀城公留光倚檐隙焉知排闥人乃是朝天客入門周四顧注目中唐甓問客何所來問客何所索客言來所來客言索所索私貸頑石頑請以金錢易野人不識錢惟知畏三尺欷皇違右歡繾綣不能釋艮晤難久淹前期寧再得陳跡當乖分神交詎懸隔君心如我心與運隨轉側磨涅防磷緇永言保堅白

慰吳布田并輓逝者

昔有延陵君巖博葬其兒一慟舍之去魂氣無不

之復有西河公淚盡明以虧自言已無罪良友來
箴規人事有今古天性無盛衰哀死良可傷迷生
固其宜書哉布田翁種德務耘耔庭際生崇蘭弱
蘗何葳蕤一花先衆芳馥郁多奇姿期君永歲寒
托根深不移胡爲比芳槿溘然朝露晞造物詎憐
材天心寧倒施春花不朝夕百卉徒芳菲主人長
太息仰首天低垂栽培與傾覆將信還復疑東樵
老雅叟束芻來遲遲蕤露發長歌招魂續楚辭登
堂人寂寞弔影心酸悲孤鸞棲繐帳獨隺鳴青帷

殘宵冷螢火散帙蠹蛛絲祕彼幽蘭香入室容復
爲厯言保喬木榮枯會有時玉樹秀三珠取次春
風吹遠條拂雲日嘉實堪取擷無爲長戚戚日月
交奔馳

贈關東田寫墨竹

粵稽古壽亭寫竹如寫字丹砂作水墨撐天拄平
地家法竟不傳後來誰述繼爰有東田公卓然挺
苗裔異代儼同堂遐心得遥契手敏心亦靈膽大
心仍細寫竹不寫竹用意不用意驚豁絹許長長
安紙增貴伸紙拂素絹落筆事遊戲千幢萬軸條
頃刻盈箱筍風晴與月露變化窮形勢旁觀看不
及叱吒鬼神避還坐自觀心心王了無事如是寫
竹人寫竹亦如是借問壽亭翁是同還是異

和西寧明府李雪樵見寄留別之作

西蜀有神君高蹤葛翁亞騎羊稅山來如馬瞿塘
瀉凍谷見陽春南薰解炎夏奉檄趨郡城下車入
田舍許我石門遊欲往慙衰謝瀧邑挂冠初中宿
鳴琴罷舊社客來稀真風世胥詫感君遠寄詩報

之惟勸駕

送李明府歸田用郭蕤園韻

此心如虛舟浮名等匏繫東門有爰居不受臧孫
祭散木與散人深山託深柢萬事由自然四海皆
兄弟當局早息肩旁觀爭見替達人知止足俗士
忌韓蔽園綺避漢高巢由傲堯帝躬耕負郭田努
力完官稅問俗但桑麻安居無瘴癘仰見古人心
俯順時王制真樂只自如煩言豈容贅善哉祿山
翁解組歌叢桂倦鳥思舊林春光正晴霽老稚相

扶將攀轅情孔泥慈母顧復勤十步一為憩焉知
長往心故作淹留計我本林下人卧雪柴門閉雲
月總同情谿山各殊勢長擕龍尾車相與事耕蓺
罷勉報知音遐心得遥契郭子登仙儔長歌送蘭
枻歸來過弊廬話到陽烏逝出君遠寄詩吟詩當
分袂賓雁去已遥報書悵迢遞我聞龍門山昔有
蘇汝礪藏書三萬卷日久蒙塵穢君歸好卜居雲
臺峙天際開卷豁雙眸著書發靈慧香國盛芳菲
空谷多蘭蕙采之持贈誰好風遠還濟回首野棠

春清陰成廣蔽美人去不來芳蹤時可繼野老甘
守拙窘步防顛蹶馳想到蠶叢山川未西滯神交
如珀針離憂寧芥蔕堅彼松栢操後凋在寒歲

答李斗山明府冬日京邸見寄來韻

一九還二九相逢不出手多謝意中人寄書方外
友日暮無好懷撫景慙衰朽卧雪忽經春東風起
楊柳遥遥懷古懽澹澹如玄酒名心即道心無拒
亦無受至道予所思榮名君自有大業戒遠成保
之為可久

和中州李滄維見寄

日色冷松杉潭影浸衣帶獨坐煙雨中靈光炯不
昧客從遠山來遺我白纖蓋帝珠交陸離天花紛
馣馤白雪聲市咪黄鐘雜仙唄一拜一沉吟恍惚
靈山會大李及小李神交在天外姑射冰雪肌瑩
澄絕疥癩精鑿盈素盤豈復羨蔬糲珠玉忽在前
穢形埒輕壒報詩隨長風細響答天籟趨庭有異
聞闕音慰遥慨

咸陟堂詩集卷之二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七言古一

祝髮呈本師

男兒愛身及膚髮平生一毛不敢拔蹉跎四十一回春參差兩鬢同鷄肋蒙師為我操慧刀頭上不與留纖毫一朝四大輕鴻毛昔日縫掖今方袍縫掖今方袍于本來面目應相似鏡中見影不見形莫道昨非今乃是試辭大衆入山去山月松風供

穩睡但願慧刀時在側不令鬚眉長埽地

贈梁海民

梁生兩眼炅如電憶昔與予始相見登堂一語發真機使我老僑驍雄辨終朝旗鼓紛相當直至閧聲不見面月出日入方休兵勝負未決終不平迦文尼父大鼓掌何意得有蒼蠅聲從此與君成未契眼中始識梁居士高論至今如昨日君未全非我仍是是非君我不相知且道誰人先出世我昔出世四十春今朝方卸頭上巾途窮舍車覓舟楫鬚眉雖假面目真出逢親舊不識面故人熟視廻車輪臨岐勸我入山去嚴城鬧市多囂塵請君棄置勿復道此心草草難具陳低頭負米歸乎來眼前豈有相知人

金茅山房讀書歌貽吳山帶

出遊五岳任兩足渴飲三湘便一腹名山歷盡能幾時且住金茅茹山蔌金茅山下茅半開主人愛客如愛山澹澹流水寫情性浮雲來往怡心顏我來憐我太無學置書引客登高閣病夫耳目各爲

主不見精微見精粗釋書三起謝古人揮手入山種靈藥靈藥初芽合作丸大珠小珠光錯落持來照見古人心不令古人空寂寞

壽黃與岐

先生先子之所畏憶我爲兒始七歲大人抱我置左膝隔坐與君論文字我時僅識之與無側耳靜聽無讙呼上客騏驎笑相許豈知長大成蹇驢蹇驢畏走三城道躑躅秋風嘯秋草故人相見驚相識我漸就衰君已老我衰不足惜君老頭還黑亦

遊半作乘車人諸生盡是文章伯先生兩眼大如
箕世上紅塵汚不得一日讀書能幾回山中甲子
去復來詩書之外何有哉眼前窮達皆塵埃青兕
爵丹砂杯爲君詩酌君醉飲此不得老日月重瞪
瞪海水淺河水清美人更築黃金臺

答謝鄰門

謝君於我稱父執賤子今年過四十昨日別君穗
城下短鬢參差冠岌岌今朝相見秋風裏兀突山
僧擁高笠本來面目看未真須臾大笑轉成泣大

笑空爾爲仲尼弟子稱闍黎涕泣勿復道山上麥
莪山下草君親未報慙萬一仰首高天看白日白
日天上轉浮雲眼中變自悔平生識字多秖能讀
書不讀典一朝蹴踏虛空碎法王與我開方便爲
報東山莫鳴鼓山僧有心良獨苦學道無成成亦
老此身在世知無補

夜半颶風歌

天地巨若何許我生其中如秬黍天地窄胡偪側
今宵無地安床席大風如椎椎大屋小風如鑽鑽

破壁壁間有人抱膝坐兩眼熒熒四牎黑床頭雨
聲灌雙耳床脚水深盈百甓生衣濕透坐到乾眼
且不能行豈得須臾水怪紛跳踉擁出潮頭高八
尺居人火黑鬼火青前有長蛇後短蜮長蛇佚人
人豈知短蜮吹沙去無迹山僧老眼不忍見仰首
高天容默默千家夜哭鷄犬靜滿地濕雲鐘磬寂
鐘磬鐘磬如有靈願敎打到上方日出下方晴

天然和尚七十頌

拙哉大撓作甲子乃識太初與無始刼敎三萬六

千日怭殺山僧希乍佛豈知賢聖中所存一朝坐
老天地根七十年前無此人衆人道假我道真七
十年後稱壽者衆人道真我道假真假兩不知請
問天人師今夕雷峰好輪月不異匡廬夜靜時

將入山留別同學

我所之乃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山中何所有中
有一室兩扉無四壁主人默坐萬山寂外有盤盤
細路通檐隙我自能行人不識上有巉巖磊砢之
奇石覆以千年之松百年之柏下有青泉晝夜流

滮滮大魚長尺半小魚長半尺山雨晴山雲歸雲
來無心去無迹山牕虛山月白一暈清光如太極
山中樂事言不悉我縱言之竟何益我去作居亭
君當後來客後來蹊斯境要玅心自領君毋早來
早來僧未醒君毋晚來晚來山已暝君有行山有
徑君自呼山自應停君呼止君聽謂聲在呼還在
聽若云在呼應何聞云在聽者山自靜却笑巢許
愚洗耳臨清潁山風嫛嫛松間來山僧耳底無些
剩

石琉璃歌貽劉子石

石乎石乎胡爾奇精英肇破混沌皮硨磲瑪瑙難
等夷良工剖作光琉璃忽如初日生海底萬象森
森見元始忽如素月懸當空千岷萬壑無異同忽
如玉壺貯冰雪冷照孤心消內熱又如碧落無纖
瑕虛空自轉金輪車石乎石乎何從得究竟本來
茲不識莫將石作琉璃覩莫將燈向琉璃覓燈石
本無無亦無無無亦無空即色從君乞取入山去
大放光明照昏黑燃燈古佛笑眼開就中認取劉
子石

尋梅歌

野水斷橋下山路東風自來僧自去四望無人不
知處笑倚寒皋問枯樹枯樹欲枯枯不能化作前
溪一段氷相逢無語秘香色骨格神仙心老僧老
僧踏花如踏雪老僧見花如見月此時欲辯兩忘
言仰首高天搔白髮

送羅顚甫講學鐵城

山僧住山冷如水夷寒夜坐無衣被隔牕短燭分

照人明發羅君戒行李問君行李能幾何重等須
彌輕過紙世人所有君獨無兩脚一肩行百里世
人所無君盡有九象五丁馱不起君昔讀書書笑
君蠹魚腹裏尋糠粃一朝糠粃發靈芽渾沌重生
聖賢死死者已死生者誰俗士得皮君得髓六經
放下無一言直向窮荒唱宗旨東西南北同此心
大道為公應爾爾題詩寄語彼都人請觀今日羅
夫子

送林四入楚

先生兩脚如轉磨行盡日多少眠坐昨暮東來曉
西去路指祝融峰頂過祝融峰頂日高高野客山
中猶燭火先生大笑行出門八尺龍駒鳴駿騃謾
從去日計歸期看我蒲團穿幾個旁人借問客為
誰答道今日此翁前日我

下山紀遊

咄咄怪事山僧忽作下山計出門咫尺忘西東迷
津覓路逢老翁老翁胡盧笑掩口兩脚疾行徐舉
手指予海日初出處便是山僧下山路朝從小漫

來暮宿汀溪渚半堨孤僧迷去住老樹作風山作
雨暮宿汀溪渚朝上大夫山身如遊蟻行九盤十
步一息窮躋攀陟層巒登絕頂七尺開身萬仞影
下方視我如蟭螟我視下方如坐井下高岑歷峻
坂蒼松蔭天無曉晚樵徑開謌謌漸遠南山牧客
驅牛返牧客驅牛牛耳濕山僧出雲雲在笠千家
煙火石橋東青山一路沿溪入石橋橋邊逢老叟
於我先人稱畏友四十二年重到來蹉跎少壯成
衰醜相見驚相識知我行無力煖湯濯足安床席

大言小言紛刺刺西聰語未終東聰日已白夢去
是歸僧醒來仍作客歸僧作客無已時塵埃失却
真鬚眉出門岐路還路岐舊遊別作新相知君家
兄弟多好道今昔結交非草草海門風雨僧初到
野寺吟詩見懷抱君作主中賓我作賓中主同是
住山人知我下山故山僧十日不歸去饑殺山中
大腿鼠乞取市門米煮用市門水擔泉負米歸乎
來折脚鐺邊冷煙起飯熟誰當吃飯人山中自諳
山中味

病中示諸子

怪矣哉怪矣哉一團血肉辭母胎四大假合成百
骸饑食渴飲豈腹該長衣短褐稱體裁生老病死
相牽推胡然衰醜胡嬰孩四十二年寒冷灰骨為
猛火燒靈臺靈臺火滅歸山隈山門十日九不開
終朝運水還搬柴放下擔子眠堆堆日之夕矣筋
力頹旦吟暮呻聲喧豗良朋相念爭相猜問我痛
癢何處來病僧欲語中徘徊諸公諦聽毋深駭要
知痛癢何處來直須死過翻身回怪矣哉怪矣哉

要知痛癢何處來直須死過翻身回

西水歌

生願食西江米不願飲西江水西江米多實我腹西江水多沒我屋我屋住山猶是可我屋住溪淹殺我大陸沈大陸沈秋雨淫淫秋水深水深過脛淺却宫田十千頃水深至領舟檝交加車馬靜水深滅頂四野無人煙火冷老蛙行出海大魚入枯井凹頭相覷失聲色大笑乾坤成陷阱問君笑胡爲爾山僧昨暮下山來鐵船獨渡空江水前浪拍

船頭後浪拍船尾停橈直入水晶宫無限魚蝦跳成市

遊石碣山作

山僧住山今老朽逢人說山不去戶從前所聞見則否過眼一過爲芻狗何如此山世希有一幅雲林好心手周遭方廣盈十畝土肥泉滑峰稜瘦中有天地外無漏山光水光晝復晝兩兩石樓如老叟大者兀坐小回首大樓之左小樓右長松低枝與石鬭衆石傴僂若奔獸前行麋鹿後猿狖聚爲月窟豐其蔀仰首窺天通石縢散爲玉銜布星斗橫數八八縱九九路斷不斷見遺構有聲無聲獅子吼相傳古寺廢已久殘碑半缺成蝌蚪殿角生塵佛面醜圓鏡當中無淨垢入門頂禮還抖擻踏破前人舊窠臼歸來大笑别良友此山取作逋逃藪君心我心無避就終當去去去莫後把茅蓋頭覆遮厮坐斷雲根覩遠岫不信名山有神守管取洞天歸兩肘君不見藏山于澤未爲固夜半有力負之乘竊負而逃逃者誰字曰跡删名曰鷲

贈謝鄴門五十一詩

坐中飲酒浮大白聽我山僧歌一拍欲應仕毋識字要落魄作詞客君不見里中黃戶附青雲堂上主人生白髮借問主人姓氏誰昔之大謝今大兒生來鑿破混沌竅無端下筆能吟詩眼前作者少滿意與我先世稱相知先世知君非一日臨老結交交更密我爲兒時君作賓名分凜凜如叔姪大人指君爲我言此是而翁老膠漆我常側耳聞高談八牕四壁生煙嵐我常披卷讀佳句恍如孤月

明秋潭當時記憶十八九至今脫誤無二三始知
往事那可道少壯漸衰衰復老更無面目干權貴
秖有詩篇供潦倒我去爲僧君灌園驢背相逢休
草草草草相逢能幾回海門春色去還來置將世
上難成事罄取尊前未罄杯主人旣盡杯中物狂
予狂歌歌未畢我年四十二君年五十一從前歲
月可奈何剩有空文歸石室得意失意秖自知羞
與時人較名實彈我雍門琴操君齊客瑟莫更覓
知音斵鼻今無質莫待濁河淸龍門流汩汩但願

年年月月日日飲酒時盡如今年今月與今日就
中認取主人翁當尊相見無相失

盧墓歌

君不見東鄰有子早當路老大還鄉失墳墓君不
見西鄰富兒作商去封樹無情宿煙霧從來至性
多賤貧豈必揚名方顯親癡人癡絕良可嘆名利
敎子還敎人一朝眼光皆墮地骨肉相視如越秦
何如南山老孝子盧墓三年不見齒秋霜春露慼
至今眼血全枯心半死今年寒食復明年餅中無
酒甕無錢羞以山薇酌澗水白茅藉地爲几筵誰
家椎牛祭新鬼山前山後羅管絃紛紛車馬盈廣
陌塵埃不見陵上柏攀柏孤兒泣向隅問取姓名
云不憶道人出世未出家萊衣上著僧袈裟出門
負米歸不卽路逢蒿里生吞嗟揖君借問家何處
俯首沉吟淚如雨荒原客散子規啼斜日在山風
在樹因君念我泉下人大聲問天天不語

贈羅煉師

大人先生生何年乃在無始之始先天之先塵塵

刹刹萬萬古天荒地老神獨全中間要妙言不傳
我欲言之玄又玄宇宙廣廣人處一焉生人林林
公處一焉四大假合二氣循環凡夫百歲如土偶
嬰兒十月成金仙當知前日羅先生乃無極老翁
之鼻祖今日羅先生乃無極老翁之兒孫兒孫落
地恃門戶自闢玄風建旗鼓讀書只讀五千言悟
後明明無一語柱下翁函關吏異世同堂應見許
何況聖人在東魯在西土亦應著眼交相覷先生
得訣早歸來萬象森森日亭午靈臺雙闕逈霄壤

玄牝重門鑠風雨未雨何龍不風何虎却笑頑仙守三五十年一握九還丹達者視之如腐鼠豈知大藥有真傳本來玅道無今古長生學就卽無生元氣養成爲氣母道人本是道中人少壯蹉跎今晚暮底事無成奈若何日夕空山坐枯樹樹頭老眼難見人眼中之人道中蠹年來始識羅先生一日相知兩相慕如公方是學仙人嗤殺秦皇與漢武

李廣文蒼水招遊長樂留別山中諸子

吾儕生而有志在四方胡越秦楚同一堂盛年負劍去鄉國縱横八荒周五岳君不見席不暇煖突不黔千秋萬古稱聖賢我生恨不逢二子負書擔囊隨驥尾騏驊蹋踏同駑駘老死櫪下真可哀故人知我愛遊悉遠札招邀來谷曰谷曰秋高瓜滿園思量窮老終閉門今朝名山與無那東行路打羅浮過羅浮仙人爲葛洪相逢別去何怱怱臨岐贈我雙白鶴千里高飛到長樂到時九月秋正寒主人苜蓿供盤餐飽食登高縱歸目回首故山思茅屋茅屋中閒有阿誰因風寄語遥相思嗟哉人生豈得長麋聚白日西馳水東去去矣乎去矣乎天生我輩無賢愚聖賢不學皆凡夫凡夫聖賢何所學覺卽不迷迷不覺一朝臭腐化神奇典墳丘索成糟粕我今垂出門安知行路難百里半九十前路何漫漫但須另刮一雙目別來三日還相看

望羅浮

我聞羅浮之山其高如高人從來可望不可親又如神仙在煙霧招之不來麾不去昨日下山時山

翁送我臨岐路囑我登羅浮記取朱明一抔土中有六蝴蝶厥名小鳳凰兩翅如車輪文彩不可當更有龍葱青琅玕葉上有符符有光小蟲作篆比蒼頡或直或曲或短長飛來五色鳥習習成文章青玄赤白分四方黄者爲主居中央種種勝玅難具詳歸來舉似毋相忘我聞山翁語諾諾心相許昨暮從西來今朝復東去分明羅浮在眼前水急山高雲不駐山靈笑我來何遲報語山靈毋我嗤鐵橋明月倘相待廻舟更與葛洪期山翁有諾不

可負肯放羅浮空手歸

過藍關謁韓文公廟

我昔讀書至原道眼中有儒無佛老孔門兒孫爭吐氣烈日當空長杲杲後來更讀潮州韓廟碑始知眉山老子不吾欺道濟溺文起衰古人可作非公誰當年天子崇佛氏騎馬雞棲上封事批龍鱗履虎尾等榮辱齊生死自斷投荒不復還一路行吟八千里至人履險如履夷眼前直道平如砥何有於秦嶺雲藍關雪淒涼獨灑窮途淚嗚呼噫嘻

我知之矣孤臣去國兮誓忘家天路險難兮不可至登帝鄉兮雲中範馳驅兮荒裔靈均九辨有同情平子四愁應不二今來古廟枕寒嵎松樹森陰不知歲秋風入松作山雨前路行人去如水我問行路人誰是公如已當年秪有鱷潭魚不畏天王畏刺史路人問我誰舊是尼山門弟子方袍高笠胡來哉稽顙再拜汗先泚我公聰明見肝膽天人默默應相契過門正好留衣別登堂不用作胡禮

除夕歌

蠟燭一寸長照我萬古心人壽不得如天地何況天地終湮沉今年舍我去者三百六十日去日之日來日之日儵忽往還成古今古今今古轉相迫大地茫茫同作客當前錯過雖莫追西方未明東方白人人盡道明日是明年忘却今年今月今日與今夕今夕云何歲月無多膏火自煎爍金石潛銷磨一元十二會剎那還剎那剎那剎那那更得時乎時乎胡可失北風吹霜疾如箭犁星既沒水生骨東鄰沽酒守庚申南舍焚香祠太一山翁不

如老將至曲枕右肱舒左膝天雞啼破夢中春一道神光生白室大聲喚起隔年人此時正是臘月三十日

贈惟寶師

三歲小兒也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斯言勘破天下人謾向顛毛爭白黑惟公老矣胡爲哉眼如古佛心嬰孩自誇筋力過少壯一日下山能幾回下山相問何從去撥蓮獨與骷髏語有時聚火煨坭牛卓午燒泉散行路往還十日九帶星入門洗腳

翻金經冷鐘冷磬破牆壁世人兩耳不得聽我聞當今大禪宿滿口狐涎水漉漉何如此公踏實地慧目不修寧有福山僧憶昨四年前星星短髮垂兩肩與公相見發大笑腐儒亦復談枯禪須臾天昏風雨惡頭上烏紗吹折角髮長世短可憐生善來比丘緣剃落咄哉往事勿復云眼前有道不可蹈看公却似山中月我作長天一片雲片雲明月何曾隔公在山南我山北但願長從老趙州庭前勘取孤生柏

送李蒼水主教化州

廣文先生清灑灑官冷心閑身未暇手提木鐸出蓬蒿去年東去今西下重來別路兩經秋正值空林初解夏道旁車笠忝相送班荊舊是同遊者憶昨齊昌一訪君半載山癯寄官舍春風三月送歸僧夢裏昔遊如昨夜人生離合會有時勿惜爲君重勸駕殷勤次第說官程四坐相看莫相訝西南一路入高京平原道直澄川瀉隻輪車上青油幕穩坐看山如廣厦到時日暮宿郵亭四野孤烟烈

柔柘諸生束帶出郭迎明發齋夫催上馬入門高坐講道德二帝三王無五霸上農播種下農穫莫誤穮稂作良稼大儒出矣小儒鳴安事詩書與教化爾君早得如意珠一顆圓明大無價今來齊與撫州見罔象離朱難假借山僧拭目幾回看臨岐休說無生話秖憑寄語彼都人罄取頑金歸大冶當知今日李先生也向東林曾結社

留別諸子歸耕西寧作

居不願武陵谿下宅秦人已被漁郎識食不願首

陽山上薇夷叔先我曾忍饑從前轍跡不足蹈出門門頗將焉歸太行之高群羊牧其嶺洞庭之深魚鱉潛其淵石室死委外人不得入獼猴聚族長子孫於其開天地之大旣方且圓盡人授宅還授田豈無百畝還一廛假我暫住終餘年餘年百歲能幾許一身七尺如稊黍冬日嚴寒夏蒸暑海水多風山多雨塵埃遍塞環四堵幾欲奮飛無六羽別君去去何所乃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上無堯君下無巢許居此之處誰與處贈君不能君自

取君自取來何時君不來長相思羅山旁瀧水涯山有木兮屋有椽照有菅兮樜有衣頑金出礦成鐵基黃犢三歲能負犂耕田而食得不饑抱甕一日灌百畦瓜蔬自摘還自炊萬事具足如取携我之樂矣君未知君未知姑妄言之妄聽之

屈翁山歸自金陵予將入瀧水賦贈

君不見至人有身無四大乘風穩踞溟鵬背下覽九州如壓塊朝發越裳暮燕代君不見至人善行不任足馳驅直入蝸牛角縱橫遊說蠻與觸三軍

解甲輿脫輻斯人人耳無大奇致虛守靜如伏雌中閒眞宰微乎微神出鬼沒不可知去年盡室吳江去江邊欲與鴟夷住高堂有母生舊帶自刺船舟出煙霧歸來重理瀧酒市黃花彩服參差新炙雞乘竭招比鄰黑貂貫過牆頭春興來起舞醉無力舉觴遍告座中客此身有母難許國自作散儒深可惜深可惜未忍聞長歌短曲聊和君明朝我向瀧西隱世事悠悠勿復云

過羚羊峽

上峽上峽行不休一夫力挽千鈞舟船頭刺篙後搖櫓長歌短纜柔如組畔洞乃是百谷王端水作腹瀧水腸兼山習坎爲束峽譬則咽喉司吐納昨宵峽口聞風雷耳長目短心先駭今朝峽中蹈煙霧山色水聲渾不住此時此景堪語誰當境不覺旁得之上如龍伯大人撫長劍截取方輿作天塹下如任國公子垂鉅竿坐臨砥柱觀狂瀾前如五丁鑿破蠶叢道金牛奔入西山草後如祖龍東而揮神鞭衆石俯首爭相先左如維摩一榻一方丈

金毛獅子紛相向後如陁羅千手千芙蓉三十二相塡虛空八如有窮射天彈九日葬屋宵中見瞥室出如瞿曇夜半覩明星扶桑浴日天雞鳴天雞鳴我當去行遍千山萬山路順風順水下峽船相逢莫問曾經處行路難行路難莫難於瞿塘之灩澦何如羚羊古峽徹底清照見行人不知數行人照水水照人形影奔波漫相遇當從舊路復歸來石出水枯山骨露順流東下會有時回首嘆山與山語

麥子滋莊門外有樹經冬不凋至春脫落名
日拗春木戲題以詩
瀧西雨雪寒鸛孤靜觀物理知盈虛特來問取滋
莊去門前有樹青陰敷凌寒獨立見天倪高高枝
葉深根株拳攣屈曲遠繩墨匠石不顧樵不蘇何
由得此老古榦豈是散木還大樗主人云是拗春
木當春落葉冬生莠不宜城市宜山谷多生盤石
嵰沮洳我聞斯語深歎息草木何智人何愚宇宙
之大含萬有繁華零落皆虛無至人槁心若槁木

任運輾轉同轆轤大盡三十小廿九六丁六甲乘
隙駒造物小兒太輕薄假立名字欺凡夫安知彼
春者不以為冬榮者不以為枯春拗木乎木拗春
乎春與木兩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夫

送僧再參天目

盡天上日月星辰作雙目覰不破當今諸方老者
宿盡大地風雲雷電隨兩足遊不遍天下名山陵
與谷何如瞎驢開眼見主賓跛象橫行無背觸老
師老矣胡為哉十年兩度參天目當時親見作家
來教餐胡餅因中毒至今吞吐總無端恰是桃花
正開梅子熟無絃琴在憶鍾期未惜腰包重結束
一片孤雲萬里風直上高峰倚竿木等閒會計草
鞋錢六六原來三十六去時春載腸歸來秋已肅
鐵牛渡海奧鐵鞭金翅摩空啄金粟中間不隔一
毫端圓是蒲團方曲彔我本山中人還山有茅屋
年年盡送渡江僧頑石明知不是玉但願獨坐飛
雲峰頂待師回自把一枝無孔笛吹無字曲

送吳孝廉北上

我生不能走馬黃金臺年年送客空歸來舊遊通
籍十八九天開出庭嗤鴛駘微言欲贈不足道含
毫伸紙胡為哉今朝更送吳公子輕舟曉發南風
駛舟中有物能自鳴匣裏雙龍光照水斗邊夜氣
通紫垣天路迢遙八千里當今薄海方太平縱橫
八極無戰爭馬上吟詩向燕甸渡江漸次京颾生
旂亭沽酒對三累醒前醉後高談兵此日聖人思
頗牧得士如君一已足臨軒日策三千言擄鞍射
取摩天鵠從來世眼重科名何妨一第驚流俗野

老旁覩知爲誰歸來聊拭山中目

送鄭詞輝孝廉北上

憶昨與君相見時參差短鬢如青絲壯心一日三上馬酒酣肝膽逢人寫幕府從容借箸籌行詩共上臨江樓時取床頭三尺鐵四手摩挲兩心熱功名自斷鬪凌煙滿堂賓客私相憐須臾別來各殊世城市山林自爲計天南雪後花正開神魚撥浪隨風雷遊足追風留不住一朝挾策出門去道旁餞送多嘉賓車蓋雜踏風吹塵獨有羅浮山上客

岐路相逢莫相識故人下馬爲班荊前川日夕君當行留君坐到津頭月世事茫茫勿重說人生遇合會有時我雖不語君應知微言欲贈難草草得意歸來爲君道

白蓮花歌

君不見太華萬仞之孤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并州剪刀太犀利截取靈根下平地無端化作姑射仙氷競玉立何卓然忽如高人倚長劍三尺霜花明瀲灔忽如洛浦鳴珮璫凌波襪底風吹香忽如屬國卧氷雪玉門歸去持空節從來太素涅不緇泥塗驗取光離離蜜蠶蝴蝶太無謂終日尋香不知味老夫愛花今白頭兒童拍手笑不休拾將花片各歸去坳堂爭放采蓮舟

羅母祝辭

笙歌滿室賓滿堂錦繡纂組玄以黃嘉儲旨酒兌圓方母壽子貴悅且康豐功偉烈爲顯揚黃麻墨敕天語香斕斑朱紫紛趨蹌雲礽簪笏隨鵷行世人慕此中若狂一拜一祝一舉觴衆口共舌如鼓

簧阿母大笑不肯當賤子歷位陳荒唐四座聽者胥望洋三間茆屋半畝桑日暮蠶績朝提筐黃虀赤米親烹湘青松白石歲月長子孫賢聖母體强男婚女嫁樂未央人生得此匪尋常請爲母歌歌無疆願母壽齊三光令子秉德如圭璋三公不易寧韞藏阿母聞歌出中房爲我飲酒浮巨觥舉手揖客聽無忘此子出言言有章

留別同學諸子

初別君齊昌去再別君瀧西住去年搘杖入羅浮

今年渡海隨煙霧遠別四五回暫別不知數人生離合能幾何何況衰年各岐路岐路今年憶去年多謝長篇還短篇尋思留語與君別當時道盡今茫然不可說不可說重陽九日黃花發西風吹轉隻輪輕直到南溟見孤月

渡海歌

天地之大夫如何諦觀滄海成巨羅垂雲大翼駕與鵬乘風巨艦機中梭蛟龍戲水蛇旋渦江豚拜浪豕涉波我生七尺胡足多聚散殊轉風中荷今

朝渡海天氣和柔風吹席行蹉跎天空海闊無復他眼前有景不得歌滄波極目殊山河朱明回首荒煙蘿登高望遠無斧柯老眼一日三摩挲白雲縹緲山嵯峨東烏西匿虛陽戈終朝形役暮則那停舟見月揚纖蛾古鏡出匣塵未磨微光照客寢復吪三更隔水聞枯蟆千家海市枕靈鼉曉來登岍人肩摩風景恍惚曾經過天涯老殺老頭陀江邊笑倒春夢婆呵呵天涯老殺老頭陀江邊笑倒春夢婆

打春牛歌三闋

海南無雪耕稼宜冬穫夏穫嘗先時青苗遍野春未及田家洗脚休鎡基次第東風動芳草農忙農閒儂自知今年元正好風日有酒不飲空復爲舉杯相勸醉歸去明日立春還爾期 一闋 春牛白春牛黑朝往城南暮城北春牛齊春牛肥昨日東郊今日西 二闋 彩鞭三尺五色絲衆手打牛牛負犂方相前導蒙熊皮長官後殿僥威儀玉驄蹀躞行且嘶風輕紫陌揚旌旆道旁觀者誰與誰八十老

翁三歲兒衆中熟視牛焉之隙駒野馬紛交馳遶城三匝歸乎來愼勿近前官吏笞 三闋

石鐘鼓歌 并引

多異一山爲會同絕勝中饒怪石有聲有響有形有象未遇知音視等頑石埋沒榛莽自開闢至今禪者幸達渡嶺南歸結菴其下已二十載朝夕扣擊聲振山谷癸亥春予偶來遊拉往觀聽三石兀然或類或仰應手有聲聲如靈壁盤桓久之風雨交

作下山薄暮因逃問答機緣作爲此歌

山菴有鐘復有鼓厥聲可聞不可覩我來欲借一回看問取靈泉老菴主主人手執須彌椎共上千峰萬峰去分明三片頑石頭覿面相逢能解語喑呟鎗輪盈虛空老樹作風山作雨風從何起雨何來萬籟消聲自終古鐘未鳴鼓未響燈籠觸露柱鐘乍鳴鼓乍響徂奴與白牯鐘不鳴鼓不響木人逢石女千里相逢休錯舉扣石三聲君自取

甲子立春日奉觀音大士登海潮巖夜宿巖

中巖賦一章

天容海濶巖岫迴雲開月落鐘磬冷夜長燭短光搖搖不見孤僧見孤影普陀老子丈六身伽黎瓔珞金光炳天龍擁出萬山中師王踞坐翠峰頂一朝頑石手點頭萬古江山闢靈境笑殺羅浮老古錐鐵鉢分身逝赴請蒲團坐破草鞋穿兩與人間成話柄無端踏上最高峰側耳潮音發深省拄杖兩脚得安眠直到紅輪出東嶺無手人撾毒鼓鳴無耳石人心自領借問下方閒未閒昨宵誰夢誰醒

寓龍池菴日顯師以風雅相質贈此以廣其志

讀書萬卷無一得彝行數墨知何益丈夫恥作文字禪怕與時人號詩伯不見黄梅舂米盧胸中一字全不識腰閒石㸔骨皮穿倩人夜半書廊壁祖翁田地坦坦平兒孫莫更栽荆棘我在羅浮古洞來蒲團坐老青山色焚盡詩書始出門門前大道如弦直南行取路過龍池龍池之水清且碧春風

菡萏次第花赤梢鯉魚長八尺眼中明月奪鯨鯢夜光照見池頭客相逢知我老詩僧捨却摩尼問沙礫笑傾栲栳擲還君莫昧圓明綴衣裓振轉前車戒後車少壯及時須努力談破灸囊來了緣斬斷葛藤千七百老僧拭目池上看雨似盤傾雷霹靂金鱗透網出重關方笑蠹魚心眼窄

歸自珠崖過鐵城作行路難貽諸子

昔我來流火月今我來小春節昔我來桐花結今我來梅始發昔我來尚炎熱今我來天雨雪晝夜

如轉環日月互明滅草木自榮枯寒暑無停轍相逢能幾時忍作三年別三年一別一無成往事蹉跎爲君說爲君說請勿譁聽我長歌行路難行路之難莫難於高凉九折之長坂珠崖萬里之狂瀾陸乘隻輪車輾轉巇且巇黃埃壅周道荆棘上參天蚖虵竄林莽猛虎伹伏俟人餐涉潺湲陟巑岏南行白月至黑月始聞波濤洶湧於萃雲遠樹之閒山窮水盡見島嶼我欲奮飛無六羽舟人招手上方舟挂颿遥發隨煙霧大浪如雪山小浪如鐘

簸波斯躍出水晶宮無限魚蝦相對語笑我住山人卻與波臣遇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天空海濶行偃行野鶴閒雲住非住來去本無心見聞俱不取快矣哉快矣哉三年行脚今歸來擬返朱明洞天去舊時茅屋荒蒼苔林間過夏謝賓客雪時遠與尋宗雷香山之山南海水彷彿珠崖無遠邇鐵船到岈見鐵城五桂嵳峩如五指老僧老眼未分明策杖省毛識鄉里里中人誰家子昔年未齔今齊齒靑靑者絲何當白髮垂兩耳一則以懼一則以喜跟蹌赤脚登堦戺故人恕我大無禮知我遠方爲我居行李無物可相遺無言能舉似行路難聊復爾五嶽明年事遠遊重來願行長如此

贈黃元祥中祕

高歌飲酒須盛年四座未醉翁酗然請與吾翁論經濟少壯鑱疎老微細始知識力相乘除外邊不足中有餘顛毛落盡齒牙脫胸中饒有眞詩書詩書不是空文字風雨晦冥皆正氣萬古端州一片雲遍塞孤臣方寸地五羊城邊垂釣翁曾識西方

降隼公穆天去後無消息惟留八駿長嘶風風高大野秋光早散誕天閑隨水草產得龍駒腹有文取次騰驤慰衰老老翁事事不如人止有耳目聞見新逢場笑倒笑還起撲折一角林宗巾問翁笑笑胡爾爲欲語不語人知稀女子不嫁嫁已畢於陵竊鈇蹠采薇江河日下長如此河水待淸人壽幾分明記得少陵詩眼中之人吾老矣

贈陸天士

男兒讀書委窮達老大無成非所惜陸生豈是貧

賤人離亂他鄉聊寄跡朝煙仰給管城君春田耕
破嶺斜石萊根細嚼牙齒香銅片不嫌頭髮白胸
中涇渭自分明眼前歲月隨拋擲甲子從頭數至
今清風明月長爲客孟光不厭伯鸞貧牛衣對掩
王章宅夜半蓬窗燈火青萬卷牙籤伴刀尺時人
要識高士家請聽書聲兼紡績陸生陸生如命何
聽我山翁歌一拍皇天不負苦心人相勸及時須
努力盈虛消息會有時搔首衡門看潮汐

漁人得巨鼈鬻於市贖而放之戲爲此詩

我生不樂逢伏羲網罟既設發殺機潛雖伏矣身
亦危絕流竭澤靡孑遺魚蝦蟹蛤由取攜朝市晚
市肩相擠中有巨物非等夷狀類覆釜闊脊其縮
項帖尾蒙縶維捨身判命供烹炊市人過之咸朶
頤磨刀霍霍爭先施乖手入座俯所稀偶來乍見
心酸悲諦觀乃是大鼈龜脫淵失水蟲蟻欺大似
大人羅世羈壯志消磨神力衰揚首吐氣今低垂
大聲疾呼天不知丹砂可點金可揮爲君聊作續
命縁施勞伐善吾豈爲相憐同病須同歸世人所
重毛與皮穹窿軀殼徒支離五管在背緣在肌介
而不武頑且癡不堪鑽灼通幽微吉凶悔吝懸先
幾隨波逐浪能幾時俯首聽命于造物之小兒非
不楞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故棄之

送李生之楚從軍因寄梁騰虎

有策不肯干諸侯有腰不願逢督郵此公只合老
牖下早年嘗去今嘗留頭上纓雄冠腰間懸劍組
借問誰家兒恐是漢時飛將唐藥師同室有鬭民
殿屎李生李生行莫遲擊楫過三湘振衣登九疑

道過梁騰虎謂我逢相思寄言兵者是凶器聖人
不得已而後用之

題百鹿圖爲陳母程太君壽

賴斑寫鹿工寫真天形物態通精神揮毫伸紙奪
造化駢蹏瀩角來甡甡數之滿百不滿百紛紛盡
是旁觀人或時見首不見尾或藏首尾微露身或
依林隙就水草或呈半體全體均或陟岑巘或幽
谷或磨老樹或溪濱或寢或吪類以聚或群或友
情相親脊毛頭角分物色瑣細臚列難具陳蓄松

翠栢不知老參天際地蟠深根上有欽崟崱屴之
奇峰下有參差歷陸之文茵耀以百花之錦覆以
五色之雲俗眼視之如陽燄之野馬識者寶之爲
什襲之家珍裝潢索我一題讚披圖眩目光粼粼
問我何所見問我何所聞我實見所見我實聞所
聞廣寧城中有佳士元龍仲舉堪等倫北堂壽母
程氏子淵源伊洛德日新著雍之臘望五日籌添
八八懸帨辰膝下儒冠曾縫掖堦前蘭桂流芳芬
麻姑獻酒雙成舞金桃火棗羅縯紛圖中百鹿佰

康爵呦呦鳴和來嘉賓銜芝率舞誠殷勤畫圖換
取絲與綸百福百祿璽然臻一拜一祝聊爾云山
人落筆爲引伸區區竊比華封人願母壽億千春
眼見紫茸解角三變白坐看青海水淺揚紅塵

咸陟堂詩集卷之三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七言古二

贈陳屏甫

為僧不能成佛祖圓頂方袍安足數儒不作聖玄不仙章縫鶴氅空徒然何如居士現身說火裏蓮花波裏月男兒出世不出家身雖城市心煙霞長生換取無生義一日心空看及第自稱了事老凡夫不緇不羽不簪紱三教聖人管不到兄弟一門

胥好道埽室時翻貝葉文晨鐘晚磬聲相聞青蚨散取布金地十字街頭作佛事事佛仍推屋上烏從師拾得衣中珠衣珠拾得逢人賣誓度有情歸淨界憶我初從海上來東林偶入知宗雷侍兒機子求剃度多謝檀那為證據大心未了現生緣今朝弧矢還高懸壽佛破顏開口笑笑道此翁正英妙座客誰知古佛心山僧欲語終沉吟提起數珠一百八請君會取無生法

送關廣文典教瓊山

遊不必京華仕不必臺閣君不見仲尼欲浮海子輿勸擊柝男兒生不逢孔孟在鄒魯忍使昔聖今賢終寂寞出身但願作儒官振起頹風返淳樸一朝筮仕初得心不憚乘桴狥木鐸珠崖去鄉二千里白浪如山天一角大鵬奮翼徙南溟回首蓬蒿笑蜩鷽到時桃李花正妍獨擁皋比陳絕學談經論義羞雷同直指先天覺後覺圖中一畫見天心紙上六經皆註脚申韓功利等糞壤漢儒章句仍糟粕諸生側耳聞未聞薄海同風爭拔濯彼都賢

哲曾開生文釆風流今似昨如海忠介之骨髏丘文莊之淹博當年文獻未墜地好與時賢興禮樂剌桐開木棉落城南更與諸生約椰子漿清可酌檳榔花香可嚼舞雩歸詠春正佳到處東風似鄉國莫道廣文貧儒門原澹泊莫道廣文卑閒官無束縛揮手重相期勿復悵離索昔年此地我曾遊海濶天空縱行樂別無一物貯空囊秖有清風滿歸槖世外閒人似貴人千里一堂同作畧長官不比老僧貧常祿猶堪支貧郭拯囊剩有一錢看笑

徵山中老僧寉

送李方水典敎臨皋

有毋倚門孫遶膝男兒俯仰事未畢老兄去作宦
遊人山僧又是參方日曾聞儒者戒遠遊胡爲孔
孟終周流古來賢聖且如此我輩豈得長淹留吾
家更有陳公案不見新州賣柴漢自從獦獠入黃
梅引得兒孫恩愛斷堂中飦熟熱梡鳴一飽各自
東西行老兄選官予選佛豈效兒女牽癡情癡情
決絕孤琴悄無絃一曲知音少不道珠崕道里賒

不道先生官職小不道廣文薪俸微不道故人相
見稀若教官舍成窠臼那得儒冠伴衲衣山僧老
矣君亦老成道成名歸及早知恩容易報恩難作
宦參方非草草

送林梅邨解元

立身須作第一人學佛當觀第一義丈夫聖諦且
不爲選官選佛應無異林君名字天下聞賢書首
薦稱人瑞文章於爾但粃糠傳入長安曾紙貴豈
知妙道中所存明鏡當空無一字六年兩度上金
臺世路無人知國士上元甲子三階平黃河見底
麒麟至大人利見會有時看君出疆還載質輕車
熟道早登程萬里風雲若平地去時嶺上花正開
到日皇州花下醉春風得意遠相聞山中笑殺無
名氏老僧老矣不出門吟詩送客無佳思岐路因
君贈一言却恐貴人多忘記休忘記便作南宮第
一人更有人間第一事

初入鼎湖賦事

羚羊峽東牂牁注群峰圍闢如門戶霧蒸霞蔚慶

雲深龍降虎伏師王踞相聞邃古軒轅翁此地曾
來開鼓鑄範成神鼎卽登遐留與空王作常住雲
頂老人手眼高開闢恰當無佛處一區金地蒸山
中丹梯鎖斷紅塵路鐘磬出林天籟空松杉匝地
秋聲聚磴轉羊腸過九廻石橫虹影凡三度芭蕉
踏破嶺頭雲鐵鉢僥探石中乳隔山隱隱有人聲
舉頭乍與孤僧遇手攜杖笠摘茶同相呼相喚同
歸去白犬林間不吠人玄豹山中方澤霧三堂寂
歷四門開百萬人天擁調御孤峰頂上鐵浮屠多

寶莊嚴萬德具七層六面面一燈燈燈相映交回
互天花天樂下香臺設利流輝遍瞻部夜來寶鏡
出匣光高挂東山無影樹一時龍象斫額看爭向
指中尋頤兒無端笑倒老瞿曇直下金輪行七步
大家稽首大法王不辨龍蛇與緇素歸堂坐愛月
孤明杈瞥鐘鳴天又瞥起來却與老僧期策杖前
峰觀瀑布水簾朝捲風雨生石髮晴梳魚鈴露坐
久不知雲出門百衲驚寒毛髮豎山窮水盡悄無
人側耳如聞隔谿語絕壁聞聲不可尋斷崖欲度

難飛渡攀藤直上最高峰始會蒲團好安指半開
雲住半閒僧品字柴頭三椽芋山僧久擬謝塵緣
是處眞堪送衰暮自信貧兒免盜憎薄福不消神
鬼護但須半把茅蓋頭誓不因人求解悟歸來舉
似阿闍黎多謝山中好盬醋願將骨董換空拳拚
與人張雜貨舖

贈張秩吞

閉門天光井底黑出門路多塵逼側塵中兎殺風
馬牛覿面相逢莫相識十字街頭冷眼看齊國於

陵稱巨擘自誇學究會談禪不似經生數行墨五
十長齋不出家慣向肉邊尋菜喫明明一個魯諸
生被人喚作優婆塞憶昔與君俱盛年吟詩壓倒
元與白參差馬齒媿稱兄潦倒雞壇過半百當時
揮手各西東十載生涯分主客腐儒幾兆選官場
山僧直入無生國後來原是過來人兎却金烏無
處覓壯心未遂匆復云底事無成深可惜舊年不
覺又新年元旦纔過又元夕燈市看看月正圓現
成一句眞消息張拙秀才知不知花開但借東風

力

送琴僧歸里

高僧白髮垂兩耳手抱朱絃古焦尾自言能作水
仙操知音止有連成子去年為客穆城西大聲壓
倒城與市燈籠露柱喃點頭盲龜跛鱉生歡喜我
住山中少到城焉知世界大如此聞名却恨識翁
遲相見匆匆空復爾下榻張琴未及彈明發扁舟
戒行李孤燈話到定鐘鳴中庭片月照衣被匣中
枯木解龍吟笑我癡聾難舉似臨岐珍重老師佘

大笑抱琴歸故里當年我亦審音人老來失却無名指無紘挂壁寂無聲覿面相逢良有以夜深開匣共商量一曲南薰淸且馭歸來高踞萬山頭別後相思在流水

贈吳在野

山僧亦是湖海客年過半百頭半白出家未薙草鞵錢煙水百城叅未得最羨先生兩脚輕朝返江南暮江北從來富貴不足多多君受福戩且那世途險巇山嶢峨輕車熟道無轗軻長江天塹汜與

沱扁舟破浪如輕梭大人行樂樂奈何輜車百萬牛馬馱還家寄傲深煙蘿笑我行脚來蹤跡瓢隨仙人張志和釣竿詩卷青箬簑與君相伴終婆娑胡爲乎瞻風撥草徒波波

送王晉子孝廉

珠崖南望天水連四州十縣凌蒼煙山川雲物鍾南偏地靈人傑佳氣駢丘公海公相後先千秋事業垂丹鉛定安宗伯稱比肩文章道德無軒輊後來繼起多象賢風流儒雅何翩翩君家奕世科名聯翩庭家學推淵源雄才挺出牛女躔讀書萬卷翹言詮藻思逸韻如湧泉弱毫躍躍多所宣文成萬選誇青錢一朝姓字人爭傳金鞍白馬跨錦韉鹿鳴宴罷先著鞭朝辭五嶺暮幽燕看花直到金臺邊傾城祖餞車駢闐驪歌唱徹還管絃天風吹上孝廉船珠江日出錦纜懸道旁觀者爭垂涎男兒得志非偶然舊遊老我山中禪相逢車笠私相憐海上白鷗曾往旋升沉回首成天淵行矣努力勿復言長安大道直如弦上林花發春正妍故山

容我高枕眠大鵬奮翼摩蒼天鷦鷯一枝聊自全故人許我來埽門舊社重遊還有緣多異山中茅數椽期君過橋看種蓮

謝胡東長惠綿被

枯禪身心冷如水經年坐卧無衣被七斤破衲五條衣蟣蝨安居成法喜今年雨雪太無端西谿水牛凍欲死衆中冷煖自家知疊錦重裀疇不爾霜威不奈老僧何颯颯寒風空過耳一箇蒲團坐到明明發天雞鳴便起起來積雪擁荆扉相過獨有

胡公子輕裘緩帶不知寒怪我生衣薄如紙親裁
大被絮綿花付與空生作生理空生生理非等閒
明州布袋輕無比囊括虛空與大千東西南北隨
行履寸絲不挂體如如有亦不拘無則已多謝綿
袍一片心珍重收歸還自己被蓋囊藏過此生寒
爐枯樹長相倚

羅浮採藥歌

朱明老仙能辟穀日飯胡麻茹黃獨輕身直上鐵
橋行踏破飛雲雲在足四百峰頭種紫芝千尋淵

底菖蒲綠藥名藥品皆離奇神農本草那得知溫
涼燥濕各有以雷公炮製空復爲相逢一一爲予
說予心半信還半疑老仙大笑導予去指點深山
最深處隨取隨有却隨無殺人活人不知數傾筐
不盈盈便歸歸時忘却來時路

送僧歸里

伶俐衲僧世稀少觸著一了便百了鼻孔撩天兩
眼高一緉麻鞋粲俏俏自誇驀直到臺山依舊門
前打之遶中途撞著婆子禪指條去路令分曉一
朝撞倒須彌盧不道歸家路綿邈不綿邈新婦騎
驢阿家牽世路紅塵空擾擾

初住東林開太尊紗西泠過宿

君不見日光西沒月東出大地晴陰是何物良辰
美景無二三風雨晦明常六七白雪多從臘後生
青山半向塵中失人生能得幾多時却已燈邊頻
促膝我慣香山三十年我住東林纔半日半日開
人半日忙送往迎來非一一黃昏客散掩荆扉水
亭月上風蕭瑟開生繆生與獨高出門畏與時流

匹孤城吹角巷無人自抱衾裯到蓮華相逢大笑
腐儒禪解道非心亦非佛殷勤留客話深宵手撥
寒灰煨榾柮一更明月二更雲半夜雨聲喧蟋蟀
微雲細雨眼前過依舊孤光生白室底事明明舉
似君淨似琉璃黑如漆坐到天明捲幔看君不見
月光西沒日東出

贈馬專城卧仙

世人相見貴揖讓山僧不識背與向城市紛紛事
迎送山僧不識輕與重沉埋日久無道力出門無

彼尊官斥朝辭穗石不轉頭暮宿蓮峰未幾厤晨鐘催起懶披衣門外傳呼來貴客輕裘緩帶光照人蓬蒿咫尺生顏色貴人恕我太無禮直到床頭問頑石頑石眞頑頑不移多謝知音爲拂拭主賓傾蓋無幾何邀我還家歡日夕將軍殺賊不殺生自摘蕭蔬供飲食野人一飽腹便便起坐西軒面東壁壁間珠玉光陸離白者爲紙黑者墨時人道我文字禪豈知一字全不識自從出世到于今沒處藏身沒蹤跡無端覿面漫相呈笑殺當今老詩伯

馬將軍楊恭人壽詩

生子當如馬伏波天南銅柱高嵯峨文章邁倫功蓋世顯揚事業應如何古來將相多崛起風雲應運良有以山川岳瀆鍾瑰奇城則陶城水文水水清蜂腹珠夜光男兒七尺稱最良中原射策推第一雲州建節膺初揚此身許國還將母征衣取作斑衣舞當宁論功及所生黃麻墨敕傳天語天語煌煌出綍綸華堂晝錦何繽紛蘭孫高折一枝桂

進縣還生五色文東南多壘須仁將我公久貯若生望桑戟遙臨瘴海邊瞻雲陟屺增惆悵臨行受命曾書紳忠孝大義何諄諄矢心矢志報明主孺慕難忘白髮人人生有子萬事足含飴弄孫增百福孟母乇邊佳氣多南人嶺外歡聲祝棘門有客曳長裾將軍知我狂接輿高歌一曲望風拜禮雖不足心有餘殷勤報語登壇客雲臺爲爾虛前席翟非不來長倚門翹首雲鵬振雙翼

秋杪過新州訪李方水廣文兼寄潘完子

野人半生但株守雖在人間少遊走夢裏名山草草過蝦跳何曾會出斗因尋獦獠到新州蒲耶伏光正重九入城不見賣柴人直到澤宮逢好友先生久病不出門聞我遠來嘆希有登堂七發嫂校生話到深宵月當牖主人就枕客亦然珍重明朝更攜手飽餐茵蓆高興生登臨未敢辭衰朽天露峰高在眼前龍山舊路重回首祖庭秋晚漫淹留笑別官衙返南畝故人家住官峒頭覿面相逢良不偶剡谿興盡且歸去他年未卜重來否

谿山還爾眞奇哉老僧大笑謝不敏口雖不言心蠢蠢癡心癡想難告人從秋至臘今又春春來幾日風景好舊路重尋難草草良辰正値朋侶佳蹇驢出郭多同儕繆生楊生與鄭子勝遊厭盡紅塵裏相呼相喚東復東隔谿流水桃花紅溯洄直到僧遊處三瞻四顧不忍去商量勸我受清福把茅蓋頭萬事足萬事足勿復云釣魚老翁聾亦聞歸來坐到東林月四壁無人爲君說

跳大王歌

蠻鄉歌舞自稱善厥聲可聞不可見四月五月跳大王家家刻木作鬼面千醜萬拙由心生頭角猙獰盡奇變削成兩耳貫雙環黑白青紅隨紛紛長纓分結頂門邊俛仰周遮任方便市來絳帛縫褚衣承以素裳紉新練長柄牙旗短柄簽東官草帽岡州扇麤綃細笈作遊龍脊首脊尾中連串事事具足人力齊次第椎牛集歡讌大王端坐不飲酒黃童白叟爭酬勸酒闌酩酊齊唱歌嘔啞啁嘖無分辨昇神入城城市空大呼疾走看遊龍馭龍小兒戲鬼面一步一跌來匆匆左顧右盼各招手頭旋尾轉相追從遊龍舞罷撫歌板唱歌盡是頭白翁青葵半掩老面目隨聲答響羞雷同須臾磨旗萬舞作朱丁王戚紛興戎或擊或刺憑而怒或揖或讓足而恭忽驚而起忽而止一一皆與神心通舞罷偃旗卧金鼓借問大王何所取傾筐挈出斗與升鬼面成群更歌舞道旁觀者不忍見醜顏汗背交相覷吁嗟乎天下盡兒戲舉世同奔波車轂交擊人肩摩俄而禮樂儀干戈五斗折腰不足道

傾筐積少看成多大王乃是死諸葛含羞忍恥如之何

贈顏雪仙

嚴城細柳垂絲絲門施行馬羅健兒野人悵刺不敢入區區夢想非翁誰此翁知我良不淺笑我知翁纔一面城中大士城外僧神交豈待頻相見去年過我看白蓮雙眸炯炯神浩然今年花開客不至幾回埽徑遲高賢朝來主人敬愛客虎帳吹笙佈重席穆生不飮醴亦陳三爵爲翁瀉雲液灌堂

歡笑胡為乎相開上客懸雕弧山僧不知老將至大人壽考當何如先生神骨如孤隺我作禿鶖隨飲啄先生直節如喬松我為散木甘龍鍾先生文章如白璧我作碔砆還瓦礫先生詞賦如珠璣我乃蟯丸克佩葎先生可行亦可止一片閒情託流水我將行脚仍蹉跎心在空山身在市先生可望不可親長天明月無纖塵我當出世難免俗湼恐或緇磨或磷自寫長篇遥寄祝恕我登堂理巾服他時相見問生緣六六原來三萬六

反乞巧

東鄰女兒具瓜果西鄰女兒不舉火金針絲線夜登樓竹戶蓬門早扃鎖同是當時乞巧人不信天孫巧如我去年繡出雙鴛鴦今年織作雙鳳凰賣與人間恐無價重緘什襲牢深藏纔給弊布鬪寒暑三旬九食甘糟糠始知大巧不如拙區區畏向時流說天孫雖巧機杼勤河漢年年悵離別寂寞何如姑射仙萬古肌膚似水雪寄語東家乞巧兒紅顏薄命當知之不願金針得天授不願瓜果縈蛛絲但願長為田舍婦挾薪戴畚無非儀

題百壽圖

包羲一畫開天地倉頡之先有文字河圖洛書圖復方龜龍洩盡先天秘後來書契無真傳丹臺西得青霞編誰能識字還識義人間煙火真神仙圖中字字燦可觀六書八法無今古自從李相作廻鸞既壽永昌為鼻祖增華繼起兒與孫文章經緯推淵源黃麻墨敕傳天語如綸如綍皆王言我翁受命九稽首欽哉天長還地久歸來寫作百壽圖

錦字光芒射星斗上人一飲一百杯百花對酒參差開百和香生青玉案百戲齊陳錦繡堆百身天高佳氣鬱百尺樓頭初見日百昌暢遂百寶生百兩盈門百庭寶區百壽何獨然百福百祿相周旋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逢君地上仙

贈黃三曜

老僧兩脚不出戶眼中之人自來去一日相逢笑幾回平生肝膽誰傾吐莫疑吾道太孤危不見當今黃叔度黃生秉志非等夷膂力方剛年更富十

一十二通詩書十三十四工詞賦十五能寫滄洲閒十六琴高擅名譽十七十八事遠遊來往京華如熟路吳越山川盡畫圖袖裏新詩供喜怒去時還是嶺南人歸來學得邯鄲步耳邊聞我曾殺人入門問取無生句東林長老不讀書慣向人前漫拈顧不須白拂與烏藤直示空拳自回互請君放下文字禪一曲無絃發深趣詩中有畫畫中詩廬陵米價吉州布一番諦信一番疑水盡山窮知去處當當借路直還家不用旁人為指註

挽黃廣思

結交可一不可二前有難兄後難弟而兄於我知最深彼此忘年仗聲氣相逢恰在鬧場中月送黃鴻薄欄黃老人自號黃石公孺子可教將無同稱中肝膽笑相許高談四座生酸風一朝聚散如反手舊遊零落悲秋蓬郢人已死不足道匠石運斤身已老粉碎虛空不自知前路生涯半枯槁後來見弟如見兄不堪回首傷懷抱羨君好善不好錢羨君買書不買田三世遺編重檢校兩朝文獻推丹鉛棗梨價重長安紙縑緗擎出歸經筵膝下佳兒今叔度執簡趨庭窮典故相將鄰架紹箕裘惆悵桑榆歌薤露手澤長留萬古心酸風摧折三珠樹玉樓命駕弟從兄華萼追歡向九京穗帳銀燈弔孤影山陽鐵笛鳴鳴茂陵他日求遺草緱嶺何年返晉笙我在東林林下住白社先推賢地主谿邊無復過藍輿池上花開悵延佇因君念我意中人碧血丹心半塵土黃粱已熟人未醒喚起二難相對語

蠟石歌為梁東呂作

東呂先生有奇癖不愛黃金愛黃石窮山竭澤恣搜羅轉輕運重無遺力精麤巨細靡弗收滿床堆案如山積孤峰突出凝虛空崩崖欲墜成牆壁袖中蠍蟄盡玲瓏屋角風雷轟霹靂中間大者如斗魁四楞著地方且直從旁踞坐獅子兒金毛翻身跳復擲主人一日三摩挲塵埃淨盡猶拂拭金光耀目冰雪寒蜜蠟凝脂蟲半蝕鷲王慘澹無足觀琥珀雕修差可敵我來見石如故人空山回首頻

相憶當時不合錯點頭持贈殷勤非所惜先生大
力如五丁混沌鑿破天機闢自從師事穀城公古
道分明照顏色長歌短曲聊贈君本來面目誰能
識

畬柚歌

嶺南畬柚天下無垂枝結實如連珠金相玉質氷
霏府楚江萍實胡為乎蕉葉茗飲渴所需得此不
復還區區三餐未飽七尺軀碩果入口忘饑劬靈
物所產非一栜人工地力分精麤誰當種者驛丈

夫家住鳳城城西闕庭前纍纍實有餘一摘再摘
奇可居四座見者生覬覦寶刀剝果如剝瓠金盤
盛出供吾徒大嚼小嚼姑徐徐便便果腹歸日晡
伸紙作歌歌吳歈安得種此臨交衢道旁覩者無
賢愚衆口所嗜豈有殊畬柚畬柚名不虛大家細
味看何如

贈馬敬子孝廉 時馬墨哀來粵省覲

彎弓射鵰不射雞擁書讀禮不讀律詞流倒峽賦
凌雲意氣干霄虹貫日雄才大畧非等夷斯人豈
是池中物昨日誦君孺慕篇凉風在樹聲蕭瑟今
來識得白眉良萬里斑衣仍素韡山人赤脚入軍
門將軍於我成膠漆半月不來人事踈內庭突見
龍駒出相逢一揖問姓名貴人許結王生韈羨君
風度似翁閒羨君藻思如翁疾羨君特達能不驕
羨君文章能繼述雲臺事業相後先鉅下風流難
髣髴我在東林懶見人踈情不覺因君密莫辭有
約去還來浮生相見旋相失升沉回首各雲泥雲
去飄飄泥滑滑

送盧雁林歸里

盧生手抱玲瓏玉目送飛鴻理新曲日暮鄉心歸
興催十指沉吟寫幽獨深情遠韻誰得知日有東
林方老師聞所未聞見未見此發不似平居時昨
日君心如止水今似行雲日千里止水清泠有淺
深行雲去住無端倪盧生大笑釋玉琴曰公知我
真知心明朝孤棹乘風去雲水迢迢何處尋

送何茂才思堂就試高凉

男兒立志在人前讀書稽古師聖賢男兒置身在

人後大器晚成何不有愚堂先生愚不愚得兔忘
跡還守株雕蟲末技無足羨隻手弄九如弄珠明
珠擎出光照乘不肯待沽惟待聘隨人逐隊走高
凉三年一度成熟徑今朝結束還出門春雨如膏
路泥濘嗟君此去何匆匆舊路經過仍蹭蹬斷科
使者嚴如師閒風疾走休遲遲臨岐恰好成春服
客到剛逢上巳時黃梅熟後理歸棹回首家園兒
荔枝中間奔走自餘日風光到處均勞逸貧士囊
中紙裹錢買醉旗亭非所恤歸來舉似住山翁笑

殺東林辟支佛問君大笑胡爲哉閨中有女歌摽
梅十年不字良有以寸珠尺璧難自媒君不見龍
藏大澤生變化忽爲霖雨爲風雷丈夫得意會如
如此也須直上燕昭臺

贈馬卧仙

龍驤虎步隨高下此翁豈合居林野中原射策先
冠軍肘後驪珠光照夜河清海晏靖烽煙緩帶輕
裘見儒雅西園詞賦擬曹劉東閣文章追董賈著
書先著春秋歌丘明公穀如爾何年過五十猶學
易兩儀四象交森羅倚馬千言飛露布吹毛三尺
降幺麼雄才大畧誰先後今之卧仙前伏波等閒
事業從頭數夜半雞聲催起舞此心此志疇得知
上有君恩下慈母九重三疏疊陳情萬里歸心壓
孺慕孟母宅邊頻倚門征人嶺外長延佇羨君有
母壽還童羨君有才孝作忠羨君有子傳家學羨
君有孫承祖風羨君能詩號無敵羨君談笑銷兵
戎丈夫立身會如此豈能碌碌碉侶中將軍愛我
愚也直我愛將軍清且白兩人相得非等夷異地

同堂慰岑寂過橋三笑倣前賢拍案高歌忘主客
不妨野老眼長青請看此翁頭未白

送劉東谿北上謁詮

東谿先生才品高當今作者推風騷讀書萬卷頗
自得興來落筆生波濤波濤旦夕爲霖去渥向人
間作膏雨萬方草木一時春六月南薰吹溽暑東
林野老嬾下牀朝來忽覺清風凉披衣起問風來
處聞說東谿正束裝輕裝結束何所有奚背詩囊
大如斗生平心血爲誰傾直與蒼生作糧糗嬰兒

索乳餓待餐民胞物與應相關漫將詩卷酬風月
換取經綸怨痌瘝此身只合宰天下區區百里胡
爲者至人出處不易知小用大用無取舍良庖遊
刃恢有餘割牛割鷄同批虛一朝利器在公手盤
根錯節當何如先生行矣時未晚摶風直上鵬程
遠早將名字列屏風佇見文章推補衮朝來璽綬
薦黃扉黑頭宰相遥相思不須更問東林老期君
努力爲所爲

別錢塘姚洎筱

山僧欲向錢塘去逢人便問錢塘路識得錢塘一
箇人此心先向錢塘住錢塘人物能幾何紅塵隊
裏肩相摩塵中得有姚公子一塵已足何須多公
子今年二十九身長七尺才八斗新詩出篋珠玉
光揮毫落紙龍蛇走曾從定遠事戎軒斑衣萬里
奉晨昏華頂蓮花見開闔盤叢鳥道曾攀援將星
一夜騎箕去夢斷天風下高樹悲歌鷲起廣陵濤
壯心畱得西征賦漫携書劍下江南殊方何地可
停驂細柳將軍新虎帳東林野老破茅菴茅菴野
老睡初熟推出枕頭舒兩足結束腰包事遠遊柳
㮭横擔行彳亍行彳亍路多岐欲去未去心先疑
殷勤借問姚公子前途夷險誰知之姚君大笑向
予說大道條條直如髮老僧能去復能來到處名
山長薇蕨師行秋正深來春我當發兩人相遇莫
相期夜夜長天共明月

留別馬卧仙

山僧出世還在世從來不作安居計孤雲野隺自
相於三遷四徙無拘繫去年結社鐵城東閉門不

覺成老翁名山笑我不歸去緘書萬里來秋風秋
風吹冷那伽定目送飛鴻發高興竿木隨身別舊
林林間好友勞相贈但言方外本無家不用乘秋
上海槎瓢泉泉煮蓮峰茗畱君差勝趙州茶殷勤
多謝深存注人非麋鹿難長聚斷蓬宛轉逐浮雲
落花荏苒隨飛絮我去參方君宦遊前途各各不
相謀還官還佛從所好輸君一着看封侯

上中宿峽

鷄鳴點火爝枯竹糲飯藜羹煮初熟篙師一飽能

上船船頭見水不見天山高日出天未曉水底觀天見天小喚起同舟看遠雲白衣蒼狗何繽紛雲開仰見山腰寺古殿飛來居福地鐘聲鼓聲通渺冥聾者自聾聽自聽大呼喚轉操舟漢而輩登舟我登岈來程無幾去程賒中途見寺如見家我聞定心亭在最高處登峰到頂休疑懼莫待歸舟下峽時順水順風留不住

初八丹霞與九譯禪友夜話

耳邊聞有丹霞山如聞說食不得餐十年夢想如

一日無晝無夜無忙閒違時失候乃一出力竭筋怯懸哀頑丹梯似天不可及十步一息躬蹐攀藤直上最高處俯視萬山如米聚山僧怪我來何遲相逢道新不道故初來但覺此山高豈知更有高高步請師暫洗腳杈泥上床趺坐消塵慮明朝日出天宇清突出孤峰待師住

登海螺巖謁澹歸禪師墖

孤峰巨石如巨壑雨腳雲頭互翻覆海螺脫殼還太虛五丁鑿破混沌腹何人率堵居中間澹公白骨歸空山天荒地老陵谷變一道靈光長自閒憶昔崧臺侍歡讌耳邊聞有金臺諫手持白簡批龍鱗相公擊出文華殿殿前貴人側目看大臣小臣心膽寒直道難容柳下惠赤心剖出生比干一朝弓劍隨龍去天子蒙塵臣謫戍捨身許作寺家奴孔孟伊周留不住雷峰老人雙眼明殺人活人不轉睛帶氣銷磨客氣死長老峰頭笑一聲笑聲落在黃金地山魈木客爭廻避十方龍象一齊來百萬人天紛布施山前山後天雨花蒼松翠柏渾一

家老人入山鼓掌笑此地不愧名丹霞頑石點頭不解語澹公須語頻頻舉感激雄州陸大夫兩人合作一枝柱賓中有主主中賓卸擔何曾見一人平湖路上翻跟斗螺峰歸去寄藏身藏身何處無蹤跡尋師記得三生石絕頂浮圖設利輝帝珠交映千山色澹公澹公將無同相隨去也空合空石[illegible]未岑寂隔江更有天然翁

送九譯禪友還里葬母兼訂重來之約

年過三十不聞道少壯蹉跎忽復老善哉之子正

當時出世不遲還不早生來十八解破家自笑平
生白鼻騙儒門澹薄收不起章逢換取僧袈裟昨
日潘生今九譯梵語華言明歷歷翻成一藏盆脫
丘此土西天渾不識東林老僧老古錐被他喚作
阿闍黎相逢有口但掛壁喃喃作白稱毘尼毘尼
不入丹霞耳未能免俗聊爾爾等閑拈出衣中珠
貧兒暴富還鄉里還鄉生計當何如栝棬有根從
區區荆棘叢中開封樹煙霞堆裏待安居安居乃
在夏三月春寒過眼成炎熱中閒冷煖誰得知待
子重來為子說

戲贈埽雪童子

主人運筆如運帚縱橫闔闢應心手癡奴運帚如
運斤旋風落地颺輕塵人生貴賤各有務莫笑癡
奴無用處昨夜三更風打門雪花欺我衣裳單袖
中兩手凍欲裂刷來作字成醜拙拋書擁毳下階
除十步一跌中踟躕癡奴知我主人老相勸雪深
休草草先生有事當服勞長者折枝須我曹受我
手中敝若帚兩腳未行先學走一埽再埽大地平
三番四覆天宇清自誇我亦有能事何必主人握
文字毫端珠玉不禁寒紙上風雲凍欲乾小人君
帚有機用左之右之隨定動不似管城老禿翁花
發夢中還說夢

宿綠蘿菴贈半僧萬欲曙

十步出一山五步出一石先到作居亭後來是寮
容大家落得占便宜何暇求田還問宅綠蘿主人
眼孔高俯視一切如鴻毛黃金散盡買山水赤腳
踏破深蓬蒿太初一片閒田地十載經營成底事

名花多自洛陽來奇樹却從玄圃至半僧一半不
出家嬾種菩提勸種瓜瓜時邀我入山去不能一
榻明秋霞孤峯獨宿雞犬靜松燈蘿月交相映半
何無生萬念空一聲長嘯千山應綠蘿主人知我
心入山唯恐山不深二間茅屋如相借一片閒雲
何處尋無孔笛無絃琴為君歌一曲大地誰知音
明朝策杖下山去回首綠蘿雲樹森

碩牛歌

嶺之南嶺之北兩片閒田明歷歷祖翁付與好兒

孫各服先疇食舊德春而稼夏而穡秉耒躬耕悉
衆力養成一隊水牯牛觧角㸷奴爭奉職鼻孔任
穿牽皮膚聽鞭策長欃犂破隴頭雲洗脚歸來日
西夕主人顧盼無重輕匆牧隨時暫休息把火照
牛牛尾多或寢或吪或反側中有頑牛頑可憐手
骨稜稜雙眼白鼻孔撩天奈若何全身渾是頑皮
韃不穿繩不搜索散誕谿山忘軌則牧人一見輒
生嗔嬾惰無成交徧謫頑牛仰首鳴主人須委悉
我從山中來未嘗慣形役辛負主人恩豢養無功

績雖無功微有益頑不犯苗稼頑不饕飲食頑能
教兒孫牽犂還負軛真頑無干戈真頑無柴柵真
頑無愛憎真頑無揀擇真頑無跡親真頑無主客
真頑無有亦無無無無亦無頑叵測要識真頑頑
不頑問取虛空須點額東郊春草青西谿秋水碧
隨分納些些一去如遺跡殷勤揮手別同牢歸臥
家山枕頑石嶺南嶺北誰知音出格相看須破格
一所欄圈半把茅付與頑牛作家宅寬不寬窄不
窄渴飲饑餐隨所適此是頑牛得意時頭角四蹄

非所惜

放鶴乞緣

君不見西天百歲木老鶴飛向人間隨飲啄瀰天
布網地張羅造物小兒援弓繳一朝失足入樊籠
鎩羽低垂任飄泊平生一片水雲心紫陌紅塵非
所樂西山倒景入桑榆日暮歸心在寥廓前途信
有好山川誰為開籠解纏縛大聲寄語有心人莫
惜金錢早傾橐九皐放去一身輕綠水青山無住
着華表歸來未有期感恩願比銜花雀

咸陟堂詩集卷之四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七言古三

王梳山徵詩付選答以長歌

當今作者如建蕣大聲細響皆風騷分門別戶相貶褒江河日下紛滔滔梳山大士手眼高俯視一切同蕭蒿指揮撝管生風濤青天白日神鬼號老吏斷獄如蕭曹殺活予奪操獨操古人定論今莫逃俯首聽命無喧嘈千金駿骨歸方皋老馬躑躅

廿棧槽偶來過我城東濠笑我抱甕癡且牢姑舍所學從構捧立言不朽徇人豪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鷛鷞袍欲從狐貉羞做袍還坐自思中夢陶精華已竭徒餔糟皮之不存焉用毛身既隱矣光亦韜道殉若李難報桃感君愛我無乃勞感君愛我無乃勞

宿西乾山白雲精舍與則已師夜話

則公愛山有奇癖不住仙城住韶石橫擔榔㮚入西乾山色谿聲明歷歷白雲虛左待師來丹嶂重開悉道力大刀闊斧運如風短鍤長鑱鉆似戟夾道蒼松帶雪删當門古桂移根植多年泉石鎖煙霞一朝雲樹生顏色去冬寄我袖中書春風有約遥相憶遠遊未辦草鞵錢開年早蠟登山屐屐聲踏破扶谿雲欲往山南忘山北啼鶯出谷花滿林覿面相逢忘主客主人愛客客且留新月初弦在今夕不須款曲話寒溫默坐蒲團共禪寂則公則公何快哉月落茅檐燈照壁人生適意能幾何不妨坐到東方白

老僧提唱

不願百二如趙州八十行脚心未休不願千歲如寶掌滄桑閱盡增惆悵但須一念到萬年何用三登還九上憶昔當初脫白時眼空三界無龍象光陰强半易蹉跎歷水百城空莽宕自從身入老人場壯志潛銷氣凋喪兩條寒涕鎮垂膺一緉芒鞵輸少壯徒行一步當十步額長百丈如千丈青蔬赤飯栗棘蓬藜羹茗飲桃花泥只愁信施已難消捹此身心作回向百八菩提如意珠六字洪名無

盡藏居遊郵遞未抵家水盡山窮須論當鐘初鳴
鷄再唱殷勤借問老同參百尺竿頭誰向上

題賑荒圖為馬臥仙賦

憶昔嶺南豐稔日歲取十千開百室田家擊鼓吏
吹豳稻粱飽殺倉中物比年水旱成荒蕪潮田巨
浸山田枯南畝半收愁食力西成未足塡官租歲
之丁丑夏四月米價高騰市春歇當途仰屋心血
乾四野蕭條煙火絕煙火絕兮白日黃同時十郡
咸開倉流民就食無遠邇一飽不敢嫌糟糠香山

在昔魚鹽地回首滄桑見凋弊海潤天高喚不聞
吞聲欲訴憑誰濟賴有專城馬臥仙生平愛義不
愛錢手把黃河潤枯槁澤被東南半壁天眼前采
色不忍見解衣推食行方便百里歡聲動地來十
萬青錢一朝遍白頭老翁黃口孫孀婦弱子塡公
門得錢易米作餰粥一月頻來不厭煩當時存活
不悉數公遜碩膚無所取義聲感激有同官雷游
雲興作霖雨營中細柳縣中花交陰垂蔭萬千家
青箬裹糧歸蔀屋綠荷包飯出官衙戶室開風爭

夢義里正宿春晨游嚣逢人不敢喚嗟來布席受
餐俱有意仁人之利溥矣哉將軍竪幟登春臺陽
律一吹回凍谷嘉禾駢實出南陔山中野人成久
別錦江雙鯉來書札札中寫作賑荒圖口碑傳頌
人中傑惜公授我三尺麻毛生躍出丹山霞千里
題詩寄鈴閣東林歸興阻天涯嗚呼安得天下盡
如臥仙者大法小廉不相假鳳凰巢閣鳥棲枝麒
麟在藪牛眠野野人飽食太平年策杖重來問風
雅

送霍西牛講學陽春兼寄王大士廣文

山林卿相煙火仙宋儒道學南宗禪誰當兼此無
偏全西牛霍子真卓然憶昔與君俱盛年俯視一
切徒戔戔浮雲富貴羞垂涎鐘鳴鼎食嫌腥羶讀
書得意忘蹄筌關閩濂洛無輊軒須臾別去成天
淵世衰道微如逝川我去為僧泉石邊君居講肆
耕硯田及門桃李何翩翩春風到處花爭妍花開
講易玄又玄太初一畫歸先天大儒小儒相比肩
側耳諦聽無譁塡去歲陽春開講筵真風振起牛

女懸明倫立教推後先而翁秉鐸君言詮詩書禮
樂懸昭宜文章道德相周旋時雨所化皆陶甄頑
金躍冶爲龍泉山中野人高枕眠臨風望遠心懸
懸去冬垂手還入㕓一笑逢君初月弦東風解凍
聞啼鵑假裝踏上河頁船船梢捩舵船頭牽急灘
枉渚隨溯沿琴書滿載輕便便乘風破浪如飛鳶
五月六日涉游浸搶舟登陸車駢闐春城百里含
蒼煙絳帳重開燈火燃蠹魚跳出太極圖古今絕
學傳未傳六經四子皆塵編參參斯道誰與言西

齋王公清且賢相逢爲我道拳拳明日有僧來乞
緣不妨早辦營齋錢

分衛攬豨信宿西園謝何赤木惠米

人生豈能高飛似鴻鵠千里齋粮半枵腹人生豈
能久聚如麋鹿白首沉埋真面目霜遯墜葉風中
萍空界浮雲天上星從來吾道貴無情放身便住
揮手行出山便作居山計還山不免來分衛逢錢
索錢米索米有條援條無援例三年不復到西園
一朝冒雪還入門主人坐我池上軒坐久[illegible]

與温昨日客從何處去今日客從何處住客亦無
所去客亦無所住鉢盂驅我出東林吹篪鼓腹無
知音喙長三尺藏在心欲語不語終沉吟主人知
我故來意西廳話到月沉地年來瓶笠集如蝟彼
此傷廉更傷惠見所未見聞未聞無心出岫秋山
雲太倉撥出赤白軍使我冷竈生氤氲鳴呼安得
天下盡如西園主人者虛名實相無取捨由我在
山還在野日暮途窮來毁尾

題東安明府鳴琴圖

龍門百尺青玉桐何年雕琢歸良工七絃七軫抱
明月一彈一曲來薰風薰風披拂知何處灌邑神
君令召杜希聲重理太古音單父清薇更昭著垂
簾堂上心獨閒據梧隱几看青山存神過化無遠
邇片言折獄如轉環陽春有脚靡不到百里鄰封
胥再造暮金不入門知門枯木龍吟寫懷抱一徐
一疾皆有情神之聽之和且平徵音爲民角爲事
大絃常緩小絃清初彈扎扎如機杼再彈習習如
風雨機杼織爲重纊温五風十雨育禾黍禾黍[illegible]

處年穀豐寒者授衣饑者充蔀屋重陰見朝日蒼
光必照惟大公我是羅浮水老雀聞聲起舞欲往
躍飛入崆峒借一枝佇看威鳳巢阿閣請公再鼓
無絃琴柴桑千載稱知音盤輿直入虎谿去流水
高山何處尋

珊瑚枝歌爲林沂澤作

沂澤老人如嬰兒自誇兩脚能奔馳縱橫八極與
不淺特有手上珊瑚枝珊瑚海底高八尺玉潤珠
圓自珊瑚赤蛇飛出水晶宮化作文虬生兩翼感

激良工用意深許身竊比雙南金一朝神物歸掌
握撐天拄地橫古今拄杖子拄杖子一屈一伸皆
至理直時如矢曲如弓剛可斷金柔遶指翁乎翁
乎胡不然順行逆行背任天珊瑚枝枝撐著月笑
殺山中枯木禪

送伍秋農下山

出家不捨田與里住山不別城與市長齋不斷酒
與葷參禪不離妻與子聲聞現作居士身青蓮花
發紅塵裏雙林傳老襄州龐服中之人誰得似偉
哉伍君非等閒鬚髯蒼蒼修且美手抱無絃入鼎
湖志在高山與流水閒房借得木人居僧來便問
無生旨我亦山中懶人相逢大笑無彼此團圝
一日當三生回首門開頻陟屺乘興能來乘興歸
悵別松關昔片紙雨過西江水急流指點歸程無
幾幾朝辭高峽暮汾江一路山光伴行李同舟況
有羅浮軒正好從容談性理還家倘遇舊同遊爲
我將心報知己別來飯食不如前菜根打落當門
齒

呈鼎湖契和尚

我生不出谷胡先高談闊論燃燈前我生不逢竺
土仙拈花微笑鬬法筵我生不居兜率天揚眉吐
氣彌勒邊無端打落五濁世低頭折節誠可憐年
過六十不稱意住山未了還入塵鼎湖主人知我
懶招我直上孤峰巔孤峰白雲自舒卷此身歸宿
終茫然自從入室領顧鑒方知落處無中偏頑金
鈍鐵出爐鞴昔爲骨髓今如綿大哉大人大機用
智珠擎出圓又圓蓮池淨土雲頂律博山籃教天

童稚一家共唱無生曲鐵笛無孔琴無絃小乘從
劾發大笑笑翁未了住世緣願翁壽億千年衆生
度盡成正覺容我湖山高處眠

贈孔徵君

住世不必丹砂求清心寡慾歲月長應世不必風
雲會功成名遂身須退遯世不必頼水濱艮田方
寸無高塵若不見墩山之下孔巢父遠遡尼山稱
鼻祖出身事業繼蕭曹中年歸隱稱三高教子一
經紹家學二難嬌若雲中雀大兒仲謀次士龍文

章道德繩乃翁我翁當今正黃耇高風傳徧時人
口晚年好道禮金仙尋僧卜築谿橋邊祇園佈金
推長者開來更結東林社玉麈風生四座清地爐
火熱蚯蚓鳴高談話到日西夕策杖歸來扃柏織
運籌聲與讀書聲燈下兒孫笑不停盡道我翁眞
嬰鑠地上行仙解行樂井幹桐飄一葉初我翁壽
考懸雕弧朝來洗爵勸翁飲沉醉風前花似錦醉
摘花枝插鬢邊參差笑倒東林禪曰翁眞似龐居
士了得心空須及第一門盡入選官場滿牀牙笏
卜諸郎簪將還佛一句話不妨獨步還高誇墩山
看似壽山高慧炬雙輝長不夜

贈區守齋

男兒守身如守城枕戈待旦中屏營男兒守節如
持盈臨深履薄時兢兢眼中相識滿天下孝廉兢
有如先生先生自處艮不薄獨立雞羣類孤鶴讀
書往往師古人氣象森森近臺閣去年走馬黃金
臺手持白璧歸去來閉門却埽謝賓客雀羅門巷
荒蒼苔山中野人經歲別重過書堂散愁結半籬

霜色映黃花四座清風解煩熱主人自號守齋翁
笑殺滿城黃口童黃口兒童且緘口聽我山翁說
翁守世人所守田與盧此翁自守惟詩書世人所
守錢與帛此翁自守惟清白世人所守逢與迎此
翁自守惟堅貞世人所守名與利此翁自守惟道
義翁之所守子所思泰山喬嶽遙相期相期白首
長如此若問兒童那得知

寄贈閆季艮明府　閆馬卧仙受業恩師

香山老將有奇節匣裏青萍三尺雪自從百煉受

恩多感激良工心倍切當時大冶躍精金此日上
方歸巨闕心同鐵石不銷磨身老風塵登埋沒出
匣分明見膽肝兩手摩挲五情熱生平懷抱爲知
音當陽漫與時流説殷勤借問報恩誰山西夫子
非等夷歐冶門中無鈍鐵馬融帳底見威儀文章
禮樂述周孔刑名功利皆糠粃有時耳提復面命
不待嚴父加鞭笞有時解衣更推食恍惚慈母憐
嬰兒天高地厚誠罔極日臨月照均無私登壇未
遂凌煙志把劍還思在冶時我聞將軍言款款我

愛將軍不忘本聞人洞見貴人心餘生恨識先生
晚先生之德高且深先生之道舒能卷先生之敎
無藩籬先生之壽無邊涯但須先生百億春眼見
玉門歸定遠酒三觴茶七椀高歌文水濱永作隱
泉伴白髮參差總不知黃河清濁休相管

芥舟行贈吳明府

坳堂之水何瀰漫平地無風起波浪陸沉直到四
禪天蛟龍魚鱉皆惆悵有人砥柱居中流就地拾
芥爲虛舟江河日下不足道從容鼓枻登瀛
洲去國八千里鵾鵬奮翮搏風起水激波翻頃刻
間輕舟已涉坳堂水涯旁觀者知是誰隔江招手
來遲遲濟川用汝作舟楫渡河焉用狂夫爲

孝女挽詩　馬卧仙愛女

何須慧劍斷恩愛兒女癡情等三昧何須大藥回
死生期頤殤夭皆芻靈君不見隱泉馬卧仙達天
知命無拘牽一朝孝女委幻泡悲吟拭淚中拳拳
問君孝女得聞否細説聰明不去口生來三歲識
之無率性因心成孝友移襆扇枕奉晨昏色笑承

歡非暫偶四歲受姆訓五歲習女紅六歲七歲知
大義德言工貌咸貫通年甫八歲齒加長體身直
與姬姜兩蓬萊仙籍早知名合浦明珠先去掌病
中訣別語喃喃寬譬爺娘免悲愴明知壽夭天有
權生順死安歸自然蜉蝣登慕冥靈老舜華不羨
赤松年嗚呼丈夫有女賢如此莫怪癡情聊復爾
痛哭天低白日昏猿雀聞聲皆隕涕無由招得女
英魂萬古湘江同逝水爲君寫作述哀詞留與人
間作青史

寄祝春州廣文霍朝望

祿不必萬鍾遊不必五岳隱不必山林仕不必臺閣但願一官清且閑不願楊州騎白鶴聯尊未必官遂卑大儒首出稱宗師條風假草如反掌新雨昭蘇還及時井田學校相表裏文章禮樂如櫛枇先生振鐸陽春去陽春有脚雷難住山南山北互晴陰日出日入成朝暮真機寂寞天何言萬象森羅道昭著雪邊立遍問奇人門外栽多桃李樹我在羅浮讀道書五雲西望悵離居崆峒洞裏春未

在甲子山中歲欲除問年未信馮唐老入世偏嫌惠遠疏新詩題破鷲谿絹遥託雲中錦鯉魚

鐵佛頌與劉念茲

金佛不渡爐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真佛內裏坐真體顯真如幻花成幻果識得本來人真幻無不可大冶良工用意深鑄出西來古佛心千里萬里一條鐵天上天下無知音偶然垂手入塵去靈山久別鷲相遇攜手長歌歸去來青蓮坐斷紅塵路紅塵路上置身高百城煙水來方袍相逢拂拭開生面金光丈六生蓬蒿日面佛月面佛無我無人亦無物點將頑鐵成精金淨櫃解作波羅密由我住由我來百千三昧一門開直入千山萬山去東林回首憶宗雷火可寒冰可熱古貌古心如鈍鐵不應忘却補金人到處君毛互厮結

自春迄夏抱痾東林承豫章熊劒文惠藥得差賦此致謝兼送其行

醫王用藥如用兵多多益善還益精先生得此作良相嶺南嶺北咸知名一壺高挂門如市鬧中靜

註軒岐經雷公炮製得真訣坎離既濟丹初成大丹皎皎如秋月小丹熠熠如流星青囊藥裹調不住光芒飛出香山城香山城外東林叟聞人說頃心怦怦一朝奇窮得奇病閉門忍痛聲咿嘤醫王過我良不偶恍有神物通精靈刀圭入口生羽翼相將御風歸太清先生勸我且住世假我大藥介遐齡金匱神劑益氣飲藥爐旦夕蚯蚓鳴參苓拚贈不足惜一諾為重千金輕沈痾兩月如隔世艱難萬死方一生自笑小乘衰相具致累大人囊橐

傾投桃報李非所喻天荒地老難爲情憶昔東林開社日主賓相得如膠青蹉跎十載老將至谿上不聞三笑聲兩年痾苦同寒食十日霖雨天冥冥冷煙不續香厨火孤影獨對虛堂燈兒童菜色不忍見病夫情苦中眉嘗笑謂兒曹且安隱老夫病起初學行行將定徧四天下縱橫八極如掌平熊先生熊先生四海之內皆弟兄君如天上風我作水中萍天風披拂無遠邇萍水聚散何時停願得杏林蘭若長相近吾道不患無居亭

仙城寒食歌四章

赤帝山河一旦亡不致老夫無葬地春城寒食野花飛朝漢臺空錦蘿廢當年黃屋自歸臣萬古蒼山思越吏滄桑有恨銀海在草木無情翁仲睡寢火燒殘隧道迴龜趺半倒苔錢守道旁駿馬立踟躕好人指點荒丘是王氣銷沉奈若何樵瘞去後泉扉閟不須回首問嬰齊漢家陵寢同興替（尉陀墓）

亭山山下守陵戶日久都忘陵下住新蒲細柳捲松楸綠暨青苗改封樹春犁耕破甕頭雲梓宮葬擲山童豎玉魚金盌出人間白璧明珠委行路白從衆寶盡輸官剩有陰房穴狐兔山前啼烏不知名相呼相喚歸何處流花橋下水聲哀素馨塚畔春光妒哀衣玉食能幾時白草黃壤等閒度令人長憶古軒轅鼎湖龍去無朝暮（劉王塚）

亢龍資天蒼龍戰滑龍躍出飛龍見白衣蒼狗等浮雲處處從龍作宮殿東南半壁燕處堂正統未亡垂一綫百日朝廷沸似湯十郡山河去如電高帝子孫墜隼公身殉社稷無牽戀粵秀峰頭望帝

冤直與煤山相後先當時藁葬漢臺東三尺荒陵枕郊甸四墳角立不知名云是諸王殉閩彦左瞻右顧塚纍纍萬古一丘無貴賤年年風雨賭清明陌上行人淚如濺欷思往事問重泉笑折山花當九獻悵望鍾山春草深誰人更與除壇墠（邵武陵）

海珠海水流腥血十萬生靈冤莫雪杜康有力不借人入室操戈憑麴蘖郎君本是拔山雄一飲千鍾雙耳熱座上殺人如草菅府中聚骨成丘垤承恩賜射中金錢至尊含笑稱俺達歸來虐祝故事

器弃窺狂力竭黄帶長懸鞅望心赭衣遺與
繁華別煙銷火滅脊原空白骨啣冤死同穴孤墳
快與梵宮鄰踈鐘敲落城頭月夜臺沈醉酒初醒
猛然悟得無生訣起來若遇綿上人從前汗馬休
重說尚公墳

帰雪歌

樓欄作帚竹作柄與子相依爲性命四山凍合室
懸磬主人不出貧且病茅堂緊閉雪方盛雞犬無
僻煙火消彈琴高歌山谷應鍾期不來誰復聽勞

君爲我一帰徑當有知音許乘興扁舟過我山色
瞋兒教窘步苦泥濘主人款客不失敬兒童出入
隨使令問誰蕩滌寒威淨我則前驅君後兢

題雲臺摩漢圖贈馬卧仙移鎮漢中

漢家臺閣齊雲峙廿八元勳列筵几簪纓搢笏相
後先文采風流無彼此陽虛新息弟與兄附鳳攀
龍均濟美名高南國推伏波銅柱銘勳著交趾後
來繩武誰象賢隱泉卧仙今繼起出身便作第一
人中原盡識無雙士當時直節著雲州大人側目
背人靡一朝移守香山城海不揚波郊不壘兵民
安堵如一家遠近聞風若歸市鈴閣招賓仰白眉
棘門揖客來珠履分題授簡續風騷閉戶著書先
魯史宦情澹薄孝心真去國瞻雲頻陟屺乞休三
疏屢陳情傳入長安紙爭貴年來永廢蓼莪篇壯
志猶存長劍倚摩漢臺高瞰八荒運海風生搏萬
里帝心西顧在嶠南簡書南下推康李粵人欲借
寇雍伐蜆肯長思羊叔子饑氓受賑感恩多四野
壺漿扳館口碑留在路旁人棠蔭分陰遍桑梓

我本東林俱鶴群笑傲煙霞聊復爾多君不厭野
人狂入林十載成知己知己去兮天路長山中人
兮吾老矣他年棨戟許重臨雲日谿山別還似寫
將一幅摩漢圖雲臺回首丹青裏行矣先生莫憚
勞千秋事業蹤前軌

挽勞封君

我愛君家江上洲十年兩度維扁舟蹉跎記得舊
時事夢中築室臨清流醒來悵望復長笑笑問虛
空曾點頭山僧意中知有翁翁也知有山僧否生

平安想類如此法界惟心聊復爾欲識祇園老主人咫尺白雲千萬里主人瀟盛能持盈主人富貴能知止主人有子皆儒官主人拜命垂青紫室中恭縞齊孟光繞膝孫曾列雁行晚年行樂在山水乘輿扶笻入醉鄉醉鄉高枕日西夕蓬萊仙侶遥相將一朝羽化御風去紅塵回首空茫茫嗟哉人生有歲如朝露少壯幾何忽遲暮陳倉有粟須飯佾布地還應作福度前人遺澤先遺安後人種德如種樹思翁願了未了緣笑指河洲在煙霧

送嶺園弟之沅江幕因寄吳明府

東樵好友吳芥舟雄才大畧誇壯猷一朝受命出神武百里快有賢君侯良弓射鵰先殼鋒庖刀割雞方割牛造物於君良不薄大才小用皆有由我在東林久藏拙臘時記得春時別雨牕夜話嘿未乾贈書懷袖明還滅思君高過嶺頭雲思君皎若洞庭月思君清比玉壺冰思君白似銀盤雪今來漢口守庚申來歲沅江作主人種得桃花千萬樹江山無地不陽春春風雀夢遥相憶日暮鴻原行別頻到時若問鄉園事莫笑原生病且貧

青燐歌

百金市棺槨造體千金買山聚螻蟻椎埋探出口中珠癡殺年年守屍鬼新鬼舊鬼誰主賓有聲無聲如訴人一盡皮袋不相顧盲風黑雨飛青燐青燐過野行人絕冷光匝地明還滅高低零亂逐流星遠近欹斜傍殘月乍如腐草化流螢又如列缺驅奔雷却過平原歸磷火翻疑遠浦宿漁燈行人佇立復四顧北邙纍纍誰家墓無復當年秉燭遊

剩有孤明照泉路豕負塗鬼一車眼前所見徒區區苔不見萇弘熱血化爲璧防風白骨曾專車古今變化渾如此人鬼迭代當何如青燐青燐歸太虛小巫擊鼓大巫驅笑殺小巫與大巫不識遊東白首術

贈陳昆垂入學

生之生也氣食牛祖父愛之如琛球曾從我口授章句過目成誦如泉流九歲通經知大意十歲能文先制義縱橫日課五千言首尾不更三兩字救

年四十為腐儒尋行數墨遵程朱三日一回頻削
日廿年久別當何如眼前世事殊忽草少壯看看
人已老我來舊社種蓮花生向環橋采芹藻羨生
作賦擬凌雲羨生逸足能超群羨生良才不隱世
羨生樂道長安貧安貧樂道良不易前路更多難
了事願言努力事驅驅莫負老僧親授記

送吳芥舟赴沅江縣

世途仕宦如沸鼎芥舟先生心獨冷世情臨別多
惆悵東樵老僧笑鼓掌旁人問我笑何事欲語不

語難為計默默誰知世外心曉曉恐觸時人諱請
君聽我款款陳男兒出處各有真山林朝市總一
轍伊周巢許非兩人兩人相知詎可匹芥舟選官
吾選佛沅江巖邑大如拳湖上官衙僅容膝強似
山僧不出山土壁茅茨蔽風日時人莫笑沅江小
四面湖光周八表時人莫笑沅江貧龍宮鮫室羅
百珍時人莫笑沅江僻日近長安天咫尺時人莫
笑沅江閒彈琴隱几看青山我笑先生懷利器錯
節盤根曾未試藏鋒斂鍔直至今甘與鉛刀同鈍

豈我笑先生遊興高六年兩度陵波濤長風破浪
理舟楫春滿洞庭如感勞我笑先生最瀟灑琴隺
輕車隨上下吟詩一路出湘潭閒看兒童騎竹馬
我笑先生清且廉盤中苜蓿水晶鹽移來粉署件
冰蘗清風拂拂吹紫綬先生行矣勿復道眼中之
人殊草草長歌一曲反歸來彭澤聞之應笑倒別
後相思笑不休笑到宦成人已老（芥舟臨別作反歸去來詞）

爆竹行

東鄰兒童夜秉燭小除大除忙鹿鹿牽衣繞膝索

金錢得錢歡喜無錢哭朝來分隊趁市去買去癡
呆買爆竹滿袖檐來笑不休相呼相喚還相逐一
聲霹靂送窮神木客山魈走回祿白髮老僧雙耳
聾淵默雷聲契幽獨出門笑問里中兒若箇旁觀
若當局

贈雙照笑豁師

野干大作獅子吼笑豁忍俊不開口赤梢躍入虀
缸中笑豁海闊天宇空跛驢逐隊事行腳笑豁卧
遊周海嶽鴟鴞嚇鼠貪復嗔笑豁自視何如人笑

谿今年五十一假我數年方七十兩人相見將無
同瀾河泯泯無清日一年一見一回悲鬢邊白髮
交參差眼中之人吾老矣合此更有知音誰今來
且喜身猶健中秋月照故人面秋月明明似昔年
故人面目隨時變明朝日出東復西早起谿邊逢
笑谿笑聲落在無聲處天籟地籟齊不齊阿誰歎
笑吾與子庠客旁觀皆助喜五十年前古佛身無
端泯跡紅塵裏紅塵紫陌眼中沙翠竹青松錦上
花難兒獨覺形俑處無著天親曾作家羨君不出

大庾嶺羨君不喫雲門餅一瓶一盋境中人千水
千山人外境西疇歸牧馴白牛南圃尋僧種勝遊
那客乘涼修白業晚來坐月話通幽龍巢在木人
初定鐘度前谿山欲暝荷沼分題詩句新竹林烹
茗茶煙冷年年八月八風清八景當前八詠成那
與名山爲話柄期將眉壽作居亭居亭眉壽尋常
事地老天荒終及第笑殺當時老趙州屈指甦年
才百二

飛雲絕頂鷄鳴見日歌

成晝短苦夜長三竿日出方下牀此間晝長雖
夜短半夜鷄聲昏曉判問君長短胡不齊却繇見
地分高低赤鳥初生顧兔死覺者自覺迷自迷鳴
呼安得石樹千萬億縱橫臚列飛雲西登峰到頂
須我友同來高枕聞天鷄

蜃樓歌

天容海闊波不興浴日浴月百寶生海濱老人雙
眼明昨宵仰見營室星帝命海若修乾城六丁六
甲齊效靈騎箕傅說股栗鳴吳剛伐柯聲丁丁状

桑若木爲棟楹龍宮珊瑚裝畫屏天孫雲錦交䟽
櫺空中樓閣隨日成千尺百尺通杳冥瑶臺旋室
差可京玉堂金馬意所輕便欲挾風予上征排閶
直入掉臂行雲霞接足飛騰騰俛視下界如蒼蠅
終朝僕僕昏不停隨人豚腐還吞腥焉知大魚化
爲鵬六月一息九萬程何時與爾徙南溟佇立久
視中屏營天門乍闔烏西傾繁華寂寞如轉瞬重
樓複道歸太清中星熠熠雲英英諦觀乃是大蛤
精鼓吻吐氣成幻形老人自歌還自聽鼉鼍睡熟

喚不醒醒來但見桑田變滄海高岈為谷深為陵
迷樓綺閣今何在銅駝荊棘分縱橫乾城終古長
如此何須東海訪蓬瀛

贈陳翁壽

立身當如陳太丘生子當如孫仲謀娶妻當如孟
德曜學仙當學張酉侯我聞當今有遺逸絳縣春
秋過九十汾江江上釣魚回墖坡坡畔扶笻立有
時一飲快千觴有時高枕傲羲皇有時雄談驚四
座有時緘口如括囊堦下芝蘭雜叢桂元方難兄

季難弟官山私淑管夷吾挾策追隨端木賜長文
孝先皆象賢風流文采何翩翩儒林早豎鷄壇幟
大州半刺方待年室中綦縞誰家子鹿門遠嗣徽
音美懸弧設帨相後先參差黄髮齊兒齒我在山
中今白頭翹首元龍百尺樓見說德星重聚里遥
知海屋更添籌此日葭灰吹六律此日梅花開五
出陽回東谷日初長花發華堂香滿室祝翁不用
杯與盤祝翁不用炰與燔挹將東海為卮杓挐取
南山作酒尊我翁未醉更受爵我翁既醉請賡言
年年今月與今日容我山人來叩門

題東華姪詩文集

生子不願為腐儒壟行數墨成蠹魚教子莫教治
生産求田問宅徒守株君不見渥洼龍種千里足
高視闊步陵天衢安能俛首隨款段血汗伏櫪悲
鹽車憶我伯兄九谷子先世分室城東居一朝落
地為兄弟先後雖有如貫珠七歲同師授章句八
歲九歲能操觚十歲為文學聲律弟兄唱和無時
無大庭廣衆弄柔翰滿堂賓客爭稱譽伯翁我翁

莞爾笑私心相慶陽謙虛我年十三舉博士自誇
適足能先驅須臾陽九天改步儒冠高掛歸田廬
伯兄十五始入學一舉再舉登賢書兄年十九我
十八從此出處天淵殊兄方[illegible][illegible]兩出宰廿年不
渦思歸與我年四十入山去終老不材如大樗殊
塗同轍各有以蓋棺事定當何如伯兄不死賴有
子快哉一馬生三駒中閒神駿不可測少小相從
東郡邀有時繞膝聞詩禮有時出郭隨蹇驢有時
承歡鄭子國有時定省來姑蘇孺子可教更可畏

制義帖括寧區區吟詩直欲祖風雅初盛為主中晚奴文章寢食飽秦漢三唐兩宋皆皮膚而翁所學有眞訣心傳口授無精麤小子狂簡志高遠艮玉未及分瑕瑜秋風颯颯樹不靜廢書讀禮日月徂太初堂上見手澤白門城外聞啼烏故園歸去問封樹總角今來成丈夫我時臥病一百日朝來起坐須持扶歸人解裝席未煖聞我老病深嗟吁门攜詩卷過橋去行吟直到南山隅吟聲未歇履聲近病夫下榻開𦈡樞入門再拜誰家子諦視方

知封與胡去日垂垂髻丱囟歸時鬑鬑微有鬚去日斑衣事兒戲歸時博帶飄長裾人生少壯會如此使我日暮悲窮塗問子來意胡為乎袖中有物能卷舒琅玕出手光照席索我落筆為點污我身既隱文何有汝言可采良不誣開卷一唱復三嘆掩卷大聲還疾呼九谷子九谷子有子如此道不孤有子如此道不孤

挽澤萌和尚七哀歌

我所思兮在華亭孤舟來往江波清龍蛇混雜雙眼明車螯縮爪蝦努睛爭來鈎得赤柏鯉三界横身樟臂行嗚呼一歌兮歌一唱滿船明月空惆悵

我所思兮在丹霞闢殿烹佛稱作家三巖高處天雨花狸奴白牯眼看沙長老峰前見寶王石頭路滑空波咤嗚呼再歌兮歌再歇海螺吹落千山月

我所思兮在棲賢師子踞座五老前百鳥銜花觀法筵千峰流水歸玉淵一聲長笑別三峽丘壑無光山寂然嗚呼三歌兮歌三叠須臾便隔僧胍坳

我所思兮在海雲廻翁田地荒耕極象王歸耕耕

日曬一期建立林功勳大除燈火日面佛勸請任世徒殷勤嗚呼四歌兮歌四愁烏啼隻樹聲啾啾

我所思兮在怡山欲去未到身先還數山不額非等閒祖庭虛席遙瞻攀半途息行日西夕清風早入仙霞關嗚呼五歌兮歌五噫隻履單提誰得知

大人大人生馬駒四蹄蹴踏無賢愚不動聽影先馳驅羞與駑駘追步趨房星掩曜天駟死滄浪核踵鳴天衢嗚呼六歌兮歌六匝足繞横空風颯颯

小人小人號頑牛他家水草曾滄留胡爲主人歸

故丘晚來相見西谿頭横吹鐵笛人何處顧影驚
心水自流嗚呼七歌兮歌七哀何時攜手歸乎來

題閩僧怡山八詠

野人獨釣煙波外眼中不識乾坤大歲晏扁舟入
海雲舟中有客名凝貢相逢贈我袖中詩品題八
詠殊幽奇恍惚怡山與神契欲去未去心先馳今
年別我歸長慶春江送客風塵靜遲我名山欲問
程寄君舊話先乘興十朝紺殿今何如月夜幽鐘
人定初丹荔流夜辦生熟長松鶴唳遥相於中濟

歸僧無去住石湖煙雨時相遇門臨烏石笑點頭
碧澗泉聲引歸路此時此景非等閒緊俏麻鞵遠
近山忽君報語山翁道嶺外頑牛老更頑

題廻舟圖贈何伍菊

若海有船長七尺不用施篙還挂席順風能去逆
風回隨流直至無生國華亭船子笑呵呵滿眼波
濤奈若何從此到江吳地盡分明隔岍越山多吳
越山川行已慣隨緣取足隨緣辦嫩冬瓜煮鱉裙
湯新粟米炊魚子仮快矣哉快矣哉殷勤報語老

宗雷及早廻舟歸去也莫教紅日下香臺

元旦掩室示諸子 時年六十六

行年未到六十六慎勿笑人指爪曲而今而後吾
免夫從此餘生易知足去歲新年怯鹿鹿今歲新
年快幽獨一間茅屋一箇僧一炷旃檀一寸燭一
聲清磬一卷經一碟黃虀一梚粥造物於我良厚
哉同住同來受清福自誇有禍不須禳何須得寵
更榮獨當今大人不重賢當今小人不信天當今
學人不學律當今禪人不會禪時來移氣復移體

自謂古佛堪齊肩門庭喧喧炙手熱盲龜跛鱉爭
垂涎我欲為此自不難面龐有血囊無錢汝曹腳
跟未點地二者居一隨經權若云未能免俗聊復
爾不妨盡棄其學而學詩

謝黃汪千惠茗

老僧長齋三十年眼前世味皆膻羶清泉白石供
飲漱濃華澹薄殊天淵年來衰病且消渴地爐活
火時烹煎非無郵茶及野荈反叩羞澀如丈鋌我
聞武夷之山山九曲三十六峰名洞天中間草木

蘊靈氣紫茸綠葉生春前山人摘茶帶星月提筐
歸去凌朝煙風時火候發香味心靈手敏通經權
三瞻四顧方什襲奇貨可居稀入塵知音千里遠
相訪杖頭盤解青蚨錢一朝馳入大庾嶺眞香眞
色猶新鮮老僧內熱唇齒燥聞名注想空垂涎多
謝主人黃叔度散步行歌來日暮袖中分得建谿
春晴與枯禪作甘露千頃汪波見素心兩腋清風
滌煩慮驚起林間病渴人相呼相喚喫茶去

壽洪母

男兒立身須及早强仕服官親已老男兒愛日在
承歡百年喜懼非一端何如當今洪氏子天倫樂
事誰可比母也聖善子明經七閩五嶺咸知名名
動臨軒身未出安陽待捧毛生檄北堂設帨門未
央朱明日永蘭桂芳儒冠采服朝戲舞大孫鳴琴
小擊鼓門前車馬如雲屯昌言美譽紛前陳有人
拜首揚母節貞松翠栢凌霜雪有人避席稱母慈
養成雛鳳豐羽儀有人讚嘆頌母德減膳分餐甦
萊色東樵野老聞所聞一曲長歌寄五雲五雲多
處群仙宴席如西姥遙相見河濁河清海淺深瑤
池一會到于今手栽庭砌三株樹拂日凌霄作天
柱東樵拭目幾回看看取金桃受恩遇

答厖策斯秉東洗厚光孝廉

鷄聲斷續鼓聲咽布被蒙頭雙耳熱飛蟲撲面蚤
跳踉四壁鳴蟲盡饒舌老夫半夜不曾眠移床去
就梅花月舊夢不如新夢佳起坐空齋書咄咄龐
君在世頗聰明得得相尋微漏洩夜來夢作赤梢
魚受侮沙蟲甘涸轍須臾化作金翅鵬摶吐

空月窟鸞鳩斥鴳笑不休徧界蒼蠅自喧耻夢中
說夢不自知眞幻愚君為決別前郵更有冼孝廉
方便寄聲如是說莫怪癡人說夢多當局者迷觀
者哲

挽陳逖峰

讀盡天下書胸中無一字學究解談禪心空先及
第前有陳尊宿後有陳居士兩采合一贅非同亦
非異在家如出家在世如出世童心壯志等前塵
慧業文人任遊戲儒冠換取樺皮冠制義逃德第

一義脚跟踏破不二門閒叢直入三摩地自從親
見作家來諸方拭目推宗雷靈山一會儼然在覩
史陀天首重回大笑出門面不住分明記得來時
路青雲雙埮鎖千松種松道者今何去珍重毘耶
久黙人留得帆園末後句三生石上好重來相逢
更有商量處

暖石歌

聖賢現作凡夫身儔儕豈是尋常人本來面目不
增減皮肉骨髓非所論有時量等須彌盧有時攝

入鄰虛塵力綿體弱志不小聳肩豎脊能負薪朝
朝荷擔入城去道旁側耳聞經句應無所住生其
心分明識得黃梅路槽廠無人獨任舂碓嘴花開
知落處夜半三更衣錦回西天衣鉢今何來米熟
猶存墜腰石相將攜手出黃梅當時鑿破混沌竅
麻繩緊繫頑礓堆賊人趕趁獵人養萬苦千辛不
肯放留在南華老方丈要與兒孫爲榜樣兒孫得
此多倚仗安坐端居需供儀前人已化空遺蹤後
厨有米無人舂我來問訊一稽首摩挲拂拭塵埃

蒙絜之一肘側五指長短廣狹依稀同外邊方直
刓圭角中間內附如張弓我腰量與祖腰似石重
石輕何彼此試將故物橫在腰想到黃梅更舂米
于今舂米豈無人爲法忘軀能有幾精麤生熟不
自知妄想壁開書半偈堂上人隨堂下癡野干喚
作金毛獅冬瓜印子大如粟面門印破矜希奇與
龍活象歷山澤蝍也蟻附相師資二時粥飯虛信
施不辨精鑿還糠粃石兮石兮吾將與汝覓方便
還山行路無人見置身物外任點頭一笑相逢須

自薦薦不薦煉石補天天也穿砥柱中流流不變
何如側作枕頭眠廡下傭舂非所羨

劉吟社偕嚴周二子過大通賦贈

可惜荔枝紅易落佳客不來山鳥啄紅荷綠暗掩
荆扉茶熟香清思舊約何人江上駐扁舟驚起沙
邊閒白鷗林閒犬吠知有客短牆倚望凝雙眸聞
聲識客客不俗行吟直到樹邊屋詰觀乃是意中
人昨日面生今面熟白蓮社長劉騎之嚴陵周黨
遺相期餘閒更坐三生石長日惟消百八碁碁罷

花間陳玉饌清齋留與山僧飦客來已過午鐘鳴
非時未敢行方便高人飽食自主賓野老傍觀各
任真談諧坐到日西夕有約重來莫厭頻竹邊筍
花下藕蒔常茶飦吾家有荔枝落盡龍眼生嘉果
還堪嘉客口乘興來時及早來莫待午堂鐘板後
臨行一句更叮嚀瓶汲山泉休載酒

壽雙桂天公

袠旦秖林秋近晚雙桂花開方爛熳悶浮變作荊
棘叢雙桂清陰遍洞中洞中主人詭氏子今古蟠

根千歲李淵源家學五千言十八破家無一字無
端闖入雜華林破顏微笑逢知音三登九上溮開
事一見愳關便息心汾陽不肯保福莫趙州八十
猶行脚吾師出處邁前賢流水行雲無定著廿年
寄跡古虞闤十字街頭深閉門菩提樹下恣遊戲
自稱獦獠真兒孫祖父開田半稂莠忍俊旁觀甘
袖手金嶽玉局伴奚囊掃蕩聲聞舊窠臼借問春
秋今幾何百歲光陰强半過一吸西江乾到底豈
知東海有風波風靜波恬孤月現大通烟雨遙相

見我住鶖潭師住城一口金針三尺線鴛鴦繡出
自天然舉似時人多不薦請師繡作優曇花清光
一道凌紫霞請師繡作無影樹覿面金風全體露
請師繡作五色雲光華復旦咸氤氳請師繡作白
㲲蓋遍覆大千無內外我亦當時學繡人麤緇大
布不知貧自笑年年壓金線袖携刀尺〻東鄰何
似天孫得天巧七襄织錦人間少天衣裁就奉天
親頂髻花冠長不老天師翁天師翁心靈手敏誠
化工更憑繡作日面佛千古萬古揚宗風

咸陟堂詩集卷之五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七言古四

白沙先生夢長髯道士手挈一囊貯羅浮山遺之紀之以詩黃子漢人奇其事繼以長歌予見而復奇之賦此以廣其志

道學先生生妄想默與飛雲互來往識神打破無極圈鑽入枕頭呈伎倆長髯道士白沙翁一主一賓非有兩函蓋乾坤括作囊大地名山失高廣四

百餘峰掌握閒袖中出入供幽賞入囊見山出見囊握手作拳拳作掌卷舒由我更由誰授受分明如影響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無象日輪飛出海門東天雞啼破妄中妄何如芥子納須彌覿與虛空為榜樣

挽鄧母吳太君（母大通佛主故人吳仲書女弟）

昔有高人吳仲書筆花幻出真芙蕖與來贈我一大軸畫工如山遜不如我時握手發大笑多君厚意非區區山僧本是種蓮者識得蓮花真與假真花非色亦非空不用丹青更圖畫西方聖人老瞿師萬法惟心心不知虛空作紙須彌筆香水之海為墨池寫作蓮花花九品五色五光空五蘊有人直下便承當垂手提攜親接引先生領話無幾何翻身跳出蓮花渦一花一葉獨留贈連枝同氣仙陀婆仙婆去後誰堪似阿姥逢僧發歎喜古佛巍巍金色身留與寶光受瞻禮大興佛事非偶然檀那不取功德天金銀臺上七寶地一超直到燃燈前燃燈今笑受記薊清淨琉璃貯明月剎那現作

於土身珍重重來為君說君家有鳳栖梧桐九苞養就翔高風堦前手植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鳴和何[illegible][illegible]歸時踏着來時路佛光佛壽長如故白蓮池上笑相逢萬德莊嚴金色聚殷勤寄語女丈夫會見面見領話無文殊不出女子定待我圓明來更遇

送容西渡與教饒平

先生於我稱世交僧記雞壇逐遊彥絳帳趨庭萊子衣玄亭問字侯芭酒酒闌舞罷各西東揩前老樹搖悲風大魚化鵬行奇翼鷽鳩斥鷃隨飛蓬路

芴車笠一相見雲泥倘悵何烈忽前年客自岡州
至開說園林多勝事鑿池引水種蓮花壘石爲山
起平地主人愛道不愛金布地延僧宣妙義奇語
能來及早來塵世閒人閒不易我聞客語信還疑
瑣林詎有鵷鵷枝山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實
不宜緘書報命無可說大笑還山弄明月葭蒼露
白正懷人香浦秋風又離別琴書蕭散廣文船傾
城祖餞車駢闐摩挲老眼煙霞外新詩遙寄水雲
邊我聞饒平好山水東去潮陽方百里昌黎過後

寂無人八代文章憑振起莫道先生官秩卑聖朝
重道先尊師莫道先生致身晚白首[illegible]與不淺
莫道先生齋舍清擁書萬卷當百城莫道先生薪
俸薄苜蓿品鹽堪細嚼先生行矣勿復道濟溺起
衰非草草暫時別却好園林直向環橋采芹藻芹
藻何如池上花一度繁華一枯槁功成名遂早歸
來只恐箏僧僧已老

挽香山毛果泉

我憶東林池上水浸地涵天清徹底我憶東林池
上人珠圓玉潤時相親果泉居士居其一秋水爲
神玉爲骨有時過我講老莊從容入室先升堂有
時過我習禪定磨破毵毵成古鏡有時過我出新
詩琳瑯照壁光離離有時過我作佛事四相三輪
通二諦我來久住識人多樹門熟道頻波波三生
石上見賓主口雖不言心默許一朝別去兩三年
水在池中月在天東林寂寞池水竭天低月落瑣
枝折瑣枝折兮林木空桑榆影薄來悲風野人近
住鶖潭上潭上雲山互相向一片閒雲萬里心高

山流水誰知音子期欲鑄黃金貲獨抱無絃望天
裔一彈別崔與孤鸞回首東林如隔世果泉居士
知未知黃梅路上遙相期種松道者今何去乘願
重來尚未遲

鄭珠江太史還京過大通話別賦此以贈

白衣留却別大顛玉帶輸將還野禪兩人可一不
可再古今浩浩爭流傳何如珠江鄭太史早向儒
門契宗旨金鱗躍出鳳池頭親見龍顏動徽音大
通古寺堉井蛙泥塗汨沒隨魚蝦一聲打鼓送官

客笑殺城中白鼻騧由他笑由他罵智珠擎出請
酬價等閒不值半文錢用時光照四天下不落有
不落空不在西不在東只在當人掌握中何用覔
衣與鉢帶木槵花下來香風

送願來禪友之海南

世間不遑有名利陌上應知無別離斯言膾炙今
人口聰明汨沒同愚癡梯山航海爭走險塗窮日
暮相追隨誰能掀翻窠與臼曰有丹霞獅子兒君
不見南溟之水名天池大鵬奮翼摩天飛鷽鳩斥

鷃不敢渡仰首大笑稱希奇借問圖南何所取舍
名與利將焉之翱翔蓬蒿亦已足飛搶榆枋聊待
時大鵬一往不廻領摶風直上高高處名聞利養
兩不知滄溟大客隨去住無可舍無可取臨行記
得向上句六月一息便歸來大知小知相對評

草聖歌贈張明府子白

靈兔脫穎銛如錐束身歸命供指揮紫芊之肝青
麟髓相將水石同襟期楷生輾轉拂玉案借問主
人何所爲主人隱几鳴琴罷春衣公事方休假官
船幾日到珠江山川一路明如畫乘興重來訪舊
遊藉草班荊理前話林間颯颯風雨生解衣磅礴
深經營須臾伸紙作大字虎踞龍蟠雷作驚心王
運臂臂運指丘靈崩巖隨驅使臨池飛出北溟魚
含毫吸盡西江水左拏右掣勢無端一疾一徐皆
至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雲傷馬頭生止乎其所
不得不止山從人面起鵞谿絹剡谿紙日與簿書
堆案几盤根錯節何有哉慧劍一揮脊披靡從容
閒中爲予言我生能事聊如此大通野老麋鹿群

見所未見聞未聞置書懷袖日三復逢人說項殊
殷勤昔之張芝今張旭後有大令前右軍斯人家
學溯源委十三學書先草隸直畫木榦等粗粗顏
筋柳骨分精髓撞破煙樓讀父書乎澤羨君能述
繼羨君不羨才與華羨君不羨名與位羨君下筆
如有神羨君能詩由風慧青雲送入選官場白社
歸來還及第百千三昧何淺深一悟了然無鉅細
君不見公孫大孃舞劍器草聖得之通勢諦心靈
手敏匪言傳破格超方須默契也不即也不離此

[illegible]雲山親囑累甍叢文人記得無三生石上曾分
袂歸去來歸去來峽水峽山未迢遞那將一道無
字碑明日再來頻作記

寄懷楊巹侯

崑山大士才八斗學富三冬窮二酉文章直出兩
漢前詩篇不落三唐後鳴騶佩玉多故人目送飛
鴻曾未有一朝大笑行出門萬里長風事遊走燕
昭臺上不逢人大庾嶺頭尋好友美人為政清且
閒蓮幕生涯如甕牖促膝朝看郭外山篝燈夜對

他鄉酒酒酣發篋出雄文主人讀嘆何殷勤川公
不是池中物相將致雨還興雲已有良弓穿七札
莫因鼴鼠輕千鈞壯心未老竊自許來青歸閣中
欣欣尊美鱸膾罷彈鋏松宵聚火明宵分六經六
藝如六穀硯田一日三耕耘輟耕識盡天下士但
恨不識二瑪君瑪君近在中衙往乘興將管讀書
處中塗邂逅鄭安期指點閒鷗在煙岑燁消霧秀
客初來風便潮生却歸去谿邊送客如有情別後
思君還作賦思君雄論如建瓴思君意氣如[illegible][illegible]

思君高懷如嶽峙思君靜致如淵停禪心皎皎如
孤月道眼炯炯如雙星士生斯世得如此何能怫
鬱牖下終窮經嗟予與君同甲子君方有用予無
成雲泥緇素各努力滄浪可濯還可清洗我足濯
君纓振衣千仞笑聲聲別峰相見一招手須向毘
盧頂上行

古劍篇贈彭芠菴

美人腹中懷古鐵出胎猶帶玄黃血一朝歐冶鼓
洪爐躍躍祥金成巨闕新硎霜鍔勢莫當臨敵一
揮皆糊傷主人思愛良不薄摩挲拂拭教深藏銛

刀鈍斧失犀利偷心側目紛疑忌能將蛇信奈若
何斗邊夜有豐城氣壯士得之遊入闕脫身飛出
延平津歸來依舊函玉匣傾心竭力酬主人主人
顧盼倍疇昔銛刀鈍斧低顏色批虛導窾有餘閒
解紛排難無遺力從來神物難淹留百煉聊為繞
指柔何能鬱鬱久居此眼看君輩皆封侯一旦一
指磨一年一淬礪輾轉一百年頑金成利器何況
金石渾成日月光天地泰交水火濟我本由中八

望空遥盼眇願君努力干霄雲旋轉乾坤斡陰孱
一道靈光迴不磨報恩直到無窮際

聞霍西牛說家住富春山之勝躍然欲往賦此訂同住之約

紅塵白日分交馳青山綠水遥相思年幾七十人未歸高才疾足先得之昨宵穩臥鷺潭上夢入崆峒自來往中途邂逅意中人未問寒暄問住兒但言家在富春山別有天地非嚴灘松風萬壑聽不盡絶無消息到人間凝人妄想妄開口深山更有

深山否沉吟半晌方點頭君但能來山便有

醋五無極過宿話舊

老友不堪成久別白髮紛紛牙齒缺我笑先生未休歇仰首高天雙皆裂先生笑我生計拙火宅都身冷如鐵無極翁莫重說明日陰晴知君何謂君話盡鷺潭月

彼美行送楊皂侯歸江南應舉

苧蘿彼美名西施浣紗谿上花開時香風吹入錦裙帶文章五色光離離自矜昭質獨殊衆[illegible]五

雨來何遲春華秋實老顏色未嘗一日姮娥昨夜銀燈對明月燈花爆出雙瑕枝起來拜月望牛女秋風有約遥相思今歲槐黃通姓籍明年冰泮定歸期貧家有女貞不字長齋繡佛空兩爲晨鐘晚磬罷歌舞灰頭土面無胭脂相開相送難爲贈粧積盈歎自應知環珮玎璫鵷鳳閣珠璣璀璨映龍墀玉堂金屋深如海蓽户蓬門知是誰歸來稽首姿王道此身長願老茅茨

送李廣文遠復司訓揭陽

臣也師也父兄也如鼎三足車四馬富人貴人開道人如行有伴居有鄰三者缺一均不可一之二之成彼我開道人瞬不爾富貴貧賤皆相似師臣父兄誰充當揭陽先生馬山李東樵之友孔門徒柱下之孫崇義子一朝受命作儒臣傾城祖餞車轔轔白鷺潭上釣魚叟仰首青雲識故人臨岐欲贈無可說笑指前車看前轍前途那得有開徐開到爲官忪不歇朝逢迎暮干謁日接諸生肅禮節苜蓿闌干希送錢冷署寒氈誰立雪門前桃李成

長途望風疾走爭迴車內聖外王等糟粕出名入利交錙銖前車覆駕後當戒豈效若輩徒區區崇義傳家應不薄兩袖清風歸負郭父肯播子肯穫方寸良田任開拓清白之後大有人天將以子為木鐸提撕警瞶振頹風老我聞人甘寂寞

題龔雪心白描羅漢卷

雪心老人身姓龔自稱書禪非畫工遊絲白描擅能手千卷萬軸無雷同昔曾見翁寫羅漢今見羅漢如見翁翁與羅漢一而二伸紙揮毫事遊戲恍

惚惝怪皆有神神運心兮心運臂最初幻作偉丈夫高坐師子掌缽盂復次幻作老緣覺攝受神南無住着復次幻作降么魔小鬼大鬼有相摩復次幻作擎寶塔塔重塔輕無定法復次幻作憨長汀兒戲場中笑不停復次幻作痒和子背觸翻身聲洞耳復次幻作般舟定合掌跏趺泯喧靜復次幻作聲聞僧手持貝葉翻金經復次幻作梵宮殿指端涌出雲端現天上人間注目看聾盲瘖啞交欽羨復次幻作洛伽山一道神光萬古閃善財渴仰觀自在有人端坐竹林間復次幻作大化主瓔珞莊身持寶杵鹿苑高僧補衲衣藥爐童子燒香炷後來伏虎並降龍獰貌慈顏指顧中虎兕龍神各皈命芻觀仰首空瞪眥愛楮先生長八尺中間鉅細窮幽賾不分緇素及髦倪豈辨谿山聲與色七條衣六環錫行住隨身俱委悉鐵輪如意鉢多羅隻手提攜隻手撥動者動植者植情與無情合八識一時攝入白毫端萬象森羅明歷歷雪心雪心將無庸打翻跟斗還虛空一回開卷一回笑笑倒

慈氏離天宮

觀李雪樵明府新制龍尾車圖式述爲長歌寄邑明府姚齊州與廣其傳

近水知有龍近山知有虎我住白鷺潭自稱老漁父問我何所見問我何所覩我實無所見我實無所覩七月八月天暵乾神龍致雨空濛閒屈伸垂尾攪雲脚天旋地轉波濤翻雲中隱隱見水氣逆流噴薄疑飛湍商量擬作激水法心口憤悱神力殫曾聞西洋利瑪竇師心巧過公輸般制器尚象

無不有玉衡平衡渾等朋車名竹木爲車故龍尾
宛轉汲乾滄海水傾湫倒峽挽天河日澆桑田盈
十里見所未見聞所聞想像虛無空擬議古今作
述誰後先瀧水神君秘山李生來博學早成名作
令愛民如愛子前年大旱草木枯田家爭水猶爭
珠神君萬目怙擧拙縣門揭出龍車圖鳩工庀材
集衆巧運斤絜矩隨奔趨初爲輪軸持兩極循環
轉轂同天樞三圍四方五斜殺縱横不爽錙與銖
爰命爲工剖巨竹截釘編筱旋螺腹中分水道自

逶迤一脈泉原通九曲松脂鎔液膠漆牢周遭肉
好無盈縮從容刳木爲車牆合體成圓用各方精
金百煉作簨簴卧輪旁擊相低昂大器晩成姑小
試一夫抽水如抽湯中虛外直通大邅事半功倍
寧荒唐瞿將摹樣似同志語大語小皆精義同身
尺寸隨短長應運風雷起平地持來古寺逢老僧
抄用當前得未曾四大假合幻非幻天工人代能
者能神君大笑入簾去爲雨爲霖酉不住緘書寄
語姚令公莫放龍車宿煙霧

贈蕭君蔭舉孝廉公車北上

老人獨釣秋江水水淺水深淸見底神魚躍出蕊
珠宮無限魚蝦跳成市一聲霹靂燒尾雷釣魚老
翁傾兩耳借問神魚何處來借問雷從何處起桂
類秋光花正開錦水月明珠出胎美人昭質撫明
鏡光輝映徹黃金臺金臺此日延國士鹿鳴燕罷
嘉賓來開風勞旆識名姓東林舊社思宗雷舊社
相過池上客若祖若翁推巨擘神交道合兩忘年
覿面論心通語默我時搔首見二毛郎君總角方

齊額讀書萬卷筆有神眼闊如箕心似髮須臾鼓
篋過横橋終童早樹文章伯念我神交祖與翁負
芻砰叩來從容老人謙讓日三復郎君執禮猶溢
恭生平結交滿天下過眼一過如飛蓬快哉三世
眞相識但恨不識河池公河池事業在人口官成
兩袖歸淸風淸白傳家自今古承先啓後皆儒宗
文孫不忝曾與祖煙樓擢破先登蔚之子自無需
富貴時人未免先科第我在鸞潭罷釣絲注目靑
雲起天際蕭孝廉莫濡滯直到長安看杏花前路

正多難了事

贈羅偉甫舉孝廉上公車

君家兄弟吾老友二十年前共遊丞亂離避地同鹿門貧賤移家各株守大兄講學述程朱群季文章邁韓柳雞壇竪幟不讓人蓮社尋僧鎮攜手座中雄辨相發揮册後奇書互疑剖平生同學據要津日送飛鴻未曾有須臾聚散等浮雲往事不堪更囘首一年一別一相尋壯志銷磨貌衰朽老來鬢影珠江南枕流漱石臨谿潭秋風吹冷破茅巷

仰天搔首霜毛疎故人惠我書一函洗手拭目方開緘開君柳汁濕青衫鹿鳴宴罷捺兩驂劝觀嘆息眞奇男使我自笑還自慙舊遊已貴高巖巖刈薔豈免悲菁菁樗櫟不材非梗柟支離山澤分所甘長歌短曲凌煙嵐送君北上乘風帆長安春暖花可探曲江酒酣樂且湛乘車戴笠各努力他日相逢方細談

贈李慕山

慕山先生清且閒不愛市朝惟愛山慕山先生胸且癖不愛花草惟愛石先生愛山夫何如探幽遂勝遊南車一聲長嘯空谷應巨靈俛首隨杖藜先生愛石良有以萬仞孤峰覩屛几玉潤冰清迥不磨天形道貌長相似先生早歲稱儒冠文章聲價傾長安逢場歷倒元與白陽春一曲知音難乞休林下身未老萬卷詩書恣幽討攢眉不肯入東林逐隊春風踏芳草萼樓兄弟附青雲蘭砌兒孫長鳳文山靜日長松栢古朱霞白雀翹人羣我亦當年同學者歸向馬山曾結社惠遠無如靖節高三

笑谿橋歸去也廿年一別能幾時青山白首遥相思題詩寄語兩關老牛背奇書贈與誰

鄭珠江太史特授給諫拜命日詩札見寄賦答一章遥致相期之意

南方有鳥生桂林九苞五色何森森一鳴再鳴天下聞三鳴譜作簫韶音翺翔直上木天去宮商鼓叶薰風琴更華協帝大歡喜賡歌谷爾諧朕心朕心欲廣求言路衮職有闕疇當補手持白簡出詞林拜首彤墀受溫語退食沉吟思古人千秋事業

遥相許史魚如矢不足多嶺南直道有相厓曲江
風度著金鑑後來更有崔菊坡大聲秀才動人主
百折剛峰迴不磨山人上書議大禮布衣越俎光
巖阿古今賢達信不少超前軼後當如何宵衣假
寐夜中飯焚草封章坐待旦聽鷄騎馬行出門陌
路廻車避嚢諫搢笏批將頷下鱗牽衣攀折廷前
檻大臣小臣心膽寒遠人近人拭目看故山猿隺
久吟夜孤峯獨立思長安何人手把天河注大地
爲霖復爲雨餘波寫入錦霞箋重疊泥封封不住

鯉魚寄書江水流江水春生開白鷗珠江漁父今
何處翹首五雲天際頭

轉經頌爲衛母壽 母嘗延僧諷金經期滿三藏

仙陀婆子太聰明倩人代轉金剛經大師下座行
一匝虛空合掌側耳聽五千四十單八卷卷卷轉
畢無瑞倖婆子大笑復申請尚餘半藏須圓成師
王默坐不動地雷音奮迅開疑情婆子領話乃稽
首龍象蹴踏皆聞聲兩重公案誰料理衛家壽母
多男子長齋繡佛自年年築室飯僧聊爾爾法輪
轉轉轉不休一波未平一波起六通古寺老古錐
聞聲見相生歡喜借婆帔子拜婆年是則是矣似
亦似似何似高似白雲山深似瀝江水法量高深
壽量同眞經一藏從茲始

舍利浮圖紀異呈邑明府姚齊州

朱明洞天明月寺僧有遠公作佛事範金鑄塔通
幽明供倭如來眞舍利十方諸佛現全身八部天
龍分侍衛九環寶頂無量光四句伽陀最深義紫
梅刻作須彌座金相玉質殊堅緻有時黑月放光

明有時白日生雲氣凡夫肉眼渾等閒開士靈心
契神異秋風擎出雜華林寄向寶光無傷地遠公
杖策入羅浮空留寶塔陵高秋塔高一尺廣一丈
虛堂雀鼠鳴啾啾鐘前鼓後走肱篋神光照影隨
東流明燈禮佛失舍利人天悵惘僧悲愁[illegible]大
士擎寶柱兀立不肯回雙眸老僧領衆日[illegible]
鳴人定聲不休尊天乃起運神力滌汰惡[illegible]
瀏么麼襪魄自飯命入門稽顙輸[illegible]
發悲惘賴有慈父姚齊州儀爽切身失[illegible]

可懲情可周殷勤提奬出首實論光返照蓮池頭
片言折獄出郊去手持綵棒鞭春牛（是日立春）春牛白
春牛黑昨朝角觸今犁輒春牛肥春牛瘠昔日咆
哮今稼穡放下綵鞭一事無彈琴隱几看春色

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

君不見南溟之水如湯盤浴日浴月涵星垣朔塞
地戶闢天門西望廟古神赫烜垂衣拱手端臨軒
身騎白馬揚朱旛立馬看花花正繁木棉樹老高
寔也千尺百尺迎朝曦艷如野火燎高原瓊枝天

際蟠崑崙珊瑚海底撐乾坤其高也如此不知幾
歷寒與溫棲桑若木為弟昆月華仙桂皆兒孫一
枝一葉含一元一華一實歸一根一生二二生三
三三生萬物生生不已天何言

南海神祠古銅鼓歌

範銅作鼓叶律呂牯牛下拜鼉起舞問渠拜舞何
所為自幸有皮無足取範成懸在海王祠一雄一
雌相耳語我本山中礦石精無端躍入大火聚歐
生倒冀古規模不我為鐘却為鼓大叩逢逢小叩
咽隨聲答響聊爾汝何時飛入水晶宮潮音作風
雷作雨回看白牯與玄鼉皮之不存毛焉附

五星躔度歌（姚明府社集題）

大哉圓象齊方輿仰觀俯察均皇圖紫垣北極帝
所居太微天市鄰京都十二次舍羅交衢二十八
宿為蘧廬五行五緯隨右諸黃道赤道相馳驅有
時熒熒如貫珠有時落落分方隅群分類聚豈有
殊聲應氣求良不孤昨宵星聚牛女墟占星夜發
天官書三台八座弘廟謨連城合璧皆璠璵歲星

乃是中大夫太白會為仙酒徒火南水北持兩樞
鎮星靜鎮番與禺文明應運交相孚登高作賦諧
笙竽明月皎皎藏冰壺景星熠熠輝含譽昭迴雲
漢澄江湖璿璣錯落光石渠賡歌逸韻追唐虞天
清地寧遊以娛南皮宜從多應徐談天鄒衍胡為
乎眾星拱北今何如天門無路曳長裾噫歎歔星
辰在天人在塗比肩接踵爭先趨遲留伏逆數不
誣勾已芒角徵則符著明垂象會如此何能怫鬱
長守株吾將以尻為輪以神為馬六氣之辨以為

市追飛流排彗孛挾五曜而遊予六虚身雖老矣心區區噫欷歔大哉圓象齊方輿身雖老矣心區區

送澹崖師歸隱華封山

大人之患不識時小人之患好爲師天花亂墜駭泥土野干自謂師子兒江河日下失砥柱慧命不絶如懸絲老僧老眼看一過忍笑不住長歔欷休歔欷眼前所見類如此澹崖智者獨不爾手持錨斧出華林入門敲出南樵蘢南樵老人道眼高蔵

盡龍頭與蛇尾肋下三拳墜處親轉怒回嗔作歡喜相呼相喚別華封踏上黄山萬念空九夏安居壯不徹故山歸去覓松風松風萬處無人買持贈澹潭上翁莫草次且從容酬君一柄鋤头钁耕遍千峰還萬峰

擬忼慨歌送智泓禪者歸北山舊隱

叢林可住而不可住也深山不可住而可住也叢林而可住者粥飯次第香花絡繹利養富庶其不可住者人我山高生死海闊塵牢獄因去而入由若無間見勝手段足以作務深山亦可住也然與鹿豕爲徒偕鶴爲侶出則笠雨簑風耕田種芋入則息影松陰安禪蘭宇不知有名焉知毀譽不知有利焉知積聚深山不可不住也君不見智泓智者薄善知識而不爲向北山之北而歸去

龍江梁植思出秋詩見質賦此以贈

秋詩唱自梁簪洲一時作者爭波流大爲薦雷小川岳黄鐘瓦釜相應求老人老矣心未休無端河西皆善謳昨夜吟君十九秋明月滿天鐙滿樓照

見五色花紋虬此時此景誰同遊人如其詩清更幽詩如其人彫且修當今風雅徒汗牛礎砆什襲矜璨球君有嘉穀方播穫良田早種須晩收幸不揠苗助長如宋人者與君努力耕春疇

話雨堂英石歌　爲鄧俊公題

主人愛石如好友坐臥與俱行與耦花邊竹底倍關情蒼苔白石長居守新闢閒園結草堂萬象森羅莫須有巨靈無計補虛空五丁弃命窮羅摟深山大澤到交衢神物韜光混塵垢遷奇磬解杖頭

錢轉運憑將河曲叟雲頭兩足飛上船壁立崖崩驚納膈主賓握手快平生珍重各塵頻抖擻靚面昂藏七尺軀旁觀下拜如俯首本來面目鐵肝腸豈肯折腰狗五斗却愁圭角不囊藏未免傷鋒還犯手君不見孔嘉三命循牆走直道難容聊曲就落草盤桓待點頭九年面壁牢緘口石形如拜

贈李善藏入學

揭陽先生生李子聰明不與群兒比東郡趨庭侍絳帷取次學詩還學禮學詩壓倒元白翁學禮笑

殺叔孫通出風入雅寫情性左揖右讓何從容院公一見大歎喜首贊金勝有拖紅勃齡釋褐人所羨千夫百口聲相同太脊擊鼓催發筏五經如日朝出東過眼一過輒成誦罷琴舍瑟歸橫宮大人刮目小聊睨才高禮下猶溫恭我在隔江望雲物江城佳氣何葱鬱鵬雛飛上九萬程鷽鳩斥鴳偷心失奇言同類謾相猜寥廓高翔疇與匹

丁亥元旦示徒

生恨不生空劫邊親見藏海生紅蓮此身豈有八萬四千歲過現當來在眼前半生枉學道問著總茫然學道不學儒學道不學仙學道不學律學道不學禪學道不學魔與外學道不學聖與賢止學自家真面目孃胎透脫金剛圈也不參究也不攀緣也不入保社也不趁經筵一口無底鉢一個破蒲團盡人與我皆有分饑來喫飯困來眠此是新年新佛法珍重逢人莫浪傳

王星山人琢硯歌和徐琶洲作

弘農陶泓大叫笑山人鑿破混沌竅崖崩峽坼端

水乾出寶入虛窮窟篠截蒐抱鬼頑不頑次第運轉空濛閃飛光耀目動權貴明駝領取出梅關一卷礧砢見遺擲山人得之深賞識大璞不琢出天然天君獨運非人力紫羊迎刃露肝膽鸜鵒披沙偷覷眼青花絢采煙霧霾黃龍吐氣卿雲爛三瞻四顧幾經營一圓一方胥有情婆娑火蠟發光怪皮膚剝落存晶瑩琢成貯以流黃錦出入與俱瞑與寢晴牕疏註媧皇書煉石補天天斂祇琵洲高士徐鐸愚囊中傾出靈蛇珠一唱三嘆盡刻畫山

人持入山僧爐老眼摩挲觀不足隨聲答響呈幽
獨有人問我山人誰陳子臣張號王屋

柬邑明府姚齊州索蠟石

大通一室如斗大芥子納山山納芥奇峰攝入夜
明簾遠近捜羅遍空界昨暮山中買石歸朝來冷
市攜实質金銀土像戒慳貪愛石成癡甘破戒番
思主人如水清偏舟過我春風生自誇有石立堂
下俯視一切殊崢嶸光明皎潔天下士巉巖礧砢
山中僧山僧見說神氣爽欲見未見心先傾朱門

擁作史衙客白屋聊爲倒屐迎緘書致語殺城叟
靜中久坐須經行我聞三山之下有五石五仙騎
羊成幻形古今變化不可測神物或復通精靈仙
令丹砂煮將熟一飽挾取隨登瀛不妨過我歡十
日興盡任爾還仙城

贈周貢新茂才

最初識君何處邊雲窩萬仞孤峰巔我方强壯君
盛年高視闊步相後先客來入室大歡喜拂拭几
榻相周旋乃云治食當入市舉手揖客姑流連所
君去城二十里左右前後無人煙草鞋奮迅覓奇
馬提筐往返如飛仙須臾樵椎爭速客市中所有
盈齋筵我時飽食方洗鉢合掌讚歎居亭賢高才
疾足事實水何難撞破三禪天善財慧眼馬駒脚
君乎君乎胡不然君陽謙虛陰自許注目相視心
相憐别來今昔各殊世風塵回首成天淵三衣御
却改縱放萬里風雲高着鞭老人獨釣鵞潭水潭
水水清清見底大魚小魚夜不眠飛入蘆花明月
裏何人買棹一相尋牢鎖重關淨如洗主賓款洽

與當年惆悵出門留片紙姓字傳來憶未真猜
說者疑相似似不似昨日雲窩求寂人今作杏壇
門弟子靈山一會記得無莫忘瞿曇親囑累君家
古佛坐道場直發承當建宗旨歸去分明舉似翁
父母未生何者是要識那吒骨肉無問取金剛周
大士

邑明府姚齊州致政紀事

他人在官門如市我公在官門如水他人去官門
如水我公去官門如市借問公門近若何喧聲勁

地黄埃起士夫釋業農輟耕黄童白叟肩相比山陬海澨走若狂攀轅卧轍無遐邇鄰封比邑有同情越陌度阡何彼此里杵宵舂將授桑郵燈夜織承筐篚小兒竹馬野人芹迎送交加均赤子千人萬人通一心大聲疾呼盈百里九重高高奚不聞四野蕭條失怙恃我公大笑出縣門停車謂衆且莫喧縣官爲國撫羣黎盗弭官删勿復論心勞計拙願休假仔肩暫息皆君恩前官於民聊爾爾後人似我來源源殷勤父老早歸去及時敎子還弄

孫父老承風盡稽首天上天下聞此言尸祝藏道見遺愛公論在人名不諼野史近添廉吏傳先數齊州姚炳坤

送張子白明府歸里

長安貴人騎大馬清遠清官歸鄉下水陸銷支買鶴錢傒糧罄盡修琴價奚囊轉重宦囊輕手版長抛歌板罷周行如砥直如弦一路吟詩到家谷道匆送者誰與誰白髮山人來勸駕君不見稅畝李雪樵解印歸田事耕稼又不見番禺姚令公詩豳

心勞快休假同聲相應好相求同病相憐不相借叙莫來称舊主賓惆悵蓮花自開謝有緣聚似露珠聞無緣散若瓶水瀉清風留作額頭春棠陰蔽芾無冬夏野老空餘去後思古道至今成話欄歸去來歸去來天路仔肩猛然卸濯足臨清漳振衣登太華名山有約待同遊向平未老須婚嫁不用車爭忼慨歌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也

觀劉塊然作指頭畫却贈

天地之大一指也造物化工成造化山川草木露

精神風雲雷雨供揮灑混沌初開假即眞大地平沉眞復假高懸一指在虛空留與人間作圖畫先生先生人也大自稱塊然非塊然手靈心敏敏常格指頭揭出拈花禪爪生甲長一粟許函蓋乾坤三大千扁舟過我坐未穩大驚小怪呈空拳空拳豎起無名指一闔一闢機鋒圓須臾索紙見技癢管城老矣甘歸田甲端點墨指點水濃淡淺深皆至理溟濛雲氣自空來兀突孤峰從地起老眼匆覩得未曾天工人代難思議大哉偉丈夫善哉奇

男子耳目迴塵根肝膽無渣滓浩氣橫空亘古今
萬象森羅方寸裏區區一指何足多指天指地須
如此

挽毛明府

歲星本是金門客化作陽春布膏澤丹徒盤錯試
牛刀導窾批虛發心力羞將聚斂博循良寧拙催
科受遷謫一曲長歌歸去來大小山堂花正開芝
蘭茁挺天雨露叢桂同根月殿栽齊年衛武猶好
學讀書萬卷久說約名言高詠破群蒙衆帝容王

添註腳當塗束帛來戔戔桃李無言玄又玄相逢
笑我木偶佛我笑先生煙火仙煙火神仙難久住
乘風羽化登瀛去空留木偶在人間帶水拖泥日
西暮

丁亥生日自首

山窮水盡日西暮老景無多罪無數文通筆債積
如林多半引年兼怨慕乖張名實點湍虛破把初
篇成妄語自甘拔舌入泥犁不免刀山還劒樹此
身九死一可生賴有羞慙及疑懼同是世間無智

人四大假合成幻身遭逢賢劫佛住世使我得作
伽藍民不耕不織不凍餒無禮無義無尊親白毫
一分人天供養饕虛消不自重何況重添糞上花
製錦徵詩耀徒衆一時舉國走若狂狸奴白牯胡
厮鬧頭會箕斂通賢愚香花得錢鐃鈸送舍曰欲
之爲之辭高半道場說春夢世間壽者悉如斯自
稱等覺原等凝小人之癡癡到骨大人癡在毛與
皮學道年過七十一靦顏空腹爲人師身口意業
懺不淨虛生浪死徒增悲不須說者毋難目人命

無常知未知

即席急就寄題王領軍澹寧堂

澹寧主人洵澹寧雄才大畧今干城眼前臺閣有
山水胸中仁義爲甲兵偶來卜築就羊石開池留
月瀰虛明月明寫影近桐樹枝高風爽來秋聲秋
聲吹入月牕裏夜靜天堦涼似水輕裘緩帶掀紫
髯飲酒賦詩追大李詩成徐步繞花行四面香風
襲衣袂興來坐石藉芳茵長嘯清歌皆至理抑嫌
城市無好山買石連雲歸袖底橫堆豎樹擬蓬萊

旁觀撫掌稱奇哉天台雁宕不足數嵩華衡岱遜相猜玲瓏八面供指顧行住坐卧堪徘徊山僧本是愛山者聞之神爽心先寫欲到城中試一看紫陌紅塵畏車馬伸紙揮毫一贈詩更須借重塊然先生爲作指頭畫

再續前題備述園林花石之勝兼送領軍入覲

塊然之指跡刪筆潑寧主人神仙骨眼中之石意中山地上之花天上物三人相對成一人奇花怪

石遥相視未曾品花先品石巉巖磊落通精神爽峰蒼翠宜峰潔大理黑白湖山皴主人兼愛無彼此搜羅合作席上珍五丁拔山出遠岫千丈飛帆歸城闉安排布置得宜稱低昂俛仰由天真邀工追琢備衆巧牀屏几案光鱗鱗硯北古松出天目白石堆盤美如玉拳枝側幹類風斜虬鬣龍鱗映華屋屋邊鑿石作清池類聚羣分俛水族金鬐吹沫權花紅銀甲搖波荇草綠綠荇紅權互婆娑掩映池中雙芰荷亭亭獨立羣芳表中虛外直無瑕頗遠風吹香滿四座芝蘭同室薰天和黃花翠竹寫情性蜀茶仙杏連根科古桂含香待明月臘梅先雪凌高柯百花叢裏桐花賓大樹門庭玉樹多玉樹高承仙掌露南天楨幹標銅柱渼臺待築上林春主人騎馬朝天去臨川磨劍逐風雲華亭返棹隨煙霧沈吟三笑別居亭前路雲泥悵延佇許酣花石與山人相伴銜門慰遲暮

壽詩

九大雨露桃花肥行地老仙行若飛飛上桃花最

高樹連花帶子盈筐歸歸來分與兒孫喫滿腹文章光陸離老仙一飽一萬歲拍掌笑殺丁令威

華亭張北山過大通見贈賦答

隔江聞有北山翁如雷灌耳心先通昔從卷帙見佳句百尺寒冰洗塵慮出門偶者講理學同堂合彖推先覺爲訪程朱似續人遊遍八方周五嶽轄車指北還指南直到仙羊方駐脚席不暇煖突不黔延佇二樵神躍躍與來杖策入朱明四百峰頭嘯一聲更尋七十二峰去信宿雲蟾吟月明行吟

吏閩江門道白沙祠墓生荒草登堂一拜一題詩
銀杏貞珉傳麗藻歸來過我大通禪袖出新詩見
懷抱詩中許我王老師是則是矣非亦非老師不
打鼓與筲大通鼓筲全不識詩中許我如澹公似
則似矣同不同澹公無可無不可大通有可有不
可詩中許我為忠孝敎外何曾涉名教先生名教
有住者大通名教無住者早來池上看蓮花莫放
蓮花自開落

賀闓老師上席慶雲

三年不飛飛衝天攪混世界旋乾坤三年不鳴鳴
驚人獅子嗷嚼狐鼠奔老師本具菩薩心無邊利
土隨現身撐住門庭春又春剎塵掩室修正因寶
華王座生埃塵幺麼領出諸波旬野干據室大地
將藏身北斗甘隱淪龍蛇掩蟄雲雷屯久黙斯要
船復信黑風吹散魔家民慧日天光重發新百川
赴海星拱辰高踞大雄持慶雲打開寶藏皆家珍
四凡十聖歸陶甄錢貫井索左右陳平羅木杓上
下根一時煆煉成精金洪爐躍出光鱗鱗大道自

髮老聲聞舉手加額珠江濱願師法量如海量
師道眼如月輪包荒雲水無主賓辨別龍蛇誰住
負八十不須更行腳直向毘盧頂顚行

壽丁憲使劉太夫人

巍乎高哉中條之山多列仙佳氣南與星峰連豸
袍彩服來翩翩潘輿到處萱花妍三郡一州咸管
絃康衢鼓腹歌遐年躋堂介壽初月圓火樹銀燈
輝珠筵麻姑勸酒相周旋瑤池遠致青鸞箋開緘
墨瀋流霞鮮玉書金簡文昭宣大哉坤德靜以專

康哉母壽貞且堅青松翠柏相後先履霜傲雪凌
蒼煙兩間一氣無偏全春花秋實瓜瓞綿九天雨
露如醴泉群仙共醉和風前衆共衆兮玄又玄見
者聞者皆垂涎山中猿雀誠顒顒聖凡懸隔外大
淵長歌翹首慈臺邊隨風飛出朱明天願母高億
千千方瞻綠髓神炯然佇看宛雀聊三鏡

答連山李禮山明府見寄

美人為政心如水百尺澄潭清徹底洪纖靡遺怨
包荒游泳潛淪胥託體陽春有腳不留行大道

公無彼此蘧初槃瓠長兒孫伏斧負嵎均赤子自
從單父靜鳴絃猺獠苗蠻爭側耳八排六峒風氣
開昔時頑梗今馴恥罷琴隱几看青山宦情擲入
詩情裏月送蜚鴻遠興生一路吟詩赴郡城秋風
過我松寮下話別林間片月明重來有約理歸棹
公事曾迂幾日程挂颿夜渡珠江浦海潮有信風
無情我時西望發長嘯幾欲寄書邏雁征臘盡冰
消春水長煙雨濛濛谿雙槳何來遠札款荆扉拂
袖清颸快兩賞開緘三復一沉吟勞君千里虛提

獎自笑不如魯仲連坐看東海成桑田天下車書
歸正統借地開池種白蓮自笑不如夾與叔昔人
何地非周粟北俱盧洲長粳米飽食無嗔亦無欲
自笑不如纏瀾民懷沙未是解空人一片蒲團趺
兩膝寂莫東風過耳輪置書懷袖中奚啻什襲珍
索居非所惜古處逼稿神山中莫問松年紀惟問
桃花幾度春

題張北山太極行樂之圖

遊遍東西南朔究竟關閩濂洛淹貫典墳丘索辭
精華精粕驅役風雲電霆成執文章著作肯
燦爛碧落動若樞機窾竅淸比朱霞白雀高等蓬
山喬嶽悟到先天天不言坐斷湖山山一角手持
一卷太極圖默與濂谿添注腳五行一陰陽也誠
無爲機善惡陰陽一太極也入一門閉六鑿太極
本無極也領其如歸寂莫用之則行舍則藏此是
北山真行樂道尊竺土契參同直邁橫渠紹家學

送石廣文赴西粵分考

香山廣文石姚鋪學究談禪窮典要齋珠綴領作

朝珠有潤爲韋成別調摩經領薦是何年垂馬金
臺正英洟搏風奮翅北溟鵬開籠放出翻霄鶴蹤
跡幾度上公車抱玉還山賦遂初謝公久注若生
望陶令先廻白社車尋師親入圓通寂契道參同
致外書虛空打破作明鏡窠臼掀翻擎智珠智珠
繫在儒巾角拋却簿書猶木鐸手握金篦入鐵城
淨刷營塵歸澹薄首蓿盤中詎送錢橋星門外塌
羅雀諸生屏跡蕭生來說有談無差不惡先生本
是佛仙儒蕭生自號古之愚師我針芥良不偶問

奇載酒從區區山僧近住鷲潭上釣得錦江雙鱸
魚靜山冷署見賓主烟雨空林念素居索居室邇
人不遠出岫雲心自舒卷斷科使者一紙書撮合
神交來早晚三生石上一相尋半月扁舟頻往返
坐消客氣散塵襟又賦西征趨棘院漫說閒官閒
似僧捧檄驪車去不停幾經五里又千里行過山
程更水程臨岐欲贈難爲贈一抱無絃彈月明曲
終我亦還山去雲水淼淼空復情

朝天行贈王岡山裕公入覲還粵見過

天氣清寧疑蘸碧天象穹窿如屋極天家近在五
雲邊天威不違顏咫尺小人望天天九重大人格
天天一德鳳皇振響儀天庭啼鳩鳴鳩各斂息大
鵬奮翼摶天風鷦鷯斥鴳低顏色人生大小各有
天天上天下寧懸隔我翁本是天上人身騎天馬
乘天驛朝天到日天門開朝天歸來天路直天衣
出篋帶天香天書開卷承天澤建牙吹角天鼓鳴
駐節維舟問良覿昨日領軍今岡山回首天衢舊
相識山人乃是天下人頭帶高天忘帝力日中見
斗天宇寬蔀屋窺天虛室白王前一別去朝天今
來重見朝天鳥朝天歸去當何如翬國山河比磐
石我作朝天行持贈朝天客天闕重重指顧間延
佇天南望天北

題漆振伯贈言卷後

憶我始識壯士時西江水決橫塘陂長官順流放
巨舸平通竹岸穿花籬入門便問水深淺出定乞
僧淚不知須臾壯士刺船去歷盡千村還萬戶田
高田下費商量江北江南歸指顧從容返命借箸

籌話到前川日西暮老僧揖客問姓名旁人欲語
先低聲此翁不是尋常客卑視郭解齊荆卿兒時
不樂戲俎豆揭竿斬木驅羣英十三便笑舞陽怯
十五能講終軍纓身騎竹馬謁幕府抵掌談笑銷
戎兵結髮辭家佩長劍吳越山川遊已遍驅車燕
趙訪佳人寂莫金臺人不見肝胆相從國士知鬚
眉豈逐風塵變美人爲政懷古懷舊遊萬里偷躍
冠行縢結束嶺南去大道寧憂行路難賦就長楊
思徇監樓遲安邑傀猪肝猶心毋逐烽烟[illegible]

那堪短褐寬昇平日久休兵革屜風颸起萑苻深
匣裏芙蓉試一鳴飛光褫取鯨鯢魄賣刀買犢爲
何人革心革面伊誰力長歌歸去不施勞風雨連
床無愧色當局旁觀知未知此翁不是尋常客善
刀不肯殺痴頑蘤背不屑循行墨結交不用盟鷄
壇論功不作賜賜嚇要識此翁姓與名江西漆郎
字振伯

咸陟堂詩集卷之六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五言排律

贈張樵叟

堂上青雲客壺中白髮年置身三對策娛老七條絃自薄雕蟲技言將養雀田漁樵同去住煙火作神仙得意詩中畫無心酒後禪曲江風度古博望子孫賢海國懸弧早梁園授簡先露滋叢桂發秋曉碧梧堅有客山中至尋君世外緣倘能愛狂僻

應許闕華筵

壽佟方伯

川嶽鍾賢哲風雲起壯猷經綸天可補帶礪國同休鐵券傳三錫金門覲九旒恩波隨屣躡霖雨遍瀛洲率土河均潤殊方澤未周帝心専簡在天眷屬懷柔連帥今方伯屏藩古列侯秉衷何簡簡敷政獨優優中澤鴻初集卷阿鳳暫留陽春聞壽域煦日照遐陬槐省三公樹微垣百尺樓高山長在望野老湧凝眸伏杜難爲致甘棠可共游願言思佟伯敦望識荆州

舟過南海神祠紀勝五十二韻

方輿詹有極元氣混無涯四大水輸任千江海印持崑崙接雲漢溟渤淸天洪萬派宗南瀨羣峰號北維祝融照帝載習坎答帝庸廟貌崇今古明禋洽歲時堂皇依島嶼制度出班倕波影搖銀壁霞光射玉墀周垣丹以頀長木蔽還虧朱鳳翔阿閣雕龍繞綠墀神君端黼黻像設肅威儀巖號綠綸錫恭文碣石垂金題懸日月銅鼓列熊羆邃寢奔

君嫒迴廊祈額夸綱珠交掩映香篆互參差花雨飛珠穀晨風滿桂旗百靈紛總總群動信熙熙帝力夫何有神心予所知溯洄由夙昔俛仰在今茲浮海身將老輕舟晚更移潮平黃木灣青發浴王祠越陌尋芳徑磨崖讀故碑鴻文推拓匠弘構仰成規土木因時革滄桑任運爲禁談遊世諦慷慨有遐思延佇看山色沉吟續楚辭興衰悲泛梗珍重薦江蘺工祝傳神語征人指路岐禪心通陟降逸興入逶迤隔壁尋僧話沿堦引鶴隨游光鋪蕤

寘旦過客棲遲香積渾薰蕕蒲凷厠棻施太虛寧
軫域周道豈平陂悵別東林社來回古殿基亭高
名浴日海闊見朝曦石磴緣苔蘚雕甍枕碧漪興
難辭跋涉行不厭孤危歷巘舒清嘯凭欄詠古詩
披公留墨瀋詞客叶塤箎蝸篆明還滅龜趺仆更
欹摩挲瞪兩睫取次策雙耆蜃氣呈真幻鮫宮集
瑰奇虎門天鎖鑰魚石郡藩籬蝃蝀穿雲脚鳧鷖
浴水湄漁家收蜆米田舍足粳糜幾處烽煙熄三
春士女嬉神人胥慶快老少白扶攜俗儉芹堪荐

年豐酒可釃桑麻仍舊業鷄黍訂前期蓮國程伊
邇桃源路不迷欲隨江燕住却恐野鷗疑明發乘
虛舫洞天尋聖師

寄鄭珠江給諫與張明府同賦用杜工部寄李侍御韻

天上金門客林間白社人風雲供吐納鸞鳳露精
神近識潛龍躍寧同尺蠖伸文章超哲匠出處邁
羣倫拾芥科名早登瀛物望新履聲繩祖武帆影
軼前塵董筆推良史潘輿有老親木天曾註籍柱
湳暫閒身舉世爲形役惟公得上真栝棬方愛日
風樹忽經春懷古今猶昨匡時德有鄰報恩終報
國憂道不憂貧握手相知晚論心惜別頻上方留
笑語北闕返詞臣山靜宜孤鶴時清見一麟封章
欣入直飛札笑逃秦拜命嘉平臘題詩上巳辰求
聲中術應學步少陵陳點檢谿橋約沈吟粵海濱
問年吾老矣七十尚迷津

壽龐明經

南海衣冠盛東山物望尊鹿門繩祖武虎觀仰前
賢右道江河下清風水不邊中流憑砥柱薄俗仰

陶甄白首明經日青雲卷翮年還童丹九轉娛老
易三編舉案龐耆並趨庭彩服翩門無題鳳客谿
有釣魚船遠遲栽紅藥開池種白蓮朋簪宗炳社
來問遠公禪鳩杖時安步藍輿或比肩山林今宰
相煙火老神仙玄隺傳雲笈青鸞寄彩箋蓬萊曾
有約弧矢正高懸穀旦日初曙中秋月漸圓主人
誇矍鑠賓客舞蹁躚錦繡華封祝觥籌梓澤筵斗
酣人似玉高詠筆如椽媿我遊方外因君念昔緣
野芹慙獻曝鐘鼎嬾垂涎一見煩驚老相逢提問

年風塵歸未得松栢老彌堅杖𠙶春秋富空門歲
月偏願隨鴻鵠後翹首彩雲天

答李明府禮山見過韻

久向連山宰清風迥出塵舞干苗可格振鐸俗還
淳夙契神交遠今來道味親尋僧開半日留客話
清晨野果聊將供茶經久討論疎慵難恕已谿畧
在當人歸詠貽新句開緘拜下陳思君似明月氷
彩接霜筠

呈樊學院晦菴三十二韻

聖治法唐虞明良協典謨股肱隆委任聲敎務覃
敷五嶺承天眷三台耀斗樞九重申僴命多士仰
鴻儒間氣鍾鬚樊清風溯馬湖尚書詒燕翼繼體
執金吾報國惟忠孝傳家有範模文孫繩祖武國
士起天衢釋褐瓊林宴傳臚玉殿趨木天憑起草
渠閣屬操觚道德蹤伊雒文章紹董狐兩啣丹鳳
詔重佩玉麐符丙歲持衡鑒秋闈起滯濡重離欣
繼照萬彙快昭蘇返命天顏喜聞風物望孚居諸
俄十稔往復載前驅士習由師帥文風賴植扶舩
軒專節鉞氷櫱絕苞苴憩芰留棠蔭甸宜極海陬
殷雷爭啟蟄合浦罕遺珠藉藉馳清譽謙謙遜碩
膚容詢蒭草澤拂拭遍泥塗兩返巡方棹言尋出
世徒維舟問農圃戒僕却傳呼握手憐僧老談心
到日晡交從文字密禪愛性情孤我本同枯木生
涯但守株披來三事衲贏得半生愚天上青驄馬
山中白首猪雲泥隨去住車笠且須臾知有重來
約寧忘去路迂明朝到韶石曾記大通無

貧兒詩

唐人路德延作孩兒詩五十韻中寓譏刺
致罹於咸宋致政郎張師錫追次其韻和
成老兒詩曲盡衰羸之態雖不近俗猶未
免於寒酸予賞其詞復繼和之爲貧兒詩
因同學之憂貧者每爲衣食起見示以大
意匪若前人寓託譏刺曲盡寒酸態也觀
者諒之

微生返自然從不慕肥鮮懷古發長嘯師心恣役
憐五金曾躍冶百煉始成綿故習休通款交遊恐

脊行迴車遵道路絕粒事神仙俛首甘人後翻身
悉馬前清臞形似隺皎潔淨於蓮笛帶蒲團語忌
炊曲突煙流塵生破甑飛學躍征鞭短景催年老
齋居免業牽卑棲宜矮屋高詠薄貪泉孤竹常楞
腹長汀嬾索錢縕衣雲片片綴鉢日懸懸草屩將
身去香珠信手拈野梩隨地剷苦茗帶渣煎忽訝
際風冷寧知土壁穿竹疎成鼓吹松老落釵鈿㪚
枕紋依僻薇茵綠勝氊苿根邀上客萁芋享時賢
捲幔山光滿窺池日暈圓虛谷高放眼濃厚息喪

涎雅俗隨豐儉人天任促延二時行處辨十萬夢
中纏香國原無伴陶琴豈有絃衣珠藏自富筆影
正還偏審能廿澹薄何用更雕鐫寄語諸方道來
參一味禪寒温三事衲風雨七條袯虛空容箇有
全身剩一拳步行騎水牯袖手看鞦韆野老輿匆
徇郵童放紙鳶人由人去就我與我周旋衣褐休
懷璧書空代寫箋海潮消復長山月望還弦物理
應如此吾宗抄不傳休糧修白業因地種黃蓮苦
趣成真樂靈根秀識田無心乘化往何事抱愁[illegible]

道在寰軀外閒非水石邊形骸同土木簑笠亦貂
蟬負見須離見生緣詎有緣本來無欠剩誰復較
偏全細入微塵界高登自在天瓶盤終有漏谿壑
不須塡幻寄隨漂梗浮生等逝川光陰銷蠱骨風
燭散歌筵好去參雲水歸來磨瓴甎腰間舂米石
江上釣魚船珍重惟今日蹉跎又一年漫將兒女
見逐物起狂顛

咸陟堂詩集卷之七

東樵山人跡删鷟著

五言律一

九秋雜詠

太虛本無質幻跡偶因風日月浴濛外星河淡蕩中影邊消伏暑天際失奇峰莫訝人情薄炎凉到處同 秋雲

蘇華雖久住搖落得輕身遠近隨風力高低逐日輪飄蔦雲外綠野馬路旁塵悟得循環理相逢總未真 秋蓬

落葉樹邊屋樹邊人獨行遠風一蕭瑟林響自鏘鏘人耳吾將老無心鳥不驚從來知此意所郭古先生 秋笛

寂寞秋原寺霜鐘韻最幽數聲生殿角一夜白人頭晶晶月當枕蕭蕭風滿樓何能此時節還起景陽愁 秋鐘

泗濱一片石萬古知音難野老無心擊西風過耳寒韻高泉並落聲冷葉先乾歷歷誰相委蒲團夜

正闌 秋磬

霜色滿庭莎青青奈若何漸看蝸篆少唯有雀行多晚步痕添屐朝眠綠上簑野情閒不厭車轍莫頻過 秋蘚

生涯在南畝早晚及西成舊業蒹葭外新凉稼穡輕門牛眠露畔黃雀啄香粳共有豐年慶家家社鼓鳴 秋田

遠浦霜天晚寒江淺淺宜荻花螺女折漁火射工吹有雀甘沙積無魚上釣絲棹歌人獨往凉月凌

漣漪 秋汀

秋色淨如練秋潭瀉似雷霜威從地起花雨自天來激石喧雲碓分流入茗杯誰知空谷裏有客探泉回 秋瀑

八影

滿院春光薄陰晴不自持色香無着處高下總低枝古月當中見天風匝地吹與君同寂寞踈雨閉門時 梨影

不辨勞亭色誰知遠別心大堤多近水斜日漸移

險壁泥生平地新條暗舊林東風太無賴搖曳
搭深 柳影
一片橫塘月芙蓉鏡裏看參差棲鷺跡掩映釣魚
竿葉覆青油幕花擎白玉盤涉江歸去晚北斗正
闌干 蓮影
何用面千帶低垂迸寂寥開窗添个个虛室靜蕭
蕭自日心光遠青雲路轉遙此君不可見形影兩
無聊 竹影
秋色與心清秋花刺眼明南山天一角滄海月三

更愛此孤光合因之逸與生翛然陳跡外相對兩
忘名 菊影
古桐高百尺全體含宮商偶爾見孤影要之非所
長疎枝掛玉露片月隨銀床我亦和光者相期在
善藏 桐影
我愛洞天樹花開正茂英負香無可得留影與人
看骨格含還做磨根淨到乾榮華非所羨息蔭且
盤桓 樹影
去天無咫尺映地有千尋已近永偷景猶存水

心恭封雲羅籠龍臥息深深不見赤松子韜光伴
陸沉 松影

秋村十二詠

漸覺山衣薄因知物候更水邊弥意早林下病身
輕爽氣來虛室遠風吹太清助朝別紈扇珍重故
人情 新寒
出伏仍消渴經旬尚飲冰寒齋留熱客陽燄逐秋
蠅卉木傷殘暮炎涼變愛憎惟餘天畔月冷魄掛
枯藤 新晴

野葵堪采采零露滋交加老愛無情物閑開護足
花清齋留上客作味出貧家晚食流匙滑尊羹未
足誇 烹葵
山廚撥牛糞宿火出蹲鴟猶帶烟霞氣難教鼎俎
知嬾殘分各半野客朶雙頤飽食頻捫腹何妨代
晚炊 煨芋
何處鳴雙杵聲聲隔短墻貧家刀尺冷田舍宿舂
忙斷續微情寄分明遠思長授衣時節近瓜代未
還鄉 隣砧

村童擕破鼓野老祝豐年社日陳雞黍秋聲雜應
田蝸喧分兩部牛飲快三千何待漁陽弄山花上
鬢先 社鼓

秉燭何爲者微光近夕暉遠兼漁火亂低並野燐
飛腐艸成形小空囊識字稀平生懷古意不羨借
餘輝 螢燈

我家徒四壁閉户不聞喧深夜有蟲語幽人無所
言細微通寂寞親切話寒溫會得希聲理知音許
共論 蟲語

秋水瀲瀲碧洄洲面面風白蘋留不住吹入蓼花
叢就岸維舟近回橋掛席同棹歌何處所人在晚
凉中 蘋風

晚花開爛熳宿雨滯淋漓且蠟黃桑屐難拋白接
羅南山來悵望秋色半離披可笑餐英客陰晴兩
不知 菊雨

曉霜凝露艸緩步一沈吟知有堅氷至難爲遊者
心板橋微見跡紅樹不成陰白足歸來晚青山何
處尋 履霜

瓜熟已除架荳乾無復蔬何當灌園罷又是築場
初晴日進收稻中田早結廬自來勤動慣不敢廢
耕鋤 築圃

葦溪八詠

山色遠復遠日光微更微當窓見雲岫倒影入書
幃老眼頻回首遙情欲振衣所思在寒瀑向晚幾
人歸 樵山返照

翠嶂如列幛萬壑凌蒼烟雲日有深淺古今無變
遷繞樓開半面欹枕近孤眠十里谿山路相尋待
放船 石壁環峯

一菴臨古岸初日出幽林是處有人住靜中聞梵
深清聲宜水霍餘響答風琴直入紅塵去知音不
可尋 月夜朝梵

舊是長松地今來但一池野花開菡萏秋色醮漣
漪水殿鄰鄉國犀渠洞藕絲何當見形影獨立夜
深時 蓮池夜月

長夏離支熟東皋勝事多赤城通木國紅樹擬霜
柯人有十年計官無五月科隔溪看未他欲買柰

貧何東籬舟荔
往往南園去榕陰坐寂寥清談方半日落葉已齊
腰樹老不知歲棱高還蔭橋散人如散木相過不
須招　南園榕蔭
亦知耕種苦所願在秋成預作輸租計方將刈稻
聲潮田多儉歲雲稚有香粳自悔為農拙西疇容
復情　古崗晚稻
北海潮初上漁歌下夕陽遠風吹漸近短艄聽來
長浩蕩波上唱沈吟水一方蘆中人不見何處問
滄浪　北海漁歌

新晴八詠

亂蕊雨中盡餘香晴後來春光正駘宕步意為徘
徊襆被當軒賦薰籠傍架開東君愛岑寂風味到
茶杯　花氣
綠楊初見日雲樹雨參差落絮飛仍濕輕烟淡亦
垂拂墻千嶂曙隔水數家炊可笑柴桑巷朝眠起
獨遲　柳烟
日出羣動見雨餘春艸幽怒蛙發深韻鼓吹出叢

洲頁嶺無喧寂微聲自唱酬何入洗雙耳默坐釣
魚舟　蛙鼓
雨後百花低花邊鳥韻齊物情方自喜相喚出晴
隄老雀獨無語流鶯飛更啼我心正求友閒步過
峰西　鳥聲
久雨晴偏好詩僧興不窮衲衣為社士驢背識詩
翁話舊三竿日談生四座風偶然發清嘯飛出石
橋東　詩僧
吾家無長物髹布與牛蕉抖擻及晴曬清明能幾
朝紉針當晝影開匣近松寮肯羨朱門客花間聯
錦貂　曬衣

林香迎霽日一路落橙花孤杖扶吾往千山是我
家青苔沿舊路白鳥印晴沙物理堪乘興春光未
有涯　散步
一徑入花村天晴花正繁近嫌車馬跡編竹護苔
痕隙地搴蘿補深根任雨翻叮嚀語鷄犬從此掩
重門　葺籬

閒居十詠

隙風如葉翁野馬互馳驅轉盼為陳跡無心亦去除卻頭髮擁彗白髮老攤書即此離塵鞅清閒綽有餘 掃地

隱几成枯寂風吹任蕭疏滯形如土偶覿面笑亢規拂拭渾無事聊以空復為誰知塵世上此座有閒時 淨几

博山蒸沉水嫋嫋篆高烟枯木發光怪寒灰待火傳衆芳開裏過一味靜中禪空即真消息深宵半點然 焚香

多謝雪中炭古意雨後泉茶經無定法玄之留有真傳破壁孤烟直虛堂細響回何人猶著信來問趙州禪 試茗

忘機狎群鳥朝去暮還回飲啄得無礙樊籠不待開雀田分滯穗燕語下香巢獨有山梁雉長饑喚不來 飼鳥

種花臨水際花發水添香抱甕不辭倦鋤深杓構長雨餘容我懶春老教人忙自得所生理榮枯感衆芳 灌花

介石為良友端谿憶舊遊相逢在實水聊與濯清流黑白靜中見烟霞深處收不辭頻拂拭塵世共沉浮 洗硯

靜理匣中琴傳將絃外音翛然如有寄彈者本無心山月下枯木松風吹素襟何人為此曲無乃水龍吟 品琴

天下原無事人間何未空戰酣殘日下聲亂落花中退步思黃老當機笑牧童旁觀方袖手何暇辨雌雄 觀奕

偶然有舞劍聊爾學臨池草聖予私淑長沙素往師逢山留墨滯卜地葬毛錐寫盡芭蕉葉春風總不知 臨池

聞雁雜詠

繁霜變危綠葉葉作秋聲遶樹一為聽長空數雁鳴飄零無定所遠近自分明共有堅冰戒高飛慣野情 霜林聞雁

終歲長為客秋風早閉門哀鴻頻入耳羈旅易銷魂翛繳滿天下菰蒲即故園所思皮炎外頻汝闕

寒溫 客合聞雁

初日映殘雪負暄何處翁千山尚凝素萬里見征
鴻我欲蹈東海好音來遠風無由生羽翼相伴出
樊籠 雪晴聞雁

高虹收宿雨宿鳥下斜陽振羽雲猶濕求群興轉
長風輕當道影天迴易成行相喚蘆中去伊人水
一方 山夜聞雁

秋光何晶晶天際來嗈嗈不辨鏡中影應迷空後
蹤簷花深夜語桂殿五更鐘知有歸期作家山已

萬重 月下聞雁

曠懷觀物理何者最相宜高閣月明後孤燈雁過
時海風吹不斷天路去多岐擬作秋鴻操知音更
有誰 閨夜聞雁

我本釣魚客秋江晚候潮雁歸蘆葦岸人倚木蘭
橈細語互相答野情如見招隔波聽未徹雲水雨
迢迢 舟中聞雁

落葉古城秋遙聲起百憂驚禽來絶塞寒月下南
樓高不及星漢卑惟戀荻洲玉關人未入應悔意
封侯 城樓聞雁

渺矣冥鴻跡逢山得自如片雲随去住孤鶴互相
於出谷為求友聞聲獨起予憑君寄消息白首老
樵漁 山閣聞雁

清谿流濺濺枕石日眈眠翩矣雲中翼偏驚物外
禪一音分衆籟微響雜高蟬直入蒹葭去秋風又
一年 溪堂聞雁

咫尺虎谿水危橋背夜過旅禽知此意留話入煙
蘿天路雖如此秋雲薄較多稻粱非所羨相戒慎

風波 過橋聞雁

強起倚書幌冷蟲喧四圍多情惟旅雁相勸授寒
衣久病猶無緒遠書來更稀留君慰岑寂江燕作
先歸 病起聞雁

枯禪如木石深坐對銀缸靜極乃聞雁聲高猶到
窓履霜心自苦帶月影俱雙莫怪焚香客秋懷老
未降 孤燈聞雁

獨策蹇驢去東郊踏雪花遙遙見畫雁一一入晴
霞過耳邊聲近驚心暮影斜歸鞭吟正好詩興寄

平沙 聽宵聞雁
側枕擁殘絮日高猶未興似聞天半語遥喚雪中
僧萬物盡形役幾人能曲肱相憐爲飄泊應不羨
飛騰 欹枕聞雁
斗室煖如繚堆堆坐到枝窮音遥聒耳枯木爲傷
神明月下疏窗各家住白蘋誰將雪中炭空憶上
林春 擁爐聞雁
三徑久不埽蘿根長綠苔秋聲隨雁入花意待人
開予亦自知老貧從何處來水邊頻寄宿鷗鳥或

相猜 東籬聞雁
郭外縱橫畝秋田遠近山三農方待穫一雁下庭
闕似訴風霜苦焉知稼穡艱躬耕與行役相觀未
能閒 西疇聞雁
植杖倚晴雲長天來好音雙禽聽未穩孤策意何
深蕭蕭雲羽悠悠湖海心一條瘦節竹期汝共
浮沉 倚杖聞雁
枯禪長抱膝兀坐到更闌何處雙飛翼頻驚五夜
寒梵音歸碧落餘響入蒲團爲語栖栖者[illegible]生[illegible]

跡難 抱膝聞雁

借園雜詠

久住東林不堪煩劇且念老母未忍遠離
遂尋舊隱借地於南海麗氏之園林暫寄
跡焉隨事遣興得詩三十首

偶來非久住所得乃無窮樹淺頻移鶴天高任轉
蓬自誇雙足健不覺一瓢空又復尋幽去春光處
處同 尋幽
自社曾遊處朱門今幾重雲峯仍故態水鏡變衰

容地主開虛席山人許寄蹤鹿門知可託垂老願
相從 訪舊
小補成新築能開擬樂邦墻低山入檻池淺月播
窓開徑塹非謝居亭恰是罷了無鷹兎見隨意守
枯椿 卜築
九夏安居近開房得便宜本來無破漏何用更修
治雨細泉先入風輕暑不知叮嚀語僮僕從此息
驅馳 安居
舉世爲形役吾生願息機相逢無半語惟勸掩重

扉同病憐孤鶴將鬪博一餞繩樞牢縛定逍問是
邪非 閉門

却防佳客至先寄數行書但願存真契無勞念索
居風埃盈几案藤蔓礙軒車要識東樵否迎逢近
不如 謝客

入門先學圃隙地墾榛蕪一雨喧童稚雙畦逐老
夫充廚先野菜虛架代新瓠愛此同生意何曾計
有無 課圃

聖泉清且冽乃在此峯西久別頻相念重尋定不

迷杖藜聊獨往茗椀且教攜但得驅煩渴何須入
品題 探泉

小池荒已久春藕種來佳塵世能無染真香靜入
懷淺深隨所託清濁豈相乖物理信如此吾生未
有涯 栽蓮

清明分善種穀雨及時栽卽事堪懷古長歌歸去
來人無終歲力花僅一秋開莫怪東籬下沉吟日
幾回 種菊

篳篁三畝宅落籜四無鄰枝葉删將盡蕭條乃見
真去留惟便我疏密不因人恰好存孤幹風前倚
病身 刪竹

每憐橙蔭好端坐挹清芬近樹安茶竈移根傷水
雲八風深浩蕩一氣自氤氳莫教傷頻斮繁華不
似君 移橙

古梅枝帶地存老子偏繁惜綠斜開徑憐黃鎮掩
門蟲儆防鐵枝蝕苔減傷根物我同生理經年總
避喧 護梅

地寬榛莽遍天迴露珠濃早出衣從濕歸來日已

乾長鑱聊自託破竈笑相看識得新州老匆匆未
可瞞 刈草

清泉供濯足休笑道人頑等覺原平等閒身豈有
閒鶴歸雲外步僧踏水中山兩腳俱無著相隨且
閉關 濯足

曾上飛雲去今來水石邊臨風振衣袂回首憶當
年千仞何爲者七斤殊不然老人新浴罷抖擻息
諸緣 振衣

儒門淘澹薄吾道不蕭條午食喧羣雀春蔬盈一

瓢閒鐘炊玉粒洗盋閉松寮差勝陶彭澤長饑爲
折腰 午齋
閒園過宿雨野水浸堂坳漸覺多忙事商量葺破
茅遠天收螮蝀斜日織蟰蛸最羨雲中鶴高飛不
定巢 晚齋
兀兀成吾是悠悠笑爾曹自從來此住坐久不辭
勞一榻空諸有雙趺送二毛偶然舒兩足窓外月
輪高 趺坐
閒門事行脚當下息奔波一日能千里諸方如我

何跛牂誇迅疾夸父遜蹉跎三帀清池去香風吹
芰荷 經行
本欲成高詠低吟背落花隔墻人久立多恐是詩
家風細不闕樹泉輕微漾沙此情俱寂寞餘響送
流霞 微吟
偶然發清嘯飛出水雲鄉天籟一時寂山風萬里
長蘇門心自遠竹里老偏狂誰是知音者斯人未
可忘 清嘯
人閒天所忌久雨阻經行不放終宵月空餘半夜

明自來還自去誰送復誰迎顧影無相識唯聞鼓
齒聲 步月
草屋近南畝遠風來渺冥披襟納凉駛覿面識居
亭虛室靜生白孤燈長自青封姨許相過從此撤
疎櫺 迎風
所貴遮吾眼方將理蔦藤誰知斲輪處猶有讀書
僧三冬無俗物千古得良朋翻笑東林老逢人說
上乘 擁書
年來惟善病高枕水西樓獨宿同孤鶴閒眠笑老

牛雲陰山被薄月滿竹牀幽竟夜不成寐無言自
唱酬 高枕
頻頻相管帶處處惜光陰此意無人會唯君知我
深孤明虛一盼靜夜息三心少小爲形役勞勞直
至今 顧影
高視薄雲漢書空止自詣眼邊無怪事指下有清
談莫易何須畫圓伊不待三玄珠歸罔象持此報
同參 書空
有客頻相勸言師道過嚴蠅屯偏擇穢蟻聚却因

甜苦節多成病長饑為嬌廉殷勤謝來意魚掌豈
能兼 遊卿
昨夜夢行脚茫然失聖凡有人坐盤石云是補陀
巖明月下滄海長風吹布衫覺來舒老眼紅日上
松杉 紀夢
十九秋
寂寞旅窗外微茫見佛燈數株紅樹下一箇白頭
僧露冷先蘇鶴林虛靜愛鷹西風動幡影無語問
南能 秋寺

落葉不到地遶風時在林有人騎瘦馬終日拍鞍
吟艸色驚心老霜痕刺眼深如何行路客容易說
登臨 秋原
空谷無人處高泉間落霞寒光投澗直懸影入雲
斜八月山有雪二時天雨花老僧觀不足飛沫濕
袈裟 秋瀑
一所尖頭屋千山落木風日斜葭菼外人在寂寥
中倚樹見歸鳥開軒聞艸蟲轉嫌鄰舍近隔水結
茅篷 秋屋

村童喧北里野老報西成掩豆豚肩小吹豳羯鼓
鳴神鴉飛食肉社鼠坐分羹醉舞黃花下巫陽象
版輕 秋社
我亦有仙骨高居遠俗塵不因吹笛處誰識倚樓
人山色開三面秋空無四鄰超然羣動外日月逐
閒身 秋樓
下流不可處衆濁難為清最愛荒塘水能留孤月
明煙波秋瀲灩荇藻夜縱橫取次堅冰近春來艸
又生 秋塘

白艸經年戍黃花萬里情秋風度天塹落葉滿邊
城壯士猶編伍將軍未厭兵主人恩尚淺七尺為
誰輕 秋戍
愛爾本無我逢秋識故人滯形還偶影顧笑復嫌
顰虛室自生白太空誰寫真所嗟承弁鬢一見一
回新 秋鏡
白蘋紅相岸孑孑幔旗高沈醉歸吟客凉風吹弊
袍長卿新酒保公瑾舊醇醪相見芭蕉道栢譚笑
我曹 秋帘

華亭人去後湖海幾經秋面得一竿竹閒來[illegible]
舟百年忝水鶴一笑狎沙鷗相勸桐江老青蓑[illegible]
黑裘 秋漁

不道秋煙淺山光淡幾重曉來看遠岫飛去最高
峯月恨冰壺小雲添水墨濃渺然開見外清籟散
疎鐘 秋鐘

瓜蔬秋未晚籬桂老偏宜物理洵如此吾生定不
疑根前憑地力烹瀹在人爲莫漫遺黃葉隨流自
不知 秋菜

檐前涼雨過燈下落花頻萬古無窮事三更不寐
人秋光成一片老景自相親寂莫消難得平分與
隔鄰 秋燈

大地同明月一人彈素琴秋聲人枯木餘響在空
林偶爾寫情性翛然無古今鍾期如可作猶恐未
知音 秋琴

處處鳥聲稀秋風動殺機將軍初命駕寥廓已高
飛犬帶重鋂出鷹韝一飽歸鶺鴒力自喜何幸此
身微 秋獵

莫笑山衣破偏能代負暄公然對狐貉各自話寒
溫九秋霜露重一衲水雲屯開與兒童道無衣早
閉門 秋衫

新得新陽笻秋來布石牀有時自舒卷無地不瀟
湘雨過蘧篨潤風高薤葉涼莫誇人並倚幽獨與
偏長 秋簟

物外形兼影花邊弟與昆翱翔入秋草遲莫憶王
孫好夢迷烏足前身是漆園御風人未返何處可
招魂 秋蝶

十放詩

觸雲下暝岫兩腋生寒光中道一爲別故山歸與
長升沈無定所咫尺遙相望行矣勿復道秋高天
淼茫 放雲

嬾惰已成性與君相見稀括囊乾欲死腐艸忍同
歸好去度星漢休來點客衣破除文字障何處不
高飛 放螢

獨立倚秋風獵心知汝雄臂韝聊爲解宇宙一何
空儔侶情偏洽山林興不窮舉頭天外望誰復出

樊籠 放鷹

天寒猶下水日暮自呼名愛爾無泥滓託身隨溺清歸來風雨後放出羽毛輕莫逐雙鳧去丹霄不易行 放鴨

憐爾受羈紲逢僧解玉環獨歸千嶂外長嘯一聲閒靜躁難同住獼猴莫共山殷勤揮手別相望白雲間 放猿

山中有高士共住一年年短楫寒連影孤燈夜立禪神交天地外悵別秋風前大笑出門去開雲何處邊 放鶴

三農背有役一隙即閒身以此均勞逸安能長苦辛谿山隨所適水草自相親白石歌殘後應無扣角人 放牛

蹇驢欺我老出郭故蹣跚盡日行吟苦長風吹面寒歸來語童僕從此解韉鞍相送秋田去焉知世路難 放驢

隔江老漁父收釣細鱗肥問市提筐入逢僧托缽歸從容蘇涸轍談笑得生機極目滄浪外煙霞靜可依 放魚

翩翩雙燕子來自古羅浮好客難爲別飛仙不可留遐心返初服歸路靖丹丘共有逍遙夢相期在石樓 放蝶

東林七問

碌碌今如此冥冥非所知勝人寧有定於我或無私劫火焚芻狗青雲變素絲杞憂誠罔極深信轉成疑 問天

屏跡茅簷下追隨日以疎偶然到城市未免識儂

渠造物靜相對此身常有餘何時謝形役不敢惜離居 問影

古道接桑麻仙源入望賒避秦人去後無復種桃花岐路傷萍梗逢溪問釣槎隔江何處所或恐是吾家 問津

老去嬾耕田秋來願有年每從橋下卜頗解杖頭錢南地三冬雪西疇萬井煙農談聽如此曾否不虛傳 問歲

高枕得無事出門背有營紅塵騎馬客白髮[illegible]

聲芳屋閉將老蒲團坐到明相看因此意誰

誰清 問夜

相知無厚薄相兒有疎親偶爾逢新識悠然思古人閱窮千載事贏得半生貧何似秦灰後金張早致身 問字

往往難平事煩君幾濯磨風塵頻抖擻歲月易蹉跎鍾廣消兵器錯刀當太阿不知三寸管誰較殺人多 問劍

後七問

我有千古恨高高將聽卑亦知曾補後不似未分時得氣清何少流光照或私可能空闕外容我管中窺 問天

不辨誰賓主何因有往還憐君時一顧笑我未能閒世態膠難合前塵跡可刪終當事韜晦相待掩重關 問影

擾擾役車塵悠悠失路人九衢多覆轍一往幾埋輪我亦自茲去相逢笑有因别尋林下叟同指故山春 問津

空餅無俗物破甑久生塵比日事田圃占年拜水神寧能免溝壑不敢慕陳因願得長如此終身作野人 問歲

孤燈坐終夕坐久燈力微曉漏知多少鄰雞聞庶幾病軀帷下榻花氣促披衣笑問兒童道晨星稀未稀 問夜

自從開鬼哭不復更攤書漸覺烏成馬無心獺祭魚偶來觀越絕相失半秦餘稍有空王問三伊如不如 問字

舉世爭雄日何妨獨守雌冤親平等視風雨寂寥爲浩氣銷能否全身付與誰一彈三太息惟許淵盧知 問劍

十問詩

北里休豔績西疇罷耦耕又來看燈市相伴入春城好月光仍滿清宵晝欲平舊時按歌地猶有繞梁聲 問元夕

花發朝還暮花時去復回方將踏青候又逐看花來所惜韶華老頻教羯鼓催春風如有待不放對

桐開 閏花朝

采蘭人散後折柬又相招老去仍添閏江邊更弄潮祓除塵欲盡枕漱興偏饒難得長如此酉春慰寂寥 閏上巳

佛日薄虞淵眞風空寂然再來行七步一閏卽千年天上曾祇劫人間晝夜緣猶存增減見懸汗沐金仙 閏佛日

中天廻北陸餘閏繞南離至朔盈虛定朱明日月遲淵蒲添節節榴火足枝枝昨有靈均約重來此

一時 閏端陽

計日近中秋星河麾欲流可憐上弦月猶挂舊針樓巧自前宵得歡從兩度留笑將離合意重纍閏靈修 閏七夕

天上同明月爭憐再閏難山中無曆日虛作九秋看木落光初滿霜深影較寒淸輝曾不異莫惜重盤桓 閏中秋

往往龍山去頻頻笑孟嘉更尋前月約還閉隔籬花雪近霜侵鬢風高帽側紗幾回登望意一半惜年華 閏九日

閏餘已成歲春入不知年老長三旬臘窮多一月緣癡呆先待餽粥飯後還錢明發開新曆生涯十二篇 閏除夕

事事不如人蹉跎又一春浮生易知足餘閏苦隨身對客徵前夢逢僧話昔因贏來三十日輸却落花晨 閏生日

山居雜詠

愛此無租稅荒田自在耕土膏深更出混沌鑿還

生鋤斧懸腰重長鑱著手輕偶來問農圃大地幾時平 墾荒

十年生計在此意與誰論取大青爭欟方將綠映門無心藤倚樹轉盼葉歸根留得庭前柏淸陰付子孫 種樹

所居無四壁聊復借藩籬芳槿環三帀春風時一披人聲燈火外門掩月光遲莫惜重重隔牆東知是誰 編籬

誅茅補茅屋乃在西峯西但恐風雨至不知雲匠

低寬惟容膝坐高僅與肩齊何事居菴主沿山穩
蒺藜 葺茅

艸木得與性無人也自芳下山幾半日採擷已盈
筐剩有煙霞氣歸來衣帶香留僧啣茗戰看爾展
旗鎗 摘茶

石上艸根淺日高朝露晞荷鋤惟獨往翹楚刈將
歸物理有代謝吾心無殺機所思在空谷遲暮惜
芳菲 芟艸

飛泉不到地疎雨未成霖努力事朝汲長歌懷渼

陰露葵剛覆足霜芥欲抽心珍重灌園叟平施無
淺深 灌園

與予周旋久無心得便安溪山隨分納苗稼不相
干春艸間眠穩秋田縱步寬笑看披繡者騂角太
無端 牧牛

泉流歸絕壑一綫下堦除結束雲間瀑飛騰屋角
魚入門無別路應物貴中虛何用西江汲長空水
到渠 梘泉

清晨隨泉出薄暮負薪歸漸覺鐘磬近遠看雲樹
微長林連野燒落木帶霜威憶昔樵蘇地不知今
是非 負薪

石火熱枯木地爐生濕煙陽和回凍谷風雪過殘
年世事自冰炭吾心殊冷然無人知此意使我憶
南泉 擁爐

十年成一片計日累千針重疊水雲態綢繆歲月
深揩磨非着意寒暑失偷心漸覺無痕跡衣珠不
用尋 補衲

寒藤編箬葉迎刃解霜筠新製平頭笠能遮撲面

塵影邊無別物世外有閑身多謝乘車者何勞揖
故人 製笠

老來生計拙織屨學於陵擬艸明朝路編蒲昨夜
燈過橋逢孺子度嶺識歸僧從此御如虎孤峯可
共登 織屨

落籜帶殘霜新苞出舊房淺深俱有得遇界不肯
藏所貴無枝葉何須較短長此君知此意相贈獨
盈筐 斫笋

楚客有生味山僧非酒人醉嫌陶靖節[illegible]

均無復鹽梅想偏空蓄桂辛東籬花滿眼霖雨任
經旬 發菊
浮生聊寄跡決絕復奚辭一洗塵根淨方知涅不
緇可堪盈手贈偏與素心空大地同饑渴於君有
所思 折藕
自首無兼味黃齏只數莖不知牙齒落還與菜根
爭發聲臨雞笑行堂熱椀鳴辛酸羸一飽多謝樵
椎聲 咬齏
晨出採薇蕨暮歸逢隱淪殷勤須借問夷叔是何

人粳米盧州飯迷陽大地春我心無不可飽食報
能仁 採蕨
茅堂煙火後雲外採芝歸紫玉流匙滑銀丁入饌
微神仙寧絕粒吾道本忘饑却笑商山老驗年未
息機 茹芝

十二聲詩

浩然長獨往萬古無知音縱與煙霞別終存水石
心幽人通語默相得在高深寂寞絃歌外聞聲不
可尋 澗聲
隔谿微逆響一一入徘徊聲向靜中得客從何處
來谷兼山屐應路帶楚吟廻漸覺過橋疾多應落
日催 杖聲
古亭抱秋樹秋意失婆娑叟叟下凉吹蕭蕭鳴遠
柯漸知聲應少止覺別離多未敢隨流默知音詎
我何 葉聲
安步吾將老馳驅世共頻枕邊傾隻耳門外過雙
輪一往忘喧寂同聲互主賓文軒齊華轍俱是未
閒人 車聲

幾欲清煩慮聞蕉便爽然圓音知活火微響辨新
泉想到希聲處消歸七椀邊鄰翁聽總徹寧待隙
風傳 茶聲
竹樓新雨過餘響雜楸枰靜到無言處悠然感物
情子疏機轉密手重敵還輕歷歷虛窗入須臾幾
戰爭 棊聲
此聲滿天下止有一人能萬籟寂還寂孤峯昏又
昏無情堪說法離句即傳燈流布人間遍浮生聽
未曾 梵聲

風便揚帆去湖生蕩槳回此時欹枕聽何處榜歌
來擊楫情偏遠叩舷聲轉催歸心似流水三老莫
徘徊 榜聲

戍樓頻擊柝中夜旅魂驚夢鶴回千里晨雞破五
更明明聞伏枕一一遠愁城回首孤峯宿何曾得
此聲 柝聲

儼來心計拙靜極耳塵空何處頻相杵鄰家事宿
舂腰間踏片石廡下寄高蹤寂寂千秋後聞聲懷
此公 舂聲

促織吟東壁清音入耳微家家喧杼軸札札出蓬
扉積縷知成疋停梭想授衣聞聲還報語風雪正
霏霏 杼聲

鼓吹近清晨招呼洽比鄰殷雷初發蟄眢井亦知
春世網難容物心聲疑動人泥塗堪涵跡緘結莫
逡巡 蛙聲

雪中雜詠六首

鑽取槐檀木烹將雲母芽凝冰與焦火相待過年
華茗椀吹陽律銀山翻浪花却憐蘇屬國持節未
還家 煑雪

山徑積復積洞門開未開持將鉏斧子劃出蕊珠
胎寒月光轉闊冷風吹又來凌陰方可納寧待玉
山頹 鑿雪

寒齋朝擁彗觸破玉壺冰借問侯門客生涯見未
曾堦除非艸艸推學自層層揮手下堦去縱橫與
可乘 掃雪

跛馬狹尖足迭轂朝請纓凍雲光市地衰艸白無
情鶴步隨吟跡牛涔引杖聲悠悠灞陵道今古幾

人行 踏雪

我有碎寒玉青州布一圍何曾羨狐貉羞勝掩牛
衣縱背擁形露充綿瘦骨肥蒙頭過殘臘忽却六
花飛 擁雪

千山逃解凍三月不知春誰信看花侯還來送炭
人冰壺藏白髮火宅笑紅塵穠艷門前客無勞剩
咏頻 積雪

咸陟堂詩集卷之八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五言律二

與謝鄭門還山同賦

便與所親別終年擬閉關如何此時節亦復到人間急雨移新路凝雲戀舊山歸逢林下叟笑我未能閒

又

何人排闥入來客與歸僧昨日山下路蒼苔沒幾竹怒蛙喧廢井饑鼠齧枯藤莫厭荒凉地分吟古佛燈

山中寒雨答友人

山雲作山雨閒山山不知我心正如此君子復何辭雪色侵長薄雞聲過短籬兒閒俱寂寞何處更尋師

夜發汾江寄山中諸子

故山在何處乃在白雲端今夜孤舟宿方知游氣寒潮聲欹枕聽月色隔船看此際誰堪語持歸寄所歡

陶握山還山喜贈

夢想所不到見時仍夢中可憐雙鬢改只有寸心同無足爲君道前塵過眼空故山茅屋在歸與復何窮

野人

野人有真性對客不通名赤脚驅黃犢山田事耦耕桑麻存古道水石足平生我欲同沮溺終身免到城

晚發石龍

昨枉故人信無端事遠遊山城何日到江水正東流身老難爲客心閒易覺秋最憐今夜月孤棹別羅浮

晚泊赤嶺

殘日還歸海餘光更上天中流千嶂合斷岸一燈懸舊路成生路前船是後船客心無可道回首但茫然

過七里湖

盡日舟中住江聲靜入懷晝眠宜淺水宿雨避崩崖漸覺鄉音異惟聞鳥語佳旁人那辨此幽興與誰偕

泊煎湖

近識舟居樂波濤漸不驚臨流諳水性隨地問山名樵徑通牽路松風雜棹聲輿來履危石爲愛艸蟲鳴

示同舟

衆目同爲客何人似我閒舟中安筆硯到處總谿

山大道無拘束吾生任往還終當清穎上洗耳聽潺湲

舟中寄同學諸子

爲語操舟者中流好着篙微風生浦溆一水盡波濤彼岸渺無際予心鬱以陶何時孳動息輕棹過江皋

晚泊臨水驛

同舟拾枯竹鑽火作盤餐晚食推篷坐秋風隔浦寒山亭臨水驛舊吏送新官獨有滄浪叟年年倚棹看

泊浮鵝石登大悲閣

孤棹去嘔啞千山暝色遮牛羊歸古渡鷗鷺下晴沙久客思尋寺逢僧便當家勞師相指點前路水三叉

苦雨書事

苦雨洗山骨谿雲覆澗毛懸崖花氣近出谷鳥聲高過石臨湍瀨當風振敝袍船頭見黃菊秋思更

蕭騷

雨中晚泊

出門方八月中道已深秋去國一千里長江日夜流濃陰生絕壑疎雨在孤舟自是無家客逢山便可留

上灘

華髮生秋色青山惜暮年艱難行路客留滯上灘船遠水分孤嶼中流見逝川客心正搖落吟遍夕陽邊

舟中寄李蒼水廣文

一夜千峰雨江聲怒似雷青山頻北望白雁正南
來爲客傷遲莫伊人願溯洄秋風肯相待到日菊
花開

舟中見新月

大江流瀰瀰初月如懸弓獨坐髮孤影清光思不
窮推篷觀夜色維樹搖秋風回憶故山際此心誰
與同

過河源

一水分山縣東西別渭涇前峰消積雨流潦下滄
溟晴日睡方足江風吹復醒看看老漁父一曲過
寒汀

過二峽

是處有人家停舟見落花黃茅沽酒肆紅蓼釣魚
槎社古榕陰潤山高石徑斜東南車馬路何地得
如他

泊龍川

一日一停船長歌落照邊孤城連雁塔古道入蘿
川山出烟中路薇舒雨後拳冥心觀物理何可一

成眠

投通衢店

倦客尋山店隨人入郭門短簷低白日細雨又黃
昏佇立知何處徐行漸到村不辭頻問訊恐或是
桃源

清谿店

東去清谿水水清能照人我來休行腳獨立見關
身紅樹當孤店青山在隔鄰風塵暗前路誰復是
知津

種梅 李蒼水廣文署中同賦

選樹斷山骨托根宜土膏荷鋤聊獨往抱甕不辭
勞引客吟官閣教人恨楚騷寒柯時一撫白髮且
頻搔

大地直如寄天機秪自全新知豈樂老能識貌仙
姑在世了無蔓與僧長有緣何人從此去參得大
梅禪

門心俱似水到處卽羅浮側徑堪旋馬新陰未蔽
牛江城吹觱篥山月照襟裯莫怪參橫候花前憶

故丘
綠英逢李白佳句似陰鏗葉底吟詩遍花時太瘦生塵根當下盡心目一齊淸自謂山凡異枯來愧老兄

落葉滿空林花邊好獨吟十年非過計七日本無心虛室合朝白開階布夕陰夜來三尺雪誰復更相尋

出林生內熱移樹就新寒夜坐當三五朝眠過一竿雨肥爭影瘦吟苦覺詩酸即此忘機得應同井

李看
撫物吾當老東風度度春如何枯樹下猶有守株人盡谷花無賴孤山鶴作鄰低枝君莫損留挂接離巾

未有還谁術言尋夢綠華高天回白首平地發黃芽非骨獨殊衆榮枯一任他長饑三尺柄悪爾作生涯

枝葉刪須盡天根返太淸枯禪與枯木無地亦無生當下成空色眞空作太美誰能知此意默默遠花行

本來同木石天性足煙嵐老大惟耽骨扶疎自向南世人胥病渴吾道莫空談何日提筐去歸山掩破菴

舟發石潭寄別山中諸子

青從龍水去忽與故山違颯影侵平楚鐘聲隔翠微孤蹤成獨往無夢見君稀早歲同袍者何年攜手歸

送呂耕山從李廣文之澄邁

却笑耕山子翻爲渡海人箇中知者少此事與誰陳遊爲儒官重交從古道親行行愼岐路彼岸森無垠

我將入山去君復事南征海國人稀到東風自送行滯形同在客問道愧稱兄知有歸來日愁予白髮生

山開有明月珍重贈臨岐後夜遙相望淸光知爲誰當中無影象獨立見纔稍正是飛雲外千峯一日時

示羅定水受室

此日乘龍客當年竹馬兒漫驚年紀大陡覺汝翁衰琴瑟調今夕梧桐感昔時莫將江氏筆持去畫張眉

留別羅頴甫

老身髮重白癡兒口尚黃蒼落就岐路感激問行藏別諸通幽隱貧交在久長海天無處所惆悵一相望

留別陶擬山

只合住山老胡爲復有今此行難自問何况是知音物外得無累胸中見素心悠悠岐路意滄海未爲深

用韻留別龐西傘

舉世盡行役出門皆問津蹉跎百年內離合暫時人幾欲成高蹈今來愧隱淪山中有茅屋棄置勿重陳

用韻留別龐鴻侶

斲取爨中爐被絃成五音爲君彈一曲舉世少知心滿載孤雲去言觀大海深到時無可寄惟有水龍吟

用韻留別胡大靈

舟楫送羈客門閭倚老親分明眼前事疑殺意中人大海載孤月單車轉隻輪我心正如此懸欵可誰陳

途中口占

望望知何去悠悠不定家泥深九折坂塵目隻輪車斜日聞歸鳥廻風見落花不堪回首處幾片赤

城霞

宿那且

日入山欲暝我行聊啓居三閒破茅屋一宿仰苔盧佈急秋聲外月光人定初今宵且高枕來日復何如

曉發太平

輕舟勝駑馬周道似盤蛇不爲披星往何由見月華野風吹白艸零露濕黃花誰念悲秋客長歌憶宋家

陸公泉

此老去云遠茶經箭不傳如何荒徼外亦有陸公泉一勺還匆牧千旒及稻田紛紛行路子誰與共潺湲

過韓公堤

精衞塡滄海虹蜺貫石梁崎嶇如鳥道曲折勝羊腸曠野人煙渺平原客路長無端過橋去歸目滯斜陽

十月朔英利道中作

去國正重九中途逢小春水喧爭渡客山靜過橋人豈效枯魚泣吉隨野馬塵明朝潮汛好行矣莫逡巡

寄李蒼水廣文

濠梁相見後一別一回春知爾非干祿微官聊稱貧仕途容傲吏儈外作閒人莫遠高凉席天邊有隱淪

故友梁騰虎囘亦朱崖就地藁葬九月登高望遠凄然有存亡之感

白日孤光盡英雄志氣衰瀰天皆宿艸何處葬要離蝸國人休戰橋中誰鬭棋漫將成敗理持語髑髏知

寄西寧張明府

不到瀧中久難忘最勝緣梅砰城外寺龍井石間泉白日供身老青山待我禪還思尋舊隱聞說長官賢

昔識羅浮子西歸恵好音一官淸似水四野沛爲霖遊刃良庖技揮斤郢匠心殷勤出佳句留與老

僧吟

吏習久不振斯人方起衰循良追古道儒雅式今玆政洽看鷹化心閒有鶴知何當敎誦地容我結茅茨

佳氣鬱葱葱琴臺月出東五絃彈解慍六月來薰風聞者飲餘善與人存大公誰能爲此曲無乃是文翁

五嶺丹砂窟神仙作令多文章鴻漸陸枳棘鳳巢阿高緻赤松貫芴分瀧水波五雲如可贈借我渡

送岑金紀遊珠崖五首

海外曾歸客春來復送人相看同去住臨別且逡巡去以初弦月行當漸滿輪不應惟獨照憑爾辨疎親

壯志銷磨盡孤雲獨自飛平生遠遊意多半與心違五嶽我將去三年君始歸何時更來此同採粤山薇

江海未云遠山川寧阻長遊情寄溟渤高詠別滄浪榻下青氈地南生古桂旁悠悠浮海意千里憶同堂

郭外靈泉寺精藍壓半峯僧惟多異主人有合谿翁扣石千山應聞香百和同爲君先指注到日好追從

我愛海潮勝曾巖親手開此身難久住三載許重來曲磴丹梯入高窓碧嶂廻勞君老詞客拂拭舊莓苔

關中絶粒寄陶握山

一月不相見三年當遠行路難憑忍力別久識交情絶粒慙僮僕空函報友生誰憐桑扈病風雨正霖霪

觀雲海　衡嶽絶頂雲生溟濛遠望如大海洵壯觀也

嶽頂半間屋終朝雲滿林千峯無遠近一氣自高深老眼隨煙霧浮生任陸沉松風吹不盡化作海潮音

題吳琬若新樓

舊隱經遊地新樓結構工誰知讀書處仍在落花中漸覺苔痕淺難教茗椀空請君下孤榻借我息征蓬

泊西南渡口與馬山諸子分賦

蕭條葭菼外孤棹與君期山月初聞夜江潮正上時遠峯晴後見幽興靜中知隔岸滄浪叟長歌應爲誰

與盧雁林宿本菴留別弛厯師

暫此息勞生勞生空復情寒風吹老樹竟夕作秋聲明發我當去夜深人獨行蒙師愛吟客一事笑

無成

山中女松短者及肩長可蔭屋青陰繞垣愬
犕可愛偶爲樵蘇剪伐殆盡詩以惜之

如此孤高性應難免俗人有心成琥珀無計護龍鱗日月空雙影風濤靜四鄰生平牢落意持爾問芳春

盤中小松

小松不盈尺來自南山匯勁節苦相屈高蹤聊自得居清隨物化形影與俯仰但適鷦鷯性何妨借

一枝

瓶中桃花

野徑春芳早夭桃放小紅東君留不住飛入玉壺中有水皆成淚無香豈借風靈雲親見後折贈意何窮

春夜諸子過集馬山聽盧雁林彈琴

故人抱枯木過我南山匯開匣理新曲君心如舊時指邊燈影亂絃外雨聲隨靜者匪徒默幽懷誰得知

送玉泉師還匡廬

玉泉不識面識得玉泉心暫作還鄉客終當返舊林萬杉尋路入五老閉門深我亦孤峯宿無由共一岑

題盧雁林彈琴小影

明月滿天下一人彈素琴元音發枯木餘響出疎林靜極蘩行冷渺然開見淺誰能寫空影相對坳長吟

珠江月夜泛舟

生平湖海客薄暮釣魚船回首見孤月横城夜柝然波摇江上寺雲淨水中天一曲滄浪外知音何處邊

送陳玉屋還五羊

囊輕奇石重之子未全貧揮手別良友歸心緣老親城中爲客久海外得交新我欲從茲住重來有主人

和馬專城臥仙來韻

青雲出高岫倦鳥獨歸林影入清池去相看無淺

深愛僧成久坐即事每長吟野客容疎散唯公知我心

和劉明府仰山來韻

從此蒼苔上知難免屐痕竹風頻埽榻松月靜開門要識賓中主須尋郭外村新詩題滿壁相對兩無言

和程公玉來韻

所居非一一隨地足平生吾志在山水因之移性情不材人共棄何幸老無成願得長如此終身住

鐵城

高人叩我戶白板暫時開好句袖中出清風天上來微吟動琴瑟寒色入茶杯爲問奚驢上敲推會幾回

東林折梅送周大尊歸里

與子同枯槁花時共入林一枝聊折贈相視意何深去住本無著繁華豈有心故園春信近行矣莫沉吟

楊凌霜鄭秉淵衍源諸子過宿東林

高人抱幽獨薄暮款松關坐久爲予說城中無此閒孤燈堪引興清論不離山更有微言在明朝莫便還

衰髮驚年暮閒心與地偏對君何所似春近夕陽邊短燭照無夢寒灰撥有煙知音愛禪寂默坐豈徒然

繆西泠雨中見寄用韻賦答

柴門連日雨且得暫時關風入如無樹雲來不礙山隔城通一水爲屋各三間好句勞相寄於君見

一斑

冬日繆西泠楊式卿見過值予他出留詩于壁既歸用韻答之

愛此池上屋無人也自佳出門剛半日落葉滿空堦過客留新句歸僧及午齋紅塵喧城市蹤跡愧吾儕

立春日和繆西泠韻

里鼓喧殘臘東風吹落梅土牛迎氣出青鳥報春來城市囂塵滿園林老景催蓬山如可到東海事

浮杯

元日友人見過和繆西冷韻

寸陰同隙駛古今一蘧盧新歲幾時到三更見日初多情鄭久別高詠近何如莫惜頻相過繁星向曉疏

元日京楊式卿和繆西冷

谷風初解凍衣綫漸生春不覺紙窗白方知曙色新味君懷裏字飲我杯中醇珍重艸玄子如何酬故人

夏日偕諸子舟泛虎溪望涯而返歸舟分賦

舊識虎溪路今從溪上行一乘青雀舫重訂白鷗盟何必踐斯境應知愜野情溯然發歸興遥寄棹歌聲

泊江口

江上月初上湖頭風更清隔船聞夜語停棹待天明倦鶴得無夢遠雞如有情生平浪遊意搘枕計縱橫

端午與諸子再泛虎溪分賦

東林非久住愛此一溪深隔水見雲樹扁舟何處尋蒲香仍舊節荔重亞新陰不見滄浪叟誰爲楚客吟

繆西冷失意還山以詩見寄賦答

偶然乘興往興盡便當歸雲鶴有奇翼碧天無定飛故人懸宿諾前路願多違明日期君去孤峯一振衣

還東林社中諸子見過賦此

依舊去年人還山自主賓瘦藤支病骨老樹倚吟

身嬾惰成吾癖交遊知我眞倘能恕迎送來往不嫌頻

答何赤木見贈

艸堂聊寄宿到處即吾廬推枕見明月隔窓聞讀書冥心契玄理即事成眞如最愛任公子臨淵不羨魚

觀音石

山色無今古居然清淨身一眞常不動萬象自相親雲過天衣白花開寶髻春夜來南海月長照跡

頭人

童子石

喚作頑石旁觀爲不甘軒渠忘語默俯仰學槃
談人非有雕琢童心無二三百城煙水外相望在
同參

天台巖

予詢與何節生陶握山有約偕隱於此今
二公已作古人念之愴然

同遊成異物音約憶當年寂寞天台路臨風一愴

然石梁通破屋野火燒荒田便欲從茲住空山磨
甑甗

答頓惺師韻

我愛此山久來時秋已冬閒身如病鶴清影寄寒
松磊磊澗中石遙遙天際峯相看雲水意何日借
孤節

小西山阻雨贈石光靜主

雨過西山寺棲遲夜雨天不知歸路遠多謝主人
賢一夕家常話三心物外禪泫遊姝艸艸

來緣

馬臥仙榜其堂曰喬松用韻題贈

所託自高遠悠然思嶽宗審能存勁節何用寄孤
峯帶礪齊銅柱風雲邁赤松大夫安足似千古有
猶龍

殘漏

群動寂以寂此聲微更微幽人一爲聽終夜獨披
衣日月有代謝風塵漸息機永懷歸白社無夢到
黃扉

舟入鼎湖贈同舟居士

何幸識高賢同舟豈偶然暮山長帶雨秋水遠浮
天歸路征帆外禪心落葉邊相期攜手處遙指鼎
湖巔

風琴

金石發清響隔窗知有風五絃非所借一氣自潛
通流水不歸夢鈞天時下空倚簷獨無語閒殺老
梧桐

社集香蓮菴同賦初秋對望用酡字

車笠偶枉過香臺勝事多憑高感搖落秋色滿林阿霽景連雲薄霜痕帶葉酡宗雷初到社吟望更如何

病中答徐鐸愚韻

護嬾因成病求閒遂厭身三竿猷枕日一綫破窓塵藥餌增形役文章損性眞郡人徐孺子高詠若爲鄰

種柳

昨日是寒食今朝蔬植初青尋彭澤傳細讀邵驍

書立處不妨斜行邊正欲疎春光眠復起青眼爲誰舒

種就宅邊柳朝來野趣新漸聞鶯語近不與馬蹄親力弱偏臨水心孤嬾送人東風爲培植寧羨六橋春

夕霞

暝色入返照餘光何陸離晦明互迭代雲物交虧玄黃戰龍血煜爚漸鴻儀我欲匿光彩長歌天一涯

一片桑榆色化爲天文章太虛互明滅二氣交玄黃不逐赤烏沒將隨飛鶩行野人驅犢返暝色何蒼蒼

石雲山晚渡

暝色漸迷津招招與渡頻煙橫石雲路柳暗塔坡春見月知潮汐登舟辨主賓蘆中有窮士應是未歸人

南雪

炎鄉曾未見一見一咨嗟越犬吠籬落邨童撲柳

花十年知可卜九穗願非奢莫更分南北乾坤總一家

秋鷹

正好乘風去樊籠未可羈商聲遍原野歸思在高秋白艸藏狐兔青骹恥脊糒次寥須縱目遮莫類胡愁

題畫

一片空濛色平生水石心天空雲出岫山靜鳥依林遠近神俱往登臨興轉淺無絃志有在終古待

知音

壬午重陽後一日初住大通古寺羅戒軒黃葵村崔西牛陳臣張過宿同賦用葵村韻

巳有重陽約前期不待招別君纔幾日留客在今宵宿艸移沙露新餘復應湖晨與事園圃野菜及時挑

未能捨良友不覺出山扉竹鳴來爺杖松消推衣江城無事到鄉夢有時歸明發鷲潭北孤鴻各自飛

答郭殿邦見過韻

犬吠知有客客從何處來我心似柴欄割見一為開索句吟幽砌看花上古臺東籬秋意盡留與待尋梅

卜居

仙老拔宅去驅雞飛上天如何種桃處鳴吠尚依然我欲問往事翁來殊少年此中山可買願解腰間纏

雙崔天公見過用韻賦答

江城朝放棹衝破滄浪煙轂棹入林去春風猶不先焚香煨芋火拾菜種花田恰好留嘉客齋餘正午前

獨立紅塵外低垂白髮新松高雲裏影僧老佛邊身出處輸前輩蹉跎媿好春卻憑雙桂主一一指迷津

旱

途窮生計拙臨老事躬耕不謂三春雨翻為百日晴火雲乾木葉斥鹵入茶鐺吾道今如此憑誰寄一聲

畊鑿全無賴蕭條又日曛秧針黃茬苒艸腳綠紛紛近水難成潤遠山時有雲不堪禪定處野哭靜中聞

自笑東樵拙長饑不廢禪播開無凍餒煙火有神仙舍此不宜住喘哉空復然良田多旱歲敢望更逢年

花田寒食

出郭望村煙村煙朝寂然偶逢賣花叟相引入花

田有人怨長夜無語憶當年惆悵幽芳外伊人何
處邊

答徐琶洲來韻

我心渺無際獨向滄洲來隱几舒雙睫坳堂覆一
杯美人隔江水野徑生莓苔珍重池上約蓮花誰
爲開

答盧雁林來韻

近水巖潮信盈盈時復消所思半城隔相望一迢
遙好月不終夕孤燈難竟宵故山有叢桂行矣不

須招

答韓緯五來韻

長夏讀佳句冷然冰雪寒輕車馳峻阪孤棹下危
灘自得風人旨何須作者觀有懷待君語相見語
應難

答崖口譚耿章來韻

世界大如此何妨容一僧風曾留老葉月不厭孤
燈空谷十年夢寒山幾度冰因君思舊隱雲樹渺
層層

除夕前一日楊式公舟次大通阻風信宿同
賦

借問汾江路經旬幾程還客途逢爆竹歸思在爛
煸煙雨雲龍寺風濤雪簸山留君連夕話詩興正
相關

春日雙桂天公偕何孟門過訪歸後唱和見
寄用韻賦答

隻中剩有錢頻買渡江船共載孟門叟遙衡古渡
煙淺迴松影直林靜鳥聲喧即此堪留語何須杜

撰禪

古道寂還寂眞風微更微不因來杖履終擬掩柴
扉開身乘化往冷眼見花飛識得華亭老長歌懷
釣磯

和何孟門韻

久默得良晤清言盡入微殷雷發淺蟄煙雨闢重
扉獨鶴沉冥住高雲遠近飛不妨青白眼觀物到
漁磯

誰知鐘坂外也有嶺邊禪一缽甘匏繫三衣抱影

踶絲人知此意吾道失真傳吳𢓵何居士招呼不上船

和聖冶師來韻

从向樵西寺伊人在翠微幾時歸舊社高詠寄蓬扉隔水丕延佇臨風欲奮飛還山如有約書札報漁機

咸陟堂詩集卷之九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五言律二

答長子勻

獨住非無謂出門仍獨行忖來天上客偏有野人情谷靜聞鶯早官閑愛鶴清不妨煙雨地相過及晴明

迮棹木蘭船相將待濟川朝來風力便北上錦帆懸掀舵過江路廻橋渦水且猛然發清嘯聲出四禪天

欲去更徘徊維舟向晚開別僧留白衆歸客踏蒼苔古道皆如此今人何有哉微言難艸艸相待隔年來

村童歌竹枝吟得長官詩何社思宗炳黃冠鑄子期河清多吏隱山靜與僧宜中宿留連處歸耕及此時

別路雲紛紛遠天多白雲好音須繼響無語亦相聞雪浦追三疊銀鉤做八分歸然勞遠寄開卷見為羣

答楊明侯

偶識珠江老吟詩一送行有人夯著眼於我獨深情古寺高歌入疏風出袖清冰壺浒秋月相對穢虛明

脈脈臨江滸朝朝見逝川嬾腰三篾束慧命一絲懸病鶴投深樹羸牛耕瘠田勞君濟生計春近大寒天

花徑久不埽蓬門今始開自從來此地門徑積層苔老病已如此先生何壯哉相逢忘主客何處是歸來

持戒非因律逃禪未廢詩言前無可薦悟後與君期省事翻添設多閒失便宜一門憑寄語遲我耦耕時

孤舟載新月行李逐行雲真箱寂還寂斯人聞未聞詩篇酬唱得語默主賓分應念空山裏歸猿獨戀羣

和張子白來韻

於人何落落在我本如如流樹因鳥臨淵不羨
魚江滸酒寺影雲白洞窗虛以此遙相見真交澹
有餘
官衙清且遠債鶴許為鄰與世無多涉送僧偶一
親百城聊自富五斗未為貧好句勞相贈今來字
字新
別來僧幾月又是大除天林畔閒遊語燈邊抱鶴
眠夢中逢佛吏醒後笑枯禪無事還生事將詩和
一篇

過時容我嬾開歲閱人忙客履已盈戶僧禪猶貼
床條閒可與假詩贈也何妨報語淵魚者吾宗在
與藏
春水漸盈科清溪近若何美人隨迢遞舊路想經
過且喜青山近都忘白髮多二冊詩書處此宵答
征歌
瘦藤扶病骨老樹息閒身客去無多久春光分外
新再來成熟路相戒護重茵曾訝江天迥迴車近
北辰

清風未釀髓斜日射横塘晚食容多飽園蔬味倍
長鉛刀磨更鈍枯木熱來香對明松火鄰燈嬾
借光
野花開簇簇江岸曲隈隈此地人稀到仙郎首重
回鶯聲初睍睆雲影自徘徊借問朝天客何時許
再來
不謂行藏異相期共入林膠中空色相絃外有知
音潭底雲留影天靜月當心珍重臨岐意清江未
當深

有聲因有響無響更何如空谷聞人語此間非我
廬雲兼芳含淺風笑竹籬疎莫怪稀生嬾經旬未
報書
美人彈玉軫聲徹承明廬使我側雙耳與君遊六
虛欲寫山水志共如心手疎何時刺船去訪爾松
皐居

苦雨和楊邑侯見寄

積雨鶩潭闊煙波入渺冥風蒙疑鶴影雲蓋想山
形抱甕得無事淋漓不可聽非關倦婆娑短褐被濕

頻醒

黿從竈底出塵向甑邊生歌罷憐桑扈猖狂笑爾
平山飛雲點濇海立甫砰訇不少迷津客停車問
耦耕

用張子白韻寄姚齊州十首

暫離兜率院現作宰官身紅雨家家遍青苗處處
新涉江離彩鶴就地布文茵猶勝湖彭澤攢眉過
此辰
簿書無暇日琴鶴有閒身古道寂寥久今來聞見

新野棠初税駕莎艸藉爲茵留得清風在枯禪坐
[illegible]辰
珠江一片月留影在横塘高下遙相見清輝分外
長春融魚在藻花發水添香貯向冰壺裏螢燈遜
夜光
衰年飲不洞[illegible]彭近江隈蝸殻廬三[illegible]羊腸路九
迴無人怨涑瀨靜者獨徘徊薜荔抱琴去明朝許
再來
見說河陽縣春來花滿林丞麻依朵障絃誦想滿

青老衣躬明旹勞君撫字心江皋且極目雲樹一
何深
新巢鳴巧婦借得一枝安多謝陽和力都忘雪霰
寒春歸乞外形莫動鏡中看自是捿心者持將問
鶡冠
神仙多吏隱山水獨關情一與閒雲遇悠然逸興
生有人尙丹嶂招手入朱明知是葛洪子重來寄
一聲
野鶴依林靜池魚戲水渾蕭條三畝宅煙火數家

村轍椅過亭午登舟已夕曛耶官何處所雙闕一
星存
美人抱明月挂在禺山西城裏一年見天邊萃岫
低望來心自遠欲去路還迷罷釣將雙鯉緘書索
品題
耳聞山有語心賞隔江禪恕我逢人懶多君地主
賢蕭閒分客座竹榻待誰懸後夜如相念蘆花宿
釣船

兆齊州有愛子之戚書悶詩見示依韻賦慰

椿齡𡖖菌𠢑倏忽八千春昨日非前日今人成古
人白駒空隙影明月失家珍塵世關心事東林好
問津

白日一修短黃河幾濁清磨來成慧劍持去破愁
城泡影歸無朕蜉蝣笑此生莫將離合意有作宓
琴聲

蕣花濯下若調劑任吐吞得知無味味方信不存
存珠去光還在塵來鏡不昏長歌過巖博何用賦
招魂

一息成長夜三呼喚不來葱蘢難戀乳鳴雀易摧
哀疋練橫空去蒯騎接踵回秋風生莞簟蕭桂又
花開

李雪峰過寺約遊中宿老病爲辭別後見寄
用韻賦答並寄張子白

別去情何限人來意倍親隔江須我友七地更無
人白首嗟岐路青雲據要津不知雞犬外何處可
逃秦

漸與烟霞密都忘城市塵江生春[illegible]水一宿仰蓮

廬似有安身地還同借宅居行藏多見訊風急在
飛徐

堅謝名山請翛然邀與高息有胞重擔閉戶補方
袍撫景才先老看雲首重搔殷勤問埏埴今有幾
人陶

地有歸猿洞懷人水一方鳥啼誦經處花落讀書
堂密約知難踐从要寧敢忘空勞江書札相勸理
舟航

晚年惟善病高臥當登臨近得偷安法無心事若

吟嗒然吾喪我慨獨古成今爲報禺若道何時共
八林

初秋晚望

京颸送殘暑蒲萍一登臺天地無門戶秋聲何處
來白衣變蒼狗紫陌生黃埃翹首雲邊雀飛獨
不回

秋日寓中宿華嚴精舍舍後有樹名九里香
花葉並茂李東園賦詩六章予並而和之
亦觸物寫懷之意六詩

愛此秋窓靜怒前花發時偶來快幽賞別去有遐
思城市跡如寄烟霞性不移前林非所羨獨樹乃
爲奇
東園花同客一見一摩挲密約遲雲木新詩留蔣
蘿故山成久別此地偶同過珍重歲寒意又凋良
不磨
所於城裏寺如在雨花中密陰迎斜日餘香散遠
風土宵竅混沌天籟契參同猶勝連昌竹蕭蕭生
故宮

咸陟堂詩集 卷九 九

豐象有真訣善生良不殊義根如龍王借菜似藏
珠形彩不相假斧斤何處無偶來芳樹下遲爾立
須臾
故木已如此交衢顧亦稀誰能別薰蕕徒自惜芳
非九里遠復遠一香微更微默然吾與子猶視在
忘機
悠悠行路客折盡嶺頭梅憐爾得真性何人可借
培隔牆人躑躅蕭暮鶴徘徊點盡蒼苔色明朝花
又開

秋杪徐邑湖譚耿京英止山館緯五遊寺住
寻遠遊留詩於壁歸吾和之
故人理孤棹衝破秋雲根獨鶴竟飛去雙松空鎖
門此間無主在底事與誰論想到吟詩處歸來見
履痕
蘿蘆時一宿雲水日三遷顧我只如此伊人胡不
然再來難逆料舊約且高懸籬落花開遍相思何
處邊
羅浮山過訪値寻遠遊留詩而去旣歸復來

咸陟堂詩集 卷九 十

山行鋤岡索題用韻賦贈
昨日別東林客來烟雨深主人不可見誰見主人
心獨鶴雲中語枯桐絃外音逍遙富良覲秋水碧
千尋
吾志在山水君心無去來重來秋未晚相對菊初
開人爲荷鋤苦信閒帶月回何曾有誰人許棲亦
浮杯
中宿歸舟賦得落日放船好和張子白韻
落日放船好長歌洌水潮倘來成獨往不復問前

期近亦觀魚樂投林動鳥栖有寅舟未吐默默許
誰知
落日放船好江聲引興長客途霜露白歸計菊花
黃雲海火山塔星微曉月光不堪回首虎香冷誦
經堂
落日放船好青天回白頭乾坤雙冷眼滄海一虛
舟百貨喧闐市千花簇蜃樓名山走在望懸歎為
誰留
落日放船好秋江色色新蘆花低有影霜葉淨無

麋嵐氣侵衣濕山容靚面真入林空有約吾已厭
吾身
落日放船好連宵宿釣磯漁燈分孤火弦月接斜
暉懶性逢時拙虛名與願違終當灌園去抱甕事
忘機
落日放舟好門腸且共親到家登彼岸何處問迷
津白髮應憐我青山不負人琅玕勞見贈歸棗未
全貧
落日放船好風波也自如庭君徐需榻還我伯英

書三亦逢官舫千山走驛骨歸來有新句未惜報
樵漁
落日放船好西風拂面寒山光呈句綠潭影靜鯢
桓籬薄叢菊階除九畹蘭還家秋未晚忘却路
行難
落日放船好晴煙豁眼開名山無少分茲意未全
灰白首傷岐路黃金待築臺水邊三畝宅長嘯獨
歸來
落日放船好明朝到廣州少間思謝病多默恐招
尤淺水影遥見溪山願未酬武陵無可問歸向夢

中求
落日放船好山川草草過未能余良友聊復答高
歌世網關心切山緣失意多舐應酉傲骨終老薜
煙蘿
落日放舟好江城半掩門遠風飄葉盡近水壓花
繁月魄銷燈燄霜痕浸髮根掩篷時強寐懷抱古
人思
落日放船好蹉跎計未成狗僻[illegible]晚遲聽[illegible]

鬱次衎綮詩思江聲入旅清明叩天上月多千[illegible]
浮生
落日放船好篷窗向月扇衣懷在泉石無夢到漿
垌槐六?香箋松燈對梵經生涯吾已足不用賦
榛苓
落日放船好花形與影速風輕僧挂席衣冷待裝
綿造物有分予勞生或未能將尋尤耳處退問宕
心泉
落日放船好天空雁陣長三禪同木石一氣任炎

涼自分稽山嬾誰知點也狂隔江愁遊涉招手慎
秋棠
落日放船好秋光尚有餘世由拘士論吾自返吾
盧過眼千峰瘦澄懷萬象虛侯門難得到何以曳
長裾
落日放船好所思固綺儔漢芝柔可茹周粟俗當
休福地從猿住天君與我遊遐心如鐵不何處不
相投
落日放船好歸帆卸晚霞剎童迎竹杖禁[illegible]

花頰展時行脚蒲團長在宗憑誰執勞逸良非
天涯
遊陽春作
月矣不知老人前侯說山昨來逢好友云自富春
還許以方丈地分將一半删翛然生羽翼飛出白
雲間
孤棹發江口遠橋宿淺沙同人皆有役於我獨無
他夜木關爭渡春山夢到家所思老漁父高枕對
蘆花

幾有閒心事披衣坐到晨鷄聲前浦口烏語隔山
林多霜憑僮僕無成愧故人忘機吾已久鷗鷺或
相親
高秋別中宿二月下陽春未盡登臨興終為寂寞
人虛名難隱世文字若隨身獨立千峰外行歌懷
道真
泊洞口贈張雪崖
計程趨洞口舊路憶筠城採藥逢高士班荊識姓
名論交年誼密問道世緣輕明發挂帆去相思[illegible]

渡㐀

泊河頭經周參故居

河頭曾宿處風景已全非舊社僧牢落虛堂人到稀艸深巨轍斷燈冷佛燈微悵望同巢鶴長空去不歸

響石

偶因傳語者識得點頭誰負窣互日答太虛原不和未辯出幽谷聞籟憶南綦此意難爲贈潮音長與期

過竹步贈碧亭謝處士

何年叢碧落喬木倚雲根犬吠初來客鶯啼何處村池塘曾夢艸桃李欲無言許我同來座主人無雜軒

題富春山房

入林見修竹竹已何蒼蒼舊是烏衣地今爲講學堂谷風洞虛牖山月照禪牀留得孫僧住悠然道興長

山以富春名春山富現成㕑金與牟澤今石游㕑

坂尋桂巢詢鼎芝蘭自薦琴翻嫌釣魚叟臨老入東京

張子白舟過太通仙子遠遊留詩而去歸而和之

借問陽春道迢迢幾文許程難計日行到即行雲歸客無消息虛堂靜見聞如何三徑外人跡乃紛紛

久別還相間重門偶不開煩君留好句笑我未歸來風過花影架人空月印臺春光正如此茲意倩

誰猜

初歸大通張子白楊邑侯過贈用韻賦答

昨暮問津去仙源意可通但尋流水入不見桃花紅歸路日將夕逢君話未窮東風莫相待揮手別蘭叢

世路虎狼杜我心如轉環腰包無一物吶似有十山犯鶴歸來晚片雲飛去閒何由逐春雨瀟灑到人間

答羅蘿石見過韻

門徑久不掃何人問嬾禪衣尋煙雨寺高詠泬寥
天古調對流水清談如瀑泉興情信狂簡於爾獨
纏綿

梅雨

處處黃梅熟輕雷布密陰田衣潮氣入山衣蘚痕
深潑若移牀榻淋漉滌釜鬻誰憐桑扈病來此聽
高吟

秋陽

白雁來何恭赤烏飛上天涼飆不到處炎勢尚依

然倒影穿雲薄流黃濯錦鮮秋光分一半留作月
輪圓

秋梧

黃葉滿齋廚金風爲埽除人皆感搖落吾獨賦荆
梧地壞蟲還蟄螢乾月照書閉門秋事好秋後足
園蔬

秋荷

傾蓋水雲鄉蒹葭各一方美人空解佩楚客已無
裳静府三秋色尋思十里香晚來步江處明月墮

横塘

秋蟲

也有淒清意不知鳴向誰秋聲愁血入宵枕聽還
疑感物成吾老早棲寧爾爲相思何處所泥壁被
柴籬

秋露

風霜同有色草木自爲家不去承仙掌偏來濕桂
花山光流沆瀣秋色老烟霞寄語求仙者瓊漿未
足誇

秋山

空林初落木遠岫可躋攀昨日涳濛際今來几席
間風高樵語近天迴雀飛還采采東籬菊悠然心
自閒

秋浪

秋水淨如練秋風漾縠紋萍蹤何所寄鷗鳥自爲
群放眼波濤闊激懷清濁分蘆花與明月相對白
紛紛

秋鴈

所畏風霜廻遂於儔侶親[illegible]長作客飄泊不[illegible]
人嶽色廻寒影秋聲起塞塵[illegible]飛如可學吾亦願
輕身

送人北上

高車辭矮屋白馬佩金羈風假鵬方便天逼人指
掉故山老薇蕨上苑醉芳菲翻笑灌園叟傲然甘
息機

春樹 和翀中韻

老樹不知花無文也有文氣根深處穩生意靜中

分紅紫花朝雨青留葉底雲榮枯今已定何必問
東君
攜手入林去新鶯處處聞好春正如此隨地得逢
君一色遠復遠羣芳分不分獨留庭際影高挂往
來雲

和許子紛行見過

此老興不淺朝朝起振衣杖隨吟客去花送醉人
歸得句尋僧和餘醒抑竹扉何妨茶當酒留話到
斜暉

泊琵洲寺訪徐鐸思不遇

輟棹琵洲寺洲邊訪隱淪相問老詞客一去動經
春鶴並雲心遠鷗乖野色匀明朝洞天上高詠與
誰人

望羅浮懷舊隱

羅浮姝有情久別若平生知我舊賓主隔江遙送
迎片雲開石洞高鶴下朱明是處有人在半空聞
笑聲

泊次明月寺訪遠律師不遇 同門師同日至大通也

昨夜見明月所思疑在中今來明月寺不與見時
同一主賓亦主片雲西復東願留烟雨宿待我轉
飛蓬

借巷即事

蒲團生兩翼飛出水雲中水淺難留月雲行不待
風亦知非久住暫得免雷同翹首家山路漸門東
復東
自古能閒少求閒未易閒被人不知住處移屋入深
山黃葉隨流去桃花送客遊至今成口實陳跡待

誰飼
空手把鋤鍤師心學老農護生耕熟地揮汗種新
松海厭饒酸氣花僧帯冶容客心何所寄窓外綠
陰濃
藩籬原不有草木自成圍堅癖牢難破閒心靜入
微鼠依貧屋瘦犬傍嬾人肥近得輕身法無營但
恐饑
日涉眞成趣窺園見物情屋喧蛙背仕簑覆雀身
輕鵲爲鳩拙花先蜜治生寡兒多活計從此息

經營
草動靜中見孤心物外降繁花蠅亦采飛絮蛾能
扛拔地藤千尺摩空雀一雙野人共待兎何事守
枯椿
高枕得無夢朝眠勝坐馳蟲雷饒寸舌蛙陣孕雙
頤寂寞原非我惺惺却是誰吾宗無此義揭去別
希夷
大地一孤僧僧孤却有朋雨師供茗椀風伯致薪
蒸細語蟲相合求聲鳥所能未應嫌揀擇罏罋是

蒼蠅
雨後遠天清堦前異草生焦芽纔甲拆敗種亦勾
萌菌桂春芳歇薺花朝露榮桑榆吾老矣努力事
歸耕
昨得山中信園荒宿雨餘虛堂旋野馬懸釜涸遊
魚風入翻書亂雲來借宅居所聞快如此所見復
何如

宿胡憲公署中作
久不到城市胡爲爲此行主人眞好道知我本無

情坐久月光滿茶香峽水清毛來有深契一笑足
平生
大道難久默澹交寧羨濃官衙初下榻虛室自鳴
鐘此地有生客故山無老農夜來作歸夢飛上最
高峰

署中贈周孝廉劉山銘
罷彈馮煖鋏言伴淨名禪眞宰互相荅大虛中寂
然醇醪推大雅藜火紹前賢笑我成三笑相逢何
處邊

留別胡憲公

興盡我當返無勞悵路岐田家新米熟歲晚滌場時此外復何事懷人或有詩相留許相過計日補茅茨

初春姚明府見過即事六首

久嬾不埽逕春風生綠苔乍聞營鵲語知有貴人來亦晞陪仙舄黃童遞茗杯深言雜草草歸棹莫頻催

元日至穀日高天無片雲吁請逐農問努力事耕

耘歲事遠未遠春光分不分荷鋤待膏雨搔首問東君

吏隱如禪隱琴書當簿書時將懷古意來就野人居竹老進抽筍泉寒未決渠明朝春雨足花下待籃輿

野寺山厨供煎茶折露葵清風生硯腋迂論解雙頤晚食君應飽大烹吾豈知莫嫌如水淡冰櫱恰相宜

憶昔去年別曾將此日期咸君無諾諾出[illegible]未甚

詩陽雪懸知已嶺雲持贈誰奚囊傾未盡留待再來時

皎皎雲邊寉錚錚壁上琴幽人稱幽獨知已貴知心許我一片石隨僧共入林隔江招手處相望在高深

南園梁又采凌晨舟過大通留詩而去未及迎送即韻和之

葛巾易知是僧開又類貪僧猶耐寉夢客已渡鴉潭柳渚不成五逕荒無復三多君發歸詠留在破

伽藍

詠蓮漏限韻

闘音入清梵池上有人來刻作千華漏承將九品臺細微通白業餘潤及青苔莫道無源委坳堂水一杯

脉脉對昏曉明明無往來土圭停晝影鐘乳滴華臺入水金沙地千絲石髮苔憑誰問消息滄海一浮杯

荅高裕公邑佐見寄韻

陶亦逸相見清風若許長仝憑詩酒力消遣簿書
忙大雅崇昭代新聲薄晚唐野人扣牛角爲爾和
康浪

答梁弋雲見過韻

不於城市見乃在水雲邉我欲狂歌去君來且駐
船霧深知豹變澤媢識珠圓珍重閒詩者陽春莫
浪傳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七言律一

羅浮山居三十詠 存十四首

閒身初住鐵橋東回憶家山事事同就樹選藤增
徙僕入林逢藥慰衰翁峰高豈礙當中日谷靜常
來正面風誰信嶺雲猶可贈不堪持贈但長吞
洞門不掩任雲封土面灰頭學老農野菜盈筐因
長笋苗柴充擔爲憐松地瀘月種經句火水催長

留閒花春莫道此間寡鄰笠午齋風送遠山鐘
安居原不涉思惟莫道吾宗也大奇夙習未能遺
世諦虛名偏喜少人知水邊黃葉隨流去樹裏青
山背日移拾得一枝無孔笛前人吹破不堪吹
年來得力是忘機物外孤心漸入微蟲惜淸聲終
夜語鳥因昭質傍林飛憑他風雨能侵席到處靖
陰不掩扉半榻好山誰作主自憐臨老始知歸
宿雨初晴策短藜看雲行到亂峰西眼前圖畫無
人給皮裏詩囊且自攜果熟靜觀連帶落松高音
託與看齊分明一簇香風過開遍山櫨又木樨
六時禮誦又斜曛童子燒香禮願文向晚也須遲
掩戶前峰猶有未歸雲蠛猿宿樹仍留果社鼠依
山亦斷葷莫怪痴心愛狂點相逢盡道不如君
淸幽谷至暮方還問我何心住此間在世但知聊
寄跡旁人都說是居山近嫌路有樵人識漸覺門
須倚子關他日與君相見處斷蛙移屋不堪攀
安頭且足禁娃腰特地奇峰出漢霄微路暗通行
石膝泥茅半結兒松蔡遮邀衆號孤僧井屋角用

供一歲瓢筒是老夫歸宿處恃人驚棄幸相招
終朝没役嘆吾曹絡馬穿牛廿一年野鹿結成容
自縛文蛾飛去不堪纔重摟變幻隨孤磊大地浮
沉仗六鰲何處藏身沒蹤跡華亭船子自家操
一日能閒一日過山中幽事豈須多風前衆竅呈
莊籟月下群猿學楚歌土掬丹爐泥破甕巢收佃
篆補殘籬外邀憑語應難信曾記兒時訝橐駝
大地全安曲彔床尚餘閒隙盟皮囊三間破屋難
留容一箇孤僧亦過堂納得須彌無芥子持來質

藥有眞方閉門刈取庭除草歸去爐頭較短長
昨夜燈前細雨聲曉來林鳥報新晴日乘風勢排
牕入雲寫山光對枕橫蓮房未落兼花供芋屋初
開帶葉烹二六時中且如此明朝依舊可憐生
飛雲天半碧嶙嶙萬仞孤峰不易登行遇斷崖看
撒手去當無路莫牽藤一莖細草皆成藥方寸開
田可任僧多少滿頭難到處程途終日問南能
經旬鉢片一開發靜處窺形敢自嫌任運去留今
面目對人嬉笑舊鬚鬚山風落落雲歸岫天宇澄

澄月到簾獨往獨來還獨語誤生何幸老窮檐

夜珠巖懷羅浮寄山中諸子三十韻 存首十

隔水看山東復東片雲無住寸心同出逢岐路誰
家子釣盡江波何處翁覆頂千年難禁雪當門兩
齒不關風身閒投老知何日獨倚孤筇問碧空
海濤近枕夜涼涼旅夢鄉心未易降乘月一歸雲
裏洞挂帆猶記寺臨江三身衣覆枯僧榻四壁燈
明古佛幢香印半銷人定後飛蟲何事觸明牕
何須須眾復匡徒無事天眞佛一軀殿下屠刀知

虛額策開君睫見賓盧宋八什襲藏頑石胡賈千
金市世珠大地有禪吾亦老故山歸去作樵夫
大好隨身五尺藜臨行遺落石房西青山久客不
歸去白髮老僧忘借擕憶昨破巉乘月往有時高
笠與雲齊秋來勝事知多少辜負堂前古木樨
洞裏主人去不來好山拋向白雲堆巖花落盡空
中雨野火燒殘劫外灰虛室豈宜終日閉重門相
待及時開懸知開後仍虛室寄語同參莫見猜
谿山非古亦非身久去重來兄益親四百峰中開

別院三千里外結芳鄰若生兄砌青如染鏡鎖明
牕淨不塵為報諸方參學者羅浮深處近無人
海氣蒼茫日色曛客牕誰與細論文蹉跎別路迷
風雪惆悵家山隔水雲地足檳榔無菜茹門饒鸜
雀厭腥葷幾回欲寄南中信底事何堪擧似君
野老經年別古城東林岑寂葉重扃雀藏雪裏殘
窺頂鷄鬭蓬中自正冠月滿鐵城人過少雁殘玫
瑄客歸難春來擬補尖頭屋去拾松花就地餐
當時一入便忘還分得雲房屋半間笑我往來仍

渡海輸他飛去不離山抛將松竹無田地領取生
涯有死關菴主縱歸難得見孤峰從此絕躋攀
歲暮方思住洞天斧氷歸澗煮寒泉半開茅屋連
朝雨呂字柴頭一縷煙山色去心無咫尺路岐同
首已三千伸腳得遂投閒計不擬將心更學禪
三條篾束十圍腰漸遠塵寰近碧霄雲水相投因
緊屋薇薇將發便移栽人閒未易開雙眼林下還
心非一瓢早晚閒身定歸去小山叢桂不須招
九十恭秋強半過住山時節苦無多海濱自顧乖

乖老松下還思踏踏歌雲裂吭煙籠瀑布石門晴
颺蒸籠乞人何事不歸去笑殺南郵郭橐駝
一鉢離羽七椀茶衲僧隨分有生涯摩醯頂上開
新眼香象雲中痿舊牙結社更思修白業還山不
擬煮黃芽菴西道者如相問宕子年來解破家
止有雲霞覆短床不留餘物在空囊因探泉脈移
茶竈為愛松風結草堂一日別山同隔世經年高
枕當參方老來漸覺無筋力歸路爭如歸興長
多謝山翁遠寄聲別來林下幾陰晴堦前掃葉雲

谷亂樹底窺花雀尾橫拾得仙砂無法煮
芋待時烹知君笑我長為客歸日何曾面目生
洞門流水碧泠泠經過人閒不暫停谿舌廣長當
下見雷聲告大静中聽透迤入海成滾瀾逆逝看
山隔杳冥獨有菴西泉一綫夜來涵月浸空庭
孤峰雲外有千層竹杖扶身獨自登絕壁誅茅成
矮屋當門紅樹挂枯藤森森棘布三义路密密囊
就一箇僧算定生涯歸欲早人前惟謝百無能
獨木橋邊水自流閒鷗野鶴自相投垂楊未識青

驄馬秈艸偏宜白牯牛海日射開新病眼晨鐘驚
起老枯髏山中事事堪相憶昨夜松牕月一釣
桐樹千歲孤根深蒙君斵作囊中琴旁觀一唱復
三嘆靜聽七絃成五音得意失意豈眞性有聲無
聲皆苦心何如生長嶧陽谷風雨瀟瀟龍自吟
飲光亦是識瞿曇關吏何曾見老聃四十九年無
一字五千言下盡虛談嶽邊萬派全歸海島外千
峰自向南一箇孤僧天畔立不知誰與盡朋簪
癯形衰態笑窺癡世眼相逢豈免嫌自有天生[illegible]

骨格不須人羨美髭髯林間得病常欹枕海外無
冀亦下簾正憶故山此時節梅花和雪壓重檐
細寫新詩寄嶺南嶇嶇誰識是空函止啼黃葉從
君玩無口匏瓜且自緘風轉谷聲鳴衆籟日迴岑
影下長杉何人領取居山去脫却平生鶴臭衫

馬山雜詠三十韻

來牛去馬任西東雲月谿山各異同蓮社久虛淸
論地桃花多笑白頭翁前聰破夢三更雨隔案翻
書六月風羣動自喧吾自寂詩人休道是頑空

青門何處覓侯封占得荒山亦此農雲氣有時遮
茯屋風濤無故響高松肩泉白擬尋源入腰石還
思索米春人世欲閒閒不得鷄聲啼破五更鐘
高泉過雨自淙淙獨坐無心外境降斷送浮雲歸
八極止留孤月印千江野狐隊裏燃華表頑石中
間建法幢慙愧有情偏識我十年前已掩蓬聰
升沉何用更圖惟道在能貧數合奇凍澈氷河寧
有底花開枯木不相知門因避地重重閉屋僅容
身度度移本是釣魚船上客往來不憚八風吹

間從物外識眞機會得希夷更入微朋鶴總教乘
化往鶴鵝寧羨挖天飛過橋声馬黃金勒隔竹人
家白板扉久住東林僧漸老舊遊何日許同歸
明知水到便成渠夙習難忘未廢書癡想登蹄得
魚兎貪看標指失蟾蜍人間豈有憨於我世路應
無嬾似予幾度欲抛文字去坳堂添水學栽渠
乘車戴笠總吾徒衣錦披緇等幻軀塵世交馳看
走馬猿心騰躍笑韓盧庶人自愛懷中璧稚子爭
探頷下珠老我閉門無一事日持高論著潛夫

隔林煙火晩蒸藜寂寞茅堂返照西送客纔從橋
上過愛琴閒向石邊攜老來小事貧偏好靜到無
心物也齊却笑當年黃太史花時猶自說開梯
經年不挂放參牌自擬將身活埋病後止存眞
面目夢中無復舊詼諧白雲共住無分樹紅樹當
門影接街蛙鼓不終蟲韻繼知音何處覓同儕
長與紅塵斷往來茅堂移在白雲堆髮同木葉逢
秋改心似爐煙向晩灰老樹偏宜孤鶴立幽花止
爲一人開谿翁本是忘機者珍重群鷗莫見猜

扃外輸窺物外身閑門猿鶴自相親風搖竹影僾
虛幌雨過山光在隔鄰鼠豎容鉼驚絕粒蛩鳴冷
甑笑生塵年來識得貧中樂一盞高懸嫩向人
倚杖柴門送夕曛長歌三復北山文了無凝夢牧
青瑣止有閒身作白雲沙市晚喧僥爭蕨郵童久
住厭辛葷齋廚午後無煙火自把茶甌對此君
日出東林衆谿暄野花開遍小桃源行吟不負孤
笻力獨坐偏宜老樹根頑鐵輭身成俗物名山到
處有田園生平樂事唯知足莫怪閒人妄自尊

一片蒲團覆石壇楓林垂蔭映眉丹新知不羨腰
纏玉往事休論髮指冠滿地征塵生計拙彌天荒
州路行難時人莫笑西山餓周粟綠來不易餐
牧笛樵歌日往還近嫌住處逼人閒年豐雀鼠猶
爭食果熟猿猴不共山老去機心聊自息貧來米
價復相關羅浮舊隱寧憂此絕頂孤峰更擬攀
谷口晴陰別有天夜來新雨長紅泉濕雲不放冰
河𣿒破屋全銷冷竈煙隔浦遠香生杜若長林寒
色老君千綮華寂寞秋風梨消得山僧半日禪

却緣不折督郵腰老雀騰身上九霄綠水青山新
地主黃冠白髮舊同寮頑軀拘去磨爲鏡大瓠栽
成剖作瓢惆悵故交多已貴隔江相見謾相招
嫩似秋開五白貓日高猶自卧堂坳艸鞵久別囗
躭坐布被長蒙爲病哮廢盡桔槔甘我拙拋殘棋
扃倩誰僥安居已過門猶閉何處秋聲上竹梢
別盼分靈笑爾曹百年幻宅不堅牢蒸沙作飯終
難飽獨繭抽絲未易繰天際雨聲喧石燕江潮月
色滿阜螽淵來漸覺虛舟穩一任浪輕風且白操

湧勞車馬枉經過僧老空門幾事多入座山花爭
解語隔林幽鳥自能歌翻嫌謝傳留雙屐却恨嚴
光欠一簑萬法本閒人自累此心吾欲問仙陀
獨上孤樓杖古茶泬寥秋色在天涯赤城日落如
懸鼓紫邏峰高擬建牙草澤有人歌麥秀風霜無
地護萌芽看誰待似雲邊翼來往虛空處處家
雲中高枕石爲牀萬事無如靜括囊人到老年閒
悄悄月當中夜露堂堂紙衣補就雲千片鐵笛吹
殘水一方多少舊遊許相過出門無那路迂長

一般啼鳥兩般聲半日濃陰半日晴馬麥滿盤隨
飲啄花雞當徑任縱橫閒身嫩就三臺舞瘦骨那
堪五鼎烹何事不拋文字去尚留夙習送餘生
閉門秋水日清冷萬竹交加抱一亭過客不須尋
路入高歌誰許隔牆聽坐看精衛填東海翻笑鯤
鵬化北溟老去漸知生意少夜來添火讀黃庭
占得孤峰峻上層斷崖絕壁少人登黃猿獨坐啼
清晝白鳥群飛立古藤借地百年哪作客出門千
里不逢僧老來空有名山約拔艸嗜慚媿不能

濁水滔滔不住流寸膠珍重輕投借眠冷樹旁
棲雀入老花郵靜牧牛金馬風塵銷慨銅駝荊
棘枕髑髏門前大道如弦直日久行多曲似釣
睡起空山夜正深茅堂寂寞靜風琴蕭床明月連
孤影隔壁寒蛩惠好音老去有身聊寄跡閒來無
處可微心冷灰燼出星星火撫鼻何妨更苦吟
自從屋裏便優曇不願面關見李聃近與宗雷開
淨社豈知王謝善清談蟄蟲來雨爭歸穴賓鴈先
寒盡向南物理如然吾亦爾故人相勸早抽簪

貝珠點翠作粧奩歸去金堂未免嫌香閣但知誇
粉黛藥旛相見笑鬚髯朦朧好夢愁欹枕寂寞寒
燈懶下簾何似阿嬤貧不字長齋甘老破茅檐
相逢何用更喃喃新得瓮人附後函至道本來啞
一默吾生從此願三緘曾無惡浪欺頑石豈有驚
濤下禿杉我縱不言君也會是非留在七斤衫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一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七言律二

過芙蓉谿訪梁孝廉

獨木橋邊谿水清扁舟來往早潮生就閒嘗果逢
僧至下榻看山引雀行高士一身皆道骨大兒九
歲有詩名此中莫道無征戰家養菰鷄教用兵

芙蓉谿避暑贈歐陽偉人

千家雨過巷人稀近竹開門見翠微靜處有風消

烈暑夢中無日釋寒衣谿翁笑對吳牛喘山鳥低
回野鳥飛辛苦西歸老詞客不知曾否憶漁磯

雨夜懷家山諸子

小樓溪坐一燈微風雨淒清影自依鄉國別來無
隻字天涯相念各重扉病思就獄求令术夢喜還
山見蕨薇一事無成君莫訝草鞋今已易三衣

早起書懷

晴光初散鳥聲勻病客眠多坐及晨風引邨煙生
曲突水涵曉日上承塵髮當短後從依佛身到窮
時重許人十里家山千里只出門無地不迷津

秋夜懷羅頴甫

不到山中月再弦夜來重憶住山緣身依好友鄉
心斷眼見時人道力堅露下草蟲鬧細語風前梨
雀解安禪思君又是凉秋候擬就湧谿半榻眠

歐鐵泉過贈賦答

擬向谷山老此身一菴風雨四無鄰閒門際處臨
流水清磬聲中見故人紅樹忽增秋後色高花愁
築路勿塵囂君道我為僧好白顛鬚看恐未真

贈王燮漸

謹落秋深感昔遊故人相見笑湯休與君蓮社同
花甲羨爾藥堂尚黑頭滄海迢遙生遠夢青鞋思
尺隔丹丘何堪世難還同病彈遍西風舊蒯緱

鬻劍詩

嘗蓄古劍厥曰承景藏之十年以待不平
今既平矣無所用之鬻之甯生得粟一斛
戲贈以詩

老去逢場漸息心牀頭辜負不祥金開將古匣霜

忽手博得山厨飯一甌從此星辰虛著眼謾勞風雨廢長吟還君故物猶堪把曾記延平遂至今

留別諸子還山

行行且莫悵離羣笑指前山日欲曛此際誰爲當去客及時猶得出逢君歸僧辭笠衾銜雪老我茅堂半住雲別後故交勞遠夢夜鐘無計遣相聞

七斤破衲五條衣結束閒身上翠微滿地風塵成大醜一天雨雪獨來歸江山未辨誰賓主今昨何曾有是非從此孤僧似孤雀亩門長與白雲飛

山中除夕與諸子同賦

日暮方思早入林殘除鐙火住山心寒齋有客先春到孤樹留僧徹夜吟老向鄰鷄啼處過坐從檐雨聽時深蹉跎一夕成今古宇宙茲茲涕自涔

山居與霍賓輝孝廉園亭相近漫題其壁

行遍千峰得此邨結茅况復近高軒相聞笑客時開徑應許閒人來叩門半角好山誰作主一谿流水自同源老僧昨暮鳴清磬曾否因風到耳根

送本師入雲門

老來翻喜病身閒正好隨師遠閉關留得餘生在塵世定符歸路入名山谿聲過耳成流轉雲影無心自往還到日若從深處隱松寮多結兩三閒

寄綠圃菴主人

江門江水漫漫未得輕舟下急湍袖裏一緘箋便寄書中唯道息機難世從善病忘應得春似孤心老更寒莫遣綠陰閒不作東風吹入楚雲端

過市門贈社中諸子

兀坐空林遠思興閒心時復在高朋重經舊路成生客笑向旁人認老僧滄海偶來甜宿夢青山歸[illegible]憶漁燈相逢况是論心地莫怪頻頻說上乘

閏上巳社集片檀菴賞菊

亂來何幸得同堂野寺頻過逸興長覩曆兩回逢上巳看花三月似重陽時宜不合如孤客秋意無端出衆芳歸去石橋橋畔笑問君誰是古柴桑

題片檀菴壁

誰把旃檀作梵宮清溪曲曲徑斜通經年老衲坐當壁幾度大江流向東堦[illegible]琢[illegible]停宿雨窓[illegible][illegible]

紘引微風依心更說觀心法石室繩床笑嬾融

贈呂卌山

逢人唯勸作真儒此事如君諒不辜但解青蓮生火宅何妨濁水得玄珠道存琴瑟調應好心向蒲團坐亦枯我已出家君罷道相看無計贈區區

送鐵城諸子還邑寄題曹調仲讀書堂

謾從塵籍問三餘試聽山僧說太初矜願未生先識字厄羲爻畫已無書江城習靜門長閉海日當谷室自虛歸去致聲曹處士高秋進我子雲居

雨中宿羅戒軒

莫嫌寒雨打孤蓬添得新泉聽不窮昨夜分流栽藥地今朝閒殺灌園翁空山風雪逢人少到處晴陰與子同幾度欲來尋舊約數探書札出懷中

黃連江口懷舊

付從殘武此登臺舊路經過首重回兵革幾年孤隺去風塵滿地一僧來雪邊老樹含生理亂後新畬有劫灰遂使居人厭征戰相逢不敢說行枚

冬日與鐵城諸子遊六嶺同賦

[illegible]由方悔自山遲去去看何信所之空谷作開孤殺樂寒蟬初與老僧期更無煙火通塵世秖有雲霞護短籬便欲結茅從此住从心難遣外人知

杖頭飄笠五銖輕扶上孤峰四望平滄海東西浮島嶼白雲朝暮暗江城鳥逢吟客聲相引鹿認林僧路共行我是即山山即我相看何用更知名

同遊亦復愛清狂出郭招攜興與長坐石聽泉衣袂冷遶山嘗若齒牙香斷崕路轉衝晴雪老樹寒生透夕陽一度登臨應不偶同雲來往本無鄉

題西山寺

北山得似故山無城上閒凭異物殊半面高窗臨睥睨千峰晴雪見浮圖旌旆影接帆檣動鐘磬聲隨鼓角孤登望正逢多壘日問僧何地結雙趺

鐵城長至

殊方風日八方同到處天心靜處同海國千家迎赤縣滄溟一氣應黃鐘南來漸返羲和馭老去難追夸父蹤從此不愁山路遠晝長容我信孤笻

留別鐵城諸公還山

[illegible]尤得徜徊雪盡南天一鶴回白首論交難
遠別昔看有約肯重來歸尋舊路家應近行過名
山那僧問夜夜依人相憶否月明何處不登臺

與衣古師同住小漫山賦贈

經年一室掩重扉自首逢君共息機但解餘生聊
寄跡何妨隨處暫相依天寒埽雪煎香茗日暮栽
雲補舊衣此外山中了無事數聲清磬雀飛歸

春日寄本師

恨不從師臥又得東風吹雨滿長途湖中診重三

年札靜處尋思半字無冷樹明眠新夢少名場久
討寸心枯春來若問山中事籬際初栽五不紘

俞右闕易兼人

倦鳥歸飛只此林逢人那敢說幽深勞君遠示山
中札使我難爲別後心青鏡覽多增老態孤桐枯
盡得元音有懷欲問江門叟煙棹春來試一尋

謁先孝廉墓

谷風習習水潺潺記得兒時此往還忽作閒僧投
宿草正逢寒雨暗前山當年孤柏曾經植近日低

枝漸可攀學道無成恩未報自驚憔悴鬢毛斑

送羅戒軒講學郡城

東林林下送西賓獨木橋頭指去津白社舊遊成
遠別碧峰回首已無鄰鄉僧入夢誰爲主山月辭
家信照人想到穗城逢上巳不妨重同舞雩春

答龐卯君見寄兼柬甫季傳

借得青山小結廬樵籬漸密客來疏多情最是龐
居士遠札難忘楚接輿老去煙霞成痼疾近從眠
食識真如愚君寄語同袍友別後枯禪已廢書

與陶握山訂住山之約

相逢頭髮各絲絲久別青山老可悲俗世了無投
足地入山應是息肩時身依雲水心何住早種坑
田晚共炊從此便歸歸便得未須南面肅若龜

將之鐵城舟次平山宿簡岐山齋與謝散木

話別

無端來就草堂眠有約維舟柳渡邊行脚但知從
此去茲鞭休問幾時穿一園暑氣難侵夜半壁寒
光亦滿天莫漫燈前動離思南來原是舊山川

舟中作

閒身能得幾時閒行遍千峰好閉關孤棹偶來重渡海片雲何處不遙山鷗迎野客忘賓主雀過長空縱往還慙媿同舟狂相問老僧何事到人間

重過鐵城作

雪邊僧記此登臨歸卧松寮直至今最是高深難久別不分寒暑輒相尋炎方近海饒雲物客舍移來就險陰欣對悠然信來往南山殊有故人心

鐵城道中夜歸口占

山客下山何太頻荒城十里半荆榛青燐熠熠螢火艸白眼當當虎伺人老畏交馳思緩步行隨孤影識全身夜深誰是同歸者大地茫茫月一輪

客中晚晴

郭外疎鐘郭內聽夕陽歸鳥下空庭書欺老病慢塵榻雨過新涼膩紙屏山縣閉門群動息女牆當牖數峰青此時正好披襟坐莫學閒眠喚不醒

鐵城晚發留別諸子

片颿南下六悠悠歸路分明記昔遊西照入江疑曉日晚風吹暑當凉秋閒身自斷同孤雀世事無勞問野鷗莫笑還山生計拙君看禾黍滿西疇

送戴明府還郴州

自斷梧桐蘇七絃孤音何處問鍾期下山正值彈琴宰岐路聯為別雀衙青嶂一枰仙客奕黃柑千樹使君祠歸來定卜懸谿住遲我他年訪戴逵

送客晚歸徼月在林因贈以詩

山南水北送由野興逢秋更不窮古道客歸禾黍外斷橋人語蓼花中谿光遠近潮通月林影參

差葉答風何事適來還適去笑看閒去亦飛蓬

耳韓

從前消息媿多聞一笑相逢豈足云大君威雷隨帝子嚴營鼙鼓卧將軍物齊鴉鵲冥冥天氣漏處鷓桓見地文昨夜秋聲何處所曉看紅樹葉紛紛

晚發龍津

暝煙初捲一帆輕晚渡逢人問水程出門便為千里別尋山還有幾年行窗前帶夜携杏[illegible]月到灘江徹底明心似孤舟無所[illegible]

夜過菩涌寄弟

浮生冉冉而閱塵一過丘園一愴神白首獨爲行
路客黄昏誰是倚門人登前繞膝喧童稚夢裏還
家識比鄰惆悵鄉關諸弟隔桑榆雞黍莫辭貧

抵術州泊白鶴峰

白鶴孤峰舊識名今來一倍借勞生日斜山寺臨
秋水木落寒泉見古城有客扁舟過渡口何人高
枕聽江聲相逢海闊天空處莫向飛蓬問去程

遊西湖遇一株師

兵時曾此一維舟重過園林續勝遊八月芙蓉猶
出水六橋楊柳不勝秋湖光靜漾花邊月塔勢平
分竹裏樓自笑閒名埋未得天涯相識有湯休

湖口避風寄李蒼水廣文

中流風急駐征舠一夕浮生夢亦勞空負故山好
薇蕨始知人世足波濤雲霾海腹魚龍亂石出滋
根雉堞高我友刺船何處去援琴聊作水仙操

中道泊石公城書事

十日纔過五日程六時聊得一時停老夫行路當

撫栗稚子悲啞學采芩雨腳乍收千樹碧聳[illegible]遠
見數峰青山城咫尺河源近伸紙低回寫地形

宿老龍邸

郵烟遠近遞晴斑碧嶂東迴白日西久宿分江同
倦雀暫來孤店得閒雞身隨雲水心兼遠夢入家
山路已迷明發何堪更回首秋風不到武陵谿

贈李蒼水廣文生日

與子論交已十春每從出處見天真山中好友初
通籍堂下往大老斲輪到處一傾元亮酒醉來還

憶季鷹蓴何妨作客逢生日吟遍秋風有故人

觀樂人迎春

閒身到處得閒遊人物看看似故丘金勝滿頭搖
社鼓采鞭隨手逐泥牛聞歌始覺鄉音異越陌都
忘世路悠草色未青春又到不知誰上仲宣樓

客中元夕有懷山中諸子

謾將行樂逐兒童坐破良宵興不窮自把閒心擬
明月獨酌清影在屏風寒城久客多新識登市歸
人半老翁且憶故山此時節隔腮吟咏與誰同

留別李蒼水廣文

東風吹雨下江城千里谿山半月程行客到來逢九日無端歸路又蕭別行潦怪不服包重暫別官衙脚極輕我自往還君自住宦遊寧比浪遊情

歸時書經羅浮不能遊焉賦此留別

曾與洞天成密約今來歸路復何言青山當面又虛度白首盟心永弗諼萬疊有風皆到海一谿無水不通源幾回領畧羅浮遍莫笑癡人空過門

寄長樂胡廖聲玉

吏隱如君得自然多生曾結衲僧緣春風悵別同爲客故國言歸老此禪前路一投孤店宿居人盡說長官賢自從識得齊昌吏始信梅生是大仙

旋風

南箕噫氣下南州幻出焚輪撼不周有客步虛逢禦寇何人聞籟過商丘九天路直鵬嗤鷃四野塵生馬逐牛我作斷蓬君更駕不知誰指復誰鮯

急雨

濃陰轉豁乍翻盤靜會谿山響百般得龍丈人三

巧宦紛紛熱客戶時寒橋栢倚壁商絃濁曲今古儒亦理寬相識却憐桑戶病書來重疊勸加餐

秋山

商天最好是清溪時雲林一半青久在此中知此理偶憑眞宰有眞形霜凋豐草成斤斧風散高梧下翠屏莫向寒巖賦搖落年來衰鬢也星星

寒月

冷魄照心成一片定僧開眼見孤明方諸自向懷中取顧兔何由指上生珙樹風高墮桂落玉壺霜

重水田輕當時木客惟知此一抖擻塵別市城

戲贈曹茂才

誰家才子駛神駒半月池頭當渥洼赤汗散蹄如脫兔青絲垂鬢似雛鴉董帷早下從生草硎谷今來不種瓜有約到城重問訊藍袍遮奕笑袈裟

喜衣石上人再入山同住

抖擻生衣兩袖塵上山原是下山人祇緣蹤著來時路聊復尋思去後因老眼豈存三日見孤心又得一回新明朝更有樵西約中道源師揖主賓

白雲洞雨後觀瀑

曾聽樵僧說此奇今遊果爾弗吾欺百千億眼觀不足七十二峰來悔遲喧寂解當同體處身心方是得閒時一條白練從何去惟有雲巖靜者知

題先輩何子明先生讀書處

昔人曾此作經生不復書聲但水聲百尺瀑泉誰識主千秋性石獨知名丹梯有路通丹壑赤脚無屣下赤城更欲假君絃誦地朗床塞默謝逢迎

登大科峰絕頂

咸陟堂詩集 卷二 圭

愛山登陟不辭勞直上嶔岑振敝袍老去始知行脚穩年來惟恐置身高青天有路隨孤隺滄海無根仗六鼇閒倚西風發清嘯下方誰識是吾曹

寒瀑洞懷舊

山翁住向人間久冷落雲林直至今磴道尚堪重著屐石床誰復更橫琴千章古木經殘燒一綫清泉下滴涔剩有風流在樵牧隔橋吹篴學長吟

題李丁長先生墓

誰把高名榜翠微先師親筆寫泉扉白沙門下多才多黃葉堆中一杯土古丈新觀宜往復大賢遺澤尚依稀清風留在山南北社日兒郎薦蕨薇

過白沙先生祠故址

荒祠不復有琴尊往事惟憑故老言東海日高開講席西樵山色接江門石房細語虛聞響庭樹無枝老見根獨有枯禪經過此問君誰是好兒孫

舟次黃鼎泊岍二日臨崖坐石北風怒號江水壓激遠興翛然

紅蓼洲邊佩藥丹蒲船風雪一俯開言尋舊約盟

咸陟堂詩集 卷十一 夫

明水先寄孤心到遠山行似奔波年共逝坐當磐石性同頑及時吸取西江去得入瀧中便挽關

西行即兵復歸小漫山霍西牛過病前別

行脚出門歸亦客閒身到處主中賓萍蹤未定逢知己蠟燭無多別故人江水長流寒不逗雲山彌望遠生皴臨岐指點瀧西路君但能來莫問津

過崧臺感舊

百川曾此一朝宗荒殿猶存碧蘚封野渡水寒朝飲馬江城雲起昨從龍千代離黍歌三闋半夜蒼

栝夢九重自是六朝僧去後通臣多少作山農
趨庭記說松臺事應詔曾瞻十二旒焚草再陳憂
國疏吟詩多上閱江樓手存舊澤惟鶺鴒心有殊
恩但觶綵誰念夕陽風在樹有人持鉢過端州

抵西寧宿翠林菴與秋霜本源二師鄉人先

雲中夜話

問雲西菭片颿飛路入東林為蕨薇曲徑日斜行
十至隔山齋罷老僧歸班荆有客同鄉水洗鉢何
人話挙微今夜無絃彈得好月輪剛照十三徽

將入下城信宿翠林麗卯君以詩見招用韻
次答

擬向青山作老樵晚投孤寺宿松寮遥知地主曾
懸榻難別林僧為過橋拾得偶來勞見訊入公能
隱不須招明朝結束尋君去穩繫腰間五石瓢

至下城贈麗卯君

今來見面勝聞名不枉瀧西十日程得與王生初
結襪却教任子獨沾纓玄談每喜當前席生計懸
知在下城但得半間茅屋生荷鋤言就鹿門畊

下城洞曉眺

雲路千岐亦一涯諸峰合作青蓮花檐低遠蔭迎
斜日門對春流逆上槎石寶自春歸瀑碓坑田長
轉出雲車山翁招手篩橋去指點寒皋好種瓜

過梅砰贈湛慈老師

遠公卜築得幽奇削取巉巖作坦夷碧甃牽泉通
一綫青山鄰郭阻千岐石門高峻人稀到梅子酸
甜獨自知手植萬松將蔭屋想君從此撤籓籬

遊雲高贈中介大師

平陽師子高高坐萬仞峰頭一箇僧引水八房分
遶藥磨刀臨澗不饒藤枯椿谷冷花先雪凍雨檐
孤溜易冰却笑昨宵低處望也將殘燒作禪燈

寄本師

本師眠食今安否其甲行藏別有因坐下肯容擔
板漢山中甘作結茅人一卷怪石頑成癖兩角肥
牛牧漸馴慙向羅浮尋舊約年年空負洞門春

長至日與諸公集翠林寺晚過香雪巷分賦

沉沉鐘鼓動微陽山寺逢君即故鄉來潤百年

苦短幾添一線便爲長林閒留客環深翠雪裏尋
僧得鈙香句用吹灰發天籟笛中無孔有宫商

宿西竺禪院與僧夜話

閒身隨處息征蓬靜掩禪扉話不窮百結衣田孤
燭底一區金地萬山中潭光洞牖呈初月竹韻垂
檐答響風幾欲誅茅深谷去苡鞵踏破不如公

歸途宿龍華寺與無盡六如師滋莊居士夜
話

經過此地許重來舊路依然十日回一片閒雲歸

瞑岫千峰圓月印香臺心同石溜寒偏細目與松
總夜並開獨擁孤衾對玄度山風吹雪下庭梅

宿龍井菴與博峰師夜話師欲留予住翁勸
留

難得高僧對茗談石林不惜此重探六分被竈煙
猶濕泉入齋厨味轉甘到處泥牛隨分納往年木
佛許同參夜堂莫訝無言說月滿長空水滿潭

立春漫興

那可逢春夫有詩好春兒與客心宜泥牛直去無
尋處水鶴何當得見時老眼生花書漸廢新毛添
雪鏡先知匆來欲就東風問芳草年年憶著誰

初春偶成寄籠中諸子

莫倚幽居耳目清難消山色與谿聲忍辜良晤長
依寺那得餘閒更入城野水渡牛微見跡春風啼
鳥不知名分明一幅詩中畫只恐僧繇邈不成

塵

太虛一氣自溟濛野馬終朝只御風群動無端成
輻輳微軀難免處樊籠窗通隙隙常生白路入長
安便覺紅古鏡不勞頻拂拭箇中原有梵王宮

烟

熱不因人濕處清積空成色自分明嵩山破竈當
機墮古廟香爐覲面呈宿火傳將微有焰輕風隨
去本無情年年二月逢寒食消息還歸折脚鐺

燒

南郊野老祠芻狗山鳥啣灰自熱林半壁電光深
入石一星燐火竟流金白牛假道歸岑黑玄雀摩
空落影沉誰識枯桐心已死獨留塵土待知音

影

世外枯禪物外身陰晴隨地別蹤親相期白首爲知己共對青山只此人好客不來嫌我嬾侍兒多去爲僧貧最憐孤燭幽窗底寂寞因君見主賓

響

屐齒過橋輕的的石稜關水碧潺潺就林說籟誰傾耳入谷聞聲獨破頹比竹自鳴憑自和清商隨去復隨還松風滿地無人買化作洪濤出萬山

跡

草色青青與屐齊終年不過遠公谿亞枯舊話參驢脚未得閒身逐馬蹄山徑用來微有路桃花開日漸成蹊憑他檢點經行處白足分明不到泥

翠林除夕卽事

推倒虞淵赤羽烏晚堂鐘鼓報年徂小童爝竹驚憨犬野鼠偷燈嫁小姑寒綻水田三尺綠上深檐雨一團蒲山中自了無庚甲夜夜胡床火滿爐去臘郡齋分野寺半生萍梗似蘧廬住山未覺寒將盡爲客方知歲易除野老索償文字債鄰翁勸習佛陀書明年得遂投閒計土面灰頭學道幼

翠林元旦

雲裏開門四望低早鶯啼遍亂峰西遠鐘出郭仍歸寺宿雨添泉盡赴谿心樹漸枯同古桂藝花漸長逐新萸春來莫道無筋力一日還應灌百畦

走馬燈

來時袞袞去忽忽結束狂心付化工大火聚邊多蹀冶隻輪車上一征蓬同機靜會當方寸冷眼旁觀笑熱中今古交馳爭似此紛紛人在紙屏風

歸韋湄答龍媒兄韻

辭家千里遠尋師行脚歸來只暫時久夫弟兄成主客重經鄉路改平陂青山有約寧相賺白首能來尚未遲聞說欲酬男女債待完婚嫁與君期

送何不偕再入吳門

老大登臨興未闌吳門風物去重看青春作伴三千里白髮行吟十八灘鄉月到江成獨照家山背嶺失孤巒前途夷險君應熟莫更臨岐說路難

送林向超還北流幕尹東謝傅公明府

歸時上巳去春深悵別前巳日又沉黑土久增惆弊嘆青油空負治安心棋當鬬劫須留譜琴到更張始辨音自古神仙多吏隱丹砂勾漏不妨尋

送羅喜人行商交南

嗟君豈合老風塵一曲驪歌勿復陳白輓役車投黑商更資章甫適文身萍蓬正值干戈地書劍難消寂寞春到處若逢陽翟賈不知奇貨屬何人

從隴西還亦巷麗卯君見贈賦答

看看鞍主太難分千里長空不住雲多謝岩亭曾

愛客無端歸路又逢君違山幾日思薪蕨到處深春長野芹舊業隴西好回首早拋城市伴畊耘

歸隱羅浮留別陶握山羅戒軒

入山蹤跡恐人知一笑相逢是別時茗海看誰先到岸長途憐我始分岐貧懸軹里能將母老怪柴桑亦戀兒底事累君良不淺未應還索贈行詩

初入羅浮寄呈石洞本師

萬事皆休豆復疑美中不足但違師眼前畊鑿無關道心在擭鋤漸廢詩坐對瀑溪通語默歷窮岑巇得平夷主人欲問羅浮事荊棘當門花滿蹊

寄家山諸子

常時夢見醒來說今日羅浮是昔渠在世可堪成孟浪入山方解惜居諸高總臨樹床頭鳥細石通泉屋角魚旦夕到來觀不足依稀忘卻入行書

答天藏大師送行之作

謾從世外惜離群百八聲鐘到處聞去路曉衡滄海日計程東指洞門雲三家邨裏呈新話品字柴頭檢舊文安得支公似明月石樓吟望便逢君

贈鈍菴師

夢裏初醒勿復云水邊林下恰逢君谿深杓柄長如許路遠芒鞵費幾文竟發大心成佛見不留細語遣人間相期共指孤峰宿莫曠閒房半住雲

補衲

糞埽週遮體自親當時宜稱總前塵紉將滿線長三尺綻得生衣重七斤祗有水田知夏臘更無寒暑管冬春一池荷葉家風在湧對兒孫說古人

過華首臺

人生那得四百歲一歲羅浮住一峰去日轉多來
日少南山遊遍北山廚倚簷雙瀑晴天雨夾路千
松著月風地主不收僧借去古臺移向洞門東

老人石

堅性何妨高處蹲朋身歸去總無邨从雲月露釀
元氣草木昆蟲依本根大地幾回成晝夜諸峰相
見倒兒孫嘗時曾笑生公石不點頑頭更囫圇

寄姪鑑二子

白雲西望數峰青咫尺家山在戶庭慄麝驕兒當

類我猵猴憐子謂學馨物情凝絶堪長歎詩句吟
來只自聽身健報恩終有分此朋隨地得參苓

里正索租戲贈

聞說羅浮好住禪我來恰恰是荒年少生坑稻多
生藥儀殺山僧飽殺仙枵腹難償行脚債空囊還
欠入官錢思量更欲移居去只種黃精不種田

博羅晚眺

天外高風挾面吹花黃草白動秋思寒城西望空
斜日逝水東流無盡時遊子重來還問路問翁一

過便留詩羅浮何事不歸去笑殺道旁騎犢兒

寄下城麗卯君時子將有朱崖之行

終日懷人在翠微下城雲樹想依稀江通錦水憑
魚寄路入青山隹縱飛三項秋田臨古岸數椽茅
屋對斜暉明朝我向朱崖去回首瀧中便當歸

歸自羅浮過鐵城諸子述洞天之勝

年來莫訝到城稀纔別羅浮昨日歸渡海是山雲
出袖嘗人說瀑冷侵衣禮隨筋力容疎放心似顛
毛漸細微良晤未知頻得否秋風孤隺又南飛

題曹茂才新築

一箇閒身去復還讀書聲裏款重關江城舊別人
三載隙地新添屋半間草自離披應任長竹憑疎
密不須刪眼前真樂憑君取窻外明蟾郭外山

歸葦涌宿月衣菴與謝鄰門話別

近時詩句少人彈未惜逢君話夜闌高閣近來尋
舊夢危襟初擁試新寒去隨雲水家何在共老風
塵別亦難他夕朱崖相憶否一天星月路漫漫

別弟

違親幾歲且承歡又作孤鴻渡海瀾學道蹉跎問道晚負恩容易報恩難高堂娛老荆花茂客路逢秋布被單貧賤弟兄無可囑各將薇蕨勸加餐

宿月衣菴留別家山諸子

參遍諸方便掩扉浮生多恐與心違言尋海嶽終難住暫寄僧房便當歸獨雀去時天浩渺群鷗宿處水依微茫茫大地同爲客莫笑秋蓬遠近飛

贈羅戒軒爲子湛娶婦

相看老大憶兒童記得當筵蠟燭紅在世與君皆有子故人先我已稱翁三心未了朋堪惜五嶽能遊計許同他日雲山攜手處不知誰早得癡聾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二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七言律三

九日發汾水

紙鳶夾岸趁兒郎正好登高又別鄉甯地授衣逢九月西風移棹過重陽遠書到日愁無雁衰鬢經秋漸有霜家在羅浮歸不得年年空負菊花黃

登靈山寺汲泉試茗

三年兩過靈山寺今日初嘗峽口泉井脈但憑巉

叟說茶經曾記僧傳一身病肺嗟岐路千里歸心向洞天自笑不如清澗水時時流傍碧峰前

江上秋曉

天光雲影兩參差江上推篷見日遲霽色千峰明劍戟秋風一枕對漣漪寒巖危綠兼霜墜野水低花雜果垂何事故山頻領客吟吟終日憶東籬

經舊戰場望海懷泰山道士

高凉兵後見荒榛廢壘猶存漢幟新東海蹈來秦自帝扶餘歸去國無人冉須久伏胎方聖龍在能蟄屍乃神欲向蓬山尋舊隱天風吹路暗征塵

宿慎長驛即事

僤長長路少人行斥鹵西連錦繖城籠客煮鹽分野燒田家炊黍儘秋成海濤近枕偏相聒山月離鄉分外明倦客耽眠天又曙門前咿啞役車聲

梅菉道中

何堪蔽擊復肩摩一片閒雲此地過鄉國別來風土異市門開處里兒多青山路夾黃茅店黑菌人披綠箬蓑添得吟僧詩興好晚涼無那扣輪歌

宿梅菉江上有懷

舊遊回首似風萍留得閒鷗占淺汀雲鳥陣存沙磧暗水犀軍散野燐青谿翁釣罷潮初上市客歌殘酒未醒懷抱此時消不得又隨孤月下滄溟

自英利抵徐聞一逕迂廻延袤百里萬木蓊蔚百卉錯繡身入其中如處翠幙從林隙見日已及亭午道俗殊情匪欣則慚古稱仙源邃邈人境隔絕武陵之後未曾有也詩以紀勝

二時天氣異寒溫百里人煙隔曉昏澗底轟雷車
錯轂林端晃日葉歸根蘭侵蔓草香偏滿藤冒高
柯子並繁可惜桃花雞犬地一通人境失仙源

會同客夜寄山中諸子

故國離羣動幾旬他鄉兩見月華新燈前細讀懷
中字舟後頻歸夢裏人賓雁未來秋已過朔風不
到海先春坳憐華髮從年暮獨向南天寄一身

珠崖除夕與吳謂遠廣文守歲有懷山中諸
子

燭邊吟苦縣更催盡盡爐頭欲冷灰馬齒一年隨
臘去雞聲半夜送春來孤衾笑就青氊宿明鏡愁
緣白髮開今夕故山應共訝歲殘不見寄書回

癸亥珠崖元旦漫興

不寐頻看斗柄移客星何事滯天涯百憁尚秉除
年燭啗座刪收去歲棋海日未生雞早報春風初
度鳥先知自來絕島饒雲物乘興佳遊兆可期

贈多異山玄達師

占得孤峰最上層林開酉客話三乘春風收拾開

田地夜雨商量舊葛藤泉爲有靈知冷煖山緣多
異絕躋登他時歸去逢人說千里珠崖半箇僧

點頭石

高高不與衆爲鄰日炙風吹自主賓四大本空成
幻質三生能了即前因立當滄海如無地坐老青
山不見人莫把虛名强相謂點頭終是一頑身

周茂才二有築室山中談經受徒從之遊者
皆邑名士書舍鱗集振鐸笙燈絡誦達旦
予遊山還將日已西夕留宿齋中覩其規

模恍若叢席北方學者未嘗有也因賦以
贈

居山無事不幽清面面茅堂結構精毉路一尋中
道主隔林遙有讀書聲遠鐘出寺千峰應高鐸先
雞半夜鳴驚起枯禪眠不穩自攜孤影月邊行

訪馮昌孝居士禪室士呈所見云從茆山因
緣悟入示此

千竿修竹雜檳榔十畝閒園舊辟疆是處便爲參
佛地隔籬還有讀書堂身前見色原清淨舌外蹤

翠自廣長却笑東坡太饒舌無山無水也何妨

重遊多興嶺贈靈泉達公

此山容我再來否聊復尋師嗣昔遊雲外遥知僧在定門前依舊水長流涼生殿角停揮麈尸滿林閒靜牧牛却笑閒人閒未得天明荷笠出西疇

募修海潮巖

祖公一片閒田地付與靈泉自主張天遣五丁開半壁誰教七日鑿中央上方鐘鼓潮音應萬里風濤海印光欲識普陀真面目逢人惟勸解空囊

喜王君祈至自粤

風塵驛路二千餘一月方停隻轂車去國便爲浮海客入山持得寄僧書亭陰轉砌經行晚夜雨焚香共話初到處不妨生計在未須長鋏賦無魚

題檳榔岡寄山中諸子

曾從鄉國早聞名海外相逢感物情涼月乙懷孤影直好風當面細香生葉沉舊綠呈丹顆甲迸新黃長碧莖眼見枝頭花又實歸心狂寫數株橫

謝馮合谿惠黃犢

翠來三歲庇文犢相約閒雲上翠微水草不妨隨分納看毛惟許與僧依歌殘白石人將老蹄過紅塵客未歸何似空山伴行腳冷臥終日怨晴暉

送成共翘還里

去歲河梁君送我今年海外我逢君到來兩見初圓月歸去還同不住雲林下覆棋人未散夜中餞酒客仍醺知何便上輕車別前路荷花次第開

立秋

當時秋盡別家園莫怪逢秋便愴魂海外涼風生

白髮眼前歸計在青門雲容漸薄呈山態井幹新飄見月痕殘暑未消心早冷不知人世有寒溫

山行日暮宿龍樓山庄

萬餘消聲歸大海千峰積翠隱流霞偶乘黃犢尋源入貪看青山到日斜谿上不曾遺杂葉岈旁無復種桃花從他來往從他住野水閒雲總一家

送王君祈還里

與君同作斷蓬飛絕徼相逢又送歸一十四州爲客久二千餘里見人稀夢回滄海心兼遠路入青

嘉興不落想到家山秋正好菊花盈把酌晴暉

客夜卧病懷吳謂遠廣文在郡未返

肯蓊先生久不歸西風吹葉擁柴扉海蟾過雨當中見皋隺凌秋獨自飛遠水一鐙寺入樹隔花微露白使衣郡齋今夜吟詩否只恐當筵和者稀

珠崖秋夜懷羅浮舊隱

瓶燈黯黯篆煙銷久客歸心付寂寥半枕家山天易曙一簾風雨夜無聊北鴻阻海書難寄南樹逢秋葉未凋誰念才明最深處有人重負菊花朝

送周生携兒歸省

秋風迢遞雁南飛前路家山入望微片席挂隨羊角去輕車共得鳳毛歸北堂娛老熊將相東閣招歡蠟竝輝想到園林多樂事解裝先理舊萊衣

海外苦寒

漫說朱崖地軸偏臘時依舊大寒天檳榔落盡風中實榆莢拋殘雪後錢天外片雲虛白月爐邊宿火度除年旁人冷暖休相問自紉金鍼綴水田

甲子人日將遊東山留別吳謂遠廣文

羅山久似鷓巢隺渡海深慙附井竈北顧未忘遊舊路南行先上踏春車草鞵分得儒官俸箬笠簪殘野寺花揮手不須悵離索市城雲樹各生涯

發嘉積渡口

暖風晴日早春天海外佳遊不偶然隔水人看爭渡客入山僧上趁墟船谿光倒接孤峰勢雲影平分兩岸煙前路莫愁無舊識虛舟移只就枯禪

萬州道中作

朝隨飛鳥暮歸鴉野隺閒雲不定家萬里黑風吹

白浪一雙赤脚踏黃沙望山漸喜東林近去國都忘北頰貽粥飯主人何處是驛烏遙指路三义

遊龍池巷贈慧朗師

林無雜樹水無波長有雲霞護薜蘿池點小荷春意早庭垂古柏老僧多西山不似東山淺歸路思尋別路過借問昔年老行脚前程艱險更如何

約慧朗師築室池上爲終老計

冷淡門頭錦繡堆銀山鐵壁勢崔嵬結成茅屋從師住留得荷香待我來不定海珠明似月無瑕[illegible]

彭磐如雷臨岐指點經行處牢鎖重關未許開

贈棋僧守愚

八百枯棋解縱擒尚留餘習在空林閒中悟得楸枰理那底全無甲胄心𣶏水只今逢勁敵浮山終古有知音道人本是忘機者一局殘燈話夜深

留別馮合谿

幾度春風過鹿池木棉花落悵臨岐悠悠世路逢宗炳往往人前說項斯黃犢還家添一齒青山隨地解雙頤我將行腳君將老白首重來未可期

題懷素千文帖留別王晉予

拾得長沙字滿千臨岐珍重贈高賢三伊已落空王後一畫須知象帝先文采未彰書出門太虛同體道玄玄吾家故物無文字珍重逢人莫浪傳

留別吳謂遠廣文

南來重上北來船二月回思九月天眼見涼駒行易過心同征雁去爭先詩中舊路題曾遍袖裏名山寫未全何事速歸還速別羅浮梅雨想高眠

留別陳次伯用前韻

上方舞榻學攀躋直入朱明第七天獨往自憐歸路晚同遊翻羨到家先短衣掩歷行方綻破鉢隨身綴復全剩有殘書將不去留君牕下枕頭眠

留別鄭昭葊廣文

嘗恐遐山與願違扶筇孤筆縱高飛二千餘里空手捉四百名峰在翠微棋敵出門誰對句衲僧臨別業閒衣開管未必關於我乘興能來興盡歸

留別海外諸師

結束三衣共一囊輕車轆轆載輕裝快哉漸與家

山近行矣都忘舊路長臨別商量同啄啄從前諸黙盡粃糠御風何事歸來早却恐人先饋五漿

歸途口占

塵外輕身身外塵隨風飄忽若為鄰三年樂事惟今日一路吟詩送好春遠水度鐘知有寺隔橋聞語識鄉親相逢莫訝僧歸晚馬首南來更有人

雨後宿琉璃菴

常時車馬去騰騰水盡山窮有佛燈雲氣飛來成驟雨路人行過見孤僧一畦舊綠添新翠半所闈

房挂古藤乘此喫茶休歇去兩條寒涕任垂膺

訪化州李廣文蒼水齋中話舊

東風歸路借高凉為訪先生講學堂官舍一清如傳舍異鄉相見當家鄉燈前細雨頭僧話花底新寒解客裝惆悵舊遊身已老不堪回首憶齊昌

與李蒼水何古錢放舟羅江登立石殘晚過黃茂才山庄同賦

背城臨水冷官衙立石當門處士家細雨登舟開半日晴江移棹過三义一脆山色藤蘿月滿地落

風荳蔻花贏得無雩歸詠好章縫叢裏有袈裟

贈周勝濂校尉

三尺干邪照眼新看看躍出古延津龍伸蠖屈無雙士燕頷虬髯未老人已有輕裘同晝錦還將大樹比靈椿贈君一柄櫻櫚拂留待功成掃戰塵

歸途寄李蒼水何古錢

信道塵中不見塵波波猶自說閒身故山未返同為客中道何堪更別人幾欲兼程將禁夏因貪良晤忽經春歸裝剩有詩篇在吟向輕車字字新

送十洲師還南嶽

已遊雲門最上關偶將餘習托高閒大師未易鳴孤掌金豹何妨見一斑兩月淺深同湛水片雲來往不離山君歸若過衡中老應恨羅浮未盡攀

寄丹徒毛中菴明府

仙即出宰近金山正好尋僧日往還道在何妨兼吏隱才優無惜濟時艱煙霞老我終成癖雨露隨君未許閒欲抱無絃遠相訪秋風孤雀度庾關

與陶雅山岑金紀何不偕諸子重遊濂泉懷

舊

亂餘何幸得閒身來往林泉自主賓冷石已無爭道客高山還有聽琴人風生靜樹秋歸入月近枯禪夜獨親十載舊遊零落盡暮年相見莫辭頻

重遊濂泉贈友松師

曾向東林共種蓮新僧重結舊僧緣鐘聲山色垂垂老翠竹黃花的的禪滴水漸穿崕下石開池分貯澗中泉近來詩草焚將盡拾得餘灰似爽樵

放雁

年年蹤跡類飄蓬同病相憐乃與公循海到來無
餉米北溟歸去有鵬風新翎未長飛猶倦舊侶重
尋興豈窮幾度舉頭天外望不知誰早出樊籠

題興山高蹈圖寄海南馮合務

立處高高行處深靈泉一別到于今太虛偶借丹
青手古調難為白雪音四海眞交同水乳百年歸
計在雲林則君料理還童藥遲我重來策杖尋

送潘亦庶遊珠崖

珠崖舊路我曾過指點君行勝事多隨地看山移

店宿停車得句抑輪歌東林長老名支遁南國佳
人字慧婆到日相逢應見訊為言行脚尚蹉跎

白雲飛瀑

因尋絕勝問山翁指點泉聲萬壑中花雨影微銀
地迴水晶簾捲玉壺空林間宿霧多藏豹石上晴
光總化虹千古一僧看不盡隨風飛出白雲東

涅槃臺

到處谿山盡解頤一臺終日對崔嵬閒身靜坐三
生石老眼頻看八字碑飲水自知無冷暖磨磚誰

欲見眞君涅槃道者今何去詎臥澄潭似昔日

挽張處士

一生匆匆一紙書殷勤寄語老龍舒樂邦好好遊
家大摩世休休借宅居用里只今虛棐几虎谿無
復過廬與相逢盡有同歸約誰似先生得自如

送讀泉師參方

祇嫌吾道久支離裝足偷閒且後期萬里孤節人
獨往一聲長笛自家吹相隨撥草瞻風日不是遊
山玩水時為報諸方參學者年來慧命似懸絲

送聖箭師參方

羨君雲水正當時老我煙霞不厭遲高步自誇雙
足穩深心唯許一人知金能躍冶頑愚必箭貴全
鋒用乃奇閒抱瓴甋磨一片待他歸日照蓊鋒

送龎西年公車

三年前記別君時袖取奇香寄所思我友尚存懷
裏字故人猶是社中兒花明上國看千樹春滿家
山老一枝從此東林歸不得縱歸多恐笑攢稍

送李尚卿公車

早晨有客款重扉笑把行藏問衲衣似我索居何
太瘦隨人勸駕與心違海風不禁淇魚化天路難
那弄鶴飛行矣青雲好乘與未應蓮華借光輝

鏤樹

問從大冶識靈根在萬柔柯百鍊身今面鑄來成
本性頑心銷盡過芳春凌霄好似金隨鑽醮水還
同劍躍津興亦不材如散木錚錚空自對時人

歸草涌與諸子分賦

一年一度一還鄉又是西風落葉黃身外飯隨

事衲蠻邊新點數莖霜詩因見獵心仍動月白逢
秋夜去山今夕舊遊枉相過高歌曾記詠滄浪

挂搭士人提精舍諸子見過分賦

牢鎖重關秋復秋無端移住此峰頭一双白鳥啼
紅樹兩角肥牛飲碧流業上新詩風戢好花開殘
局雨初收乘潮莫更乘潮去芋仮藜羹似可留

秋日諸子過支提分賦兼訂蓮社之約

千山圍著一禪房一片茅茨覆短牆詞客往來須
及早閑雲去住本無鄉橋頭不覺成三笑獨合貧
勞饋五漿從此籃輿好乘與白蓮花後菊花黃

韋涌諸子中秋見懷用韻賦答

過眼秋光又一年西風吹倒半池蓮老夫怕見青
銅鏡稚子爭妝白玉錢愁似堅城攻未破詩逢大
敵戰誰先相思未敢遙相憶卻恐晴陰各一天

送馬師

竹修白業禮匡廬竿木何妨此寄蹤些有丹青同
畫虎卻緣水墨合成龍籃輿隨地堪乘與紫石為
田且作農前路雲山與人物一重深又一重重

挽陳章甫居士

借得當塵作道場偶從難弟識元方是非於我休
相管去住卻若且不妨水上葫蘆浮逗逗天中雲
月露堂堂種松道者今何去好好重來覩面商

和南嶽僧雪菴來韻兼訂入山之約

十載羅浮不下山古藤綠壁絕躋攀自從一別孤
峰去獨掩重扉萬境閒漸老更思依嶽麓此身難
免住人間聞師細說南衡事莫怪相逢更解顏

竹尊者 武林崇勝寺有竹千餘竿挺然特出者一弘覺範禪師目為竹尊者題以

詩次韻和之

不著繁華不落枯當陽壁立見清癯休誇洪水多
君子豈獨西山有丈夫高竪剎竿曾作祖庭開錦
室任匡徒青青總是眞如體借問香巖會得無

飛水潭觀瀑

白練吹水翔碧落玉龍帶雲下瑶臺天花不斷四
時雨地軸長奔萬谷雷茗椀試將新石乳山衣濕
透古莓苔重來記得曾遊處顧影澄潭日幾回

祝李母

春風吹老北堂萱霜入菱花雀鬢繁課子躬耕方
寸地抱孫親授五千言餘餐留作齋僧飽且續劬
分東谷溫願得此山長有主不妨持缽日登門

閩闍黎住錫華林覽揆日詩以祝之

久住湖山老律師鈍根曾感授毘尼並來舊社逢
生日一到新城只暫時多寶塔中分半座雙華林
裏策雙眉自憨門外羊車客未敢當人正眼窺

半間兄弟雙壽

沉醉東風美二難參差黃髮映酡顏相看八十與
七十應是太山還小山華萼樓邊春草碧紫荆枝
下舞斑衣一門已得同和樂百歲寧分各半間

華林客夜送伯十彭還里

到日便爲歸日計別來還有再來緣流光似箭垂
垂老慧命如絲兀兀懸冷局已無爭道客空囊難
瞻買山錢送君一片東林月相伴閒雲處處回

華林除夕與諸子守歲賦得山中無曆日寒
盡不知年　得無字

病骨支離七尺軀不堪長作寺家奴別山漸覺人

將老入世方知歲易徂豈有樊籠宜野雀更無寒
暑覺樵夫兩年未信春先入借問梅花開也無

元夕後一夜與諸子話別　限韻

三城細雨散春燈半榻疎鐘對好朋岐路恰逢青
眼客故山將返白頭僧光搖冷幌風翻燭響落層
崖夜墮冰回首林泉發幽興一聲長嘯憶孫登

將返馬山命諸子見招來韻

珍重緘書報所歡得盤桓處且盤桓煙霞客約終
當踐城市囂塵去不難老雀隨身雲一片春鶯餞

舌日三竿明朝料理還山棹月湔松颸好共看

初春還馬山靜語師歸自丹霞十影化聲二子各還故里賦此

流水行雲各有因乾坤容我老閒身移花買石堪晨夕送往迎來自主賓遠近杖頭三寺衲東南鼎足數家春同參欲挽知難住相勸還山作嬾人

初冬盧雁林過徧馬山寺有懷雲菴上人

偶爲荒寺離孤衾難得良朋話夜深鑿牖引山歸冷樹開簾延月出跡林寒花漸改高秋色流水長

懷太古音惆悵舊遊成寂寞影堂空挂薜蘿陰

盧雁林過菴見贈賦答

紅樹黃花覆徑荒一菴秋色數家邨僧閒自笑贈窺井客至唯敲寺應門短燭話深通語默舊遊見慣失寒暄與君早有於山約雙鬢無如雪漸繁

送梁晋煋適珠崖省墓

孤兒十載已無家又逐飛蓬渡海涯分室我應懸郇伯下車誰復問西華桑榆日暮頻憐影杖杜春深自放花此去定知防墓近白楊猶有未歸鴉

初春何有錢過馬山分賦

野老入山殊草草舊遊曾苦不忽忽半颸蘿月三更夢萬壑松濤一夜風高韻獨吟清漸水孤燈分照寸心同殷勤致語黄楊蒨莫漫逢人說嬾融

與李遠復盧雁林諸子分賦

故人笑我住人間指點雲林共掩關隔竹閒門新自校滿樓春色舊青山眼前有句頻拈出物外無心且放閒乘興更探泉脈去一谿流水碧潺潺

喜[illegible]中菴明府歸自丹徙

道情平澹世知稀一奏良刀促入微官似澄江清見底心同高隺倦思歸春栽荷芰成初服夏脫華簪伴衲衣閒上竹樓樓上望青山依舊對柴扉

草蔡正擬參方去却喜金山有主人北道未通懷裏刺東籬重理甕頭巾朱絃靜譜當時曲白社言尋昨日春分衛偶來勞見訊長官爭似衲僧貧

題鄭停莪新築

負郭依山結築牢到門唯見一峰高翟飛輪奐饒雲物鳳食琅玕足羽毛東閣書聲喧彩服西軒若

色醉方知主人本是忘機者昔向春田事桔槔

分衛鐵城貽社中諸子

好春早有名山約稔歲偏宜托鉢僧自買草鞋來海嶽徧將米價問廣陵道塘舊社歸難得桂嶺孤峰到未能多謝同參頻相憶蹉跎深愧久要朋

雷峰寺觀潮

廿年曾過潮邊寺今日初觀寺外潮萬馬直奔魚腹浦一鴟閒立虎鬚橋前郵雲樹連空碧隔岸菰蔣入望遙猶勝西湖二三月風光多半屬漁樵

秋郊觀獵

霜天曉角出長楸選隊從禽逐勝遊高馬欲飛聊戢羽饑鷹將擊盡凝眸東門黃犬稱金鏁南國青蛾控玉驄大笑守株林下叟雀羅深巷鹿呦呦

月夜李東園諸子過宿馬山賦得身閒數得上方眠 得肱字

物外身閒幾箇能入山居士住山僧孤衾獨抱來何暮短榻高懸下未曾古月照殘塵外夢新蟲吟破壁閒燈殷勤報語傍晨客莫把浮雲換曲肱

者日從前[illegible]美人[illegible]

昨日梅花郵裏開[illegible]氣高士見庭梅報償老[illegible]穆殘不似將芳草草開頻果豈供嘉客賞[illegible]見太平才春風吹閒人要長笛一聲詩興俱

初入東湖訪契如和尚

久向東湖十載前慰心長寄水雲邊偶來隔竹聞清磬為愛新涼上小船生計百年三事衲名山到處一家禪從師乞得閒房住願執巾瓶侍法筵祖翁舊業未荒蕪猶有西乾古丈夫白社一燈懸

太白湖光千頃接天湖林閒趺坐花香滿水際閒行雀影爽珍重清光似明月長留孤棹在菰蒲萬象森羅一鑒中化城今在莞城東波光倒插千峰影暑氣潛消五月風翠竹晚涼丹荔熟白蓮朝映槿花紅羅浮咫尺家山近細把程途問主翁

客夜與林叔吾湖上話舊

棋罷花邊覆局難燈前一笑太無端坐殘遊暑心猶熱話到深宵膽亦寒酒力驅君投寺宿月華留客過湖看別來學得無絃曲草草相逢未易彈

舟中阻風

寒江信宿類孤鴻一日歸程五日風入夢家山明月外滿船疎雨亂流中秋聲夜半聞飄葉浪跡年來笑轉蓬但得滄波似平地不妨長作釣魚翁

圓闍棃住仙掌巖却寄

孤峰頂上數間屋仙掌巖邊一箇僧高處看人明了了老來無事冷氷氷漫勞法社虛前席親見威音紹祖燈十載步趨慙我後門庭高峻擬先登

九日登仙掌巖謁圓闍棃

郡城咫尺舊皇州仙掌嵯峨迩上[illegible][illegible]銅駝奈落日珠林琪樹不凋秋登高望遠憑青眼坐石看山到白頭師若肯留予肯住世間無地可藏舟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三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七言律四

聽盧生彈琴　和社中韻

靜者能琴不易彈一彈一曲一盤桓絫絃按月孤心細枯木生風十指寒天籟去人無咫尺廣陵終古有波瀾吟君好句知難和誰信希聲和更難

厓門懷古

海濱頭白老漁翁今古興亡在眼中罷釣一過沈

玉浦掛颿猶畏覆舟風珊瑚樹底瞻龍衮鸚鵡行邊想貝宮惆悵翠華何處所一聲長嘯動高穹

和毛明府中菴見贈

十載經過萬木森今來榱棟又成林開僧到處青山在廉吏還家白髮侵老病漸思尋活計虛名多恐負初心自從識得陶彭澤一度相逢一度深

和梁茂才磐重見贈

朝來抱甕過橫塘冬後偏宜灌藥房造物未能容我懶勞生何敢笑人忙野芹采去肥因雨老莧烹來脆有霜佳客不嫌滋味淡明年多種待君嘗

和方壺洲見過賦贈

此生那得兩閒身聊復停居避市塵止水月深三五尺過橋雲隔數由旬忙拖象屐迎佳客偶有鷄衣見故人爐火正紅茶正熟留君差勝甕頭春

答蕭明經鄭翼見贈

古木新篁共一林草堂如在碧山岑過橋送客無賓主隔水看雲有淺深露柱日中停畫影風琴夜定失清音城中好友曾知否叔夜生涯為許尋

和區木參來韻

浪跡似萍浮泛泛枯形如隺瘠欒欒旁觀笑我棋先罷飽食逢人鉢嬾彈暫借名園為地主擬留佳客畏天寒夜來好月誰同見緊閉柴門獨自看

和何太占來韻

漸老漸知行處偏忍拋朋侶泥林泉有人問我此中事荅道山僧不會禪疎雨隔墻添夜色冷雲穿牖透孤烟相過獨有何公子世外神交豈偶然

愛此幽居水石偏開門臨沼沼通泉濯翫飽食朝

垂釣鶴窪長簑夜立禪冷竈靜添煨芋火破窗時
有煮茶烟君歸尚憶東林否乘興重來亦偶然

和蕭志三見贈

借得名園東郭東清溪曲曲小橋通千尋碧樹窪
巢頂四面青山人在中映水波分雙蒨綠經霜風
散半林紅勞君詩句頻相過吟夯斜陽答遠鐘

北山探梅與社中諸子訂買山之約

東林滿林花盡開北山之北何如哉故人留客不
歸去許我買山方到來茅屋板橋好乘興東雲老

徃休相待明年此地有賓主一日往還能幾回

廣州江樓阻雪答家竣山岫

出門多與此心違幾日濃陰半擁扉冷併不堪愁
裏坐故山頻向夢中歸江聲過雨成寒潮風勢兼
寒入細微南阮老來貧更甚勞君重叠勸添衣

夜泊遇雪

嚴城吹角晚棲鴉野客扁舟歸興賒隔岸東雲迷
浦澂滿船寒雨濕袈裟萍蹤自斷隨風力蓬鬢知
難避雪花便把生涯問漁父明年相繼學浮家

同住東林有厭清苦者相繼辭去時值小除
與諸子守歲示此以堅其志

山厨破甑久生塵笑撥寒灰事火神冷竈已無黔
突客居亭猶有刻舟人橋因易地存爲枳萱自經
冬老更辛大盡到來能幾幾暫留同住守庚申

壬申元旦謾興示諸子

一夜春風洗病顏乾坤容我老疵頑新知如故花
返日暫別能來雨後山竹逕有風朝罷掃松門無
客晚休關等閒指出閒生理愼勿將心更覓閒

遊嶼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

來林遥隔水雲村百里尋僧日欲昏行逐鮫人趁
番市漸聞鴃舌雜華言山鐘近接三巴寺海氣脂
分十字門到處不妨吾道在島夷今識法王尊

嶼門阻風

絕徼到來曾幾日故山回首已千重歸從舊路常
憂雨去逐春潮却滯風拜浪江豚隨上下忘機鷗
鳥自西東偶來識得居夷叟浮海乘桴興不窮

送李廣文方水掌教舊城兼寄潘明經圓子

路延回首各升沉往事那堪數至今兩度川山仍舊路三年風木負初心大儒到處多虛席古道由來有盍簪白首故人如見訊祖庭秋冷待相尋

楊孝廉明度出宰宣平其昆玉江度吳度送至官舍歸途遍歷西湖天台諸勝輒有題詠出以示予賦此以致欣賞之意因寄宣平明府

詩情偏重宦情輕誰似楊家好弟兄風雅一門分鼎足縱橫七字築長城逢僧說瀑眉毛冷隨地看山耳目清多謝新篇勞見示把吟終日憶宣平

夢想西湖二十年輸君先我祖生鞭六橋花信供詩筆四面山光上畫船歌館醉吟翻豔曲精林來往悟真禪還家已過春三月猶欲開池自種蓮

七體雄篇推哲匠千尋飛瀑下天台吟成好句敲推久恐邦危梁經過來蠟屐豈應遺雁宕炙紙計逐龍媒相間更有名山約料擻閒身爲許陪

泊端州

幾過端州逢九日水邊三見菊花新秋風江上同爲客涼月天涯識故人漸老自知佳夢少乍寒先與敝袍親何堪倦宦睡方足遙聽雞聲起白蘋

曉發長江寺

長江古寺數聲鐘催起船頭白髮翁初日漸高峯象外輕烟不盡亂流中微吟自拾沿流葉清嘯遙迎破衲風秋色重重山又水不知何處息征蓬

龍山闕恩寺謁盧祖影堂

香峰西畔水流東舊路分明見祖翁門日漸低祇樹影青山空冷桂花風當時不合分南北後世何因說異同一瓣真香爲誰爇鏡臺無像日當中

題盧祖父母墓

列嶂嵯峨逼太清百千龍象擁佳城一家共住無生國異世經過何限情教子直須成佛祖顯親誰得似寧馨北邙多少纍纍塚寂寞泉扉昧姓名

歸舟夜泊峒口

秋江何處不清冷近浦維舟遠思興野燒入船添夜色岸螢依艸亂村燈看山記得來時路顧影還同昨日僧歲暮歸心似流水一隨風力便成氷

宿佛迳菴贈邁往師懷開山故人

千峰行盡水迢迢日暮尋師過斷橋僧老不開翻貝葉身閒惟愛種芭蕉山藏絕壑人稀少秋入空林夜寂寥惆悵茅亭何處所滿庭黃葉落蕭蕭

贈平山菴主兼贈譚氏諸阮

千家烟火隱雲嵐一箇頭陀守破菴行腳不妨隨我住伶俜還喜有人參竹林諸阮分南北蓮社差賢數二三咫尺烏衣門巷近出墻紅樹間黃柑

癸酉元旦書懷

衰衰兩九三百六看看五十七年春青陽有主身爲客白髮無情老近人欲買北山虛舊約偶尋東墅得佳儕風光不厭頻流轉一度移居一度新

開元寺探泉

停舟偶過開元寺就地還尋最勝泉不甃从荒苔蘚外茶瓢猶掛薜蘿邊當時一滴成花雨終古餘波及稻田老衲不知陵谷變殷勤挹注奉金仙

過何太占南塘

南塘春雨客來稀一箇閒僧到竹扉喬木不隨滄海變野鷗長傍水亭飛欖峰晚色青千疊柳大京險緣一圖便向茅亭問祇樹隔溪遙指釣魚磯

宿何赤木西園

數年有約與初乘一宿西園快暇與柳色齊杉陰水閣花光搖檻隔橋燈魚箋重疊曾留隱雀米平分許飯僧多謝主人能愛客相門雖峻不妨登

泊江門

東風掛席下江門江上維舟晚渡喧日腳乍收雲外雨潮頭遙失水邊村年來浮海心偏遠老去看

山眼未昏極目滄桑更懷古崖山回首一銷魂

過白沙先生祠故址

大儒出處見高風遺構依稀想像中阜底春來茲草徧石樓兵後玉書空偶然消息成吾是鄰裏端倪憶我公咫尺江門江上水扁舟來往此誰同

訪楊敏叔不遇時敏叔歸崖門故宅

來從古寺問西墩隔水遙知處士門陋巷僦居徒四壁故園歸棹有孤村青山淚跡聊舒憤白首論心未報恩何事先生難得見一年强半在慈元

登玉臺寺呈雪玻長老
玉臺半壁削天根金地巍峩古佛尊萬里山川供
指顧二時鐘磬辨朝昏往來烟水疑無路出入雲
霞別有門欲向孤峯問禪律自傷塵慕不堪論
歸舟過大悅潛訪屈無倦無極二子
春風門巷薜蘿陰大悅溪邊水石深久別乍驚兒
女長老來偕見弟兄心殘杯猶向花間覆舊夢多
從醒後尋草草相過殊未快歸舟一路託枯吟
客西園贈陳東崖

感陟堂詩集 卷十二 九

回首嬉遊似斷蓬可堪相見各成翁童心懶向紅
塵外壯志銷歸白業中短榻夜禪陪病衲閒堦春
望送孤鴻西園賓從多新識爭羨先生有祖風東崖故文忠公孫
初秋七日集容塵軒分賦
一軒秋色淨無塵幕府烹葵召野人躐等不知紅
禮密過中多感主情真閒題麗句酬仙侶笑指雲
槎憶漢臣翹首客星何處所晚來風雨暗天津
中秋夜與諸子歸舟泊港口翫月分賦
海氣連雲送落暉逆尋漁火宿漁磯四圍夜色凉
衾枕一星寒光浸羽衣與地同舟非偶偶中秋見
月亦稀稀明年此夕重來否多恐還山各掩扉
送楊勉齋北上公車
一回見面一回新不貴相逢是貴人未敢久留三
笑侶也須忙趁百花春夢遊海嶽身先老道合風
雲會有因君去邀官予邀佛局中誰爲辨疎親
病中答人
不知身寄在東城屋角青山愜野情竹榻笑人人

感陟堂詩集 卷十二 十

臥病杖藜扶我且經行花邊鶴雀迎嘉客池上翠
鷗訂鳬盟珍重新詩勞見贈沉痾初起見枝生
甲戌春偕諸子遊鼎湖雨中晚泊
渡頭古樹半棲鴉樹底維舟近淺沙風勢北來潮
帶雨海門南望水如花閒身隨地堪乘興老眼逢
山便當家明發掛帆雲外去鼎湖春色在天涯
同遊有約與騰騰信宿寒江寢復興假寐稍覺孤
雀影苦吟分得釣魚燈春多滯雨愁爲客老厭風
塵愧作僧何事洞天歸不得此心多恐負良朋

三入天湖呈契稱尚

細路入雲通曲曲亂山回首失倚傍有人獨上最高頂長嘯一聲何處僧勝友新知如舊識名山三過儼初登殷勤問訊天湖主掛角羚羊見也仃

答鄭城明府家二兄蒙章

老年兄弟久離居物外衰慵近不如馬齒漸加牙齒落道情偏密世情疎胸中只有難成事袖裏長懷未報書我未參方君滯宦不堪回首賦歸與

答陳惟深

年來蹤跡類飛蓬道與時違莫强同晚市放歌逢野客春城扶病問壺公高談直瀉千山瀑清嘯遙來四座風林下爲君懸一榻松門終日似雙童

初秋夜夢入羅浮得詩一律醒後僅憶登高望遠之句援筆續成

一夕新凉枕簟清秋風送客入朱明登高却[illegible]目欲盡望遠方知雲有情乘興偶來嫌蓦短步虛歸去覺身輕何須更跨楊州崔當挾仙飛萬里行

初秋舟泊小金山宿妙高臺與僧話舊

江上西風一放舟暮雲飛去見靈洲古臺落葉初歸鳥野渡停橈不避鷗白社重來尋舊約青山無恙憶同遊燈前細語人難會頑石何因更點頭

宿雙桂洞

叢桂枝高古洞門遠風吹葉葉歸根祖庭頻到長爲客往事空慚未報恩病骨依燈嫌有影瘦藤卓月了無痕城中莫道囂塵滿一閉閒房是故園

挽萬明經鄰翼

淨名示疾已多時消息傳聞信復疑豈有適來還

適去不堪成喜又成悲二毛始悔參禪晚五岳偏[illegible]遺嫁娶岐路分携多未惜惜哉岐路更多岐

昨日人窺叢傳國今朝客散翟公門羞將雉性求田宅止有螢燈付子孫郢匠豈堪還斲鼻楚些無復更招魂勞生欲別非難別恐淚相辭勿復言

空中野馬路旁塵去住無端自主賓指館便[illegible][illegible]驛客過橋還是隔溪人多生未了三生願萬事惟餘一事真君已蓋棺予亦老相期牢記續前因

市中傳奇僧俗雜觀詩以戲之

曠野歌聲雜管絃市兒燈火鬧爭先[illegible]姬幻作天
魔舞開士慵參猲獠禪老逐少來爭接踵鬧隨忪
去任挨肩道人本是無心者撥盡寒灰夜似年
三疊清商一笑休旁觀容我豁雙眸御風羽衣[illegible]
神足出定高僧過酒樓野老醉歸霜點鬢佳人歌
罷錦纏頭無情獨有長天月不與風光管去留

再過西園贈何亦木

約開茅亭水石邊客來多愛主人賢重尋舊約過
殘臘一別西園動隔年龍竹倚怨寒勢直鳳山繚

繞夕光間別身到處堪乘興回首當時更宛然

南塘泛舟贈何太占

我本釣魚船上客偶隨鷗鷺下南塘長空放鶴不
留影野水侵花長帶香屈子牢騷莊曠達稽生嬾
情阮猖狂相逢大笑各歸去明日抱琴來此堂

西園雨後

新雨添流漲一溪落花和雪踏成泥山如野客携
雲入鳥愛高朋借樹棲霽色偏宜舒眼潤短墻恰
好與肩齊暫來便作居亭計自脫荷衣理藥畦

過李子將賜次昆玉

楥峯南去一溪橫元禮門高簡送迎花底羅襟[illegible]
動息琴邊圖譜萬緣清僧來白社無賓主詩和青
蓮有弟兄回首舊遊如昨日不妨相見盡平生

挽胡廿灘

石羊山中識初平仙去惟憐雀馭輕楚些擬招魂
不返灘聲流恨水無情儀廷待鳳遊三綵杖國指
鳩失五更莫負高秋星月夜歸來重與話三生

李遠霞過宿夜話分賦

野水閒雲共一池池邊借地結茅茨遠風不斷疎
疏竹清聲難藏密密籬門外雀羅無別客堦前雀
立有新知煩君過我連宵話明月當軒照向誰

贈晉杏師隱山

技老空山計未能偏將好事讓良朋閑雲覓路開
啼鳥就樹營居畜俊鷹分得田園憑地主望穴灯
火有鄉僧何堪別後思君處獨立螺峰最上層

送孫長發護其叔氏仁化明府旅櫬還京是
冬長發應選詮部

自從葉縣去瀛洲誰挾雙鳧返故丘鄒水丹山逢
謝客素車樸馬識孫謀雲隨黻翣迴仙馭風送霓
旌指帝州嶺海憑君作霖雨金臺歸去莫淹留

將入丹霞留別同學

名山說着便精神夜束腰包曉問津老去尚能誇
健足從來不信有閒身嶺梅開日匆匆別岳雪消
時處處春我自不留君不去中間得失問何人

舟發汾水時同舟汝得谿大無我而卓諸師
皆入丹霞舟中分賦

同舟載得數家禪江上潮聲促放船老大出山如
出世去留由我不由天一生活計從今日五嶽歸
來定幾年前路莫愁風浪惡順流施槳逆流牽

舟中雨況

江分四會水三叉纔聽灘聲見淺沙滿眼波流思
砥柱一天風雨過蘆巴減將午食添魚米待作新
晴埽雪花勞動同舟遠相示白雲深處是丹霞

過湞陽峽

輕舟衝破一江風路轉湞陽去不窮兩陸漸低雲
影外西峰半落水聲中松高恰好宜幽獨壁立何
曾礙太空識得真山真面目品題泉石入詩筒

曉過英州

寒生襆被雪初晴一路吟詩過古城隔水看山心
有影殊方聞鳥不知名品茶泉向船頭汲選石雲
從袖裏生勝事漸多心漸遠不妨隨地一迂程

謁憨祖肉身

竹路還家識故鄉重來頂相露堂堂天花散滿楞
伽室祖席平分曲彔床白氎不留身後線黃冠休

問舊時裳門前溪水西來意流入空庭味更長

曹溪謁祖

那緣松竹引清風路入曹源識祖翁衣鉢有山皆
拱北袈裟無水不流東鏡臺影露雲千疊碓觜花
開桂一叢莫與溪聲鬬長舌知音人在月華中

呈澤萌和尚

片雲閒逐斷篷飛路轉寒山入翠微十八破家人
已老一聲長嘯客方歸別峰相見誰招手絕頂頻
登獨振衣萬境總閒留不住住來惟愛蕨芽肥

偶冰原不爲登臨借得閒房慰夙心雲水隨緣
去住烟霞投分有高深林間度歲如增劫夢寞還
家當陸沉珍重海螺吹一曲孤峰翹首待知音
雲深山路失高低足快身輕定不迷占斷雲根行
白髮望窮山色上丹梯空生卻被岩花笑莊叟難
將物論齊長老峰頭相見後鉢囊高挂不須攜
林光亭午正當中定出無心笑懶融片石似雲常
逃近雙松連影失雷同南車直指千峰北西水長
流萬派東從此丹霞無別客不妨識得主人翁

丹霞十二咏

紫霄爽氣

玉壑半壁鍊松筠地接西山爽氣新穠纖不來無
熱客袈裟頻上有閒人來兼草色歸眉睫風遞江
聲過耳輪咫尺夕陽山下路是誰揮汗走紅塵

錦水灘聲

山光歷歷水涓涓十里灘聲遶法船碧石無心成
背觸清溪何事獨潺湲漲添宿雨迷孤嶼響駕長
風下百川却笑滄浪老漁父急流收釣竟忘筌

螺頂浮圖

四楞匝地逼虛空拾級齊雲遍梵宮寶鐸希聲風
在下髻珠無影日當中鳥窠直上窺天險雁塔頻
登識化工夜半金輪峯頂月淸光還與此山同

虹橋環翠

何事天台跨石梁斷虹斜日雨蒼蒼亂峯過雨青
如染踈柳經春翠不黃淺碧有時成薜陣綠沈何
處覓茶鎗名山久住忘衰老惟愛橋頭笋蕨長

竹坡煙雨

舊竹低垂新竹高淡烟踈雨兩蕭騷笋根萬个窺
泉脉林下閒人罷桔槔綠玉倚檐搖翠幌冷雲和
夢濕緇袍何堪更憶瀟湘夜剔盡寒燈聞百勞

松磵濤風

一種孤高不易攀此身只合住深山養成鱗甲爲
龍去化作雲濤待隺還聲入空林人寂寂響歸閒
澗水潺潺叮嚀莫把松風賣留在千巖萬壑間

鏡沼荷花

春雨遲開白藕花看花人早入丹霞磨甎作鏡成

雙溪習坎兼山總一家十丈如船歸玉井半含邪
月印金沙老僧久在山中住待剪荷裳度歲華

丹梯鉄鎖

鑿壁捫蘿上翠微老僧見慣步如飛朝隨林枋排
雲去暮逐巖僧帶月歸自恨丹梯延洛客誰攀鐵
鎖到山扉何當截斷紅塵路獨占孤峰飽蕨薇

乳泉春溜

石乳岩泉長綠苔水簾高捲洞門開溪雲入谷成
山雨雌澗添泉助茗杯抱甕春深機事息挈瓶林

下野人來清泠莫逐桃花去流入塵寰不復回

舵石朝暾

上方明相下方同林影參差辨梵宮海印先生華
藏界天雞啼向舵盤東雲迎霽色先沉壑霞趁朝
暾早出籠莫道日高僧未起陽烏曾不怨衰翁

傑閣晨鐘

嵯峩高閣曉鐘深下界開聲不可尋枕上一醒新
市夢天邊三答海潮音曲高不入時人耳韻苦誰
傳古佛心一片蒲團半輪月枯禪何事獨沉吟一

片鱗秋月

片月分明屬片鱗天邊何處別踈親磨成破鏡爲
圓鏡照見今人失古人指上不甚存幻見空中無
可着纖塵老僧老眼常如此一度逢秋一度新

長老峰

久鄉高峰老古錐名山隨地見威儀天花過眼能
無着霜雪盈頭總不知穩坐枯禪同木石長留古
貌照鬚作海螺吹落千山月正是無情說法時

錦石岩

洞門開處石堂幽咫尺丹霞在上頭山色一家無
向背水聲千派自分流雲生錦石寒侵榻風過霜
林葉滿樓借問主人何處去秋成時節半西疇

送無我師還里兼柬里中諸子

同遊幾日復離居贈別無多意有餘白髮淹留非
所惜紅塵歸去欲何如新詩近欠名山債密約猶
將故里書岐路轉多心轉惑從來兒女會牽裾

寄馬臥仙

寄語東林十八賢尋思舊約過新年青山一入歸

無夢白首重來待有緣僧似行雲開未得官如傳舍久應遷何當岐路逢君處戴笠乘車各爽然

送頓惺師分化龍護園

下山原是住山翁設把行藏說異同別院去開林嶺北孤峰回首海螺東手擎香飯千僧飽夢破紅塵萬境空到日不妨懸一榻明年遲我去瞻風

丹霞除夕與諸子守歲

門心到處不須安借得巖居學懶殘擁破早為蠟蝕詩殘書留作蠹魚餐梅妻夢裏將春信鼠婦燈

邊語夜闌大地一時人盡老獨留孤影在蒲團

丹霞元旦

天外三更來雀神老翁白髮參差新明知昨日有今日同是一人非兩人海印乍生虛室白谷風不動明窗塵與來策杖入雲去極目莽蒼何處春

送汝得師住靜龍爪巖

峰前峰後一家春暫得移居事事新水石平分憑地主雲霞多散與山鄰崙瓢小結寬容膝曲涂開眼穩稱身他日尋師過龍尾半天招手是何人

嬾詩

雪頂蓬鬖一半灰蒲團長日委塵埃二時鐘板催難起千里書筒置不開展齒經春生白蘚杖頭過雨着青苔有人問客家何處答道俱盧洲上來

貝葉長抛不省翻衲袍和帶度寒暄蠹魚飽食成家舍蟻蝕安居長子孫一枕可能消白日八行無復到朱門關實未必關於我來往長空不憚煩

鳥息隱在太無端識性同居總便安窗外猴猿憑竊果簷邊貓犬任爭餐雲連屋底和衣臥月到床

頭隨被看剩有多生餘習在詩書堆裏過嚴寒

不近人情不問天漫槃輪轉且隨緣兩條寒涕何因拭七尺枯形任自然有口只堪長掛壁無心不擬更參禪就閒轉覺多忙事笑殺西來竺土仙

丹霞秋況

獨住孤峰計未成暫時安穩閉柴荊移床就濕晴還雨倚杖看雲陡亦平山意送寒催老景禪心兼懶入詩情從拋筆墨烟霞外何暇緘書寄友生

跳丸躑躅去匆匆借得巖居任歲窮山與太虛分

山色石嫌孤立倩烟籠高柯墜果驚寒露病雀移
巢避朔風久住不知秋已老却緣身在桂花叢

寄山中諸子

山緣漸密世緣疏敢望良朋遠寄書地僻不知今
有雁水清寧復嘆無魚夢回冷榻聞鍾後僧老空
林落葉初一盞孤燈伴禪定豈知人世有乘除

九日與丹霞諸子登海螺峰絕頂同賦用咸
韻

共攜短策與長鑱采得茱萸手自緘山路細通多

寶塔秋風先到七斤衫蟬聲斷續吟紅葉雀語差
池下碧杉歲歲重陽得如此終身不擬別螺巖

秋夜

葉落天空月印江牧牛人自守枯樁蝸涎帶壳粘
墻壁蟲聲隨聲觸紙窗靜坐不知山雨過徐行直
到寺鐘撞置身物外原無物形影何須覓一雙

早起

寂寂空林睡起時竹窗燈火影離離井闌露冷披
衣早多是山高見日遲種藥豈爲衰病計采芝爲

與老僧期朝來策杖入雲去猿雀相逢知我誰

招隱

難將禮數律疏慵自是知音不易逢擬結茅菴居
絕頂別尋山路上孤峰心兼世遠來千里日與天
遊去萬重笑撫長松勸招隱未應回首憶泰封

螺峰晚望

岫雲高去鶴低飛竹杖扶身上翠微帶露摘茶香
滿袖入林收栗棘牵衣經何鳥道生苔蘚昨夜螺
巖老衲微獨立孤峰人不見一聲吹角老僧歸

寫影

擬寫閒身入畫圖明明幻我即與予清霜點鬢三
分白老樹乘藤一半枯雲外獨歸柳女送花邊緩
步竹孫扶山中不減人間樂借問僧繇貌得無

舟發仁陽

身老偏驚物候新買山多恐失佳鄰尋僧記得扶
溪約移棹初逢錦水春極目逝川悲泛梗隔江殘
雪見垂綸相逢相問還相笑笑我無成學隱淪

雪麓梅花西乾山同賦

十里聞香到此間花時留客不知還飄殘六出見五出開遍南山又北山滿地月明春夢短半空雲影道心閒何須皓齒傷遲暮雪楚重來共掩關

仙牛嶺作

為訪仙牛不計程千峰迢遞入崢嶸望窮樹色見山色行遍水聲聞鳥聲猿雀多情留客住烟霞無主有誰爭老人正是休心日屋角閒田瘦亦耕

青龍山作

介取千峰作一園竹邊茅屋半開門雪晴凍雀留

雲影花落開皆見屐痕冷榻夢回三丈日春山惟殺數家村不嫌老犢無筋力相伴畊犁敢憚煩

泥湖山贈石珍師

但得心空境即空此生甘作住山翁種桃臨澗防流水放雀排雲信遠風辟穀有時烹芋米卓錫無地結茅篷孤峰獨宿尋常事百鳥何須識嬾融

登青龍絕頂有懷羅浮

往往憑高憶洞天朱明回首隔蒼烟山連芳嶺天為險水注東南地轉偏雲外拾孤[illegible]

藥笑顧仙道人別有生涯在借地開池自種蓮

山中即事

讀易穩通遯五爻興來觀物出林坳斷槎過雨蒸成菌矮屋依藤合作巢十里水雲無路入半空鐘磬有人敲舊遊回首天壤甚不用馳書報絕交

蒲竹山聖雨贈方照靜主

蒲竹山中昔掩扉苔痕青染薜蘿衣浮雲蔽日人將老宿雨連天客未歸久嬾不堪畊稼苦忘機還笑灌園非從師乞取三條篾結束閒身住翠微

雨中宿香山寺與僧話舊

浪遊忘却路行艱百里歸程十日還白石竹迷雲外嶺丹霞遙失雨中山孤峰暝色留僧話滿院春風解客顏回憶舊遊半城市不知能有幾人閒

送孫禹尚還京

桃花零落滯河陽玉樹聯翩返帝鄉衛玠手儀年獨富蘇門清嘯韻偏長因逢北阮思南阮更藉元方識季方悵別谿橋無可贈片雲孤鶴自相將

送羅山甫入京

江流不接遙津野老長歌送遠人古道論交諸
僅見新詩盈篋客非貧登臨記得曾遊路佳濟偏
宜未老身揮手不須長悵別重來應及嶺頭春

贈萬欲曙

一辭城市動經年世外逢人不偶然叢桂久無招
隱客綠蘿今有住山緣孤峰聳出栽花地寶劍酬
將買石錢我欲似君難得似春來惟少種芝田

宿寒梅寺

大笑下山尋古寺千巖明月且盤桓人聲漸遠瀨

聲近上界全空下界寬石榻無塵留客住前闕有
脚奇人難長江此去無多路應許重來共歲寒

宿水南梁茂才齋中

秋光滿眼菊花同暫息閒身落葉中野寺散鐘寬
枕月江城吹角振衣風世途漸老三分厭山氣微
寒一半容勞動客亭問飄泊片雲西去水流東

謝馬校尉國祚有施

老來空負住山心日暮憑誰溉釜鬵僧行好風生
幕府送將孤雀入雲林交情恰似雲萍合煩力[illegible]

[illegible]紫水[illegible]此伏波墟上月清光長照伯牙琴

贈錦巖主人

雲巖石榻迥無塵野客初來見主賓錦石日高長
至後寒梅花發小陽春住山難到能開地學道偏
宜未老身看取趙州行脚日相期容易百年人

寓錦石巖寄丹霞諸子

太上忘情媿未能下山還憶住山僧為將一句無
生話寄向三巖最上層孤影自憐夜月餘光不
用借鄰燈悲君細問匡廬路取次秋風興可乘

一度移居一度新寒梅花發錦巖春鄰緣久住成
欣厭不敢重來問主賓雲水與君同浪跡虛容嫌
我著纖塵近來學得安身法只對青山不見人
衲僧隨地足生涯粥後蒿湯飯後茶臨老有緣依
錦石連宵無夢到丹霞猢猻掛處僧林夜鴝鵒聲
中見落花最是不堪更回首冷風寒日竹交加
不堪隨衆且隨緣垂手何妨一入廛簇笠出逢車
馬客鉢盂分得俸薪錢攤聲過耳看雲影無
心處處禪白髮數莖非所惜[illegible]

寄寒梅古寺答麥稚圭明經見寄來韻

古寺閒田未盡荒寒梅衝雪透禾光側眠冷榻能無夢鳥啄殘花㫁有香密約久遲蓮社㑹奇書曾借漆園莊何時過我東林下共爇松燈讀譲王

錦石新晴望遠有感

濃陰開處見微陽病骨支離倚石床松老受風濤韻減竹疎承漲雨聲長身隨朔雁同爲客心似南針盡指鄉極目山川如傳舍行雲流水兩茫茫

寄錦石寒梅古寺有懷羅戒軒胡大壺

咸陟堂詩集/卷三　弐

珠林紺宇信無緣石室移居又一年破衲擁床鐘飯後殘書堆閣藥爐邊入山豈有紅塵路駐世應無白髮仙待子不來身漸老寒梅花下獨栖禪

挽李櫢霽先輩

識得斯人玄又玄眞儒駐世是眞仙文章不落空王後性命全歸象帝先繐帳衣冠如昨日鼎湖弓劍憶當年青山一覺希夷夢更擬騎箕覲九天

一入金門便隱淪曲江回首且垂綸滄桑閱盡人間世歲月銷磨物外春丹訣有靈能蛻骨碧天無

際寉翻身浮生日促仍多病擬拾遺茲遂後塵曾借名園受一經頻來猶記舊池亭爲儕不敢通年譜隔世還思見典型風樹幾回悲墜葉攜提頓轉散晨星老成凋謝今如此一曲長歌問渺冥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七言律五

還山答人

拚此餘生住翠微重來多與夙心違出逢親友休相訝轉到家園不當歸霜綴帽簷驚歲莫雪深門巷過人稀萍蹤恰似雲邊雁纔見南飛又北飛

寓雙照菴除夕與笑溪師同賦

三更殘臘五更春當局旁觀總一身半榻平分賓主地孤燈雙照往來人修成白業家全富買得青山道不貧何事天津橋上客水邊燒紙送窮神

元日漫興用前韻

縱然有曆不知春是處堪容嬾惰身儀[illegible]田園豐稔食亂離時節太平人鳩巢舊樹因藏拙鳥下[illegible]臺木脈貧歲序任遷偷任老頭顱添雪倍精神

題種槐堂壁

久别重來永脈頻舊遊無那鬢毛新紫峰當日成生客銀榜留題識貴人移樹近庭存手澤種[illegible]蔭識芳鄰孟家學士如相過應卸莪冠換角巾

初歸東林過谷塵軒分賦

錦水潮生桂席迴春城處處有花開柳營細雨酣詩戰鈴閣清風遞茗杯漸老不堪成久别此身難得去還來主人愛客容疎放莫怪頻頻謁上台

和社中諸子

何堪白髮入紅塵一往蹉跎六十春空谷去尋啡鑿侶東林無復谷歌人故山夢斷霜鐘冷好友書來麗句新未免有情非獨我相思同在錦江濱

寒蛩

聲聲清切似悲秋半入虛堂半上樓人在定中常不寐物從空外復何求百年[illegible]色身先老一夕松燈話未休萬慮此時消歇盡西風吹過白蘋洲

寒塘

方池近接禮經堂風遞寒光上小廊霜樹墜紅低蘸碧岸花搖影靜浮香魚吹細沫冰將合月印澄潭夜正長惆悵伊人何處所蒹葭回首已蒼蒼

殘荷

涉江多與此心違何事蘭橈未放歸搖落可能留
隺夢寂寥寧負釣魚磯浮雲過去深深見傾蓋相
逢處處稀小疊紅箋寄秋雨莫教滴破楚臣衣

贈林山人

每因梅隺憶林逋道骨仙風世不如石室啓將丘
索秘金針傳得越裳車青山到處開生面黃石何
年授異書煉就丹砂成九轉不如陵谷有乘除

壽春州楊明府封君

識得安陽棒檄心趨庭樂事在鳴琴簿書不廢晨

昏節救水寧須暮夜金椿樹八千開壽域甘棠百
里遍清陰朱明野老遙相憶葛令丹砂更可尋

贈劉旗峰明府

多生慧業宰官身神武抽簪若幅巾北面曾為頴
項令西方甘作折腰人俸錢買隺清還白淨食調
猿蹤亦馴拋却簿書翻貝葉心空從此不憂貧

贈陳慊湖

老年經濟盛年心雲水輸君道力深白業去從蓮
幕辦青山歸傍玉鞍吟仲弓有子堪娛老元亮無
絃自賞音暇日尋僧過橋去東湖應不異東林

贈李石亭

寶安晴雪賦開始王謝風流迴不如玉匣鎖將曾
賜劍牙籤收得續藏書龍門容我高歌入獅座留
僧午飯初城市不妨饒野趣片雲孤隺肯相於

贈李徵君

蒸紫峰頭別有春百花開處接芳隣金鐘盡醉登
龍客世味寧消嚼蠟人竹杖看雲容散誕綫毛添
雪更精神願君得似松間隺長伴閒僧作主賓

晚化城院覺闍黎

故山斜日返桑榆雙樹凋零隺影孤物外老成同
夢蝶眼前人境半驪烏化城已入三禪定大夏誰
將一木扶風願未酬心未了重來應記舊天湖

偕伍秋農遊白雲石刹

青山白髮兩相催且伴宗雷訪渡杯微雨乍過溪
路濕疎鐘遙報洞門開暫辭城市人初到久別家
山客又來莫遣溪僧笑岑寂詩囊攜得嶺雲回

雨後觀瀑送羅戒軒伍秋農還里

昨夜聞聲今到來三瞻四顧興悠哉炎天忽下千山雪晴日猶鳴萬壑雷僧老行藏憑竹杖道心濃淡寄茶杯無情最是雲邊瀑流入人間不復回

尋黃帝鑄鼎故處

咫尺卿雲近鼎湖尋思往事入虛無七星光接三台座九轉烟銷八卦爐夢到華胥羞白髮歸從赤水想玄珠頑金躍冶知多少終古無人作範模

挽鄭聽軒

高歌木闕淚先零寄語聽軒還自聽老去二毛隨

我白別來雙眼為誰青風邊燭影看生滅酒後杯盤任醉醒前路茫茫同是客不妨七日識佗亭

漫將呼吸辯存亡一笑清風萬古長野史近添高士傳里兒爭識鄭公鄉心空止有愁腸在身死猶聞俠骨香夙習破除除不盡待君林下更商量

濁河東去日西流若箇輕身占上游百里德星沈巨壑一天明月載虛舟燈前歎逝空芸閣泉下追歡有舊樓今日始知身是貴醉鄉不用覓封侯

獨宿孤峯起夢思東林回首笑攢眉蹉跎前夏失

若曰惆悵先生易簀時有骨猶堪逢伯樂無絃寧禁憶鍾期茂陵遺草休輕棄付與牀頭七歲兒

送慧破師還匡廬同光省覲

同光雪色正齊腰歸去門庭未寂寥竹杖遠尋廬嶽寺茯苓重過虎谿橋生衣出匣寒雲補新筍開爐帶篠燒想到故山多勝事好將生計報東樵

送僧洞然參方

振手紅塵入翠微相逢岐路兩依依心存海嶽難留住家在湖山及早歸霜鍔磨成須什襲衝鋒留

待出重關憑知冀北空羣後應笑駑駘未息機

定岫師住槐園賦贈

久客槐園未有詩別來三徑艸離離賴君青眼重為推容我閒身再到時若李不留當路實新松須長拂雲枝東林此去無多遠白犬馳書待寄誰

丁丑夏客鼎門烏普濟禪院贈劍平師

避跡真宜地軸偏領將生計在林泉弟兄聚會惟今日松竹陰森異昔年老青山添白髮吸乾滄海種紅蓮洛迦此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

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爲將人物報東林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鴂音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秖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身縱步吟

三巴寺

暫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作三巴寺裏人箬葉編成誇皀盖檳榔與乘出比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

望海樓

高踞層樓瞰十洲江山如畫半沉浮島夷計日運青雀海客臨風盟白鷗帆到虎頭皆北向水歸鼇背盡東流帆連去後無消息莫惜頻頻上此樓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猘犬吠花人跡斷機鳥占樹鳥聲哀憑誰爲語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臺

海鏡石

昨夜扁舟宿海環曉尋片石照衰顏[illegible]

中月短棹移來鑑裏山已判身心歸物外不留形影在人間一回相見一回老共惜浮生未易頑

島門秋雨與諸子同賦

九夏安居爲避喧閒身到處是桃源秋聲帶雨搖藤影野水浮堦沒蘚痕茶竈昨除桑柘火蒲團長寄水雲村明朝簑笠還山去何事風霜不閉門

海氣連天日色昏殊方羈客倍銷魂新風墜葉填金井宿雨兼雲暗島門稚子捲簾看石燕佃胡歸艇避江豚依山一望堪惆悵法社垂秋未忍論

贈華嚴院主

白蓮開日往來頻誰識支公定力真長與樹皮爲地主不妨城市有閒人僧來借榻過三夏客至停車動幾旬峽路風波山路險問師何以出囂塵

贈天寧院主

門臨古道塔凌空山色西來水向東鐘鼓不殊雲頂寺輪蹄爭輳梵王宮禪心靜印千江月般若涼生八面風花下留僧飽齋去苾蒭無地避殘紅

劉明府仰山作宰行唐以外艱歸里奉命焚

黄賦此以贈

寒食東風郭外州仙郎歸去罷鳴絃三梁素兒[illegible]
雙闕五色黄麻下九天讀禮更吹藜杖火誦詩[illegible]
廢蓼莪篇官閒亦愛僧閒否應過東林續舊緣

登寫心亭懷馬郡守

郃陽城外曲江邊獨上皐亭思渺然入座奇峰銹
似筆當門周道直如絃琴鐏復古希前哲堂構重
新仰昔賢幾樹棠梨花落盡西風吹冷半池蓮

過碧山精舍贈印千師

碧山深處鎖烟霞近築精臺說法華隙地遍栽黃
閣老清池多種白蓮花憑高望遠疑無地入谷逢
僧便當家靜掃溪邊坐禪石不[illegible][illegible]談到月光斜

佛桑花

籬落秋光靜者知槿花常早菊花遲靈山[illegible]笑
羅影暘谷平分若木枝色相寂寥僧定後繁華消
歇日斜時何堪榮落傷朝暮一笑相逢兩不疑

落葉

秋聲一夜過林西舊綠新黃總未齊共是[illegible]

少住何妨憔悴托卑棲歸除白石遲明月收拾紅
箋付小奚滿地榆錢貧更甚不堪持贈為兒啼

觀劉東溪所藏吳虎泉晩槐棲鴉圖

故人相失在京華手澤猶存茂宰家宿艸从荒遲
挂劍墨槐空見晩歸鴉披圖想像身前影絕筆虛
無夢後花惆悵旅魂招不得舊遊零落各天涯

送徐鐸愚歸五羊兼柬城中諸子 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東昔還問錦江津霜入楓林葉葉新秋艸渡頭歸
病客槐花時節送閒人兒童頗怪詩囊重造物多

嫌古道眞奇語郡城車蓋地不知誰念馬卿貧

谷崆峒主人張頑石招隱詩

勞君招隱寄詩筒欵欵開緘拜好風老我獨逃籬
菊節懷人長在桂花叢望遥雲水心先去夢入烟
霞世亦空問道有期應不遠續成今已在崆峒

霍西牛歸自春州除夕過寓見贈用韻賦答

因寄崆峒主人

一別紅塵便不如出門往往避軒車故山未返春
先入老景無多歲又除鹿性似嫌深草宿[illegible]

恭存偕尉遲君報語崆峒主願借巖西小結廬

病在詩寄社中諸子

謾道仙翁能住世一春長與病相依臥殘白日消
朱頂夢斷紅塵樓花衣反背正宜烟火絶輕身寧
羡稻粱肥憑誰為貯青田價放出凌空一一飛

寄題隱泉新院

相聞結社錦江湄七字長成自建牙欲段遠繩新
息武芭總重起隱泉家蔽推靜倚三珠樹鼓吹遙
聞兩部蛙稍待瘦權筋力健與君吟到日西斜

咏隱泉新院並蒂蓮花 池上為孝如賦

玉井連枝出錦江壺將炎上即仙邦芙蓉並跗呈
霜鍔蝴蝶交飛近綺窗傾蓋聯翻珠𣪍複並香掩
映碧油幢麻姑總角今何在青塚空留花一隻

寄馬臥仙

聞從世外識人豪最喜先生道眼高花巾輸君加
四齒冰霜欺我上三毛虛堂不樹遙留帶破衲生
寒待贈袍願借南薰消伏暑抱琴應許過林皐

病中答丘坡三見寄來韻

詩情病態轉相因賈瘦郊寒且自親老去烟霞成
痼疾閒來風雨伴吟身藥爐多累書辭架蠹展無
聲徑積塵賴有東皐丘處士新篇還許寄山鄰

病中放言

廿年曾記住朱明飽食丹砂道未成暫到此間修
白業更無餘力種黃精烟霞久别休心仕藥石應
難與化爭不見苧蘿谿畔女顰君捧腹更傾城

頻年多難逢寒食悵望家山又一春青草久荒墳
柏地黃梅深媿種松人哀猿啼樹將圓月饑烏啄

花動隔句墓負清明好時節夢中猶憶蕨薇新

老來深悔不耕田日暮方思嗣昔緣餅底並留三
日粟枕邊書破八行箋菱荷露重傾猶惜榆莢風
多落更偏賴有市南弄丸子黃河把住到西乾

三尺胡床七尺軀橫身無計笑區區清談我不如
夷甫嫚罵誰能怨灌夫紫陌追風鳴叱撥華堂乘
燭醉屠蘇茂陵多病曾知否日夕吟呻獨向隅

餘生何幸絶逢迎任是沉痾也稱情近識化人家
㮚國新開别業遠愁城窮來漸覺貧亦火[illegible]

誇老骨輕何事北窗眠不穩枕邊聞賣荔枝聲

木綿花落刺桐乾梅子添黃荔減酸擬彼不知時節過鎖窗猶畏暑風寒滯霖十日如柔屆塵僦經句笑范冉多謝舊遊枉車騎相逢重疊勸加餐

夜行寧免泣途窮自笑逢時術未工詞賦何能消肺渴文章終不愈頭風芭蕉葉底偏多雨蘆葦花邊任轉蓬蟲臂鼠肝吾豈惜知音惟有信天翁

一息浮生一寸陰閒觀物理靜披襟案頭螺羸鳴鈞管壁上蠨蛸掛玉琴逝者如斯良有以道人那

得更無心倒來成就吉安法始信嚬呻即脉吟

漫學招魂續楚些出門須唱太平歌却嫌升屋三呼晚轉覺登堂七發多蓮露未晞春睡足草蟲無那夜吟何浮生穿鑿休相管雲散長空月在波

夙習難忘自不知牀頭遺草有新詩尻神浸假為輪馬肘臂即當見柳枝留骨豈堪逢伯樂葬身何必遡要離崑岡玉石同灰燼不是鉛刀躍冶時

賦得山意衝寒欲放梅

空谷蕭蕭自主賓兩枝躍躍老風塵飄殘六出見五出過盡小春還早春白首半生歸寂寞青山一氣露精神何堪花事從頭說月落參橫未有人

冬夜友人過寓話舊分賦

浮生作客難留客老病思歸未即歸何事故人來雪舫乍驚鄰犬吠柴扉情真味澹空葵藿地僻山寒少蕨薇寂寞閒心隨處寫夜來相對一燈微

荅西粵馮作鵬來韻

壯遊衰病各離居舊約尋思一半虛去國聲名誇脟臠入山滋味類泔魚槐花鬧却三秋半菊蕊怏

於九月初我未心空君未第相思莫訝夢來疎

漁燈

光生浦潋夜潮平江上推蓬遠思盈兩岸波光垂疊見一天星月淺深明分將松火炊菰米移轉銀釭近酒盛翻羨浮家能織絳漫穿鄰壁笑匡衡

和黎廣文過東林作

一別東林動隔年茅堂岑寂斷荒烟壁間剩有瑯玕字物外難忘木石禪吟到天花遥入磬思深春雨細通泉近來風雅凋零甚願與先生結此緣

戀母道傍青眼未逢人滿船明月家將近兩袖清
風客不貧歸去北堂何所獻衣珠擎出是家珍

送黎大年入西寧

結束琴書悵索居瀧江西去欲何如方將京雒三
陳策且向河陽一曳裾九月水邊逢旅鴈六都沙
口見嘉魚臨邛買酒堪留醉莫漫狂歌學接輿

采石磯懷古

維舟采石月華新一曲狂歌吊逐臣仙籍騎鯨如
昨夜醉鄉夢與巳千春技荒未必關儀狄玩世何

須避永璘自古文章憎命達汨羅還有獨醒人

鷺潭漁父

石門斜日柳波烟釣得槎頭縮項鯿小港溪橋沽
酒去大通漁火枕簑眠山腰繫帶朝收網水面生
皴夜纜船美爾浮家識風雨自傷留滯一年年
通津津口釣魚還十里澄潭兩岸山風便送歸楊
柳渡月明留醉荔枝灣滄桑閱盡鬚眉古波浪經
多夢寐閒閒對白鷺搔白髮與君同寄水雲間
沙角潮平地軸寬多君浪跡勝嚴灘鷺潭倒影滿
山郭鷗侶將雛近釣竿烟雨南來雲漠漠群飛泉
注水湯湯畫船盡載沉香去閒與兒孫倚棹看

泛珠江望白雲山

扁舟獨渡珠江水野客登臨耳目寬紺殿鐘聲移
棹聽白雲山色隔城看遐心指點峰千疊生計商
量釣一竿今夜月明何處宿夢魂應繞鄭仙壇
早潮暮潮時往還大浪小浪波濤間一聲嘔啞涉
江棹十里溶濛回首山水寺無人僧定穩仙巖有
路鶴飛閒菖蒲花發便須去居此不難凋玉顏

早春望燕

東風初拂柳花飛舊壘新梁幾夕暉白玉橫釵留
影住烏衣深巷見人稀掌中妙舞何時入塞外風
塵及早歸社日尚遙頻悵望別來紅縷是耶非

贈僧

偶來城市得良朋千佛樓中一箇僧保福不須還
撥艸湯休今已繼傳燈三生舊社高歌人萬似孤
峰信步登從此吾宗有文字倩人書壁笑何能

題亦稼堂贈梁廣生

人稼青苗汝稼書三冬爭似富三餘不隨稷稷縣
費犢寧向纖緗學蠹魚東閣絃壺追洛誦西疇籤
笠笑長沮何須更蠶鄰家壁曾見藜燈照石渠

初晤楊式公

信道詩輕萬戶侯識君猶勝識荆州談鋒似劍雙
龍合心細如絲獨繭抽湖海多情容散誕市朝無
背莫淹留相尋話到忘言處野雀歸飛月滿樓

答楊式公

紅塵紫陌偶相期躡屐登龍快所思山徑有雲歸

路晚市門斜日下樓遲湧勞軒蓋遠相問暫寄茅
堂只在兹他日幽棲還有計千峰平處一峰奇

蔡箕衍孝廉偕諸公過訪分賦

病是權稱懶是眞閉門風葉徵成句湧勞上國看
花客來問空山臥雪人別寉傳將流水操飯牛分
得建溪春殷勤淨埽三生石待與宗雷辨上眞

擬補春夜宴桃李園詩

園林烟景快相親兄弟招歡自主賓銀燭金
夜飲夭桃穠李一家春盛年共惜同

來不待人回首二毛搔斷短不應辜負接䍦中
羣季追歡興不孤芳園嬌鳥喚提壺名花自種遲
同賞家醞新芻不待沽素魄影邊添蠟燭綠茵深
處布樗蒱可能後會頻相覓長願高陽作酒徒

題英鷄黎樹所畫園林圖

尺幅雲林幻也眞無端聞見一番新丹青不是支
那筆花木還同震旦春弱水東流終到海越裳南
去仰通津年來頗有君夷願莫怪披圖數問人

與劉念茲

惺惺喚起主人公萬念消歸一念中月影不隨波
影散鐘聲尋與鼓聲通世知有我山還淺靜到無
人市亦空一路桃花帶流水劉郎何處不相逢

馮作鵬歸自桂林過宿話舊分賦得忩字

何時書劍別西江竹院尋僧興未降得與舊遊重
欵欵快聞新論一樁樁詩兼蟲語吟幽砌夢逐鷄
聲出破窻明發不堪悵離別重來應訝碧油幢

留別亦菴

三年衰病借閒房冷局無端作笑塲遲我別時悲

地主還佗華屋與空王蟋蟀聒耳山猶淺鵓鴣傍
心草不芳多謝門前生耳樹重來應恐是迷陽

移居梅園

明知熟地最難忘借得園林當寶坊長擬紅塵歸
白社暫移園且入方塘鹿門舊識龐居士兎徑重
遊孟八郎荆棘滿園須護筍老來高節看誰長

移居示諸子

蛙聲分部各開堂自大何須不夜郎頑石座邊揮
玉麈古梅花下布繩床閉門已得偷閒計入世真

難買笑方高掛鉢盂待甘贅休心還擬更休糧

挽劉東溪明府　劉卒於獄

六月飛霜天不知貞魂浩氣忽騎箕哀歌自挽陶
彭澤直道難容柳士師入社久虛三笑約懷人空
賦四愁詩東林寂寞吟廬閉無復分題接席時

移居梅園答麗靜菴來韻

入林多恐負初心一別名園遂至今地迴江山由
我借天空雲月不相侵梅花老去偏宜雪菊蕊秋
來漸有金何幸鹿門能愛客肯分喬木托岩禽

浪跡萍蹤兩不知自來自去自尋思天能解語悲
誰問佛本無心是我師何用枯禪同木石有時冷
笑立堦墀吟詩報語陶彭澤日暮籃輿過莫遲

偶因北院依南院新闢梅園近竹園多謝居亭旁
借逕試穿鄰壁別開門雲霞推裏疑無地鷄犬聲
中別有村但使榻邊容鼾睡置身何異古桃源

送黄鳴發宰梓潼

雄才豈合老征塵暫借儒官作遠臣但使文翁能
化俗應知蜀道即通津風雲有命寧辭晚琴隺隨

身不厭貧我去入山君作宦相逢那得下車人

初住大通寄華林法屬

偶尋江介宿荒菴回首城中見[illegible]烟雨有時迷
穗石風波無路阻鷺潭木鷄老去慵司曉白鴈秋
來早向南家在華林歸未得欲酬恩遇媿同叅

寄城中諸友

淹留古寺爽歸期延佇江干寄所思野隺高飛海
不住沙鷗閒立靜偏宜城中明月遥相見海上孤
雲去獨遲有約不來君莫訝此心無異住山時

答伍亦濟來韻

鹿鹿生涯艸艸過亾羊真覺路岐多梅園自笑不歸去蓮社相尋又若何在世可堪成舌淚此身難得免奔波相期共有剡谿興幾日扁舟下白鷗

答袁谷山來韻

久別何堪老景侵月明池館憶追尋梅開已爽中秋約菊綻猶存晚節心雲欲御風閒出岫鳥如臥雪靜依林故人未到書先到洒埽寒齋待苦吟

答崔鼎洲來韻

爲愛潮聲與枕連移居恰好近江天何人垂釣得雙鯉有客維舟烹小鮮遠札忽從魚腹見新詩先訂虎谿緣莘公要識寒山否乞食狂歌處處禪

答梁安道來韻

破院初來僧未閒茅堂添結兩三間雲容借住無賓主鷗本忘機任往還長揖朱門歸矮屋高懸青眼在深山悠悠世路誰知者莫怪逢君便解顏

答洗厚光來韻

十日柴門九不開紅塵飛過又黃埃無心皆往行曾住有約能來及早來留客晚添煨芋火懷人頻上釣魚臺世間不少攢眉者惟許先生去復回

答張耀南來韻

面面蒹葭路不通漁燈移傍佛燈中遲君羊石三城月老我鷲灘一夕風去棹歸帆無遠近淡烟疎雨入雷同往來漸到忘言處憑語真難與似公

題壁

長與漁樵作近鄰萬緣歇盡得閒身田園自足休心地朝市何能恕嬾人且喜林間無雜樹豈知門

外有通津客來莫怪逢迎簡牛放西谿牧未馴

至日

眼邊斜日下高舂又放閒人過一冬笑倚梅花撚白髮嬾吹葭管候黃鐘藥苗帶雪抽新笋雀勢衝寒咴遠峰大地陽回人未覺閉門空老最高松

海雲分衛賦得錫飛常近雀杯渡不驚鷗

隱隱長空振六環金鴨乘興出名山雲中羽客相容與沙際幽禽自往還高步不妨天路直忘機真稱野情閒凌風破浪輸神足物我無心石也頑

送梁太史還史館

昨宵奇夢出江干祖餞殷勤送舊官此事十年曾未見逢君一笑太無端鷃鴳過雪棲偏穩鸑鷟乘風去不難敢望留衣與僧別前途多少范生寒

和社中諸子詠一莖二色紅白蓮花

分形合質羨仙葩濯濯清渠灼灼華螺女半身呈絳袖崔靈兼頂養硃砂兎鳥角立無雙影楚漢中分總一家笑把丹鉛付詞客霽篇吟對赤城霞

小除前五日立春

觀曆始知今歲閏閉門先得隔年春蹉跎大盡無多日取次小除纔半旬野老焚香祠太乙村童布席待庚申誰家賦裏吹暘律東谷寒消斗柄寅

癸未元日李遠霞過宿夜話

熟客乍驚生面目青春徵換白髭鬚新年佛法休相管今夜詩題且共拈風引濤聲來茗椀燈移人影出筠簾明朝孤棹乘潮去有興重來定不嫌

送雙桂天公

一見愚關便不疑受恩深處少人知何妨得座披衣後正好觀山玩水時法社頹綱憑振起祖庭虛席莫歸遲自憐後進身先老欲侍巾瓶未可期

元夕賦得暗塵隨馬去 社題

爲看鰲山跨錦韉飛埃紅霧雜連錢鄰虛冉冉隨銜勒野馬紛紛逐管絃弱質半依韓國樹微軀願執祖生鞭時人要識元規否去住和光却黯然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五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七言律六

答報資賸老人見寄來韻

鬧市窮山兩不宜水邊林下且隨時孤松過午亭陰轉頑石當門捷逕移烏兎盈虧松裏失魚龍潛躍靜中知大鵬飛上閒浮樹應笑鷦鷯老一枝

出世難兼入世宜別山長憶住山時湖因風力聲偏壯月逐舟行影不移往事毎逢前輩說此心惟許大人知他年得侍巾瓶去堂下寧辭爲折枝

境靜人閒性所宜往來進問此何時江山烟雨歸名邈今古晴陰互轉移兎逕拓開遲客至象王行處少人知無情也解通消息荔子先紅向北枝

却緣嬾惰得便宜鑿枘方圓不合時心在蒲團無去住身隨茅屋任遷移名山路近終須到枯木花開未可知天地喻來齊一指何妨容我作駢枝

贈黃壽翁

舊隱曾鄰上栢鄉高山遙仰在仙羊移居近向鵞潭住隔水還同鳥道長千頃汪波今叔度一庭蘭桂昔元方他時得作登龍客又引兒孫上玉堂

送呂廣文典教程鄉

道重東南正此時昌黎千古有遐思地經往哲曾留澤文待斯人更起衰白社只今無客至青雲何處與僧期西巖本是吾家物乘興能來未可知

送霍友山訪呂廣文溈余學士

曾過梅州未入城送君此去不勝情吟隨詩派今推呂俗訪遺賢舊姓程七貴門前憑直入百花洲

畔莫閒行萊衣留在崆同下遙計歸心在鯉庭

荷珠

聚處無常散即休疎星溥露水西頭分明盈手難持贈珍重逢人莫脂枝一月千江眞也幻十風五雨去還留萍踪傾蓋知多少零落泥塗遂不收

秋日南園諸子過訪

野塘荒圃近西偏石角松根輒纜船臨老技閒能幾日暫時安穩當經年客曾有約須乘興我本無心莫問禪一度吟詩一歸去清風留在水雲邊

寄璋田家無介

送人往往問璋田見說爺家已一年吟苦近知詩律細書來惟道主人賢西風白鳥同為客南國黃花老此鄉木葉經秋偏有色思君題破落紅箋

寄答湯權一師

草草新詩寄答湯更憑高足問行藏蕭圃別後穿多少華髮春來白幾長靜者年高休問臘老人身健罷攻方室中獅子能哮吼代與吾師坐道場

答李素公廣文來韻

鄭虔官罷緣尊開未免攢眉入社來日送飛鴻天以外心期野雀水之隈宦情寂寞歌叢桂世味酸辛問大梅早晚抽身好歸去兒孫爭笑昔如台

挽黃攝之

柳坡渡口熟黃梅正好嘗酸去不回月落恰當花落候鐘聲還被鼓聲催身隨白業歸鄉井頭戴黃冠上夜臺淨埽庭前晒經石遲君於此驟龍腮

和張子白楊邑侯遊飛來寺見寄

縣衙冷似數家村方外多情是鳳根點檢道書知福地提攜琴霍到山門花邊雨過收棋局扉上詩成龍酒樽何事定心泉下水跳珠潑玉不勝歡

白頭借住白雲村老樹根烹老菜根斷斷松虬開小逕移來石虎守空門名山往往逃雙屐浮海區區負一樽多謝新詩勞遠寄開緘如對峽泉飲

耳聞舊社長蒿萊寂寂三堂畫未開猿擲餘桃鳴石磬鳥銜腥食立香臺百年流水心俱遠一片閒雲去不來古調更張難草草小絃剛被大絃催

那忍世路有平陂白石蒼苔似布碁天籟響來人

籟寂五言翁和七言詩奇峰隔水呈三面斜日銜山露半規我已同遊君信否默存惟有化人知

遠近遊蹤分不分峽江水接粵江濆林間獨雀能無夢天上雙鳧自有羣古寺飛來空想像雨花散去任繽紛緘書報語神明宰持贈惟須嶺上雲

答張子白來韻

東林爭敢似南皮一月煩君兩寄詩水淺田園生計拙塵封筆硯報書遲委心窮達能無事極目雲山有所思九夏安居纔及半商量移棹待尋誰

積雨經旬悵滯霪鼓鐘林下自欽欽頻來好友懷
中札識得斯人物外心夢到峽山無遠近居鄰城
市失高深問君笑我爲詩癖老病年來廢苦吟
十家爲甲五爲鄰是處應難住嬾人行拄短笻扶
病骨去尋枯樹息吟身片雲無意成舒卷尺蠖寧
知有屈伸留約名山倍饑渴黃梅時節便生津
別業初開許桂罩秋生喬樾試新寒過橋三笑懸
非遠吹笛一聲如是桓久靜不妨行當住安居白
謂易偏難相期世外爲知已青白憑君換眼看

滿地淸風滿縣花城南城北盡桑麻經年不下陳
蕃榻是處偏宜綺季家風雨懷人吟蟋蟀烟霞邅
我渡艑艖何時得便尋君去開却奚囊講法華
山遶松門水遶溪石房深洞老猿棲尋思古寺多
年別回首孤峯萬象低香印半銷無宿火苔錢全
沒有留題主人記得靈山否世路多岐定不迷
西流暴漲阡陌淹沒破寺宛在水中邑署府
姚齊州挐舟過訪快談日夕乃別即事賦
贈

寺停舟當下車問津剛遇老長沮拋將吏事談
㝡雅借得僧房視簿書四座風生能偃草一朝水
到便成渠相尋相送還相笑笑我臨淵不羨魚
和張子白過寺韻
頻頻顧見見何如兀兀安居悵索居夢裏山川懷
裏事眼中人物袖中書過橋有約遲彭澤獻賦無
心擬子虛从住漸知城市近相逢乞地結茅廬
塵中難得此身安高處偏宜著眼寬舊識漁樵憐
宿諾新知猿鶴快追歡三江過雨奔如馬雙峽連

雲立似桓此地相期好乘興爲君先製遠遊冠
重陽前五日山行
節序相將逸興豪烏藤白足笑吾曹行行聽瀑秋
心冷得得登峰雲影高折取山花聊當菊書成霜
葉即題糕旁人莫訝茲遊早五日重來不憚勞
舟中和張子白
名山有約晚思歸動處何曾與靜違暫宿僧棲甜
夢偶隨星使別漁磯錦帆掛月潮初上紅樹[illegible]
風葉半飛李郭同舟吾豈敢不妨雲水有光輝

波光人影兩搖搖竹纜牽雲過斷橋海氣溟濛雙塔迴岈容點綴數花嬌襟期共洗臨清駛限界全空在沉寥枕畔南華經一卷起看秋水到逍遙

舟居不信有閒忪細雨輕風過小塘但見千江印明月不須四大作禪床片雲西去疑無路一雁南來覺有霜莫笑轉蓬歸未得請看寥廓已高翔

隨人俯仰與天遊疏放寧知禮數稠夢到市朝偕媿悔出逢泉石足淹留不知何處空諸有所謂伊人在十洲寄語登瀛老詞客隔船吟咏也同舟

遊松皐書院寄張子白

興盡方歸興尚豪一回憑眺一蕭騷林風並入松濤亂雲日相摩峽勢高百里同文思大雅孤峰獨立笑方袍欲知雨露無私處滿地黃花閒白蒿

留别張子白

飄飄天地一沙鷗偶逐仙鳧到十洲客夢不離烟雨寺歸心分付峽江流丹霞日暮知難到中宿雲深未易遊一曲長歌留别去相期應在虎谿頭

留别李東園

雲山之麓珠江隈蹤跡行腳歸乎來過橋一笑興不淺中途未到心先回大田多稼食輪轉東籬采菊天花開人生得此亦已足旁觀當局者誰哉

送十影師還丹霞

名山有約昔淹留岐路沉吟憶舊遊竹裏聞雞還見日花邊鳴鴂早知秋風塵老我同漂梗雲水何人更倚樓從此居亭應有主不愁無地牧頑牛

自笑

紅塵白髮兩銷磨撫景悲哀笑復歌學道因循焚硯晚著書慙愧罄文多菜傭日減長門價風俗時揚業海波舊隱欲歸歸未得餘生無計補蹉跎

雪夜過嚴灘謁嚴子陵先生祠

興來借得剡溪棹懷古長歌過富春一夕星辰加腹客半天風雪羨魚人釣臺自覺雲臺小灘水寧知白水真不用羊裘換簑笠狂奴遊戲偶垂綸

初春訪楊式公寓館

嬌鳥啼花客裏春詩情物色逐年新寒江記得同舟約汾水初尋下榻人琴瑟多情聊寄跡炎凝無

事不離身明朝我欲尋山去翻笑行雲去住頻

宿富春山與霍西牛話別

松燈照夢夢歸遲兀兀行藏說向誰到眼碧峰看不厭滿頭白髮欲何之别山知有還山約在世難忘出世期待我罷參君罷講重來此地結茅茨

陽春道中寄霍西牛

熟道輕車何處僧風吹雀髮亂鬅鬙探奇選勝心先往帶水沾泥媿未能身世飄零歸社燕情懷泮渙涉春氷不肖巖畔遙相憶借問同參記得僧

挽梁藥亭太史

罷館還家發有綠文星昨夜忽騎箕門前客散空啼鳥池上僧歸獨咏詩未免分香憐少婦定將遺艸屬諸兒嶺南作者凋零盡惆悵何人爲起衰

寄鄭珠江太史

記得當年太史公橋頭一笑去匆匆置身九棘三槐上留語千巖萬壑中别後冷將煨芋火開來忘却賣松風金經搨就遙相贈道眼憑君辨異同

李廣文斗山謁選北行舟過大通賦詩留别并出丹霞題咏見示用韻贈行

高挂蒲颿出大通抱琴埽石就松風擷將六月薰風去散入三春雨露中望氣君應追柱下採時人盡識姚崇何堪一笑谿橋别每見蓮花便憶公

曾留麗句在丹霞詞客登臨美作家一去籃輿誰繼軌重來粉壁見籠紗程門剩有齊腰雪潘縣添栽滿眼花雪後花前相憶否春風何處不桑麻

寒食日過朝雲墓

六橋桃柳近清明孤首荒丘謗愴情南越一家無

異土西湖兩地却同名神隨雲雨皆如夢悟入蓮花豈有生任是思歸行不得子規聲裏鷓鴣聲

别諸友住靜

百年泡跡似浮漚不與人天管去留六夢懶從醒後說三心先向死前休虛名於我成鷄肋退步逢人問蒐裘莫訝相過不相見住來生厭便移舟

毛齋蕃家岣山屈科過宿和予留别詩見志仍用前韻送行

擬向滄江泛一漚主人將去爲賓留夢回竹榻心

先冷話盡松燈興未休古調稀聞遺白雪秋風吹
冷弊貂裘晚來共作彌橋別明月在天人在舟
馮作鵬庭科出詩見志用韻慰之
湧學恢諧笑陸沈青山不負故人心曾無伯樂誰
增價或有鍾期可鑄金雪曲難尋巴里和霜痕肯
放鬢華侵三年此會重來否一度相逢一度深
送遠輝律師住持明月寺
異地同參即近鄰湧因離合別疏親名山今有佐
亭主大地誰為講律人忽夏忽秋秋已暮適來適

去去何類長空明月遙相見待與吾師轉法輪
霍子西牛卒於富春輓詩三章
講席依山主也賓虛堂弔影幻耶真身隨旅櫬歸
南海夢入華胥別富春伏枕題詩遺密友蓊棺勤
事有門人何由識得先生面雲散長空月一輪
招隱誅茅願已違不堪回首問漁磯春山有客相
隨入秋水無人獨自歸頭上高天空黯黯眼中良
友漸稀稀前期留在三生石半記東樵老衲衣
入座夫人猩首斑招魂前後有桐棺棋當冷局心

先死車轉雷聲眼倦看華表仙歌千載恨絳帷蟲
語五更寒何人肯念西華窖擬續劉標著論難同學
舊遊奉吉葬母發引同日
送郭論部公車是科舅甥同薦
登仙郭泰擬登瀛次第看花到雒城名下盡人知
國士榜中似舅有賢甥三千水擊憑風力一半春
光入世情獨釣寒江吾老矣滄浪清又見河清
贈李綠山
邦緣不在洛陽花遂有人栽谷口瓜鋤未處襲先

髡頭下合鐺閒爲微瑕鏡邊白髮垂垂老杖底青
山處處家回憶東林舊賓主重來應得飯胡麻
送宗人北上代
連錢嘶玉飾金羈一路看山入紫微好夢早生江
令筆壯遊初別老萊衣千章夏木黃鸝語萬里晴
雲赤鳳飛倦羽自傷留滯久雁行先傍帝城歸
長至日寄祝張子白明府
小春風物似春陽遙挹南薰送凜霜冽水涵天清
且遠峽日迎日靜偏長萬年松抱千年珀百畝田

栽五畝柔野老望君非一度昨宵痴夢到琴堂

豫章熊聖宜見訪失迓詩以報之

文章經濟久知名聲氣潛通自鐵城三入嶺南難
得見一來林下失相迎湯厯詩句將魚寄遙想丰
儀似雀清道合神交君信否晚來高枕識韓荊

寄祝竹明經翹楚

心公及弟老維摩家住林泉樂若何一水東西脊
木在三堂榮主老僧多萱花笑日懸弧矢玉樹臨
風響珮珂我在臨江遙望見五雲深處鳳巢阿

玉堂虛席待菁英身健心閒孰與京名教地中行
樂地誦經聲裏讀書聲多生白業修來熟駐世黃
芽煉欲成五十服官人未老殷勤勿秣勒登瀛

次李元公過贈韻兼寄令兄東園

白菜黃花帶雪挑齋廚烟火冷蕭蕭一聲憨犬吠
當戶十載故人來過橋出袖詩篇難和鄧涉江舟
楫湯乘潮入城爲報東園道風雅于今不寂寥

丙戌元日湯興時年七十起用杜句

人生七十古來稀兩角羸牛好放歸借地斷除

馬客留雲尤守釣魚磯楸枰熟局成冰冷收拾處
心入細微却恐風光易流轉鍊將籠在未教飛
人生七十古來稀糞勝多年未覺肥草帶經何三
易孔柴形延日數添衣久無侍子幾萊菔近有鄰
翁送蕨薇谷事漸多人事少商量焚硯學忘機
人生七十古來稀拋擲流光與願違短晝未能忘
留枕長年不覺有柴扉城中好友將開嚊江上扁
舟載夢歸君自不來予不往東風隨地見芳菲
人生七十古來稀緊繫匏瓜決是非雨後開花懸

我老井頭遺李待誰饑覓裳嬾就三臺對玉匣重
緘太古徽倚杖柴門看雲物一聲啼鳥又斜暉

舟泊東湖寄新長老

湖畔維舟觀法筵可堪行脚過衰年退心鈍置水
明路僧次叨陪白髮禪高柳低花啼鳥外蹤星殘
月報鐘邊晨參晚課長如此回首家風却宛然

浴日亭觀日出和坡公韻

長嘯凌風直到天白鷗驚起出黃灣竹看鳴谷
更月半失羅浮半枕山夸父何妨誇健足

計返頹顏明朝直上飛雲去未必清光別此間

寄奚可登

故鄉天際欲歸難葭尾風濤駐足看跡寄萍蓮成
土偶心馳雲樹阻門闌塵緣鬢鬢霜華染日晒花
塼淚未乾莫怪同舟不相待轉欣流落得衣冠

寄郭琉圖

荔枝龍眼又花開果熟尋僧得幾回千里主賓今
李郭三城人物舊宗雷雲山北望廬醐唱瀧水東
流想溯洄此地曾遊許乘興石門斜日有人來

贈鄭僧鹿

見說東南古丈夫高蹤終古似林逋五雲望重稱
人瑞七步詩成詠鷓鴣揮塵風生賓客滿賞花醉
後了孫扶腐松散木同花甲遙寄詩篇笑濫竽

寄雲菴和尚

海幢門外釣魚翁袖手旁觀日出東祇有舂頭同
木石从無方便寄詩筒太陽早已知技了信裏何
曾識嬾融珍重同參老禪客共來廊下問幡風

送李善藏省覲揭陽因東共尊人李遠岑居

文

扁舟東去枉相尋珍重趨庭報好音千里暮山遊
子意一谿流水故人心乘車自古多岐路攜手何
年共入林池上蓮花開得好思君難免費長吟

大隱菴則已師過訪話舊

相逢莫笑老寒酸新樣鬚眉舊膽肝大地風光閒
裏過前乾山色夢中看藏舟無計尋幽壑選石何
年競淺灘輸與老兄居大隱萬緣攝入一毫端

貧居憂歲寄呈姚張二明府

三歲爲農一半荒年因豐歉計行藏老人漸覺生
涯短童稚多嫌日晷長蟻徙高原因破塊鳳拋貧
屋笑空倉懸知仙令金能點飛札頻頒價欲方

番禺東官臨高長寧四明府見過餉事

从拋繼檢事漁竿病骨誰憐磬折難按定右方隋
痼疾高擡時價貴心肝門維官舫驚鷗夢詩括奚
囊駐馬鞍就索殘書消永日清風吹起蒜魚乾

梁依紹歸自秦中見過賦贈

白髮山翁老守株羨君親到古皇都此心

流水前路艱難亦坦途下馬吟詩登華頂尋僧柱
道入匡廬世間不少風塵色得似高人洒脫無

冬夜馮作鵰周釆軒家無放過宿大通送作

鵰西行

霜風拂拂拂征衣話盡寒燈與不違籬菊留將梅
蓝賞嘯吟行與鵰俱飛僧房暫住賓猶主客路頻
經去亦歸密約高懸存莫負衆芳消歇嵗芽肥

長至日聽憑公朗了樹於松巢客中賦此

鯨海澄波湧日輪松巢欣見一陽新與來飛札招

狂簡格外開軒接隱淪氣洽葭灰遙應律地偏黍
谷亦生春不嫌短景催遲暮堂下應容膝背人

張子白休官却寄

曾聞滯宦憶鱸蓴又見烟波返釣綸古道難容强
項令今朝纔免折腰人逢山記得還山路挍老開
將未老身抖擻炙囊珠玉滿清風兩袖豈全貧
吏情如水跡如漚拋却仙鳧狎野鷗金馬門高難
寄傲赤松家近好同遊留衣笑與山僧別築室容
將野老謀種得桃花成須果春風狠藉衛諾啟

峽山兀兀水深深識得斯人去住心羅雀門如僧
舍冷歸猿洞接野棠陰直躬累俗憐同病攜手何
年共入林我解行纏君解印虎溪明月待相尋

寄鄭珠江太史

珠江消息近何如明月清風各索居記得橋頭三
笑約頻開懷裏八行書諍臣不負陽司諫直道還
推衛史魚天上鳳池容棲注好分涓滴及紅蕖

池中假山

不數昆明漢武功承盤托出蕊珠宮蕉聲澈底添

新溜草色連天接遠空錦石雨花深淺見遊山水
墨有無中何人折葦浮杯去穩坐漁磯下釣筒

春日有懷胡憑公子樹

隔江畫舫重來約深夜松燈共話人肝膽多逢僧
說盡詩篇遙憶鳥鳴新清風攜入羊腸嶺細草行
看馬首春早晚計程知不遠開軒移榻淨流塵

舟赴中宿與張子白話別

一年一度一盤桓不覺相逢已挂冠三復冽泉思
冽水溯洄清峽送清官世途作宦同雞肋春色詎

人上馬鞍剩有琴書與麟鳳莫云廉吏子孫難

重遊飛來寺有懷張子白

名山久別幾經春粉壁留詩墨尚新中宿偶來成信宿問津多恐是迷津孤峰翹首雲千疊兩地歸心月一輪湧與同遊較同異普天何處不開身

重過象林贈覺天大師

捨舟登陸信扶藜舊路重尋定不迷雲頂草荒愁窄步象林花發足幽棲金毛穩睡恬風馬介距藏鋒養木鷄識得主人機用大育教吾道有町畦

過靈洲寺訪敏公不遇

十年曾過靈洲寺乘興重來定不嫌白板朱樓新結構青山綠水舊莊嚴慮將柏子酬佳話止有松梢接短檐惆悵主人難得見歸舟凉月白纖纖

送王昀山裕公入覲

曾參羽衛領貔貅重珥金貂覲冕旒禹甸山河看帶礪漢臺人物羨箕裘擁書南面千秋業倚劍長天萬里侯將相有才仙有骨未須還問赤松遊

秋江風便錦帆開悵別何堪鼓吹催翹首五雲天際遠行看入座日邊回臨軒問俗將詩獻上苑穠花奉詔栽應笑林間老梼櫪重門深鎖長莓苔

園林結構幾經春一度花開一度新領取風雲歸帝室許分松石與山人宦情多半依封樹秋思無端在驛尊節錄重來知有約暫留烟雨候車塵

姚　明府復任番禺寄贈

金鷄昨夜出宸京天眷分明軫遠情回轉雲霓作時雨截看禾黍慶西成棋須覆局方傳譜琴待更張始有聲老翟林間甜好夢隨風飛入尉陀城

直道重伸柳士師此心惟有一人知長歌未許歸田早三宿何妨出晝遲取次新凉消伏暑相將陽半歲身閒快窺與九重專命爲賢能翟門昨日堆律長南枝間觀物理堪隨喜叢桂含芳欲待誰羅雀葉變今朝又飲氷俸外無錢還買雀袖中有石許遺僧習池處處應留醉記得橋頭笑語曾

贈吳建侯防禦

仙風道骨霍儀形暫別紅塵眼便青渡海尋僧過竹院還家教子讀金經問將僊里怡怡笑說到蓬

穩款款聽一食不忘生種在知君早已斷葷腥

題許蒼嵐明府行樂圖

琴罷還須一局棋手高何用辨雄雌操絃寂莫文心細闔筆沈吟詩思奇萬古瑤華惟自賞一聲鐵笛倩誰吹從旁添個支公影玄度重來未可知

答家明府葆羽見寄

雲中雙鯉任先施祇莫明珠快自持夢逐神交懷刺往嬾成詶辭報書遊溪山雲月何曾別叢桂秋風有所思池上蓮花開又落好移幽興入東籬

新築落成口占遣興

林間高枕已多年意外茅茨換瓦椽依舊雲山還覿面從前烟雨不歸天看來形影原非我認取虛空未是禪細語謹防風領去隔江吹入市城邊

蒲澗寺 限韻

趁曉疎鐘向晚梆塵心多向此中降蒲生九節原無種水咽千峰別有腔頑石點頭同草木臨流濯足與濤瀧老僧不到山中久夜夜空留月一窗

濂泉 限韻

水晶簾捲蕊珠圓造物誰知用意專不礙虛空山借色相依形影樹籠烟猿窺斷礀疑無地鶴立澄潭別有天舊隱不堪成契濶隔江回首惜衰年

得勝山 限韻

趙佗勳業憶顒卬得勝銘功見耿光山色也知休戰代海波從此靜汪洋開楮烟策徐行穩獨立孤峙引興長一自車書歸正統蒲團到處是吾鄉

芭蕉 限韻

雨聲昨夜注甆鐺滴破芭蕉綠一團舊葉細收將

作字新芽徐展正遮軒藏經幸勉祖龍厄說夢還聞訟鹿言一任皮膚都剝盡不妨留得寸心存

扶桑花 限韻

日出枝頭晞畫眉日高亭午轉丹葵東窗剩有扶桑在南陸多憑若木推色比蕣英紛苒苒花兼榴火總纍纍靜中悟得循還理獨抱陽爻不用揮

連山明府李禮山過寺見贈賦答

曾從喬檄挹清風千里山川夢亦通不謂過橋無靖節懸知化俗有文翁隔江烟雨堪留客滿逕籬

花下贈公中宿別來詩作者爲君一笑倒詩筒

送羽林領軍陞見三首

逬牙吹角下樓船直駕長風溯百川出匣雙龍光照水連艫門馬並朝天岸容帶菊呈金印山意將梅引玉鞭林下妍人頻抵目看君姓字上麥烟

多少此去氣何豪馬上看花拂錦袍旌旆兼程天路近風雲變幻波濤高相將竹帛分龍節懷抱經綸諳豹韜大笑山中老鉛槧腰間不識呂虔刀

出身便作羽林兒換取朝衣拜鳳墀肮髒穎囊錐在

此日拔茅連茹正當時雪晴古驛高歌入宿發新硎望氣知想到甬衙多勝事御河冰泮問歸期

贈何丈人　何善梨墨

曾向汾汀識老人朱顏白髮映烏巾三林棲了千年實一點松香萬古春太極倫儀綜祖武公言鑿守足家珍問年正是河清日好向慈泉下釣綸

送易州牧趙山公之官　公原籍博白來黃州爲兒制府乃行

美人爲政美人鄉手抱瑤琴到五羊一路清風歸易水萬方霖雨出天潢箕裘奕世閥慶閥節鉞尊

蕭並雁行王謝風流真不忝隔橋吟咏笑相將

蘇廣文瀛洲偕張北山過大通見贈賦答

林下何人共入林宗雷乘興許相尋當機慧業蘇張辨出袖清風李杜吟花時恰好花邊坐世誼難忘世外心借得青瑣覆羌被泮池珠水一般深　舍弟設敘蘇畧

蘇瀛洲廣文過寺話舊

閒雲野鶴一身輕何似爲儒早得名肯作模楷先十郡手栽桃李遍三城半生涼到懇親友兩世交

遊憶盛平咫尺清風橋下水依稀猶記踏歌聲

熊國博遊菴入粵謁范中丞宿大通見贈賦答

却因北阮知南阮側聽嚶鳴比鳳鳴說項風推熊國博識韓今見鄭康成中丞世誼山兼重御史家風水共清一宿茅堂飯麤糲問君曾否想逢迎

元旦有懷姚明府時署地海上

竹裏開門聽早雞露華濃裛野棠低美人人爲政容樗散澤畔行吟信杖藜彩鷁去時寒[illegible]風謠日[illegible]宿

廣大雲迷分明記得重來約淨增蓬蒿候馬跡
海潤波澄曙色新肺肴付庭守庚申懸知激濁揚
清者不是浮家泛宅人後浪乘風增壯志普天率
土盡陽春憑君手策羲和馭東解氷消下釣綸
翹首郎星媚遠天琴書同上米家船挂帆夜渡橫
江雪擊楫晴分海市烟村舍椒盤供獻歲田家鷄
骨報豐年詩情判處堪乘興爲寄陽春及野禪
日射形雲接舳艫掛提初轉萌萑荷定隨飛鳥朝
雙闕岱教楫舟泛五湖兩岸新斧傍布穀隔江春

鳥喚提壺幾年官舍清如水似此元朝不可無

答梁南樵過寺見贈韻二首

一帆春雨一筒州門外何人泊畫船得句吟來權
喜地隨風飛上淨居天顛張狂李非關酒瘦賈寒
郊總是禪江北江南無可問待君携手問南泉

春入空林澹也濃野花開遍一重重夢回老衲踈
寒磬坐从驅鳥鳴午鐘客至罷琴懸向壁籬跡移
竹補將松因君過我開清論明月入懷雲滿衲

呈賀青南鹺使

來棹到處識簪裾童稚爭迎賈父車裕國折衷鹽
鐵論匡時原委治安書吟僧節底由衡馬釣叟竿
頭許辨魚聞道欲來興法社清池栽藕待藍輿
東南潤弊仰屏翰野老聞風快識韓五馬剖符辭
海甸雙魚飛札到江干雷州細葛黃如蜜瓊琯奇
香臭比蘭三復拜嘉還踧踖負暄林下報書難
隔水瞻雲刺未通旁人往往笑痴聾心隨飛絮還
沾絮與逐南風又北風借得奇文須卒業留將經
論契參同春畦艸色青如許珍重芻蕘待玉驄

次高裕公邑佐韻

野老經年不到城夜來漸覺夢魂清非關貧病逢
迎懶却恐踈狂禮數生濠上自知魚有樂雲邊誰
識鶴無情吟君好句如相見唯欠春風半日程

過海城堂作

依稀記得花時約雨後開門見落花咫尺斷雲迷
浦漵相將孤棹入烟霞海城舊業還三逕池館春
風自一家借得閒房掛瓢笠老僧從此有生涯

謁芻廬阿闍黎影堂

老樹逢春不當春虛堂留影是何人金刀枉作鉛刀用千擔難消一擔真雲頂道場栞守府風中燈燭火傳薪眼前所見皆如此珍重重來轉法輪

挽黃汪千

曾從湖海識元龍別後交情見澹濃茗椀旗槍猶轉戰酒泉茅土已移封風流有恨遺羌笛故舊頻驚嘆里春有約看花人不見重來多恐失懽悰

贈伍居之入學

親見郎君總角垂斑衣釋褐正當時却憐之子成名早莫怪而翁入社遲鶴老卑棲無影樹鳳飛上最高枝贈君不盡奚囊興待送公車更有詩

挽鄧魏公

搖落徒增楚客悲西風吹折鄧林枝如何上國觀光日正是先生易簀時入社从虛三歲約探僊留得九秋詩池花開後籬花發惆悵溪頭更待誰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六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四五六七言絶句

題四供十六頌

壁立石

挺然直峙中立不倚曄曄紫芝靈根崛起

通方石

溫而不緇磨而不磷虛中方外貞比幽人

蒼碧石

絶如寶山色類優曇玉蘊于璞青出於藍

玲瓏石

八面玲瓏四楞着地何須點頭心空及第

水仙花

山凡難弟梅亦難兄眼根清淨水石移情

茶蘪花

荊棘叢中幽芳荷旋甘露門開間蘂隨喜

蘡薁花

播種中秋看花上巳綠葉丹葩孤標獨異

虞姬花

種出秣陵名傳垓下青眼相看素心自寫

佛手柑

示兆羅錦耀光明夲重金色脩佛果斯圓

菱角

萍波淩波囊錐脫穎淨盡鋒芒只見體性

石榴

明珠在腹開口示人和盤托出自己家珍

波羅

是岸非岸即物離物因地果生爲波羅蜜

紫白茄

紫豈奪朱白可受采並蒂連花僊椎相會

苦瓜

生不厭苦熟不妨甜生熟並用取不傷廉

白菜

老根嫩莖黃花綠葉香積有餘虀釘總攝

茼蒿

差比菊英寧同蕭艾味薦盤中香生物外

叢子志三多憂爲病書來問藥答此

蜉蝣命短蟪雀日長修夭一轍古今同忪
時時相見雲水無鄉守爾沉寂任世雌黃
彼岸有涯我心無極寂寂幽居萬念俱息

五絶

觀瀑

山色自晴陰泉聲集風雨但見隔溪人不聞隔溪語

白雲寺謁慈祖遺像

从鬱慈獅子今來見影堂白雲何處去閒却半間房

華亭渡

古渡三更月蘆花兩岸秋生平羨魚意分付水東流

石鼓

涿鹿阻欃槍共工觸天柱西方生聖人日落如懸鼓

石鼓石馬聲出英德謠云石鼓鳴起甲兵石馬嘶事蹟徵之輒驗云

石馬

隔江石馬嘶居人事鼓鞞華山休汗血秋草沒霜蹄

韶石

江上一片石曾聞奏五絃留得南薰在時時送客船

與同舟諸師沿流選石口占

選佛須有緣選官須有錢選石兩不取吾心貴自然

題畫

孤茅倚修竹霜色下庭柯寂寂無人處秋山爽意多

秋光明水閣霜氣入楓林石出沙爲岸西峯又夕陰

獨坐倚山閣山深樹影重客心何所寄雲外兩三峯

莫道山左遠山右却有鄰溪邊過橋客江上釣魚人

山色靜當軒松陰高覆屋寂寂與誰論泉聲寫幽獨

賞菊

終歲頗勤動稟秋花正開黃金非所羨白首乃憐才

掃地風塵色孤芳只自持無人知此意使我憶攢眉

喜雨

入林疑入城八月如盛夏曉來聞雨聲無起看花架

六律

夢入深山題詩六句醒而足之

自笑半生坐井今日始離人境雖非員嶠方壺也是孤峰絕頂人偷名去不追天送閒來便領分明一段奇緣却被鐘聲喚醒

七絕

題衣石師面壁石

隻履已歸葱嶺去秪留片石見天眞憑他坐到無窮際不把眉毛度與人

當人覿面却全非艮背相呈道是誰識得本來眞面目方知衣石不爲衣

不離不琢總天然信手拈來體自全妙相當知無背面何人會得石頭禪

送衣石師下山

華頂蓮花開滿池下山相問欲何之但言非外閒無事只有人間病要醫

分付雲霞護艸堂出門珍重說行藏旁人痛癢休相管好向維摩檢舊方

何物相隨藥一籠杖頭明月與清風老師未得全收拾留半山僧住此中

贈秋霜師

黑頭白足便參方歸臥雲林鬢已霜提起鐵鞵再三問從前行脚爲誰忙

當年五嶽早尋師兀兀行藏秪自知眼底何曾見
山水腰包那得有開時

題海潮寺壁（予鄉異東巖亦名海潮故設及之）

莫道爭名但市城名山亦復有人爭須知海印潮
音外別有孤峰逼太清

題華封洞壁間題咏已滿不容著語也

黃雀留題已有詩山僧閣筆費尋思予今欲借空
王手寫作人間沒字碑

鄧子東山得名畫半幀乃昔時好手繪未成

幅者索予題破口占三絕書以還之

仙人雲裏挽蒼虬一段風流欲貌難却似真山猶
不得止留一半與人看
山有雲霞水有瀾虛空却被畫師瞞何似東山真
面目和盤托出與人看
溪聲山色太無端閣筆濡毫總一般不似老僧門
緊閉了無蹤跡與人看

送侍兒出關

為娘門裏出門難結束風包[illegible]別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汝出當知更有一重關
出門踏破古人窠佛祖當前不奈何步步但須行
實地山窮水盡也由他
吹毛費盡老婆心笑殺巢居古道林佛法我無相
為處憑他到處覓知音

送李方水還臨高學署

三年一別一番新幾度相逢笑有因曾未叅方官
未擺閉門人亦出門人
停車惆悵不勝情斟酌前岐舊路程古道至今成

鑒轍那堪重過辨州城
海南海北總春風處處行吟似粵中想到官衙梅
雨候檳榔紅遍荔枝紅
啼鶯恰恰燕喃喃欲別難為越俎談我縱無言君
也會十年不枉是同叅

挽梁祖壽

韋曲江邊老釣翁自怡堂上主人公當初不合曾
相識直至山窮水又窮
與君結髮欲超塵底事蹉跎各有因君若果行予

早夾清風明月兩間人

身前身後爲誰忙手闢田園日就荒似我爲僧君
不可似君正好哭千場

十載參方久不歸碧山風景想依稀昨宵有夢分
明甚一路緇衣送白衣

海外歸來已四年相過有約若無緣如今未上重
來否雲散長空月在天

贈岑金紀

熱腸冷局老相知同調非君更有誰好似紅爐與
冰雪相逢剛是歲寒時

壯志銷磨春復春雄冠拋却返儒巾誰知絳帳談
經者還是當年借箸人

少年場裏老詩翁郭外行吟草色中踏上塞驢人
盡笑風流還與據鞍同

罇中酒盡更當沽笑指腰間舊髑髏本是虬髯老
狂客冰霜無奈上鬚鬚

絳幘緋衣擁腐儒酒闌看演鐵冠圖壯心一夜消
難得莫怪當筵罵灌夫

古匣重緘澀不開無端夜半作風雷中間隱有龍
蛇泣白髮先生賺我來

靜中日月鬧中過燈下棋聲雜笑歌我局未終先
袖手看君覆局更如何

退步知君已得仙竿頭須信有真禪東林久作居
亭主悵望伊人六十年

蔚園弟五十一題古松圖以贈

虬枝落落實離離筆墨何心作此奇共道歲寒有
孤幹後凋誰識是連枝

送六幻師歸珠崖東山

三月海波如掌平東風吹送一帆輕還家踏著來
時路不用旁人爲指程

茫茫大地總無禪借路歸家得悄然昨夜鐵牛奔
渡海一時還盡艸鞵錢

浩歌歸去有來由萬水千山一鉢收別後相思何
處所月明人在釣魚舟

曾宿東山山上寺至今猶復憶前因送君好好還
山去從此居亭有主人

巽山中白額虎龍池池上赤梢魚相逢
觸意別後枯禪已廢書
海外相隨小犢兒于今長大漸成痴從師歸去煩
收管畔月犁雲好及時
送徒大機還珠崕
當年渡海爲從師學得而翁一半痴從此要歸歸
便得不須還問再來期
寄多巽山元達上人
不見支公已六春別來世事一番新明明止有山

中月長照靈泉舊主人
送增城王廣文歸海南侍養
始以老親求祿養還因親老又歸田儒官出處關
名教忠孝如斯兩得全
有子由來萬事足無官方信一身輕三年薪俸無
餘物却道先生宦已成
宦成歸去復何如重著萊衣賦遂初從此北堂多
勝事不須白髮倚門閭
挽陳德山
世外相知已十年于今見面兩無緣峰廻岳勢潮
歸海水滿盤中月在天
造物茲茲用意深一函寫恨一沉吟山僧本欲全
拈出恐退糙那正信心
昨日堂前客似梭今朝門巷好張羅當時不少知
恩者借問誰人報稱多
一飯齋僧具百珍千金布地不辭貧庭前老樹曾
生耳多少虛消信施人
萬里珠崕水牯牛故山歸去幾經秋主人青眼容

懸望鼻孔撩天不轉頭
向平婚嫁尚綢繆五岳先爲夢裏遊八識田中難
了事知心惟許老湯休
世路風波同苦海人情輕薄似秋雲重來未敢還
相許直待龍華更識君
池上千華開九品堦前萃玉秀三枝懸知崔夢歸
來日正是華堂晝錦時
大隱由來在市城生前不願見干旌留將遺像虛
堂掛却遣禪官識姓名

自抱無絃未易彈鍾期去後賞音難高山一曲誰知者多少旁人側目看

硯沙

留將片石住江心却被波臣用意深多少宦成經過此輕舟安穩載南金

羅隱溪

錢塘江上古先生姓字傳來水亦清湧向此中尋舊隱世間多半是虛名

憇庵

十里遙聞下院鐘到門空見白雲封老僧久住情偏淡惟有春山色最濃

百丈嶺

峻嶺度來平似砥下方回首曲如弓行人記得開山日踏破苔蘚成老翁

九曲徑

莫疑吾道太孤危漸入應知漸坦夷萬仞登峰無等級曲垂方便與君期

先覺巖

覺地何曾有後先鐵山鐵壁任高懸化城有路人難到待我閒身來坐禪

飛水潭

玉立雲飛花滿巖天風吹雨下松杉人間得此都無用留洗青州舊布衫

雲頂

雲外青山山外雲現前賓主倩誰分自從一上孤峯去始信見聞非見聞

菩提路

菩提無路絕躋登獨往獨來何處僧分明踏著空王頂更問南方到未曾

塔院

頑鐵精金共一爐爐空推出古浮圖六窗八戶無門入誰識分身是丈夫

木人居

寂寂虛堂春艸深百花開遍語喃禽木人不是無情者遺像依稀昨日心

指月樓

長與青山作比鄰溪光雲影自相親樓頭片月分
明在誰是當年指月人

旃檀林懷舊 二

林下伊人舊盍簪名山有約事清談旃檀長者今
何在月滿長空水滿潭

新晴晚望崧臺

崧臺舊路昔曾經回首山川入眼溟雨過停舟動
高興白雲飛去數峰青

夜泊端水

江天霽色一披襟斗柄東迴接遠岑湧把遊心戒
僮僕春光不定是晴陰

曉行

隹遊不惜趁清晨野鳥啼花解喚人有約重來春
又半青山無恙待閒身

端州道中

病來兩腳幾蹣跚闖入巖城爲愛山陌上行人無
舊識相逢不用較忙閒

閱江樓懷古

新鶯啼遍舊皇州潮水無情日夜流惆悵美人何
處所不堪重上閱江樓

包孝肅祠 二

孝肅門前車馬聲野棠開後百花生昔人如水今
如市古道誰爲特特行

寶月臺

咫尺湖光遠近山花宮長在水雲間巖城曉闢門
猶閉清磬一聲人自閒

瀝湖

隔水看山興轉遙偏將前路問漁樵瀝湖雨後深
如許珍重扶筇過板橋

水月宮

古殿崔嵬倚洞門門前過客盡乘軒逢僧嬾說山
中話笑指荒苔屐齒痕

熊開府祠

馬革囊屍當令終臣心應與佛心通南人盡識熊
開府不改衣冠護梵宮

七星巖

洞達一路仰窺天深入重崕直到泉何事頻來探
不足璇臺雲物石房烟

圓盧巖

古洞雲深晝不開老僧相見却相猜山門一徑纔
如髪借問遊人何處來

海螺巖

木客嗚嗚吹海螺谷神踏踏來和歌誰人鑿破混
沌竅天籟無心奈若何

石鼓

須彌椎打虛空鼓消息惟教風穴知頑石自來能
解語希聲何必問馮夷

石鐘

高懸片石萬山中一扣一鳴空合空剩有餘音風
過耳泠泠飛出老龍宮

仙掌巖有懷圓老師

此是吾師安隱處故山回首鎖烟霞昔遊記得重
陽日籬菊旋抽兩度花

續西園咏木芙蓉後十五首

自斷榮枯休問天看朱成碧總非然繁華落盡秋
風裏陸地花開又一年

弱葉柔柯覆板橋張江不用買蘭橈秋光過眼成
朝暮幾度新花換宿條

白鳥低飛定露巢頳霞高罥綴霜梢野塘秋色如
春色搖落猶堪作解嘲

艷質由來不易牢藕房零露委寒皋孤標獨立苹
芳外相作幽人讀楚騷

溪上看花能幾何紅顏回首白頭多兒童爭唱蓮

花落招得鄰魂過別柯

一度秋風一度花疎籬隔水有漁家老人獨坐倚
芳樹溪月和烟籠絳紗

葉並秋葵怯早霜花兼朝槿度斜陽與君相去溪
南北紅蓼蒼葭各一方

曉露光團白玉京夕陽紅沁赤霞城蹉跎一日成
今昔惆悵花前落葉聲

榴火當軒暑氣蒸梅花開日又堅冰四時最好京
秋節幾樹幽花伴一僧

携手相期共入林百花叢裏見秋心孤芳靜與清
流合影入澄潭何處尋

木末幽香近小樓微風吹入始知秋橫塘一派烟
如碧惟許閒人盡日留

若木扶疎遶一亭低枝臨水水泠泠花邊茗椀遲
佳客不信人間有醉醒

海燕歸飛雁欲南芙蓉開日正秋三花間恰好斜
通徑林下偏宜小結菴

綠葉丹葩接短檐西風如剪月纖纖溪翁獨住秋

花裏斗帳新凉睡正甜

溪光斜日兩相涵清影和香上客衫我即蓮花花
即我水仙何用笑山凡

五婆城

衰草離離雉堞平牧童空記五婆名當年版築功
何在悔不騎羊入古城

彈子磯

薄暮輕舟過石磯重尋金彈沒苔衣而今大地無
征戰不用陽戈反落暉

欲買丹青寫十洲誰知埜艸即璃樓真山真水無
人畫笑殺當年顧虎頭

識得山中更有山點頭頑石未曾頑修羅鑽入蝸
牛角碧蘚蒼苔處處閒

曹溪八領

肉身

天上花冠色正萎那伽大定已多時靈山何事不
歸去坐久成勞知未知

信衣

楚人拾得楚人弓北秀何如塞上翁解道本來無
一物金襴還與剎竿同

綴鉢

拾將瓦礫作黃金補綴方知用意深一曲無絃人
不會爲君漆過斷紋琴

腰石

微時故劍不妨求出匣猶存舊蒯緱莫與鉛刀同
鈍置當年憑爾覓封侯

鞶鞾

踏著虛空却有聲出門寸地未曾平而今始識曹
溪路隻履全拋自在行

豎勅

梵語華言罣滯新九重珍重下溫綸吾家自了無
文字莫向黃麻認主人

念珠

爲止兒啼轉法輪拈枯黃葉作家珍殷勤爲報南
宗道莫把明珠錯贈人

寶環

從來吾道有循環留與兒孫著眼看覿面相呈衣
線事當中圓月照心寒

丹霞十二絕

半山亭

百城烟水總波波一箇閒人此地過莫道閒忙分
各半上山人少下山多

紫玉臺

玉臺頻上不辭勞晴雪和花擁毳袍紫石碧欄行
坐穩下方遙見訶孤高

海山門

天空雲海捲松濤獨往不知山路高百尺竿頭誰
進步一門深入屬吾曹

大明巖

一峰南面衆流淸半角山光盡向明薇蕨不留夷
叔去蕭條古道少人行

片鱗巖

千松千竹倚千巖一石一泉成一菴盡道乘龍人
去後片鱗留影在山南

柂盤巖

般若虛舟列百珍片帆無恙度迷津而今法海波
濤靜猶憶當時秉柂人

御風亭

擬學飛仙念已灰御風半月未歸來老僧平地行
偏穩踏上丹梯自幾回

霧隱巖

一半蹲鴟出嬾殘爐頭珍重許分餐楞迦[illegible]好容
高臥莫作南山澤豹看

夢覺關

月窓半榻枕松鈞石上花開幾度春山色不殊春夢覺覺時依舊夢時人

茅竹巖

芳泉影裏添千箇連壁堂前列萬竿更把雙松比孤竹歲寒爭羨弟兄難

洪巖

更上一層山外山茶烟如縷出重關老僧記得同遊約縛竹懸梯待客攀

龍爪巖

龍尾招呼龍爪開下山十里又逢君何年突出擎空手攫取丹霞一片雲

賦得玉蘭秋放送關若垂孝廉北上

槐花黃逝桂花香珙樹殘葩出泉芳莫倚西風惜遲暮秋光應不異春光

時至何須羯鼓催玉堂先見一花開洛陽城裏春如錦昨日看花人又來

含香簪筆入楓宸二月鶯啼上苑春好去濟川作舟楫不妨原是此花身

我在山中亦種花和雲埽雪護蘭芽殘林千樹生春色南橘無媒祇自誇

題玉蘭圖贈楊澹山

仙葩倚石近華堂薄粉輕烟見靚粧識得澹山真澹處可知入室不聞香

澹粧皖閒想依稀海燕將雛帶粉歸昨夜夢蘭還比玉碧堦斑戲映芳菲

汾江物色逐年新高友從茲永結鄰攜上木蘭舟

上去不應忘却此花身

鵲頂蛛眉頌

拾却輪王不肯休還從雪嶺逞風流明星未豁摩醯眼蛸動飛鳴得自由

壁觀默坐頌

古佛全身没覆藏偏從腦後放毫光黑山鬼窟翻筋斗引得兒孫盡面墻

腰石書壁頌

槽廠傭舂慣躲跟點頭頑石要相煩本來解道原

無物却美人添壁上痕

長汀布袋頌

笑殺明州胖子禪街頭舒手乞文錢展開布袋全
無用裹不成方外不圓

寒山拾得頌

習行無端蹤濁塵兩家歡喜一家嗔開吟冷笑皆
饒舌何待豐干說向人

嬾殘煑芋頌

內部傳宣覷漠然爐頭偏有鄴侯緣十年宰相三

更費半芋原來不値錢

普化搖鐸頌

搖鈴振鐸撒風顚到處遊行到處禪明暗兩頭都
坐斷一條直裰著誰穿

華亭船子頌

雨笠風簑任陸沉呈橈舞棹為知音金鱗叟斷竿
頭線明月蘆花何處尋

龍山遺菜頌

口腹由來是禍胎泥牛相見鬧壓壓莫言去後無
消息黃葉何因引得來

螺子臺盤

老樹玲瓏白玉枝月明孤影自相宜風來領取其
香去借問同根知未知

仙牛嶺阻雪即事

來時踏破山中雪歸路重經雪裏山十里黃雲薇
斜日遠遊何事不知還

話盡寒宵火一圍佛燈明滅月光微推窓錯訝東
方白擁絮和風黙衲衣

凍壓茅檐戶不開閒雲野雀心悠哉憑誰報語家
山道雪嶺淹留人未回

銀山如畫畫應難琪樹瓊枝玉作壇自是東風太
狠藉天花吹落白雲端

路入千峰望轉迷毎憑風力見高低仙牛別有藏
身處豈戀寒巖異艸棲

物理旁觀入細微故山回首想依稀猿投斷澗敲
冰瀑鳥宿危巢擁毳衣

觸目盡成銀世界置身如在玉壺冰湛湛大地部

相識萬仞孤峰一箇僧

寂寂不聞啼鳥聲隔林遙報寺鐘鳴今宵恰好留
僧話何處空山無月明

似月非州見未眞夜堂如晝迴無塵門前也有齊
腰雪誰是當年斷臂人

明日雪消春水深長江歸客早披襟仙才知有重
來約只恐迷津不易尋

山巷臨別乞安名信手拈來却現成取次雪晴春
艸長白牛牠食好躬耕

故山流麥舊家風莫與兒孫說異同不見明星見
山色未消花解日頭紅

錦巖禪脉

看上門

入門有句客須知舉目擡頭是阿誰霹靂一聲春
點額不妨識得轉身時

看下路

莫道登山自不迷路逢高處便須低憑將一具雲
霄眼俯視下方齊不齊

出米石

一念貪痴萬劫饑山翁何事不忘機明知信施難
消得日日城中乞食歸

仙人床

石榻縱橫長綠茵枕邊花發幾經春五龍出蟄成
仙去留與巖頭打坐人

錦石

何年鬼斧斲嶙峋石上猶存碧蘚紋滿眼青錢無
用處空囊盈貯錦巖雲

郭元修廣文入山話舊

三年兩見錦江春未識當途是故人君若不來予
不往各分明月與囂塵

乘車戴笠倍多情長老峰頭笑一聲僧未隱山官
未擢相逢不敢問前程

問予何事在人間却爲無錢可留山願得舊遊身
早貴大家成就一人閒

松寮一宿去匆匆江上迴舟趁好風歸去若逢賢
地主湧云城外有山翁

半岩題壁

啼鳥聲中啄剝頻山翁閉戶已經旬白雲出入無拘束笑殺門前面壁人

噴玉泉禱雨

聞說噴泉如噴玉今來探水似探珠殷勤報語山靈道願挽天河決作渠

月窟

誰將玉斧鑿虛空一片圓明想像中僧老寒巖無晦朔蒲團長在桂花叢

慶雲八詠

湖山鼎峙

湖光百里路千重鼎足東南見此峰函蓋乾坤歸大冶莫愁金石不銷鎔

峽水朝宗

山前流水接牂牁峽口無風也自波朝上慶雲高處望江河日下更如何

菩提花雨

菩提有路好登臨三笑何如一笑深不用寶山求直指蒲團長在雜花林

塔院香風

風旛動處百花香寶塔重重見瑞光鼻觀全空無入處木樨花下笑人忙

龍潭飛瀑

雲靜溪喧雨歇時閒來觀瀑集雙眉一條白練從何去龍臥澄潭只自知

鳳嶺疎鐘

鳳嶠鐘聲出白雲更無一字可呈君洪音敲落西

山日借問下方聞未聞

方池月印

高懸古鏡慶雲邊印破山中水底天月落池空人定後不知何處別方圓

曲徑雲封

山前山後更藏山石路雲深戶不關却恐雲隨風雨去獨留曲徑待僧還

隱泉詩院雜詠和馬專城韻

棲雲亭

五色卿雲護一亭天南銅柱有新銘懸知旦夕爲
霖雨留在炎方作翰屏

平山臺

高臺西接漢雲臺棨戟遥臨虎帳開百二山河平
似掌伏波今日又重來

選石

車轉朱輪馬白顛頻來選石事堪傳五丁鼠鼠山
靈笑笑道初平未是仙

自適軒

碧城雲物亦城霞姑射仙人擁絳紈適情不獨河
陽宰細柳營中亦種花

學睡處

太平無復羽書傳高枕眞宜水石邊卸却鐵衣初
學睡將軍應是臥遊仙

假山

登山何事更尋山花木參差亂石間萬壑千巖方
寸地誰能深入便忘還

臨流

俯弄溪流思翛然一聲長嘯穴寥天官情自是淸
如水詩社應同白社禪

孝女墓

蓬萊無路水無邊悵望朱明第七天薌澤已拋金
鎖骨化爲白璧種藍田

雙照八詠

西疇歸牧

隴上何人讀漢書長歌叩角來徐徐淸溪笑殺巢
居父不識滄浪尺半魚

南園尋僧

住山人訪住山翁相見生涯別也同冷淡門庭煨
芋火炎涼世界賣松風

白板邀涼

綠水青山白板扉蒲團長日坐披衣獨嫌稚識頻
相過領略南薰不細微

幽徑坐月

曲徑花光裊露溥擁衾爭愛夜珠寒經歸法藏禪
歸海物外何人不受瞞

鵲巢古樹

老樹無枝不記年養成雛鷇幾𢫬天無情也入那伽定項上安巢更宛然

鐘度前溪

圓音疎節出空山早晚重門未易關蘿月松風留不住却隨流水到人間

荷沼分題

菱荷香散雨初收詞客臨池覓勝遊折取碧筒無用處待兒珍重代詩籌

竹林煑茗

幽篁寂寂水泠泠茗色平分竹葉青三拜下風思諗老不妨從此廢茶經

題張煜生小影

不硏恰好作書床庭砌秋風竹簟凉好與老僧分半座梧桐清影不相妨

前參戎李元濟手植雙槐於庭下其子東園兄弟不忘手澤顏之爲堂繪圖徵詩賦此并識舊遊

曾住馬山山麓寺古槐垂蔭接芳鄰今來恰好披圖看識得堂中舊主人

綬帶輕裘物色佳千年遺像見恢諧光風霽月咨踈放射虎歸來自種槐

種日條柯正及肩于今楨幹已參天彤弓不待扶桑挂影到花磚是日邊

亭亭雙榦出羣芳莫負花時幾度忙爲語丹青休草次留將秋色待諸郎

昔人手植卜三公仙李蟠根此日同珍重揮毫添九棘一家都在畫圖中

芝蘭凝碧茁公孫庭砌花開靜掩門記得潛夫曾著論始知家學有淵源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七

東樵山人跡刪篤著

七絶二

題羅元宰四時行樂圖

大地花開處處春出墻紅杏一枝新青州從事來相訪清濁憑君作主人 杏園飛觴

白社閒尋惠遠師花邊閒漏獨歸遲笑聲乍落紅塵外應是溪橋送客時 蓮池刻漏

仙桂秋香正好攀一聲清嘯彩雲間明年又是黃

花候招隱無勞大小山 叢桂嘯歌

榛火猶存赤爐書淵源家學富三餘分明古道照顏色映雪尋行愧不如 雪窓著述

送人宰楚邑

漁父狂歌不可聽春江餞別酒初醒醒來手抱瑤琴去一曲薰風滿洞庭

月下聞女道士吹笙 社題

飄飄蕙質出風塵皎皎長空月一輪何事不隨嵩嶽去齊門空作濫竽人

十二金簧對月明由庚譜作步虛聲何因不鼓湘娥瑟空抱雙成縹緲情

月姊三更下碧城蜜匏一奏八風清此聲不與緱山別寉吹遙應雛鳳鳴

霓裳舞罷戴星冠手握匏笙下廣寒一曲南陔聲未歇隨風吹入采雲端

題畫

長抱平生水石心仙葩相對理瑤琴連成也解移情處明月清風何待尋 水仙

枯樹無心作此奇春風先到向南枝生憎野雀無情甚飛上梢頭逐蝶兒 梅雀

剪剪東風白雪香烏衣寶樹玉成行昭陽莫道無顏色淨洗鉛華見靚粧 梨花白燕

北堂曾種宜男艸幾度春秋幾度花樂事世間應不少忘憂寧待佩仙葩 萱艸

日永朱明見物華清池紅藕正開花荷衣恰稱騷人服翠葢亭亭冒紫霞 蓮花

靜坐亭陰影漸移羣芳相對却先知丹心向日非

無謂碧砌花開正午時 午時花 葵花

何須九畹美三湘幽谷無人也自芳莫道丹青鄭
澤少却緣入室不聞香 蘭花

一逕幽姿迥不同漫隨紅紫笑春風螳螂不是當
車者接葉攀條隱綠叢 花下螳螂

晴日芳園麗景舒一池菱芡雜紅蕖間心也有臨
淵興野鳥何妨亦羨魚 蓮池魚鳥

紫瓜垂蒂野花黃羣動蜎飛趁衆芳却笑蒙莊隨
物化何如高枕夢羲皇 花瓜草虫蝶

東籬秋老百花黃灼灼幽姿淡淡粧不羨南金堪
比色氷心先已許柴桑 白菊

綠葉丹葩迥自殊何須珙樹秀三株清風裊裊生
衣袂一笑相看人姓盧 山茶

詠鷄冠花

仙葩輪菌蕊珠團疑是文禽頂上丹紀消養來形
似木獨留絳幘倚闌干

澤前和尚歸自棲賢主海雲席贈此

三巖高處曾相見五老峰頭念宗居何事玉淵菁
未報水清難怪久無魚

名山不負古棲賢種玉開雲豈偶然回首嶺南笑
頑石點頭不上米家船

松老風高萬壑濤養成雛隺待鳴皋直林秋晚悲
搖落咫尺家山入望勞

三峽狂瀾吼似雷老人歸路興悠哉南方龍象爭
相慶奪食驅畊人又來

鴟鵂聲聲不忍聞陰晴冷煖嶺頭分人天有意留
師住㧞轉匡雲入海雲

舊遊人境兩茫茫臨老重來禮法王覿面更無差
別見鬚邊惟覺有微霜

丹霞歸路未逢人依舊頑牛昨日身莫怪適來還
適去溪山無地任吾真

珍重浮山畜俊鷹秋風飛擊與騰騰于今大地多
孤兒六翮須豐養未曾

與哉明師話別

吾道而今久寂寥丹霞回首路迢迢名山有約無
筋力且泥同參話一宵

亘間破屋無人到，一盞寒燈伴客眠明發挂帆雲
外去不堪重問再來緣

隙中日月眼前塵夢裏行藏病後身愁絕不堪更
回首青山多少未歸人

還他谷老三杯酒輸却羊曇一局棋前路逢人如
見訊為言長處在愚痴

題畫

濃陰覆石數家村斷澗通橋曲逕門擬借此間添
結屋經年車馬不聞喧

深深結屋無人到面面開窗見月明過客不須頻
借問百花香裏讀書聲

白石蒼苔坐嘿然桃花開落自年年相逢指點居
山樂水滿清溪月滿天

風靜波恬一葉輕絲綸高捲待潮生滄浪歌罷渾
無事抱膝閒聽瀑布聲

扁舟移棹訪仙源策杖歸來日欲昏咫尺家園隔
烟雨山城臨水未關門

石橋風雨少人行江上征舠挂席輕何似幽人隱
方足閉門欹枕聽泉聲

野人家住寒山下雪重茅簷樹低亞得句吟來風
滿林踏花歸去香隨馬

海月

天水茫茫光四垂夜珠飛上珊瑚枝老人獨坐船
頭望疑是扶桑浴日時

茶杖

欲展旗槍心已枯烏藤白拂笑區區自從識得趙
州老與奪方知辨有無

拾翠詞

逐隊尋芳路轉賒路旁嫩蕊正抽芽何因不入花
林去是處無花艸當花

新築落成夢一老僧修眉皓項趺坐門楣上
云入定五千年矣夢中訝其不經贈之以
詩實奇夢也醒而記之時癸未中秋後五
夜

僧老門高誰占先相闍趺坐五千年彌勒下生猶
不起蒲團鐵鑄也應穿

荔枝詞三十首寄張子白楊邑侯

時人莫笑寶光窮珠樹流丹擬梵宮四面香風吹不斷火齋飛出海門東

安居九夏足三冬雲影溪光紫翠重樹下枯禪成法喜碧紗籠又絳紗封

赬霞紅雨暗西江飽食歸來臥北窓午過空林喧鳥雀餘香散入碧油幢

攀枝投石笑羣兒活剝生吞不待時時過更愁零落盡中間消息幾人知

赤肉團中老衲衣朝來賜紫自光輝止應博得佳人笑盡日紅塵逐馬飛

嘉實無媒笑自譽旁觀珍重別儂渠無端比作江鰩柱沈李浮瓜也不如

御園別後幾榮枯桂緣新嘗味不殊衫袖滿攜人盡笑窮兒衣裓有明珠

連林接葉失高低垂手摩肩任取携丹鳳赤烏銜不去留將雀子與梅妻

晶盤朱實當淸齋蘸甲紅螺未是佳過客不須[illegible]

駐足林間滋味屬吾儕

却妨車馬損莓苔果熟柴門晝不開留得一枝誠猿雀莫教攀折待宗雷

何堪紫陌逐紅塵獨抱氷心懶贈人若使桃花知此意門前流水卽迷津

江城果市日紛紛去逐蒲觴伴使君林下相逢休問價赤珠原不羨玄纁

承筐從不到朱門抱玉何須獻紫閽火棗張梨胥入貢自甘憔悴老丘園

細嚼凝氷沁肺肝人間五月有新寒何來穠穢門前客貽與淸凉散滯丹

興在林泉不在山道情物態兩相關旁人莫問垂垂子樹老枝高未易攀

只爭生熟不爭先寧羨西蜀出水蓮越宿猶堪充淨供此心曾已許金仙

送客無端過板橋彤雲低亞最高條入林更有明朝約一飽何須不折腰

遠不深山近不郊獨存貞實宿杯坳風中碩果雲

中隺露頂丹砂共一巢
此身只合老江皋旁挺偏宜寄托牢綠暗紅稀君
莫惜鷲潭烟雨足風濤
聞香見色便辭柯體露金風奈若何何似色香無
覓處烟霞堆裏獨婆娑
夏雲如火煮仙砂白雪黃芽皐絳紗僧老空林非
所羡碧天長日送流霞
刪枝落葉墜傾筐犀角無塵玉有香一味酸甜嘗
已遍餘甘留待赤松嘗

葛洪仙令在朱明采藥餐霞道已成東海日高丹
火熟赤虬朱鳳盡登瀛
絳帷高坐客談經藜火光分擬易亭三百顆來供
一飽主賓雙眼為誰青
何須赤脚踏層冰細嚼徐吞得未曾枝葉消歸無
用處不妨還核與山僧
古洞歸猿在上頭攀枝摘果引羣猴書堂寂莫誰
家子曾記開元舊事否
松皋多種蜜來檎掩映桃花共一林即此皋財還

解慍不須重理五絃琴
赤瑛擎出白鷲潭持贈殷勤為盡簪大果未收先
小果不妨猿隺許分甘
當人大嚼不傷廉來自祇園定免嫌飽食若教愁
內熱盤中還有水晶鹽
家珍不別聖和凡千里封題寄丈函却恐外人知
此味叮嚀牢記口三緘

送李靜菴廣文還仁化學署兼懷前廣文郭
元修暨舊遊諸子

浮圖傑閣錦江頭曾記鵷行狎野鷗前有林宗後
元禮送君還擬嗣同舟
夜來有夢到仁陽舊社重開逸興長君見宗雷憑
寄語相思人在水雲鄉

題醉翁

不問賢人與聖人青州從事鎮相親杖頭剩有餘
錢在買得春山葬醉人

送圓音禪友主席丹霞

海雲山色海幢潮到處門庭未寂寥猿隺無心戀

城市不妨龍象遠相招

怡山受請獨歸遲祖席無人强自持去社垂秋非所惜風生庭樹倍興悲

難忘封樹在丹霞吹火因風賴作家猶勝三年廬墓賜手栽靈楷不生花

沒藏身處却藏身不爲人時正爲人我欲似君難得似肯因離合別疎親

別路山川首重回雙池到日藕花開當初不枉曾相許親見丹霞掩耳來

憑君寄語海山樵咫尺丹梯路未遙獨立孤峰人已老秋風進我過虹橋

憑君寄語錦江漁曾見華亭識得渠歌罷滄浪相憶否水清難免是無魚

憑君寄語谷陽休臨別吟詩記得否從此居亭應有主不愁無地牧頑牛

憑君寄語錦岩僧磴道塵封尚擬登高枕臥遊人不信夢魂長繞石房燈

憑君寄語馬專城久別還應記得名一自寒梅虛信施至今鼠腹尚彭亨

憑君寄語到仁陽千里何曾異一堂兩地青山同白髮昨來如染再來霜

憑君寄語舊同參密約難忘楚詡菴曾否入山煩指點意中人在白鷺潭

泊汾水聞琵琶 社題

野渡停橈月滿船江聲漁榜雜鞞絃玉環去後無消息古調還須段老禪

萬古烏孫一片雲雲頭傳語到橫汾微情欲訴風

吹去散入江波處處聞

不知彈者為誰彈一曲嘈嘈十指寒噢起同舟聽胡語前程多恐是桑乾

題陳頤堂影一韻三絕

手持白拂出風塵嘿坐松陰轉法輪渠坐道場君在市相看何事不如人

三千世界眼前塵百八菩提手上輪去伴文殊採靈藥世間那得有閒人

西樵山色隔紅塵東海朝朝見日輪踏上大科峰

頂望高山還有更高人

挽黔陽吳芥舟明府

黔陽消息近何如曾否聞歌憶接輿一曲陽春難和郢定攜詩卷問三閭

一芥輕舟去似梭洞庭咫尺足風波祗應緊纜坳堂上大地平沉柰若何

嶺樹多風陟屺頻夢魂長繞倚閭人臣心自恨冊宵遠失意愁驚白髮親

薏苡不免府中疑棠樹長留去後思公論在人君

信否請看三楚有豐碑

已聞天語下恩綸何事時淸有逐臣眞處不妨看到幻幻中原不礙吾眞

六月飛霜顛不開遙聞仙姥下瑤臺慈烏獨向庭隅泣斜日驚心野鳥來

萊蕪塵甑已蕭然貧病幽憂動隔年薪俸罄將醻藥價琴書留作辦齋錢

我欲問天天不知緘書重疊勸歸期報恩不媿奇男子直道何妨柳士師

臨別區區記得曾雨窗細語夜挑燈風雷信是無情物吹向南天一柱崩

五斗難爲傲吏腰一官歸去夜迢迢九原也有承歡地定省而今不寂寥

懷沙終古憶前賢問鵩還傷賈傅年此地從來多落魄相逢同病一相憐

廣柳歸來何處村家家蒲艾爲招魂汾江不少斑斑竹盡是皇英血淚痕

佳兒去日日仍黃苴杖扶來七尺強優孟衣冠如

可學寢丘遺澤未應荒

花開正值落花辰底事無成却有因因咽未應長廢食重來須記勸餐人

送李陳二子赴中宿

南國芳菲共一叢夭桃穠李挹淸風河陽欲問栽花地喬樾當門是狄公

龍駒逾轡別仙羊萬里秋空疋練長一顧定知聲價重主人原是昔孫陽

三尺青桐七軫絲匣中流水有餘思鳴琴單父今

知已不用費金鑄子期
擊楫聞雞並著鞭聲聲同聽更同天陽春有脚無
遐邇到日寧須問齒在

讀空谷偈章

從來吾道本虛公從蜀何因有異同端禮門前書
姓氏原來都在黨碑中
不昧禪心昧佛心賜名慙媿比商霖分明慧月當
空照影入泥塗何處尋

送劉塊然還里

有客有客天上來日歸日歸心悠哉黃金過眼成
糞土何物可築燕昭臺
非儒非佛亦非仙酒後狂歌飫後禪大地一錐無
卓處白携孤影向臨川
漆桶掀翻去漆天青天白日夜如年問君漆得虛
空否還我天龍一指禪
指頭淡出遠山春怒髮衝翻漉酒巾有骨豈堪還
作吏不知束帶是何人
訶風罵雨撒痴頑才鬼詩仙共八往還珍重豐干莫
饒舌文殊原不是寒山
去本不去君且去留非久留予暫留前期若問迹
刪老雲在蒲團月在舟

挽碩堂老人十章歷序平生相遇之緣

四十年前早識翁鐵門簾下把清風章縫把結校
衙去昨日高談是夢中（最初見翁於佛山之鐵門簾日夕論辨時余猶經生也）
二十年來覲本師見翁方恨識翁遲雜華林下曾
相許負荷深慙不洞兒（予年四十一禮不洞本師出家謬辱許可）

羅浮歸日執心喪提獎全辜老法王落節刪枝成
敗種不承當也却承當（先師示寂予執喪華林承提獎出世愧碌碌至今）
海內歸來禮國恩祖庭收拾領兒孫龍山山色今
猶昨祇樹秋高不忍論（予歸自珠崖謁翁于國恩寺之丈室）
手闢名園作報資法堂明月接清池一回相見一
回老入室升堂知是誰（翁闢創報資寺予常晉謁恨未久待）
高峻門庭不易登每逢寒食謁尊僧狂歌薙露逢
蒿里即事分題記得曾（予以寒食日謁翁因感寺後荒塚與客分賦仙城寒食歌四章）

不住深山住破菴風波咫尺鬥鷿潭迷津欲渡無
舟楫幾度緘書問指南 年來匿影大通古寺少到城郭屢札通候承報許愳
住來頻見荔枝紅密約分明問祖翁與淨不來鄉
果熟陳琳無檄愈頭風 翁以詩見寄許過品荔數以頭風不果
江城禁火復登堂相顧愴然為濫觴慧命如絲誰
斷續老成凋謝倍增傷 今年寒食謁翁握手太息數諸方法席之濫恍有訣別意
青蓮普化已生天又見篙蒼下法筵大寂光中逢
洞為青礎石罷忝禪 秋杪青蓮仙化翁為封塔未幾訃聞相拒百日不勝昔感

和家葆羽見過韻

偶從物外識人豪鳴鶴求聲出九皋自是欲開開
便得不妨烟雨一停篙
漫將樸樕比瓊枝出處同根各異時喬木干霄葵
衛足雲泥相見笑攢眉

題劉讓夫明府行樂圖十二

錯節盤根任所天大行山頂靜鳴絃無端譜作思
親操縱有南薰也冷然 沁水彈琴作思親操

解得官錢贖官樹換將官服拜官松他年化作甘
棠去留取春郊綠蔭濃 沁水官松將伐捐俸贖出野服拜之
智人應不比狐疑獨立寒澌欲解時笑與水氷相
對語三人清白總相知 沁水初春氷將解澌澌有聲聽而問之
相隨琴鶴上輕車滿載清風萬卷書野鳥亦知天
路遠飛鳴三嗅勸歸與 沁水別鳥去沁水時野外羣鳥飛鳴相送
臣心百折類抽絲欲寫丹心退食時那得朝廊千
萬丈代將牙笏為書思 為龍驤衛參軍退朝時手書廊壁
青蓮老子心膽怯會麼居士太饒舌不難不易在

當人劍門劈破乾坤裂 過蜀道與李太白爭難易題詩於壁
舞干七日苗民格何似文翁化蜀時月下羣苗自
歌舞抱關擊柝也相宜 在貴州招苗時月下聽苗歌
為蝴為蜩原一體飲泉飲露也同清腹中豈有不
平事飛出枝頭咽一聲 官舍聞蟬按其聲節和為長短歌
曾笑貧兒誇暴富又憐老姥作貧婆提筐植杖沿
街乞屨足播聞不較多 漢口貧婆婆本富貴老而貧賤
倉頡未生先有字包羲纔畫已無書瓜園共看如
意帖借問三、六如不如 廣濟看如意帖

選官須近聖人邊選佛直到然燈前還不全憑方

寸地清風兩袖米家顚 端溪選石

尺幅波濤萬里思坳堂杯水即天池憑君開隻摩

醯眼看到扶桑日出時 廣海觀濤

和諸笠山縣尉見過一韻四絕

牢鎖重關路不通何人過我和參同問君識得眞

空否法界空空時訟獄空

大地春光一氣通河陽花與武陵同花時花下逢

梅福一笑相看色是空

挾策寧兼博塞通亡羊前路却相同蹔時放下官

家事莫放花前茗椀空

春水浮天萬派通揚舲鼓枻往來同畫船夫後松

門閉歸雁一聲過遠空

送高邑佐伴貢入京用留韻十首

代耕未易得逢年宦况詩情總冷然閒却簿書問

重譯風光何處不周還

江上大郎進二郎江干番船並官航遠人不用誇

奇貨館伴明珠在錦囊

登舟風便抱琴眠夢逐飛鳧上九天此去莫愁天

路遠清風先到聖人前

雕題黑齒共朝天濁水污泥種白蓮擎出一枝承

雨露東林須記再來緣

九重瑞日射彤雲萬里天鷄到處聞閒與侏離說

聲教好教遺子受三墳

相隨斷髮及文身異俗殊音强自親除却聲華與

文物不知誰假復誰眞

眞中有假假中眞行役行吟總一身直造鵷行際

貢使也知差勝折腰人

粤水燕山路未賒觀風問俗與無涯異言異服休

相訝同軌同文本一家

買鶴修琴罄俸錢朝來棒檄心茫然罷琴罷鶴

起舞飛上丹霄寧受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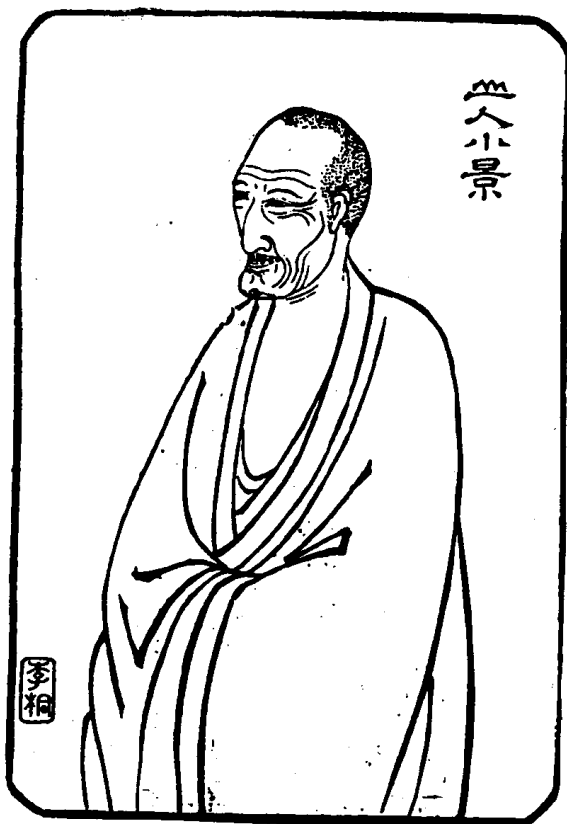
樊裘羸馬太郎當祖道乘風掛席忙如殺隔江老

漁父船頭初月白如霜

東樵跡刪山人著

咸陟堂文集

耕樂堂藏板

自序

舉世所貴嘉穀也春而作秋而[illegible]釀可饗可薦可羞民生日用不可一日無之所賤者稊稗也其體輕微不盈於手其味澹薄不適於口其性抗槁而苦澀又不可以爲酒生於畎鉏而去之棄諸塗跡而蹴之爲稊稗者自甘於無用已矣或有過而歛之衆皆笑爲饑癖則解之曰嘉穀非不美也釀秫蒸黍飲之食之一朝醉飽剩爲糟粕化爲臭腐矣彼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爲美也苟爲不熟不如

稊稗僥倖得之桑中殊濩鼎齊充然起矣彼惡者自惡吾不知其爲惡也東樵老農日以稊稗爲業斂而藏之幾盈廩矣不敢出以示人慮獻笑故有積田老生者解百金以出之曰此奇貨也可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宜若可爲也老農有同好矣遂發其藏爲稊稗之言以報知已東樵騎鵰鶩題

歲腴堂文集卷之一

東樵劉[illegible]著

序一

叢稿自序

自有書契以來古今作者雄篇雪曲埋沒於青燐白草間可勝道哉文不乏董賈惟董賈傳詩不乏李杜惟李杜傳人各有幸不幸其傳與否固未足爲重輕也予少失學中歲爲倡自爲詩文無所取法第惟根於心出諸口發之而爲聲歌之詠之自適其情而已已而置之不復畱稿從學諸子耳而食焉指而棊焉各據所聞錄成一帙請梓於予予曰不可先師石洞翁著作宜梓也而斷簡殘編百不遺一先孝廉騎田公手稿尚存盈箱累篋未能梓也平生故人遺草不下數十家久欲遍徵彙刻又未能也三者皆爲恨事予何如人而敢災梨却之至三事乃已庚辰春臥病東林伏枕過夏慮將不起諸子復出前稿請畱一言予語之曰古之學者攫矢成金今之學者握金成矢汝輩所握金耶矢耶吾固不得而知之要其埋沒於青燐白草間者一而已其傳不傳又何足爲東林重輕固請不已遂畱此語

自聽編自序

鷲老矣正法式微宗風日替目擊心傷救之不能捨之不忍晚集生平著述稍有裨於聖教切中時弊者錄爲一帙初名僧鐸客有見而笑之曰鐸者覺也謂能自覺覺他也子誠覺耶其未始覺夫未始覺耶三教聖人慮博地衆生迷悟之不齊也思起而覺之佛生西方以三乘十二分敎爲鐸孔老二氏並出東土以四子六經道德五千言爲鐸殊途同歸一音演唱言之詳矣心誠苦矣然長夜衆

生之在夢中者卒未能呼之盡覺末如之何也子凡夫耳出不坐大刹隱不居深山行不投時語不服衆徒事紙上陳言提撕同學是猶以聾語聾瞽相瞽也求其家喻戶曉令行禁止不愚且惑乎子謝之曰唯唯愚誠有之惑則豈敢夫鏡至明也不自鑑而能鑑人衡至平也不自衡而能衡物乃曰頽金朽木耳舍而棄之妍蚩輕重之數究不能自辨故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芻蕘之言聖人擇焉鐸非吾有也衆共有之衆共聽之其弗吾聽也吾自有之自聽之而已遂更是編名曰自聽

心經註序

心經一篇乃如來當日該說法要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諦也中間大旨以諸法空相爲宗所謂四諦五蘊六根六塵十八界十二因緣皆從空中幻出譬之陽燄空花本非有物更無有生滅垢淨增減等相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眞空之究竟也今之學人多從情識卜度未得放下先慮頑空故古德云汝但空去勿生疑懼德山云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

而靈空而妙虛而靈空而妙且道是箇甚麽若冐承當一點事也無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千言萬語無非欲人休去歇去全體空去入此門來無有少法可得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坐菩提樹建大法幢竭大法鼓吹大法螺演大法音爲一切衆生隨其根器利鈍廣說喩說直說豎說成大藏法實三乘十二分敎五千四十八卷直至末後一句不過曰我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學道人會得這一字一生叅學事畢經律論三藏是我

註脚心經一篇皆爲剩語註心經者未免晝蛇添足頭上安頭一字也用不著雖然如是衆生從無始來積習已深迷惑日錮非指不能見月非藥不能已病事不獲已從空說空以楔出楔令彼起疑生信直至涅槃此註經者一片苦心護法久住不可無也錢塘范公驤手註心經一卷未行於世姚子洎岌出以見示山僧拜而受之三復竟日悉其妙義大抵從法示空從空說法當建立時二百五十八字是一大藏敎當掃蕩時五千四十八卷不

曾說著一字能令一切衆生疑者生信信者起疑兩頭坐斷疑信皆空此註經之妙手也間有一二與舊註不合閲者正當於此著眼且道與如來心印是同是別姚子曰旣云諸法空相豈復有同異耶予默然遂爲之序

梵海法師西遊傳序

先輩謂肇法師甚奇特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陸子靜從而和之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西北海亦復如是人能知其同而忘其異三教門庭可以不立三藏文字可以不設當人分中各有一部大藏教明明歷歷於八識田中展開放光動地函蓋則萬象森羅摩騰西來慈恩東去未免騎牛覓牛鈍置不少有梵海法師者因閱華嚴得大信入於末法世能作佛事

闡揚法蘊接導羣機諸方奉爲指南猶歉然自少也一旦泛海西遊尋求正法行至中途留滯暹邦適逢國難二年而返弗竟厥志深爲[illegible][illegible]其徒一鍃傳其事述其言彙成一帙問序於予予[illegible]而卒業望空拜手語同學曰震旦有師矣何處尋師師自有法何處求法法自有解何處生解雖然如是梵海法師一生苦心不可無此一行不可無此一傳又不可無此一序遂序之審如肇論所云法師未曾出門審如陸子之言法師親到西域已竟

馬臥仙五疏序

士有三品觀其進退斯可知矣難進而易退者禮義之士也避進而求退者山林之士也銳進而不知退者功名之士也之三者曠古今盡大地鮮有出其範圍末世頹風多重功名而輕禮義有志之士脫屣去之惟恐不速非矯也勢有所不可力有所不能也臥仙馬子生卜子之鄉事親至孝出乎天性篤信謹守常以卜子爲私淑初以制科應舉不售顧親老無以爲養乃棄舉子業從事於孫吳

一舉而領解鄉薦通籍於司馬初任雲州迎二人就養於官既而太翁即世哀慕甚於孺子請終制養母上以雲州當遷弗允厥請尋授香山守軍以去母日遠辭弗就職太母督責再三乃行甫下車埽除官舍設位一室晨夕北面遙望君親九頓再拜然後出視軍事出入必面有善必告有過自陳一如其在雲州也母命至則焚香跪讀聞母康壽喜動顏色晚年漸衰憂來廢食上御懇請終養至再且三督臣嘉其孝合疏題請上下部議格於例

不允復請降調邊陲就近養母不允乃勉留供職自是而宦情轉疎鄉心日切矣未幾內君去幃太夫人奄棄祿養聞訃哀慟痛絶復甦具劄上懇還里守制復格於例不允竟以憂思成疾告病乞休不允不得已奪情供職外若安之揆厥中懷實非所樂也計公先後筮仕二十年始自雲州迨至香邑無日不以求退爲念非不欲馳驅皇路策名淸時顯其親以揚名於後世也乃再三懇請者豈非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予山林之夫知退而不知進

常爲流俗所譏臥仙索我於形骸之外而與之遊兩人之趣皆以報恩爲務或一之以性命或兼之以勳名所報雖殊而所以爲報者則一而已已卯夏禁足東林臥仙過予出其生平請退文狀彙爲一帙命予序之予受而披卷計其先後所請者五其請則必再必三爲文若干當路之慰諭若干軍民之挽留若干合數萬餘言其忠孝之至性溢於方策朝廷信之而不疑上官愛之而不捨持敕之士閭閻之氓攀轅臥轍惟恐後之雖不得請此一片眞心可以告諸君親質諸鬼神達乎金石孚及豚魚他日勒名銅柱圖形雲臺與新息前徽後先輝映均此心也予出世二十餘年蹉跎嶺海不能遠適以母之故去年老母去世無復反顧之戀將與臥仙別進退出處各行一路他年報恩事畢大笑還家乘車戴笠相遇於無何有之鄉下車握手毋忘今日之言

生信編序

范氏子華晉上卿也勢餤而好客其客禾生子伯出行郊埛宿田叟商丘開之舍中夜相與爲語盛言范氏之名勢能使亾者存貧者富賤者貴商丘開迫於饑寒薄於牖以聽之遂信之而不疑達旦假檟荷鍤適范氏之門請爲賓客范氏之黨皆世族也顧商丘開年老而貌不揚莫不睥之相與紿詭令登高臺謂之曰能自投下范氏賞子百金商丘開信之而不疑果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而無

所礙其黨以爲偶然不欲失信於客也竟與之金復偕之適河紿之曰彼之淫猥有寶珠徑寸泳可得也商丘開信之而不疑從而泳之果獲珠焉衆乃異之告於子華使與於食肉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號於衆曰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賞若商丘開復信之而不疑往無難色入烈火中抱錦而出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驚以爲有道乃共謝之請問其方商丘開曰予實無道曩夕二客之宿予舍也譽主人之勢亾能使存貧能使富賤能使貴予以其言之誠弗予欺也遂信之而不疑是以至此向使予內藏猜慮外怵視聽一旦登高履險泳河蹈火其不顛蹶而焚溺者幾希矣自是而范氏之門無睥客焉仲尼聞之曰至信之人可感物也動天地格鬼神横六合而無窒豈但履危險入水火巳哉商丘開以信虛言而獲實効况彼此皆誠耶鳳城呂子生平言行誠㒺無僞匪同於禾生子伯之譽范氏也剌爲是編勸世爲善又非若范氏之黨陷人於危而紿之使入也世豈

無深信不疑如商丘開者眞有如仲尼所云動天地格鬼神横六合而無窒其所獲利方之金珠美錦奚啻倍蓰什百哉若猶未之信也將目呂君爲范氏之客固所不辭彼且誠然自與於食肉衣帛之次矣諸君子豈無意乎

盧峩村遊中宿詩序

予四過中宿矣遡流而上者二舟艤行而水急纜船者莫予待也順流而下者一風水便而舟疾操舵者弗能相假也薄暮維舟峽下思一登岸凌晨遄發同舟之人又復不相謀也如是三返注目悵望仰視飛來古刹縹緲雲際舟人指點昔日二禺君讀書處側耳諦聽但聞水聲潺湲恍惚絃誦之音與松風相答耳目所接倏忽有無如驅駿馬出長楸未暇停鞭縷轡朱門繡闥過眼成空矣最後

買舟南下先與舟人有約逢山便留同舟者復無俗客遂得從容去住無向時催迫之擾拉二三同志登舟遊覽初至山門有僧數輩迎客甚恭窺其徵絕無煙霞猿鶴之氣笑而置之歷階而止浴寺之左過定心泉謁二禺君遺像乃取逕山後尋昔年所謂飛來故址及歸猿古洞振衣千仞長嘯一聲不復知有人間世也立未定忽聞山下有傳呼鹵簿而來者世之所謂貴官達人也不覺雅興索然覓路避去尋泊舟處回首長歎與名山別信知遊山韻事不可少與名利相[illegible]向者三過中宿艤船者操舵者與同舟之人皆皇皇逐利之丈夫最後免矣而同遊者又值臙仕之流亞無心道人雖欲獨往獨來其間竟為若輩俗漢挽而止之驅而去之遂致名山福地當面錯過悒怏至今以為恨事予之識峩村也後於中宿之遊峩村之遊中宿也更後於識峩村者之遊中宿未知峩村遊中宿時曾有迫之使行挽之使止驅之使去者否又未知峩村遊中宿時能向定心泉上將平生胸中名

利知見盪滌無餘否今觀其詩固知其能從容暇豫留連忘返無復舟人之催迫與俗客之敗興者比況集中諸作瀟灑出羣飄然有山林之致豈復世俗逢迎之態乎是則峩村胸次中定有一種眞樂不效若輩之區區者縱令終日遊戲於名利之場何足為山靈病又何足為峩村病耶為我報二禺君曰有客如此方可與遊中宿也

雲霞唱和詩小序

拳也指也掌也均手也握之有同體焉豎之有同用焉鳴之有同聲焉間有不同焉者兩其手則然耳手既兩矣適於右者詈室於左雖有方便權巧不能強之使同君之以心官斯同矣海雲丹霞兄弟也出處語默各行一路兩其手也逢人卽出出不爲人拳也逢人不出出卽爲人指之豎也其啄啐同時宮商妙叶則掌之鳴也先是雲霞異地相去千里孤掌不能獨鳴至是伯壎仲篪唱和於一

堂之上合兩掌而鳴之皆有天君存焉欲不拍拍同聲何可得耶東樵老矣如無手人求拳與指且不可得又何掌之可鳴忽聞鄰人有鳴其掌者則適然而喜不托於音久矣思起而和之題其簡端公諸同好

梁王顧詩序

黃村多梅歲一花觀者如堵飲酒賦詩其下晨至夕不忍去昔予猶居士也與梁子王顧兩與斯遊是時梁子年富才高頗刻詩成歷倒元白謙然不自有之予固知其爲有道之士匪獨以詩見長者攜手入林指梅花而與之語曰與其老於山澤乎鄰大國乎梁子曰山澤哉與其培植於農圃乎攀折於貴遊之手乎曰寧爲老農老圃所培植耳梁子得之矣笑與之別曰凡物之托也宜深深則遠

遠則不求賞於人人自賞之友是天機淺矣鮮不見傷於攀折者豈培植之咎哉梁子然予言別去未幾予去家爲僧東入羅浮西遊瀧水南渡珠崖北抵庾嶺務置此身於最深極遠之處至老不可得日怦怦焉恐其淺以露也又何暇於言詩年來匿影大通烟雨中得梁子詩倚松高詠有味其言曰是誠深且遠哉夫有意於求深其爲深也淺矣梁子之詩如黃村梅生於山澤根深蒂固葉茂花繁雖使千騎萬乘遊賞其下無損色香之萬一折

取一枝置諸懷袖則芬芳沁入肺腑靜者得之躁者失之是所謂不期深而自深不期遠而自遠者何容心焉題其帙首質諸同好當不以我爲迂

陳伯雲詩草序

禪家三昧詩家不知詩家三昧禪家不知世之談禪者遂目詩爲綺語工詩者叱禪爲啞羊二者均未造其極歧而視之未能兼而用之也陳子伯雲工詩有年將遊京師輯所著作彙成一帙持以示予使爲序之予匪知詩者知有禪耳粤自吾教西來唱於少室和以曹溪分爲五宗聲同響別至今日幾無禪矣譬諸詩焉元音始自風雅唱和盛於三唐作者爭鳴汗牛充棟至今日殆無詩矣是故

說詩者必祖風雅以爲經如來禪也漢魏六朝五言古風爲緯祖師禪也初盛中晚代變新聲諸方禪也當唐之世作者略備李杜齊名王孟高岑後先繼起工部廣博臨濟禪也謫仙高遠雲門禪也右丞縝密曹洞禪也其餘諸家分流別派亦猶法眼溈仰鼎峙門庭建立宗旨無非禪也今者伯雲之詩予未知其奚若然以吾宗之禪方之則諸方之傑出者也於是就詩談禪更即禪以論詩何不可之有若謂敎外別傳不立文字必枯木不前久

反不然而後可是何異於矮子觀場癡人說夢哉
遂序其詩以歸之請以予言質諸同志

東園詩序

東園李子早有詩名嘗以崆峒滄溟自期許弗果信也彙成一帙質諸同學同學弗若也或譽之曰後來上矣二公何能及子也或曰兄弟也或曰父子也或曰作者遠矣後起難爲繼也李子疑而未決持入羅浮質諸山中之老樵老樵曰吾匪知詩者知有樵耳夫楩柟豫章凌雲蔽日匠石不能窮其用是棟梁之材也而不可以爲琴瑟椅桐梓漆可琴瑟矣而不可以爲薪蒸荊榛樸樕樵蘇所取

也乃不見顧於匠石凡物之性剛柔大小不能強之使同惟適於用而已營宮室者以其材伐琴瑟者以其聲吾之於樵也則剛柔大小之兼收不復計其材與聲之美且合也二公之詩豫章也子之詩桐梓也今之作者標竊漁獵汗牛充棟則荊榛樸樕可爨而不可斲者也子自爲子何必二公然既與樵遇矣姑爨而聲之以俟知音之至李子以爲然遂授諸梓命我老樵爲之序

吳東山文草序

客有管鋭者先世糸出毛氏爲研北中書老而封於管城因以爲氏焉甫結髮能文章其志殊鋭不任束縛衆皆畏之莫與之敵遂以鋭稱脫穎而出與人落落扞格難揉莫有可其意者東樵之老樵遇之握手如平生相與爲友莫逆於心老樵貧嬾於迎合拙於治生恃管生以給朝夕屬有所思輒授管生代抒胸臆老樵受役於人管生受役於受役之人各忘乎其爲勞也年來老樵髦且倦管生

老而髡將謝役於造物之主人主人允老樵請管生所請留中命老樵舉其人以自代適有世友吳東山袖所爲文索弁言於老樵老樵受之卒業而歎曰是能代予役於人者乎管鋭尚鋭當屬予矣雖然有說於此予欲聞之乎夫鋭固鋭也聽其鋭而縱之將流而入於弔詭懲其鋭而束縛之失其故步匍匐歸矣善用鋭者先之以古法從以天君一闔一闢惟意所之鋭爲知已者用不受役於受役於人之人矣東山唯唯遂書其說以授之

李公叅詩草序

言者英華也英華之發其最始乎當其始也未始有始未始有言旣而有言矣始終具焉譬諸草木之生本無色香未幾有色矣未幾有香矣至春而華及秋成實惟其時耳當華而實謂之速成當實而華謂之易節速成者毀之徵也易節者敗之形也智者弗取焉言之發爲詩也亦若是始惟文耳旣有質焉旣而質勝文焉尋而至於質返其本矣覩其爲詩者知其人之少艾以英華也雄健壯矣

堅實老矣枯淡知其衰矣予比年衰病待盡不多爲詩間一爲之類皆枯槁寂滅時節至矣豈能復爲英華哉李子公叅於予爲年誼兄弟弱冠能詩詩日盈篋一日舟過大通手出大軸相示開卷諷詠如入百花叢中五色眩目衆香襲體應接不暇惟恐失之予四十年前歐盡一腔血掀斷數行鬚未易道其隻字不謂英妙於李子竟後起而先驅也此所謂英華發越時也李子方將出風入雅爲黃鐘大呂之音伐鼓考鐘於淸廟明堂之上其視

華門圭竇擊甕叩缶者豈可同日語哉其文與質吾固不敢知反而問諸作者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聊以李子之年與李子之詩卜之也知其他日富貴壽考實大者聲宏谷深者響遠非區區枯槁寂滅之可比書此致相期之意

遊羅浮詩序

繆子西泠生平好遊遊必有詩曾入南衡旬有五日而返猶御風也七十二峯之勝吟詠殆遍興猶勃然丁亥中秋前數日將有事於朱明洞天信宿大通聞道於東樵之老樵老樵笑而語之曰子不聞我佛之有六通乎濟勝之具亦以之返視默觀回山色作清淨身是名天眼通逆聽寂聞轉谿聲爲廣長舌是名天耳通得山川之性情神遊意會是名他心通三生石上八水池邊踏著來時路識得本來人是名夙命通最後一通待子獨步飛雲親見日出大笑還家方便說破繆子領解摩挲雙眼淨洗兩耳奮迅健足冥會自他遍尋夙契夜半登舟雞鳴遄發老樵送至江干望之如河伯之望洋也旬有五日而返猶南衡之役其吟詠也亦如之歸以質諸老樵老樵別東樵久矣執業三復如見故人謂繆子曰此最後一通也說破已竟

說說文序

世界安立本一虛空漸成形質有形質矣乃有文采有文采而後有義理有義理而後有言說言說既彰義理隨顯復次斂文返質化質還空是言說者有無之樞機也自無而之於有可說也自有而之於無不可說也可說者說之儒者之教也不可說而說之我佛之教也故曰不卽文字不離文字道無往而不存焉予友何古錢醉心古學寢食許愼說文三十年不釋卷一旦豁然貫通如蠹魚蝕仙佛字滿四十萬化爲脈望飛颺空中若有若無雖使離朱察之不能覩其形質古錢誠進於技哉蓋其所好者道也竊慮世之學書者遊許愼之門未入其室茫然莫辨魚魯於是由博返約括說文之義理而重說之爲七言古詩凡若干言使學書之家披卷燎然置說文於不用眞啓金鑰之玉鍵也予爲儒時尚友古人與許愼爲莫逆今則神交忘形久矣偶過古錢復與相遇於語言文字之表古錢謂予曰此東樵之故人也故人遠矣矣爲寫

眞庶幾似之請從其似而出其眞予乃開卷三復掩卷一笑呼故人而與之語贈以詩曰文字神交與道通旁觀莫漫比雕蟲曾經秦火燒難滅翻笑元亭衛未工有說說歸無說說眞空空到不空空古錢置在紅爐裏今古何須辨異同

鹿溪詩草序

環瀛皆海也中間人物稟一六之氣而生類皆冲融平澹得水之性居多夫水出而爲泉止而爲淵流然其淸也湛然其凝也泯然其無形寂然其未始有聲也彂假對而倚諸器則方圓成質注諸鼎而燎以薪則蒸而成氣調以醯醢鹽傷之屬則和而成味及其流而放諸海石磯之則怒風砉之則濤日月耀之則光華冰霰合之則寒冱其視鯢桓之潘固有間矣要莫非向之流然湛然泯然寂然

者爲之也海外有亦頭陀者予至瀛聞其名於合溪馮君之口見其文於馮氏之家乘貿其筆臺於覺林之壁思一見未得也一日合溪過予出頭陀之刺於懷而介紹之爲予言曰此文字禪公神交友也予揖而進之曰少室西來不立文字頭陀於禪則得矣如文字何頭陀曰否否昔黃面瞿曇住世四十九年自謂未曾說著一字共三乘十二分五千四十八部非文字乎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直指單傳迨及子孫蔓爲葛藤一千七百非文字乎世人文字不可禪者有矣未有禪而不文字者文字亦何病於禪乎予無以難遂固信宿既而別去復函其鹿溪詩草問序於予予展讀之自端至末皆以冲和平澹之氣發爲悲歌慷慨之辭故其詩與文雖疾而不激怨而不怒諷而不誹恢諧而不戲謔譬之百川東注汪洋瀾湃不可殺過谷王亭毒波濤洶涌魚龍出沒千態萬狀不可蹤跡皆本乎中之冲融平澹爲之也故時或垂手入廛躡屐登山嘯月詠風燕林釣澤絳帳談經青油搦管一

惟中之所有常如明鏡當臺智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翠竹黃花溪聲山色安往而非道哉則謂頭陀之禪不即文字也可不離文字也亦可何也水之流而爲泉止而爲淵者禪也傳諸器放諸海爲聲爲色爲氣爲味種種光怪者文字也文字果無病於禪也則已耳假其不然吾請更有進焉所謂丈夫者身∴　虛眼空三界以一毛孔納四大海水不令滲漏龍蛇魚鼈胎卵濕化之屬悉入其中各居國土得大安樂於一國土中各現一丈

夫身一身中具八萬四千毛孔一毛孔中復納無量海水居無量有情放無量光作無量佛事禪與文字之名俱可以不立頭陀果僧禪也能於水觀三昧下一轉語否

紀遊詩序

野人生長嶺南猶陷井之蛙不復知有天地之大也年三十餘未離跬步間有所適惟與里兒數輩登一丘涉一水憩於長林豐草之旁遊目遠眺自以為天下之壯觀莫大乎是矣里中有能為詩者偕之唱和衆莫知其所以相視而笑又自以為天下之風雅莫予若者及退而披覽圖籍見方輿所載十五國之名山大川星羅棋布於尺幅之中流神凝睇頃刻萬里始悔向之所適自謂大觀渺乎

小也尋而學為古文詞醉心於兩京三都諸賦與兩漢三唐正始之聲又竊自咎向所為詩無足道也年四十有一忽而薙染別老親去鄉里飄然為雲水之遊於是東入羅浮西渡瀧水南泛珠崖北抵庾嶺足之所至與之所寄即事遣情往往有詩不復計其工拙也出家初年行脚甚銳自謂參遍諸方周遊八極不出十年天下無山水矣不意因循歲月虛負初心年過六十猶株守一丘粤中名勝十遺六七譬之蟻緣屋壁終日馳驟自謂[illegible]

高遠不知其累於形骸未離窠臼也癸酉初夏禁足東林竹杖芒鞋漸有退休之志雨新晴日當午瞑然小憩揹杖出門遇一老僧拉予遠遊行至中道水盡山窮懸崖絶壁四顧無路正躊躕頃老僧遥指石穴使入余乃鼓勇冒險直抵幽奥初見微光照衣漸覩面目一躍而出洞然别有天地自是行履悉爲坦途名藍古刹靡不詣也通都巨邑靡不歷也洞天福地靡不探也雄關險塞靡不達也弱水流沙危梁飛棧靡不躐而渡也茅店雞聲板

橋人跡靡不見而閱也觀止矣興猶勃然俄有達官鹵簿傳呼過門排闥而入野人午夢初醒強起應客覩客非他乃素心知己忘分畸人臥仙馬將軍也手持詩卷皆昔日壯遊途中吟詠之作彙成一帙將壽諸梨問序於山野之鄙人拜而受之展卷三復見其中間所載或奉命趨程或瞻雲陟屺或弔古興懷或登臨寄興生平忠孝之性發爲詩歌世有知者會將尋其根蒂其不知者亦且擬其英華忽而奇峯崛起忽而三峽倒流忽而萬馬奔騰忽而回車按轡驛路風塵化作筆花墨瀋柳營笳鼓譜爲白雪陽春其以遊爲詩乎以詩爲遊乎掩卷茫然不得其中之三昧因憶夢中所見述而序之質諸將軍將軍啞然曰公果夢耶何行之遠也果遊耶何返之速也夢者幻也遊者幻也詩以紀遊亦幻也序紀遊詩而說夢猶幻中之幻也知其爲幻可與語遊可與語詩矣

借遊草序

赤骨窮漢從無卓錐之地今并錐亦無之矣凡有所需必假借於造物之主人主人知其貧也隨其所取輒與之旣得則視爲固有久而疑之久而去之返諸其人如脫屣焉乙亥春借園以居未半載也忽有名山之興復借遊以適志焉或問之曰園可借也亦可還也今借於遊孰主之孰與之還之誰受之者誰乎窮漢啞然笑曰予之托於遊也久矣未嘗知爲借也借亦遊也遊亦借也無與者無

不與者無受者無不受者主人知予遊也行借我以舟車住借我以泉石坐借我以几榻臥借我以茵席施者不傷惠取者不傷廉一朝興盡還之主人主人善而藏之以待後之遊者予於是時返駕於無何有之鄉埋輪廣莫之野行不必舟車住不必泉石坐不必几榻臥不必茵席無去也無來也無欣與猒也造物主人方執鞭以從予遊又何施與授受之足云客聞而憮然遂出遊草似之

牡丹百詠序

古今詠牡丹者不一家唐之李義山明則吾鄉黎美周皆援引典故影響刻畫爲工世爭膾炙之究於牡丹眞性情眞面目無涉何也牡丹以富貴甲天下譬諸軒冕遝遝中復置軒冕焉無以表其獨尊厠以袒裼則巍巍哉二公之詩皆軒冕也錦上而點以丹青則褻矣珍錯而繼以粱肉則噦矣黃子水村向遊京師賞詠於李氏園亭得詩百首言旣富哉中間辭旨皆淺近乎澹無復前人綺靡之

習雖使童子誦之嫠嫗聽之莫不知爲牡丹詩也至是而牡丹之性情面目躍躍而出稱水村爲知巳予見而賞之亦猶水村之賞牡丹也相遇於語言文字之外豈以區區讃歎爲水村得之亦當以予爲知巳否

羽指揮歿節詩序

昔明之初大典封建凡從龍之彥汗馬之勞皆得論功襲爵俾其子孫隸籍屯衛食祿千百戶非有大譴不奪其蔭國恩重矣而後世之報恩者蓋寥寥焉甲申之役兩京失陷死事之臣大半不由世襲其全軀保妻子者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嘗竊怪之或謂世冑之家狃於富貴溺於聲色忠孝至性漸殺而衰也或謂先世以軍功起家多不由於詩書往往任氣嗜殺子孫效之聖賢之學無聞也及

讀屈翁山成仁錄所載明世襲指揮羽公歿節本末不覺掩卷太息謂世爵之家仗義盡節不謂盡無其人庚寅之春王師將抵廣州一時官民各自爲計盡室方舟將航海逃去羽公不爲之動曰國亡吾亦亡矣焉用逃爲未幾大兵卒至而逃者不果遂還固守守數月攻者益力守者不息介冑生蟣蝨砲礟之聲接於耳目衆共苦之至有越城納款易服爲編氓者公督守南門晝夜暴露城幾困矣或勸之降曰降與歿等耳吾寧歿不願降也自

春徂冬經數十戰身中百創全無懼色時有以城池爲奇貨者獻要害以求生城遂潰守帥杜永和挈家浮海從之行者指不勝屈諸將邀公與俱公正色曰主辱臣歿此吾效命時也復勸我逃必唾其面是夕戎服北面望闕稽首曰臣力竭矣當歿以報國自經於廳事男女百口悉爲俘囚其子際威時方髫齔幸而得免於僇贖以歸稍長知大義惘父之歿卜地於北郭外築爲虛墓翁山復爲之志銘一時搢紳先生文人韻士爭爲詩歌以哀之

際威彙成一帙壽以梨棗屬序於予予竊幸天壤正氣存此一綫既不寂莫明朝三百年養士於昇平收效於喪亂之日庶不虛云羽公大節當與諸君贈言並垂不朽矣

缶鳴草序

擊甕叩缶仰天而歌嗚嗚者秦聲也缶器類也秦人以之節樂何與蓋秦俗剛強往往好勇而任氣其爲樂也類多殺伐之聲是故節之以缶缶之爲器小其爲聲也微擊之暴匪聲則缺彼俗尚之所以滑銷其躁動不恬之氣默然而化歸於中和古人制器尚象雖一物之微莫不有至理存焉缶體外圓圓則不滯於用其中虛虛則能容而受益其質堅堅則不屈已以隨流其聲清清則高下有別

而不混於淫窪之習有志之士鑒其錚錚之易缺也故能明哲以保身善其硜硜之弗移也故能澹泊以明志他日置身於清廟明堂之上發爲黃鐘大呂之音亦若是矣麗子策斯有志而勇於學多才而阨於遇常當患難時紓其牢騷憤懣之氣出爲不平之鳴裒成一帙題曰缶鳴予讀其詩有以知其爲人非鬱鬱久居人下者慮其不能自晦聲光暴露匪聲則缺也爲缶鳴說以廣其志庶其深藏善默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吾於麗子有厚望焉

浪錫草序

詩貴本色文士有風雅之氣山僧有烟霞之氣此真品也詩貴出格風雅中帶烟霞氣烟霞中帶風雅氣此妙品也詩貴超左風雅中無風雅氣烟霞中無烟霞氣此神品也神品上矣非深於道者未足語此汝得師與予有夙昔之契去冬抵今同住丹霞無日不相見見則相視而笑未嘗與之言詩也偶過寮從案頭得浪錫草一帙展而詠之有味於其言蓋以真品爲骨妙品爲髓神品爲神出之

以遊戲三昧雖日吟詠於風雅烟霞之場不自知其爲詩與道也遂序一言質之諸方詩乎道乎當有知者

澹山堂詩序

昔予友李子祈年常語人曰棋不如琴琴不如畫畫不如書書不如詩詩不如文文不如道祈年善奕與詩妙冠一時而其言若此聞者莫不稱善予獨不然其說謂祈年曰子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則未也天下豈有道外之技技外之道哉夫棋不知道市兒之戲也琴不知道鄭衛之聲也畫不知道丹青之工也書不知道鉛槧之傭也詩不知道巴里之曲也文不知道糟粕之言也道外無技也

技之與道又何勝劣之有祈年聞予言釋然自返退而求之於道晚年有得技日益進爲天下畸人無何而郢人之質忽以化爲異物雖有斲鼻之能無所用之善其斤藏之久矣一日垂手入壟聞楊子式公之名於人思一見之遂爲不請之友相遇於別隱樓中望其丰采知爲有道之士進與之語則皆有道之言及出其詩以相質觀其與客對局或行吟以見志或坐隱以忘機皆道也其餘能事亦安往而非道哉薄暮別去袖其詩以歸籍燈卒業中間聲律之細微矩度之嚴謹類皆根本於心神明乎道出之以浩然之氣發之爲大雅之音不覺起舞擊節快郢人之質復見於今日此予不佞運斤成風時也因憶平生之言序以歸之俾壽諸梓庶世之善言詩者當返而求之於道能好道者方可出而爲詩愼無岐而視之可也

百問詩序

昔有講臣修髯如櫛日侍講筵上問卿美髯如此夜來就寢出之枕外耶置之懷中耶講臣茫然自失俛而對曰臣習與性成不自覺有鬚髯之累向夕所處今忘之矣請歸試之既退而寢出之外則散亂弗收置諸懷復綢繆失措達旦不寐如是者數夕乃縫皁帛爲囊絡之而後寧寢信知聖人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率已之性順帝之則各相忘於自然不必深求其所以然若復有人旁置一問

鮮不茫然自失者由是而是非得失之數雜焉蠭起其不爲形骸之累者幾希矣予向在東林偶設七問以驗學者觀其所以自處倡之矣未常有和之者始悔前日之問不能自免於混沌之鑿袁子崙山復執斧斤而隨儵忽之後廣爲百問彙成一帙其於天地之大人物之賾事爲形體之微莫不設問出以示予予知造化者必茫然無以爲對也因述昔日講臣之事序以歸之世有善崙山之問者請爲虛空下一轉語

雙照八景詩序

古今文人多慧業之報往往現生轗軻不理於衆口受制於造物良由多生筆墨中以宇宙公共景物私爲已有著爲一家之言造化者烏得而不嫉之夫景無同異太虛所有還之太虛卽事留題因時載詠足矣何事阿其所好橫生畛域乎哉予與雙照遊往來數十年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異同也初至山門縱橫阡陌牛羊很藉鄰菴比近鐘磬相聞既入其戶行其逕則晚涼新月吹面照懷喬

木出牆清流遶屋鳥語溪聲互相遝遝種種可人懷抱比年稍出淨財拓屋角隙地一區鑿而甃之蒔荷其中夏月涼風遠來引客吟詠於其上詩既成偃仰於修篁石磴之下啜苦茗消詩渴如是者歲以爲常日夕相過無異地也無異人也無異景也何嘗一日私所有阿所好與造物主人爭區區之名勝哉予臥病東林而卓師遠來持其兄笑溪所謂八景者徵詩於同人同人既有題詠予從而和之口占八絕無非從前所見所聞大衆共見共聞

聞者還之造物造物主人嘗不甚珍惜請割虛空所有少許付之雙照雙照受之世守勿失同時吟詠亦得藉以不朽焉他日入羅浮遊雁宕登五臺陟峩嵋盡天下之名山大澤田園宅舍風雲月露鳥語花香谿聲山色樵歌牧唱所見所聞亦若是而已矣笑谿又烏得而私之偶爲是說免文人慧業之報

朱封君輓詩序

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聲者寂矣而聲聲者未嘗寂色者泯矣而色色者未嘗泯人生而富貴世皆歌之詠之老而壽考祝之頌之歿而禮魂哀之輓之聲也而聲聲不與焉歌之詠之其色熙祝之頌之其色怡哀之輓之其色悲色也而色色者不存焉所貴乎至人者不以外入之聲爲聲故不聲於聲而能聲聲不以對境之色爲色故不色於色而能色色君子之考終命孝子之善事

其親也無越於此衛如朱孝廉名以賓稱者也生平事親和聲愉色承歡爱日無所解於其中封君遠棄榮養桑梓輟市巷哭接踵哀聲慘顏不忍聞見一時海內作者各爲詩歌以輓之孝子不離苫由雪涕述哀二難同聲終天抱憾司書記錄編輯成帙授諸梓人鐫作家乘同時較閱不少賢達之士乃問序於東樵之老僧老僧身隱無文受命敢蹐既不可以世諦隨之又不敢以聖諦辭之爰述禮經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序其簡端孝子

以此故能五九月居廬三年泣血啼吟哀慕見封君
於音容寂滅之後作者以此方許歌些招魂寧惟
弔影一唱三歎慰孝子於號咷擗踊之中老僧以
此不免揚聲止響掩鑑索形瞋目揚眉出作者於
語言文字之外世人以此愼毋掩耳盜鈴捕風捉
影談玄說玅索老僧於騎聲蓋色之場也可[illegible]

胡耀池榮哀錄序

坡公和陶獨遺挽詩論者笑其畏死予謂不然坡
公達人也當時直言迕主瀕於危而不顧豈畏死
哉蓋淵明之自挽也托興於酒其詞曰但恨在世
時飲酒不得足又曰新醪浮綠蟻何時更能嘗味
其言若有遺憾焉坡老所趣則不然其和飲酒詩
也曰醉中雖可樂猶有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
亦不醒彼蓋遊心於禪者托興於酒志在達生挽
詩所以作也遊心於禪趣在無生挽詩不必作也

耀池胡君生平有善無惡其遺世也人思其德而
哀慕之述爲祭誄之詞刻成一帙君冢孫東長好
學之士常與山僧遊函所刻文問序於予予聞耀
池爲人自少至老寄傲醉鄉且崇信吾道甚篤是
以陶令之高懷兼坡老之禪學者挽詩可作乎不
必作乎予不得而知也戲拈一偈寄呈玉樓之客
昔日靑蓮酒裏仙後來黃蘗祖師禪兩人相見不
相識一笑共車還共船衆醉獨醒今已矣背塵合
覺亦徒然會得髑髏向上句大家攜手出陀天

雲頂剩語序 代

雲頂剩語者鼎湖山棲老和尚遺書匑廬苾蒭編輯行世也忞有持其書問序於珠江之内史曰本來虛空緣妄想執著剩有山河大地浮漚也嚋禪之嚋繼之洞天福地剩有鼎湖之慶雲高山也嚋作之嚋荒之洞水逆流曹山倒卓剩有雲頂老人踞大雄峯受人天供父子也嚋主之嚋賓之雲頂兒孫各師其師自我其我剩一匑廬苾蒭謹守門庭不忍蠋累捃摭舊聞述而不作結集也嚋知之

嚋罪之内史受書執簡言曰鼎湖在閻浮提一稊米耳開闢以來犇虎守之近事居之一旦紺宇珠林别開生面伊誰之力雲頂老人當爲慶雲鼻祖慶雲會下通宗註律修習淨因大不乏人然或越陌度阡袖香私淑或復分門别戶建立法幢中閒砥柱中流嶠乎其不可拔者誰乎匑廬苾蒭當爲雲頂衆賢佛教西來不立文字此書太意隨建隨掃卽實卽權悟之者榁矢成金昧之者榁金成矢一部剩語當爲虛空註脚嚔合喙爭鳴晨雞失曉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太史公乃強爲之解剩語剩乎序剩語者烏知其非剩語乎剩與不剩直待十方虛空悉皆銷隕時許與雲頂相見

十松堂詩序 代

東園李子築室山中青松蔭屋庭無雜樹讀書之暇索句高吟聲出金石和以松風刁刁調調泠然善也或復乘興緩步林中遊心物外俯仰千松變化萬狀約其麤跡大約有十曰夭而喬者曰蒼而蕎者曰峙而拔者曰盤而紆者曰棐而華者曰離而貫者曰鱗而甲者曰虬而鬣者曰駢而拇者曰鼎而足者李子吟詩其下欣然有得撫柯援條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以彼之夭而喬者爲詩之清

蒼而蕎者爲詩之老峙而拔者爲詩之矯盤而紆者爲詩之幽棐而華者爲詩之麗離而貫者爲詩之眞鱗而甲者爲詩之堅虬而鬣者爲詩之古駢而拇者爲詩之同鼎而足者爲詩之別以松爲堂以堂爲詩彙成一帙蔵之名山時而清露霑衣時而滞霖濡首時而炎蒸炙背時而霜霰剥膚時而雲月入懷時而風濤聒耳松自若也詩自若也予與李子遊非一日矣常唱酬賡答於長松廣蔭之下謬自許爲方外三高然而松之高也以質李之高也以文予則文與質一無所取問其所以爲高者松不知也李不知也反而自問予亦不知也乃序十松堂詩出以問世世豈無知我者索我於文質之外乎

容廣文試草序 代

西之施天下所共美也當捧腹而顰於里人皆驚以爲神東里之婦聞而效之其呻吟蹙頞之狀非不似也里人遥望則揶揄而却走等顰耳或以是而取悅或則啟笑於里門豈情好之頓殊哉妍媸之實異也西里誠美不求見美於人而人美之東里之顰則有意於求美者也美不可借其所效者適足以彰其陋耳予友容子西渡生平文章丰姿綽約一如其人見者聞者莫不悅而慕之譬諸苧

蘿之女浣紗溪上樵夫牧豎重趼久立注目睇覷弗忍去也及出爲制義售於有司傳誦海內容子未嘗以此自多譬西子去苧蘿入吳宮與王出同車坐同席其顏色之婿方諸浣紗溪上時樵夫牧豎所見而共悅之者豈有異與今者容子年日盛學日富名日著文日工海內之傳誦者紙價日貴予懼其傳之弗眞而效顰於東里者衆也請裒其試藝梓以行世容子之文章固不止此此直西里之一顰耳其爲不顰而美者多矣晝之讀其文者當求其眞毋貌其似也可詩有云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當西子淡妝濃抹也相宜吾於容子之文亦云

漆天集序

昭然者共天乎垂象著明人皆見之塊然者地也含精蘊華鮮有窺其中之所藏者昭然少之謂塊然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吾將韜晦光景泯人我於黯黮寓古今於長夜矣予盍為我槑之塊然快然許可遂以十方虛空作一片紙昆明劫灰作一錠墨兔角龜毛作一管筆四大海水作箇硯池盡風雷雲物山川艸木蠢動含靈一一切攝入漆桶和合空色歌之詠之而成聲繪之納之而

成形指之畫之筋之勒之而成文字罔蓋之奇日塊然漆天已竟從此一劫直至阿僧祇劫窮此世界直至恆河沙界無有一法可得一人可遇是之謂塊然之詩是之謂塊然之文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序二

送劉東谿謁銓序

東谿先生博學洽聞練達政事具泛應之才得通方之智登賢書通仕籍待年林下事無大小一以道心應之中無有焉乙亥之夏銓次當及計偕北上啓行有日矣與山僧鷲相遇於容塵軒中忽忽別去山僧挽之少留願有所請揖而言曰先生斯行也為道乎為名乎利乎夫有所為者必有所擇子請越俎代庖現身選官場中為先生說法可乎先生笑而應之曰可遂揖而請曰有邑於此甲第專城簪纓接壤此仕宦之鄉也先生官此其晉接乎却埽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此土地膏腴民俗殷阜此錢穀之府也先生官此其繭絲乎保障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此貨貝充盈梯航輻輳此商旅之區也先生官此其通工乎抑末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

此車馬交馳供億旁午此迎送之衝也先生官此其折腰乎強項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此民多梟獍俗尚頑嚚此聽訟之所也先生官此其折獄乎鳴琴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此菁篁蔽山萑苻遍澤此嘯聚之藪也先生官此其革面乎革心乎先生默然請者既窮所指聽者默而不應審所擇而弗得也還坐以思復揖而請曰有邑於此家而絃戶而誦說禮敦詩揚風扢雅此教化之地也先生官此其純王乎雜霸乎

先生展然起曰純王哉吾既知所擇矣與時北上天官操詮衡者如公知我固所願也臨別索言書此以贈先生志之毋忽區區之請乎

贈吳芥舟謁銓序

鼓萬物者莫如風振萬物者莫如雷往而不戢則有飄瓦折木之勢潤萬物者莫如雨澤萬物者莫如露久而不霽則為霪潦瘴癘之災豈惟造化哉人固有之風雷猶怒也雨露喜也過怒則暴過喜則淫惟至人為能從心不踰一喜一怒發皆中節順行逆行無非三昧或怒而喜忽而怒示不測之威加不測之恩所謂大機大用大經大權仁義互用而無礙生殺榮與而莫測者也夫則學地中人剛柔異質健順殊能喜怒之發不能無偏外感將逆氣為氣質所使或復雜以情識加之執拗鞭撻之下無全人姑息之流成溺愛居家固爾服官亦然吾輩所當深戒也昔人論克己之方須從偏處克起人人各有偏處苦不自知一念廻光返照洞見本源無明煩惱即是菩提恩愛癡情無非般若變化一分氣習便有一分受用克之又克直至全體真如天君獨斷時譬諸薰風解慍殷雷發蟄膏雨作霖甘露成醴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以此而

飄折瘴潦之足憂己卯歲來自東林信宿芥舟先生別業雨窗夜話偶論及之芥舟深以為然次年春芥舟計階北上行將受命神武出膺民社之寄此慎用喜怒時也其行也追述前語書以為贈

送吳芥舟宰沅江詩冊序

有漁於洞庭者與羅浮之老樵相遇於岐路漁問樵曰子且奚適矣老樵釋擔而對曰吾世於樵老於樵長子孫於樵朝出而夕返荷薪易米於市旅有粟則息肩焉罄復樵耳漁者笑曰子之業勤矣惜也勞而無功夫朝出而夕返始能博一飽於薪蒸少有餘而弗蓄老於樵則得矣如子孫何吾聞五湖爲方輿之腹猶人身之有五臓也洞庭居中衆流滙焉猶谷神之天府蓄於胃而弗洩也魚鼈

蟹蛤之屬如取如攜鷗鷺鳧雁所居可羅可弋菱芡荇藻足備饔飧之餐大貝文犀珊瑚翡翠所不畢集得之可以致富而遺子孫子欲之乎盍從予遊矣老樵笑而謝之有頃起而問曰富在天乎在漁乎其在天也漁亦樵也誠其在漁何必洞庭大乘百斛之舟貨於江湖之上獲僅百耳過此則膠焉而弗勝珠玉猶沙礫耳何也量有大小其所受者重與輕也譬諸胃中之藏日食二升不足則餒焉弗振已耳猶弗病也若夫過飽則哯強飲則醉病遂生焉此老氏之所以貴知足也吾之食於樵也斧斤所施不遠谿谷薪槱所收不遺樸樕擷之以手挾之以肘負之於後戴之於首時或不勝委諸地斯已矣及歸而售諸市良材與散木同價傳諸火桐梓與棫樸俱燼貿之粟以炊則大烹之與粗糲均一飽也夫何蓄焉又何足焉漁者善其言也相視而笑鼓枻而歌之歌曰湖之波有清有濁山之木有直有曲寧衆濁而獨清毋枉直而就曲老樵聞而和之歌曰青草湖邊理釣絲爛柯山下

看殘棋兩人別後無相識紫陌紅塵知是誰芥舟與東樵爲友出處雖殊均以廉潔相許其宰沅江也同人祖道各爲詩歌送之屬東樵以序言遂述漁樵之語弁其首幀用致世外相期之意

送李廣文還感恩學署序

爲學之要先去其名利之心晚近士習捨名與利更無以寄其心者聖人知人情之好名也故其立言申之以名教勵之以名節繩之眞後世忠臣孝子知有名而已矣知人情之好利也故其作易曰利見大人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後世商旅行役知有利而已矣之二者猶魚與獸其勢不可兼收趨小利者必損大名獲美名者則無厚利貴人達官富商巨賈各從所務而不相奪假有志於聖

賢之學者日逐逐於攀援奔競之場非眞好名也較錙銖權子毋惟出納之爲吝非眞好利也眞好名者陽讓其利而陰致其名眞好利者先市其名而後獲其利士有廉靜寡欲而膺應仕者有輕財好施其獲百倍者此名利兼收之術也今之仕者吾甚惑之假令致身之始矢志廉隅常祿之外一介不苟取與苞苴之餽摽而出諸門外雖萊蕪之釜遊魚而冰檗之操愈勵首蓿之寒無褪而戶外之屨恆滿入其室者說禮教詩聞其風者廉頑立懦金石可貫鬼神可通羣蒙可啓四聰可達不求名而名自至又安往而不利哉予與黃斯廣文先世同譜少壯同遊廣文仕而斷身入名利之中予則隱而爲僧脫屣名利之外二人不相知也豈相爲謀乎其再返官舍也悵然有三年之別岐路握手無以爲貽聊爲迂闊之談謬以相勉寶自怠其爲迂闊也區區之懷所以過望於良友者更復有說匆匆未遑及此請俟他年

送李斗山謁銓序

華亭遠矣古道寂然復有船子垂釣於白鷺潭上志不在魚也而托於漁曉起推篷遊驪江干官舫解維鳴鉦伐鼓傾城祖餞接踵津亭驪歌之聲洋溢於涯涘側耳遠聽未免有情訊諸人言知為白社高賢青雲貴客多士矜式蒼生引領久矣茲行也將受命於神武征帆遄發經過漁磯注目視之其人如玉仁陽學博斗山李君也隔江招手揖船子而問之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漁樵等也何以

敎我船子停棹倚舷笑而語之曰吾托於漁老於漁知有魚耳他奚與焉雖然吾嘗聞諸陽晝矣晝之告宓子宰單父也曰有魚於此投綸錯餌迎而吸之惟恐後之陽鱎也味薄多刺弗利於嗜盍舍之若沈若浮若去若就不可餌以世味強以必至者鱒魴也請致之宓子善其言甫入境冠蓋遠迎交接於道宓子叱其御曰疾驅之疾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既至邑尊賢取友相助為理期月鳴琴單父大治蓋能舍陽鱎而取鱒魴故也昔日船子釣盡江波金鱗罕遇今者金鱗遇矣吾嘗罷釣江波高詠滄浪之曲以送之陽晝所謂陽鱎者誰乎智者可無擇乎解斯義也昔有珠江之漁父一別三年來往鳳凰池上覩鰷魚之出遊知魚樂矣所以自樂其樂者則何如他時相見請以子言質之古道庶不寂莫云爾

送盧璞石司訓大埔序

犬馬齒今年七十矣中間操觚染翰送人作吏不一而足姑舉其一焉昔在乙丑之春送同學友人黃鳴敎典敎於潮之大埔越十四年送香山毛明經驥瞻復司訓於其邑越九年至今丙戌璞石盧君由歲薦出身初膺簡命往司鐸焉其行也黨中諸子各爲詩歌以祖其道屬予序之噫一邑之學一官之守一人之身凡三見之況其他乎聊以廣文之出處徵之也四十年前予寓佛山見廣文於

座間甫弱冠耳儒雅風流翩翩王謝也里中兒拜手下風推爲一鄉善士未幾爲諸生食餼於信安之郡庠出爲文章膾炙人口長安爲之紙貴稱國士焉越二十年舉明經矣又二十年初授今職君與相大受期之海內刮目俟其登庸東南多士咸引領望時雨之化曰此天下士也噫一邑之學一官之守一人之身又三見之況其他乎富貴不足多予於廣文之行竊自笑焉人生天地間上壽百年耳予未及此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爲雲爲泥爲天爲淵爲屈爲信爲飛爲蟠者何可勝道內觀巳身外觀人事遂不覺夫老之將至是可笑也是可笑也廣文行矣當努力爲天下士予幸未老請拭目以觀厥成

送陳伯雲北遊詩序

憶予少時常與里中兒好閑而無事者爲觀俗之會每遇良辰令節褒衣緩帶約伴偕往並坐於長橋孔道之旁觀彼過客或徒或乘或荷或擎或趨或行或將或迎諦視久之各指而目之曰若俗以利若俗以名若俗以色若俗以聲若俗以境若俗以情若則俗以攻取若則俗以送迎觀罷輿闌一笑散去當時以爲勝事至今思之而後知其非也人盡俗也俗者俗矣惡知觀俗者之非俗乎陳子

伯雲黨中翹楚也好讀書工詞賦自恨生長嶺南不獲交遊天下豪傑覩山川之奇都邑之富慨然捨去滿畝圖書挾生平著作以行適與山僧相遇於孔道之旁下車而揖告予别曰將適京師也一時送者爭爲詩歌以祖其行彙成一帙命予序之陳子有志之士意其中之所托必有大過人者今則攬轡伏軾馳驅萬里歷九州而相君心雖閒而跡則俗甚彼行者俗矣送行者與之俱俗送行者俗矣序送行詩者惡知其非俗乎予因陳子之行遂有感乎向者觀俗之會當局不知旁觀知之旁觀知之復旁觀之是使旁觀者更旁觀夫旁觀者也陳子行矣至京師與賢士大夫遊請以予言告之孰閒孰俗必有能辨之者謂山僧爲何如人

送陳調芳遊羅浮序

陳子調芳結髮稽古足不履闕嘗讀史遷書慨然有志於名山大川之遊自計遠遊必由近始近莫近於吾粵粵之近者莫先於羅浮將取道而發軔焉出問途於已經或有勉之者曰壯哉遊乎洞天之樂不可言喻丹崖碧澗瑶草琪花仙禽馴鹿往往而有子必遇之或有尼之者曰客之告者過也朱明古洞今爲圻墟鐵橋石樓艱危跋涉荊棘蒙茸鵑張狐突有苦而已吾未見其爲樂也二客皆

深於遊而熟於羅浮者耳目等耳而見聞各別情好均也苦樂頓殊陳子聞而大惑走以質諸東樵之老僧老僧昔居羅浮不下山者三年四百三十二峯至今了然心目遊則有矣未常知其爲苦樂也因陳子之疑茫然無以自解笑謂陳子曰我佛有言山河大地皆由妄想執著所成稍涉妄執則横生好惡分别美惡顛倒取舍夫蓬頭攣耳齞脣歷齒人所惡者而登徒自愛其婦毛嬙麗姬人之所謂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情識爲之也有知之士如木人之見花鳥此旣無情彼亦不驚無好也無惡也又安得有美惡取捨之見強生分别哉子行矣雲月總同溪山各别苦樂之見惟人自取子非客惡知客之所謂樂客非子又安能以已之所謂樂者強子以必樂乎陳子果神明於遊也當於苦樂之外别通一路與羅浮君相見於無何有之鄉大笑還家方信老僧之言不誣

送空虛上人叅方序

無智人不堪叅學信根未深也俗情未盡也眼目未開脚跟未穩也無福人不容叅學窮老多病疎慵孤硬不能隨衆也無是二者許買草鞋作行脚漢入選佛場中心空及第有分更有一種早年不遇作家旨叅瞎印縱微有所得奈見地偏枯百尺竿頭無轉身處自謂平實知見老實修行步步踏實地去殊不知從前所得是黑山鬼窟裏活計不是自巳寶藏家珍若不掀翻窠臼虛心受益叅叩

諸方發明向上一句便被從前雜毒横亘八識田中漸成痼疾雖遇良醫汗下無術我輩出門叅學時先要將平日所叅所印所見所聞抛向東洋大海然後赤骨空拳撥草瞻風千人萬人也叅一箇半箇也叅直至山窮水盡前不到村後不到店時遇明眼人一棒一喝便從是處轉身放下千斤擔子始悔從前說虛說實早巳虛妄不實矣空虛上人向字空實曾於華林會下得箇入處與山僧盤桓日久知其所得實則實矣止是不虛思一舉之未得其便丁丑秋發足叅方枉道入丹霞與山僧作別索言爲贈山僧乃無福人也窮老出門不見客於造物嘉其行也笑而謂之曰昨日空實今還實否實應諾諾更謂之曰昨日空實今能虛否實無以應因易空實字曰空虛昔者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實也以盛水漿堅而不能舉實也惟其實也是以大而不適於用莊子以其拙於用大也令虛其中以爲大樽可以浮於江湖而登彼岸此道所以集虛也空

虛行矣倘過中流適與狂濤噬波卒風暴雨相遇時當虛舟以濟之必有膈江招手而來者

送丹霞願來首座南遊詩序

前丹霞予知之最後後丹霞予知之獨先早年嘗與之遊儼然有名山大川之志偃蹇餘生草鞵未辦丹霞絕塵先奔予則瞠乎後矣年來丹霞首衆立僧予嘗以名山大川期之今春治裝還高凉省覲將乘輿渡海赴幕府請一時同人送之以詩噫此豈丹霞志哉丹霞方將置身孤峯絕頂覩視一切珠崖溟渤猶坳堂杯水耳今且以芥爲舟截流飛渡一朝大笑歸來乘大願船御風而行從衡海

岳之間其志固未可量老樵老矣請與丹霞別峯相見弁言於首幀以壯其行

送而卓師參方序

乙亥九秋予與而卓師約爲五嶽之遊冬入丹霞共度歲越春解制師邀予度嶺予以丹霞山水高深不忍卽別師乃結伴而行先日過寮與予話別索言爲贈予謂凡贈人者必視其人之所少而卓聰明特達本分完具未嘗少欠絲毫山僧雖喙長三尺思有補於良友別無可說惟憶去秋同舟北來舟中無事相對劇談謂造物小兒最忌我輩身處濁流志托清高於三界六欲中未出謂出未

破謂破從空中幻出幾處窠臼而陷阱之於十字街頭建立寶坊弘堂敞闊板響鐘鳴雲水駢塡沓詢逕遝是名熱鬧窠臼於幽邃無人處結構一所尖頭屋半把茅七尺椽木足草足人閒境閒是名寂靜窠臼於深山大澤中貯下一區丘壑懸崖峭壁怪石淸泉可以逃名可以終老是名休歇窠臼於通都大邑中構造一間接官驛亭使儞灑埽輪跡輻輳迎送交加聲譽播聞交遊光寵是名棲托窠臼於三家村裏嘗得一座古廟借作巫祝營借

假作香花絡繹談婆姥禪說應赴法是名利養窠曰從上五種窠曰造物小兒一期建立我輩已事未明脚跟未穩不免境緣所奪業力所牽有入門之路無出身之策墮在小兒圈䙡中十嘗八九山僧一入丹霞便不忍去是落在第三窠曰尚有第一窠曰留與智者自爲決擇而卓行矣當憶前日舟中之語努力著鞭瞻風撥草遇店便投逢山暫住譬諸香象截流師子反擲去來自由方是好手惟是丹霞山中有箇窠曰最深最毒山僧到此別

有出身之路直至一拳拳倒一脚踢翻造物小兒只得一場懡㦬奈我何奈我何

送姪蓂朔還姑蘇序

伯兄九谷子宦成於鄉子之國既老而家於姑蘇乃捐館焉嫂氏齋居教三子如父之生三子事母殊謹事無大小必白出無遠近必請得請乃行耳大姪蓂朔長主門戶旦夕承歡必先諸弟未嘗一日違色笑也嫂之愛其子也亦如之其去墳墓也三載矣乙酉賓興春三月先歸本籍待舉於鄉過予禪室喜其來也問訊嫂氏得安勝已次及行李曰斯行也母命乎請而得乎則告曰老母許我揚

名矣至秋覲場不得志於造物予深惜之忽忽歲暮復來告別勉留之曰母既汝許當無汝憂盍爲墳墓計至春埽除啓行未晩乎曰向之許以名也名不可得復不遄歸貽門閭戚矣請辭知其不可留也乃遣之行行未幾靜中思惟不覺失笑古人云官廢於宦成孝衰於妻子非也仕之以貪墨敗者多由於宦之未成蓂速成之仕則慕君不得則熱中焉孺慕殺滅矣豈惟人子哉慈母之愛其子亦復如是向者嫂姪之在姑蘇也慈孝相依未嘗

暫捨忽以私名之故毋忍割愛而命其子子復駭厥晨昏以事遠遊爲名故耳假令秋試而捷惟公車之是急又何暇於言歸今者遊子俶裝急於報命也豈以名哉孺慕之由於秉未容少假耳名不可無也無之無以報其父母名不可有也有之愛慕寖衰矣古之至人常自處於非有非無若有若無不有不無卽有卽無之間可有可無無不可者愛慕天性也豈容有情入之子思逃名久矣顧名於我何仇哉而逃之也以此自笑笑至日夕不知

笑所從來書以贈莫朔之行持入吳中當有識者見而笑之

題遊行圖示東華姪兆始蘇序

耳目之所不及而出諸口者曰妄語聖人所以存而不論也耳可得聞目不可得而見務飾其說以駭俗曰綺語聖人所以絀而不議也耳聞而目見矣未嘗置身其中越俎而代爲之謀曰饒舌聖人所以議而不辨也不以耳食不以目覩不以形踐惟以意會神遊收天下之名山大川入於方寸一動念頃周流六虛憑陵八極視十洲三島五嶽四瀆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出諸口似諸人能織悉而

靡遺者曰巵言大易所謂擬議之以成其變化也東華姪生有美質頗能脫略於俗情從父遠宦遍遊江陵郟城之間吳越齊魯古今名勝足跡幾遍身雖隸籍金閶心實不忘桑梓年二十有奇兩返丘園三度庾嶺長途跋涉江山之奇灘瀧之險身之所試足之所至嘗耳之目之宜其知之詳而言之確也去冬歸粤今秋還吳里中諸子繪圖爲詩以贈其行問序於老僧老僧今年六十有六矣殊守一丘臥遊五嶽嘗諸坎井之鼃不復知有東海

之大其視東華盛衰遠近之跡矣晉天淵人各有幸有不幸焉無足道者斯圖也摹寫山川人物之勝歸程岐路之詳固曠乎其大觀矣已而注目尋思卷中之畫畫中之境境中之人人中之賓主膠靑而塗丹者披圖而索句者耳之所聞者十目之所見者一身之試之足之至之者惟姑蘇之歸客耳老僧旁觀不欲取信於耳目又不能倚重於身與足也姑從大易之所謂擬議者戹其言以弁之幻緣未畢遊興尚存他年按圖問津覓諸阮於閶

門之下當為東華更進一解

送悟止上人收白骨序

悟止上人憫遺骸暴露之慘與其徒數人挐舟載具以往窮山蔣澤凡有所遇就地瘞之地無遠近江河谿澗斥鹵潢汙舟之所通靡弗屆也境無夷險怒濤翻波黑風暴雨與之所至靡弗之也分無差等王臣厮役旅魂國殤目之所見靡弗收也悟止之為是舉也不要福於天不求助於人不干名於衆胼手胝足與衣垢形不遑自逸必盡大地之枯骨蓋之藏之而後已噫悟止之心良苦矣悟止

之計亦拙矣衆生自無始以來汩沒生死海中曠劫委形積爲枯朽如須彌盧如恒河沙不可比量而數計在悟止分中自蓋自藏尚不可得何有於其他乎謂不然昔北山有愚公者懲大形王屋之窒也聚室而謀將夷其土石投諸渤海之尾其婦疑之河曲之智叟笑之鄰之孀妻弱子則往而助之操蛇之神聞之而恐請命於帝令夸娥氏之二子負二山分厝而避之自是而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今悟止之願亦猶夫愚公之志也斯志

一立盡十方刹土微塵世界消歸悟止分中一彈指頃度盡無量無數無邊衆生成就無量無數無邊佛事衆生自無始劫來委形棄蛻纍纍藉藉於白楊荒草間一彈指頃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放光動地回憶向時扁舟蕩槳雨笠風簑俱屬前塵影事然後停橈舞檝大笑還家臭腐神奇悉皆銷隕安得有黄壤白骨煩爾悟止挾鋤持鍤哉悟止行矣直至水盡山窮屍横遍野白骨撐天時節正好滿船空載月明歸也既嘉其志歌以送

之一歌曰舟曉發兮谿之滸鼓蘭枻兮容與百歲骷髏血未乾捷蓬笑指來時路再歌曰舟晚泊兮江之上狎野鷗兮蕩漾收拾鍬鋤一事無西方懸鼓遥相向三歌曰舟夕宿兮蘆之汀秋風淸兮月明寂寂夜深人定後漁燈唯伴野燐靑歌三闋悟止放舟浩然長往時夕陽在山烟波縹緲岸旁送者延佇望洋不知所届各爲詩歌以壓其志爲子序之是亦鄰之孀妻弱子助恐公以荷擔也其不爲智叟所笑者幾希矣

送吳謂公遊西粤序

善夫莊生之言遊也以逍遥冠南華一經之首夫道何取於遊遊何取於逍遥哉九有之大六合之廣人生其間未有居而不遊者門庭以外達於鄉國漸抵京華縱其所適有遠近之殊無非遊也名山大澤通都巨邑吾所當遊之地也車者徒者負者戴者吾所同遊之侶也士爭名於朝賈罔利於市智闘巧勇闘力皆吾遊中所經歷耳聞而目覩者也惟至人得逍遥之樂遠近夷險無入而不自

得焉大而大用之爲北溟之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遊也小而小用之如斥澤之鴳翺翔蓬蒿之間細而等於野馬塵埃乗化往來於明窗闕隙之中亦遊也無在而不用其逍遥焉古今之善於用大者常虚其中故能浮於江湖泛泛然去留在我物不得而夭閼之倘不善用則爲五石之瓠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爲瓢則瓠落而無所容若是者何也虚而通者故能自致於逍遥中有物焉則其所遊容或閡也吳子謂公閩中之傑

夙負雄才遊於鄉國文章詞賦有瀟灑出羣之致同黨之士未能或先之者其志大才高宜爲九萬里之適而乃俛首榆枋與鷽鳩蜩鷃輩同爲物外之遊匪其中之至虛曷克幾此今年仲春忽治行李操奇贏而適西粵茲行也將爲圖南之鵬耶爲斥澤之鴳耶其大其小吾固不得而知之然其中之逍遙吾知吳子必有所以自得者矣啓行之日同學諸子各爲詩歌以壯其行索予序之爰述莊生之旨弁言於首幀

四供冊序

庚辰之夏圓捷開黎壽七十有一及門諸子盡世間所有各修供養靡不傾竭師皆却而弗納鮮有愜其意也予時養痾東林未獲隨衆致禮越次年初夏能強起矣猶傴僂匍匐不辭跋涉策杖入山謁師於天湖之芻廬思所以爲獻者而不得也且念世間所有師已却之於前又不可以前所已却者更復瀆之於後思所以愜其意者又不可得也友人李子仰喬善爲丹青往就之謀令作小品物

色凡四種爲怪石供者四爲花卉供者如之果蓏供亦如之瓜與蔬合而爲四亦如之畫既成出以示客客有疑爲褻者予笑而解之曰人情莫不欲壽祝以壽者持不壽之物以獻非所以爲敬也夫金帛飲食類皆易散而易壞不足道也至於石雖堅有時而泐花香與色有時而萎果熟則蒂落瓜蔬逾時其黃而隕之數者生於化工未有造而不化化而不造者其勢不可以長久予嘗聞之絹素之壽以千紙楮半之非二者之能永也加之以丹

鉛膠青之色揮灑繪絢之妙斯永久耳由是觀之造物之工不如畫師之工化工之壽又不如畫工之所謂壽者以是爲獻庶其愜於師意乎旣以語客還而思之師以儒門澹泊棄俗出家承事雲頂嚴淨毘尼德不朽矣經營大刹支撑祖庭功不朽矣著書辨惑警瞶提聾言不朽矣跡師生平其介如石其文如春華其質如秋實其教育人人如瓜蔬之味適於口而悅於腹無復世味之腥葷徒事大烹之養而已師之於道高矣美矣假令僧繇揭

管頳石點頭百鳥銜花青猿獻果東陵奉五色之瓜漢陰竭百畦之供未足方其壽量福量之所至而况世間所有種種供養足當一顧笑而納受耶前此惑矣後此之供惡知其非惑乎惑與不惑固不自知也持入天湖請辨惑者爲我辨惑

慶童子序

家咸聖又以己巳之仲春再舉仲子覽揆之日請立名於[illegible]曰有取乎大易積善之旨字之曰慶蓋欲乃祖乃翁咸顧名而思義爲子若孫者將慕義以成其名也其慶也可慶也其慶慶也可共慶也嘗聞古之壽者以十年爲一袠祝高年者五十爲中壽六十爲週甲七十爲老八十爲耋九十爲耄百歲曰期凡此皆世所共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咸思製錦稱觥以誇耀於鄉黨孰知矍鑠而

翁呱泣而童相去幾何不有始何以有終不有童何以有翁哉是翁可祝童亦可祝也於是自我作古創爲一袠初開之慶爲文以祝之客有獻疑者曰觿韘之佩見譏於風人謂其躐等無序也今茲之舉無乃過乎予曰否否所謂躐等非是之謂也搢紳之事厮養傚之素封之事窮乞效之章逢之事椎埋效之頒白之事髫齔效之謂其不知量也大易之數乾坤爲老六子爲少老可變而少不變以消息之理觀之孰如慶日寅於寅週中則[illegible]

生於朔既望則蝕以盈虛之數揆之孰如慶壽爲衰微喜懼相仍少爲壯始富強可恃以盛衰之形較之孰如慶廊廟趨名市廛罔利襁褓之嬰冥然無事以勞逸之勢徵之孰如慶壯夫思鬬老人貪得赤子之心純一無易以習氣之變方之孰如慶毛施眩目鄭衞聾耳混沌未開吉祥止止以理欲之界繩之孰如慶機與年深過隨齒長童心未搖聖功可養以美惡之習考之孰如慶子不究夫大衍之策乎一爲生數十爲成數一不生於一而生

於十十不成於十而成於一循環無端達乎千億今茲之慶譬諸行遠者發軔於堂皇爲山者權輿於一簣其漸進而有序也孰如慶以爲躐等不亦惑乎客無以難遂各爲詩歌以祝之山僧倡之諸公屬而和之書之於冊爰當屏帳其視世之製錦稱觥誇耀鄉黨者不有間乎序既成槩之以詩曰羡君弧矢正逢辰三祝從茲事事新萬仞嵩丘方一簣千年松栢始三春生來渥水龍駒種催老華堂鶴髮親他日賓筵稱壽者老夫應是百年人

積社序　代

莊生之言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道之貴乎積也雖然積金而封焉世謂之守錢之虜積粟而餘焉世謂之倉中之鼠等積耳得失攸分可不慎與善於積者裒多而益寡取不傷廉周急不繼富與不傷惠世又烏得而非之我輩身居士林志存施濟雖未擴充其事不妨小試其端遂與同志約節其膏火之餘日積一文月計三十歲計三百有

六十合數人之積通三年之計得錢若干屬之能者典之出其贏餘爲每月望日贖放物命之貲或遇顛連無告則分以濟之亦仁民愛物之一端也其視錢虜倉鼠之積不大逕庭與議既成請證明於神以要之名其會曰積蓋有取乎大易積善餘慶之義以相勉舉世積金積粟唯子母之計出納之吝者可以風乎

送山棚山人出家詩序

出家無中人非大智則大愚不爲大賢必大不肖盡大地窮古今如來門下焉有中立之徒哉山棚山人先我爲人遲我三十年而後爲僧一時同人見而喜之聞而惜之各半也其喜之也曰昔日堃九今之山棚早年慕道中年信道晚年入道末年聞道八十行脚趙州未老也惜之者曰六十不得爲比丘七十猶稱求寂菩薩現身下座驅烏蹤等前行高沙彌獨不能爲種松道者乎東樵聞而笑

之曰諸公之論膠矣惡知世出世間有所謂大智大賢之士未出娘胎度人已畢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者乎彼丈夫也此丈夫也視碌碌者流智愚賢不肖相去何如而可以恒情律之耶山棚薙染未幾別衆入山黨中之能詩者詠歌以贈恐其未忘世見也弁以一言俾世之出家者毋作中立之想焉吾與山棚當不孤立耳山棚青螺山李氏子生有氣骨深明大義常與之遊知其爲人大智大賢山棚善自爲之愚不肖乎吾知免矣

咸陟堂文集卷之三

東樵山人跡删著

跋　誌　銘

石洞遺稿後跋

先師在日予與陶子握山相約出家爲方外之遊予竟絶塵先奔被先師一手按定穿却鼻孔握山逡巡畏縮幾番錯過竟以白衣老死牖下憶先師坐脫時予歸自羅浮隨俗執喪了無戚容握山過吊哭不能起予笑而已及握山死予往哭之一如

握山之哭吾師也客怪而問曰人盡友也師一而已心痛之哀殺於三月固有說乎予笑而解之曰昔有三人同幽犴狴朝夕束縛誓共出離未幾甲以無罪雪乙則抉藩以逸遺其一獨在縲絏甲與乙謀所以出之不遺餘力無如囹圄日固計無所施及甲考終乙往弔之雖有存亡之感猶幸已與甲之出於獄得正而斃也在獄者聞之躃號辟欲絶自以爲楚囚之餘生反不若禮魂之先死哭之慟爲生者也後竟卒於三木乙往哭之存亡之感固不異於疇昔猶痛已與甲之獨免不能出幽囚於桎梏哭之慟爲死者也夫悲哀之情緣感而動無從之涕君子惡之況至人前效兒女態哉客遂釋然已而入室覩握山讀書處廢紙盈案檢之得先師遺稿若干言及小傳一篇持還梓之以貽後人使微見先師之麤跡不忘故友之苦心且爲抉藩而逸者幸之也

藏稿後跋

傾盡如許肝膽結得幾箇朋友究竟得心無多費盡如許精神作得幾篇文字究竟得意無多晚年寡交慎言漸知揀擇眼中止存一兩箇真朋友篋中止留得一兩篇真文字不免見隨日新多半化爲虛假始知交遊著述二者皆無定論反不如一切放下得大快活年老心灰正好束之高閣藏之名山直待蓋棺方有定論

塗鴉集後跋

鼎湖山圓老師鷲得戒阿闍棃也晚年彙其生平著述名曰塗鴉中間所載大抵蘊澹泊寧靜之懷稟清淨瑩潔之質具聰明特達之姿負堅剛骯髒之骨出綱常名教之門入枯槁寂莫之室以高標獨立之身處頽波濁流之日奮惡辣孤硬之手操鋒茲圭角之筆爲嬉笑怒罵之文挽脂韋滑稽之失世之受其笑罵者掛不以爲輕薄而妒嫉之由是而獨行踽踽窮年兀兀大不理於衆口不見容

於造物鷲之與師所謂同病而相憐者也辛巳之夏入山安居自悉前十日師授書命爲編次展卷三復因之而自有感焉向使吾師生與佛祖同時靈山會上當不遜於多聞之慶喜曹溪門下又何有於江西之馬駒斯時也正法方興宗風丕振師且註經弘論代佛宣揚之不暇何暇爲不平之鳴取嫌於末世哉奈何生不逢時所見所聞可傷可痛遮之不能捨之弗忍不得已而寫諸微言聊寫其悲天憫人之志俾有血氣者庶幾激發而猶省

爲此世之所謂輕薄者正吾師之所以爲厚耳彼嘵嘵者烏足以知之鶩才不逮師遐與師等年來出辭吐氣輒見惜於流俗乃往還溟渤三入深山求把茆蓋頭而不可得返躬自咎未始非夙昔口業之報今老矣無能爲矣從慈焚棄筆硯緘口結舌寄食湖山清泉白石之間日執巾缾侍師左右師有言句記而錄之師語即吾語也夫復何云

出家二十頌後跋

鼎湖山圓長老博學多聞高談雄辯昔遊曾叟之門今入瞿曇之室以東方之滑稽詮西來之妙諦著爲文章凡數萬餘言爲諸方膾炙筆墨之餘遊戲爲出家二十頌抑揚激發殆無剩義已巳秋予謁公於鼎湖手授一帙命予跋之予捧讀至三覺其意淺而味深言近而指遠譬如靜夜之疎鐘有耳共聞如昏衢之炳燭有目共見如當陽之毒鼓生可令死如返魂之神藥死可致生如火宅之清

涼熱可使冷如寒谷之重纊冷可使熱將盡天下之人而薙之染之禪之律之而後可噫公之志亦大矣公之心良苦矣蓋自正法陵夷宗風不古名雖出家實爲名利徒登戒品殊昧清規所謂出家者不過工文詞習梵唄營屋宇美衣食置田宅畜徒衆能事畢矣如來門下何樂有此此編之作不得已也讀是編者又不容已也請公存此於笥中勿以示人懼爲衆的世有知者當傳而誦之其於出家之義不無少補焉遂跋其後時有客在座起

而問曰圓公二十出家而頌止於二十句使父母未生前出家已畢更從何處下註脚邪予笑而不答

九帶堂詩跋

昔大慧說法目諸方為海蟄禪而自比於海蜂蓋謂諸方以邪詭為智方寸九曲惟恐以實決與人徑山則肝腸淨白開口洞然有目共見無多宛委也此語流布古今人皆宗之從來說法往往從蟄而捨蜂何與意者深之則拙易藏淺之有瑕可指耶今之言詩者亦復如是工聲律為精微忽性情為淺露尋至鉛華相尚纖巧爭新風雅一道蕩然無遺此徑山所謂海蟄禪也天藏法叔受囑思關

洞徹玄要晦跡三十餘年當機垂語盡得杲祖芳規一棒一喝如獅子哮吼聞者莫不識負間或寓遊戲於翰墨以文字而作佛事惟假聲律以舒寫其性情不外性情而神明於聲律一開口便放百寶光照天燭地譬如月滿胎呈珠藏澤媚龍宮鼉市莫不覩其光怪此徑山所謂海蜂禪也年來吟詠盈篋偶爾出其一斑為管中窺豹者方便說法命鶩較閱授諸梓人工既竣因憶昔日白香山晚年好道嘗出其散帙於庭爇大炬為命一童子誦

之褻媼聽之識字而解義者甾之否則火之而已今視白香山集中多坦白平澹之言艱深而苦澀者未之見焉未始非童媼之功也鷲竊願自附於童媼矣公之自視爲徑山爲香山也優劣何如

送愚破比丘還匡廬詩跋

愚破智者破愚有力不以情牽不爲形役愚如勍敵智爲枝戟愚如堅壁智爲矢石攻之必破不待朝夕破之則空不存朕跡今歲高秋省覲同光返策廬阜斯行也愚巳破矣身若行雲心同流水安得未破之愚前村後店橫生荊棘哉一時同人各爲詩歌以贈其行裝潢成軸愚破笑而受之漫然不置可否噫予與諸子其眞愚乎何言之不善默也愚公不愚當有以破其愚者

陳氏炎抄後跋

子性陳先生予同學故人也予年十有三與先生同受知於𪻐石汪夫子之門同時入學同補郡博士弟子員年齒相去蓋雁行也聲氣之投則鍼芥也先生世其家學雖身列儒林嘗神明於天官書之言問語予以吉凶休咎之應若鑿鑿而有據者予之家學則異是日惟章句是務未暇此也聞先生之言茫然莫辯未幾鼎革予絕意塲屋盡棄所學從異人遊授三式書歸而究之憶先生昔日之

言若合符節乃就先生與之商確往來問難多所發明時先生名噪宇內求尅擇者門外之屨幾滿矣予則書劍無成持所學以問世世尠知者由是廢然猛省返而求之性命之旨中年去家從佛佛制沙門不得肄習星曆機祥風角之術家不得藏手不得執口不得而談也遂焚而棄之無片言之遺嘗聞先生自言其道日精其驗日確其造福於人也日以捷於影響與予所聞於師者殆華梵之不相曉又茫然也始悟莊生之言謂道不欲雜雜則擾擾則憂此仲尼所謂執御成名子貢所[illegible]心學奕樹朱所謂多岐亾羊學貴乎專且一也先生世守家學始終不易所尚在國爲純儒在家爲肖子名聞著於一時利澤施於後世無他專且一也予年六十有奇少而爲儒長而好遊壯而學仙今老矣乃返而求諸性命之旨深悔從前所好不專今既專矣而前路無多一旦無常不免功虧一簣反不若同學故人小成而大用之之爲愈也先生老年授其術於子孫陳子式基復能變通其道

名實有加於昔不欲自私其枝裒所受之書著爲一家之言行將出以問世函其書以見質予曰嗚婦哉昔也焚之今復議之是猶攘臂而下車也雖然道一而已陳氏所學更數世而不易其業可以成名吾教西來一超直入等名實於泡影頓漸之異也又烏知吾之所謂頓者非陳氏之所謂漸乎遂筆其說於卷後冀世之爲學者不問術之精[illegible]道之大小效之遲速專其心而一其志焉猶無成也吾則妄矣

此山道後跋

一部論語不曾說著此字非遺之也文字爲實義此字爲空諦尼山老子欲後世學者從有名處求無名名有解處得無解解藏却一此字一部論語盡在其中論此論也語此語也心此心也理此理也一以貫之而已此山山人得此旨此山此山也人此人也詩此詩也文此文也拈出一此字此山山人亦在其中一狀領過且道藏却是拈出是待將父母未生而目庖羲未畫文字粉碎爲微塵捏

聚成一箇方許說著此字註脚

題答張楊二公詩卷後

野人得芹食而甘之盛誇其美於豪家之子豪家子聞而悅之食指動矣索之不得求之不得啖之以利復不可得日揚圃無之深山廣澤暇而一遇不可要以必得也豪家子益信爲奇物庶幾見之若饑渴焉居無何大名賓客野人乃盈筐而至曰今晨採薪於野得之止此恐不復遇擬口腹之奉供鼎食需幸加匙匕主人與客皆大悅促庖人烹而薦之甫下箸而氣觸於鼻味澀於口不及嚥也

衆共吐而詈之以野人爲大愚予謂野人固愚要知其愚愚在獻耳於芹何咎夫芹本美獻者烹羊炰羔酒馨餚馥之下則惡耳遠夫杯盤狼藉宿酒未醒時菹而醢之可以消食瀹而羹之可以解酲豪家子方將啖歆之不暇辨得而吐詈之予野人也幻寄烟霞屏跡城市片楮隻字不入豪貴之門非矯也愚有吐而詈之者偶遇珠江內史假瞽姬故其行也自忘其愚送之以詩是野人之芹也[illegible]有見而吐詈之者竊爲霞藏內史持去[illegible]

邑君張子白出以俟之謬見賞識若小邑侯楊君賞識亦如主人二公皆天下士也張以詩文書法妙冠一時楊爲崑山作者旁通禪趣於野人之芹吐而詈之固矣旣不爾爾且啖歆焉意其中必有所取予初不知也未幾以公事入郡舟泊通津返輿從却肉簡徒步行吟直入野人之居野人跣足見客揖之坐問姓名知爲顯者猶未卜爲知己也二公自述夙契立談頃相得如平生歡日夕不忍辭去賦詩留別歸舟見寄予爲而和之錄成一軸

是又野人之芹也邑君方將有事於民社崑山佐以簪書佇將奏最循良置身金馬玉堂之上視山澤臞猶斥鷃耳野芹之獻得不吐而詈焉何以故意者留之笥中爲未來際消食解酲之助乎予有知己矣當歸耕二畊之鄉與二公爲方外之遊山處語默互相發明野芹之獻寧止此耶旣錄前詩書此卷後

石浪園詩集後跋

丹砂倩青黛黃赭綠畫之色也匪以粉素爲之質水墨爲之骨則其畫不神風雅一道亦復如是名山大澤琪林竹院花晨月夕揮麈班荊貴游傾蓋好友連牀詩之所由作也假無高僧韻士倡之唱酬索然俗矣脫離粉墨又焉有眞畫乎哉蒲澗何子先朝冢宰文孫翩翩佳公子也鍾紫水黃雲之奇擅朱霞白鶴之譽所與交游皆當今鉅公偉人下筆爲詩琅琅然黃鍾大呂也豈折楊皇華得覩頏於陽雪哉竊慮世之知蒲澗者淺讀蒲澗詩鮮能深入其微到此不妨諦當未曾開卷當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石浪園一部結集神交道契聲應氣求者誰

程母壽言跋

昔人有以瞋罵而作佛事者有以嬉笑而作佛事者有以歡喜讚歎而作佛事者皆一期建立無有實義昧者不知也老僧晚年法緣輙軻婆心叨怛常以瞋罵為人而人我怒嬉笑為人而人益怒計無復之今則請以歡喜讚歎為人人或怒我焉豈情哉譬諸餽遺酬酢之禮焉貽我白金報以鍮鉐則怒黃金則喜貽我黃金報以白金則怒美珠則喜何也所出者輕所獲者多也程母楊太君之慶

生也同時贈言皆美珠也令子維翰受而藏之裝潢而剞劂之猶恐未足以為報也質諸老僧老僧曰是不難請為壽母速客大酬美珠之贈遂執筆書其紙後畧似一偈曰雲門胡餅趙州茶滋味何曾隔自他珠玉滿前酬已畢南泉鼓笛送還家

普同塔誌銘 代

澹公之開山也無所不用其周詳山既開矣不可無佛佛不可見顯之以像像不可褻奉之以殿因而廣之諸佛菩薩之堂廡樓閣次第落成人知有佛矣不可無法以提倡之遂建方丈崇法堂現法王身踞獅子座匡徒示衆為人天軌範人知有法矣不可無僧僧之所重無過生死佛與法了生死之指南也若能從此了去叅學事畢來去自由無佛可師無法可說矣無如像季佛法式微僧風板

蕩說得行不得行得了不得開山主人不免從生死二途為同住僧作絡索解姑以不了了之二時粥飯三事衲衣覆體充腹不致饑寒所以養其生者至矣四大假合有生有老有病有死頤養有堂藥石有室涅槃有龕所以送其死者備矣唯是一靈已寂皮袋無歸大火翻身餘灰未燼一旦投之清流委諸草莽雖欲以不了了之其可得乎澹公一日過予道及此事唏噓感歎予為惻然爰捐淨檀鳩工運石卜地於丹霞之西北造普同塔塲一

區庶生順亾安共有同歸之樂無復暴露之憂十方雲水至茲土也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專精辦道同了不了之緣其於佛法乃相應云爾塔旣成爲之誌而銘之曰

一箇塔無縫罅十方僧無高下塔中主無假借塔中賓無家舍塔中境無代謝塔中人無但化有亦假無亦假四衆同歸無晝夜

陳德山墓表

震旦之南有大長者德山陳公與予有宿命之契不欲明言恐不知者以爲弔詭姑近言之憶予少時銳志於聖賢之道遍歷都邑壇塾間求一眞儒無或當者中道棄家從佛初爲雲水之遊識人多矣求一眞僧旣無所遇不得已返而求之正信之丈夫最後識長者於稠中覿面恍如夙昔中間針芥之投因緣契合非泛泛之可比甲子春予歸自珠崖乃薙衣受具始知梵行不蓄生像蓄須先請

諦信近事不苟出納者爲淨財主遍入聚落無可托者最後識長者告以故許之而不辭其爲因緣者一侍兒大機瓊產也初於長者無謀面之雅一見相視如父子給其衣藥飮食令不匱乏助成戒品賫送還里皆長者之賜也其爲因緣者二自是來往無間寒暑予厭塵囂乘輿遠遊時或離索每一念及輒復相尋壬申五月長者示疾旬日不起予遠在客次一夕夢長者過予作別若遠行狀明日遄歸長老端坐室中知予來也一笑而逝其爲

因緣者三六年三月孝子瀟灝澐卜地於寶塔岡之陽葬有日矣予在山中忽復心動買舟歸里日巳將夕遇故舊於途告以長者詰旦窆麥恐弗及之雞鳴早起往視窆事棺就壙矣土猶未封若有待者予至臨穴乃閉泉扉其爲因緣者四又數年修治封塋予復一過其家碑碣磨治佇望予來爲文勒石以表其墓予弗獲辭語三子曰此因緣也予果不來當有譽墓之客孰如世外眞契言之足信事之可傳乎長者系出陳氏諱元翰字屏甫法

名法端號德山先世由閩入廣考燦庭公娶魏氏生三子長者行三兄弟孝友內外無間言考妣繼歿孺慕泣血蔬食飲水不茹葷麵三年服闋哀念未巳禮事高僧稟受五戒爲淨行優婆塞以此身心賫報罔極斷殺放生樂善好施惟日不足嘗於廳事之旁卜地築室淨設香花莊嚴寶座奉瑞相懸幡幢日與仲兄率諸郞姪晨夕禮拜梵唄之聲鐘磬之音徹於戶外過里門者莫不側耳駐足欲喜讚歎謂傳雙林龐襄州今復見也長者平生大節存心誠信道篤律身嚴與人恕嘗有負千金之劵者一笑投之水火口無宿諾踐必如期由是義聲震於閭閻四方緇素樂與之遊行旅買販接踵於門受恩而尸祝者指不勝屈捐館之日遠近聞訃莫不歎悼巷哭罷市良由忠信所孚豚魚可格也蓋闇菩薩三昧慈悲方便誓度衆生捐巳利人有所不惜長者世出世間念念不忘普賢行願生平事佛如父敬僧如師視一切人如兄弟家人之誼眞末法之長城中流之砥柱也向者山僧以長

者爲淨財主自慶得人今巳矣郢人不作斲鼻奚施數年來別求淨主因緣不可復得此吾道之所以窮也悲夫

瘞齒誌銘

無位眞人假館於五濁之鄉得四大之室遂若焉室外六牕一戶戶無扃鑰啓閉出入莫知其時堅白氏有子三十六人性剛而好鬬遇物善決主人令爲守關左右大小上下動止各居其位守其職無相越者滑稽氏生一子與主俱來性柔能屈善爲說辭辨別旨否主人特專任之使居於內應賓客司出納焉堅白氏從進之臣也恃其衆且力與滑稽不相能一日主人方食名米氏之熟客令滑

稽儐諸門內米氏之黨有石生者嘗與俱來堅白氏列戟於門格之使退石生弗聽排闥直入衆共搏之爲石生所傷挫其前鋒衆遂潰乞援於滑稽稽不與鬬委曲辨別石生不戰而屈主人愛滑稽之柔順通變而懲堅白之剛愎自用也漸疎堅白堅白嗛滑稽之軋已也思中傷之伺滑稽與客對食乘其不戒闔戶攻之噬其膚血流被體滑稽忍隱弗與之較謹之而已未嘗報復居無何堅白之徒相繼辭去客有問於滑稽曰子何快耶[illegible]

堅白氏之子也[illegible]語之曰天地之道陰與陽也陰陽之性柔與剛也剛之勝柔直以方也柔之勝剛伏而藏也夫好勝者必遇其敵強梁者不得其死二玉相攻必有一缺兩共相拔必有一折彼徒知剛而不知柔能用而不能藏也予受命於天與主同休亦與同戚一動一靜唯主是役一語一默惟主之適與物無逆物莫得而傷焉彼恃其堅有時而磷恃其白容或可涅彼形其生先形而滅錚錚之易缺孰若庸庸之多福乎堅白氏聞而笑之曰

滑稽之義陋矣予方以先去者爲幸彼反以爲恥也予與若皆客也當居亭富盛之時食同嗜從同味立言豎義頤指氣使人胥聽之匪我之剛無以濟彼之柔因彼之柔益以成吾之剛夫何歉焉迨夫火宅將傾桑榆日暮糟糠不飽菜根是茹出辭吐氣困心橫慮予與若均有形之累無生之樂是以見幾不俟終日予方以先去者爲幸彼反以爲恥何也主人聞二氏之諍不相下也兩說解之曰宇宙微塵也百年瞬息也四大一室也客中[illegible]

主外爲客皆處乎之塵鄉盧而莫辨者也以塵合塵類弗齊也以空合空混知處也千秋萬歲舊宅當遷主人握手出門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二三子憷乎後矣何去酉先後之足云二氏跚主人之諭其諍乃已主人别爲築室以待堅白之去客爲之銘曰其來格格其去索索孰後孰先同歸于宅堅乎白乎韞而藏者客乎

咸陟堂文集卷之四

東樵山人跡删鶖著

記二

舍利塔記

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一切衆生現有相身說無生法合四爲一析一爲三無不落斷是謂法身有不落常是謂報身卽有卽無非常非斷是謂化身住世四十九年化緣已畢乃於毘舍離國娑羅雙樹間示般涅槃露紫金身令衆瞻仰取

足無餘然後入滅滅已闍維碎金剛體爲末舍利一天二龍三人分受八斛四斗各於其國爲塔供養蓋自阿育輪王驅役鬼神建造八萬四千浮圖徧滿贍部耶舍望氣負鐵念輪偕會行道顯聖東土自是而後天垂地涌流布人間如來化身一道平等中土邊地示現吉祥乘緣應感不別凡聖見色聞聲同臻解脫仁人孝子資報莊嚴此我世尊末後化身無刹不現令玆像季襯相皈依悟法身之眞常知報身之無常也韶州丹霞山澤薌禪[illegible]

尚本松江孫氏子得法於洞下天然和尚晩年出其衣鉢之資鑄造銅塔一座供如來舍利於中以期資報先是天翁開法丹霞之歲匡廬棲賢三峽橋畔舍利無數從地涌出初不知其爲瑞也尋發土得斷碣一片鐫云咸平庚子歲建此舍利塔衆方信爲希有重修砌底匣而藏之後棲賢僧於其故處淘汰土石得遺散舍利無數分布諸刹丹霞遣僧迎歸建塔於海螺峯頂澤翁後以別緣得此鑄塔事之期於過去父母靈骨歸藏之地奉此寶

塔鎭於彼山永遠供養俾見聞隨喜咸證眞常回向生恩莊嚴報土噫澤翁之所以事佛事親者至矣昔如來成道淨飯父王捨位出家摩耶夫人上生忉利聞佛說法俱證無生今者澤翁嗣法丹霞主席名山說法利生報佛恩德傳鐙續燄顯親揚名其於四十九載之徵猷等無有別父翁德化範和尚受荊千峯母氏德修心菴主棲眞淨土孫氏一門同登法席遠紹襄州較之淨飯摩耶詎有異與我比丘光鷲目覩勝事稽首和南曁[illegible]

爲之記昭示後來超方之士契斯旨也當於多寶
塔中平分半座爲澤翁父母常寂光中安身立命
之地若作報恩會去不唯辜負澤翁辜負如來亦
復不少

丹霞山記

佛法西來盛於韶石蓋自少室傳燈新州應化曹
谿一滴法乳淵源靈樹雲門雙峯諸山鼎峙幅幀
悉稱名刹其間一丘一壑之勝恒爲造物之所祕
惜不敢輕以假人必待佛法昌明天人輻輳然後
山澤之氣藉以潛通苟非其時非其人未易言此
也部之巖邑爲仁化大江東注直接曹源佳氣
鍾靈爰生仰祖丹霞福地居縣下游孤峯峭壁萬
象森羅實寶山之奧區化城之天府也久厭塵境

積想名山偶陪勝侶乘輿南來舟入錦谿遥瞻丹
嶠苒苒如赤城之霞卷舒天半髣髴天人仙聖乘
猊駕象來往於卿雲縹緲間變化萬狀眞幻一如
誠宇宙之奇觀見聞所罕覩也舟行漸近翹首山
光紺宇珠林交相掩映譬諸乾城樓閣出沒有無
不可端倪天上人間恍然莫辨甫至山別峯精舍
板屋數椽跨峯絕頂佇立江干若端拱揖客之狀
過別峯登舟入園寮抖擻客塵而後杖策登山石
徑紆廻羊腸九折攀緣磴道行絕壁間十步一息

喘急不能自禁山半有亭少憩須臾復出勇往纔歷級而上至山門僅數百武耳不啻行百里半九十之勢山門石壁榜曰丹霞字廣盈丈向所見者僅方寸耳門之上額曰别傳寺門内老僧俟客舉梿梿乃入旣入復升階丈餘過華橋至客堂爲三巖高處闢山故址也信宿客寮次第如家舍紙窗竹榻好友論心蕉雨松風故山入夢倦枕初甜晨鐘送曉披襟出門俯觀海日儼如身入蓬瀛脫屣塵界飄然忘返矣闢此山者始於萬道人道人虔

州開府也姓李名永茂字孝源河南鄧州人舉明進士歷官給諫秉直不阿出使留都値甲申之變北面痛哭矢志捐軀乙酉歲開府虔州守禦[illegible]大有方略四方義旅倚爲長城旋以外艱去官治喪嶺表遂居於此此山舊名長老寨韶人之避亂者居之四圍陡絶壁立梯懸三尺當關萬夫却舍誠天險也初公入嶺尋山卜築捐橐得之與介弟儀部鑑湖公奉母及室人數千指結宇山中營[illegible]巖壑之勝大類故里之丹霞因以[illegible]名[illegible]

慕諸峯色如渥丹燦若明霞名稱其實故也垦後有巖如堂如房制出天然不由穿鑿遂名之曰天然巖前天然丹霞主也岂山靈留識俟諸再來更爲丹霞别闢生面耶公居山讀禮時事日非期於終隱乃激於忠孝弗能自恝服闋趨行在拜大學士未幾卒於蒼梧儀部鑑湖流落嶺外者十餘年幾經兵燹室家安堵恃丹霞爲樂土亂旣定鑑湖挈家還里念此山無主求可托者謀諸同鄉水部汪公鐏石汪與前都諫金公堡同朝金以直言忤

旨謫戍清浪棄俗出家禮雷峯天然和尚受具改名今釋字澹歸尋受記莂不欲久居聚落也覓佳山水爲雷峯老人建立道場弘法匡徒於孤峯絶頂汪公鐏石以告鑑湖鑑湖喜曰大小丹霞前後天然造車合轍昔人留識適符其名僥佛漢再來人此山有主矣遂券而歸之壬寅歲澹公乃入丹霞伐木墾土因李氏故址漸拚築之建大雄殿於長老峯之麓殿前爲尊天堂殿後爲法堂殿之左前爲禪堂中有庫司後爲佛母樓禪堂之左[illegible]

積厨後爲蘗師樓樓左爲毘盧閣閣左爲監齋堂
爲客堂堂前爲支天殿左爲檀越堂上爲紫玉臺
下爲葦橋右達客堂左抵山門爲出入之要津殿
之右前爲地藏殿後爲方丈丈室之右爲大悲閣
爲彌陀閣爲兜率閣閣之右爲松園園右爲正氣
閣先是鑑湖還里旋入丹霞爲僧名今地字一超
開其手建也未幾示寂尉地爲建寧堵坡奉漢壽
亭侯於高閣李公超公並位一堂爲開山檀越茅
竹芳泉怳如昨日往來憑弔想見其人觀止矣經

畫之始澹公先有圖說後來創造未必盡然蓋束
於地勢因其高下而變通之大率多岑樓而乏矮
屋上以奉事三寶下以晝客居僧桔据經營歷十
有七年而後落成創造之艱誠可念也山後一徑
出於松園緣崖直上丹梯鐵鎖磴道凌虛始至仰
觀目眩足澀久而習之白叟黃童躡屐荷重疾如
飛鳥不復知其險也石梯兩折中爲御風亭少休
步履上爲海山門白板雙扉無復扃鑰屐舄出入
自爲闔闢既入門逶迤一徑至隱秀巖下板[illegible]

爲塔院香火院左爲海螺巖澹公示寂於常州靈
骨還山建塔其下旁一徑出長老海螺二峯之間
沿螺峯之麓行數百步爲大明巖李公故宅遺址
在焉鑿石爲池乳泉噴涌清冷可掬池上架閣奉
祀龍神李公遺構也遶山而東有路登陟舍利浮
圖踞螺峯之絶頂雄偉堅緻望之巍然俯視萬山
若天龍八部環遶其下山下岐路左出復歸晚秀
右歷山陂曲折上下道經虹橋抵片鱗巖巖下有
菴菴左一徑下臨無地過者愼之復陟數峯爲龍

尾石石下爲舵盤巖朝陽巖桐子禺山角立巖下
攀藤頫視二巖松竹如尺幅畫圖屋宇人物一覽
而盡環帀諸峯復得來處約半由旬由海山門還
至松園無别徑也出寺門左旋爲一線天歷數峯
下平田緣石磴而上爲霧隱巖青松翠竹蔽虧雲
日面長老峯如隔帷幙故以爲名巖之幽邃者也
半山亭下右出小徑道經夢覺關行二里許爲錦
巖古刹巖廣十餘丈深半之穹窿如大廈石紋斑
駁狀類鼇負連錢錯落丹青陸離非雕飾比也出

錫巖取徑入半寒石壁峻嶒遠望無路既至則一綫入雲緣苔蘚出縛竹扶持魚貫而上較海山門更爲險絶既登嶺環山而入山半有菴依巖穴中石溜四布不甚爽曠深入無路山門緣石壁上懸梯乃登行數百步爲入山路岐上爲龍爪巖菴宇倚壁竹木森然仰首龍尾諸峯如在天半下爲洪巖一逕曲折抵山門萬仞壁立菴居崖上結構殊精還山仍遵舊路無別逕也遶丹霞一帀約二十餘里晨粥而往午飯而返中間巖壑之勝峯巒之

奇造物化工不可思議見聞所及恐或失之麤陳大略聊志勝遊云爾聞諸人言昔憨山大師闢化嶺南欲建道場心賞玆山極力圖之竟不可得遂開朝陽巖而止大抵名山出世與佛法相爲表裏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遠近遲速之數有主之者則有守之者有作之者則有成之者向使金李二公身際昇平盡瘁廊廟丹霞半壁埋沒於荒榛斷梗中彼無憂患戮辱之加此有煙霞猿鶴之趣出處隱顯各自爲計安得有金碧輝煌龍象蹴踏與曹谿諸剎相爲鼎足哉學道人世出世間亦復如是宇宙之大山澤之奇其爲丹霞者再矣繼此而出不謂無之苟遇其人則高建法幢否則韜光泉石耳夫復何憾

多異山記

客有宦於珠崖者過予別極道海嶽之高深聞之神往忽作浮海計遂與之偕初至境客會同城外陋巷卑濕居人椎魯求一可遊之地與同遊之人兩不可得謂向之告者過聽而信者不少審也客有馮子合谿者邑明經士老而不倦於遊者也與之遇傾蓋如平生歡拉予至其家坐未定先致問此中有名山乎則告曰莫多異若有高僧乎曰莫多異之圓達若有清泉可飲乎曰莫多異之靈泉

若此中茂林邃壑可休可息美田廣畦可耕可植信有之乎皆曰莫多異若者遂誠然信之欣然悅之約與晨往是夕宿合谿舍爇奇香具茗飲一啜甘之合谿曰此靈泉也海外風土客至焚香鮮陳湯點一勺靈泉今始爲知已用耳西窓剪燭話至五鼓山雞拂羽合谿起戒僕牽黃犢二乘月微明並行而東漸聞海濤遠近與松風相答若轉隻輪車入空谷中不自覺其爲高深也合谿揚鞭遙指朝雲出岫宿霧涵山恍惚有無間爲予言曰此多

異山也兩人舍犢而徒緩步行吟緣逕以入逕轉九曲乃至山門洞然別有天地遊目四顧又不覺其爲高深也山犬一聲竹扉半掩主人出定下牀迎客則圓達也逆而問訊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予應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早行人相視而笑合谿亦笑攜手入室道話款曲直至日出三竿聞楗椎聲乃起就食食訖復坐瀹泉試茗味如向夕更清冽耳主人徐起引客出觀泉脈曰是泉之靈由寺而著寺之名因泉而立寺以泉靈靈不在

泉泉以寺靈靈不在寺到寺觀泉當識賓主予曰飲水知源畫蛇添足圓達躍然旋起繞寺一帀攀藤直上亂石縱橫偃挺林木間圓振策先客入石腠中俄聞鐘鼓聲振林木予與合谿跡之圓端坐磐石持杖叩石而聲之謂客曰此石鐘鼓也予從之叩石者三問答機緣有詩紀之須臾風雨大作覓路下山山逕雲封咫尺莫辨是夕宿山中雨過月明山光如洗坐至人靜山後隱隱聞鐘鼓聲問之圓圓曰此無情說法也予曰山鬼伎倆耳已而

寂然黎明策杖獨尋故處石鍾鼓不可復覓攀援絶壁得小洞於羣石中深廣十笏高僅半額俛以入寬然可坐坐久衣裓下馥馥聞有香氣心竊異之隨拾巖中土石草木種種皆香持出巖外仍木石耳捨而去行百餘武巨石穹窿兀立如繖蓋可覆十人坐四旁石乳垂下恍若流蘇瓔絡之狀參差葳蕤不可指數還以訊圓囦曰此香巖華蓋洞也二處皆稱奥區常有神物守之老於此罕或遇予僅獲一至不可再矣佳客初來遽踐斯境名山

虛左矣請留主之予乃欣然挂搭無復故山之戀一日經行次力陟岑巘見巨石橫於絶頂中圓末鋭可轉運如轆轤石平㸦之倚以不動三尺牧豎稍一撼搖則磕磕有聲微風濟之聲隨風轉亦復如是聞諸人言世稱風動石云因憶昔日生公說法頑石爲之點頭非動非靜即動即靜不離動靜不爲風力所轉是名眞頑是名眞動爰顏之曰點頭石紀之以詩信步下山直至東山之麓榛莽中仰首絶壁二二石相倚百有餘尺上竅一穴如井

天諦觀其中疑有石屋四面峭然不可登陟訊之圓囦曰此合掌巖也峻極孤危過客望而裹足鮮有探其勝者頃年縛竹梯之路再折而後入眞天險也以險故不利於登臨遂棄之置普同塲爲化僧藏骨之所予歎惜良久與不自禁懇圓達爲我梯之初歷石坪遵小逕攝梯而入入則房屋宛然中闢通竅東窓望海皆天作匪人爲也返而謀諸合谿買地於山之陽遷置普同然後伐木積薪焚爍崖石石爲剝落崖漸高潔鳩工選材刻爲補陀

大士踞師子座專位巖中自冬迄春巖事乃竣奉大士登巖是日樹繞卿雲天垂花雨日珥月華海光輝映見者聞者歎爲希有日夕予獨宿巖中述爲長歌以紀其勝撥厥初心將終老於海上矣越三寒暑因念久厠僧倫未圓戒品幡然有南詢之志復以院事歸之圓達瓢笠還里夙願未酬名山在望念之每爲悵然嗟夫盡大地皆山也予生而好遊身之所居足之所至耳之所聞目之所視未嘗見其爲異也等山耳既異之矣且多之何與良

以境有眞幻人之所見不無道俗之殊萬境本閑道眼同之俗眼異之視其所見何如耳異者異之道場異也主賓異也泉石異也巖壑異也一草一木無非異也異而同之道場同則主賓同主賓同則泉石巖壑一草一木無往而弗同焉者矣予去多異而所得於多異者不更多乎晩憶舊遊遂爲之記

重修化城院記

有大導師現大神力行大方便延大寶山接引大衆同歸寶所念彼行人中途飄泊善施權巧幻作化城令大心菩薩出主居亭一切菩薩爲之左右有土木旁午躬親版築者有芻糧委積先備有無者有埽逕下榻接待往來者有重門擊柝謹防暴客者中間相見賓主歷然過去當來聖凡不一有不涉程途一超直入者有信宿遽廬宵衣夙駕者有暫念苟安去留莫決者有未半途而退舍甫祖

道而還車者有欲南行而北轍捨周道而行[illegible]者際此山窮水盡家遥店遠時涕泣窮途彷徨岐路大不乏人導師顧之倍生慈愍再敕菩薩[illegible][illegible]局旋此化城之所由設也吾粤之有鼎湖寶佛[illegible]之寶山也開闢以來雲水駢臻龍象蹴踏山前有路上接端州接導無人將虞露宿疇昔之歲有願輪際明二苾芻者嶺表眞僧雲頂高第也從先継志終始同心卜地於山麓之黃岡創爲別院顏曰化城永與十方行[illegible]暫結一宿之緣不缺二時之供

二公之爲輿也至矣無何而三衣隻屨示化孤峯流水行雲同歸傳舍客堂閴寂僧室蕭條白板蛛封畫梁鼠食青山綠樹漸見荒凉翠竹黃花倍增惆悵有大比丘覺輿長老戒嚴臘長行苦願堅曾建大刹於湖山片瓦尺椽多由心力監院事於雲頂十方常住盡爲支持一日來自上方經過下院惆化城之不振募布地於有緣道俗景從人天助喜不日則月革故鼎新撐此風燭之軀晉爲粥飯之主從茲百城烟水撥草瞻風經過此地當知向

上有路愼毋久挂鉢囊也須破釜沉舟直到懸崖撒手然後振衣千仞大笑一聲多謝居亭飯錢酬畢若不如是請還化城喫痛棒去

瑞雪菴記

予客丹霞之明年歲在丁丑履端之二日杖策遠遊盤桓山水之間半月乃抵仙牛嶺崖石峭削林木蓊蔚無復蹊徑攀躋喘息方下峻阪豁然洞達別有天地泉山環抱如芙容瓣皆內附中間有地平曠幽邃廣袤數十餘畝田雖磽确然澗水下流可引而灌耕之逢年食八九人無分衛之勞向有古刹遺址湮其名矣興廢年代不可復攷山之左窣堵坡在焉山麓爲菴土壁茅茨殊有山居之趣

比丘雲石居之先是雲石得戒於丹霞予作羯磨於雲石有師資之誼予是以至至則松門不扃排闥直入雲石執禮殊謹是夕留宿山中視其粟缾則懸罄也問其所以日比年無雪歲且不登是以貧耳予聞而惻然明發下山訪唐洞諸菴十有二日乃返將歸丹霞道經仙牛薄暮山色黯然黃雲瀰布識者謂天將雨雪予初不之信也夜坐擁鑪與雲石話至五鼓忽然六窓交映如琉璃光意東方既白也闢戶視之則大雪盈尺四山瑩澈草木

餘皚洞然處白上下一色驚異久之還坐待旦未幾暴鐘逸響遠雞迭鳴披衣復起出門四顧雨雪繽紛若飛絮撒鹽誠有如昔人所喻者獨立諦觀變化萬狀不可紀極或如玉龍白鳳驤首矯翼飛翔空中莫之夭閼或如羽衣霓裳天女散花舉縞袂擺皓腕隨風上下或如天魔八部披銀鎧秉霜戟揚素旗麾霓旌出沒雲際或如乾城樓閣卽幻卽真化城寶山非無非有若斯方比未易窮其變而盡其神也流連數日雪晴乃別別時雲石請爲

山菴立名予因有感乎此山之貧以無雪而荒耳今旣有雪矣雲石可以休心辦道無復粥飯之憂同居徒衆盡力耕耘不致有熯乾水溢之患昨朝之雪豈非山川之靈造物者之瑞應邪遂顏其菴日瑞雪菴之有取乎雪也其義廣矣一者住山鐵漢先有楊樣昔日雪山老子麻麥忍饑竟以明星悟道祖翁田地人人有分也一者地名仙牛宜食雪山水艸然後苗壯修廣具有大力駕大車出火地衆生於火宅又牧人所當知也予老矣倘或[illegible]

樂將結茅此山與雲石偕隱中間一麻一麥一水一艸均雪山之所有合賓主而共之未知山靈許可否旣以名菴作爲此記繫之以詩曰山菴臨別索安名信手拈來却現成取次雪晴春艸長白牛飽食好躬耕故山麻麥舊家風莫與兒孫說異同不見明星見山色冰消瓦解日頭紅

重修月華寺碑記

嶺南古刹之賜名月華者二皆有肉身菩薩出現其間在韶州之曲江者爲智藥三藏國師在岡州之慧龍山者爲行宣大覺禪師向予北遊道過曲江舟泊烏石遥見土屋數椽在曹谿之下游舟人指予言曰此月華古寺智藥三藏肉身不壞至今儼然如生右俯谿流乃昔年嘗木留識之處予聞之肅然起敬因憶岡州之有月華月華之有大覺也二公相去數百餘年敕建賜名若合符節豈非

前者應化後者再來耶考智藥來自西土大覺生于震旦皆聖賢也溯自一葦渡江單傳直指隻履西去人法兩空神明其道者既返一靈於大寂又何皮袋之可留嘗竊疑之久之而得其旨昔瞿曇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化緣未熟則留有相之相示之以有令人瞻仰取足此肉身設利所由建立也化緣熟矣乃出無相之相示之以空此隻履單提所以去而不返也岡州邊地也諸祖聖師之留肉身者五月華其一耳向使大覺當[illegible]

蒴於荷澤歸衣鉢於慧龍吹法螺鳴法鼓示法要傳法燈十方虛空悉皆銷隕又何有於幻泡之遺軀哉盖惟月華之明尚晦月面之佛斯彰古鏡之鑒韜光金剛之體畢露此我大覺禪師所以自覺覺他無剩無欠也粤稽月華之建由來古矣自唐元和間節度使孔戣奏請敕建賜名月華宋景祐間按撫使張浚箋奏表揚追崇徽號寺建在石碑聚落之中祖位在大雄寶殿之後歲時伏臘香火不絶祈賜禱雨如響應聲闔邑士女莫不知有證

悟行宣大覺禪師之可皈依大寂光中所以寓無相於有相攝有相而歸於無相者夫豈有二致哉年代久遠滄桑變遷紺宇珠林頽于兵燹上漏下濕積以流塵將有棟折榱崩之虞不免踵事增華之舉康熙甲戌歲合衆捐貲重修佛殿金繩寶座煥然一新矣美中不足大願未圓惟祖師堂廡弘誓殿閣道誅築室因循至今領袖無人也圭峯山懷公長老歸自名山重遊桑梓大衆懇請住持月華懷公慨然首肯以土木自任遍募十方勸[illegible][illegible]

喜一時捐助水赴雲屯鳩工落成弘堂傑閣金標碧煌肉身依淨土以莊嚴淨土藉肉身而永久皆諸日月經天光華復旦千秋萬古直與曹谿一脈忽嶺單傳並垂不朽又何必執無相之宗外有相之教哉遂爲之記附以管見序列善信有漏之恩仰助聖主無爲之化云爾

重修慶蓮菴佛殿碑記

我佛之教與聖人治天下之道相爲表裏其移風易俗之微權殆罔過之當今之時學佛者幾遍天下通都互邑名山大澤皆有叢林猶京師之有辟雝州縣之有學校也荒原闤市窮陬僻壤茅菴竹院棋布星羅咸有高僧主之亦猶黨有塾師家有外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教化之行惡可以地之遠近道之異同而忽之乎吾粵義席首推鼎湖湖山之僧分化於四方指不勝屈去山八十餘里地名沙頭有慶蓮精舍山中耆宿鐵影比丘闢教斯土鄉之士女咸知皈敬相與醵金庀材築室以事之四事供養時無匱乏比年兵饉衣食維艱遠近信從始終如一尋而鐵公順世殿宇漸頹其徒頗知向上樂道安貧守師遺構不忍捨去鄉人感其德化相爲勸勉布施如昨頃歲豐登各出秉穗之餘重修殿宇煥然一新工既竣囑予爲文以紀其事予因之而有感焉當此哀鴻遍野公私交窘之秋雖使桑孔復生頭會箕斂鞭扑追呼之不暇狩

未能必其輸將之恐後也緇衣者流無罹科之構之繭絲之智而鄉之士女翕然信之傾竭財力植施比肩彼善政者猶不能得於民財善教者竟有以得乎民心其移風易俗之微權不更深且遠乎使今日之教民者皆如我佛端拱無為行所無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其於治天下之道庶矣夫遂書以勒諸石

鹿門圖記

前鹿門者誰襄陽龐德公也後鹿門者誰岡州區公源生自倣也名之者誰鴦潭屈公修也畫以似之者誰槃菴鄺公日晉也其人遠矣聞其風而起記其事而傳之者誰東樵跡刪鴦也惡乎聞之令子百泉君子也嘗語東樵曰先子生五歲失恃九歲失怙甫就外傅未卒業以心疾去塾世日多故家日多難同生兄弟後先不淑煢煢之孤形影無聊閱歷漸深諳鍊漸熟年雖少漸有成人之器初

結髮有志四方挾策遠遊近則高京瓊崖遠而吳越閩楚靡弗之也菽粟麻枲日用之常靡弗畜也文犀大貝山海之奇靡弗居也循是可以致富非所為也晚年倦遊罄其居積購圖書豐酒食與古人友與今人遊日惟力行善事施及三黨計有羸餘然後置田宅長子孫焉田僅數畝屋止一區曰五男子賢也當擴而充之得謹守如我衣食粗足免於饑寒入此室處可蔽風雨足矣倘不我若多財厚藏階之爲禍爾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

安麗德公之言也予何爲獨不然翁之自做也如此此鹿門之名與鹿門圖之所由作也昔皇甫謐集唐虞以下至於漢末二千四百年爲高士傳自披衣至管寧僅九十餘人爾德公其一夷齊弗與焉爲其以身徇名也夷齊讓德淸風振乎千古孔子仁之孟軻聖之論者乃無取焉疑過於刻猶曰愼名況無其實乎後世汀湖魏闕不能勝而從之猥自託於隱以鳴高幾失實矣故君子嘗汲汲乎愼之今之鹿門猶昔鹿門也而近於名吾知免矣

鹿門之偕隱也家有士元爲從子翁之後起也吾友百泉爲冢君其文章行誼眞有如韓昌黎所云文義卓然能外聲利不厭貧賤者其今日之區哥乎難兄難弟皆彬彬乎國士也過鳳雛遠矣德公生當炎漢之亂見幾遠引翁遭陽九百六能以明哲保身名乎實乎百世下當有定論東樵與百泉遊有日矣披圖爲記從其實爾豈復知有名哉既以盛德許其翁尋以大業期其子又非僅鶩潭槃菴區區爲紙上陳跡已也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記二

一菴記

故孝廉盤野高公手置園林為晚年休息之所擬建蘭若延僧主之事未就中道捐館公與先府君同舉於鄉山僧於公世誼猶子也建菴之志蓋有所屬其没也園林歸之長君長君承先志割園林之西偏前臨清池後接周道為山僧建菴一間三

棟中奉大士左為檀越堂右為僧寮後為香積堂山僧樂其園林之勝遂寄跡焉名其地曰東林堂曰望遠蓋以地接東郊林木蓊蔚亦做遠公之遺意也菴顏曰一願居亭主人信心堅固徒衆學業始終純一也入此門來當知宇宙之大止有一菴菴之主止有一僧僧所參止有一則陳烱公案會得一棒一喝不會得一棒一喝為法歸一一歸何處

丹霞山代披記　代

丹霞環山皆石也一徑紆廻行絕壁間稍不加謹則失足於不可知之地負擔上下往往苦之山中艸木不足供釜爨勢不能不取給於別境常住所出無雇倩之貲遂不免分勞於同住開山後定為常例現前衲子每單一月荷薪六百斤乃得休息古人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為法忘軀當如是耳雖然際茲像法之秋人鮮正信賣柴腰石之流渺乎難覯諸方學者乃有三種優劣其一飽粥飽

飯向長連單上坐枯木禪上也其一出家離染從文字邊闡揚佛法次也其一躲懶偷安在大衆中早眠晏起下也三人志趣不同清濁互異最下者不足道矣其間禪學義學之徒要皆具有智慧夙負辯才可以撐持法社建立門庭無如出身文弱稟質尪羸初入此山志求休歇一朝驅之隨衆督令出披艸鞵肩擔晨出晚歸薪樵樵蘇日無寧晷既負初心易生退屈此住山之所以難也予守韶陽之明年歲在辛未夏之四月奉命[illegible]

綴舟入仁化道經丹霞夙聞名勝未及登臨遂捨車以徒力陟崇巘晤澤萌和尚於丈室適榷使徐君仁化李令同在賓席坐談之頃詢及山中所缺者惟有出格高僧皆以披事之苦寒衆去之深爲櫂腕遂與徐使君李縣令同時發願捐貲置產爲常住雇倩之費俾十方雲水永遠息肩議既定南韶鎮高公樂昌曹令聞而喜之助成斯舉相繼斂金一百八十兩授丹霞知事人置立田庄歲計所入共一百八十石以備雇值立石爲誌從此百城

烟水入此山來不妨休去歇去中間倘有苦行高僧勞形修福運水搬柴自是住山本色萬一力不如心則有爲法無爲法離文字即文字各從所好當不失爲佛法中人須念我輩外護一片苦心及時努力毋效躲懶偷安早眠晏起之輩甘自居於下流虛消信施是所望也

華嚴菴記

九夏安居歲修常業且閱華嚴非以看經貫[illegible]眼自恣日晨起披卷者有入室襟出華嚴精舍延立緣起請爲之記因[illegible]菴名曰予知華嚴法界之大乎法界之量不離方寸橫亘十虛竪窮三際細之入於微塵廣之周大沙界忽於藏海中無量世界現爲娑婆娑婆中現爲贍部贍部現爲震旦震旦中現作華嚴精舍是菴之在藏海也直微塵中不可說不可說復不可說之一微塵耳忽於鳳城之

北建立道場橋雲之旁留得一片閒田地遂有黃狀元現宰輔身布金得之有大沙門一葦公現聲聞身築室居之有大弟子西氶公現有學身先後守之復有宰相之子儀部公現大臣身買鄰菴之半拓而廣之復有邑令王公現宰官身易摩訶爲華嚴顏其菴以新之復有在家菩薩善信男女各各現身而爲說法捐貲勸募次第落成屬西氶公主之從前人境無非法界所有不可深談不容淺泊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入[illegible][illegible]照不知[illegible][illegible]

之大不入華嚴法界不知華嚴僧伽藍建立之由老僧現在法界中日閱華嚴未免騎牛覓牛無緣無起忽說華嚴緣起大似屋上架屋華嚴主人當有下語

重修西華鄉橋道碑記

昔有孔道傾圯行役苦之父老曰不築將為跋涉憂謀諸當塗之顯者顯者曰吾疾行乘馬緩行肩輿擁彗灑埽夾道而趨吾路之平也久矣舍而問諸富家之子富家子曰吾入而恣睢出而虛邪祈寒暑雨綏步安居諸公路未平耳吾何有焉兩無所答乃返而質諸里中好善之人善人曰吾以方寸為坦途仁義為康衢日用為徒杠名教為乘輿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不疾而速不馳而驅吾路平矣容有不平焉者如之何父老悵然竟罷其役聽其路為沮洳至今惜之之三子者皆有所挾以見盈故不能虛己以利物貴者挾勢富者挾利善人挾名所挾不同其驕且吝一也吾粵有大善人曰逸峯陳長者生平事親至孝常以身禱滅己算以增母齡事兄和而能就與人泛而能愛及物公而能溥平居無事取予分明受用菲薄殆無異於恒人一旦見義必為如水赴壑如雲致雨沛然莫之能禦賁育弗勝也究其中之所存常虛然若谷退

然若伏欲然若有所不足夫豈有所挾哉見傴僂
之見寒裘之見貧周之見病瘳之見危救之見奴
收之未已也見飛翼之見緇釋之見市贖之見涸
澤之未已也見聖希之見儒師之見善言則依之
見善行則儀之未已也見塔廟而金碧之見關隘
而柴柵之見康莊而甃甓之見蹊逕而塈闢之見
津渡而舟楫之見橋梁而木石之不問力之勞逸
家之有無事之難易凡有所見於其目有所動於
其心者必竭蹶而趨恐或後之是豈有挾而然哉

充其樂善之心不要福於天不責報於人不求名
譽於後世由遇雲棧之危天塹之險七盤九折之
坡鳥道羊腸之嶺一彈指頃蕩爲平原夷爲大陸
皆由其中無所挾而後有所成有所成而終無所
挾故至此也南海之南爲順邑邑之東北隅爲西
華鄉鄉有路一區有橋三架久而不治長者過而
止之惻然有動於中捐貲助役未幾告成九逵之
逵當四往之衝千尋之虹跨百尺之澗修之者以
無偏無黨之虛心建蕩平之皐[illegible]行之者於如係
如矢之周道得視履之考祥各滿其爲善之量而
已矣又何挾焉予歸老空山聞斯盛事援筆大書
弗能以已千載後當有好善之士過而問焉與逸
峯相見於成梁除道之表忘其勢利化其名心庶
幾其進於道乎

蟠岡華光廟重修記

牂牁東注萬派朝宗衣帶淸漣舟航鱗集者汾江之水也江之東涘有山聳然而高蔚然而秀南枕溟渤北接雲山東西二樵芴峙左右衣冠佳氣鬱乎葱葱者蟠岡之山也山之西麓廟貌巍峩香火絡繹仍舊貫而鼎新因形勢爲恢拓者下園之古廟也廟之中儀像儼然垂裳端拱赫濯聲靈陟降上下者華光之神也神之莅茲土也不記歲年其保障一方也不別遠近其致福而弭災也無復貴

賤賢愚之等蓋由人傑而後地靈地靈而後神降蟠岡一區纓紳接踵閭閱交衢負耒横經家絃戸誦數百年如一日皆神之賜也向以廟近山陬地多嵐潦宇甎頹而改作基欲圮而重興今夏端陽帝神嶽降士女駢臻老幼咸集拜祝之下共觀榱棟將崩桀梲漸蠹上漏下濕非所以肅几筵而陳俎豆也仰觀屋極則有昔年重修之歲月在焉拒今三百餘年後來繼起當有踵其事而增華者衆中共推能者爲之領袖持冊沿募得金若干雙工

庀材經始於辛巳年七月落成於嘉平之朔堂廡廊廡門坊廚堦煥然一新高廣倍之土木磚瓦之費有加於昔規模弘遠矣告成之日擊鼓迓神復入正位鄉人羅拜尸以祝之同時在廟各陳所請鄉之章逢而士者起而祝曰贊之未通也請以神爲羔雁仕之未筮也請以神爲蓍龜神其許我哉耕於野而農者起而祝曰熯其乾矣請以神爲霖雨澇而溢矣請以神爲息壤神其許我哉居奇而賈行旅而客者起而祝曰文犀大貝請以神爲能

斷天塹雲棧請以神爲梯航神其許我哉須白而翁黃口而童者起而祝曰頤可養乎請以神爲爵醑蒙可啓乎請以神爲導師神其許我哉問津而迷者久病而困者起而祝曰多歧泣矣請以神爲南車二豎劇矣請以神爲針砭神其許我哉特日將晡神具醉止而祝者弗休讙呼之聲溢於廟外羅浮之老樵分衞過門駐足而立衆謂神致之使來也持所請以質之默徵神聽老樵笑而語之曰法界之性惟心所造神之福人慈母之心也人之

有求於神赤子之欲也赤子之欲無厭慈母愛子
之心亦與爲無厭今茲之衆咸以一心之誠爲神
立廟彼體物而不可遺者惡知其不應欲給求如
所請以慰之乎神雖不言在天之靈必有以許之
矣衆謂老樵善測神心能代神語果神致之使來
者也延之入廟授簡於帝座之旁援筆而爲之記

黄[illegible]祠重濬[illegible]石泥水道記

昔晉記室郭景純[illegible]靈洲曰南海盛衣冠之
氣當晉之世人物之盛萃於江左是時南海遊在
荒服聲敎未洽而其言若此豈非靈氣所鍾有開
必先善[illegible]氣[illegible]者先得之乎夫氣之翕而聚也必
有神焉守之氣之流而行也必有神焉宣之事有
先後時有蚤暮必有所以主之者神焉而已佛山
爲南海巨鎭貨貝之所出入仕宦商旅之所往來
聲華文物之盛擬諸京邑説者謂景純靈讖蓋兆
於此此鄕有神曰眞武玄帝保障區宇有功於民
不可具述景泰間渠魁黃蕭養聚衆流劫鄕人奉
神以守屢獲冥助賊遂以殲有司疏厥功請封典
敕爲靈應歲令所屬州縣奉祀一[illegible]載在邑誌父
老子弟至今能言之神之廟食茲土也據形勝之
上游接靈洲之佳氣委蛇[illegible]伏越阡度澗延袤數
十餘里乃止爲神靈之所宅祠初名曰龍翥形家
者言玄武司水龍得水而變化斯神乃槃池於[illegible]
之南爲錦香爲灌花二池[illegible]流

久漸湮灌花今爲平地錫吞尙存蒐以白石繚以欄檻復刻石爲龜蛇之狀引流種樹其間爲遊覽者臨流聚觀之所尋亦淤塞池水漸涸雨潦時至交衝湍膝爲之洋溢是坎離不交山澤之氣不通也爰議浚之謀諸衆衆曰可卜諸神神曰可質諸星曆諸家之言僉曰可乃釀桑叙金鳩工運土不數月而事畢集告成於祠神默許之自是而後衆流之水以池爲歸盈科而進放乎四海龍得水而神益靈龜蛇得水而遂其生日星雲物得水而著

其精文之瀾詞之源學之海得水而成其名猗歟休哉神之在天猶水之在地也神之降福於善人猶水之就下也人之受福于天亦猶木之翕受也挹之注之則覃而潤疏之瀹之則流而行瀦之蓄之則停而平激之汰之則湜而淸凡此皆人力之爲神心之所默許者也工旣竣勒石以紀其事

天河廟記

神之在天猶水在地也江淮河漢無遠弗届滭洫滕喇濆汗行瀉無細不通鬼神之德之盛亦若是矣雖然水之行於地也四方定位高下殊勢坎流艮止容或窒之恠停彼雲漢昭回于天接崑崙而下流天下之水皆源源而弗竭此天河之所以廣大有本天河之神所以體物而不遺也鄕之名天河也蓋以岡州分野屬于牛女前臨大江接牂牁之下游旁峙二山左曰牽牛右曰織女天作地成

雖若昆明池之鑿石取像也昔人名此爲天河蓋有取焉家斯土者譚蕭梁郭四姓聚族聚居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福汝土者康公地祇也天妃海若也龍母雨師也禾穀田祖也民生日用踐土食毛疾病風波雨暘寒燠旱魃飛蝗必籲呼於神神如其求而輒應之譬諸天河下流涓滴之潤皆爲雨露可以起枯而蘇朽也邇自有土有人以來神廟建於石背山中山之兩旁蕭氏聚廬而處山外爲平田廣隰池塘聚落桑麻之盛人物之美三

姓繁衍四民樂業皆以神爲香火時有所禱神必應之無遠邇彼此之別歲之七月七日爲康公嶽降佳辰四姓之人合而祀之歡劇至夕仰視星漢亘天牛女將渡海若揚旍雨師灑道田祖宿春與民共樂天河賴神以生以成神在天河以赫以靈猗與休哉聖人以神道設教良有以夫近者廟貌依山山勢壁立風雨飄搖日久易壞衆議諏吉更而新之士女捐助不日落成奉神入廟勒石爲誌成以我佛之教旁通幽顯非虛無者比也強爲之

操觚因述天河之形勝與天河之神之靈爽天河士女事神之誠如此神之所以報之也豈第如水之在地已哉

南田神廟記

服嘗覽勝舟遊珠江遵海而南遊覽花田之上過見桑麻聚落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界乎海幢是岸兩剎之間者南田也南田之西古廟在焉棟題輪奐香燈燦煌爲一鄉四社之主者觀音北帝東嶽之神也同堂分座各居其位中間左右以應化爲方隅廟北其牖也玄帝位焉觀音西方之聖人也泰山東封之祀也隨其方位設像事之于人廟廡神出而四顧雲山列屏鳳岡據几鷲潭環帶

雲桂飲虹四面八方之勝攝於心目稱大觀焉南田之人春秋禋祀歲一主之以其神降生證道之日爲期會是日也農輟其耕士釋其業兒郎炫服遊女靚妝相與集於廟下象笏星衣巫陽宛其歌舞玉簫檀板優孟幻其衣冠羣然樂之三神在天之靈亦以衆生之樂爲樂錫福其人人樂其樂老安少懷家樂其樂令妻壽母孝子慈孫靡弗各得其所樂者樂之富日以盈名日以成壽以康寧參男子而繩繩其不樂者亦樂之憂者以喜疾者以

愈離者以合散者以聚神之降福於人也如此予至其鄉鄉之父老請爲文以紀功德夫聖人之功德大矣齊之以禮樂一之以政刑可得而見也神明之爲功德也禍福之數有倚與伏盈謙之勢有變有流不可見也可見者治其明不可見者治其幽大易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其此之謂乎吾爾父老敬而聽之因其可見者求其不可見者可以事君可以事神矣詩不云乎神之弔矣貽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予於父老亦云遂序

合竹灘記

合竹灘屬惠州博羅境灘下急流漩洑舟過之略不爲謹輒至破溺予初爲雲水遊道經其地時値霖潦湍激幾不可測同舟相顧失色未幾安流各述所聞或曰是灘也向以兩涯皆竹筠篳比櫛勢如合抱今無之名沿舊也或曰昔有樵牧臧獲相謔約爲婚姻屬青篠爲簪脩各投其一於河干祝之曰合則耦矣竹果合共矢以歸制于家長弗獲厥志並投崖死爲灘神爽能禍福人其廟已圯至今居人口實其事舟中長年年八十餘聞而笑之曰二說皆耳食也孰與小人所親聞見予少時從父學操舟過此閭如家合初無廟與神一日忽有之立片石于涯畔覆以土甓好事者謂之神降相率祀之未幾絡繹也不朞月廟宇擴拓矣舟之經是也必陟岸禱神神無燹門外置竹二禱已持竹擲漩洑中二竹合則發否則再禱必以合爲適從倘不待命發舟必陷于漩洑自是無敢或試禍者神於是乎日饕見于夢曰予不喜血食毋以犧[illegible]

亭亭者牽舟所有致諸廟當爲汝福衆以神爲嗜貨也持絲粟泉帛請命於竹竹不爲合則增致之日久堂廡積貯充牣貧無聊者請貸於神獲利不償如約入子母莫之或欺盜剽竊去禍不旋踵神日富而贖貨無厭爲行旅苦者三年一日舟集灘上禱於竹不合請加賄焉復不合積三日舟數百艘徬徨悵惘不知所適俄有老僧拏舟東來登涯入廟喃喃若有所祝祝已籍其廟之實滿載而去謂其人曰若輩行矣鬼不若沮矣後來者無事禱

矣衆愕然問其故曰鬼吾徒也早年脫白若黍頗有定力中道入流逐利養於香花竟失初心欻入鬼神道緣夙習長慳貪依草附木惱害於人今幸猛省昨暮入夢自陳罪愆且告以悔懇予來此白其所以今持貨以歸代興佛事鬼復爲人人弗鬼患矣從此灘洑安瀾無陷溺焉合竹之名張本於此予聽斯言竦然汗背自謂人身難得得爲人矣得爲僧矣復得爲有定力僧難乎難哉乃以利養之故流入香花隊中欻且不了豈鬼神道罔利迷業假非乘般若因末後猛省沈溺日下曷有窮極舟中老人貌古辭確當不予欺縱予欺也亦予助也遂述其事著爲殷鑒

義牛塚記

丙戌寒食山行懸杖烏坑之坡塚墓纍纍皆宿草也有封而樹者木未及拱人往祀之比諸千室之社意有神物憑焉詢諸樵牧曰此義牛塚墩山孔氏手葬也竿牛耳曷義之初孔氏與秋山梁氏同業以遊布金爲龍華精舍結社修淨業念佛放生一日耦耕隴畔屠家兒牽牛過將就烹宰視其牛黃且角觳觫可憫罄橐贖以歸初不冀其報也牛旣歸孔氏負耒服耕毅力倍于羣犢馴且伏惟

主指使出入以時不豢不牿不犯苗稼主人特愛養之行且與俱常過龍華與秋山輩念佛經行牛聞鐘鼓聲則入步武舒徐環遶周帀未嘗躐等僧次已而俛首屈膝匍伏堦戺若聽法然衆共異之一日鄉鄰有鬬主人往爲解紛右其直者曲弗伏攘臂適主所將不禮於長者牛奔而入角觝曲者仆地幾斃衆共義之牛因是以得名齒旣老休之林下惟其所適二十餘年弗忍鞭叱尋以病歿孔氏惜之援帷蓋之義葬于此山之陰久之漸見靈爽能[illegible]人禱之輒應羣牛過其下必低首銜尾魚貫而行有踐其封樹者則病而斃牧者悔之代爲咎責則瘳此祝祀所由致也予聞而歎曰義之於人大矣牛第殉生異類耳初以感恩之故激於義而服勞報德尋歸淨土得聞法音不復角觸僨一施於橫逆之躬視世之忘恩事仇者可以媿矣假得復爲人身爲忠臣孝子仁人義士固其性所本具世謂人牛異類有之異性非也而可以牛鬼目之乎志之勵仗義者

四宜亭記

居亭主人非百里才天下士也初受命於神武得海濱之九龍巖邑地僻民稀烟嵐接於几案波濤聒耳雜沓於鳴琴物論咸謂其人其地若不相宜者主人居之晏如也簿書之暇攜酒爐焚枯魚並譽東郊郊外萬木蓊鬱中得隙地一區屏山環海四望寥廓稍加人工則坦然曠也地既闢矣不可無亭備風雨之卒至復於碧沙洲次誅茆伐木不日成之一土一木皆薪俸自任未常取資於民力

民亦恬然安之樵夫牧豎同憩其間主人與野人爭席而坐物與我人與境各相得而相宜故能相安於無事也主人顧而樂之自顏其亭曰四宜客有問於予曰侯之名其亭也固有說乎予笑而解之曰士生斯世出處語默各有所宜宜於廊廟者名世之彥也宜於山林者避世之流也宜於盤錯者肆應之才也宜於寂寞者枯槁之學也四者各適其適不相爲謀非通儒也大人異是以廊廟之身處山林之地釋盤錯之任居寂寞之鄉如雲出岫而無心杲日容光而必照易地皆然又何適而不可哉居亭主人所以自況其以此乎擴而充之居斯亭也春宜省耕夏宜課耘秋宜觀穫冬宜祈年急民事也寒宜衣之饑宜食之窘宜周之勞宜息之求民瘼也欲宜窒之忿宜懲之獄宜折之枉宜直之肅官箴而勤吏治也大衍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萬物由是推之主人之所宜者豈第四焉已哉他日佐聖天子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實於斯亭基之矣聞者釋然而退

遂述前語以質之居亭之主人主人者誰三韓姜公某也

石癖記

襄陽米元章嗜好殊俗其守漣也出入必以怪石自隨公私廢弛弗省也觀察楊次公按郡至境袖石出迎楊規之曰聞公愛石廢事得不玩物喪志乎盍已之元章探袖中出其奇者三曰有石如此惡得不好楊自矜生平廉介一無所嗜見而悅之不覺自失其操奪其石徑登車去後之論石癖者咸以米家爲口實予謂米之癖始終不易所好次公則以好易好同一癖也惜千載後無繼起者今

前人獨專其美古詩云事到可傳方是癖夫曰可傳猶有名心在焉孰與癖而不傳不更深乎億兒時侍先府君側府君與客對語云鄺舍人露嘗有石癖偶過貴介家見奇石心賞之微示所欲不許所御綠綺琴希世寶也請易之不許知其不可奪也晨夕衣冠詣其家就石問訊曰石安隱否乃揖而退歲以爲常貴介厭之堅持不可日往問訊弗輟厥後鄺得美姬工聲技特寵之貴介偵知其美戲謂之曰若以姬來當以石往鄺深信之歸紿其

姬曰某公子內嬖欲受聲技於若若當往速治裝來衣飾與俱恐曠日不即還室姬唯命遂與以往送至門大呼曰姬來石往如前約矣疾抱其石以歸藏之姬室如貯阿嬌人罕見之相傳爲美人石云後十餘年家大兄上公車歸爲予言有同舟而北者名下士也過十八灘得奇石狀如黃隕之梧莖縷文理悉具且肖色如南金旁有微赤蓋霜痕也見者莫不稱羨得石已遂釋卷廢業日夕與石同飲食坐臥中夜起必呼其燭鑒石良久乃還就

枕同舟苦之相與謀俟其熟睡探其囊出以歷諸鄰泊俄焉而覺索石不得放聲大哭達旦則大索於同舟之藏不得也復大哭晝夜不寢食止其舟不令解維曰必還吾石乃行寧忽爾期不可奪吾好也衆不得已乃返之卽緘諸笥別衆歸里曰得石賢於得名恐更失之當與石同歸不復北矣二公奇癖未知孰賢自恒情觀之美色榮名世所共好審能去彼取此皆奇男子未易判其優劣也及予出家爲雲水遊客丹霞石室中常與僧徒跋涉

淺灘選石爲樂倘有來自寶安者爲予言邑有奇人家藏奇石黃質白理大僅盈掌中峙三峯峭側錯出四旁堆阜林立攢蹙玲瓏大小各勞畫工弗能逸也常出以質金不旬日必歸之無或愆期一日有急復入質家者數月不輸子母質家主人夜呼失盜曰石隨胠篋去願倍其值償所失其人聞而大恚曰石吾性命也金易散耳不可以易散之物易難得之性命竟訟於官官受質家囑委曲喻之初質三十緡增如前質者二復給三十緡倍償

其失其人大號稱冤吏卒強而歸之論者咸謂質家必失於盜否不如是之迂也閱數年其人歿質主人方出其石吐其情曰向夕呼盜烏有先生耳權其石之輕重不過十兩弗及償數者十費倍之賂倍倍之矣聞者莫不嗤笑傳爲美談又數年予歸自丹霞寓鹿門之精舍客有知予好者遺予片石大如兩掌塊然孤落也惟上下鬼斧深入半寸如錐鑿鐫刻不假人爲耳究其石所自云昔有富家子見其異人有藏是石者心竊愛之初與其人

不相能濡沫之抑凡有所需必如其數以應不責其報積累至三十餘金其人一日病將革語其子曰我無德於富家子彼故厚我未有以報也察其欲欲得吾石耳我歿汝即歸之富家子得石大喜仍厚其賻襚周郵其家未幾亦歿家人以爲不祥棄諸途遂得而有之貯之久矣聊以作供彼二人者輕貨利而取奇石方諸前人捨色遺名均能專其所好以成其癖者予之癖殆異於是憶別丹霞時尋山於狀溪深谷中歷峻嶺下平田路逢一石

嶢嶢如削瓜植之僅尺有壁立千仞之勢愛其質而直方而不圓大與巳類遂絡而負之行跋涉八十餘里力窘足蹇猶不捨去抵西乾山時日巳夕主人訝負戴之重也出石示之皆胡盧大笑曰頑石也公何自苦予熟視良久曰頑哉似我是以見笑卒不自悔其拙於所好從前諸癖皆癖於人之所好予獨癖於人之所不好猶登徒子之好色也是誠真好乎哉好之真者舉世間所有種種殊勝不足以奪之又何聲色名利之足多後之論石者

者嘗以東樵爲最最後東樵復得一石於沂事家鋭上平下初無甚奇既歸覆而厝之爲懸崖砰點以細草貯以清泉水石交暎微有可觀寘之座間昕夕晤對重巖邃壑挺秀呈奇注目其中如入空谷不復知有天地之大自謂神品一日達官入室覩之揹戺矣見而強索之知不可留也戲爲詩與石别别去何日常忽忽若有所失因憶老氏有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釋然有得作石癖記自謂癖居其最孰知以人之所不好爲巳好不如巳無所好以爲好之爲得也柱下東樵俟有知者判其優劣乎又何敢復云

○

咸陟堂文集卷之六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傳一

嬾元帥傳

嬾氏之族其先世系出混沌氏居中央之國生二子長曰嬾作次曰斂行習與性成兄弟異趣各不相下嘗爭長於混沌氏之側混沌以斂爲不肖後起而軋長也叱之斂不自安訴於諸父曰儵曰忽儵與忽昵而比之力爲之請終不能奪混沌之愛

竊相與謀共鑿其竅七日而混沌死斂遂其族就儵忽居焉嬾自能守成不改混沌之業聚族於中央之國長子孫日以繁息因以爲氏帥其首稱也初生時五體淨白二臟瑩潔不浴不垢不乳不饑斂氏之族聞而異之忮其將亢厥宗也旅言於其家曰是兒不祥畜之當不利於父母父母惑於其言棄諸逵七日不死嬾氏之家相數而歸之稍長與羣兒戲各奏其能相爲主役羣兒中能擢之以色而不爲瞋者二震之以聲而不爲聒者二蘸之

蔡之不拒不納者二旨之否之不吐不茹者一紾之而不解禁之而不瘠者各二夏而裘之冬而葛之不惕於寒暑之勢者一惟嬾氏子兼羣兒之長而弗自衒其能羣兒偕之奉爲指揮稱元帥焉居無何其國有難六賊竊發於境內橫行而莫之禁王命斂氏之族攻之弗克遂使嬾氏焉時嬾氏子猶童稚也慨然奉命率其羣兒往而征之六賊殄滅王嘉厥功錫之國土食湯沐於北拘盧洲俾君其國彼國之人不耕不織衣食裕如嬾氏治之端

拱無爲而俗自化嬾氏晚年崇信竺乾之學居其國無得而聞焉嬾氏少之遽捨王位脫屣西來遍歷叢席嘗入僧坊不衣不履不具威儀不循軌則衆共嗤之居之以且過之下客嬾氏在衆敝衣垢形終日鼾睡聞鐘不起普請不來作不及時食必後衆衆共棄之其嬾自若不爲少損浸假嬾氏之徒思慕故主遠而跡之得嬾所在嬾氏頑之漠然如行路之人不相知者其徒熟視相與喜曰吾主也吾主也胡捨我而來爲嬾氏笑而不答至再至

去不知所之其徒散處震旦不改嬾氏之業四方
學者樂其便安多從之遊敍氏之族遂不復振

大騃子傳

大騃子學騃於天愚天愚學於天放天放學於天
則旦遊天愚之門薦莽而盭其技率然請曰予益
矣予忘得喪廢欣戚矣天愚曰子歷騃之階矣似
矣未也有間請曰予益矣予齊物我泯恩怨矣天
愚曰子升騃之堂矣似矣未也有間請曰予益矣
予迷方易性與造物者遊於溟涬之區黮黯之域
矣天愚欣然喜曰予入騃之室矣可以歸矣遂辭
而退旣返其舍食豕如食人對妻孥如過客視輿

儓若卿貳蓋漠然無所柴柵於其中者浸假姻婭
起而操戈膠漆從而下石饑狠反噬毒蜮吹沙極
機變之巧盡攻取之能究無損於大騃之萬一旣
而徙居於無何有之鄉環堵一室却埽以謝賓客
從之遊者其徒數人曰瞻明曰職聰曰宣辯曰達
息曰執恭曰適趣數人相與爲友居同室出同戶
同受命於大騃之門不相知也不相能也常造大
騃之室跽而請曰騃可學乎曰可予之騃大要有
三得其一可以遠禍半之足以修身畢之則幾乎

道矣何謂七日讀書不必識字聽言不必解義雜美疢於藥石混芝蘭於鮑肆揖讓擊刺袖手而芻觀超海巡墻裹足而弗試斯六者而輩各効其能無妨乃公事也若夫禍生弗趨禍來不避橫逆自及天壽不貳之四者人之所謂愚天之所謂智也汝小子烏足以知之予嘗聞之君子矣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斯又騃之

大者汝小子又烏足以知之其徒聞而太惑走告天愚天愚㦄然曰夫夫也其果騃矣乃詔予以騃是猶懲條忽之鑿塞混沌之竅冀其復生未之有也此其所以爲大騃也因名之曰大騃

舵石翁傳

丹霞山剏傳寺闢自舵石翁拮据經營歷十有七年乃竣厥工泰雷峯天然老人爲開山主法之祖自號舵石翁者蓋丹霞山形如巨艦最後一石兀立於諸峯之下若船舫之有舵然舵雖居後而舟之行止悉寄命操舵之人師於丹霞一肩負荷功成身退泊岸舍舟故以自況其旨遠矣師諱今釋字澹歸原籍浙之仁和縣金氏子名堡字道隱生數歲穎悟絕倫從塾師授書過目成誦時以神童

目之嘗與羣兒戲逐入僧舍案有梵帙取觀之乃維摩詰經一覽至不二門恍如故物洞悉其義未卒讀逐羣兒去自是心目嘗有所憶不能忘十歲學爲文縱横闔闢不由繩檢先輩方子春一見奇之曰此子非常人不當於俗學求之語其父別擇良導業成應童子科選博士弟子員文日奇放遠近傳誦爭拭目焉年二十三舉崇禎丙子科鄉薦千山剩公爲居士時見其制義擊節歎曰此宗門種草也庚辰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九人初選州[illegible]

出知臨清值歲大祲旱疫洊至民多流亾州牧方以撫字爲急緩於催科遂以歲計去官甲申之變賊陷京師至乙酉江浙郡縣相繼瓦解師脫身出走墨衰入閩見隆武帝獻策直言除禮科給事以服未闋辭不就官僦居楚之辰州山中無以消永日索書於鄰不得乃入僧舍借梵典憶童時所覽經義儼然心目遂從僧取淨名經僧曰此大乘法寶也現居士身爲說法固宜究竟遂啓帙授之更授以楞嚴圓覺二經俾潛心焉師閱竟乃發深信

根知佛法之晚漸有出世之想戊子歲江楚兩粵復明冠帶師以全髮赴行在見永曆帝於端州以舊官授兵科給事正言敢諫不避權貴宰相向有失節者彈斥不爲少假舉朝屏息遂有五虎之謠適永曆幸滇師扈蹕至蒼梧羣小乘閒洩忿欲致之誣以賊付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身無完膚自分必死返觀一靈炯然不昧絶後再甦如夢初覺獄成讁戍清浪衛適清兵至押解走竄師脫身入桂林茅坪菴求僧剃度至是始有浩然長往之志時

粵西留守閣部瞿公稼軒督師大司馬張公別山同時死節師毅然上書啓定藩乞收骸骨定藩義之可其請後阻兵荒忍餓山中作祭方文以自勵壬辰歲行脚入廣州禮雷峯天和尚受具即入厨下親滌碗器隆寒龜手不廢服勤器有毀缺典衣償之天老人知爲法器時欲歸隱匡山先命師度嶺乞緣於江左及返棲賢老人已據丈室師充書記適聞博山嗣法藏有煩言師以書記上書於天界閣公陳說我華首心印親承面授非皮履直裰

之比閣公得書頗不快意咸咎師以越俎師不爲動未幾入粵供職雷峯復居東官蕺菴閱五夏臘每入丈室天老人接以本分鉗鎚雖有啓發未能灑然壬寅歲開山於韶之丹霞建別傳寺前後創造胼手胝足運水搬柴露面拋頭蹤州過郡送往迎來人事轇轕五官並用一如寂然師嘗語人曰吾於丹霞得箇入處閱五年叢席麤成迎天老人入山主法未幾病作垂危老人親至榻前握手與訣曰汝從前所得到此用不著只恁麽去許儞再

來師聞語於病中返照大生慙憤起坐正觀萬念俱息忽然冷汗交流礙膺之物與病俱失從此入室師資契合頓忘前所得者老人乃印可戊申元朔舉西堂立僧秉拂當機提唱別出手眼同學析服辛亥冬老人赴歸宗請師留丹霞畢創造之局癸未冬出匡廬省覲甲寅春還山頫順衆請據室匡徒四方聞風飛笠雲集堂室幾不能容師以本分事接人一味真實野狐禪輒斥去之一時會下多眞參實究之士至今耆碩白首丹霞足不下山

猶有古德之遺風焉居無何復以請藏出嶺以院事付同門樂說辯公師遨遊於姑蘇嘉禾間所過道俗欽仰輒以名刹敦請師皆却之請藏緣畢將入匡廬因病作養痾於前南雄太守陸公孝山之別業示寂前一日遍發嶺南道俗書及諸遺念囑侍僧茶毘收遺骸投於江流僧求偈示別舉筆書曰入俗入僧幾番下火如今兩脚措空依舊一場懡㦬莫把是非來辨我刀刀只砍無花果擲筆端坐而逝侍僧如教茶毘不忍投棄奉骨歸棲賢從

還丹霞建塔於海螺巖師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二集行世生平大要多以文字而作佛事著述數十萬言皆從般若光中流出當其在世言世見於諫草焚餘已屬前塵不可復問及其出世仍說世間法見於上定平二藩書其忠孝之槩根本佛性並行不悖至其上閩公一札名正言順祖父無諍三昧賴以發明令博山一脈照耀古今斯又出世法之不可無者誰謂不立文字遂足盡吾教西來之妙諦乎舵石翁秉

舵於法海狂瀾之日譬諸香象截流不存朕跡雖遇黑風白浪了無過涉之虞同舟之人方將倚以爲重乃有視爲敵國者誠可慨也

論曰古來尊宿出世多從苦趣中現身說法如弘覺範大慧杲貶謫之後慧日重光宗風丕振近代則憨山淸千山可仍蹈前轍囊三木於當陽轉法輪於荒裔佛祖有靈獨不能庇一克家之子而使之顛沛流離自爲生計則何以故嘗竊疑之諦審思惟方知所以蓋爲衆生信根淺薄示以禍報翕

然景從稍不如意翻焉改計是故慶窮子者必示糞掃降大任者歷試諸艱令彼知順逆兩途循環一轍居者不避見者不疑出火宅而入清涼超惡因而成善果應化聖賢往往如是未有不先脫已於桎梏而能出人桎梏者向使舵石翁靜處安流不涉苦海出則翱翔霄漢之上居則嘯傲湖山之旁彼同舟之遇風者各自爲計耳安所望於舵師哉

澤萌遇禪師傳

辛巳夏澤公退席棲賢赴長慶請是秋南還埽塔於丹霞道經廣州時雷峯虛席日久大衆懇留住持冬月暫入雷峯據室未久示寂時臘月三十日也法嗣梵首座述其生平行履著爲行狀旣詳且悉矣予成鷲與公相見最晚而相知最深公示寂之四日聞訃愴然於懷値予養痾亦菴弗獲親往遣侍子致奠錄其狀以歸予望空遙禮展卷三復如見其人憶昔寓跡丹霞承公委修山誌及撰如

來舍利塔記聞公自述生緣行脚之由至今不忘恐或遺之爰據耳目所聞而見者踵爲別傳少補行狀之缺公世居松江華亭縣孫氏子初生時異香滿室灌沐竟交睫若瞑越三日囫地一聲雙眸洞闢神光四射三歲乳食不納腥葷納則必吐而出總角時與羣兒戲常跏趺如大僧狀敎羣兒羅拜其下稍長出就外傅授以章句過目成誦漸知大義往往獻疑問難意訓詁之學未得究竟也孫氏一門數世好善至公父母爲淨行婆羅門然崇

信外敎從之遊者數十百人日夕講論公常侍聚
知非正道乃發大願捨俗出家參扣諸方發明大
事還度二親年十九依雲棲會下尊宿落髮閱三
載禮洞下三宜和尚受具發足叅方往來天童之
門洞徹玄要未幾還里省親適聚徒論義公至力
爲舉揚正法剔謫支謬反復再三衆無以難父母
有省遂捨所學發大誓信因師往依濟下費隱和
尚同時得度後嗣法千峯闡化廣福是爲德化範
和尚暨德修心菴主公父母也夙願已酬報恩事

畢禮擔御㯹直入匡廬時天然和尚主法歸宗公
一見契合遂結茅於寺後巖壑深邃之處旦夕入
室針芥相投後返雷峯乃受付囑先後機緣備載
行狀不具述丙寅歲主席丹霞乙亥冬予始入山
桂搭相見握手如平生歡中間投分度越尋常蓋
有旁觀所不及者略爲誌之予散人也初入丹霞
不載贄不通剌不具威儀直趨丈室見一老僧趺
坐石上破衲不補寒涕不拭望而知爲道貌訊之
左右居亭主人也移時出定乃整衣入見主人[illegible]

下獅座接待野于絕無尊貴之氣視彼諸方浮居
函丈侍衛森嚴出見衲子則巍巍堂堂如侯如王
端坐受拜略無欵曲者孰如公其主法十餘年身
無長物雲水入門不費紙裹出納淨財悉歸庫司
其視諸方廣積聚盛苞苴糜費常住濫叨信施者
孰如公麤身爲法王不吝不僭二時粥飯三事水
田之外別無所營衣敝自補不求新製服垢自浣
不委侍隨稍有贏餘分給窮乏其視諸方美食美
衣自受自用文繡不離幻體甘脆溢於庖廚者孰

如公約昔在丹霞二時行道不間晨昏間衆普請
負擔先往其視諸方傲然晏安頤指氣使獨袖手
而旁觀視衆勞於膜外者孰如公勤初遊其藩咸
謂門庭高峻漸入其室方知堂奧光明執法平等
不徇世見接引善類靡遺餘力其視諸方阿比私
暱溺愛市恩舉枉錯直黨同伐異者孰如公斷外
示拙訥內實通方對客坐談詢及世諦俯而不答
若乃叅扣機緣則棒喝交馳垂示不倦其視諸方
巧談世法拙於當機者孰如公辯三坐道場以

禪席荒寂同門拉隨之故詎非容辭究竟流水[illegible]
雲進退綽綽一旦永別雷峯覩昔日之夫丹霞出
枝賢也此心此志無二無別放下便住撩起便行
何客心爲其視諸方好爲人師諱言退院者孰如
公高公示寂時留偈示徒云七十四年前提起有
千句七十四年後算來無一語欲向汝說禪禪是
鬪家具欲向汝說教教是葛藤樹不如合取口免
致反相累有緣再會時重新爲汝舉此語流布諸
方且道如何是前有千句軒渠軒渠如何是後無

一語耶許耶許如何是鬪家具認賊爲子如何是
爲藤樹喚奴作主如何是合取口免相累因噎廢
食如何是再會時爲汝舉被指適覆東樵恁麼舉
且道還卻澤公去處麼覰覰分明提著沒可取乃
復重宣此義云家在華亭江上住扁舟獨釣滄波
去明月蘆花處處同重來忘卻前時路

慧禪比丘傳

常人罪淵深谷中見磊石爲基方僅十笏詢諸樵
牧云昔有慧禪長老結茅於此冬夏一衲不畜長
物旁有大樹架之數圍敷其中僅貯衣鉢下山分
衛門無扃鑰四壁蕭然不防暴客一日故友遠來
荷擔入山暴客偵之共生覬覦至夕排闥直入探
囊胠篋而去師撫之曰公等跋涉遠來無乃勞乎
乞少留待中主敬乃烹茶治飯欵洽殷勤食畢送
客出山猶有惓惓不捨之意暴客行未半里疾呼

以隨暴客駐足問故曰佳客夜來鉢中脫粟不供
一飽姝媿居亭客去心猶耿耿忽憶向年赴齋得
䞋無所用之置樹穴中幾忘之矣持此贈君得無
褻耶暴客相視而笑曰有僧如此而忍奪之非夫
也遂挈衣物盡還故處卻之曰物已捨心今非已
有還而取之是破戒也堅不肯納暴客乃還諸其
友且告之姓名里居云我等從茲敬信誓改惡業
師下山毋他乞詣予家當給所需師竟以暴客爲
檀越閭有皈依稟戒者後師年老所居內儕來往

為艱衆共築室延師居之菴遂廢早閒而數門訖
之能動物也一至此乎誠之至者雖豚魚而可孚
況同類乎師名成達字慧禪禮雲頂棲師翁圓具
生平言行無欺或徵之曰師果至誠無惡否答曰
惡不敢爲念念可以告人則未也至今傳爲至言
苟非生平無欺者未易出此因憶曩者過白雲寺
老僧爲予言曰在昔白雲久廢未及重興時有高
僧鑑公者結茅深谷中日惟一餐歲一下山計日
乞米滿一年之數歸分貯之標識月日依次而炊

無踰越者客至則量人加水作粥分餐後有行腳
僧撥草瞻風而至谷口靄雲遮徑不得入聞空中
人語曰鑑公貯粟計日以食汝至則粥枵腹不能
辦道彼方在定勿擾之也僧聞請曰審如是予當
入師事之給其薪水代之分衛可乎神乃許之雲
開得路遂謁鑑公乞爲弟子服勞執勤終其身焉
此事頗與慧禪相類彼能動物此能格天者後先
一轍也故並記之

盧東山處士傳

東山處士捐館之五日孝子衡疏其生平遣人致
書於東樵請傳傳之予夙與處士二子有聲氣之
雅知處士既詳重以仲君所述無異昔之所聞因
是而有感焉士生斯世澤不足以濟人之窘非仁
也識不足以解人之紛非智也力不足以出人之
危非勇也大仁若竭大智若拙大勇若怯仁而竭
其澤深矣智而拙其識深矣勇而怯其勇深矣進
乎此幾乎道矣處士先世來自錢塘耕於粵之寶

安旋遷省會鼎革後家業蕩盡孑然僅以身免年
十六而孤事母至孝雖廢詩書能旁通六藝儒者
弗若也既長俶儻不羣常有志於古豪傑之行往
往事不師古心輒契合當廣州之陷也屠戮萬家
白骨藉藉如丘山處士既免於難奮不顧身拾而
藏之聚爲千人之塚又嘗多貯藥石備棺槨置義
地以待貧病而夭亡者可不謂仁乎滇黔之變草
竊蠭起浮雲陽啖人爭赴之處士杜門裹足不屑
染指其間事後清議一無所玷每當成敗利鈍之

先洞若觀火大率如此由是鄉黨有疑難鬬諍必就取決處士一言衆論冰解可不謂智乎昔有患難之友親戚故舊委而去之處士毅然往救不避從井之譏不望踵門之報出見不平拔劍攘臂惟恐後之其槩如此可不謂勇乎常論之處士直一介丈夫耳無粟布之積而有推解之用無黠慧之譽而有先幾之哲無賁獲之勇而有拯拔之能古之豪傑曷以加之雖未進乎學問其去道也不遠矣是可傳也是可傳也遂書以報孝子之請

僧慧明傳

番禺之南濵海爲市市旁有菴曰片檀門臨巨浸目極無際十年前予曾一宿其地時僅土屋數楹耳有僧慧明從師出家苦行力作市人愛之爲之築室恢拓梵宇煥然一新非復前日之比問諸人言慧明出家之緣乃觀音大士接引成就頗涉于虛予初未之信也後遇故人無我師爲予言師在俗時慧明爲親近侍兒名阿華頗馴謹信任之出入不離左右尋以變亂播越海島艱難萬狀華不忍去師末後出家華飄泊海外不能自活投臺灣

武弁爲厮養卒弁妻某氏本寶安良家子失身於賊弁贖以金遂爲婦非其志也聞華廣州人且同患難心甚憐之視如己子居無何華染熱病獨處一室不納水穀醫者斷其必死忽一日失華所在戶牖扃鎖如故四壁環堵無縫穴可出者主人婦大駭訊諸老巫巫云此中山神能攝人體魄急遣咒法勾取可還緩則失也主人婦信之令巫致華頃刻從空中擲下體無所爲華返故處昏然不知

也其病如故一日晨起告主人婦曰觀音菩薩來拯拔我令出苦海接引還家今當即發與主人婦別主人婦爲治行纏結束竟附家書繫衣帶中囑之曰道經寶安可至某處覓某姓氏人付以書使知予尚生存海外也華受命即行出門如夢中髣髴兩脚捎空去住遲疾不能自主耳邊唯聞叟叟風聲俯視其下大木十圍枝葉蔽虧行數十餘里身如飄葉從樹杪轉側步虛御風莫之夭閼至中途阻大海絕舟楫兩涯無垠不辨雲日大士令華

褰衣以涉水僅齊腰未幾登岸衣不濡濕日夕行山中星月昏黑咫尺不覩匍匐躑躅且行且恐恍有翼之趨者道遇猛虎蹲踞樹下疑其石也竟倚以息虎不爲動既而覺之知不可免華揖虎言曰我病累月柴骨僅存無復肌肉不足供汝一飽盍捨之從大士慈力導我還家歸作僧當報汝德虎點頭而起前行兩目炯炯如炬華隨之出谷達旦得路虎乃投林良久遙聞嘯聲振林木也數日抵寶安如夢初覺張目四顧見烟火聚落若有人指

之曰此主人婦家也叩之果然遂出書陳說失華生存之狀舉家慟哭彼父母歿矣僅存一弟欸華留宿華久病不食志在速歸恐殞於途堅辭而出至津得渡遂附焉甫登舟假仆如歿人一舟皆驚有頃乃甦語舟人曰若華無恐觀音菩薩送我還家必不歿也舟人啖以少粥漸能起坐歷言其狀人爭異之次日抵泊扶持登陸至家臥病一月乃出遍覓故主不可踪跡遂依片楦剃染更名慧明頗知向上惜未遇良導云無我師詳述其事如此

無我生平誠實不欺今復出家必無妄語遂聽而深信之噫亦奇矣法界衆生沉溺苦海老歿而無歸者如恒河沙不可勝數縱使觀音大士分身千億不能盡人而接之引之乃惓惓於慧明流離疾病之餘歿而生之骨而肉之涉大海入山林一旦還家便成僧相大士之待慧明誠厚矣惜慧明之所以報大士者未之見焉慧明而果夫也當於此時發大誓信生大勇猛入大禪定得大解脫朝佛而暮僧朝凡而暮聖非其所難如或不爾則朝出

家而葬行脚撥草瞻風尋師訪道百城烟水庶幾遇之若乃兩俱不爾苟且因循偷安躲懶坐失從緣虛負歲月是名慈濟院中没志氣漢徒知有目前之利養不顧前路之升沉出陷溺而溺益深脫纏縛而縛更甚所謂徒入空門虛生浪死者良可惜也與無我師久别剪燭西窻話至五鼓不覺涔涔淚下作爲此傳書付無我俾致語慧明須及時努力思報大士恩德時不再來無泄泄也

塊然先生傳

塊然先生不知其爲何如人正不必知其爲何如人也世有知其爲何如人者實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塊然來自天家之門客於羽林領軍之幕意其人當在食魚乘車轂珠履彈長鋏之列及一見之則飄飄然有猿鶴煙霞之致是豈寄人籬下哉初過我於大通之破院高視闊步左顧右眄旁若無人曰此狂士也與之語言行如一胡不偲偲乎君子哉又疑其爲迂儒則氣貫虹霓目送蜚鴈有函

蓋乾坤吐納風雲之勢非循行數墨比也轉計以爲纔人乃卽座伸紙指作畫著作書書數十行下頃刻成千言上下古今得未曾有豈空腹高心者所可同日語哉日是必遊戲三昧夙成慧業之文人也豈復更有他長已而解衣磅礴四體堅靭如鐵華握拳擊石火光迸出運劒槊如郢人之運斤騎踔跳馬如列禦寇之御風也彎五石弓破的於三百步外猶反手耳古所謂成荆賁育乎試皮相之則白面郎君烏衣子弟翩翩乎濁世佳公子也

究不知其爲何如人者別去旬日三復往返唱和同其聲坐起耦其形嬉笑怒罵各得其情塊然曰惟子知我我尚不知我爲何如人而況塊然塊然來以春陽去當夏暑烈日流金過予作別笑語之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亢則有悔斯行也濟乎躍乎塊然塊然不答出筲中漆天草索予序言晴窗卒業仙才哉非人間有者吾知之矣其天上之謫仙流落人間不免牢騷憤畜之致發之爲聲如此此李白所云大聖無心火自飛者乎塊然塊然不

答既序之復爲之傳并述其所著嘯仙傳於後宇宙之大不少知者謂塊然爲何如人其傳曰歸然一人獨師懷抱舉世無可語者故以嘯傳珊珊之骨煙霞作食故以仙傳當楊柳繁愁紅啼杜宇靡埃剌服名利焚心仙則冷然以嘯花泛流水雨歇空山行歌嶺外坐釣磯邊隱士泥青漁郎舟綠嘯則宛轉如鸞鳳若侯肅江山置身百尺片月離雲孤桐吹葉長嘯晴空山山雪老曾樹無人荒郊霖寒醉鄉孤往犄嶠欣然有頑硯一硯有銘曰懸之

母石之祖不知何代何人墓中鑪一劍一朽琴一晦冥風雨彷彿悲鳴瀟湘竹墩一煙波渺渺中有石一崎嶬如其人以指作畫得天地自然之態晝則如海天淪漪奇鬼搏人然世無知者几淨香閒怡然以遠桃花源穴想見其人

咸陟堂文集卷之七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傳二

不退傳

不退僧也剏不僧之以其不終於僧也胡不族之傳之者遺之也昔洞下空隱獨公嗣法博山歸羅浮興華首諸方雲水聞風而至有僧不退來自殊崖桂裕旦過堂聞楗椎聲不起受食普請則隨衆獨先終日負荷無饑困色獨公聞而異之名至丈

室扣其術乃子平無奇自陳其由云生長雷州之吳川結髮商於瓊馨橐居奇市沉速香載以巨舶將發矣值清師渡海舶與之遇擄爲戰艦賂之不免乞還所載不免帥利其有也商夜怨憤不欲有生自焚其舟香與俱盡赴水不死陟岸直入深山尋死所行三日夜憊甚暫休石穴中饑渴不可禁忍見石旁泉出如綫折蕨管少吸之一吸不渴再不復饑腹果然矣自念家已破身無所歸盍就石穴處日飲其泉得不饑渴待盡而已居一年身輕步健躡峭壁如履平地久之漸能飛舉尺去地數尺登峯越嶺頃刻可至三年御風而行莫之夭閼一日忽念妻子計此去家僅數百里海不我限可飛而渡朝發夕至耳甫一舉足身至郡城遇鄉里人驚喜問訊曰家人聞汝焚溺已死寒畢下幃去汝子亦死歸無所也商爲悲慟良久漸覺體重舉人拉至酒家強以飲食食訖吐出有物如水晶從此兩足著地如平時惟能辟穀不食耳復入山中尋故穴不可得進退無策悵惘失措乃投山下老

僧乞剃度自此其術雲遊至此無他長也獨公笑而置之未幾辭去不知所之後聞人言不退旋歸高京居鄉落間鄉有居士深心敬信延至家虛中庭處之傍壁則爲家室不退夜坐聞男女私昵聲忽起異念達旦語居士曰吾欲罷道得乎居士笑而從臾之曰予姑有女未聘請媒之往語其姑許之遂婚焉不退復爲俗人三年生一子一女無以養投身鹽塲爲竈丁其辟穀如故也負重致遠倍於同儕衆共呼爲石驢恬然受之一日于山負鹽

失足一跌猛然有省歸其室攜妻子還林氏家語
之日不退退由汝退不退在我請將吾累還諸汝
姑語訖飄然竟去不知所終是事本末得之棲賢
石鑒覞公云曾在華首會中親見其人噫異哉不
退直商旅凡夫耳始由一念煩惱竟獲清凉還從
清凉復入煩惱非有末後一覺終其身於凡夫比
比矣古德有言煩惱即是菩提不怕迷只要悟世
出世間頭出頭沒沈淪於生死海中老死而不休
息者其視不退爲何如人

海老人傳

昔傳海上翁乘槎入天漢見織女得支機石而歸
跡涉虛無初不深信後有人從番船回訊所經歷
云帆海先至崑崙山麓陟岸取水賽神乃發仰眺
崑崙半入雲表人罕至之莫測高廣山半飛瀑從
天而下奔流入海去百里砰訇聲如震雷不可逼
視相傳謂天河下游云意其迂猶未信也及遊珠
崖與馮合谿盤桓日夕各述異事合谿云郡中有
海老人者子無家室來往聚落間相傳百有八十

歲貌如少艾行步如飛鳥不食不饑多食不飽叩
其術曰無之自言其故則甚誕而不經曰壯時曾
爲海船舵師一日帆海連十二艘出港口黑風暴
作漂泊星散各不相知老人艘入陰霾中不計日
夜同舟大恐籲天丐免須臾風息波靜遙見一島
兀立中流艤舟就之島上有尊官下車擁蓋竚立
持冊候來船既維舟尊官敕吏唱名舟中估客無
一遺者各令登岸乃點驗貨籍按籍貯庫然後領
衆見其國主主大怒曰若前許送十二艘來今惟

一至得不大快公事耶遣人促之還報曰已逸矣已失矣不可及矣左右請曰貢期迫近不容少稽盍選其最貴者約而獻之三請而主乃可下令搜於內帑貴難得焉次日百珍七寶絡繹登舟明珠拱把珊瑚專車未嘗見也將解纜操舟之徒皆用彼人來者一無與焉老人止之曰此吾舟也爾國借之爾人操之萬一有失將誰問乎必吾與乃可否則有死而已舟不可奪也使不得已還白其主三復而後許之偕然亦閒於舟中彼人操舵出沒

巨浪如履平地老人善之行一日見海中洲高聳石碣大榜其上曰河海分界弗解其義遂順風揚帆溯流而上遠矚水勢如疊嶂如層灘如階梯之待登陟漸近漸平矣行一日乃得安流祥風搖曳卿雲縹緲夾岸居人碧欄朱戶男女耕織笑語無異人間老人茫然不知所屆欲往問之風迅帆疾舟不爲駐行一日夜曉起見日光發海底隱隱聞鼓吹聲仰視城郭金碧迴環貝闕瓊宮香雲靉靆舟既泊岸復有尊官檢視如前日狀惟咨籍呼名

老人弗與其尊官叱曰此何地耶凡夫乃與俱來使者曰彼舟主也不可捨舟與我以死請主弗獲已乃許之耳尊官回奏可其請偕之升殿殿上垂旒袞衣儼若至尊老人戰栗頓首不敢仰視須臾命坐賜偕衆皆坐惟老人久立布末席乃令之坐坐定上食行酒皆冠冕貴人飲食非人間有也老人趾踏不自安酒三行乃辭出尊官引至鷁首謂老人曰汝得至此天幸也食天廚食矣既活汝命且獲長生老人諾諾致謝究不知其所屆也既發

舟瞬息還至其國國主不復見矣老人索還前貨及同舟之估客使者以實告曰此龍宮也昨朝貢者天帝釋也與汝同舟盡入水族不可復還惟汝幸食天食得歸人間延年住世善保汝體可成地仙否則無病脫去耳老人疑懼交集固請不已乃引至海濱石竇中諸估客在焉面目猶人也四體已爲魚鼈相視墮淚不能語矣老人恐乃乞歸有人操一葉舟招之使渡遂附焉令閉目少頃抵岸失舟所在詢其國土則交趾海濱也恍惚其事若

夢初覺値鄉人之商於交者載之與歸越三甲子矣其自述如此他無可驗惟食天廚饍至今毛孔嘗有香氣鄉有病瘕者與之宿輒得差耳合谿長者當不予欺因憶前日所聞始信天河下游與海相接逆流而上復入天河容或有之因爲之傳用釋乘槎之疑

二城隍合傳

同學呂子諱鴻字逵客結髮爲邑博士弟子員以文章知名生平言行不苟事父母至孝一日微疾忽起命家人灑埽曰上客當至須臾索衣冠出應客喃喃自語云二親垂老身未舉子請代陳情答許之乃還就寢家人問其所見曰上帝敕我爲城隍來御命來已辭之矣翼日復起曰客再來恐不免也出見客乃拜受命但請展期少辦家事十日當行耳客去泣告父母與其室人遍名親友囑累

安詳至十日晨起曰車馬至門矣遂沐浴更衣拜別父母密告之曰赴任西寧勿洩也出坐廳事端拱而逝自是夜分家人輒夢其歸指揮提命恍惚平生一夕妹丈某扶醉入寢於幙下辮戴花毬夢其歸訶之曰汝大無狀予歿骨未寒也乃香花隨身醉入寢次何不近情乃爾隨行鬼卒遽趨而前曰無狀乎盍懲創之以指撅其腹腹痛不可忍覺而大吐腸絞欲絶家人環跪乞免不可父母乃起囑曰看老人情分宥之乃已神明執法不爲親屈

少假如此誠可畏哉後十餘年有某縣某公祚峯
命至境前一夕謁郡城隍上宿於廟夢中遇亡姪
訴之曰爾來了歟答云上帝以子生平廉介敕爲
本府城隍昔日叔姪也今叔爲轄下凡百愼之恐
難徇比也驚詫而覺令到任後遂大榜其堂曰爾
來了歟觀者莫解厥指乃自逃其夢如此後邑民
有訟其兄爲富人撲殺者令納富賂知其冤弗爲
白強頷埋之其人大呼不平反受辱歸乃列其冤
狀訴於郡之城隍三日夜號哭不去露宿堦下聽

命夢神諭之曰何得刁頑乃爾汝兄已死不可復
活縣斷給爾燒埋兒家爲爾齋薦事在可已冤結
相報無有窮極盍釋之其人叩首曰寧死兄冤誓
必報雪神默然良久曰大難大難汝兄果冤明日
還家肉袒跪烈日下滿三日焚汝狀當有爲汝申
白者時方酷暑蓋難之也其人果歸肯死哀訴三
日後令夢其姪入室有戚容告之曰向夕告叔矣
竟怠之耶昨冤民訴帝已得請矣可奈何令遽覺
戰栗不自安以此得病發熱難忍露寢於地左右

環立忽聞空中有飛蟲聲視之則蚊蚋結陣如輪
如蓋簇擁而下漸近迫體形影乃滅令呼號痛癢
搔抑不置遍體糜爛而死此又神明執法不爲所
覩少假也可不畏乎哉傳曰國將興聽命於人國
將亡聽命於神神亦人也人可神也必有所擇而
後聽命焉爲善者誰適從矣

李元吉傳

吉香山小欖李氏子字公旋先世好善倘兄早逝年二十閉門力學一夕讀書倦將寢聞門外剝啄聲急起啓戶視之鬼使也鬼持燈入室吉甚恐問故曰第五殿主有請吉大恐曰吉耶凶耶鬼云凶則縛汝矣曰請必吉也殿主立候行矣勿緩命占徬徨失措初不欲往鬼促之至三乃急呼侍兒起索衣冠曰吾往赴閻王請侍兒謂其寱語也徐起出燈吉已衣冠伏枕歿走告家人救之不及猶其

胷中微有煖氣環哭待之吉隨鬼使行至殿門遇其伯兄招之曰識我乎曰吾兄也至此何爲兄曰我現爲湖州府城隍解鬼犯來聞殿主有命誤非難緣故俟於此引汝入見耳遂領之入鬼卒麾之至殿殿上端拱垂裳如王者左右侍衛獰猛可怖兄下拜吉亦拜王慰之曰無恐汝陽數未盡也名汝至非他汝現生有三大難念汝三世爲善汝無大過故先告汝善趨避之耳一月內當詣鼎湖受持齋戒服勞五載庶可免耳亟往勿緩也吉唯唯

拜而出兄與俱出送之途再三囑曰冥府無戲言歸當仮裝愼勿因循覥覥倖免也吉乃還復甦時日已禺中矣起告家人疑信各半越三日鬼使復來促行曰方命非汝福也乃信之遣人先入鼎湖述其事取進止時主席者湛慈老人也示以在家學道之要止其入山山中淸苦恐難久居其人歸以告疑而未決卜之神神不許淹乃易衣服具威儀直抵鼎湖齋僧表覩求受五戒住山中作務百餘日終以疏食難之辭而去湛公之言果驗未滿

五年期免三難識者危之噫大地衆生沈溺不返者多矣豈第元吉乎哉幽冥中誰吉是念其待吉也切矣吉之所以自待者則𣉻𣉻焉良可歎也

張輔仁傳

社中諸子有能降乩仙者分題拈韻詞賦敏捷指陳休咎闡發隱微洞若觀火承名請者本坊土地神張公主之張與諸子盤桓三載雖見聞懸絕而聲氣潛通每有所請如響應聲久焉習之忘其爲神爲靈矣一夕張忽降乩與諸子告別云老夫張輔仁也生長章貢家在十八灘旁多生好善現世長齋茹素修白業當證淨果緣里有孤兒發念出家予資從中從臾成就既爲僧矣不修淨行致戒體

有虧宗祧無主先亡訴諸冥府以此因緣遂臨神道守職此土三年無過任滿當遷帝嘉正直授泰山都土地明日當行不復再來願諸君子努力崇德敬鬼神而遠之幸勿久耽乩事有妨學業謹記遂去衆錄其語示予予初不之信後有同鄉賈客過十八灘訊諸灘旁父老曰誠有其人僧今現在戒行果不嚴淨既斬厥祀復玷僧倫宜張公之受譴也我輩所當寒心鑒茲覆轍幸勿放蕩爲僧鹵莽度人也可

春米傭傳

傭西樵程氏子也年十有五父母俱歿煢煢無依貧無以葬乞身爲傭賃春於信安之米肆長齋不近酒肉晨起春米至夕弗休每一下春隨聲念佛主人愛其勤也特厚之歲給星值則還諸其主曰今無需此乞爲貯積計滿三十金而後領去歸葬父母他無求也主人矜其孝爲生殖之不數年滿其數語傭曰金足矣傭釋春拜受遂辭而去主復贈以四金爲葬後生計並置橐中錮之不敢他用

由陸還里中途日夕無止宿舍投足荒菴夜半雨至屋大漏傭起坐老僧急持箬笠覆蓋佛首傭爲惻然謂老僧曰曷不少葺僧告以貧無因緣故問所需幾何曰三十金足矣傭計數年所得適如所需親待歸土佛貴莊嚴二者孰急踟躕竟夕乃決云佛猶父母也吾爲父母作福藁葬愈於窀穸遂傾橐捨之畱主人贈爲歸葬計老僧慮其來之不淨詰之告以故且曰夙願出家以大事未畢將有待耳請師爲工俾菴早成予歸里負土以葬葬畢

暴露還復來此求剃度矣遂辭而去僧如其言不
月成之冀其早來越朞月愆期不至僧疑之自悔
臨別時驚喜倉卒不及詢其里居遍入聚落求之
不遇一日行至西樵詢之途人或曰此去十里古
廟有瞽而乞者寓焉日夕念佛不置恐或其人僧
往視之果偕也遂抱而哭偕曰師毋過情吾今有
主矣幸接引我得歸樂土足矣奚悲泣爲乃自述
別後還里畢葬兩目忽瞽不能復來金盡計窮沿
乞取活雖極饑寒正念未失也僧乃扶持登舟載

與還菴次日即爲剃染受息慈十戒處之一室不
更煩以他事冀可永其天年受清福也居月餘一
夕霍亂吐泄輾轉而死僧慟哭治龕火而藏之生
大苦惱語其徒曰佛法無靈矣有善如此而使之
瞽且乞復夭折薄福無少善報學道何益也當火
吾菴明日各罷道去忽倦伏枕見其亡徒入室拜
別囑曰幸毋錯念某甲多生罪業深重當十世盲
瞽十世窮乞還復爲人夭折路死風障乃滅今以
一念之善銷盡報緣尚有餘殘促一世[illegible]一日卒
於空門實出望外明日當往生某貴人家爲其子
師果慈愍幸遠相尋誠恐隔陰迷真得提撕警覺
不負初心是所願也僧覺詳語其徒囑令守菴飄
然而去問其所適及往生里族則秘而不言後當
驗之此事得之信安歸舟舟中與一長齋長者同
載言之鑿鑿信其非誣遂爲之傳世有善人而反
得惡報者當以此自解云

歐陽田叟傳

香山海濱麻子村有歐陽田叟者躬耕食力針芥不與不取出遇塗人輒自言其生平過惡之狀云早年喪父遊惰失教年二十許爲大盜掠財養母常攻破土砦手刃七十餘人他如劫殺憤殺鬬殺戲殺醉殺不可指屈一日大病伏枕三月被無常獄卒攝去至中途卒語之曰汝此去必死縱得釋歸妻子蓋棺勢無出理汝亦死倘與我三百金汝可活也許之卒令佇立勿逸疾入其室附其屍能

語語家人曰吾去受罪七日乃返體未臭腐勿棺之恐主還也妻子受命乃不殯而待之卒爲詐詑復來加桎梏牽入城中城中人物如素所經見多巳死親友也尋至殿門門外懸牌聽審人犯巳名與焉立未定門開名審卒領入伏堦下冥主高座座旁判吏抱案牘次第點名某名首咍冥主問吏細查盜案應何處置吏閱案跪白曰此人罪惡滿盈百死莫贖業當多生償還今假之復生貽害人間不可紀極但陽數未盡不能即死宜重懲之主

曰懲之奈何白云彼常拷掠勒財針刺良民體膚往往致死當受笏牀輾轉之報主命赴笏牀獄去須臾獰鬼數十拉犯者褫其衣赤身登牀衆手按之笏入骨髓痛不可忍魂魄飛出見死屍在牀輾轉歷捺其苦仍自受之悔無及也刑訖魂復附身卒領去報命主復問吏巳乎白曰當更懲之彼常殺人而割截其肢體宜受分屍拆擘之報主復命發分屍塲去忽見朱衣押官騎馬前導獰鬼數十牽馬及囚俱至塲所塲中血肉紛飛腥臭狼藉不

可追視衆鬼共縛其頭面手足各繫一索屬以五馬立定押官大喝一聲五馬奔逸掣斷肢體而去痛楚倍於笏牀魂魄飛出號咷跳躍其苦不可言喻髣髴空中有人聲呼押官且止乃文昌帝君也冉冉從雲端下語押官云此人罪當萬死無可活理念其事母頗孝初爲廿旨故失身於盜賊父棺未葬每一念及輒自墮淚母死哀毀由衷惟此一端可寬假之許其自新耳押官白曰屍旣分矣可奈何帝令左右覓馬馬果負其五體而返合[illegible]

神神至則婦人也椎髻緋衣者五跪領帝敕日合此五體遂如命收解縫紉合五爲一還以報帝帝乃釋衮冕易星冠道服右秉劍左擎水盂繞屍三帀喃喃若有咒詛咒畢吸盂水一噀屍忽起魂魄旋合爲一仰首見帝已在雲端押官衆鬼俱去惟捏胎神在焉五神勸誡再三促令發誓改過領與還家行入小巷約十餘里無支岐先後誘被語刺剌非休巷盡途窮前抵峻壁無所適矣正躑躅閒五神乃穴其壁微有光令覷之乃其家也神掖其

背一推而活時已七日矣屍不臭腐扶持起坐告妻子以故聞者莫不寒心還寢輾轉牀蓐者一年蓋在獄中笏牀分屍之創未平也稍平復即强起持筐入市市酒食將歸賽神行野外遇前日無常獄卒大罵曰負心賊既活汝許我謝經年不我償當撲殺之乃拉往荆棘叢中撾擊無完膚氣將絕復引利錐刺其左股貫以徽徽牽引去道遇一長者巾屩而來止而問之卒告以故曰舍之吾爲保任明日還汝卒如教得釋長者乃告之曰吾汝宗

門官也知汝他日當作善人故救汝耳明日必如約爲錠金三百燒而償之遂歸果如其言乃安左股旋生瘡疽自穿一孔數月方愈從茲自矢卒爲善士一切羽毛鱗介之屬不敢故殺金銀絲粟之遺於道者不敢拾取且爲守之其告誡世人也往往如此社中侯子屛望一日行過大璟谿遇諸津渡問侯子與衆登舟叟負戴涉衆憐其老招之竟亂而渡既抵岸訊其所以曰過江須用錢吾空無有不敢以貧累人耳衆共善之輿之偕行日亭午

憩大樹下乃詳述其生平之狀如此語訖自褫其體指以示衆頭項手足皆有縫合線紋曰此分屍之驗也脊閒隆起兩路笏刺刺人手痛不可忍曰此笏牀之驗也復去下衣舒左股股中有孔可受一索曰此獄卒牽去之驗也見者聞者毛髮竦豎後之坐叟無他言惟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諄諄勸勉而後別去侯子歸過予東林備述其事予聞而歎曰幽冥之報其可不信乎哉聖人以刑政治天下桀辟杖笞不容少假衆共見也[illegible]

之而猶未免於犯法彼爲盜者一入地獄遂樀然悔罪卒爲善士懼之以可見可畏不若懼之以不可見而可畏也遂從其不可見者述爲之傳其可見者知所畏哉傳旣成祕之笥中恐士官知之叩叟難容於三尺閱十五年聞叟善終事在赦前乃表而出之

拾遺金傳

明萬曆間廣州有大長者級岳陶公家世襲爵富而好善一日袖金出城級縫下拆遺諸途途有貧兒拾而跡之至其門不敢入久立以俟其出乃持金還之長者熟視良久察其面有菜色衣不完體徐驗遺金笑而還之曰汝慢矣吾適失金無多耳此非吾物恐别有主否則天憐汝貧賜以作活也其人匿納再三竟強還之厚其飲食而後遣去後崇禎之季東城外有嫠婦獨居藉其弱子負販以

養其子晚出浴於河見大橐焉結括甚固持歸白母乃啓而視之母遽止之曰必遺金也物各有主豈容擅發納而藏之令其子俟諸故處日主果富也則乞分餘瀝濟我孀孤倘貧約有急引與還家驗明物色悉還之其子如敎俟諸江濱數日失主始至乃富商也號於衆曰吾失三百金過三日已絕望矣有拾遺者請分其半其子欣然偕至其家訊驗物色符合無他乃出其橐結括如故發之果三百金商忽大訝曰吾向失六百金今止三百若

母子利吾有而半出之耶蓋欲悔前約也衆共不平遂鳴之官時邑令王三重英明善斷聽訟訖吁富商笑而語之日此非汝物也拾遺金歸可全得之焉有匿其半而還之乎汝速往矣問諸水濱必有持六百金還汝者後恐失之也遂逐出之悉以遺金給其母子聞者莫不稱快此兩人者皆以還金得金失主之賢不肖則天淵也合以傳之供一話柄惜兒時所聞老多遺忘失其姓氏耳

義馬傳 義牛附

明季聞粵人相尚牧馬如牧牛羊歲一選賽先於皮相後於神骨有毛色殊衆步驟馴適者最之芻牧異於羣馬羣馬同食一槽耳臧獲出入乘以代步主人宴客往往殺其駒以供鼎俎遂謂粵無良馬焉非無良也知者希恩遇薄也樂會明經王大士家素封牧馬遍滿山澤牝生一駒混之羣中初不知其爲良也一日燕會庖人請烹之牽而出仰首悲鳴若丐生者主人憐而舍之猶未知其爲良也齒漸長僕夫乘以隨行則絶塵先奔主人馬所謂毛色殊衆步驟馴適者瞠乎後矣乃異之歸而厠諸上廄出入與俱愛如己子居無何清兵入粵闔府杜永和航海至瓊倉卒無戰騎羅南馬充之下令州縣士民不得養馬馬過三齒不入官罪以叛道王氏畏法空廄以獻良馬在列臨行復仰首悲鳴如前日狀眷眷不忍去主人慰撫再三涙垂膺足三頓而後行猶回顧數數也至帥府給與騎兵未幾行師馬與焉道經故里十里外奔逸不可

鞚制領騎兵並還其家日已夕矣兵下馬借宿自陳其所以失道之由主人知爲已馬思歸不欲明言其故留兵宿外舍雞鳴兵起治鞍馬四足攤瘓搖鬛喘氣奄奄欲盡大呼曰馬死矣如之何欲少待恐愆期獲罪囑主人爲善視之曰此馬誠良予所鍾愛不幸而死爲掩其骨生則歸途引去當厚報也遂徒步反行問兵去未幾馬起就舊棧無病也越旬日旋師兵復來問馬狀主人以實告兵驚喜致謝主人治食復留一宿黎明兵起視秣馬死

不可復活矣兵墮淚主人亦淚共瘞藏之兵去封而樹之爲義馬塚越三十年予遊瓊偶至其家主人爲予言及登其塚問諸樵牧悉如所聞役客多異山訪馮合谿文學具述其事合谿曰王於馮有舊此事誠然非妄也合谿復爲予言同時瞬[illegible]守劉其姓者名則忘之矣善騎射黎寇犯境[illegible]出城殺賊過當輕入敵伏中毒矢死焉馬負其尸[illegible]而歸得全軀以殮劉氏妻子德之自是休之別櫪豢養耳不忍羈也劉既死家日貧新帥代之不爲

周郵衣飾與盡奴婢出鬻無敢齒及賣馬者帥聞之知其良也欲致之遣士持三十金往語其家曰若與予馬請受定馬至當足百金不允益至百有六十劉氏謀曰馬固不忍鬻也雖然不鬻馬則人先馬死馬亦死等死耳盍與之僉曰然猶不忍也乃謀諸馬曰汝肎適新主耶則點其首馬果點首劉乃受定金士引馬去翼日造門取價則笑而不答再往辭以他故三至叱而出諸門外求見不可復得不數月金盡如故無以爲活不得已乞貸於

行間遇故馬泣而訴之馬搖首耳不顧而去暮歸其廄大聲疾呼不食水草帥聞之遣廝養卒往視之曰病也召馬醫視之曰病甚夜半則僵仆不起帥憐惜往視馬乃起帥爲撫摩遽如人立奮前兩足撲帥於地翻身一踏折肋破腹腸逸而死馬自觸柱亦死王氏馬從容就義也劉馬則慷慨而赴義者壯夫弗若也予聞合谿言慨然歎曰昔人有言獸其貌而人其心者則人之人其貌而獸其心者則獸之吾於二馬當人之矣夫二馬之受恩於

其主也新故等耳乃惟戀戀於故主甘爲之死[illegible]不以新恩而苟生不忘舊恩必死而後快也士之懷二心以事其君者可愧也哉遂作義馬合傳授合谿藏之聊補郡志之缺嘗過合谿日將夕遣一黃犢送予還山越宿命童子牽犢歸馮氏犢不肎去驅之不去鞭箠不去笑而謂之曰汝欲從予遊耶犢隨聲點首者三乃書報合谿述其事黃犢竟爲我有出入乘之先後疾徐無不可人意者祁寒暑雨不憚勞勩予甚愛之客海外三年將歸前一夕擬還黃犢於馮氏是夜悲鳴達旦起視之淚涔涔下也語黃犢曰吾渡海不克汝俱故歸汝於故主故主仁也他日老死囑其葬汝骨於深山無割剝憂可乎乃吞聲收淚臨行賦詩並黃犢還之合谿事與二馬相類馬惟知有故主恩也牛於新主以恩乎恩亦淺矣以義乎義更深矣吾匡徒毀矣去恩愛而就道義者僅見一牛艮可歎也書此以續義馬傳後有識者請別優劣

義鬼傳

番禺東南爲波羅鄉鄉有關生者固窮守道士也生平耿介不求不取其妻與子能成厥志日夕忍饑一無怨言家徒四壁上漏下濕久雨墻壞匪覆歷則露處矣不得已假館於族人鄰有古屋夜多鬼物出沒爲患遷而避之扃鐍甚固指以示生曰惟此可居能不恐怖可久假也生日暮途窮計無所之乃從之主遂啓鑰付生生攜家入堂奧閴然絕無影響至暮獨坐闇屋角嘖嘖如有人聲生起焚香祝曰貧士無聊借宅於此久聞室中靈爽肅聚遊魂寃魄莫知其誰今既同居誼合一體老妻弱子啼饑號寒久矣尚其鄙諸毋苦相擾祝已寂然晨起治食視餅中止餘一日之炊對案舉箸悵惘無策強慰其室曰士有苦節天必憐之冥冥中當有默助無恐乃令作粥分餐越二日起視中饋則鹽醯菹醢脂膏醬脯蔬穀柴薪之屬次第臚列無少欠乏窺其餅糈罄充牣得未曾有妻子驚喜過望走以告生生止之曰此無妄之福也鬼[illegible]將

咬我以利矣勿遽受當還之復視之曰將來飲食深荷周旋審所從來恐或掩取來自市肆虧折毋錢出於富家貽殃奴婢在彼有損於我無益生憒忍餓不取非義願還其主毋更煩勞乃出就田閒採野菜拾敗葉烹而茹之至夜就寢恍惚有人附其耳而語之曰先生狷介我輩共欽不忍坐視故有此舉乃以掩取見却誠知愧矣今悉還諸其家自是來者皆陳因秉穗之餘粒大烹鼎俎之殘饍焚林伐木之遺薪非有所損於大義請權受此當

繼給也生覺起視前饑無一遺者𥳑中貯粟則赤白精麤種種雜糅飲食薪蒸略有之而不備信其非過取也乃受之由是所需絡繹相繼無或愆期生居三年人藉鬼養鬼不擾人良由狷介之性足以感動幽冥如此此事得之傳聞南海梁沂水至誠信道言之甚確當不予欺因憶建武故人鄭今望古道君子也文章行誼爲吾黨師率從之遊者數十百人聲氣之交遍於宇內晚年老病寄跡佛山妻子五口不能自給平生交遊視等陌路及門

之士指臂過之遂餓而死假令今望與鬼同居猶堪作活惜其處於人間人弗鬼若也故無有擠而救之者良可歎哉遂作義鬼傳

咸陟堂文集卷之八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壽文一

壽何一忍文

愛其人者必願其人之富且貴計之失也富貴人之所欲達人之欲得於其所愛者去彼取此何與每見貧賤之交恒以道義相尚當風雨晦冥窮愁怫鬱時二三知己聚首一室紙囊中錢有幾許貯之粟無多斯時也揮金通財解衣推食無復芥蔕

於其間一朝而富且貴遂積金以遺子孫積粟以飽僮僕廣置田宅封靡玉帛賓客之至其門者類皆雞鳴狗盜之徒承顏獻諛極態盡神乃能飽一餐之餉博一笑之歡受者感恩不置與者喜動顏色夙昔貧賤之交鶉衣艸屩一蹠其門守閽遥望標而出之縱一獲見寒温之外別無深談漸涉家懷則顧而言他惟恐乞貸之入耳也由是而道義之念日以輕勢利之見日以重視故舊之饑寒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雖粟紅貫朽淡然無復帡厭之關是則欲其人之富貴者非所以益之適所以損其德也烏乎可予與何子相知久矣始也生同時長同學同有老親之養同有妻孥之畜同有田園宅舍之樂出處隱顯無不同也中道分睽予飄然遠引從事於竺乾氏之學何子白首窮經弗獲一遇方內方外之遊既不相及名教樂事出世因緣兩者又不相爲謀無弗異也間一還里與何子相見於風塵落寞之中故舊之情常有戀戀不捨之意何也貧賤故也向使何子掇巍科登膴仕乘

車戴笠相遇於紫陌紅塵之下下車之揖豈可復得耶今日者予與何子得畢友誼於始終而無毫髮之隙者貧賤故耳造物主人欲留朋友一綫之脉於予兩人之身而保任之也富貴非吾願也無已則壽考乎人生百年去如奔馬萍聚星散其勢不可以長久所恃以成吾德修吾業者惟此白首之餘年古之聖賢惜陰待旦欲永其齡而畢其學耳予與何子締交既久閱人多矣少壯同遊相繼朝露北邙蒿里之墟多宿艸焉念之可爲寒心何

子今年六十有一予年六十有二此去百年歲月無幾而況未能滿百耶自玆以往願與何子努力崇德毋以貧賤而失其守毋以富貴而疑其友爲吾與子之所當爲者天不得而勝焉人不得而尼焉年日以尊德日以卲子孫長大日賢且孝富貴壽考之數相因而至矣予又何敢復云何子覽揆之日親友咸集各有所祝予謂其未能免俗也書此以贈

壽彭文菴文

天地間大有用人與大無用人蓋相養爲用者也使有用者一無用不億嗸嗸然仰之給之必如其願以滿之澤易竭矣有用者一無用不億受其澤者尸之祝之羣起而詠歌讚歎之量易盈矣此有用者之用非大有用者之爲用也大用者如江河之水百川注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傾淯之而不見其淵澂之而不益其淸惟大人能之彼智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相去遠矣

昔艾菴使君之在粤也鄉里之貧且賤者皆曰使君能富我貴我寒士之鬱塞者曰使君能吹我噓我薄俗之搆難紛爭者曰使君能排我解我所識窮乏之待舉火者曰使君能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使君既竭蹶而趨匍匐往救不遺餘力而猶未免於下石之譏一旦有急則委而去之門可羅雀焉及其去粤適閩也有逆計其不返者有庶幾其復歸者別去十餘年若遺之也未幾而使君歸矣鄉里朋黨親戚故舊畢來相慶門如市焉遠近人士

無問知與不知聞其歸也冉得一見復有所求於使君使君不懈初志咸如其願而滿之眞不啻千頃之波九里之潤也或者曰使君大有用者也感聖主之殊恩承先賢之遺澤在國爲忠臣在家爲孝子當致其身竭其力報君親於萬一豈能鬱鬱久居此耶或者曰使君大有用而能善藏其用者也當玆指代之年退居林下方將韜光養晦之不暇何暇於其他東樵聞而笑之曰二子之論謬矣君子之行其道也出處語默惟其時耳先時災也後時殆也應時而動者道之所在也請以易喩之

昔使君之去粵也爲剝之上九其詞曰碩果不食使君以之落其實而取其材留有用爲無用用莫大焉今歸自閩也爲復之初九曰不遠復使君以之出入無疾朋來無咎藏其用以觀其復用莫大焉進而上之爲臨之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使君以之順而悅剛中而應善其用以臨下用莫大焉進而上之爲泰泰者通也明良合德上下交而志同也使君以之神其用以左右民用莫大焉進而

上之爲大壯爲乾壯盛也乾健也盛德大業自強不息也使君以之耄非倦於勤能善始善終以成其用用莫大焉壽莫大焉客曰東樵老於禪矣乃越俎而談易固有說乎解其惑曰易於六書取象日月日有中昃也月有盈虧也昭然在目人自不察者易也孤明獨露旁燭無疆者禪也予與使君先世同譜結髮同學家學淵源皆深於易者也無往而非易也無往而非禪也客笑而退居無何使君覽揆客觴主人主人曰必得東樵一言爲快使

君大有用者也東樵則無用之大者閒氣精英生使君於大有爲之日偏氣雜糅生東樵爲大無用之人是可相資爲用乎否乎何必尸之祝之詠歌讃歎之而後快乎遂述前語快巳之快而後快主人之快云

贈龐衆斯慶生文

昔人有求長生者去其鄉里受學於深山之老仙服勞三年日夕憤悱未常得闚圭旨其人請去老仙挽之曰吾非有靳於子時未至也姑俟之將有以報子矣昨丹將成命守爐火且誡之曰學長生者視饑渴如醉飽危險如坦夷寇讐如恩愛桎梏如衣服囹圄如家舍一切患難恐怖皆夢幻也轉及順途富貴名利之來亦夢幻也子識之堅守爐火勿起一念七日丹成吾有以報子矣於是扃鑰

一室不令飲食其人晝夜專一雖極困餧未常少息如是者三日一夕稍倦隱几假寐夢中得請還里覓路出山攀緣一徑下臨不測上懸萬鈞之石綴以枯藤二鼠躡藤欲絕視石將壓徘徊良久忽憶師言掉臂竟過行數百武前有猛虎張牙舐吻躭躭相視殆不可避也又憶前語叱而却之時日將莫萬山中無止宿舍憩大樹下夜見獰鬼數輩攫人而食將及己矣尋自思惟此師之所謂夢幻也鬼弗能害達旦就道行數十里邁與綠林之客相遇於林中劊人而羹其肝其人大窘就縛待命又自知其爲夢幻也恃以無恐賊笑而釋之且食之飲食多與之金以歸將抵家補盜者得金以爲誠盜也送之官拷掠備至不伏困於囹圄者數月人盡冤之其人曰此夢幻也予聞諸師矣未幾以吏議得雪既歸其里銳志於學屢應舉而不售里中小兒譏侮交集同黨之士羞與之齒終能以夢幻視之未嘗懟蔕於中最後應科榜將放矣夕宿樓上聞雞早起少念得失俄聞樓下報捷知己及

第疾起索衣履則顚倒而不自理不復知其爲夢幻也雀躍下樓至梯失足一蹶而覺身守爐火猶故我也其人憮然自失走以告師師曰吾固知子之欲速時未至也子之所守可以處逆而不可以處順名心未忘故耳夫所貴乎飛仙者以其能忘恩怨齊生死等順逆泯悲喜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是焉斯已矣今吾子於名譽得失之間稍容心焉以是而求長生爲地上之仙得矣其去天人也遠甚未幾丹成老仙飛去留

其人於深山至今不死嗟夫名之爲害甚於饑渴危險桎梏囹圄之患者何也此藥石也彼則美疢也服藥石而苦之猶未至於殺人受美疢而甘之將爲性命之憂故達人之所深戒也麗子策斯少負累俗之行脫身患難猛然自好蓋有得於藥石者乎竊慮其他年富貴猶不免於美疢之毒也於其慶生之日述爲神仙之說以贈之庶其進於道乎

弈說爲楊式公壽

廣達子與子固子論弈亹亹竟日子固子弗窮其辯子固子辭而退歸以告無名子無名子曰廣達子其可以語於道乎請因子固爲我先之俟之來日謁其門閽者辭焉曰今晨主人方有事於孤矢奉觴而來者非顯人則辯士也客行矣毋自辱無名子曰子固非顯人辯則有之請見之主人出曰客能辯乎答曰唯唯辯將奚若曰子知弈願聞其旨曰弈之成譜有五請謁其長於左右廣達子乃

正席拂局揖客而與之語無名子逡巡避席待主人受觴者爵乃請以弈侑觴舉一觴曰有成譜焉以神州赤縣爲枰局以車擧肩摩爲黑白子爭道而出張以虛聲侵分而入居以實利氣貫虹霓勢憑冰嶽旁觀得之稱爲一時之雄此朝市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主人謝曰勞矣哉吾固知之而弗樂也復舉一觴曰有成譜焉以共林碧石爲枰局以猿鶴麋鹿之侶爲黑白子道合而弗爭分定而不侵彼重而我輕之衆躁而獨靜之人取而已與

之當局得之可以百年而難老此山林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主人謝曰遜矣哉吾固樂之而未能也復舉一觴曰有成譜焉以戸庭爲枰局以五倫九族爲黑白子入則敬以直之出則義以方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局旁觀可使由而不可使之知之爲萬世可久之大業此聖人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主人喜曰大矣哉吾匪能之固願學焉復舉一觴曰有成譜於此以宇宙爲枰局以十洲三島爲黑白子步虛而出御風而返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求而有獲旁觀當局咸相忘於形骸之外長生駐世者以之此神人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主人笑曰玄矣哉吾方有所學焉未暇此也乃舉一觴曰有成譜於此以太虛爲枰局以四生九有爲黑白子出三界入五濁空五蘊淸六根而淨六塵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當局旁觀隨緣任運其爲壽命非算數譬喩之所能及此至人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廣達聞之欣然起曰有是哉弈之通乎道也無名子誠可以語於弈

矣誠可以語於道矣再拜受觴酒闌送客唯無名子畱與之論弈直至黑白未分前一著兩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無名子歸以告子固子子固子曰無名饒舌哉吾聞弈之爲數三百有六十虛其中爲太極常望生生不窮之機名曰道樞爲天君爲靈府爲造化主爲萬物母此至人之弈也夫復何言遂書以貽廣達子俾藏之爲他年壽考之徵廣達者誰慈湖主人楊式公也子固者誰東樵老僧跡刪成鷲也無名子無名者也是時楊子年滿四

十鷲僧今年六十有八二人歲月會而計之爲一百有八適與大顛答韓愈浮山爲歐陽公說法彼此交參

贈馬臥仙生日序

臥仙將軍守香山數年矣兵民安堵盜賊銷息邑人愛之敬之無遠邇彼此之別常過東林山僧與遊久而狎之相視於形骸之外忘分忘年無所用其愛敬也歲之六月屬公覽揆邑人士魚鮮炙肥躋堂介壽者絡繹於門時方盛夏火雲如蓋烈日爍金賢主嘉賓纓冠束帶送迎揖讓汗下交頤山僧禁足東林輕摇白羽穩藉青莎薰風南來清入心腑長嘯一聲冷然自得遂不廁於賓席幸不攖及居亭人皆以我爲傲惟公知我嬾也世諦流布玉帛囦之廷賓旅百封祝用三東林老僧一無所有淡交如水野芹用獻人皆以我爲薄惟公知我貧也大人作賦詞客陳詩采毫授簡黃絹擒詞東林老僧心如槁木欲語忘言沈吟塞默相視而笑人皆以我爲隱惟公知我拙也山僧今年五十有九公年六十有一年齒後先兄弟耳而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之相去則父子也公忘我愚我忘公貴兩人相知匪名匪利泥蟠天飛各行其是公而

知我誠知我矣其不知我者請姑置之俟之他年銅柱功成赤松歸老時回念舊遊籃輿入社溪橋一笑誰主誰賓宇宙之大豈無知我與公者謂我兩人同耶別耶

壽張直吝文

人生宇內無問世出世間當作第一流人物讀第一種書行第一等事叅第一義禪據第一乘位儒者謂之聖賢吾宗謂之佛祖不過自處第一不落第二云爾昔先茂才疎人張公與先府君爲友常以第一自期酒後耳熱輒自誇詡不少謙讓後來文章事業果如所期疎人公子直吝復與予爲方外友每見必笑笑必罵罵必瞋且恚究竟其笑也無矜色罵無惡聲瞋且恚無煩惱之習必欲以第

一自處不肎以第一讓人也直吝年甫弱冠應童子科爲邑侯王公所知擢居第一遂以是年入學童子科小得失耳窮措大輒以自高常與直吝遊於文社詞林之壇直吝成卷每居第一尤得失之小者其自高如故常與直吝結社放生損已利人之事各各爭先不少相假直吝勇於義竭財力而弗顧世或譏其敝於愚者或疑其干於名者直吝弗恤也又常以此自高予兩人生平狂妄大抵類此一得一失一言一行皆欲作宇宙第一人不令他人之軋已也予常告人曰直吝太認眞不肎落後姑遜避之及予出家直吝有老母妻孥之累予則恩愛割捨飄然爲雲水之遊直吝有衣食田宅之計予則麻麥糞埽公然受檀越之養直吝有功名轗軻之歎予則逃名遁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直吝事事弗予若也予乃自稱第一直吝不得而笑之罵之瞋之恚之矣況予之所得不僅是耶予年六十有三直吝少予一歲兩人皆稱老翁齒搖髮白無一可以相勝予遇生日必閉門念罪不敢告

人直吝則施施然自鳴得意遍索親友製錦贈言以自取快斯舉也亦猶前日應童子科課詩文會冠軍首列小小得志時也山僧當退三舍讓直吝從無佛處稱尊他年七十八十直至百歲壽齊彭朔讓直吝獨步登瀛稱爲宇內第一人物足矣何敢復云何敢復云

壽笑溪師文

予友笑溪儒門脫穎禪林翹楚也先世祕三尊宿晚年脫白笑溪而卓二公相繼出家闍門入道世希有也祕翁順化笑溪結社鍾山之雙照兄弟二人如中流砥柱崢嶸角立於江河日下之秋猶希有也予棄家二十有五載碌碌於世無所重輕惟笑溪兄弟不遺夙昔聲氣之誼破格遇之常主雙照歡然忘老乙亥秋予發足叅方與而卓結伴來往於丹霞匡嶽之間三年乃返未幾而卓受莂於

華林笑溪大事已明不入保社甘老泉石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又希有也辛巳之秋八月旣望笑溪世壽示生社中諸賢各爲詩歌繪圖以獻是日也緇素駢臻遠近咸集予時歸自鼎湖買舟南下適得厠於頌禱之列是夕碧落無雲孤明獨耀一時同人藉草班荊於曲徑通幽之下予不自知其越俎也揖客言曰壽者世相也生緣實相也請以今宵一月收歸雙照不壞世相而談實相可乎僉曰諾客有跽坐而起曰一月也不爲城市而增[illegible]

不爲山林而掩曜是能合喧寂而雙照也主人之自性如如眞光燄燄似之請以爲祝客有振衣而起曰一月也朱門氣燄不爲之熱白屋秋深不爲之寒是能合炎凉而雙照也主人之棲心白業脫屣紅塵似之請以爲祝客有垂紳而起曰一月也密雲陰翳不足以損其明霽景晴空無少加於其鑒是能合隱顯而雙照也主人之和光養晦任運隨緣似之請以爲祝予聞客語笑而言曰諸公所祝得第二月矣所謂一月者太虛生明眞空顯色

先法界爲無始後器界爲無疆無喧也無寂也無炎凉之異態無隱顯之殊途也主人壽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似之請以是爲祝不愈於揑目標指者耶客以予爲善喻屬以序言因憶昔日西堂百丈南泉三人侍馬祖翫月因祖發問西堂供養百丈修行南泉拂袖各呈伎倆祖云經入藏禪歸海普願獨超物外予今者也不供養也不修證也不拂袖便行正當是時恰好來日因齋慶讚道是世諦流布也是法爾如然道是法爾如然

也是世諦流布旁觀不妨疑著請猒一須古鏡不
知人白頭百年強半笑疑眸留得雙照今宵月再
待相看五十秋

壽蔡艮若文

先生市門之人傑也予向在俗時浪遊過市與先
生相遇於雙橋江上之館是時先生年方富志方
銳傾蓋立談之頃則慷慨磊落如雞羣獨鶴卓然
有俯視一切之槩別未幾予去家為僧常以分衛
入市見先生於片檀僧舍與之語其慷慨磊落如
故也然生平壯志漸銷磨於紅塵白社之中是時
郎君開斯相從膝下頭角嶄然如虎生三日大有
食牛之氣予固知其不凡也別去十餘年雲遊海

岳歸隱湖山忽有嘉客來自市城清談雅度翩翩
乎有王謝之風與之語則禪機迸發內外典靡不
淹貫予因知其不凡也揖問里居乃知為市門蔡
氏之子昔之嶄然頭角者今已奕乎其弁巍然其
儒矣欣喜久之詢及先生近况慷慨磊落之氣至
老弗衰年近七十日飯二升飲數斗酒後耳熱揮
塵高談亹亹弗倦一如昨日吾聞之展然起敬望
風斫額謂蔡子曰善哉翁乎其儒者之所謂善人
吾教之所謂菩提薩埵乎菩薩以智度人以慈善

物以勇猛𢡟無畏今者先生保身明哲可不謂智乎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可不謂仁且勇乎倘能充之以學集之以義聖賢事業佛祖徽猷不難致也蔡子然予言再拜受命歸以告翁翁不以我爲譽亦弗自衒其長躬以行之實以踐之至今年日高而德卬劭鄉黨之人聞其風者莫不興起歲在丁丑先生七十有一覽揆之日同時親友躋堂稱祝馳書東林問言於山野山野鄙人身隱無文出言獻笑不足爲先生重諸公不我鄙夷詢于芻蕘斯

亦奇矣旣拜來命義弗獲辭還思向者與先生相遇時歲月幾何少者壯矣壯者老矣老者耋且耄矣昔也童今也儒昔者儒今者僧矣白衣蒼狗陵谷滄桑未有久而不變所不變者唯眞空之空無極之極古德所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希能如是壽命之永豈有量乎闡先生晚年醉心於法華楞嚴之旨當於如來藏中探得智珠照破大千世界如空中花陽中燄生滅不停雖壽等彭鏗視之如朝菌耳諸郎君孫子各各攟其智珠出爲文章根乎道德著爲事業策名淸時益驅皇路竟先生未竟之志均以此也山僧老矣逝將入山高躋萬峯之巔拭目以觀其成先生弗予棄也請於別峯相見

壽李冣石文

予少時常從先府君讀書於佛山李氏之菊園居亭主人樂道而好客從之遊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予雖童穉猶能物識其人今老矣或遺之矣中間人傑至今不能去諸懷者則張公伯淇爲道義之客英公目青爲文章之客龔公節叔爲倀諧之客陳公秉衡賴公孟容爲筆墨之客皆先人畏友也其最不能忘情者惟李公伯昭兼諸公之美獨以七絃擅長常端坐鼓琴金徽一拂清風穆然聞者

莫不移情予少不審音偶坐肅聽躁心頓息終曲罔敢吳揚去今五十年矣餘音猶在耳也公於居亭同姓也居亭於先府君舉於鄉同譜也父之長父事之固爾聞公鼓琴乃有得於道義文章倀諧筆墨之外嘗以師事之矣日月幾何少者壯矣壯者老矣鼓琴之人逝矣菊園居亭與當時在座之客相繼化爲異物所僅存者惟亭邊古樹攢蔚怪石高尺徑寸之小松異草嶙峋盤鬱於蒼苔碧礀間予歲一過之臨池鑒影漸見顏顏衰相求如昔時童心穉態邈乎不可復得始歎人生宇內瞬息百年反不如艸木卷石之能貞且久也因憶昔者鼓琴之客寄託不一常於曲終據梧默坐閉目凝慮攝氣調息若有事於長生者已而舍琴下堦環遶欒櫚顧盼樹石手執刀斤刪繁去鈍務令疎密高下靡不得所予問其故先生笑曰爲學之道亦若是矣予初不知其所謂至今思之信三教之學不能委諸天必假以人力焉刪繁去鈍之功其可少哉冣石李翁鼓琴先生之仲子也善昭文之綸

而不必爲絃上之音是眞能鼓琴者惟於竹木盤石之趣不能釋情行年七十有八常揩揩然惟刪繁去鈍之爲務噫翁其神明於學乎與乃公昔日之言何脗合如此令子左民令孫仰喬或寢食乎詩書或遊戲於筆墨所好不同要之皆不失其刪繁去鈍之學世守祖曾之教者夫盤上之植等諸豫章森然有拂日凌霄之勢袖中之石比諸泰華巖然有壓雲削壁之奇今李氏之子孫亦若是矣一卉雖微焉知他年不爲參天蟠地之材拳

之斤斤於刓繁去鈍以自娛也其乃公之所謂鼓琴乎是則可以不朽矣覽揆之日仰喬過予索言歸爲翁壽書此以報

壽馮鑑菴序

君子之行其道也出爲卿相施政治於萬方處爲師儒設教席於鄉黨其窮達隱顯之勢雖殊而所以成己成物者一而已譬諸吾宗焉踞師座建法幢王臣歸敬凡聖交叅亦一時之雄也其視山中老僧宴坐巖室山鳥銜花老猿聽法其樂豈有異與鑑菴先生鳳城隱君子也其先祖父相繼以儒術起家先生善承其緒白首窮經不獲一遇閉門教子絕意於仕進之途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或有

慕其風範延歸黨塾授蒙童以章句先生欣焉就之不擇人而施教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執經而問業者先生與之講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今年七十有一其及門弟子幾數十百人膝下兒孫皆能世其家學鄉評月旦咸於先生乎推高德先生可謂賢矣向使先生早掇巍科壯膺膴仕非不尊且貴也而所以教人及物者豈能若是之詳且盡乎山僧身老窮谷不求聞達相隨學道寥寥數子輒以饑寒告退常獨坐蒲團爲頑石說法視先生

之門弟子门進相去奚啻徑庭哉然以法王之位國師之尊與山僧易地居之有所不屑假令鄉舉里選令先生一旦登賢書成進士置身金馬玉堂之上先生其肎之否士君子窮達有命先生之賢當不爲此望外之想山僧姑妄言之冀妄聽之視先生之守爲何如耳己卯之秋先生覽揆芳辰鄉黨親串洎及門之士製圖稱祝問言於山僧漫肆其荒唐之論爲知者道耳未敢與俗人言也

壽[illegible]徐君序

鐵城之山谿有隱君子焉曰英雲劉先生者累世積善以迨於身業先世之業食德服疇勤而弗佚儉而弗侈強仁恭義惟日不足一門之內生齒繁庶丈夫子六孫十有五曾孫八負耒者橫經者斕斒以舞者俎豆而嬉者駸駸乎有跨籠陵雲之勢隱君受福於天頤養葆眞寡嗜欲知止足絕無僥倖欲速貢顯揚於旦夕造物者將以其漸而致之矣東谿明府隱君族子東林善友也常爲予言隱

君之賢欣而慕之惜未之見焉己卯秋闇居林下叢菊將放含英蘊芳似有待於主人主人知其意也晨起搴衣自爲鑿隧之灌不分勞於僮僕重其事也適東谿至與之遇於籬下訝其來之早也問之故則爲隱君請言上壽於是釋灌而起揖東谿於籬東並坐石榻指叢菊而語之曰凡物得土而生得水而長得雨而潤得暘而燠水土雨暘備而無成者根不深本不固也是故根深而葉茂葉茂則花繁隱君承藉先世之積累德厚流光施於無

窮也菊之根本似之請以爲壽東谿曰善天苑丈生其益無方蓋有人力焉枯槹爲恥抱甕將事捐捐然用力雖勞一日而灌敷畦加之以糞培之以土膜不能害風不得而搖樹之同而收相去什伯人力之爲也隱君仁以惠物義以居躬勤以治生儉以蓄德視子之灌朝出而夕返不分勞於僮僕似之請以爲壽東谿曰善修籬長薄衛樹從蓺力少望奢必生鹵莽積寸爲尺則有漸揠尺而尋則蹶等紅藥赤楹之下冀黃金之盈把白首不可得

隱君既多男子鍾鼎之養綸綍之榮當貯遐齡以竢之菊之萌而條條而華也似之請以爲壽東谿曰善復指叢菊而言曰物之生也不期有以利之去其害生者生矣螽蝗蟊螟猶聲色之伐性也疢風暴雷猶忿懥之移情也凝冰焦火猶戚癘之傷名也隱君於其利已者勤而行之害於生者愼而禦之故雖壽而無辱雖富而無事多男子而無懼庶幾道乎請以爲壽東谿聞而起曰有是哉東林子之善爲祝也請爲書之以侑康爵

題瑤池仙宴圖爲梁翁壽

常讀穆天子傳及漢武遺事二君當日屈南面之尊賓西王母於几筵之上奉觴上壽式歌且舞自以爲樂初疑其誕旣而思之恍然有得掩卷三歎曰誠之能動物也一至是乎夫誠之至者金石可貫豚魚可孚況神仙之靈慧哉所貴乎神仙者往來出沒不可蹤跡非若朝市之人可介紹而接折求而招也穆天漢武聞而慕之若饑渴之於飲食就而見之若商賈之趨市門延而致之若富家之

候貴客一念之誠固不必問神仙之有無方寸中勃勃然先有十洲三島之山瑤池玄圃之室驂鸞跨鶴之侶如將見之由是信之深敬之至求之切不憚八駿之勞不惜萬金之費弛國政糜帑財有所不顧斯皆誠也誠則聖聖斯神神也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也豈必流沙弱水之外別有所謂西王母哉翕南梁翁至誠無妄古君子也生平秉心質直不尚雕飾與人坦白不立柴柵臨財思義不欺童赤言行有恒不宿然諾推此一念之誠以之

事親則為孝子從兄則為悌弟敎子孫則為嚴君傾蓋結交則為信友榮名可致奇貨可居多福可求眉壽可永又何神仙之不可遇丹砂之不可成哉壬午仲夏翁壽七十有一懸弧之日族屬戚串躋堂介壽飲酒盡歡客有善為丹青者方之瑤池仙宴繪圖以獻予歸自東林未久也里人齎圖而至索言為贈因述穆天漢武之事以髣髴之冀世之求長生者務存其誠而去其僞焉庶矣夫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之能動物也三君子所

以善繼善述為顯為揚者亦若是矣遂書其說於首幀

蘇杲亭翁壽序 代張司集

士有三好損益判焉善人好德恭人好禮高人好酒益矣勇夫好勝貪夫好利鄙夫好沉湎損矣沉湎非酒乎何損益之各異也非也酒非沉湎之具因之為沉湎焉嗜好者之過非酒之過也夫酒也者先王所以供祭祀奉甘旨樂賓客之所必需長生之家所以導引任督調燮元氣者往往以之酒其可少乎哉宇宙之大有樂國焉名曰醉鄉中無城府外無畛域居無虺虺出無險巇建德華胥弗

若也鄉之君長曰杲亭蘇翁者常以道德為稻粱以詩書為麴糵以虛懷雅量為甕缶罌而釀之為清明精潔之黃流斟而酌之得中正和平之至味酬而醉之對光風霽月之嘉賓頹然醉矣聞呼名之聲出於北堂則整衣而起疾趨受命辟咡唯謹是能醉於其形而弗醉於其情者也洎夫終養毋一舉觴不忘栝棬之感春露秋霜不忘灌鬯之誠君子謂之酒孝其課子也雖飲至醉必端坐正容非先王之言不言非先王之書不授君子謂之酒

致其理財也雖飲至醉持籌運算一介不苟取與遇人有急則傾橐授之未嘗有錙銖子母之較君子謂之酒德其居躬也雖飲至醉手恭足重立不易方行必有度君子謂之酒容世之飲者皆斯人若也儀狄不足疎衛武不足多矣又何沉湎之足憂今年七十有一矣橐有餘貲廪有餘粟篋有餘衣機有餘帛出遇里人之以沉湎破產者啞然笑之且以其術授之間有聞而化者焉君子謂之酒聖覧揆之日日方南至景雖短而酒與長時雖寒

而酒與熱衆皆賁酒登堂盡主人懽是不可以無言也予與翁有先世中表之誼聞而喜之遂爲飲酒之說以進長公名在國學於我司業師生也仲季後起也羣孫濟濟又後起之後起者也聞吾言也當有起而和之者各奉一觴曰奉天休命封我翁爲酒泉郡醉鄉侯請翁受爵

咸陟堂文集卷之九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壽文二

壽陳翁文

遇湖海士必與之言大矣莊生之言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爲之舟自以爲大矣杜少陵則廣之曰春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自以爲大矣蘇肴山則廣之曰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自以爲大矣宗元幹則廣之曰願乘長風破萬

里浪自以爲大矣李青蓮則廣之曰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陵三山陸憩五岳自以爲大矣海上之翁常以八月泛星槎溯雲漢以犯牛女不自知其置身之高所適之遠也此大之至也泉山陳翁之生也適當泛槎之月是故長而好遊東泛瀛渤西渡崑崙南浮交暹靡不航也十洲之遊三島之峻普陀水月之高深靡弗梯也噫大哉遊乎今老矣持海外之奇貨以歸杜門簡出生平事悉付之諸郎日惟讀書稽古品泉試茗於晴窗淨几之下遊精神於六合返遥情於八遐其爲大也人鮮知之吾獨知之未常相遇也雖然神交遇之久矣其其嚋之盈弧矢之懸也同人製錦觴之問言于予予乃搦管遐思若有所遇翁其仙乎何遊之大乎吾聞翁少而孤長有知勇常冒險阻出二人之封樹於賊境安而厝之邊界不得而域焉鋒刃不得而加焉其壯遊之大志已基於此他年陵三山憩五岳溯星漢而犯牛女匪其所難坳堂芥舟一葦野航渺乎小矣又烏足以窮其至大之量量之大

者其德其福其壽又安往不見其大哉遂序

題卿雲圖爲謝翁壽

昔陶貞白隱居於華陽洞天人主欲招致之不可每有國事輒承顧問時人榮之目爲山中宰相一日入見帝問山中何所有應聲對曰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傳至後世稱爲美談常試論之物之可以持贈者均非已有祿可以富人爵可以貴人粟與帛可以濟人之乏鐏罍醞醢之屬可以給人之求皆外物也其不可以持贈止堪自悅者惟吾性分中所固有之天眞如山川之出

雲焉其行也無心其止也無朕其退而斂於密也非色非空其放而瀰淪于宇宙也則爲霖爲雨下土咸被其澤而已不有焉古賢聖出處隱顯之大致亦若是矣曉東謝先生岡州隱君子也生平致虛抱一無爲復樸謹言笑寡交遊獨居一室閉門簡出人聞其名罕一遇之衆共方之爲卿雲之瑞未易見也壬午之春翁壽週甲覽揆之日親友躋堂奉觴上壽思所以表揚休美者未易方其萬一時有善爲丹青者繪圖以獻圖中雲氣布濩紛蒸蒸欲動有施雨爲霖之勢一翁箕踞盤石昂首霄漢飄然若仙無復人間煙火氣出以示予予曰是則可以視矣是則可以視矣天地之氣輕淸上升者爲雲翁得其氣之淸者也周流無閡者爲雲翁得其用之周者也變動不居者爲雲翁得其質之動者也寧靜不囂者爲雲翁得其性之靜者也靜故壽動故樂周則圓淸則明圓明而樂且壽者長生之旨也遂顏其首幨曰卿雲呈瑞之圖因憶隱居入對之言爲康樂遐齡之慶繫之以詩誰爲卿

雲入畫屏野人雙眼一爲青烏衣門巷饒佳氣太史還應奏德星出岫無心作此奇謝家寶樹秀南枝方將膚寸爲霖去正是光華復旦時天瑞人能兩不孚一庭芝玉雜氤氳蘭閨織就璿機錦應譜流黃入五雲

壽羅翁文

南海之隱君子爲羅氏三老長曰星拱翁次敬義翁次敬泰翁方今聖朝特隆養老之典八十九十受肉帛者有差伯與仲既拜恩錫季方稀齡將待養焉三老同氣而水乳也舉案者皆黃髮也戲辬於庭半紳組也合食而觴之本支也桑梓也覽揆日客有過予請言爲壽聞斯盛事竊有感焉人生寓內稟氣於天成形於地戴高而履厚者皆兄弟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聚鬪而接軫者兄弟之密

邇者也木有本水有源凡屬毛離裏者則兄弟密邇而一體者也俄以田宅之郤離而鬪之牀第之言摵而搖之離犢之愛岐而二之手足之謂何而以其所以養於人者失諸已乎今之三老所以爲養者則異於是共生也乳之哺之養於父母及其長也教之誨之養於師保壯而養於其室老而養於子孫今且養於國矣受肉帛以歸入廟則薦焉入室則宴焉中饋具陳婦則宜之新醪初熟婦則釃之壁水之彦泮水之英起舞陳詩燕翼有子孫謀有孫索笑牽衣極天倫之樂當躬受之而不辭兄弟均之而弗私是能以所養者爲已養不舍已之所養而養於人也養於已者天也養於人者人得而爭之矣三老者天之大老也宜室宜家大老之好逑也善繼善述大老之象賢也克岐克嶷大老之孫曾也天既養之無所不致其養矣世之求田宅私妻子者其知返哉遂序

壽蒙青甫文

予少時常作妄計思得萬金分而四之其一置田宅長子孫爲室家計其一築池館羅樹石建樓閣購奇書爲身心計其一延師教子欸洽朋友有無相推所識窮乏者得我爲道義計其一則供高僧作佛事結淨社修白業爲最後慧命之計計既定出語人人盡迂之中年去家爲僧無復作此妄念猶冀世有奇人踐吾志以成之者求之十數年而不可得庚辰冬與故人蒙影谷遇於逆旅極言青

甫先生之高誼家有餘貲可以及物身有餘閒可以讀書有田可稼有樓可居有山可採有池可漁室中有酒園有嘉蔬可以教子孫儐賓客而洽鄉閭應此先生之善自爲計也非予昔者之妄爲計與先生處此常綽綽而有餘予妄計之世皆笑以爲迂者蓋真幻有無之别耳天與影谷兄弟也今冬影谷六十有一明年早春先生復週甲子又兄弟也影谷慶生之日予既贈之言更索予言爲先生壽因憶昔時之妄快有今者所見所聞之真深[illegible]自爲慶壽又烏知高[illegible]先生者不踐予昔爲最後慧命之計乎書此以祝請爲先生更進一解

壽稚[illegible]堂序

善哉補山霍子之養其親也補山爲南海佳士性孤而行介與世寡偶家日貧親日老不求祿仕惟食力於觚翰負米以供菽水未常失身於人亦未常一日失歡於父母補山賢矣厥翁睡堂先生更賢翁常誨其子曰君子立身敬如執玉謹若奉盈全生而全歸之孝之至也愛日之誠三公不易養之至也世之養其親者我知之矣鐘鼎之家以祿養素封之室以財養襏襫之夫以力養章句之儒

以舌養乃至商以利養工以藝養椎埋之徒于貨以養輿臺胥役執鞭以養等養也人子出之以饔飧爲豐歉父母受之視順逆爲茹吐此昔賢所以貴守身而先養志也補山奉命弗違立身制行砥自好斯子之賢實翁之教也翁雖待養於子其所以自爲養者更有道焉翁年甫十八而孤始糊口於黨塾後以先人兆宅三折肱於豐城之僞學遂潛心景純葬經之言得其微旨既妥其親矣因出而問世每言禍福多所奇中常垂簾講易於市爲君子謂之小人去之一語不合輒標而出諸門外世遂目爲鐵筆先生爭挾粟而請翁之爲人耿介如此其教子可知矣弓掩關却埽未常輕與人交贈人以言匪固也從所好也聞翁之名欽翁高風惜未之見既知其子因知翁矣禪誦之餘管城子將脫穎而出禁之不可補山復爲翁請遂序以授之使持歸上壽冀世之爲父母者毋輕受養於其子爲子者毋易言養也可

梁璞玉慶生文

昭陽協洽攝提正於孟陬上元前一日梁子璞玉示生之辰一時親友躋堂稱祝時年三十有一也客有疑爲縣舉者質諸大通之老僧老僧曰此正所謂當祝之年也夫騏驥之衰也駑駘先之松栢之朽也樗櫟勝之二者豈曰不材而孫陽匠石之顧乃去彼取此何與盛衰之辨也此張燈之夕也請以爲喻饒山九微之勝黃童白叟莫不知其爲可樂歌舞相逐簫鼓之聲相聞月未昃燈未散也

過此則歌闌舞罷簫歇鼓沉燈火無輝月旁生魄又何樂之足多今者梁子以富强之年肆力剛之力騁大有爲之志行大丈夫所當行之事譬諸今夕之歌舞簫鼓喧闐竟夕豈頽顏白髮之翁所得擬其愉快哉梁子勉之當乘時自立奮勵其追風逐電之氣培養其陵霄拂日之材其爲騏驥爲松栢也不遠且大乎哉客無以難請書以祝之繫之以詩曰鏡遊玄鬢得如斯足下青雲任所之美酒飲當微醉候好花看到半開時鶯聲出谷春方早燈火連宵夜正遲一刻千金君信否莫辭高興待期頤

壽僧濟軒文

無極老翁家住無生之國有丈夫子三人洞室而畋業至老不相謀也不相知也其一好學逢掖章甫穆然而儒其一好禪烏藤白拂飄然而僧其一好遊羽衣鶴氅飄然而仙三人貌相若齒相等出入起居笑語聲欬又無毫釐之差一朝相遇於無何有之鄉爭長爲兄弟好學者曰予長也古今載籍汗牛充棟記誦靡遺孰予若好禪者曰予長也五濁衆生但奴白牯滅度無餘孰予若好遊者曰予長也袤宇名山洞天福地足跡幾遍孰予若爭之弗決歸而質諸無極老翁翁啞然笑曰有是哉豎子之癡也夫學而不禪糟粕也禪而不遊木石也遊而不學猿狖也有人於此讀書不必識字禪定不必染薙遠遊不必名利最之而無前殿之而無後固不容以世俗之見置長幼於其閒三子聞而大惑出以告羅浮之老僧老僧曰此至人之所謂畸行衆人之所爲聽熒也雖然吾常見其人矣番禺之北有濟軒僧翁者少爲儒善讀書中歲習

葱嶺之傳於教外之異人晚操其教思以易天下請觀其旨多槩括三教之書自成一家之言譬之迦陵頻伽一音演唱至其杖屨所經北抵五臺南涉溟渤譬之師子獨行不求伴侶從之遊者多所發明譬之洊雷發蟄聽聞萌拆常與無極老翁爲莫逆交翁所指其在此乎而輩烏足以知之於是三人悔所學之淺也默然而退歲在強圉單閼日次析木翁歸自南海適逢覽揆門下士羣擁決幃趨祝君壽走札入山問言於予予因有感乎老氏之言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不美矣清虛之門尚明斯旨殆別傳之教哉翁之美既不足道而夭壽者亦復無相予又何爲翁祝也故述無極老翁之言以贈之

壽熊地師文

長生圭旨與形家之學相爲表裏一言蔽之曰逆人得理於天得氣於地故骨肉隆伏脈絡蠕動呼吸出入悉如地勢然順生而逆養之精貴逆施氣貴逆運血貴逆行精貴逆用人之所以仙也順來而逆受之龍貴逆迴穴貴逆結沙貴逆轉水貴逆流地之所以靈也古之真人如漢子房晉郭璞宋希夷元白鶴皆神仙之士深於道術而旁通乎地理者其神明妙用後世鮮窺其奥至楊曾廖賴諸

公得其用逆之旨出以相地能使山川効靈澤及枯槁雖不必仙斯亦術之至神者矣熊君來自江右精形家之學行其道於吾粵二十餘年爲人致福多奇中者予常識之稠中往來既久相知益深始知先生之學善於用逆神明而變通之釆五氣而歸方寸之爐收千山而融一席之地均此理也先生今年甲子週矣顏若嬰兒步若健夫眼光如電心靈如鏡一陰一陽皆爲我用指南末技直其餘緒耳今春還里嶺南之人德先生者於其行也預爲文以祝其壽且祖道焉索言於予予常聞之天之道十年一變地之道十有二年而一變人之道三十年而一變先生久於吾粵爲人植福多矣中間所期有已然者有未然者有將然而知其必然有必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苟俟先生再遊吾粵閱十年而七十閱十年而八十又閱十年而九十循而至於百歲年愈高顏愈少步愈捷目愈明心愈細先生操其不變者以觀其變者德先生而尸祝之將遍吾粵豈獨今茲之儕輩哉請以余言

爲券

壽胡棐洮文

士之神明乎道者必有所寓以自見其志如僚之丸旭之制扇之斲文之綸自少至老一於是而不倦不知者輒以玩物喪志病之孰知其志之所取者遠故其業之所托者深退而藏之則遊藝以適情擴而充之天下國家內聖外王之學不外是矣耀池胡君好道之士家住甘灘上游門臨逝水晝夜不息群洲東注朝宗于海以甘灘爲喉咽潮汐上下如呼吸焉君生斯長斯寢食於斯故其於道

也深有得乎樂水之趣本之以淵靜之懷出之以汪洋之度澄之不見其清淆之不見其濁使我出而用世則沛若江河澤萬物而無外世不我用則滙爲沼沚含衆象而有餘是所謂善藏其用者也人鮮知之知之者唯灘流上下一二農夫漁父謂君善弈眼中之人莫與敵者噫君之於道深矣楸枰小技耳又奚足多孰知君之所寓以自見其志者在彼而不在此乎考弈棋之設始自有陶神堯以之教子非曲學也仲尼曰無所用心爲之猶賢

乎已孟子曰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雖小技亞賢指爲心學而不可廢我佛之言曰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君之於弈其心爲之耶抑別有所寓以自見其志耶夫心猶水也停爲淵潭流爲潮汐風漾之而成文日耀之而成色霧蒸之而成氣石激之而成聲君之雄才大略似之若夫貯一勺於玉壺印千江之一月放之則大浸稽天收之則細流不擇其君之於弈乎弈之時義大矣哉黃赤持衡方輿定位宇宙開一大棋局也類聚羣分名殊

色別局中黑白子也爭先角勝趨利避害局中之攻取也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又局中勝負之情也君年過八十身在局中未嘗知其爲弈中間或行或止或取或捨或創業或守成從容倉卒一本乎道以應之眞國手哉孝子賢孫復能世其家學當局不迷置身於萬全必勝之地取人爵祿如拾地中之芥又國手之箕裘也今君老矣當以宇宙大局付之兒孫自能超然於物表袖手旁觀別行一路日與耕釣之徒坐隱甘灘聊爲爭道之戲其視

人世紛紛不知幾人勝負幾人高下也東林老倌亦局中人也雖遊方之外所趣不同然而志之所寓豈有異與君之覽揆也里中同人爲言於予爲君介壽故爲弈棋之說以進且爲善弈者更深一解焉

壽何微君文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秋世之所謂壽也向使托根於匠石之門樵蘇之徑其不夭於斧斤而爲薪蒸者幾希矣丁令威千歲來歸世之所謂壽也向使乘以文軒被以錦繡享以大牢娛以韶箾將拂其性而違其天矣夫凡物之情各有所適然後可以遂其生而永其年山林泉石人之所適也坐簪褫之夫于金馬玉堂之上必驚且悸焉彼何爲者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某翁何微君

今年八十有一矣家近青蘿門對碧水安步當車登臨無馳騾之勞晚食當肉耕鑿忘鐘鼎之貴蓋能自適其適者故若是之壽向使早歲通籍置身於簪組之林出則乘堅策肥入則魚鮮炙腴方之草屩藜羹固有間矣孰知造物之分予者逆其外者必勞其中豐其養者必嗇其算求如椿年鶴紀地老天荒婆娑乎廣莫之野翱翔於寥廓之鄉固未易言此也是知翁之壽壽而隱者也翁之隱隱而壽者也要之隱顯之跡何常之有南陽龍臥北

海鷗揚假使生非其時遇非其主二人嘗以蓑笠老碌碌儔中耕夫釣叟耳當今聖人方重養老之典七十已上復其家八十以上須賜不遺氓庶以德而隱如翁者能捨置哉安車蒲輪在翁不爲分外况家有賢子孫繩繩繼繼文章事業將顯揚於異日翁雖隱猶弗隱也予亦深於隱者故知隱之爲樂聞翁高風心相契焉其覽揆也鄉人獻祝問言於予予旣多翁之隱又恐翁之不終於隱也遂序以歸之異年與翁相遇於青蘿山中彼此後先

隱顯之跡同耶異耶未可知也未可知也

題邵愚谷壽册

愚谷先生天下之畸人也家本素封無紈袴之習來往京邑無風塵之色通籍民社無搢紳肉食之氣待年林下無欲速苟且之心予居大通古寺與先生別墅爲鄰鐘磬之聲昕夕相聞別墅主人歲或一至往往攢眉不入若彭澤之於惠遠者意其深知吾道不以形跡爲區區也今方服官從政之年嘗躍躍乎有計日登瀛之想忘爲葉縣之王喬勾漏之葛洪乎望其風者蓋飄然其仙也今秋週

甲覽揆同人徵集詩畫爲册以獻特過大通索書爲壽噫是莊生之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乎請以莊生之說贈之矣莊生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夫年之大者其知必大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豈非年與知而俱進乎今者愚谷年過伯玉其所知者必能高出人表愚谷豈誠愚哉他日出爲世用行其志年未艾也知未艾也祿位名壽之來又豈有艾乎哉題其首慫爲咏歌嚆矢

題松鹿圖壽鄧翁

以山林爲大隱城市爲小隱儒者之言也以獨覺爲小乘智度爲大乘我佛之說也世有就空習寂巖居而谷汲者人皆目之爲高此居高見高非高之至也高之至者如計然之隱於貨殖梅福之隱於市門東方曼倩之隱於金馬傅大士之隱於雙林龐道玄之隱於襄州自處下而不自見其高能以智慧度人雄才隱世入五濁而不染出三界而獨開光之謂大人翁具不世之材抱匡時之略薄

科名而不取人皆知其爲隱去空谷而弗居或又疑其非隱噫是豈知宇宙間有所謂大乘而大隱者哉翁之隱於闤市者數十年人未知其爲隱也隱於淨土者數十年人未知其爲隱也豈惟人哉問諸當人亦不自知其爲隱也與之偕隱者亦不知其爲隱也從之偕隱者亦不知其爲隱也社中諸子從其所從隱者日與之遊亦不知其爲隱也予自謂知之究不知其爲隱也翁蓋卓乎高哉今秋覽揆里中同人繪爲松鹿圖以祝持[illegible]宗言於東樵東樵展圖笑曰翁乎松乎鹿乎可覩物而思其人矣夫松之生於岱宗也封禪値之則受大夫之封鹿之遊於宜春也大官豢之則有銅牌之寵假其老於山澤也樵牧息其陰猿狖偕之遊隱顯異矣松之堅貞鹿之幽閒固自若也今翁身未登庸名不遯世處乎若隱若顯之閒其堅貞之操幽閒之性當何如耶吾有以窺其微矣吾有以祝其壽矣遂題

題瑤池圖爲麗淡泉壽

好德所以致福也當如漢武之好仙無爲葉公之好龍也何也漢武之好仙也竭九府之積建千尺之樓築蓬萊之宫鑄金莖之盤望望焉庶幾遇之方士迎其所好幻爲王母之來以實其妄漢武信之而不疑歆然接之不以怪者何也其所好者眞其所遇者雖似亦眞也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榱題棨梲几杖牖壁莫不繪爲龍形眞龍過之譾其能僥巳也降於庭則却而走目眩不敢正視者何也

其所好者似其所遇者雖眞反不如其似也麗君淡泉好德之士也一念之誠百福歸之麗君受之而不辭處之適然若固有之不以爲異其漢武之好仙乎由是好實以致名好儉以致富好靜以致壽好禮以致賢好義方以致子孫之仁且孝無或不本乎誠與之者一如其所好而給之受者一如其所遇而安之無盈也無歉也無封也無靡也常虛然若谷退然若不足也其漢武之好仙乎覽揆之日善畫者繪爲瑤池仙宴圖以獻予因其事而廣之且致祝焉庶世之好德者當以麗君爲師無如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可

壽半公文

昔日愚關老人拓地寶安之東湖築室居焉四方學者聞風輻輳未幾遂成叢席老人順世契公繼主法社宗律並行龍象雲集有加於昔一時同住皆碩德耆英行解相應之士半公與契公爲同戒弟兄嘗來東湖盤桓久之興盡而後還山流水行雲未嘗自知其爲客也及契公別衆歸與繼起乏人東湖虛席半公念舊社荒凉乏成㒭謝竟捨長利來寶安日與同住師僧提持宗律一守愚關規

矩東湖澹泊日甚公之操守日堅二時晝粥分餐斷齋飲水不忍捨去長利之徒或勸之歸曰吾非不知東湖長利甘苦異致第以故友道場後人蕭索不可以豐嗇之故遽變初心癸酉仲秋公七十有一矣示生前數日長利之徒艤舟河下迎歸信安將拜祝焉公可其請明日行矣大衆勉留不可乃以予爲滑稽授之指爲衆留行客出將及鷁首未解維也予遽止之曰斯行也爲主乎爲客乎假以主也行之晩矣如其以客盡大地亘古今皆客

也豈必長利乃爲居亭東湖遂稱逆旅哉客客也主亦客也客客而客主者亦客也公客東湖而受請於長利之徒是以客聽客也公歸長利其徒拜而祝之是以客肅客也既拜而祝之矣必遮而稽之是以客留客也留長利乎彼多一客此少一焉東湖粥飯不以客去而盈返東湖乎彼少一客此多一焉東湖粥飯不以客來而歉盡從初願客固客之主亦客之不以主客爲彼此不以豐歉爲去留東湖一勺水可以洗客耳東湖一盂粥可以飽

客腹東湖一衆僧行可以供客所需隨客所欲又奚主長利而客東湖爲半公然予言遂遂客舍見者聞者莫不歡喜示生之日遂以客祝客屬予序言予客也公亦客也客之與客不相知也不相謀也而乃屬之以言客客者得無見笑客於客者乎雖然如是客之與客必有分矣請公別具一眼

壽吳在野翁文

惑哉秦皇漢武之學仙也世豈有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不羽而飛不金而點哉斯喻義也以爲誠然則惑之甚孟氏之言曰飽乎仁義不願膏粱此不食而飽之喻也聞譽施身不願文繡此不衣而溫之喻也大易之言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魯論之言曰惠而不費欲而不貪此不羽而飛不金而點之喻也在野先生庶其仙乎曰不兼味體不文被朔吳蔡楚見利思義九轉還丹孰如蔬素五銖珍

御孰如韋布乘風御龍孰如安步沙礫黃金孰如節度審如是可以嗤秦皇笑漢武雖示以黃芽白雪之方熊經鳥伸之技足以駐金烏而返玉兔不屑顧也予不慧與諸君子爲方外遊翁復與予同庚先後翁及內君弧帨齊懸之日同時獻祝者等翁與母若上界之神仙竊疑其未能免於惑也雖是肆其荒唐之論推倒蓬山掀翻東海令函關虛左瑤池却席進翁與母高坐其上然後出趙州茶雲門餅侑食舉手揖客請觀神仙之駐世

壽瑞山長老文

人情莫不好名儒者倡之以名教人情莫不求福佛氏誘之以果報人情莫不欲壽老氏動之以長生此三教聖人善施權巧方便說法因修道而後有教也道本自然無修無證所有言說皆爲戲論審能向上轉身悪高著眼名相空則福報空福報空則壽命空其空也空其空空也亦空又何三教之多岐吾郡之有增城古名邑也地接羅浮人多游哲昔崔清獻湛文簡以儒宗顯於宋明古佛賓

公何姑仙予以道術載在邑乘後來繼起神明於三教之學者代不乏人瑞山長老生有夙慧早年脫白受具湖山歸隱增城之萬壽寺寺以祝聖得名壽也寺及縣城建自東漢是時摩騰之教始入震旦由來久遠壽也寺居城南鳳皇山麓荀坡故宅在焉流風餘韻振古如斯壽也寺爲賓公香火何仙附焉古佛壽也仙亦壽也寺之西爲鶴峯東爲龜峯鶴壽也龜亦壽也寺之居亭麗容皓首徒屬如林趙州正行脚之年寶掌方撫拳之日又壽

也籌室匡徒必禪必律廣庭對客有主有賓接待
章逢揚經花史垂示衲子演敎弘宗彈駁羽流談
玄說妙赴犂機而泛應攝二氏以同歸百千三昧
一念萬年更無適而非壽也公之示生也在歲之
良月年年一度徒偏祝之十年一度衆共祝之癸
酉之舉遐邇贈言幾乎盛矣拒今十載疇昔贈言
之客聚散去留不能自主惟物外閒身定中日月
不因時序爲遷流非有道者能之乎同時獻祝偏
彳操觚矣祝其人者必欲其揚令名受多福保有

者壽樂康之慶三者本乎人情遵乎權敎未能免
俗往往以之瑞公自待爲何如八子之所以待瑞
公也又何如者而乃以是爲區區耶予聞羅浮洞
天高出人境好事者嘗以十月之交蕃陟飛雲絕
頂遙望日出時夜方半下界鼾睡初甜陽烏奮趾
天雞鼓翼矣公之示生正當是時予思舊隱久矣
將東入羅浮取道增城恰好與翁別峯相見快覩
海印發光昏衢破暗長嘯一聲十方虛空悉皆銷
隕又何世諦之足云

壽馮假園文

先生今之眞君子也生平順親信友言行交際一
於誠而無僞中年鄉徙從其尊人懸蔡翁僑居於
南海之佛山久而安之爰定厥宅宅之旁隙地數
畝築爲池館日與賓客爲文酒之遊自顏其園曰
假園旣假矣主人亦從而假之衆共稱爲假園先
生客有獻疑於東樵之老樵曰舉世皆假斯人獨
眞人旣眞矣而名其園以假園旣假矣並其人而
假之固有說乎予笑而解之曰此先生之所以爲

眞也人生百年身以外宮室居處飲食服御賓客
之往來聲譽之標榜皆假也其不容以少假者惟
性分中固有之天眞窮居不損大行不加稍以人
爲鑿之則僞矣古之君子虛其外誠於中名雖假
而實則眞屣軒冕而塵圭組分定故也小人反是
日日役於聲名利養之場患得患失至老弗休遂
有飾昭墮冥者起而效之視外至之物爲眞謂中、
之所有假也先生之爲假也其有不假者在乎經
明行修通籍偏官上而事親下而敎子出而事君

身爲眞儒務以眞學問眞道德表率士類無所不用其眞也名之以假而實之以眞疇曰不可闢者釋然將告假園之主人主人曰東樵可語於假哉虛空假有世界世界假有成壞假園假也主假園者假也客假園者假也假假園者亦假也假之與眞其有辨乎無辨乎辨與不辨當有至人獨得其解者吾將駐世以俟之甲申之春先生覽揆衆皆燕喜索言於老樵老樵無以應也姑從其假者而假之園既假矣壽不假乎祝不假乎儒者之學日

知生老氏之言曰長生我佛之教曰無生自無而之於有者眞之所以假也自有而適於無者假之所以眞也知其生而能長生者至於假庶矣乎請爲華封人更進一解

送熊劍文歸豐城因祝喬梓壽文

古者男子之生也懸弧矢以射四方期致遠也將盤之旦羅百物於前聽兒自取示之翰墨以觀其文示之戈戚以觀其武示之印節以觀其信示之泉貨刀布之屬以觀其義凡此皆致遠之具也七歲出就外傅遊於黨塾稍長負笈從師遊於鄉邑壇坫之間既壯成名遊於廟廊之上否則隨其所遇挾其所長遊於名山大川通都巨鎮之會均致遠也豈必株守一丘管窺八極不出戶庭銷磨歲

月遂得謂之男子哉劍文熊君古豐人傑也先世以經術起家七葉丕承至尊人六書公躬行博學爲江右名儒君少有奇尚長而好遊既壯淹貫羣書旁通六藝不區區於經生帖括之言年二十有三治行李別家人杖策入嶺南作客信安如錐處囊衆無識者一朝脫穎而出四方豪傑爭與之遊十年始一歸里尋復請行翁知其志弗強也再客於粵七年聲譽日著所與遊者皆一時知名之士壬午之夏忽以親老爲念還里省覲結束歸裝過

別親友及生平所與遊者聞斯行也或有慕其義不忍其去援而止之曰六合一家也八荒一闥也太翁達人當無陟岵之望先生遠大不有題橋之志乎或有嘉其孝榮其歸勸之使行曰宇宙逆旅也光陰過客也一日之養不可易以三公斑衣之樂奚羨晝錦之榮乎熊君疑而未決兩持其說折衷於羅浮之老樵老樵笑而謂之曰留行者一己之私也勸之行者又世諦之拘也私固去道拘亦失宗吾教以無住爲道以無著爲宗可去可留可

久可速又何歸計之可疑君意遂決啓行有日矣友人吳布田過予言曰熊君之歸里也今歲嘉平將爲太翁上壽慶週甲也君年方強仕覽揆之辰相距一月重慶一堂人生樂事我輩不可無贈請致一言並侑康爵予固知君之所取者遠且大也辭弗獲已遂爲弧矢聮盤之說以祖其行繫之以詩用祝耆壽祝太翁詩曰遙聞鶴嶺有仙蹤家住西山第一峯周禮兩疑憑演說安生駟馬且從容椿庭歲月於趨鯉劍浦風雷待化龍我在羅浮高處望建陽香炬滿重重祝先生詩曰問君歸計定何如匣裏瑶琴肘後書開匣一彈鸞鳳操束書重返鹿羊車壯遊且喜身長健強仕方將力有餘回首高堂嘉慶後未應簑笠老樵漁

東樵山人跡刪鶖著

壽文三

趣瑞雪圖爲黃公壽

嶺南無雪以雪爲瑞豈以其希有而僅見哉或者曰天下將治天氣自北而南雪爲太平之兆天瑞也或曰陰陽之運不翕聚不發生雪爲豐歲之徵地瑞也某翁黃君生於歲之臘工畫者繪圖以獻圖何取乎雪雪何取乎瑞耶請廣其義水生於一成於六在春爲雨在冬爲雪實山澤之正氣宇宙之大觀也其爲體內外洞徹翁之明達似之其爲色精瑩皎潔翁之清白似之凝而爲氷歷八風而不變翁之耆壽而康也似之流而爲泉澤萬物而弗竭翁之多財而好施也似之謂之人瑞疇曰不然圖中人物峙者流者動者植者負者乘者步者趨者極筆墨之妙奪造化之工覽揆之朝懸斯圖於弧矢之側注目久視寒氣逼人斯時也主人擁鑪堂上郎君戲舞堂下于方閉門撥火煨芋闘斯

盛事披襟往觀焉主人弗予陋也命爲序之

題鄧林鍾秀圖爲鄧翁壽

鄧子獻升過予索言爲其尊人慶生繪圖上壽弗獲辭也披圖遐思先生才堪大任迺藉成均長君經明行修金閨竚望仲君季君文章繼起竪幟雞壇喬梓一堂春華秋實彬彬乎廊廟之器邦家之楨也視之又奚加焉雖然吾知所以報鄧子矣此鄧林也宇宙之大何地無材徂之松甫之栢洪圍之竹嶧山之桐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有時地有利遷乎其地弗能爲良惟鄧林之藪居天地之中

得水土之厚鍾氣候之和托根於其閒者參天盤地可爲棟梁合宮叶商可爲琴瑟任重致遠可爲輪輿浮海濟川可爲舟楫式規應矩可爲器用而備方圓此鄧林所以獨異深山大澤各有其良舉不足以方之也今者鄧氏之翁德大業久用舍有時老當益壯梁棟之材也鄧氏之子美秀多文聲律身度體備用周則琴瑟舟車樽俎杯匜之器也其人玉樹也其壽大椿也其高廣扶桑若木也其薌澤旃檀菌桂也彼區區者蒼松翠栢萊竹碧梧之生若並茇材老于山澤出逢匠石夭於斧斤視彼鄧林嘉植奚啻霄壤吾知所以報鄧子矣遂顏其圖曰鄧林鍾秀

翟元戎壽文

豪傑也將相也聖賢仙佛也皆應運之英名世之彥也岐而二之爲豪傑者不必其爲將爲相爲聖爲賢爲仙爲佛亦天地之畸人也合而一之有豪傑之才者可將可相可聖可賢可仙可佛是之謂天地之全人全人大矣覩彼智効一官德合一君行比一鄉而徵一國者相去遠矣先生三輔人傑也鍾金城之閒氣爲簪纓之彖賢結髮讀書初有志於横渠之學旣爲諸生嘗棄觚而歎不樂坐事

散儒欲效傅介子之斬樓蘭建殊勳於絕域也遽舍而去之念邊陲不靖請纓幕府屢立奇功於敵陣行伍閒俘獲渠魁恢復城邑進勦逋逃身經百戰智勇並効大將軍深嘉之上其績於司馬論功擢授由懷仁守備遷天津專城押運軍糈勤勞奏最上念嶺南半壁爲國屏藩山海嘯聚反側靡常特命親臣佩印提羽林軍往鎮撫之敕大司馬擇疆場虎臣有文武材堪大用者列名以進先生遂以前功授後軍總戎奉命而出兼程就道粤人聞名莫不引領斫額相爲慶曰我公洵豪傑哉昔在秦也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在蜀則脫穎而出矣在京師則拔茅而茹矣今其來也在師中吉承天寵懷萬邦矣戰將乎貝胄朱綅稟然其可畏也儒將乎緩帶輕裘藹然其可親也企而望之計日俟之果仗節來矣劍佩之外載以圖書儒雅之容優於桓赳仙風道骨羽扇綸巾又飄飄乎矍鑠之翁登瀛之侶也及先生之視事也雄才大略綽有餘裕出見將弁示之以紀律訓練士卒一之以止齊

軫念編氓通之以痌瘝交遊賓客重之以聲氣軍政之暇往往詠歌見志摛詞染翰不荒於嬉聲伎絃壺不溺所好談玄之士日接於前鼎器丹鉛不違火候孔德之容常虛其中至道之樞其應無窮如三十輻之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尋聞先生之從事於黃老也得異人祕授性命圭旨勤而行之恍然有得當路貴人求長生者往往俯膝前席戶外之屨恒滿今者仙馭南來道日高而名日噪名日噪而心日閒其爲英雄也而神仙乎孰[illegible]

也而英雄乎由是推之將相之勳名聖賢之事業佛祖之徽猷造車合轍殊途同歸合而出之又何必岐而用之乎今歲仲冬望前一日弧矢芳辰寮屬行開之士共有爲揚之舉製錦上壽問言於予予何言哉先生之生陽生之月也時在亥子之交數界貞元之會備者謂之天根月窟之府道家謂之坎離交媾之關吾宗謂之正偏回互之位象傑因之爲從龍之雲雨將相得之爲豹變之經綸先生所以壽身壽世者遠且大矣豈區區延年住世

之方所可同日語哉是則可以爲祝矣遂書以報命

蕭翁壽文

先生南方之儒也結髮爲諸生數應制科弗獲一當歸而求諸聖賢之道恍然有契於心既而出其所學事親從兄知孝友焉言行交際知終始焉博施濟衆知名實焉臨財見得知義利焉絃誦之暇詔子孫而命之曰聖賢之道廣大悉備本末兼該善其道而神明之可以保身可以事親可以養生可以引年天運十年而一變道無遷變也世風十年而一新道無新故也人壽十年而一增道無增

減也人子事親喜其壽而懼其衰道無喜懼之足攖也向年六十而祝笑不受爵觴以侍薊余公之言而後受之今秋再祝矣問言於予予聞之侍讀之言取譬於水大哉言乎蔑以加矣予請更有進焉凡物之生也速成者勢必易於速毀蕣槿朝榮而夕瘁日壽也蓂莢朔敷而望改月壽也草木春華而秋實歲壽也松栢經霜霰而不凋驟秋陽而不燥遇風雷而不折百卉方之瞠乎後矣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秋度索之谷仙實出焉必

九千歲而一熟松栢方之瞠乎後矣莊生之言曰予有大樹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徜徉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處其下不夭斧斤物無能害大人之壽也大樹方之又瞠乎後矣五行之數木滋水以生水藉木以成生者壽之徵也成者德之榮也今者先生以聖賢之道教其子諸君子復能以聖賢之道事其親友于兄弟忠於君國澤被蒼生是猶水木之德相爲生成貞元往復繩繩繼繼仁壽之量豈有既乎侍讀喻之以水予請喻之以木知先生弗却也請受祝

椿菴壽文

鄉有學爲長生者與治生者出遇於塗相與語術長生者曰吾善養氣呼而吐故吸而納新留其氣於榅中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久而壽矣治生者曰吾能居積貴則出賤則入新留嘉穀於囷中出之以時播之有法久而富矣兩人相視而笑經生過而聞之曰吾儒爲學亦猶是也朝焉溫故夕焉知新留其幸於胸中不爲遇遷不隨時轉久而其矣三人者其業不同而其致則一也信乎文章一道關夫壽命之延促奉享之豐嗇名位之崇卑予輒以此驗人人莫遺者同社椿菴先生予老友也生同里長同遊執經問業同一師說讀書爲文皆根本於聖賢之學闡發性命之旨咄咄乎惟陳言之務去吾黨良之遜弗及焉早年食餼上庠數舉不售志不少屈風氣日降體格日卑文不少貶蓋其中之所獨得者若神仙之養聖胎良農之藏善種珍重護惜惟恐失之知遇之遲速物論之炎凉弗遑計也吾以是而知先生之所至富貴壽考之豈

登有艾哉乙酉孟春絳縣選甲德雅齊若頌言
懸之日里中親串繪圖獻視顏曰山高水長眉言
於予予聞之山至靜也水至動也靜故壽動故逸
長生富貴之說寧出於此況以文章卜之乎先生
生平以至孝聞於鄉國二人耄耋猶慕兆衰膝下
兩丈夫子皆能讀父之書承父之志晚年文酒之
暇嘗與二三知己爲山水之遊或寄興於詩歌怡
情於翰墨胸中常有眞文眞宰流露於烟霞雲日
之表是登州青圖畫所得邈其高深咕嗶章句之

儒所得窺其遠大哉書以爲祝

壽湛方霆居士

醫門多疾惟俗難醫余有醫俗之方秘之久矣未
嘗出以示人蓋庸醫以雅醫俗則雅者反俗矣良
醫以俗醫俗不以雅醫俗然後雅既不俗俗者亦
復不俗何以故今世之人輒謂村容野貌爲俗以
便辟醫之謂敝袍垢衣爲俗以文繡醫之謂言辭
拙訥爲俗以辨給醫之謂禮儀疎略爲俗以揖讓
醫之要之數者皆病也然不爲性命之累者元氣
未壞耳知醫者因其先天之缺少調劑之則壽考

矣若矯之以人力惑以邪師之說鑿破混沌剝削
元氣不惟顚狂失心且有性命憂冀其壽考猶截
笋索箨破卵而求時夜也方霆湛子儒而知醫質
直儉樸簡略寡默蓋有得乎先天之全未嘗以人
爭傷之者與予論病發十八難莫窮其辯余因知
其能醫俗也常以是義告之湛子心折反欲以予
爲已醫予笑而謂之曰持汝病來予將藥汝湛子
默然良久曰求病不可得余曰與汝醫病竟其示
生也書此以祝

壽鄒翁文

昔顏魯公作麻姑壇記盛稱鄒郁華之賢謂其沖虛服道非天地間氣江山炳靈爲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考唐書所載郁華名質不多概見彼何人哉而今大賢數服之若此士生斯世惟有道之足尚名之傳與不傳非所計也南海孝廉鄒翁鄒先生者今之所謂有道之士也向之舉於鄉也予曾見諸稠中望之飄然其仙也即之則巍巍乎有廊廟之器與之語上下古今竟日不能窮其辨心竊

疑之謂夫夫也非騎鶴登瀛之客則臂龍綰鳳之流亞也有士如此豈僅以韜鈐之枝自見其長已哉別去十餘年間一遇之先生老矣高視闊步卓乎有瀟灑出塵之概予又竊爲先生惜且竊期之謂松栢之姿堅於歲寒志士之節勵於日暮焉有魁梧奇偉如若人者長僕僕於車塵馬跡之下乎尋聞先生抱玉還山服氣修眞於淸泉白石之間臨流卜築叢植花卉多畜魚鳥森然有林壑煙霞之致顏其堂曰環水旁建書舍左圖右史[illegible]

皆以生平用世之學付之兒孫已無有焉及時行樂則室有美酒廚有嘉餚園有瓜蔬池有魚蛤庭有佳客座有淸茗花開有棋可以賡局囊中有句可以行吟乘興江干有扁舟之可泛微酣薄暮有石榻之可眠蓋能挾已所有薄視世之所有世之所有舉不足以動之或勉之以仕答曰無官則身輕或姝之以耦答曰無慾則身健或勸之以稍治生產答曰無求則身逸或誘之以委曲逢迎博聲譽於朝市答曰無名則身高而不可屈也噫先生

誠有道之士矣夫所貴乎道者惟其可出可處可默可語用而行之爲周爲呂卷而懷之爲巢爲許衆皆悅之而不取世盡笑之而不拒斯足尚耳先生其郁華之苗裔耶何纂懿流光後先輝映之相似也歲之中秋爲覽揆辰族爲戚黨製錦觴之予匿影林下同人有以贈言請者因憶曩之所見揆諸今之所聞始悔向之所疑者未免失之於有道之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夫遂序以祝

壽呂翁文

長生家言與治生之術相爲表裏無二致也長生者曰九轉丹成點頑鐵成黃金人莫辨其眞僞至五千年而復還其故物自謂得計矣純陽子猶然笑之曰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彼獨非夫乎而忍欺之也此至誠不息之喻也人生氣質猶頑鐵焉進乎道德則精金矣氣質之難變者惟名與利一有不譁雜名利於道德之中可以聳一時之見聞究難逃於萬世之公論洞而察之如見肺肝則何益

矣以予所知能以長生之道而治生自始至終一於誠而無妄者翁其庶幾乎翁昔與予邂逅於汾水之陽初泯泯然如精金之處於礦中殆無異於頑鐵久之而見其行焉久之而見其心焉質直耿介之性確乎其不可拔則出於礦矣啖之以利而不爲動誘之以名而不可屈試之以盤錯而不可挫投之以艱鉅而不辭勞又如精金之遊於大冶百煉千錘不可得而變易也吾嘗語人曰生人之理稟於陽者其性光明而坦白稟乎陰者多黯昧而覆藏仙祖純陽蓋純一剛方而不雜于柔始遵其道以修身則爲端人治家爲嚴父立朝爲藎臣臨財無苟得五尺之童莫之或欺則爲義士大藥可成瓦礫可爲黃金此純陽之所以爲仙祖也千百年後握精金而不變者舍翁其誰今歲之冬甲子初週同時獻祝莫不盡歡吳君布田於呂氏世好也過予索言予於翁則聲應而氣求者也詎弗獲辭遂述神仙之旨以贈之

壽程翁文

仙而隱於山林者陳希夷陶貞白也仙而隱於市者壺公梅福之流也仙而隱於吏者王喬作令於葉葛洪之令南海也仙而隱於朝者東方曼倩之陸沉於金馬也皆仙也究其所以爲仙者豈盡服氣燒丹乃爲長生之術哉蓋由其中名利之見得失之念不以毫末點其淸虛視宇宙如一粟齊古今於寸晷身之所處猶逆旅也又何有於山林朝市區區隱顯之陳跡哉隱君家於南海之西樵門

對西樵之山色袖挹西樵之煙霞泉吸西樵之飛瀑甁煮西樵之澗茶日與西樵仙客往來於七十二峯之間以八荒爲一闥六合爲一家今年七十有一矣心如赤子貌如蕣花神如孤鶴髮如雛鴉意其爲希夷貞白之流亞歟又何必晦跡於市門韜光於京邑哉令子有神仙之骨不必其山林有宰輔之器不必其廊廟嘗攜靑囊挾玉笥採藥於科峯雲路之巓與溲渤而兼收合水火爲旣濟出以售世世爭趨之戶外之屨日滿意其爲仙而隱於市者耶他年飛舃朝天降歲星於帝室未始非乃翁詒謀之媺丈夫子繼述之善也今歲嘉平爲翁覽揆辰同時親友製錦以觴之衆以予爲小隱而托於禪者爲之言遂以神仙之說進翁其果仙乎請爾還丹一粒待我杖策入西樵訪眞仙於藥爐丹竈之旁啓函大嚼視世味爲何如

壽黃翁文

黃叔度漢高士也隱居不仕自以雅量鎮俗郭林宗方之汪汪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叔度遠矣千載後豈更無叔度哉隱君是矣譬諸水焉停而爲淵出而爲泉注之而爲江河放之而爲溟渤均有興波作浪之勢士之隱於山林者淵泉也寄跡於闤闠闤闠之閒則江湖也置身於清廟明堂之上猶水之放乎四海也溟渤之廣颷風怒濤滔天浴日驕乎大觀哉究不若江湖之上汪波千

頃遠而望之可喜近而卽之可親方之舟之可以濟川而利涉挹之注之可以澤物而昭蘇古之至人置身清濁之閒而不混於清濁之跡者似之昔之叔度今之隱君何後先之輝映耶隱君生有異材非不能以文章繩武乃以其爲帖括也薄之讀司馬龍門之書慨然有志於遠遊西抵蒼梧北度庾嶺挾筴居奇所獲伯什晚年歸隱於天湖金紫之閒教子課孫聊以自娛室中有綦縞之賢膝下有繩蟄之慶金閨淑女有節烈之旌開府求賢有股肱之寄而乃出其餘力廣行善事澤及三黨河潤九里譬諸汪波千頃鷗鷺鳧雁之屬綠其瀕鱗介蜯蛤之族遊其涘蠙珠珍錯之利出其淵淺深清濁之量世莫得而蠡測之矣今歲春夏之交鸞光偕老耄耋齊豹弧帨並懸一門具慶四君子舞蹁於堂上羣孫曾擊鼓於堂下內外戚屬同時舉觴洵盛事哉考之叔度之高未嘗有此樂也予聞而悅之將買舟而往覩焉迫事無閒遂致一言以代登堂之祝

詩何翁文

脊入郡城與二三知己吟咏督樓之上興起振衣憑欄遠眺四面山光接於心目南望奇峯矗天特出羣岫之表延袤逶迤如雲如霧如帳如幕如搯笏如傾蓋北枕白雲束接羅浮勢如鼎足意其中必有神仙居焉山川佳氣鬱乎葱葱則人文之藪也座中客有沙灣何子拊手言曰此青螺山也吾邑几之吾鄉界之吾家則堂而奥之以其山色蒼翠峯頂廻旋故名青螺昔葛稚川得丹砂於勾漏

遷南海令嘗入山採藥隨地煉之丹成仙去此其一也至今山谷中有石如骰子不琢自方不磨自澤相傳爲葛仙餘汞云有蟲如蚱蜢人或見之則挺其翅股與草芥無辨是丹竈之遺薪也二者皆神物混於瓦礫雜處榛莽登陟樵蘇閒一遇之覘同木石不甚經意縱有識者拾之而歸韞匱藏之止此矣予因何子之言深有感焉古之君子具不世之才負出塵之致伏處山澤人不易見見不易識識之又不知其所以爲用焉其餘汞遺薪之

乎座上客聞而韙之一笑而别甲申之春客有過予爲何徵君請言爲大耋祝徵君匿他蓋隱於青螺之麓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焉者也今年八十有一矣貌如處女力如健夫飲如長虹行如奔馬日揹輕策往來於青螺仙窟中拾遺薪燒丹竈煮餘汞而服之望之飄然若仙哉又何必馳名逐利日皇皇焉求知於外而後快也請懸一諾於青螺石室之旁待我策杖相尋握手盡歡索所謂餘汞遺薪者一快覩焉猶與稚川相遇也許之否

壽曹翁

岡州有大長者曹公今年八十一矣樂善弗倦於初心精神不滅於少壯生有丈夫子治孫吳之學策名幕府孫曾林立原翦鴻儀遐邇相傳皆謂盛德之報其覽揆也各陳詩歌以祝裴潢成軸問序於予予以山野無文却之三而請者益力乃告之曰吾教西來首崇無相之旨翁壽者也祝翁者當不壞世相而談貨相何以故世界在大海中一浮漚耳人生百年在世界中一刹那耳忽於一刹那

頃建立無量無數無邊世界成就無量無數無邊福田歷無量無數無邊阿僧祇劫是名一个相是名壽者相在各當人承當保任到[illegible]副田地是箇安養世界無位真人是何無量壽佛[illegible]見前國土坐菩提樹下轉大法輪當此之時壽既無疆相亦不立道有道無皆爲剩語今翁之壽是有耶是無耶其非有非無耶抑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耶翁之壽翁自知之予何復言雖然壽之爲言受也造物之數或歉或阜或延或縣報稱歷然惟人所受翁何受哉古詩有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是壽者相是有是無者也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是壽者相非有非無者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是壽者相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翁何受哉倘能離却有無辦取正受山僧家有雲門餅楊岐栗趙州茶出此三物遥以獻翁聊當三爵

壽陳翁文

姑息非仁也徂猾非智也血氣非勇也去一害而興百利仁之大也得中了了言貌恂恂智之大也公鬭勇而私鬭怯勇之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以道道也者帝王所以致太平聖賢所以興教化豪傑所以立功名神仙所以長生駐世莫不以之南海三山陳氏自宋宣教公啓土至今本支蕃衍代有聞人領鄉薦者一成進士者二中間有道之士不由科名能脫穎而出者吾聞其名矣某翁陳君之

長其鄉也猶仲弓之長太丘也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有道者所短噫何令人敬畏之如此先生生平疾惡如讎發隱剔奸不遺餘力小人謂之不仁外無機事內無機心犯患難任勞怨而弗辭黠者目之不智道其人於法惘其人之愚往往厚之賙遺給其妻孥暴而忍者笑爲無勇先生弗顧也其保障一鄉也數年矣萑苻嘯聚之徒胠篋探囊之輩絕跡百里之外開有妥意室中之藏者撿而植之俘而獻諸鎮府受上賞焉則退然不居也曰內器之謂何而因之以爲利乎先生之仁且智且勇莫不本之乎道豈以區區坐作擊刺爲能哉今年七十有一弧矢作辰在孟夏中浣鄉黨戚屬製錦稱觴徵言爲壽斯人也予夙昔聞其名而嚮其風者也何容默默遂序以報與人之請且致平生欣慕之私云

壽麥翁文

五嶺南來羣峯角立兀然中流者二欖之山也百川東注五水朝宗環如襟帶者欖溪之水也中有望宗發祥宿國門高閥閱家世科名者麥氏之聚族於茲土也麥之大老耄耋遐齡外無機事內無機心杖策逍遙於山水之間者某翁徵君也弧矢高懸主人叟鼓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者翁之耆壽而偕老也蜚聲泮璧馳譽東南彩服趨庭儒冠過里者堂以上六君子之翩翩也或章而縫或少而童舞勺陳詩索笑牽衣者堂以下十二蘭孫之濟濟也遐邇騰歡少長畢集奉觴上壽製錦徵言者館之甥宅之相內外孫曾族屬戚串賢主嘉賓也方外操觚贈言侑爵者誰東樵之老僧也老僧闕翁之名欽翁之風說項者誰岡州客外史也翁之壽也絳縣甲子數浮二紀皤皤日月佇待明年此洪範九疇之數也覽揆佳辰時維五月又箕疇皇極之數也在卦爲乾純陽之象也日當月朔天一之始也夏至之交月窟之姤也姤者遇也翁以乾

德之剛健與內美之柔嘉相遇相成故能順五行叶五事齊五紀皇建有極錫以五福也他日者乘安車駕蒲輪遇主於尊老乞言之日牽子牽孫爲祥麟爲威鳳巢阿閣而遊郊藪遇翁於執爵執酳之年是之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是可祝也是可祝也遂拜手而爲之序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一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詩文四

壽張愚公文

古謂英雄退步卽神仙乎解之曰英雄者還丹之火候也丹遇火則飛得水則伏過此則仙矣昔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去而學仙與羨門輩乘白雲采菖花於蒲澗此英雄生不逢時不遇其主不獲大行其志丹之伏也以退爲進隱於仙而

遂其生者也張子房以策事劉季季用其言出以王漢亦復去而學仙謝病辟穀從赤松子遊此英雄之生逢其時遇其主行其志丹之飛也旣進而退托於仙以保其生者也一進一退惟道之在一雄一雌隨化所之一屈一信與時偕行由是而得長生神矣哉南海之南有神仙之山曰白蕉甘蔗上下二川百峯三台之勝星羅鼎峙於汪洋溟渤之間猶十洲三島之在東海可望不可卽也中有異人號曰愚公噫公豈眞愚者哉當明之季天地正氣萃於東南有虎賁王將軍者以烈士數千人棲於海島守田橫之義抗魯仲連之高愚公與焉功雖不成志誠苦矣斯時也猶還丹之伏於偃月收其餘燼尚克有濟愚公則拂衣而起長揖王侯請以黃冠歸故里噫何退步之速耶愚公自是脫屣風塵遊心物表靈臺之火化爲冰雪罏冶之金化爲鈍鐵熱腸俠骨化爲溼炭寒灰劍氣陣雲化爲清風明月此神仙所謂進水退火點鐵金成之候也愚公誠不愚矣堅神仙之骨養神仙之氣旣

頻覩而神自閒鄉旣徙而家愈富所謂入水蹈火不濡不熱者耶以神仙之氣運神仙之才急病讓夷興利去害平人之所不能平爲人之所不敢行所謂出神入化旁應無窮者耶仙乎愚乎鮮有窺其微者昔先府君在永曆行在與虎賁同北面且同志也晚年歸隱常爲予言虎賁獨節之詳與愚公智勇之大略竊以英雄許之惜其退步之速也覽揆之日請以神仙之說進愚公予房菑畬當以子房期之矣

壽麥積庭序

苟非有所以自樂必有所嗜以適其志古來高賢達士往往寄興於杜康不一而足如晉之陶淵明不爲五斗折腰乃以飲酒濡首褰步輿籃擔眘入社豈眞無所苦哉必如是而後快耳向予遊於聚落宿見曉堂有麥氏子尚賢者持其尊人行樂小影索爲題贈展視其人髟鬅面善蓋有不醉之量稱酒中之仙外無機事內無機心出不欺人入不欺巳者也邈其須㒔㒔乎微帶酡顏慮其過於沉

湎也思有以藥之書其首幀末云好將白日三杯酒換取清風七椀茶麥子持歸其家翁見而笑之曰迂哉老僧欲以巳之所好强予以所不好豈人情哉竟專其所嗜而弗爲移越二年予復過此麥子尚賢更尋前請索言爲壽驚且喜曰若翁尚能飲乎曰日爲三醉矣飲且無恙壽而康乎曰百年過半矣復驚而喜曰我佛之教涓滴不令沾脣防其溺吾性也翁自少而老童心弗漓無醉與醒眞誠如一性弗易矣懼生理之或戕也翁遊戲醉鄉躋登壽域籃輿足以代步葛花可以解酲生固無所傷志實有所適矣昔日遠公結社東林淵明以酒禁去之遠公與之遊而不厭遂成三笑之侶予雖弗逮先德矍鑠哉翁獨不能以淵明自處乎且淵明之入社也舁籃車者五子翁浮其一而六之淵明之責其子也若有憾焉翁之子則克其家而肖之淵明僻處柴桑地無車馬之喧翁則大隱市廛門多長者之轍昔之陶今之麥未容少置優劣於其間老僧果迂哉乃强以佛法藥之也遂翻前

語以報之曰松樹參天傲歲華糟牀新注釀松花通君大道三杯酒還我淸風七椀茶

題梁儆霞壽圖序

乙酉之冬寒雪新晴東樵老樵息擔長松之下客有持其兄儆霞居士覽揆贈言裝潢成軸屬予為文表彰潛德開卷視之皆一時鉅公偉人高賢韻士之作炳炳烺烺哉予來寶光三閱寒暑影不出林間居士名未嘗一見見介弟於稠中見贈言之客於言外猶見之矣昔人有言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諺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均此義也久與賢人俱則有道德之容

與文人俱則有詩書之氣與幽人俱則有泉石之風與富人達官往來久之則有鳴吠之狀不自知也旁觀得之交道其可不慎乎居士之賢吾固知之淺矣贈言之客半東樵之故人或夙昔神交筆墨往來詠歌贈答之契此既悉與之合而弗拒彼復樂與之合而不疑於其中間必有所以致之者道義上也聲氣次之飲食次之貨利下也居士雖年自號儆霞吾因其名求其實焉意其人必有高視闊步不可一切之概挹烟霞而嘯之傲之況其他乎諸君子之有取於其人者當必以此豈區區世間飲食貨利之可啖而餌乎予之所以為贈者亦若是矣遂題其說於贈言之後

吳在野封君冥壽序

在野先生捐館四年矣三丈夫子哀慕如一日也初長君芥舟仲君布田由明經出身通籍吏部長君釋褐獨早司鐸於夔南之感恩是年仲君以計偕入京師先生適病且革二君方將馳驅仕路弗遑左右問寢視藥缺如也其屬纊也復有附身之憾既歸成服閉門讀禮予每過慰輒唏噓飲泣若有失焉先是長君受命之明年援例覃恩得請誥軸先生以子拜封爵授登仕郎封典未下遽有玉

樓之詔長君常爲予言又深以爲憾越四年長君服闋受命神武出宰沅江去臘歸沐至春啓行行之日入告於禰哀慕不自禁請命北堂出別親友猶惘惘於懷也顧仲君曰昔人捧檄爲親屈耳府君已矣猶幸有母晨昏之養子必勉之今歲之夏府君冥壽週甲是日也當盛禮以祝之一如其生存也予在官舍敢忘奉觴行之三月仲君誠如其言製錦設奠張樂速客勷祀事者內外親串遠近畢集一時相傳以爲曠世希遇之典𠉀有以幽明

異致而獻疑者曰吾儒之教生而歡慶沒則已焉意者死生一致哀樂互用其惟佛氏乎走以質諸東燕之老僧老僧笑而解之曰斯舉也正惟儒教所有吾道所無也我佛之教法貴無生壽本無相視生死爲苦諦斥禮儀爲矯舉一切語言文字詠歌頌禱之辭目爲戲論而不取身且不足喜又何有於身後之遺榮乎若夫儒者之說先之以名教本之以忠孝夫孺而慕之壯則忘焉非孝也生而養之沒則已焉非孝也沒而思之久則遺焉非孝

也孝之大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故先祭諏日致齋於內思其所嗜思其所處思其笑語焄蒿悽愴如或見之謂之思成今茲之祝亦猶是也吾聞先生在日終歲遠遊來往吳楚江湖之上猶家舍也假令壽考至今身在逆旅而不返爲人子者能不遙望而拜祝乎是祝也亦猶其在逆旅也吾聞先生天性純孝少常負笈從翁遊學深明大義及翁即世思之慕之久而不忘遠而弗怠雖客於外每遇生諱二時必遙祝以申哀假令先生以

事親之道而教其子可無祝乎是祝也亦猶其爲人子也吾聞先生之爲嚴父也甚於慈母撫愛三君願復備至敎必循循語必諄諄未常一日疾聲厲色而督責加之三君誦詩書得大意又無煩其督責也先生好遊歲一歸里家人父子歡聚一堂洗爵獻酬恍如賓主雖不能飲猶勉力留坐盡其歡心假令先生天錫之齡際此躋堂介壽時其能却而弗受乎是祝也亦猶其爲父也若夫我佛之敎則更有進於是焉何也儒者主斷故有燈熄火

滅之喻老氏主常故爲長生駐世之談吾敎折衷其旨其立言曰常無常斷無斷夫有常有斷者人之所謂壽也無常無斷者天之所謂壽也人之壽不過百年天之所謂壽者則數周沙界托體虛空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又孰得而窮之哉審是則先生之壽豈無窮其孝子慈孫之尸而祝之也亦無窮先生之孝之慈無窮後世子若孫之繼之述之顯之揚者亦與之爲無窮焉是我大覺之所謂無量壽無量光也歷阿僧祇劫而不生滅以此也超出三界再來五濁而不垢淨以此也横亙十虛周流八極而不增減以此也固哉客乎惡得以幽明異致之跡致疑於超常越格之士乎旣以語客爰遵世諦有取乎經生迂談援筆爲文以厄其言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爲則其先生之謂乎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三君子之謂乎蓋惟孝能思故能作則於家因孝而不匱故能錫類於子孫吳氏子孫世其昌乎是則可以敎孝矣是亦可以敎忠矣

壽仁壽和尚 代

南海之有佛山大聚落也佛山之有仁壽大刹土也仁壽而有開雲老人爲之主又大行菩薩之現身而說法者也菩薩之度生也不擇地爲避就城市即山林也不以時爲隱顯像季猶正法也不因人爲茹吐凡外如胞與也老人主仁壽十年矣結社闠闠之中嘗灑灑然有烟霞之致人皆知其爲高當江河日下之秋能不隨流而胥溺人皆知其爲潔十方雲水之遊其門者宗無濟洞之分地無

遠近之別分無親疎厚薄之等人皆知其爲公龔者攄室之年法壽適週甲子一時緇素成擬製錦稱祝老人謙讓弗遑三請而三卻之自是無敢以諛言進者人皆知其爲質頑年來諸方聞風四衆向化知有戒律之持犯禪定之頓漸以仁壽爲大宗師從之遊者惟恐後之予與老人在俗有親戚之誼居家爲桑梓之鄰聞名切饑渴之慕向以泰職木天阻於官守今雖請假還里猶爲世網羈縻每思攜手入林作三笑之侶尋僧共話爲半日之閒時節未至猶有待也今歲嘉平大雪初霽予方擁爐讀書於桂林之下客有過而請言爲老人上壽者揖之坐而問焉曰客之所請非昔日之所謂謙讓弗遑三請而三卻者乎何前拒而後納也客曰斯舉也非老人意也老人住世七十有一年矣僧堂旦過日食千指儉歲荒年粥飯弗匱願力成就也冬夏二期弘宗演教會中龍象多所發明定力成就也晨昏二時禮拜率衆華嚴十願行解匡徒密行成就也嚴淨毘尼弘範三界旁通利鈍稟

受四依戒行成就也任運隨緣遊戲三昧世諦流布俛順羣情慈悲成就也按指發光大地震動揚眉瞬目頑石點頭歡喜成就也十年前化緣未熟仁壽以六種神力成就衆生十年後理事圓融衆生還以六種成就回向仁壽仁壽之謙讓弗遑如昨也三請三卻如昨也而撥草瞻風之士與種松立雪之賢所以詠歌踊躍於龍象蹴踏之下者譬之帝釋作樂山川草木皆爲起舞莫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先生可無言乎予聞客語不覺肅然起

敬誠然生信也於是遥望仁壽之庭南面拜手言
爲國家祝祝曰願老人住世久遠永劫無爲之化
也次爲天人祝祝曰願老人長轉法輪勿怠靈山
之會也三爲一切望凡祝祝曰願老人萬年一念
度盡衆生方成正覺也三祝竟書以授客使報仁
壽太史公歲莽能開當買舟溪畔乘輿而來與老
趙州相見於庭前栢樹之下

壽圓長老 代

郡治之東有鼎湖山其山幽而谷深其水急而流
淸中有叢席名曰慶雲其地夷坦而光明其門高
峻而蹺登其僧千指皆以禪爲宗奉律而行僧中
表表惟剛者生剛者生常語予曰吾徒出世不求
利養不驚聲名體不被文繡口不嘗鼎烹目不覩
靡曼之色耳不聽放逸之音孜孜焉兀兀焉唯恐
大事之未明也予聞斯語知爲有道之士可與語
無生者一日府事少暇憑几青山遥望鼎湖翛然

神往有客踵門延之上榻旣坐復起揖予言曰鼎
湖圓公公所識也今夏世壽週甲衆製錦以祝之
願得一言以光屛帳予蘧然起曰子之所謂非剛
者生耶夫製錦稱祝至今日濫觴極矣貴而王臣
賤而厮養富而商賈貧而傭販舉國若狂相先恐
後識者笑之剛者生何獨不然然則斯舉也法爾
定然耶曰否世諦流布耶曰否客從臾耶曰否主
說樂耶曰否然則奚取乎祝曰公之同學與受學
於公者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予笑而詰之曰若輩

皆智邪曰半之皆愚耶曰半之智者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師子遊行野干逐隊逢場作戲一行三眛公空視也愚者曰今之大人畜髮留鬚俳優燕客衣錦匡徒吾宗澹泊聊以自娛公空視也予曰視之空矣雖然世俗之爲視者必錦繡纂組黼黻文章而後可必清宮除道張樂設飲而後可夫綠水青山既非華堂厦屋之比烹葵煮粥又無炰鮮炙肥之歡美錦之贈胡爲乎來哉客無以對塞默良久復起而請曰審是則公可以無言乎曰惡惡

可吾聞竺乾氏之教天下也旨在無生壽本無相既曰無之烏從有之圓公達者必能空諸所有予當爲公實諸所無請以十方虛空作一片紙山川雲物爲圖畫丹葩綠草爲設色日月星辰爲點綴萬象森羅四楞周帀予與圓公置身其中以東洋大海作筒硯池須彌山王作一管筆昆明劫灰作一錠墨轉溪作廣長舌相指山色作清淨法身然後伸紙揮毫臨池灑墨一句無生爲公拈出須臾公手何似佛手到處拈花折柳無端指地指天亞兎金烏却走公脚何似驢脚沒耳草鞋倒著周行七步啓程直至無生樂國人人盡有生緣饑餐渴飲困眠三歲小兒道得八十老翁茫然佛手驢脚與生緣借婆帔子拜婆年自從識得潙山老始信還丹未是仙

屈母盧太君慶生文

予少不羈於天下有用之書無不讀於天下有志之士無不與之遊淮岡州屈子無倦無極兄弟爲最密曾按風鑑書相二子有奇骨許之曰異日當顯蓋王景略一流人物也二子自負因以自許予攬鏡自照豈長貧賤哉自許亦如二子未幾別去予去家爲傭二子潦倒風塵養母於大悅村庄無復鍾鼎之望予偶持鉢一過其門熟視之故人也攜手還家促膝道故詢及近況則各各無一善狀

囘憶前日言爽然自失曰古人欺我書豈足盡信乎哉日亭午主人具食食少而精潔與香積同味疑其非出於中饋執爨之手詰之曰老母尸之也母持齋久矣飯僧治食未嘗委之他人予聞之悲喜交集謂屈子有母予爲鮮民名教中內外不相及也雖然而母卽吾母請以世禮見母許之出坐廳事時年八十有五矣頳顏黃髮如中壽而未衰者兩耳垂肩聃如也搯念珠稱佛號聲朗朗如洪鐘二者皆壽之徵也瞻仰良久復以前日所學術

母有吉祥佳氣陰騭善紋藹然見於面頰謂其子曰母生平積善廣矣曾活人命乎曰誠有之歲戊子歲正朔紛更鄰鄉有梗於聲教者有司以叛聞勒兵臨境矣先孝廉挺身見帥請白其冤不可別良楛不可請標一幟爲界相幟以外吾鄉也天假之活則越幟以出可乎帥乃可之時出者百有餘家先君之請也從中慫恿母與有力焉至脫簪珥傾箱橐解衣推食割席分居務令顛沛得所則母爲之不施勞不受報意者其以此乎予拜手祝曰

母其仙乎母其仙乎道書有言活人一命增壽一紀母活數百命矣當增數百紀王母麻姑不足多矣古人之言當驗母以壽考諸君子豈長貧賤乎哉語竟一笑而別別去數年予寓跡於大通之破院無極過我相見驚喜問訊高堂曰少病少惱今年九十有六矣善哉善哉人壽百年世稱希有仙視四年猶瞬息耳况揆諸前聞不可數計而指挈乎屈子歸里請以予言爲母上壽膝下佳公子六家君無競仲君無大次無倦無極無盡無異皆問

士也華孫十有七曾孫五玄孫一又聰明特達不惑於荒唐之說者聞予言也得不以爲妄乎爲我謝曰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風鑑妄乎道書之言妄乎山僧之言妄乎妄與不妄孰得而辨之乎盍妄言之姑妄聽之乎

壽崔母文

昔有一苾芻別母出家三十年不歸省覲其母日夕憂念一日忽歸見母少頃告去母牽衣不捨苾芻白母言母果愛戀當如所請兒時呼母母即念佛以爲應聲少刻兒去不來矣母初不信有佛既愛其子惟恐失之遂如約自是苾芻呼母晝夜不去口母應以佛亦復如是三年而母證果一優婆夷專心持念其子迕逆不知有佛私自計曰佛猶母耳呼名不置當得煩惱欲擾其母使生厭離亦

日夕呼母不離左右母無之何姑念佛應之三年而母證果這兩箇婆子有信不信各得念佛三昧兩箇兒子一順一逆悉能成就善果何以故我佛門中讚歎也一分功德毀謗也一分功德回嗔作喜背迷合覺雖世俗兒女子恩愛癡情無明惑業皆可廻光返照直證菩提故人鐵幡出家三十餘年老母八十有一雲水遠遊門閭注望自不能已不知出家兒曾日夕呼母否母曾應聲念佛弗休否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今歲壽母重值生緣

正是念佛證果因緣時節山僧一日垂手入廛遇鐵幡於途執予手告之故索言爲贈遂述此兩則公案舉似鐵幡及同時慶祝之客且道呼母是念佛是聽說一偈母即佛滿月慈容手按膝佛即母西方紅日如懸鼓呼也可念也可沒環屈戌無鬚鎖蟠桃成熟九千年偸來只是無生果

壽李太母文

李氏壽母楊太君女中傑也生平事佛殊謹常推其所願事之人事事其所願事者令子遠霞事母如事佛又能曲體其所事之人之心事其願事者事事其所願事之者由是其娣其婦其孫子其臧獲無一而非事佛之人也其飲食其器用泉帛其宮室衣服無一而非事佛之具也其忪其暇其居處笑語其教子弄孫無一而非事佛之時也焉山之有山僧也以遠霞之故遠霞之有山僧也以母之故母之有山僧也以佛之故是母之於山僧也

至矣而山僧之所以報母者未之聞焉時有謂佛爲無者謂僧爲虛者謂母爲愚者謂遠霞爲迂者母弗恤焉遠霞弗致辯焉或以告山僧山僧笑而解之曰佛身充滿於法界謟之不取慢之不拒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譽之不喜訾之不怒讚歎也一分功德毀謗也一分功德昔蓮花色比丘尼欲先見佛變作輪王千子圍繞見佛色身而不見法身城東老母不喜見佛每遇佛來輒以兩手自掩其

面十指掌中無非佛也此兩則婁子公案古今無人拈出且道見是不見是聽取一偈道見是入佛不能入魔道不見是入魔未許入佛魔佛一齊放下也無人也無物大千世界水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西方壽佛笑相看暮崇峯頭日初出須彌化作功德山一念信根長不失母之覽揆也遂書此以獻

壽勞母文

晨起檢書得篋中文草慶生之言十處二三爲人操觚十強半焉中間文浮於實譽失其眞十常八九不知掩卷自笑舍姪布適從外至拜于榻下請言爲舅母壽予笑未已也問請而笑執簡而笑握管而笑笑巳語布姪曰今茲之舉母賢母也子賢子也壻賢壻也文浮於實譽失其眞吾知免矣而猶笑且弗休何與慶生盛事也乃有却而不受者有欲其受之而不却者有却之三請之三能強之

以必受者既受矣有左右從臾遲其事以揚其美者有聞善而喜時而笑時而言者期頤高年也宜受祝也乃以偕老爲憾曰四十而婦五十而嫠戚過半矣胡以壽爲故有却而不受者勞母簡太君也受日之誠喜懼集焉菽水之歡不如觴之之歡與少觴之又不若與衆之爲樂也故有欲其受之而不却者明經章君兄弟也含章而貞謙之德也嘉會而亨禮之文也德主於退文主於進故有強之以必受者宅相館甥也請言者曰母之生辰

也歸于勞好述也及事尊章二年而鑿作相君子四十而孀居二悉爲孝婦焉爲義妻焉教二子爲嚴師焉爲慈母焉巾幗乎鬚眉乎故有左右從臾踵其事而揚其美者汝之謂也敬老爲其近於親也樂善先得我心也敬斯樂樂斯陶陶斯詠矣故有聞善而喜笑而賸言者予山僧也予學於佛也汝學於儒也母之子母之胥母之內外孫曾皆儒也遊方之外者一方以內百焉汝乃使予言之是猶一傅而衆咻之也予將爲傅乎爲咻乎請以一

齊傅之矣予聞壽母晚年與予同學于佛日誦金經至老弗倦是則可以吾佛之說告之也金經之言曰無壽者相媪胡相爲媪胡相爲知無相之爲相也壽無量矣請以爲祝

壽唐母文

黃帝之學欽出幾先其徒貴勤而賤惰老子之學退居人後其徒尚儉而詘奢勤者乾道也故行健而不息儉者坤德也故常翕聚而不散世有丈夫而守約者陽中有陰其象爲離離故明知者所以動而樂也世有女子而執勤者陰中有陽其象爲坎坎故止仁者所以靜而壽也南海之南有素封之家爲平洲唐氏唐之母爲梁太君太君五子皆賢且孝能神明於黃老之言以勤儉起家究其所

以致此者曰母之教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山山海而歸之市廛田市廛而哀之龍斷千萬家之奇貨一家居之匪勤莫致也一家之奇貨一人主之匪儉莫守也唐氏之子孫賢其母更賢母之教子也如嚴師子之事母也如嚴父作息必請出納必請歲計所入奉祭祀羞賓客延師教子施給窮乏事無巨細凡有所需必請請而得命則奉行惟謹雖勞勤弗諉也艱巨弗辭也得失利害之數弗遑計也由是而母勤亦勤母儉亦儉室家之人上[illegible]

妻孥下至臧獲靡不勤且儉者稍有不率相與警曰得無使母聞之見之督之責之乎罔敢惰而嬉者無或奢而僭者賢哉母也宜其壽也壬午良月爲北堂設帨佳辰鄉里族戚繪圖獻祝問言於予予因有會乎黃老之道舉世之求長生者咸師事之孰知其道可以修身可以齊家以之事親則爲孝子以之教子則爲慈母以之治生則利市三倍以之求福則享有三多擴而充之勤以積善儉以制行則可大之德也勤以開源儉以節流則可久

之業也勤以服氣儉以保眞又神仙駐世之方也以此爲壽不亦可乎遂書以報命

陳母壽序

古之聖人善體人情而設教故其說易行其事輒驗孔氏知人情之好名也勸之以揚名佛氏知人情之邀福也示之以修福老氏知人情之欲壽也勸之以延壽凡此皆人情之所欲得者聖人曲體之堅其求得之志植其可得之因成其必得之果然後言出而人信之信斯行行斯至矣要其中間途之有遠近也効之有遲速也由其信之有深淺行之有至不至也山野比年頗得古人善誘之旨

往往持其說以告人鮮深信而力行者嘗過佛山値韋甫居士暨其介弟昇甫於稠人中與之語如水乳之合鍼芥之投久之遂成莫逆别去數年陳氏兄弟皆成異世言念昔者塤篪迭奏蓮社知名同氣之樂人所難也門以內伉儷合德妯娌交歡內助之美尤人所難內助難也其子若孫嗣嗣繼起羣季文章夙成慧業兒童嬉戲盡解梵音繼體之賢尤人所難當斯時也陳氏一門篤信好道獲福于天如操左券人皆謂我佛之教山野之言不

寻欺也豈知法界之性盡由心造誠能堅其求得之心種其可得之因成其必得之果不旋踵而獲效乎丁丑冬山野歸自丹霞重登陳氏之堂金像赫然鐘磬朗然燈火煌然恍如昨日惟是萱堂壽母鶴〻童顏蘭砌羣孫珠圓玉潤一別幾何而老鳳增齡文雛豐羽已如此也何况再來于門高大其可量乎暫留信宿明發還山與陳氏兄弟剪燭共話陳子臨別索留一言爲太君壽山野久居寂莫之地無復筆墨之緣身賤無文又不足爲輕重

却之再三請之弗已因思古之聖人因人情而設教名可求也福可有也壽可量也今者山僧本人情以贈言名本無求是眞名也福本無有是眞福也壽本無量是眞壽也堂上壽母膝下佳兒疇昔所謂深信而力行者請以寻言爲祝當不以爲迂爾書以贈之

壽陳母文

山僧方外之野人也好住山於世寡合憶甲子春歸自珠崖晤德山陳君於稠中一見如舊識從此往來甚密常客于其家湘簾棐几清淨無塵古桂高槐陰森無暑門外無剝啄之擾室中無嘻嗃之聲六牕開處金像肅然燈火長輝鐘磬弗絕茗飲留賓香沁齒頰日中具食如法知時主人未常指授須臾新果堆盤嘉蔬充案絡繹前陳無一不可人意者細詢其故乃主人內助之賢敬佛飯僧惟

恐弗謹拮据傾竭了無倦容膝下三丈夫子年甫象勺氣可食牛橫經稽古洛誦宵長梵聲書聲與內庭紡績之聲互相雜答門外行人駐足傾耳歎未曾有或比之毘耶之維摩或方之雙林之大士或擬之爲襄州之道玄吾謂維摩據室不聞有舞斑之子雙林應化曾無舉案之賓龐公似矣然其脫屣浮雲弁髦婚嫁未免疑於著意何如陳君隨順世緣遊戲三昧齊棊縞於鸞光嗣堂構於元季方之襄州殆有尚焉別去數年人事互異疇昔

亭去作金臺之客昔時具飲食於中饋者秀稍稹髮挺然如傲雪之貞松向之讀書堂上岐嶷而總角者巍然其冠堂然其鬚蔚然其文巍然其丈夫矣戊寅之冬歸自丹霞訪陳子神洲於曉山堂上壽母李太君知予來也具食肅客恭敬有加於昔神洲兄弟執禮尤謹山僧自媿涼福謬膺信施不知所以爲報也臨別作書略陳陳氏先妣之雅太君敬信之與誠神洲兄弟不忘夙昔之意酉爲耆壽之祝然後杖策還山復作數年之別別去重來

淨几明窗綠槐廣蔭之下茗椀果蔬午齋酉客一如昔者惟萼樓彩服換作簪纓萱室裙釵易爲冠帔雲泥隔矣車笠迥然年年此日賓客滿堂笙歌盈戶熱鬧場中未知憶有山僧否

祝譚母陳太君壽

人子之以祿養其親者莫廣文若矣夫入爲臺諫出爲方面人盡願之以其能顯揚也雖然如養志何嘗見當今達官家有老親板輿就養不免山川跋涉之勞乞假歸省阻於疆埸民社之責馳驅王事則貽門閭岵屺之憂執掌簿書則曠冬夏晨昏之節以爲養志得乎若廣文者職司教化苜蓿之奉不少假於苞苴官不出境名教樂地更不遠違於壺閫親無就養之遙子有省覲之便是故仁人

孝子往往求爲儒官不願身居輦轂出爲民牧蓋以此也魯翁譚先生瀧水人傑也天性純孝自封君捐館善事其母孺慕如一日母之教子也義方不啻嚴師先生學旣成立通籍聖朝典教開建開建去瀧僅數百餘里半旬往返踰非過都越國之程壽母陳太君年躋大耋顏如處女健如飛仙壺以內事無大小悉聽命焉先生遂得陳力於橫宮講學敷教爲多士倡率時或念及母可肩輿而來子則乘舟而返又非曠日持久之可比也故吾以

爲人子之以祿養者莫若廣文而廣文祿養之近且捷者又無如先生矣設帨之辰建邑諸生欽廣文之仁孝仰壽母之儀型製錦稱觴予胸跡林下久矣邑諸子過予請言景仰之私不能以已遂序以報之冀世之爲母者當以太君爲法人子以祿養其親者毋薄廣文而弗爲也是則所以爲祝也

題西王母圖爲蘇母壽

昔漢武好仙贖日持久求之弗得東方曼倩幻爲西王母之說以解其惑是時摩騰之敎未入支那而西方之有壽佛先露其端矣我佛世尊乃萬法中王衆生慈母今現在世闡化西土曰西王母者其以此乎所謂度朔之桃即六度中因地之果也三千年而華者下品三生也三千年而實者中品三生也三千年而後熟者上品三生也仙廚之宴禪悅之食也青鸞之使迦陵頻迦也金莖玉液酥

酪醍醐也瑤池之宮瓊樹之林七寶樓閣七重行樹八功德水也其言西王母壽八萬四千歲是即我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也由斯解悟則長生之與無生豈有異與蘇母梁太君系出望族歸于名門生有令人爲盛世觀光之彥德旣盛矣福亦備矣壽有加矣母惟自視欲然必以身遊佛國服襯佛光耳聞佛音爲快覩其所取蓋有志於西方聖人之敎者昔人西王母之說不妨旁通而比類而引申之矣設帨之日善書者繪圖以獻此[illegible]

之辭以附會其說獻祝之日當有過量人爲西王母進一解

壽張母文 代

儒之能顯其親者千之一能娛其親者百之一能養其親不凍餒其親者十之一至於窮約其親勞瘁其親者十常八九矣當其應童子科也曰吾得爲諸生可以養矣及爲諸生貧猶童子也當其爲諸生也曰吾舉於鄉可以養矣及舉於鄉貧猶諸生也當其舉於鄉也曰吾得一第可以養矣及既登第貧猶鄉舉也家日貧親日老計無復之不得巳援古人菽水之歡以自解爲貧故耳文之以美

名則曰養志予與秩杏兄弟生同鄉鄉同里里同塾塾同學學同爲儒儒同有母母同食貧所不同者秩杏兄弟尚爲諸生予則幸售一第耳憶予微時衣不完食不充就外傅於張氏之室張公疎人語何太君曰此子非貧窶者宜善視之太君不以予爲不肖飲食教誨視同巳子未幾能文能自食力以硯耕耕無稔歲終歲館粥僅供饔飧不堪甘旨秩杏爲諸生予猶應童子試兩人有母貧相若也數年來予由外庠登賢書成進士秩杏尚[illegible]

生兩人有母貧仍相若也孝子之道固無閒於貧富自俗情論之皆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舉世之人翕然趨之於是爲民而盜爲士而濫居官而貪且墨曰吾將以養吾親也噫爲親者亦何樂有此子耶子結髮讀書迄今通籍嘗怦怦然恐恐然以不得養吾親爲憂又以養吾親而違吾道爲懼是以今日彭生猶張氏子也未知他年張氏子孫能爲今日彭生否甲子春太君七十有一秩耇兄弟思有以祝其親者索言於子子之得有今日也太君

之敎也余之今日一如昔日之貧亦太君之敎也昔淮陰感一飯之德以千金爲漂母壽而不能深惟進退之義致立功不能立德名成而身不早退卒不能保其富貴以副漂母之望良可惜也今彭生貧無以致千金之報請以一言爲壽且爲秩耇勉焉異日秩耇之祝吾母也亦若是矣

壽衛母蘇太君文 代

向子作尉嶺南之東安竊有志於宓子之風思得賢者日與之遊閱人多矣僅再見之一爲鳳城周生元鳳得諸丙子闈中因其文而知其人也一爲番禺衛子翹楚得諸周生所稱詡者因其師而信其友也周生之言曰衛子結髮能文章初由博士員食餼連庠薦八上不一當遂以年例訃偕舉明經科採銓衛者將授之鐸而揚其聲衛子謝曰生有母不敢以身許人請學仕於家承北堂懽一日

之養不可以三公易之也年服官猶衣斑而戲於庭壽母蘇太君名家子也義方有自矣其歸於衛也相先左刺史拜石翁相得如賓翁家素封性好施太君助以解推好客勤以贈問好讀書從以膏火好古今墳籍劫以裝潢好名花怪石鼎彝卷軸之玩太君日爲拂拭而守藏之刺史翁於是乎有婦善承厥志也翁旣捐館衛子兄弟之事其母亦以母之事若翁者事之弗荒於嬉曰母好勤也弗納於邪曰母好善也弗封而靡曰母積而施也友

其士之仁者曰母好賢也樂室飯僧廣作佛事久焉勑容曰母好竺土大仙之敎也太君於是乎有子承厥志也亦如之衛子於周生常設北面之席周生於予稱國士知周生端人也其取友必端予旣以端人視生生豈狀我乎哉衛子相見將有待乎聞諸人言如見之矣聞其子之賢如見母矣旃蒙作噩之歲陽初復也太君週甲加一紀矣衛子知非過於蘧瑗之年弧矢先後之羣季難弟也章縫而紳組者彬彬矣諸孫且林立也皆玉樹矣壽母

顧之喜可知也內外戚串製錦稱觥喜可知也時周生有事於北征過予廬因索言焉予語周生曰子不聞尹焞之有母乎命其子以養志惟道是求也又不聞毛義之爲子乎捧郡檄而喜爲親屈也後之爲母者當如尹母必以養志爲期爲子者當如毛氏子養志固矣顯親揚名其可忽乎哉此安陽移情時也衛子其勉之周生行矣爲我致三爵於母且告之曰東海有鳥厥名鸑鷟一生三雛其羽可用爲儀與其棲遲於林藪乎巢阿閣乎曰阿閣哉是則所以爲壽也

壽衛母蘇太君序 代

予嘗館於瀝溪衛氏矣設北面之席者文伯先之文伯素封子也其飲食服御之奉無異於寒素日夕攻苦勤倍於蓽門圭竇之子儉則富安矣敏於學豈僅富哉吾常以顯揚期之及登其堂宿於外舍燃藜之光與緝績燈火交輝也咕嗶之聲與紡車接響而逸于戶外日夕竟且嘻嘻嗃嗃未之聞焉衛子誠賢哉內外之服其勞弗懈厥業者曰有賢母之敎母家蘇氏碧江望族也生閥閱門第歸

州左刺史應仕也當豐亨豫大之日恒婦子頗縱而侈焉漏卮也盈則傾矣母弗爾爾貴而能下操井臼事中饋雞鳴而起棲於塒弗休也臧獲之役莫過之矣富而能約却華飾結椎髻衣不曳地食不兼味猶田舍婦也荆布之飾弗若之矣中道而萎也教其子如敬姜一於勞而無逸此績紡之勤所以先之勞之乎抑其性有所樂氣有所帥必如是而後卽安乎衛于向字翹楚衆猶錯薪也出乎類拔乎其萃者衛子有焉名實稱哉頃年字曰文

伯蓋敬姜其母矣而以季歇自警乎非襲之也歇生于世卿之家狃而習于富貴以姜之績也而訝之所見卑矣宜其厚于婦人而遠君子也是以見責于其母衛子不然矣生平一言一行惟母是訓一出一處惟母是與飲食日用惟母是從豈文伯比哉而文伯字之欲顧名而殷鑒之乎噫母古賢母也今之文伯豈猶昔之文伯乎哉母晚年深信佛氏福田之說已播之子穫之子穫之已饁而餉之遂築室焉遂飯僧焉作佛事宜梵筴滿三藏而

後快焉其事佛之誠也敬法之專也信僧之篤也所謂儉而中禮勞而得其大者母之所有敬姜所無也世常謂古今人不相及以予觀之後來繼起不耕觥而先之乎歲之乙酉母壽七十一矣衛子年逾服官羣季雖弟也孝孫曾且繩繩哉昔之敬姜拜下風矣同學諸子謀所以爲壽于予予將有事於公車知衛子之賢且孝既以顯揚期之矣請先著一鞭期衛子於黃金臺上勞於王事有日矣母既命之豈告勞哉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祭文 祝文附

祭麗西牟文

善乎莊生之言死也其試曰指窮於薪火傳也而不知其盡也始予與公結髮爲生死交時予兩人血氣方剛超然有拔山蓋世之志常讀陰符學萬人敵自謂陵烟一座唯我與公斯時也譬諸出燧之火始燃之薪炎炎焉勃勃焉有燎原焚林之勢

奈何天步多艱英雄氣短予逃於空而爲僧公則投徒講學慨然以伊維自命予兩人各行其是要皆荷擔斯道必欲超佛邁祖內聖外王而後已斯時也如洪爐之火柴果之薪爍然有鼓鑄頑金昌明禮樂之志無如其不能也予乃閉門却埽謝絕交遊求爲自了以老公則俛首科名遂領鄉薦二人塗轍從玆漸異然揆諸初心實非所樂予則譬諸榾柮野榧之火公如庭燎列陛之薪雖有貴賤之別究竟照燭一處不免有隨時消滅之數此年

予年漸老志漸灰匿影空山疇昔交知視同陌路公則病日劇氣日衰寡言簡出謝絕賓客不通往來譬諸冷灰中一星之火將盡之薪浸浸乎生意欲絕稍稍撥而動之奄然熄矣丁丑冬予以老病歸里過大尊堂視公病狀匡坐話別臨去出所遺贈相與永訣予固知公之不起也而猶冀其一生稍安慰之一笑而別別僅十日死灰竟不可復燃果薪盡而火傳矣嗚呼惜哉予兩人塗轍始同而終異者歷顯之跡耳究竟水盡山窮懸崖撒手時無

不同也公行矣舉世無復知己予當遠山中永與猿鶴爲侶前途歲月未知修短然山靜日長天荒地老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回首舊遊不無久暫之分究而言之予兩人之所以不死者未嘗不同也兩姪果能克家自當努力崇德了先人未了之局功名富貴直人生分外事其不可了不能了不足了正不必求其了了者所謂未了者當以不了了之惟予與公知此亦欲兒輩知之也

會祭麗東侶文

昔子貢倦於學願有所息問於仲尼仲尼曰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大哉息乎人生百年兩間名教一肩負荷任重致遠譬如挐擔之夫焉朝而鬲暮而北量力以受食計程以趨役暑雨祁寒罔敢或息寸珠尺璧金像鍮鉦文犀大貝糞壤沙礫滿載疾行珍重居積不復問其貴賤計其價値於是歷險關履危石犯霜露蹊荊棘出蠶叢之雲棧入萑苻之大澤俟以當道

之豺狼禦以國外之暴客奮不顧身勞不惜力然後抵京華躋上國一朝卸擔歸來拳空體赤向之所賫還之主人一無所得於彼何加於我何益達人知此故其息也如勞之有覺朝之有夕半塗而廢不爲自畫九仞未成不爲可惜乃能逍遙於無何有之鄉遊戲於無爲之域也嗟夫吾友一旦而息其以此乎我輩同人在世爲愚於道爲迂衣褐懷玉泳淵探珠托足塵坌之徑側身茨刺之途不汚涅而變白則剝牀以切膚蓋欲息肩久矣悲傷

主人固羈縻之而勿絶名教桎梏復縲撿之而勿舒視吾友之早息勞逸相去爲何如也或謂吾友息矣如身後何夫夫惑也行行未息反爲息肩者慮負荷之無人憂輜重之他屬猶未明乎仲尼之旨也敢以質諸良友冥冥中以爲何如

祭李方水廣文

先生病有日矣今夏承命與敎新州方疾之官不敢告痋畏簡書也啓行之日傾城祖餞時予禁足東林弗獲握手聞言心殊鞅鞅後聞人從新州回云先生比來形色顦顇飲食減少竊爲先生憂之不意迅速一至是也重陽前二日得先生遠札乃口授大旨令人代書似有永訣之意者急起買舟兼程以往五日抵新州見先生於官舍兀如枯木無復生機猶能強起視事與予坐談夜至三鼓所

語皆平生學道之緣絕不及於家事予固知先生末後一著了然不昧又竊爲先生喜數日辭歸臨岐執手語予曰假假遂一笑而別嗚呼先生生平學道至此時乃知有假耶抑有不假者存耶夫虛空中無故忽生山河大地世界假也世界中一切有情胎卵濕化皆從無相受生衆生假也衆生中人爲萬物最靈地水火風倏而成質人類假也人類中一受成形不亾待盡生老病死如夢如幻如環無端我與先生同一假也不寧惟是其在世間

貴極王臣賤窮厮養越陌度阡狗名逐利抗忠矢孝高談盛氣皆假也其出世間者上至鄔波陀耶下而優婆塞夷瞋目揚眉弘宗闡教立說著書黨同伐異無非假也嗟夫假者假矣其不可假者亦與之俱假假至山窮水盡時先生當當高處著步懸崖撒手超出三界四禪之外非想非非想天送先生者望塵而返何有於傾城祖餞哉解斯義者昔者吾友陶子握山與先生耳鄖人死矣其或隔陰不昧相遇於無何有之鄉爲我告曰死者假矣

後來室家之好兒女子之愛親戚朋友之恩以及田園宅舍圖書玩好之物同歸於假勿復道也勿復道也欲知有不假者在乎待子再來尚有末後句在

會祭陳獨漉文

偉哉造物所以待先生者誠厚矣其所以曲成於先生者意良深矣心亦苦矣昧者不知也往往求諸豪華寂莫之場不知先生固也造物者反經達變之微權又烏足以知之昔明之季先大司馬巖野翁矢志盡節奮臂大呼多方響應已而一敗身殉室家屠戮先生年甫象勺覆巢之下將無完卵造物者不忍忠臣義士之無後也曲而全之爰命百神効靈出先生於萬死一生之地匪徒全厥軀

也抑亦歷試諸艱以俟大任之降未幾先生果承蔭籍於枌臺弱冠簪纓手執金吾出入殿陛人皆爲先生榮之造物者慮其耽於名而倦於學也時當中道改步俾失其官而竄身於草澤爰命西樵君東樵君灑埽泉石擁彗於寒瀑朱明之間延佇先生之至先生至而安之日與二樵君採薇長歌以代周粟將終身焉造物者慮其狃於近而無遠圖也於是堅其志勸其駕而勵之以遠遊爰命天下名山大川虛左席備委積俟先生之來先生仗

劍而出南弔崖山北度庚嶺泝三湘泛五湖過吳門登黃鶴所至留題家傳戶誦壯哉遊乎先生自此遠矣造物者又慮其荒於遊浩然忘返也於是旋其轅息其駕回望故鄉先臣之祠墓在焉爰命羊穗仙人與浮丘安期之侶啓別館具壺觴肅先生於朝漢臺下先生既歸則閉戶著書不求聞達未及數年而戶外之屨滿矣造物者終慮其久於風塵弗克自反其眞也於是逸之以老息之以死俾得完其名節見先臣於地下復命二樵君淸宮

除道澄寒瀑之澗流湲朱明之丹井戒爾猿鶴候於洞門以俟久客之將歸先生歸矣自今以往城市之外巷無居人丘壟之旁漸多宿草異時二三良友久別相念或復相尋于淸泉白石之間遙聞吟嘯如鸞鳳聲高歌三生石上之句非先生也耶吾輩家各異縣誼等同堂聞先生之逝若完璧之返乎璞也知造物之所以待先生者信能成始成終雖然爲先生謀則得矣爲吾黨謀之未免有聲氣之傷焉當祭之日誄以哀之其辭曰出先生於

大患兮炊而生之堅先生之大節兮苦而貞之垂
先生之大文兮蟄而聲之屈先生之大器兮晚而
成之造物所以待先生者溟兮涬兮吾不得而知
也將呼天而一問之

會祭蕭明經鄰[illegible]文

嗟乎先生道之不行也蓋有主之者吾誰與爭乎
造物小兒往往黨同而伐異尚利而右名士生今
日孤掌難鳴衆醉而獨醒衆濁而獨淸衆濫而獨
貞衆胥逐逐而已獨砥砥之數者皆爲造物之所
儈以其立異而鳴高不貶損以徇情也先生生淸
白之家爲廉吏之子讀書取法乎古人立身廣玷
於淸議常履霜而履冰亦知足而知止通籍明經
猶存韋布之風城市閉門自有山林之志假以名

而不居啖以利而弗嗜故不免爲流俗之所嗤造
物之所忌此榮叟之所以長貧劉蕡之所以不第
也某等爲學無成反躬多缺䧺猥而狂則迂且拙
夙欽往哲之芳踪甘蹈前車之覆轍昔與先生合
志同方不量鑿而正枘逗疾惡如探湯嗟郢人之
已逝聞羌笛而心傷緬典型於異世儼聲氣於同
堂撫總悌而太息奠束芻以承筐問彼蒼於不可
知之日索先生於無何有之鄉

祭羅虛中文

嗟夫良友亦知病所自來乎我輩具忠孝之性耿介之慨骯髒之骨坦白之懷不幸而生於今日獨以古人自期而不善以古人自處病之來也十常二三江河日下涇渭難分衆流競赴砥柱孤危昔之茹山吸谷者今已吞腥啄腐矣昔之清言讜論者今已雞鳴狗吠矣昔之氣貫虹霓目視雲漢者今已奴顏婢膝束帶而折腰矣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悲天憫人憤時嫉俗其牢騷鬱抑之致卒無由

以自解病之來也十過半矣荊榛載道行國無從不得已而閉門却埽兒啼女哭不足樂也不得已而吟咏遣懷奚囊心血無所取也不得已而朋儕晤對萍聚星散又不可以久也造物小兒又復阨之以窮愁加之以橫逆病之來也十常八九矣嗟夫良友此病之所以不起也斯病也豈唯吾友哉生視逆旅耳冢視旦暮耳靈臺之火可撲而滅華池之津可掬而咽知病者投以清凉不知者療以燥熱嗟夫良友此病之所以不起也今已矣夜臺寂莫繐帳凄其生前熱腸傲骨化作冷篆寒灰生前肅志歊懷化作酸風苦雨生前耿憂結緒化作短燭孤燈生前高咏冷吟化作蛩鳴螿語回憶向時所見所聞渺乎不可復得安知有老母哭兒伯兄傷弟孩孤攀號室家烏虐哉嗚呼良友死則竟死耳未知死者之爲樂乎生者之爲樂乎安得起九泉而問之乎

祭楊澹山文

澹山居士僦居佛山之柵下客也中秋一别忽焉隔世長至後五日遽辭逆旅之館山僧禁足林下外邊事寂無所聞越數日其家人具舟楫載廣柳建霓旌旋歸省會哀聲悲於兩涯聞者感動亦不知其爲澹山也詰朝訃聞誠然信之惻然傷之振衣起將涉江往弔旣而思惟山人向無城郭之緣焉有達人如居士者可以世諦就之乎遂止翼日晨起瓣香望風畔睇執簡載書告于靈爽其言曰

古德有言未學道先學死夫死者人之所諱也學道之士反以是爲指歸何以故蓋死如久客而歸死如久夢而覺死如久勞而逸死如久行而息死如久困而舒死如久縛而釋死如久荷而弛死如久忘而憶皆樂境也世豈苦之究彼之所以爲樂者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朱提阿堵令人智昏蠓首蛾眉令人情蕩華堂廈屋令人氣怠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之數者生而有之死則無之矣居士晚年自號澹山其[illegible]

此乎抑尚有未澹者存乎今已矣澹則誠澹矣還識陰於虛空返形神於寂莫靡曼之色不寓於目嘽嗃之聲不接於耳澠陵之味不入於口昔之生像奇袤今之楮錢明器也昔之毛施淑姿今之孤鸞别鵠也昔之珠履雕軒今之雀羅門巷也雖欲不澹其可得乎予與居士世出世間相知日久濃華澹薄備嘗之矣居士得之濃中見澹山僧處之澹外觀濃究其所以爲澹者一而已澹山往矣自當高高著步直出於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天俯視

世味之濃華猶土苴耳安知有老母哭兒嫠婦寡處孩孤泣血之爲苦哉澹山猶未澹乎請俟我於三生石上欸欸商量

祭高公文

鷟世外之鄙人也先孝廉盤野翁以世誼之故待我如子諸兄弟復以世誼之故盤先人遺意待我如弟兄嘗愛我敬我粥我飯我卜地築室以居我我之德於世誼者厚矣究於出世之誼無與焉惟大長者格外相遇度越尋常初以世誼之故而知有僧以僧之故而知有佛法之可敬信敬之至信之深不復知有夙昔世誼之可講日過東林談禪論道餘不及於世法或復乘興同遊遠則肩輿近

而杖策登山臨水選勝尋幽長者視我爲忘年之交我於長者則爲方外之契閒雲野鶴得棲隱東林之下數年不忍去者實以長者爲知己豈以世誼之故哉前年一病幾死自恐待盡之年委諸城市人烟之境故急去之長者愛敬深情既有加於既去之客復能推愛於屋上之烏禪非木石何忍忘之頃聞東林別後荆棘荒凉僧規寂蕩舊社諸賢皆裹足不入其門惟長者欵欵拳拳供佛飯僧了無間於先後是之謂真敬信者又豈以世

故哉鷟老矣碌碌無所短長既不能俛首徇時復不能正身率物每見十方雲水蕩檢踰閑四面魔風吹沙射影大地茫茫無安身立命之所惟願報緣早盡亦不復來豈知厭世之人反不見迫於無常而善飯矍鑠之翁獨先枯禪而朝露耶長者之逝也于時寄跡於大通之破寺一夕定中忽然心動意東林舊社將有奇緣詎意心動之頃正長者易簀之時乎嗚呼已矣東林池上不復有談禪論道之賓豈復更有閒雲野鶴之跡乎請懸宿諾近

則相尋於三生石上遠則相會於龍華定不致再來五濁效若輩之浮沉也言止於此神其聽之

祭而卓西堂文

儒者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而要之以死蓋謂聞道者而後可以死也今之所謂聞道者予甚惑之無知罔識好爲人師石火電光妄稱解悟托孔方爲介紹承記莂而不疑飾穢濁爲清高主叢席而無所忌憚詡詡然自命於人曰吾聞道矣人皆信之自以爲是生有不虞之譽死受無間之苦如是之人可以死乎予與公相知十餘年居則落草盤桓出則同忝水乳平生所得惟公知我

我非不知公者比竊以聞道相許豈獨阿其所好哉江河日下法運陵夷有志之士竊思起而救之予老矣無能爲矣以公之才之[illegible]以公之識之啓羣蒙以公之年富力強之膺大任於將來以公之正言直節之挽狂流於既倒如是而可死乎不可死而竟死之者天乎人乎天實生之人欲死之也人欲死之天不能與之爭者何也我知之矣豈於才者必嗇於遇明於識者或黜於壽[illegible]擔荷過早正直而鋒鋩太露是[illegible]

忌之師資疏而遠之造物者桂而抑之蓋以此[illegible]嗟夫佛法壞矣吾道窮矣昔之門庭高峻者今則投受濫觴矣昔之義利分明者今則撥無因果矣昔之廉潔自好者今則私通車馬矣昔之梵行精嚴者今則穢亂彰聞矣我[illegible]不幸適丁其時從井往救慮有陷溺之禍涕泣以導易來按劍之疑大聲疾呼而罔聞袖手旁觀則不忍耳之所聞者唯鵂鶹之鳴目之所見者皆狐魅之類身之所觸者盡腥羶之氣足之所履者但荊棘之林同乎已者

各自爲計異乎已者必欲死之而後已跼高天而蹐厚地途窮日暮吾誰與歸若是乎有生之可悲反不如速死之爲樂也雖然[illegible]則竟死矣胡不死於青山白業之室而死於雜華[illegible]樹之下耶胡不死於從容談笑之頃而死於倉皇急遽之時耶胡不死於揚眉吐氣之年而死於憂愁憤懣之秋耶以爲坐脫立亡也病實致之以爲定業難免也人孰知之此又事之未可知理之不可信者安得[illegible]死者而一問之乎既爲文以告之[illegible]

筵而歌之曰生乎死乎誰知其終誰知其始乎禪乎律乎將老死而不出乎名乎利乎衆皆以爲可恃乎歸乎休乎此中不可以久留乎

祭羅母文

歲在丁丑小除之夕光鷲遠歸挂搭於鍾山之旅舍獨坐一室定中悄然忽忽如有所失不知其故意休戚所關非泛泛者比也越三日羅伯母黃太君凶訃遽聞乃知聲氣之傳同於骨肉必有先爲之兆者惻然久之弗能自已爲文以告於靈曰吾與長公戒軒三十餘年爲性命良友投分之始節敦微尚不屑不義之富貴辱其身以及其親高堂二老年迫桑榆皆能樂道安貧朝夕勸勉使我輩

知有出處進退之大義家貧親老猶能固窮守節不敢以一日之養三公易之稟賢母之教也鷲年四十有一始知有竺乾氏之學欲割愛捨恩出家以報罔極謀諸戒軒戒軒知我不以我爲異也既從與之歸告老母老母許之遂飄然爲雲水之遊晨昏定省付之[illegible]兒朝夕門閭無復返顧天倫之樂不得與戒軒共之戒軒知我既不以我爲異我知戒軒不欲強之使同也乙亥之臘先母去世予時雲遊未返附棺附身不無遺憾越泰歸里[illegible]

拘儒多以名敎貽譏戒軒知我旣不以我爲異又
無一言以相規是夏先母奄穸齋送畢拜別封塋
浩然長往過戒軒與之永訣戒軒知我終不以我
爲異又無一言以相挽且臨別握手預訂前期曰
上人行矣善自爲計萬一遯跡深山幸以相聞老
母比年眠食日減此人子愛日時也奉母終養當
從子遊矣鷲笑而不答心竊許之別去逾年今冬
還里夙昔交遊淪亾莫保太君以大耋之年久淹
牀蓐猶能啖食如常喃喃竟日詔子孫弗休鷲竊

爲母喜且爲戒軒幸又私以自悼也豈意日月不
居母儀遽渺三年之內吾母若母相繼而逝耶言
念昔者二十年前予與戒軒志同道合二十年後
轍異軌殊前此之同不知有後來之異後來之異
何妨末後之同今予兩人[illegible]有老母皆以壽終下
有兒孫各能成立疇昔久要當無宿諾戒軒與我
異乎請索戒軒於苫塊之下與我同乎當與戒軒
相見於雲水之鄉孰同孰異戒軒自爲謀耳予何
敢越俎而代之謀惟是先慈捐背奄及大祥[illegible]

壽母後先朝露舊恨未消新愁接踵固有難爲情
者母行矣倘與先慈靈爽相遇於冥冥之中爲我
告曰出家兒不能久居塵世非披髮入山則善尋
火所從先人於地下不可復向兒女隊中趨名逐
利低眉俛首以求苟活是予之所報母者如此而
已

祭伍母文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惟心所造不出有無二途世出世間情與無情從無始來至無盡際其來也從無之有其去也復從有而返於無有無無有無有有無如環無端不可紀極嗟夫太君昔之生也其果生乎抑有不生者存乎今之殁也其果殁乎抑有不殁者在乎八十年前從無而有在家為處子有父有母有兄弟姊妹之倫遂有孝友貞靜之譽在室為婦有翁有

姑有君有子有婦有孫遂有孝敬摯別嚴督慈愛之名末後報緣當盡四大乖離有痛有苦有抑有搔有呻有吟有呼有籲遂有陀天之可登假淨土之可皈依六道三途之可畏兒孫子在側憂懼交集不免有佛之可禱有福之可求有法之可問有僧之可信有藥之可嘗有醫之可託種種皆有究不知其所以為有也八十年後形歸枯槁神返虛無無金臺之可接引無蓮花之可化生孝子執喪盡哀如禮力主宋儒之教不為福報所愚斯時也

雖有古佛現生高僧說法安養樂邦泥犁苦趣種種幻見同歸於無究不知其所以為無也莊生之言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夫有有則有無矣有無則有有矣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則有始矣有終矣吾宗之教有無俱遣始終不立坐斷兩頭掀翻四相又何殁生來去之足云太君況疴半載世醫拱手山僧猶冀其生令僧作梵庶幾消除定業延續天齡蓋因其有而有之非惑也今乃怡然委順捨報安詳孝子哀毀山

僧過而慰之袖出瓣香心念伽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且道寂滅為樂畢竟是有是無留取末後句待尸陀林七賢女為下註脚

祭鄭太母穆孺人文

死節之難也在慷慨於一時守節之難也能從容於歲月古來忠孝節烈之流視死如歸舍生如遺嗜義如飴赴難如馳或決而絶焉或徐而圖焉其緩急先後之異致猶造軍而合轍也昔明之季丹徒明府鄭公一鶚以循良内名初受銓曹拜官未幾神器中傾狥節於南康時方倉卒慷慨成仁世鮮知之正不必求知於世也孺人身出勳臣之裔名居命婦之班先是奉姑歸里旣而聞變閤戸引

决得正而殁穆氏有子矣丹徒有婦矣乃以神人提獎家衆挽留爲堂上老姑膝下弱子勉存視息於人間非其志也毁妝獨處艱難百折六十餘年如一日克存大節見先人於地下其從容就義如此世鮮知之母豈求知於世哉鶩投老空門竊有志於名教常考甲申之變南北死事諸賢多半失傳丹徒公其一也深爲恨事閫閫貞節坊表遍寰區矣潛德幽光猶或遺之孺人其一也前乎此失傳於國後乎此或遺於其家猶爲恨事孺人之逝也在丙戌之臘凶訃之聞也在丁亥之春山川脩阻老病不獲臨喪勉爲文以遥誄之非恨事耶言念昔者忝與冢君停莪約爲方外之遊尋與諸孫伯仲同結東林之社欽母之賢飽母之德誠恐抱恨於無窮也表而出之天下後世當有知者蓋棺定論矣哀哉

祀天妃文

河漢江淮謂之四瀆先王祀之視諸侯之禮而海若弗與焉豈遺之哉蓋以海爲百谷之王四瀆之所朝宗二氣之所亭毒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有國之可比故寧缺之而不褻也近代始崇南海之祀尊之爲王未配天也惟閩莆英烈林夫人以孝友之至性踵曹娥之芳蹤歿爲明神精爽不滅應化東南溟渤之間舟楫往來風濤飄蕩顛呼名號若響應聲靈光所届百神聽命海波不揚

輒得安瀾誕登彼岸德澤廣被覃于閩粵閩粵之人尸而祝之若赤子之慕慈母神之在天猶水在地無遠弗届無微弗通遇有所禱神必應之如取如攜由是桑麻雞犬之鄉莫不建廟設像承事恐後崇徽號以配天妃之矣復稱后焉是豈有國者之可比哉吾郡之南爲順邑邑之西爲白藤鄉四面距海據牂牁之下游爲海門之北鑰烟火鱗集萬有餘室自啓闢以來古廟巋然在閑步坊每遇誕日合衆迓神奠位墟集歌舞以樂之諸坊之樂神者相繼而起士女環觀如堵歲以爲常稱盛事焉坊有名玉堂者事神猶謹迓神之日盛飾輿衛張樂設供比鄰坊有加猶以爲未足也復議鼎錦勒文頌美功德徵言於予予拜首起曰聖人之以神道設敎良有以哉國家之德敎守牧之政刑所以禁民爲非導民於義者必家喻而戸曉之日亦不足矣而在天之靈冥然默然若無所與於民者民之敬之畏之不啻君親之臨我師保之督我家有父母奉一觴以祝之泄泄焉罔或先焉坊有明

神循歲事以肅之則汲汲焉惟恐後焉福善禍淫之權不猶愈於德敎刑政之施耶詩不云乎神之弔矣貽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誠知日用飲食無非爲善之資是則可以致福矣是則可以事神矣遂書一言以告於神乙爲世之敬信者勸勉焉

告惠商大王文

蓋聞聖人以神道設教四祭五祀之外皆爲淫祠我佛以方便度生六道三途之倫同出陷溺歌舞倡伎律有明文正直聰明神當信受今大王降靈茲土作福一方既號惠商允宜護法生同佛誕當以敬佛爲心廟邇寶光宜爲三寶作主竊見大王誕日附近居民沿江商旅相尚演戲按歌樂神甚盛典也比丘光鷲住此三年未有所請久與神處志與神通今願竊有請矣夫逢場雜劇類多鄙褻

之詞向帳嬌嬈乃是婬汚之婦佛國不忍神奚樂焉不寧惟是梨園之日遠近聚觀大都市井無賴之徒絶無仁義道德之士涕唾便溺汚穢伽藍剗豚喧呼擾亂禪定甚至強兵悍卒壞鬼神村而不顧兇徒拐棍偷僧伽物而難防且廟在西河戲演東岸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僧宜清淨俗尚頑嚚又道不同不相爲謀訕謗譏嫌在所不免風波起滅容或有之神本慈悲道同正大何樂有此不祥之舉耶事不獲已薰沐致書敬陳利害伏願維持佛法加庇山門立止戲場遷移劇所默啓愚俗勿尚浮囂拯陷溺以返頹風在此一舉稟戒法而斷血食俟之他時惟大王圖之

祭繆西泠文

宇宙間有大傷心事以大有心人當其身受之大無心人旁觀得之於大快心時忽然遇之遂爲千古恨事聖賢佛祖莫可解之因緣上古下今莫可抖別之公案將呼天而問之天不我答號鬼神而問之幽冥默默於斯時也無心人就有心者而問焉嗚呼我友西泠死則竟死耶焉有母老子幼任重道遠有才未試有志未伸名教中有難了之事業而可死耶焉有輕財重義慷慨然諾有無排解

肝膽寄託吾黨中不可少之良友而可死耶焉有身爲儒薄章句心嚮佛小聲聞卩談玄鄙方術三教門庭不可無之種子而可死耶不可死而死之天乎人乎彼蒼蒼者冥冥者夢夢者不慭留一有心人於世間爲名教砥柱爲吾黨長城爲三教羽翼乎無心道人出頭天外俯視人寰有此丈夫橫身高臥一息不來大地其長夜乎嗚呼哀哉人非木石能不傷心於我友之行我友之行也非一日矣衡山萬仞延袤千里資雁飛而不度帝子游而不歸而乃振衣直上鼓勇先登獨立祝融絶頂長嘯一聲將從七十二君游矣中道而返興猶勃然羅浮仙島朱明洞天鐵橋横空飛雲見日老人石化不移矣令丹成飛去而乃高策長槐風蓑雨笠躡百花之香徑訪玉女於蓬萊四百三十二君望予久矣興盡而返胡爲乎來哉雲滿袖詩滿囊歸棹鶩潭貽贈山友雲飛玉立詩擲金聲快哉游乎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乎不旋日倦游還里不旋日仙訃風聞嗚呼哀哉是耶非耶有心人如西

泠者而可死耶當大快心時乃有大傷心事相因而至耶俗人不達或歸咎於名山噫名山爲洞天之府豈幽都之域耶名山爲詩伯之窟豈鬼伯之鄉耶田舍翁鄉里兒不出戶庭不離跬步不登高不臨深同歸於盡我友視之猶靈芝之於腐艸耳何如墨瀋留題泉石佳句傳誦人間從名山來復尋名山而去耶我友之東也予方養疴林下兆發相從扁舟往還竟無一言之囑今長往矣可以言矣遙望鐵城臨風三歎無心人與有心人相見於

無何有之鄉短歌六章以贈洪行用補前日之缺
歌曰煙雨迷津送客舟百年逝水自東流憑君一
具超方眼看盡閻浮四部洲　東海茫茫未有涯
漫從去路問歸期夜來一覺梅花夢正是參橫月
落時　昏曉何曾礙太空昆侖一氣互西東飛雲
頂上三更月却與桑榆暮景同　鞭鶴驅雲直到
家朱明仙洞鎖煙霞丹砂九轉無人問珍重開爐
看藥芽　山光過雨淨無塵莫向塵中認法身華
首月明僧定後不知形影是何人　三生石上坐

吹簫風遞清音過鐵橋蝶化莊周周化蝶去來無
着總逍遙

東樵山人跡刪鷟著

題跋

題畫卷後

梁子升中得此卷於丹霞之老僧筆墨妍婧人物傀偉不知畫者何人圖中何屬意爲空中樓閣也細閱其間則煉丹爐雲霄石歷歷可指又似寓內陳跡非漫無所屬者疑而莫辨出以示予予披卷觀玩至三亦復茫然不知所屬謂梁子曰宇宙古

今山川人物一圖畫也時之所值身之所遇或妍或媸或瘠或肥或坐或傾或旄或倪此眼中人物也時弗相值得之於書身弗獲遇聽之於塗有質有徵有迹有名可繪而形可據而憑此耳中人物也書策失傳以神遇之途入莫辨姑妄言之卽幻卽眞卽亡卽實合塵而岳析岳而塵此意中人物也此三幅圖畫明明歷歷開闔變化出沒有無於天地之間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意擬之而成形正不必有所專屬有可指陳是之謂造物是之謂化工神明莫測變幻無窮山川人物丹爐碑碣何須更與添足哉悟斯旨也可以語道矣可以觀畫矣旣以語梁子梁子曰然遂爲跋之

題畫卷後

昔有家於秦而客於越者三年不返日夕思歸常登山北望悵然太息偶遇異人怪而問之告之故異人曰易耳拉與還家出紙方幅令客自述秦中山川城郭都邑道里人物之詳及其家里閈門第堂房壺奥之狀一一如客所指畫既成幅後作一小舠帆檣槳舵之具操舟之徒罔不備有乃語客曰子欲歸秦可注目凝思客如教少選見畫中小舠漸大如舴艋長年三老艤舟招客客遂登舟拄

帆乘風頃刻至家恍如旦出而暮入者不知身之在越也妻子驚喜相見如平生歡畱一年生子乃別別去取道復尋故處小舠仍泊岸也踵及鷁首俄然而覺異人在旁閣筆以俟之紙中墨瀋脈浥未乾客以異人爲魅將慍己也辭而出返其逆旅居亭曰客去已逾年矣由是益爲悵然假裝還里至家詢之室人信歸如昨憶異人作畫時不爽日月出所生子肖己殊甚出以語人人盡詫爲鬼物將共逐之無以自白遂發篋出向者異人所爲圖

畫已失之矣此事近怪有識者咸謂其不經予竊以爲不然夫天地之大造物之機安所不有昔之秦人家以畫而歸惡知夫歸者之非畫耶予年六十有奇窮途孤介倍於前日堅志入山三年而計弗成還歸東林寂莫無聊忽復妄計擬於水邊林下誅茆數椽與二三同志人各一丘閉門却埽非有約不相往來門前繫一小舟備供迎送非其人不與載也由是匿影林泉自謂得計計既成適有客持此畫卷過予索言展卷諦觀心目相契因憶

秦人幻事不覺失笑曰此鄙人積想所成秦人注目凝思頃刻抵家時也秦人俗客耳神於畫者且能如其願而給之予之所謂家固非田宅妻孥之比方寸中如取如攜身根器界非幻非眞即無即有安知畫中之屋宇人物山林舟楫之類非造物所本具之請與客各分其半攜手入林與畫中人相見於無何有之鄉假使異人再來衡山復起亦閣筆以俟之矣遂題以授客且令善爲之藏無使他年發篋失之也可

題神樓圖贈熊劒文

古良醫之用藥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術貴立名靡不各當術中有所謂神樓散者其義奚居蓋人受命於天成形於地四大合而生成二氣和而壽考反是撥括則燥穴處則濕南方患暑北人苦寒風氣使然病乃得而入之善養生者莫神仙若而神仙所好者樓若非以其高出塵囂俯視惡濁寒暑燥濕之患不得砭中之哉雖然此第人間樓閣耳若夫出太虛超物表上則爲梵王帝釋之宮中

則爲洞天仙聖之府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區區頑仙方士之流又烏得而居之是所謂神樓也昔人[illegible]方立名其理之至神術之至高者乎予向不樂塵坌掉臂去之入於懸崖絕壁不數年而藏府焦燥顏色枯槁廢而返矣既歸東林之下水倍於地上漏下濕居久之四體癱瘓腰脊攣急伏枕百日自斷不可復起客有熊劒文者來自豫章懸一壺於城中人莫之識侍兒聞之往謁請命先生欣然就脉診視良久曰[illegible]

且深矣幸未膏肓可藥也雖然匪參者不可時參價大涵東林貧莫能辦以質告先生惻然良久曰易耳易耳乎囊中僅有不忍爲高僧惜也齎以相贈且繼以藥石湯飲丸散朝夕迭進一月乃瘳先後所費不貲先生高義邪耶厥他疾已了無德色異人哉異人哉予既能起徊徊還里里中人爭來問訊叩其所以得生者惟先生之德衆皆異之願見先生先生之風紆如霄漢渺乎不可企及矣遠近相傳以爲盛事李子仰喬妙齡好道善爲丹青

聞先生大義景而慕之繪作樓閣[illegible]榭山川人物之狀以況先生之高圖既成出以示予予作而受之將致先生已而披卷尋思謂李子曰此市人間綺麗之所烟火神仙所居非神樓也請更圖之今子默然久之曰得之矣得之矣乃淨去鉛華淡掃水墨作諸天樓閣縹緲空中其下則聖僧數輩注目凝睇於波濤洶涌魚龍出沒間所謂神樓者大僅蓮實筆甚毫芒細如游絲尺幅中間畫三千大千恒河沙界若佛若[illegible]若[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莫不[illegible][illegible]

方寸地常綽綽而有餘納受無量無數無邊法財度脫無量無數無邊疾苦成就無量無數無邊功德其神樓之謂歟其先生之謂歟昔人製方立名之義惡足以盡之既受二圖命工裝潢舉似同人無問知與不知覩斯圖也如見先生於乾城海屋聞望之而不可卽卽之而不可得名之邈之面不能髣髴其萬一也此先生之所以爲高也後之覩斯圖者當別具一眼爲先生更進一解

題出指堂

標指見月是月非指覩指爲月是指非月指之與月互爲是非旣失月輪亦亾其指偕離二執故能出指非指當日世尊指天指地後來挍指海印發光均茲妙覺覺公力生出指月之門亦當出指月之指此指一出性月當空天龍俱胝落得一塲懡㦬又何有於是非耆此以贈莫怪豐干饒舌

題虎泉畫

此故人吳虎泉筆也虎泉于予昔爲貧賤交相見甚密輒以蘭石花鳥見貽囑予珍之曰恐他日不可復得也予初不之信所得雖多視之不甚惜常爲識者取去虎泉旣貴蹤跡漸疏縱一握手匆匆而別求少坐道故伸紙揮毫絶不可得矣录晚歸隱深山虎泉客久京師片紙尺幅世爭寶之唯予一無所有始憶前日虎泉之言信其弗謬偶從友人遠霞壁間見此遺蹟烟雲淡蕩水石掩映之外

如覩其人夫畫幻物也作畫者幻人也藏畫者覩畫者幻見也虎泉幻化久矣予乃從幻說幻又幻中之幻也知其爲幻向者失於虎泉當面錯過可以無憾今者得於遠霞覿面相呈又不可以無說遂遷其首幀

題趙松雪畫圖

趙松雪學士以丹青人物冠絶千古初年畫馬深得神骨之妙旣入三昧畫之所見無非馬也夜輒夢爲駿駒銜勒羈韃備嘗馳驟之狀松雪患之質諸高僧之有識者僧語之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胎卵濕化悉由心造公生平專志於馬精神性命深入其中求不爲馬得乎松雪自是改其所好惟寫諸佛菩薩妙相後竟以此證果生天卽此可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

則種種法滅彼畫馬而得馬幻也諸佛菩薩亦屬幻見證果生天烏知其非幻耶有智主人兩無不取也此卷乃松雪眞跡刻畫登瀛諸彥千載後披圖懷古面目如生眞神筆也昔房杜十八賢攀龍附鳳應運而興三日更番宿閣館恩遇優渥文藥羅英可謂盛矣孰知今之所見非昔之所夢乎人生世間譬諸畫中影像一眞不留止存幻跡富貴功名亦猶昔人之夢爲駿駒耳趙子葵勳吾黨之傑也購得此圖什襲珍藏不啻拱璧命予跋其

後松雪趙氏遠祖也固宜藏之家廟永爲世守後之閱斯圖者當於筆墨之外思所以爲不朽庶幾乎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四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書

與友人書

鷲鄙人也賦性耿介不欲受人過情之譽不敢加人以己所不欲之施承諸公不我鄙夷置之清散之列處以名山使儞灑埽敢不晨夕刻漏以待籃輿之至惟是往來過客日焉如織不知者輒以大師相呼私心不悅甚於鍼芒之在背也欲覥顏受

之耶恐蹈違己之愆欲直言面拒耶慮獲罪於君子計方外知己無公若者請快言其不受之故乞爲傳達俾無見加幸甚幸甚最上之得爲大師者乃如來之嘉號也如來受記燃燈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指天指地曰惟我獨尊然後棄金輪王位現比丘身忍饑雪山歷盡苦趣方覩明星成正覺坐菩提樹下度脫有情爲天人師其所說法得聞一字如飲醍醐當下解脫末後結集爲一大藏敎流傳至今如日經天照破黑暗有目共覩此之謂大師今古一人而已其次則文殊師利法王子曾爲七佛之師靈山會上智慧第一此大師之長子也其次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傳佛心印續佛慧命一花五葉馬駒踏殺天下人此大師之孫曾也其次五家門庭建立宗旨彼此發明相爲表裏紹其燈者各授祕密法乳淵源此大師之雲仍也其次前輩諸祖旁敲正擊撰出一千七百則葛藤公案爲後人參學舟航此則大師之苗裔也其次則當今諸方坐破蒲團打破漆桶具佛知見成佛

知見親遇作家當陽受記此亦大師之眷屬也從上聖賢成佛作祖福慧兩足名實相應至尊無上矣予何人斯而敢當此江河日下法社垂秋乃有一種魔王現世不信因果不守律儀攀援權貴蔑視諸方據室匡徒明目張膽蕩檢踰閑肆無忌憚是之謂大師豁達空機無因果者也更有一種頗知向上不遇作家希圖名利把髻投衙得箇印據視爲奇貨公然衣錦還鄉敎壞人家男女是之謂大師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者也更有一種不

習禪定不寘師承耳目漁獵東卜西度轉得一兩
句儱侗機緣頌得一兩則疑似公案自以爲是拗
聱辦目旁若無人是之謂大師家先作祟認賊爲
子者也更有一種獨坐人我山沈沒生死海操同
室之戈矛設平地之陷穽不顧公論妄生我執尚
自言我得一行三昧是之謂大師師子身上蟲自
食師子肉者也此數公者非當今所稱爲大師耶
異口同聲直至不疑之地某雖不肖頗知自好矣
其敢尤而效之乎殆有甚焉者近見魔家眷屬披

佛衣違佛制誦佛言壞佛教目無魚魯之識心有
蛇蝎之毒過屠門則食指欲動聞歌板則魂魄紛
飛如斯俗漢僧市井小[illegible]乃自號於僮行
曰我某甲大師噫作無羞惡之甚也天下事有昔
之所尚今之所鄙昔人得之爲榮今人受之則反
以爲辱者莫大師若矣鄙人羞與若輩爲伍不忍
流俗之見惑將去而避之倘諸公見原彼此相戒
愼毋以是名加於不屑不潔之人更毋以是名加
其所不屑者佛法幸甚老僧幸甚此外別無所[illegible]

呼牛應牛呼馬應馬唯命是聽否則索我於南山
之南北山之北矣惟知已察之

與自破師書

一別五年韶光如駛弟老矣齒搖髮白衰相百出老兄康健何如聞住匡山月影巖得箇歸宿處視弟飄泊無依眞不啻天上人間也我輩晚年止有入山一著條無別路可行嘗笑當今山人不過世閒清客身雖住山心遊城市共閒優劣畧有四等多由名心未忘也其上則飽粥飽飯敷蒲團坐磐石挺起脊梁東卜西度自謂寒巖枯木此住山而博禪定之譽也其次則隱几青山目送白雲閱外典數篇吟詩數韻長嘯一聲自謂曲高和寡此住

山而博風雅之譽也其下則鑿石火汲澗泉與二三道伴閒談消日送客出門閉寮高枕齁齁鼾睡直至日出三竿自謂無事於心此住山而博清閒之譽也其最下者名雖烟霞實則城市下山乞緣終年不返山中茅屋蛛網重封石面苔痕蝸篆徧自謂垂手入廛此住山而博隨緣之譽也夫在世而求名譽尚且不可況住山乎老兄是世出世閒第一流人物定有一種生涯獨行一路不效此輩之蚩蚩者何以教我弟今寄食丹霞正尋活計而不可得萬一名山謝客來春結束當入匡廬與老兄落艸盤桓於月影巖邊且看是月是影憑公和盤托出却恐落在第二月也笑笑

與東林諸子書

人生斯世他無可樂所可樂者惟朋侶應求山水名勝耳向在東林日與好友盤桓未暇登眺一入丹霞愛其巖壑之奇絕故山想因念造物有所分予南閻浮提爲陷陷世界昔在東林有朋侶之雅無山水之緣今入丹霞境勝人稀不免離羣索居之歎欲乞丹霞移歸東林與諸子同住無奈山靈倔強不我許也茲復轉計擬向東林乞二三好友來就丹霞共享山水之樂未審能見許否如云水

在盤中月在天上彼此不相假借山僧别有分身之法與東林相見於丹霞兩俱無失林下諸賢當具只眼

與吳芥舟書

士生今日無問在世出世出處隱顯無二致也今之筮仕者必欲宰劇邑據津要而後快爲僧者架大屋養閒漢盡人願之二者固能損已且復無益於人爲其不識時也山僧與芥舟爲好友生平惟以道德相知性命相照今春别後常竊自念曰願芥舟得一安靜巖邑可以遂其清高芥舟視山僧爲何如人非不欲其得美缺獲重名而享厚利揆之於時實有所不可耳别後一病半年幾致不起

邸報南來山僧適去香山養痾於弼唐之亦巷令弟至似以沅江爲歉予笑而解之曰此造物者所以成芥舟之令名如山僧昨日所願也聞沅江雖小民淳而安地僻而閒無催科之勞無訟獄之擾無迎送之煩無盜賊逋逃之累可以養廉可以學道公事之暇屏山面湖目送蜚雁彈琴讀書門可羅雀芥舟得此清福受用不少予老且病不能與時爲俛仰輒思匿影窮山雖假我珠林紺宇有所不屑亦此意也老景日迫相見無期惟冀努力崇

德勿以邑小人稀而生易忽之見酒色財氣四者
仕途鴆毒可以戕身可以僨事可以隳名當以道
眼照破毋忘臨別之贈拙詩奉寄倩見乎辭錄於
便面出入君懷袖如見故人

與海南王晉子書

渡海還山倏焉四載歲月蹉跎犬馬齒長行脚筋力大不如前夙昔重來之約恐不可踐矣別來想多佳勝聞問久疎瞻望時切每於此中同學屈指海外人物惟說項斯回憶向時車笠追陪訪高人於林下檳榔紅荔枝赤剖椰漿剝蘆笋徹月照軒話倘夜話此時此景豈可復得耶敝友羅戒軒入關相見談及喬梓快挹高風屢以區區爲問世外枯禪久見疎於朋黨不意舊遊還相念也感愧感

愧秋期伊邇居士此來豈屬等閒一則省覲一則應舉侍絳帳而履青雲一箭雙鵰定不虛發闕中人當側耳以聽拭目以觀之矣聞戒軒云文旌不日見顧別來緒結得一夕盤桓何幸如之惟是山僧掩關日久枯淡成癖槁木濕灰不堪晤對兼之室如斗大僅蔽牀席徒衆散處蛛網當門倘高軒臨屈青蔬赤米或見諒於高賢然甕牖繩樞處莫容夫車騎奈何奈何我輩神交不拘形跡望州亭烏石嶺相見了也豈待握手談而乃快平生乎豈

從大機親來奉候彼欲還里省覲舟車之費貧難
自辦尊公署中人便鄉旋許以附驥幸甚幸甚

慰陶握山書

不意老弟遽有西河之戚昨森關中聞此奇變草
草作字付梁十四兄奉候且囑之曰幸毋即達恐
傳者妄也承答果然慨歎久之慮老弟天性孝慈
未免哀傷過當特遣人奉書致慰乞鑒其愚少寬
譬焉憶前兩載老弟以異夢相示至今笥中尚存
故紙今日事亦獲已請方便妄語說一夢事弟還
信否前數夕夢中行脚杖笠出門忽遇山窮水盡
四顧徬徨正問渡時適遇長年三老挐舟至岸大

楊其鷁首曰借路還家遂附焉既登舟有客荷重
擔挾詩書格手而來視之面善憶向日曾同旦過
今忘之矣亦附焉舟遂發潮汐上下風濤出沒夷
險備嘗中途遇一童子亦來附舟既共載執禮殊
恭服勞猶謹日夕發舟中書讀之一過成誦不遺
遂與載書之客約為父子客甚喜予嗤之曰客胡
為爾予與若及童子均附舟也一朝抵家視日月
延促道里遠近笑而別矣未幾中流遇風艤舟近
岸隱隱聞鐘磬聲仰見珠林紺宇巍然古刹也予

遂含舟登陸拉客與俱客方吟誦弗予顧也舟中童子隨而喜之將就陸矣客止之曰予舟甚樂書可讀粲可炊財可備有無將與汝共之胡遽別我童子笑而謝曰客無乃癡耶客所乘者舟也浮於江放於海輒有傾危之患遇崖則壓遇風則覆遇石則破遇吞舟之魚則齏粉矣客亦安能長讀其書保有輜重哉遂去不顧客尚延佇掩泣去留莫決舟人利其僱値善言慰之予口占一絕以贈舟中之客曰相逢借路共還家水盡山窮日又斜童

子也知歸去早可憐飄泊作生涯此是山僧夢中說夢作夢會不得作非夢會不得夢與非夢請問五十成名客江邊獨老身是同是別老弟再來人既悟前因知不我罪不惜一番絡索聊以相慰幸毋曰渠似引人落水故作搖曳態令人忍脚不住也呵呵

致亾友陶握山書

年月日世外友人成鷲致書於故友握山陶子之靈曰古德有言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予謂不出家亦大丈夫事非聲聞緣覺之可比黄面瞿曇不能挽維摩出毗耶東林長老不能致淵明入蓮社江西馬駒不強道玄棄妻子出家與否各從其是不必牽之使同也予離染有年未嘗一語要人使棄所學而從我惟於老弟分中則區區之心輒不能已常以不近情不入耳之言苦相勸

勉則何以故蓋出家之緣人幾而子急人難而子易人迂而子捷其說有三適來適去不昧前因面目本來曾無損益一也二親[illegible]背一子殤殂眷屬無緣恩愛易割二也名場永辭嗜慾早澹肥遯紛華性成習近三也回憶昔者歲在丁巳夏之五月日月薄蝕大地陸沈鴻鵠驚棲狐兎跳梁時予與子各乘鹿車出於火宅方期攜手同歸旣而中道分轍予則西面子乃東轅此時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則否壬戌秋子過予曰予向夕夢入招提一

室闃然無主散步行吟於堦下意若有所待者既寤猶憶五十成名客江邊獨老身之句此何祥也予笑而解之曰招提何地居亭何人五十何時江邊何所是宜早決時節至矣子猶猶豫以稱子爲辭至丁卯夏遂有西河之變夢中獨老之句適符其占予時掩關未出致書相慰且諷之使行子答書曰亾子殤殂萬念灰冷秋以爲期當踐前諾未幾入關相見復以繼嗣未定爲辭其猶豫如故盤桓信宿而後別去此時又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則否去年春擇族子之賢者入繼宗祧方冬命之受室將屬以家事飄然爲五嶽之遊今夏書來拉予俱往予心許之竊嘉其行願堅其志當無食言矣後患蒸暑寬以高秋啓行有日竟以肺病彌留遂不復起此時亦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則否前後諸緣往往垂成中阻始由信之不及也其失在子既由勸之不力也其咎在予今則去之惟恐不速也過將誰任乎嗟夫造物者何奪我良友之速乎雖然八識田中未酬夙願三生石上知有前期

際此正法陵夷慧命如絲之日當復有人起而綴之予老矣無能爲也自今而往勉存視息於人間待子再來重尋舊侶把手還家當未晚耳願子識之毋忘今此之區區仍效從前之沓沓也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五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尺牘一

與海雲方丈

道德名利便安三者自爲勝劣不妨法界之大海雲一朗建立當以最勝自處頑牛嬾惰無匹自甘下劣虛却中間一位還與世人令自取辦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大家逢場作戲世界差不寂莫耳偶錄師子頌於扇頭綴以奇香致諸丈室願師子哮吼闡揚宗風流芳法社也何如何如遥致一問請下轉語雪山今朝悟道海雲今朝出世東樵今朝百衲蒙頭堅坐不起且道三箇聖凡各行一路是同是别

與蕭志三

昨行乃分所當爲情所難已公乃區區於飲食非知已也既蒙賜不敢辭拜而受之爲衆僧一餐之供大家歡喜一人慙愧

慰友人失意

我輩生今日立身師周孔爲文追秦漢作詩尚風雅舉業遵慶曆數者皆爲造物所忌以其不識時務故也弟年來落魄無聊大都坐此戇輒一生亦自甘之耳不敢改轍與公同病能相憐否何時晤對念之惘然

與熊劍文書

臥病月餘生平知已視同秦越蒙大菩薩破格相爲仗義輕財求之今日不可多得病夫何福得逢鮑子耶計前後破鈔不貲心甚媿赧誠恐一旦不諱何以酬還今病少差請姑聽之於命倘藉洪福勿藥有喜皆仁人之賜也如必需藥求發湯飲足矣人參決不敢領乞垂諒

答友人

病鶴失足於虞羅主人憐而收之恩養備至日久弗承權與病鶴窘矣不得已求食於外主人意其不返也責以負恩病鶴無以自解笑而已鶖鶩自矜儀羽翩翩雲霄之外一旦戢翮羣中乖遯腐鼠之嚇猶自號於衆曰吾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也天下其誰信之偶舉二案請公評唱

柬東林諸子

市人有弄猢猻博米作活者數年一來得粟十鍾一年數來不過升斗一日數來訶斥隨之矣老猢猻來此數數幸主人賢不見訶斥猶受升斗之賜饜足之道獨能無媿於中乎趂此秋高氣爽正好領著猢猻別求作活冬間再來未知尚有抄撮之獲否一笑

慰海雲首座

臘月三十日到來大人不免娑羅雙樹間脫去古佛猶然所恨海雲法幢隨建隨倒遂致華亭船子適去適來從此土曠人稀知音者少大似雲崩日落顧影自憐徐稚欲來二豎尼之秦失往弔三號遠矣此日那伽大定常存不壞真身他年内紹功動賴有初生王子縱使心喪罔極當知聖諦不為

復願來師

山城咫尺不相聞問未審比來操履何如孳木至云已受海幢記莂且驚且喜大廈將傾賴有梗柟豫章為之撑柱欂櫨散木自分不材甘老山澤用舍各自為計耳承手翰見訊深感遠念年來賤體多病城市無緣林泉有與子復禁足不出誠恐相見無期雖然水在盤中月在天上未始無覿面相逢處區區形跡離合不足道也厚惠拜領雀舌馬牙受享清福不少

與莪明師

無心道人近有健忘之病雖極關切事放下等諸流水孳木至云公昨臨別時留下一箑囑作古風

詩回憶惘然乞便示及庶得踐言數日經營破屋為今夏安居計無事望見顧作竟夕談

徵徽笠索角黍

躑躅未飽石燕羣飛悉盡歸路之巾轉乞西河之蓋五絲角黍請與簦笠俱還九節菖蒲更枉籃輿共賞

答人借書

年來懶惰成癖葛藤故紙束之高閣久矣今夏蠹魚安居其中自謂可以飽食過日忽聞客來借宅

不免一變傲僻令拔宅俱來倘借宅者仍恭敬入前轍彼當三處安居依光不奈之何若為修治房舍則無安身立命處也一笑

任大通與城中諸友

弟散人也賴惰成癖暫住古刹無異空谷望丰石如蓬瀛阻鷲潭如弱水二三知巳往往買舟相過一茶之外別無可以爾鍇者與盡而返送至江干一揖而別無復過城答拜鮑子知我嬾也或能以格外恕之則此間可以久住長為農夫以沒世爲

一造物見妒令一敗興俗漢責我以逢迎之禮則腰包出門別求活計何天不可高飛耶揣計已定質之老兄以為可否

與而卓西堂

幾欲到城相訪奈久嬾之性一入郭門便覺兩足蹣跚徐疾不能自主所謂久別城中禮數疎也知我如公當不見責晤二三知巳望為一道其病庶得去住自由不為世諦拘束閒雲野鶴將終老於林下皆公等賜也一詩奉呈乞鑒區區

與羅戒軒

今望先生近有萊蕪之窘不肯作監河之乞有血性人忍坐視之乎彼欲得一金付其弱子作活大地莽莽無可與謀謀之徹骨窮漢亦大奇矣窮漢不能獨任願與兄各分其半成此一段奇事媿天下之為倉中物者許之否窮漢已許之矣

報人索字

早起寒甚強書報命十指如懸椎禿筆如敝帚殊媿塗汙聊塞責耳猶待晴暖當圖一晤

與伍秋農

明日不還大通在梅園過冬甕亦米咲黃齏有被蒙頭靜觀一陽來復亦快事也惟恨餅無貯粟不能為無米之炊求惠脫粟數斗成就窮漢一段清福古云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公以為然否

與黃鏡心

聞善人吉宅大作佛事轉一藏金經般若放光卿雲呈瑞與希有也為之助喜弟近卜居大通深來

省幸一見顧留住數日聽松濤觀烟雨亦快事也

與香山諸子

一別兩年氣力精神大不如前昨忽有大通之行眞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也僧從東來得悉諸公起居淸勝深感種種護法不勝歡喜住大通後從此多事抛却蜜果子拾得苦葫蘆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山窮水盡時未免累及知己足下得無憑婦見哂耶

答雙桂大師

世間有三種病痛最是難醫曰俗曰貧曰嬾比來因嬾得貧因貧得俗爲大通粥飯之計不免借貸於管城終日鹿鹿不休惟未入城耳安知將來不爲造物小兒驅之而去耶三者相因世醫拱手大醫王何以藥之承示知有問症發藥之意深感垂念何時晤言

答僧

至人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倘或滯事執心兩俱無得

元日與雙桂大師

新年佛法與世諦流布大通破院一頭頑牛不牽繩不搜耙日出三竿鞭驅不起世界之大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且道與佛法世諦是同是別望空頂禮遙受痛棒專遣小價親來領去偶和佳詠錄呈法座還作文字會去得麽

借筆

毛穎老且髡矣久已封之管城不堪復用中書門下當有新發之雋求撥數員備供指揮伸紙延佇

借米

今早粟瓶作怪扣之錚錚有聲無以實其腹塞其兌惟仰屋耳戲作庾詞呈笑禹湯文武皃繹龜蒙玄纁黃絹豆區釜鍾請叅

借錢

空拳坐窘窮寇合圍四面受敵無計策應乞援於大國借我銅甲軍三千名以備緩急解圍後當照數撥還不敢久稽有損軍實

與程維翰

鱗介羣介弃與觧網之慈閭閻愚民視作希奇之貨衆生宗業難逃小人冥頑不靈至此大易謂豚魚可孚似虚語耶一歎淨檀緻復貯之記室後來美事不少便當相聞

再與程維翰

今早略施權巧校人惛然轉念豚魚可孚鱗介再生矣望駕一來快觀圉圉洋洋之得其所也池頭延佇

與胡大鑑

諸子大癡欲求佳筆老僧大鈌代爲之請老弟大慈悲能滿衆生心愿耶來紙乞納下待興發時方便爲作一兩幀不相催迫也

與鄭珠江太史

古德云學士朋半日老僧忙一天此是俗賓逢俗主昨暮相見却是閒忙俱遣雅俗雙泯不妨賓主奇特若作世諦會去錯過不少作聖解會去錯過亦復不少畢竟如何折合待公再來木樨花下然欵商量

答僧

兩處門庭且喜有主但未審空生果空覺王誠覺否遥致一問憑師傳語年來嬾拙成癖所委文字不敢固辭不能多及聊出一篇勉應來命年年壓金線大都如是莫怪貧女慵拈針黹也呵呵

上報資和尚

大作垂示法音宣流頑石點頭肸蠁布寫連時病作未得恭詣法筵頂禮鳴謝偶從藥爐邊搜枯奉和漫成四首錄呈記室乞有以教之滿擬荔子垂

丹時奉迎法駕屈臨荒寺日者節屆端陽大通烟雨浪得虚名此時士女雲集歲以爲常從晨至夕往來如織塵坌皆除縱橫几席真覺熱客惱人刻欲避而去之屆大象而遊兔徑似非所宜聊具荔子二筐暫充法喜之供俟秾穢屏跡荷花吐蕊時請更卜日埽逕擁帚恭候慈航祇聆塵誨當不見却耳

與楊式公

聞有疑運斤之語謂有少補於澹山非通儒之論

也莊生寓言十九取譬者多藎以人之相知貴相忘於形骸之外故能當機而投迎刃而解是即大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之旨也斧之斵也班倕之能也郢之正也陽雪之和也彼以二語附會成風固哉小兒強作解事一㗲

答雙桂大師

數日士女雲集大通幾至陸沉今稍息耳荔枝尚有數顆在樹早晚爲鼠雀所耗明日見顧可供一飽遲則傾筐墍之矣梁王老詩序見委大類啃痂

身賤言微何足爲重雅誼不敢辭願得全集卒業當有以報

與羅戒軒

鄭今望古君子也固窮閉戶不事干謁缾粟屢空爐烟長冷日惟忍饑著書妻子賢甚相對了無慍容予爰之敬之媿綿力無以爲助今住大通相去遼遠不見三月忽聞已作翳桑之殍爲之悲悼數日惡作往往輟食當今第一流人物乃遭此第一等不淑造物者固不能辭其責我輩反已能無內愢於心乎佛山知交不少竟無升斗之貯起窮士於溝壑猶可浩歎絕交論不可不再續

上報資和尚

荔枝生於孔道者半飽熱客之腹是以早收一株托根幽僻幸得全其真味久之香越林外恐爲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傾筐墍之再獻左右方之前日生熟酸甜不無差別明眼大人驗過何如

索石

平生堅癖不減米顛聞有怪石必思致之日來修

治破屋龕就苟完欲得介友朝夕晤對庶不寂寞聞穀城公久在堂下請以賓禮肅之虛左以待幸爲勸駕毋尼其行

與林梅村

向暮造謁得詠佳作還山幾日齒頰猶津津有香氣未知再得班荊共商風雅獲窺全豹否承許授粲缾鉢生色如約走領并拙作奉呈當發一笑也何時過我延佇

又與林梅村

日來文通堆案蝟集山積應酬不暇尊委竟遲至今想見原宥耳初擬各體俱錄不意七古未畢紙已盡矣此中多不合時宜之語乞爲祕之大通早熟失收外無盤米內無生計昨承布施今已空甁不可復請且得立定脚跟與二三徒衆食粥飲水不化緣不應赴不攀援於城市看造物主人尚有轉身處否獨有一事不妨豫爲之計迄今大火已流授衣將及同住僧行多半赤條條一絲不挂今冬風雪近海殊甚何以禦之不已謀之知己宅上

質店想有破舊綿襖不值錢不堪用者求爲掌櫃尋覓兒惠數襲所欲得者實賴禦寒不求精潔不擇僧俗皆堪補綴成衣所謂青州布衫重七斤三十年來成一片也何必白氎屈眴耶公爲世外知己應有綈袍之戀故不自外便字奉商倘蒙賜諾請俟明日遣人領回析洗拆補衆手成衣寺中徒屬得藉挾纊之溫實拜吹律之賜晒神幸甚

與胡大霖

聞老弟近有鼠燈之戚爲之愕然我輩晚年骸輀在世有室家之牽出世有徒衆之累根不能舍而去之老弟今無牽帶正忘情入道時也獨念幼穉兒女呱呱以泣內外親戚嗚嗚臨弔未免攖情置之勿復道也久嬾不到城市弟所知者未能握慰然亦無可爲慰在達人道眼視之莊缶一擊猶覺多事況世諦耶一香遙供納之

與黃葵村

不見一月忽易葛爲裘人生幾何多被寒暑推遷銷磨意氣念之惘然林下無聊偶和前日來韻及

長公古風錄呈記室堪噴飯否

慰鄧俊公丁內艱

遽聞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往生極樂歎惜良久伏惟居士純仁至孝嬰茲大故苫塊中似難解於哀慕竊以太夫人夙植善根安時處順寂滅爲樂固不等於斷常孟孫才以善喪蓋魯當有出於恒情之外者羔柴泣血仲尼目之爲愚先王制禮不可過節昔有明訓萬祈抑情節哀勉加飦粥保嗇顯揚遺體慰甚望甚本擬躬詣素幃祇山齋冀年

來老病倦尋蕣於跋涉専遣徒衆趨謁誄詞一章奉獻覺位聊致敎外荒唐之論不敢以世諦相質也鑒亮鑒亮

復化州廣文李爾侯

山澤之臞文質一無可采兩承高人盻睞遠札見招駑駘欵叚不敢不努力馳驅以報知已憶前歲先生在連時弟年雖邁而足力尚健遊興未滅慨然欲往而終不果行者因緣未湊耳今老矣志氣日衰筋力日憊雖有登瀛之名不能赴矣辨州

名勝昔日經遊立石江釣魚臺至今猶在心目況有高賢秉鐸茲土山川應爲增色豈不欲買舟來踐前諾但以久病之軀譬如蹇驢疲馬不堪鞭策雖欲強以登陟未免蹶躓之患但得不銜不勒散誕於溪山水草閒足矣他何敢望草草報復

與徐鐸愚

嬾性不入城市平生知已彼此不相往來水在盤中月在天上無時不見光景豈以形跡哉前承佳詠見寄囑和多時未有人便置之耳茲錄出呈敎

弁和諸公之作付侍兒送覽堪發一笑耶何時少暇過我快所欲言嬾於筆墨諸公望遍呈去

與羅蘿石

久不過我想此時籬菊盛開有餐英泛酒之樂嬾人閉戶不出盆中所植尚未放花先有零落之態恰與老景相似名園中當有餘芳肯分惠一兩本耶㫁佇延佇

與雙桂大師

昨茱萸會愚闗老人拋在無事甲裏意華林必有

大故後聞人言乃往應香花未暇及此耳梵音清雅令人樂聞大寂光中想應側耳解頤一笑

答饒平廣文容西渡

弟嬾人也大不理於流俗得半把茅送餘生足矣去秋忽作妄想擬借名園爲匿影計還復尋思古德有言山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實不宜是以中止別後有太通之請姑勉就之住此一年絕跡不到城市望羊石如蓬萊阻鶩潭如弱水亦以成吾嬾耳貴伻遠來得接手敎具悉宦况清勝滐蕎

存注喜慰無極先生此行聊借遷於一毬鵬程遠大姝未可量弟如斥鷃鶯鳩之翱翔蓬蒿飛搶榆枋自謂飛之至矣復過望於垂雲顧我耶解鈕歸田再了前約不敢更作妄想矣雖然月在天上水在盤中無時不相見豈必以形跡爲哉香浦贈行補作一章自書鄙懷並述夙昔之誼非敢言詩也過目置之幸勿災梨

與海幢首座

快聞大樹垂蔭南天誠非樗散之可比亦曾憶有

豐樂郭駝否比年錐子也無無可爲意寺中石搨金剛經一卷幷書獅子頌一篇以贈金剛欲其堅利也獅子欲其雄猛也以堅固之戒體秉犀利之慧刀發雄猛之機用天人肅立凡聖交參不妨奇特大通老矣佛法不現前不能成正覺當堅坐道場息影樹下旁觀海幢建立不負昔日相期之意固所願也

答廣寧蔡明經

指代之年不堪負耒聊代耕於硯田糜給饘粥營

諸不前枝上剪彩爲花僅成形質却無生意承謬過當不敢任也

慰李廣文內君卒於旅店

頃聞尊夫人騎鸞西去廣柳南歸木石無情不禁愴悼欲遵世諦俗制格之遙望覺旌悵然神往竊念古人以宇宙爲逆旅光陰爲過客縱令屬纊閨中亦蘧廬耳莊缶之擊所以能爲逍遙之遊也幸以此寬譬圖南伊邇豈復更爲兒女子態耶抑情加餐爲道自愛心香遠致乞鑒區區

與楊式公

遊山雅事也乞緣俗甚得心應手俗者雅矣束手裹足雅反爲俗公能爲我轉俗爲雅乎舟車所費大林一葉耳慨然幸

與霍西牛

入富春如入寶山目眩心悸欲取不能欲舍不得只得一場懡㦬歸至沙口夜半舟破幾有過涉之災豈山靈逐客耶到大通數日爲之不快未能作記客補之途中奉寄一律錄呈當悉遠懷不勝吾

菀裘也倘與此中有絲買斷竹溪無別主且有成就終始之人尚能再來否則徒託諸空言老年往返跋涉殊不易得止添得數首乖詩無益也吾兄以爲是否

與張明府子白

寓跡人間勢不免於沾泥帶水時刻爲尋山終老之計前已面陳非妄語也昨到陽春覓得一巖郎欲放下因緣未就姑歸而聽之造物拙作奉答弁春遊詩呈教鮑子知我乎

答人促文字

我有兩我一禪定我一文字我凡作文字時須聽禪定我放叅方便從臾伺其懽喜管城君乃敢受命來諭不無欲速姑俟之得請乃報

答霍西牛

歸路舟破幾有過涉之凶高興索然如冷灰忽接手教見招蓬萊可以飛渡武陵許以問津不覺冷灰復然卽欲結束與諸公同來但今結夏在卽偕制不得出門請展期至初秋解夏後乃踐前約何如不悉不悉

慰雙桂大師

頃聞雙桂林中折却一枝嫩桂驚歎良久知明眼大人定能以幻泡視之無可言慰偶念昔年作一創論不妨舉似云善男子世出世間有三種福緣一者出家早二者聞道早三者捨報早前二種福人盡知之末後一種則皆諱之謂之不祥孰知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往往先勤後倦進銳而退速漸至晚年理不勝慾志弗帥氣流入他勝不自

覺知反不如報緣早謝俾正信不失隔陰不昧翻身再來出家聞道猶爲未晚此乃不幸中之幸也然年迫七旬行半九十蒲團上衣綫下綿密工夫大不如前早晚待盡惟恐前路迢迢山窮水盡未知何如實幸中之大不幸者不意三歲龍駒竟先駑駘病骨而逝也頃以此旨達之覺靈當首肯之俟我於渥洼之上

復鄭給諫

昨詩寄懷有九棘三槐之句聊取比對非著意出

之不意耶筆濤班一旦置身臺諫前言乃爲之兆也北雁南來得接大教深荷存注橋頭密約靈山囑累打成一片何患一席坐具頃刻不爲金地耶貯之懷抱足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容勉強也是否

與僧

諸方是箇染師設下幾箇染缸靛缸染青茜缸染赤檗缸染黃皂缸染黑二缸和合染爲間色惡將一片淨白絹素投入便有文采可觀老僧此間只

有一缸冷水清活活地不能染色只要還他本來面目絹素投入漸久漸白要成文采了不可得或有青黄赤黑投入打洗良久漸還本質耳緣此開張二十餘年一缸清水不曾動著些子罕遇其人持絹素來染縱來不久失望而去開智者欲來就染未知求文采耶還本質耶若要文采外邊染師不少請決擇之

與程維翰

紅低荔熟綠暗荷香眞堪高人鑒賞奈烟雨迷濛西流暴漲咫尺鶯潭頓成巨浸欲圖一晤殊不易得隔江悵仰爾荔一筐奉供記室天晴水消未審能過我否枝上餘果猶堪對嚼也

與殷靜功

委頓連旬萬念灰槁高人過話半日生意勃然眞枚乘七發也別後雖寒熱微作不爲大苦想當漸差耳何時再顧隔江延佇

與黃葵村

今歲離枝實少而味酸卜其漸就枯槁大似我輩

日迫桑榆相見無幾邀老友嘗老果亦及時行樂之一不可不來藉此爲數日之歡

與胡大靈

離枝樹老子稀傾筐墍之尚堪一飽能過我否知公視鶯潭爲畏途乘興而來當不等于天塹也葵村可拉之俱

與樊大機

霖雨連旬離枝幸免熟客攀折比日將熟鼠雀饕餮不可久留味尚酸傾筐墍之矣欲藉此奉邀爲

竟日歡喬梓能見過耶埽徑以俟

上報賚和尚

寒食時恭謁丈室深荷存注別後嘗銘諸懷連日滯霪兩有離支之約恐不能踐敬致一筐少充法喜樹漸老果漸酸大通守院僧亦復如此大人何以藥之

答楊邑侯

岐路贈言信口說出不自知為綺語為寓言也若作文字會去錯過不少尊作見到說到置諸懷中

一日三復待公心空及第衣錦還鄉時無刻不相見也泛蒲熱鬧大通幾至陸沉幸早避去得免煩惱歸後腰脚作痛依舊苦境難免中宿之約不獲踐言悵惘而已啓行稍緩拙疾旋瘳自當牽勉一來話別

又與楊邑侯

江水氾濫破院幸不淹沒但早旱多蝗僅半収耳至八月恐懸磬矣姑聽之造物援手救知行在末浣本欲附舟圖晤奈老景侵尋舟行觸熱恐瘤委

篤萬里風雲心馳目送之爾一花一果江南所無倘不惜費當隨行李歸植庭中如見故人

答友人

嘗閱元祐遺事慨然興歎謂世盡君子人無善名世盡小人人無惡形善名之立小人聲之惡名之著君子成之老子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信夫委題黨碑請筆其說於首何如何如

與姚令公

逕穀城公於堂下惠然肯來得我心哉重以筆墨茶扇之贈貧兒暴富矣既拜嘉貺乃汲江瀹芥茗臨風獨啜賦詩六首長歌一篇用志昨日相見之緣與平生願見之切隨研徽烟搦雋穎就佳箋作蠅頭小楷半面以呈鉛槧久荒心手扞格幾不成字遣侍兒馳納當發一笑

答西寧明府李雲樵

龍尾車圓轉如神靜則虛中無物動則膏澤下施大人出處亦復如是石門之遊幾欲踐言屢為老

病所牽神往之矣九秋初浣樊院公技瘋而遠旨
道見顧具悉與居深荷存注慰感交集細讀佳況
乃知桂冠神武長歌歸去數日暫泊崧臺之下扁
舟詣之猶可及見尋赴知己之請買棹前來獨人
遍覓不可蹤跡意已解維悵然而返改歲一月郭
君執圃過寺袖出手翰見寄詩箋聞駐節西寧待
命卽發早晚無期卽欲追送恐不及面臨風咏詩
聲出金石一唱三歎如見其人聲應氣求似不必
以握手爲快也奉和來韻一首并和郭君送行原

韻一篇錄在扇頭附郵遠致情見乎詞可當面別
否聞廉吏歸田將以長壽爲菟裘此間多佳山水
龍門舊有藏書雲臺上有仙觀可以讀書可以學
道一官匏繫五斗折腰未足爲知己願之也詩中
略陳此意用遙送之心先往矣乞鑒區區相見無
期歸途自愛

答張明府

霖雨浹旬幾有子桑扈之窘獨居一室遙想高風
形諸夢寐忽承精鑒見頒眞是應時及節果腹而
歌之忘帝力於何有感謝不足云粤中荔熟在夏
至後此時尚早微帶酸氣但恐熟時未得便寄先
貢少許倘貴役有便箱期當獻芹耳今歲貧甚甚
上果已作二月新絲三月新穀矣然方便充貢不
難也

候姚令公

南方作失名杜不免竊天借寇東林延佇宗雷莫
怪逢人說項衆生煩惱中博得大人一笑否古詩
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妄意易曾

字作妨字何如何如長歌一篇略述輿情且道是
世諦流布是法爾空然

與羅戒軒

中宿歸舟右足酸痛不可禁忍既無濟勝之具囊
中無探勝之貲左右無逐勝之徒更有一無居亭
主人無一字見及聞此公近有端木之癖悅與弗
若已者處兩老人一旦不請而至不見訝耶且遲
之有約當往可耳

與張明府

數百里買舟僅得兩日聚首坐隱先生方有事於玉局如許離情別緒十不吐一悵然返棹尚冀舟車入郡便經大通得剪燭西窓快談一夕也歸後腰足大痛不便趨走誓去破院養痾近處公果能來遣小徒相聞便得一歸接教人生萍梗耳聚散無常江干一別猶勝溪橋三笑也

與胡東憲

去冬夜話寒齋似有天人撮合別後緊閉松門獨把茗椀猶覺淸風襲襲也再來之約聞在花朝延

佇久之忽經上巳不覩旌旆之臨每爲惘悵卜占一律奉懷并近作錄呈足病避喧未獲躬候晋此致意駐舟郡城遣小徒相聞便得晤談

與友人

連夕爲蟣蝨所苦爬搔不寐起閱宋史稗鈔載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侍朝忽有蝨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卽去須一言遺發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荊公亦爲解頤讀至此不覺失笑惜其文不全戲爲補之別紙寄覧當發一笑　爾體則微爾害實慘利口剸膚小心大膽膍膏脂以自肥飼疎虞而竊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噆嗒背脅罔知悔憾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致貽牀第之嫌甘受觴竿之濫是宜投之四裔豈可從其末減

答　塊然

先生奇人也才奇品奇無一不奇指畫稱奇奇之一斑耳前詩急就未盡所奇別後乃賜言之題奇

詩不奇殊覺可惜書呈索笑

答王裕公參領

幕府居亭奇主也塊然先生奇客也主客相得奇緣也山僧碌碌無奇一見如故又奇遇也承詡過當矣評訂社詩因有懲於前草草報復見徵心動繼和五題書於便面教之

與姚邑主

匿影林間如坐井底外邊事寂無聞見數日人來得聞佳耗深喜公論大信天上金雞早飛來下金

于望之中宿公來省再顧大通竟以外出不獲面

別深以爲悵羅浮之約想弗果矣東憲胡公已來

信安否望之甚切乞見示幸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六

東樵山人跡刪鷟著

教誡書

答人論非時食

承詢我教以過中不食為齋謂近於矯大不然也此制有遮無開教中實含三義一以寡欲斷妄為義五欲惑業唯食最先易生妄想是故我佛斷絕務令精進行道此即儒教所謂食無求飽發憤忘食之意也一以取中為義諸天早食佛中食衆生

晡食餓鬼夜食吾徒學佛當取中道即儒教所謂執中用中之旨也一以不忍為義念地獄餓鬼日夕饑虛之苦故不忍食即儒教所謂一人有饑猶已饑之不忍獨飽也承云住山淸苦叅禪勇猛疾病尩羸三者不妨弛戒更大不然夫住山豈徒餔歠叅禪務在省事百病多從口入三者正宜少食淸心不見世尊當日雪山忍饑日中一食後來比丘有病悉令斷食七日此非吾徒榜樣耶出家兒志求出脫生死拚身捨命割愛斷恩骨肉口腹一切不顧方與學道少分相應若乃情欲未斷妄想紛飛蒲團上不問本叅之有無唯計粥飯之早晚冀其弘道無有是處足下儒者止知有飲食男女為生人之大欲獨不信有超出三界宇宙間第一流人物耶草此報復幸別具一眼

勸人戒酒

陳眉公云名妓翻經高僧釀酒雖非本色亦覺有致此戲論也念之可為汗顏夫以名妓而比之高僧辱甚以佛法等諸歌舞甘自同於酒徒尚得謂

之高乎律制一滴不得沾唇何況沉湎願師痛戒常以鴆毒視之

與人論販賣

子貢貨殖仲尼鄙之在世尚爾出世之徒可為商賈之行耶常見當今衲僧厠身叢席販貨奇邪入賤出貴長以此為生活自文其過則曰猶勝於沿門托鉢也孰知分衛而食實遵前軌邪命自活罪犯僧殘豈可顧惜俗人體面玷辱如來門庭耶孰重孰輕不思而已以為是否

誡修飾

語云爲僧甚易貧而糞埽衆稱樸實富而華飾咸羨莊嚴予謂爲僧最難貧而襤褸招嫌俗眼富而紈綺取笑大方學道人當以內美爲重皮相爲輕寧使襤褸招嫌毋爲紈綺取笑也願與同志勉之

誡貢高

爲學之要先發信心次辨肯心末後存箇虛心蓋不信不入不肯不成不虛不受也近見一輩傖父無知罔識開示不信鞭策不前徒自空腹高心不

樂請益一聞藥石諱疾忌醫終身向漆桶裏東卜西度了無出期如是之人世醫拱手請退三舍勿入我門

誡畜財

古人作字利旁有刀錢一金而二戈謂利少害多旁有劫奪之患也多積聚長慳貪爲我輩生死種子如法比丘不畜穢財必令淨人知是所以尚廉恥而懲貪吝也學者實宜遵守毋爲孔方先生所惑

論外學

一切文字乃支撐門庭之具非敵生死也古德教人經律論外許一分涉獵外典以資輔教論義匪徒專志於此而已孔氏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儒教尚知務本可以吾道不如彼乎

誡弈棋

十年前僧從華林會下送僧行脚此僧年少黠慧常好弈棋衆稱國手予恐其習氣未除學道無分臨別贈言借棋立論末後痛劄深錐令知悛革今

聞其歸自匡廬無半點衲僧氣息生死事毫不挂懷終日對客抄譜覆局面目可憎與俗漢無異近聞其將受記莂爲之握腕太息傷佛法之陵夷也此僧已矣猶冀後車深戒前轍毋負老僧拳拳之望

誡賭博

年來賭風大熾常有不肖子弟一擲破家不敢歸見父兄夕宿古廟蹲坐兩廡旁人譏之呼爲羅漢又有劣僧毀戒逐隊呼盧日夕不食竟忘儀範祠

佳鄙之目爲餓漢彼以惡類而得美名此以好人
而甘同乞丐人固有幸不幸焉吾爲同輩羞之請
以羅漢還其餓漢餓漢復爲羅漢何如一㗛

與人論學琴

吾家有一無絃琴藏之久矣未遇知音不敢草次
聞老兄酷嗜音樂故出以獻此神物也非桐非梓
非宮非商無始劫來有一無位眞人從無陰陽地
種就無影之樹斲以無手之工鼓以無指之師聽
以無耳之人和以無孔之笛節以無聲之鼓雖處

匣中嘗作枯木龍吟大音希聲老兄未之聞邪區
區吟柔注卓技之末也非我輩所當學覿面鍾期
不敢自外偶和東坡古琴偈奉覽當發一笑匣裏
無絃也有聲何須出匣向人鳴人人盡有孃生指
何用從他指上聽請參

與人論畫

常笑古人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石以有限之光
陰事無益之筆墨王宰今安在哉而兒不如王宰
者乎我輩方寸中現有一幅眞山眞水舍却自己

家珍向外馳求越有累自性源總甞毫無關於己
非徒供田舍翁粉壁覆瓿之用耳可惜可惜請足
下進而求之於道

論字

宋儒朱考亭生平作字必正席端坐然後下筆或
問其故曰非求字好唯要心正彼儒者尚知返本
吾徒終日揮灑毫無半點關心眞令媿殺衛夫人
云王逸少作書咄咄有生意問如何是生意請參

論詩

風雅一道至今日猶吾宗之末法也止存格律絕
無性情譬諸枯椎豎拂之家但知鬬湊機鋒向上
一著未曾夢見賢輩學詩當知三百篇是如來禪
漢魏六朝是祖師禪初盛中晩是諸方禪今之作
者則野狐禪也取法欲上立志欲高請以古人爲
師

論文

巖頭奯云從門而入不是家珍胷中流出蓋天蓋
地此通宗妙旨亦作文家祕密陀羅尼也今人作

文多從門入譬如乞鄰美服非不炫耀可觀究之長短廣狹無一稱體果屬已有自然冬裘夏葛熨貼得宜何必九章十二旒自取不衷之災乎吾輩爲學但得胷次灑然便有一篇現成文字滔滔流出如三峽之水不可禁制所謂蓋天蓋地也足下信否

與人論律師嗜酒

素律師之辨不過覆藏家醜耳惠敎高僧傳考時與地果有兩人律還京兆酒屬長沙若風馬牛之

不相及千古疑案不辨自破毀戒犯科之徒無從藉口矣匪質高明錯過不少前懷素且置後懷素得無亦稱律師耶是一是二再求批答

答人論應赴

此有爲法也如來住世曾未之聞自像法西來暨及震旦乃有權敎聖賢善觀衆生心量妄想顛倒起滅不停不得已設爲實法以降服之令其依文順義禮誦懺悔萬一收其放心皈依調御是之謂應有所住以炎其心較之無所住以生其心者相去遠矣像季中葉流爲末法人心蕩然不信因果乃有因地聖賢出現於世懼以地獄誘以生天令彼延僧禮誦發其歡喜向往之萌是之謂事佛本有功德較之事佛本無功德者又復遠甚江河日下幾圓僧相便爲飲食衣服之計受人敎請毫無專誠一啓法筵則梵唄朗朗鐘鼓喤喤如俳優登場撫節按歌令人歡喜其於功德實未曾有也南閻浮提多以聲音而作佛事初地聖賢姑爲衆生衣食之計啣此三臺妙舞而消息之是以非法爲

法也居士下問不覺微露家醜爲之長歎

與東林諸子

諸方規矩食烟則遮檳榔不惟弛禁且縱其過午啖食非法也二者律無明文自流俗視之共醜惡則一爾煙檳盡能醉人例之以酒則宜俱遮若云療病例以藥石則宜並開若以臭味薰蕕相較勝劣則烟有俗氣檳有婬氣曾見高雷廉瓊四州男女狎習多以檳榔爲合歡絳唇黑齒竟成蠻俗有識者見而羞之豈可以如來門下堂堂好相作此

飄態漸染婬俗乎此禁不能遍撓頹風凡遊我門須體此意

辭齋

昨暮受請今日午齋時洗鉢以俟適貴伻來速客詢之乃聞設齋於教門之茶坊鄙人自從出家永誓不入肆席慮其有玷僧體非矯也茶坊之設本以爲俗原非爲僧座中歌舞讙呼大半市井無賴之徒一大比丘厠身其間多致譏嫌自辱固不惜如佛祖何再三思惟是以不敢耳厚供心領望與

鷄潭諸公晋作一日之歡他時見招請一蔬一糲設食於高齋當來展鉢以續前緣不罪拘攣

誡積聚

昔人拙井得上古窯器縮項膨腹世希有而罕見者主人不識以爲撲滿持歸貯錢其子識之曰至寶也不可以易散之物壞難得之貨請易之不許積貯將滿而撲矣其子忠之陰竅其底爲漏滿器遂賴以久完今予貯錢器滿則撲愚竊以爲可惜請竅其底以洩之庶幾身名可保許之否

代示尼衆

丹霞辭處山中遠在天末非若附近道場可朝發而夕至也汝等尼衆不遠千里結伴買舟衝冒灘瀧齎持貨重特來本山設供此種好事世稱希有然在老僧視之則謂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何以故夫齋供求福乃在家善信積聚財帛增長慳貪故我佛權教勸令布施種有漏因結無爲果然究竟三輪體空四相無住方稱極則汝等出身巾幗既與丈夫異相辭家學道剃髮染衣爲如來弟子

爲大愛道兒孫自當禁持長物不蓄穢財無慳貪之可捨無癡福之可修奈何捨却自巳家珍向外馳求穿州過郡作此饒益之事乎丹霞自澹和尚開山即勒石山門禁絕婦女至今數十年未常有尼衆入山問道者何况齋僧耶因念汝等精誠懇求攝受是以權開此禁受汝供養可一不可再也本山大衆老實修行棲心澹薄不求利養不喜攀援佛制比丘不得遣尼勸化得食不得受尼指示食今特爲汝受供縱無過犯未必歡喜且廣韶二

郡相去遼遠半月程途中閒不無風波之險意外之虞幸而水陸平安往還無事實受龍天之庇一旦不測萬一強暴侵陵虎狠鯨逐衆中有一不如意回家便謂求福無驗退息信心大不可也又律制比丘不得與尼同船所以明微別嫌也以此類推則尼衆亦爾今同舟之人與操舟之人未必盡是婦女半月之內男女混雜雖清白無玷易生譏嫌大不便也今聞汝等各各還家毫無恐怖不招物議不可謂非三寶加護之恩大衆修行所致也

事屬已往不妨戒之將來慎毋再踵前轍並來決不納受也并爲傳語省會尼衆咸使聞之各守本分修行辨道持律參禪閉門少出出見大僧須恭敬避路切勿高帽廣屐裝扮江湖招搖作態破壞大乘道家風如是修行勝過齋僧十倍倘欲求福設供須就附近道場如法供養信心銘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若復捨近就遠去彼取此是名揀擇心強生分別去道遠矣佛遺教云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汝等今來是有念有住有修有證之舉自救不了何貴飯僧還欲再到丹霞麼問取無心道人去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七

東樵山人跡刪鶴著

啓

賀鼎湖山湛慈和尚主席啓

恭惟湛公和尚門衆楷模諸方領袖古策曾爲探水客幾回撥草瞻風空拳喚作山翁獨自移花買石時節已至道俗咸欽古佛舊門庭歸去橫擔榔標祖父開田地重來空把鈕頭石門禪本無文字三乘攝入上乘梅子熟莫問酸甜五味只消一味

某久居門外漫同矮子觀塲偶入籠中親向望州相見揖手一別轉盼七年夙有住山之約夢寐難忘後爲浮海之遊蹉跎乃爾曾遣侍子親承玉麈之塵可惜癡兒虛入寶山之室欣聞法王出世雲水駢臻却笑猲獠掩關霄壤遠隔他時水乳直待因緣此日葛藤未須覼縷敬修寸泐遥候興居際兹炎蒸伏惟珍重

送馬臥仙小啓

側聞先生受節書於北闕建節鉞於西秦拊髀以思良將天眷殊殷長揖而拜將軍野情孔切某抱痾歸里九秋有約賦離居安計入山五嶽無緣虛夢想方擬林間歸息與宗雷爲白社之遊豈意天半飛鳴蹔銜霍作青雲之附此日抱琴就道獨爲山水清音他時橫槊賦詩疇和陽春妙曲悵然延佇快鳳翥之高翔叅爾龍鍾聞驪歌而自失方將摳衣祖道其如痼疾愆期聊賦長篇用抒微悃爲

衣作別不無過望之私伏枕贈言更有重來之約

[illegible]請樂和尙還海幢啓 代

暫別三三年吾道豈堪離索分身百千億佛法寧
有去留彼一時此一時顯見神通玅用昨日定今
不定當觀時節因緣恭惟樂公和尙古佛肝腸衲
僧行履方寸地平坦坦凡聖兼收萬里程走波波
險夷一致匡廬水丹霞山輕車熟道幾回北轍南
轅雷峯茶海幢飯闊肚寬腸兩下東撐西拄匆匆
度嶺去却緣家裏葛藤得得入閩來更棲祖庭荆
棘鼓山懸望久矣謙讓弗遑長慶珍重歸來盤桓

正好主人初到皈依盡現宰官身舊令重新權實
總行菩薩道法王從此遠也故山未免悄然雖云
四大作禪牀得坐披衣[illegible]處處只恐十方同聚會
瞻風撥草各星星捨田耘田法堂前近日草深三
尺是月非月空界外昨宵影散千江某等白社舊
遊紅塵過客木樨花下親聞無隱之宗頑石座邊
[illegible]悟有爲之法自君出矣歌殘一日三秋念我獨
兮夢斷千山萬水鞭長不及謾云異地同堂棒喝
無聞爭奈合塵背覺用是凝眸斫額佇看再轉法
輪不禁大聲疾呼直待遙通天耳伏願曲垂方便
俯順輿情返五嶺之牛車整頓祖翁田地廻七閩
之象馭商量水陸程途自抱沒絃琴千古唯師彈
得玅重拈無孔笛一曲還鄉調更高憶歸期數歸
期洞水逆流何日到卯此用離此用好山突出幾
番新舊約甚分明當不食言宿諾歸途須保嗇更
期努力加餐

代丹霞合山請棲賢和尚啓

秋色佳哉滿院清風松竹在時節至矣重陽九月菊花新舊業未荒蕪全憑有主宗風須振起勿謂無人四衆同心大家斫額洪惟角公和尚雷峯嫡乳舵石連枝生鍾紫水之靈蚤受丹霞之記柳溪曾隱豹多年養晦斂光金井暫藏龍幾度興雲致雨顧棲賢僅棲隱之地未應久戀棲遲念別傳匪別出之宗正待還開別業山前一片開田地父有播子有穫當當啐啄同時郢中三唱古陽春伯吹

壎仲吹篪恰恰宮商妙叶歸去來也何幸如之船子本無心料理涉江之棹匡君如有意低垂度嶺之雲五老峯送出山門長老峯迎歸丈室兩地主賓憑互換有佛處揪翻窠曰無佛處建立門庭十方凡聖總交絲某等揣象旨徒爭猶頑漢承事四世備嘗苦辣酸甜遍歷諸方誤中醍醐雜毒翹瞻月指標示迷離側聽雷音提撕聾瞶伏願親援毒鼓高建法幢寶劒當陽截斷南山鼈鼻銀盌盛雪攞翻東海鯉魚然後落艸盤桓細說家常茶飯開

爐煆煉略施本分鉗鎚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無妨我公事靜聽我公言君住君位臣住臣位同是山中人方說山中話重離並照衆渙同歸謙柄勿持異牀當坐

擬孫邑侯請棲賢和尚啓

一葦西來盧祖應寶林之讖百川東注仰山發錫水之祥人傑地靈宗風伊邇時至事起慧日重光洪惟角公和尚丙夜華鯨昏衢蓮炬高風共仰廿年長在匡山悲願未酬一旦迎歸丹嶠際此叢席秋高之候倘茲江河日下之時激濁澥以轉狂瀾全憑砥柱祕幽芳而隱空谷賴有芝蘭父業子承管取烟樓撞破兄唱弟和重將毡拍彈翻某濡首一官折腰五斗琴鳴單父敢誇纖響無絃花種河陽謬擬追蹤叢桂翹瞻蓮席延佇芝眷伏願指點迷津埽除塵坌功勳五位當陽提唱不囊藏回互十成覿面機鋒無背觸新長老舊長老相逢暗度金鍼前丹霞後丹霞一任重燒木佛區區官守盤興未便過橋來渺渺乎懷銀鹿且教隨隊入幸承顧鑒添荷帡幪

擬邑紳士請棲賢和尚啓

至道有權衡從來賓敬通禮敬名山無主客任是開人作主人得座披衣造車合轍洪惟角公和尚眼空一切道冠諸方不出柳溪名與谷聲傳送遠未離匡嶽心兼雲影往來閒逸興遙飛遽別玉淵之席長歌歸去重登丹嶠之堂昔焉衣鉢南來念茲在茲報恩有分今也法幢高建卽此離此闡化無方某等甕裏醯雞隙中野馬曾識丹霞於三椶高處至今心目宛然親見舵石於雙鏡池邊別後眷毛在也是父是子不妨更續前緣難弟難兄正好重尋舊約伏願出師一指示我空拳選佛選官緇素不嫌異路誰迷誰悟聖凡合作同參三生石有點頭時相見了也半山亭無駐足處歸去來兮

代復護法啓

錦水躍雙魚懷中珍重三年字玉淵棲倦鵠夢裏長懸千里心囘首白露蒼葭伊人宛在轉盼嶺雲春樹良晤非遥恭惟社中居士星輝韶石璧合仁陽題壁籠紗逸韻揩輝泉石當機雷帶雄談葯重金湯某兎守棲賢恪稟先師囑累雁來丹嶠廣承外護招邀自顧綿力羸軀未敢一肩兩荷况復地遥勢阻何能東往西撐是致因循罔決去就今喜澤萌法弟許爲代理荒山從此祖父開田任意躬

耕舊業和盤托出當在今歲嘉平杖策歸來恰是明春交泰前期在也藍輿入社三巖高處相逢何幸如之玉麈揮麈雙鏡池邊共話報書艸艸積緒拳拳餘俟晤言伏惟珍攝

冬至日請海雲澤萌和尚上堂啓　代

義轡廻輪道無往而不復葭灰吹律氣有感而必通布法雲於海雲雲行雨施轉拂月以指月月露天空四衆騰歡六種震動洪惟澤翁老和尚禪河砥柱法社干城曾入雷峯之門一笑親承水乳夙膺華首之望幾同仰視雲霄人天勸轉法輪舵石重開生面伯仲傳詩師席直林大展宗風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兩坐道場具見門庭高峻無意無必無固無我重遊嶺表當覩時節因緣念茲叢席秋

高法堂前草深三尺况復江河日下曹谿水浪起千尋歸去來兮欸欸躬耕舊業相見了也看看再整新條五老峯送出山門三老峯迎歸丈室雨地君臣交向奉家山路歸逢臘盡怡山路畱待春來二時粥飯且商量繼起功勳知有法王長子先鋒旗鼓首屬師貞丈人某等秖土蜣丸浮雲雞肋頗知向上却緣眼爲瞎堂開深媿從前未得頭隨頑石點昨來匆草師子吼直待聞聲今且從容寶華王還須踞座是法平等風霆飈掣之下豈無[illegible]

翻身大道爲公龍象蹴踏之塲也有會儒駐足伏
願應時及節赴感隨機豎拂拈椎逢塲作戲錢貫
井索穿牽露地白牛木杓爪籬撈漉澄潭皓月門
外漢應許旁觀堂下人何容擬議宮商妙叶竹看
虎嘯風生啐啄同時側聽鶴鳴子和吾無隱乎爾
當下還我話頭來佛法已現前相將問取首座去

為尹山主請天藏和尚住持東湖啓

嫩桂久昌昌嘉樹垂蔭敷霞旦湧花長脈脈珠江
流水接東湖大冶之門應無鈍鐵快覩霜鍔發硎
朔雪之後必有陽春佇待雷音啓蟄時至事起道
待人行洪惟天翁和尚太白蘭孫雲門乳嗣天龍
會下曾叅血指之禪道樹窠中親授吹毛之記逢
人不出逢人即出卷舒一任乎時十八作家十八
破家建埽皆爲所用獅子窟中返擲無非遊戲神
通菩提樹底行吟盡是宮商妙叶詩傳九帶膾炙

金篦敎演三車提撕火宅祖庭虛席自當手拓乾
坤法運垂秋何容目視雲漢緬玆湖濱梢合賛爲
東邑名藍愚關老人就地刻蓮花之漏太常先子
歸田布祇樹之金一缽一擡似屬多生緘芥千山
千水無非本地風光方期種樹成林詎意懸崖撒
手後賢繼體二湖纘緒弘基舊貫增華雙樹歸根
落葉掀翻窠臼浩然滯宦歸來倒却剎竿久矣待
人扶起十方一片開田地父盲播子盲穫恰好歸
耕一門兩世古音徵伯吹壎仲吹[illegible]

情深幹蠱誼媿居亭暫假天曹林下尋僧問道閒居池館水邊鳴鳥求聲妄意陶潛取次藍輿入社夙欽惠遠相將白拂登壇爰尌湖水煎茶側聽趙州棒喝夙戒竹風埽徑翹瞻香象來遊時佃始和盡道陽春有脚天懸慧日應知鑒照無私伏願奮深队之靈湫三十六鱗到處雲行雨施撾當陽之毒鼓一百八響應時電掣雷鬪典型未墜依然身教惟憑表率琴瑟不調甚者音王莫惜更張行有期來何日惟公命也家裏主門外賓企予望之

爲東湖闔山請天藏和尚啓

恭惟天翁和尚法社長城中流砥柱久默斯要華鯨一扣應蒲牢積厚流光寶鏡初開降魍魎所稱撞烟樓而獨破蹤雁序而先驅者也某等承先師二湖和尚囑累謹守東湖于今七載止供灑埽未克恢弘漸恐廢弛有慚負荷今歲仲冬僧徒乞戒恭逆垂慈演說毘尼宣揚梵網見聞隨喜皆發菩提衆等用是同竭寸誠再申懇請願酉杖錫據室匡徒山主殷勤非啓致聘合山大衆具疏恭迎

諏吉期在明春計日切於望歲從此東湖有主四衆皈依祖父規模再憑申飭斬新條令一任更張常住僧旦過僧賓主交參盡屬同條之貫十方賸面門臘和盤托出誓無自利之私仰請龍天證明恭候法王蒞奪

請瑞塔大師住持啓 代

世諦有經權所貴應時及節佛心無彼此何妨損己爲人祖父門庭子孫繼述難爲弟也難爲兄百城烟水千里同堂誰是賓兮誰是主洪惟天公大德衆林翹楚師窟栴檀木人生此佳兒管取烟樓擁破靈石聚成瑞塔佇看寶髻放光際茲法社垂秋華座猊牀人人從臾況復祖庭虛席鵲成鳩拙在在覬覦脈暮天湖一片雲觸石寸膚慶雲再見今朝南海三竿日現樓莖草慧日騰輝名實未加因緣有待時節若至理事全彰某青瑮閒身紅塵俗吏木樨花下談心深處未聞香蕉鹿途中掉臂歸來猶是夢願聽風幡妙論庶幾頑石點頭講律談宗憑師暨義尋常奇特任我安名羊車鹿車白牛車要使出門合轍有句無句向上句須知異口同聲謙柄莫持與牀常座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八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疏

鼎湖山慶雲寺盂蘭疏

寶鏡正當臺大地千江同印月銀牀初墜葉空林萬木盡知秋物換星移九夏安居已滿時至事起六和清梵齊宣度衆生以報所生攝有漏而歸無漏衆等三界爲家十方同聚草鞵行脚水邊林下恰相逢叢席安身暑往寒來頻代謝顧四恩之未

報愧寸善之無長草草自悉忽忽虛度以大圓覺爲僧伽藍未知歸宿隨衆聲聞受破房舍不解修治徒著袈裟殊慙襟影茲際中元令節更逢白月良宵目連尊者當年設供解懸釋迦世尊此日破顏微笑衆等爰發誠心各陳本願或有恩深罔極永懷風樹之悲或復誼切心交未報巾瓶之德或生平道侶哀短笛於山陽或過去親知發長歌於蒿里多生眷屬歷世先靈生死海中望慈航而共濟幽冥路上設法食以相招伏願秉茲良會來赴

慈顏磬韻鐘聲喚醒[illegible]青蓮白水化爲香積珍饈從法味者寄[illegible]壽域[illegible]聆妙音者齊號哭於笑諸見前僧衆[illegible]直歸家累劫冤親恨海愛河乾[illegible]已[illegible]爲樂斷常斷盡截斷衆流一路[illegible]門全身撥入十方薄伽梵親體承當

募化重修亦菴疏

拈莖草作瓊樓紺宇珠林隨示現納須彌於芥子黄花翠竹好商量創業中興半屬居亭半屬客因仍舊貫一番提起一番新粥唐乃南海名區亦菴爲東林淨社昔年龐居士曾爲布地主人當日惟老師長作中流砥柱滄桑屢變五兵不擾鹿門鄉薙露與歌隻履還尋蔥嶺路虛堂寂莫重來白首之僧古殿荒蕪空負籃輿之約仰觀俛察將棟折而榱崩行道棲禪復上漏而下濕爰綢繆於未雨

方經始於今秋獨念地僻僧貧妄起無風之浪自媿福微力弱難爲孤掌之鳴敢叩大方用陳短疏雖云小果宜有同心當道宰官無忘靈山之囑現前信施齊登願海之船一諾千金信手拈來功德聚尺椽片瓦隨緣合作妙高峯倘發歡喜大心諸佛諸天亦應隨喜若能成就善果百福百祿自爾現成

大通寺化米疏

大通煙雨古佛道場應化聖賢全身示現十方常住灑埽不可無人八百餘年先後頻經易主蓋以衆多食少或復土曠人稀委而去之無足怪者山僧來自雲水跡類萍蓬出不爲人敢云接衆詎意偶來數月屢空三冬海濱多逐臭之夫旦過有瞻風之客食浮百指匏繫經旬高挂鉢囊嬾效沿門分衛磬懸塵甑難爲無米朝炊吾宗無辟穀之禪我佛嚴邪命之戒思惟活計延佇知音遍叩十方

庶幾一遇河潤九里不妨挹彼注茲歲取十千正好裒多益寡陳因精鑿隨緣合作妙高峯豆區鍾釜信手拈來功德聚如何受用報德當在蒲團其或虛消許身甘爲樹耳

募建普同塔疏

生老病死大地同然齎送燒埋道人不免神奇臭腐臭腐神奇何容委諸草莽皮袋一靈一靈皮袋不妨掩以藥裡古塔無縫昔人有樣普同須建四衆同歸現居士身比丘身功德大家隨喜種菩提果涅槃果因地當下莊嚴

為瑞塔寺募修路疏

化城咫尺一超直入寶山瑞塔莊嚴拾級隨躋聖域爭奈石頭路滑籃輿不免攢眉其或雨積泥深白足不無濕脚擬開三徑也須買石得雲饒敢叩十方恰好移花兼蝶至若云吾路平矣大似騎牛覓牛直待不日成之方將借馬還馬

住山乞緣疏

橫線無長乞絲最短旣塵孔易辟穀殊難凝想住山百鳥之花徒歉覥顏分衛五鹿之塊將來貧不向人憐憑誰迴頋儀來驟我去無與立談若果知音不妨諦聽明州布袋乞錢不過百文德山鉢盂計月止求一石油燈繼給免教古佛無光鹽醬隨緣庶使枯禪有味一年十二月大家量力承當一日十二時薄福何功消受可為知者道持贈豈虛來難與外人言笑駡山之爾

募化寒衣短疏

暑往寒來莫道山中無曆日星移物換不妨皮裹有春秋赤體空拳預作履霜之戒束襟露肘難爲立雪之人范叔得無寒乎綈袍當贈鮑子知我貧也尺布可縫或泉或帛或線或綿請送雪中之炭隨新隨故隨短隨長同添錦上之花

爲粵秀山募化修造疏 修上帝殿

萃粵臺之秀氣山傳粵秀之名建玄冥之武功神居玄武之位人傑地靈城裏三山角立龍蟠虎踞寰中六水交流洵福地之精藍實仙源之窟宅也向以滄桑屢變猶存廟貌三楹今雖土木重興常恐功虧一簣三輪未滿有待布金百堵垂成更須丹雘門基尚缺修築堂廡未竟莊嚴大通散人小乘鈍漢從無半字到處樂談偶致一言隔江招手緬維當途宰執在道檀門遇茲勝因何容錯過合

尖結果不妨有力爲之積羽成金恰好隨緣乃爾歡喜地離垢地法雲地十地同歸靈鷲山洛伽山武當山三山竝峙倘信微言當拜厚賜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九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引

爲布地菴化修造小引

黃面老子遺下三間破屋付與兒孫第一間森羅萬象第二間細入微塵第三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山僧借住半生漸覺籬穿壁破募人修造鮮遇知音適來布地菴主將與土木持冊踵門請爲代募山僧當下自救不了何暇爲人雖然如是作山僧檀越必須捨法作布地檀越只消捨財修福修慧兩不相妨給孤遠矣焉知世無長者挈金以往使祇園生色哉若復有人能財法兩施福慧雙修則黃面老子三間破屋尚須借重勿謂道人過貪旣得隴復望蜀也

十二願船緣引

華嚴藏海中有一大願船橫亘十虛周流八極度盡一切有情從五濁海至三德岸篙槳櫓檝帆檣綁纜一一具備唯缺二時粥飯操舟蒸徒未免枵腹舵師仰屋孤掌難鳴爰請諸同舟之智者別造願船十二艘分任輸將一船一舵令有力者主之每月應期致米一石保大願船隨願取足長年三老欸乃高歌與諸智者同登彼岸慶快平生當何如也請各承當毋負靈山之囑

爲某上人化修靜室小引

昔有老宿久住叢林三十餘年不離舊職或問之曰爲僧何者最難曰隨衆難何者最易曰獨住易道箇老古錐一生隨衆却道是難未曾獨住却道是易何以故聽說一偈難者自難觸目無非人我山易者自易滅却無明安穩睡不辭難不取易任運隨緣活潑地只求易不圖難絶頂孤峰屋半間易也乞難也乞時節因緣不可失易亦緣難亦緣三尺乾茅七尺椽有人識得明州老伸手街頭只

要錢

金谷園鶴徵詩引

震澤之皐爰有名園繚以周垣中爲臺榭景物名勝梓澤庶幾枯亭好賢座客常滿海嶽異人多從之遊前列池亭羅致羽族胎禽言鳥群處和鳴耳目聽覩恍如丘壑忽有靈鶴摩空遠來廻翔四顧集于庭堦丹頂玄裳聳肩修項項繫金鈕綴以金牌鐫成四字體類二王諦覩厥文曰金谷園鶴主人異之撫摩鄭重少焉習矣馴伏弗驚遠近傳聞來觀如堵主人愛護慢授幽閒暫闔園扉權謝賓

客登垣闚窺日夕接踵甫及三宿遽旦飛去渺然遠矣援莫止之粤稽石家金谷已屬丘墟珠墜魂銷化爲黄土惟茲獨鶴至今猶存信知仙禽果膺壽考丁令千歲語豈云誣緬此奇蹤古今罕覯用徵雅詠不泥體裁庶續齊諧以資采訪物藉人傳事因言暢壽諸梨棗報以瓊琚

慶雲八景徵詩引

慶雲梵刹佛土莊嚴開闢至今登臨接踵筆花墨瀋豈乏品題粉壁籠紗未留文字頓茲名勝端藉表揚不有詠歌將復湮沒由是選緣取景就地安名徵爲八詠合作一編得免忘跡直須出格畫蛇添足聊復效顰

湖山鼎峙

天作高山地隆艮止犂峯東俛一脈西來爰有湖山實稱寶所龍湫百尺未雨而雲鳳嶠千尋藏山于壑星巖石室窺等一卷瀑布水簾森羅萬象古皇鑄鼎遠莫知之哲匠開鑪艮以此也

峽水朝宗

百泉東注滙作牂牁砥柱中流束爲羊峽西江吸盡藏海同歸北面朝宗湖山作主如襟如帶相去由旬爲屏爲藩不離左右登峯到頂杯水坳堂挹彼注茲千江一月

菩提花雨

菩提無樹花雨非香華藏樓西

路萬古迴行碧甃雕欄香雲掩映奇葩異卉空色繽紛嫩綠雨肥落紅風埽聞樨悟入自不乏人看竹到來何須問主

塔院香風

如來滅度設利分身流入支那功推耶舍金輪負鐵遺跡猶存雲頂開山化儀斯著靈珠四顆來自金峰寶塔七級範成鐵壁六時供養絡繹名花四衆翹勤莊嚴妙觀博山沈水煙裊雲幢雞舌龍涎芬芳貝葉風生殿角香滌塵襟法界聞薰人天歎喜

龍潭飛瀑

龍臥澄潭瀑飛花雨涅槃臺畔先覺巖邊異地同名爭奇較勝西山流水散若珠簾北嶺奔泉勢如疋練上爲鳥道下有龍湫兩處溪山更無差別今茲所指乃屬慶雲詞客留題不妨具眼

鳳嶺疎鐘

寺後一山屏開三面舊名來鳳或曰飛鵞合作英祠左爲獅嶺右號象峰虎踞龍盤

人保崇樓移開碧瓦朱甍上界鳴鐘下方傾耳聲
均晝夜響徹幽明夢宅獲開塵心頓息

方池月印

山前隙地甃作方池雨後溪流蓄以平堰釜中鱗
介收放靡遺沼上芙蕖森舒自在砌環芳卉秋實
春花園圃嘉蔬宿根雨甲山高月小明鏡當臺水
靜魚閒方諸吐沫蒲團共坐不羨臨淵竹杖徐行
何須傾影

曲徑雲封

羊腸九折鳥道千盤世路多艱化城須到初從委
曲漸入平夷嶺上白雲不堪持贈天邊蒼狗皆無
去來遙待知音排雲直入毋煩地主埽徑相迎

徵詩引

擇元珠於赤水罔象或劝其能識黃牡於驪駒孫
陽寧遜其鑒竊篁作管將窺全豹之斑斲輹成輪
料合古縣之轍陽雪自應寡和敢靳求聲山水豈
乏知音方將就正二題擬古倣束皙之補詩三月
臨名蹟永和之勝事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問答辨論

南華問答

客有問於東樵子曰南華之義何居答曰首篇言之矣鯤之化爲鵬也必圖於南南者離明之位也當其不化其然魚也旣化則灑然鵬矣鵬之未徙黯然北也旣徙則洞然南矣至道之士背迷合覺出幽入明超乎人境達乎天則始從本根暢爲枝

葉更從枝葉發爲英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者南華之旨也問曰經之首逍遙何義也曰此卽吾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諦也性本自然不別凡聖一切蠢動含靈無我人衆生壽者諸相各具一段光明本體逍遙遊戲於虛空無礙之天却緣多生積習無明煩惱障覆真如苦海日深沉淪日久如北溟之魚累於形骸伏於黯黯非不樗然大也爲其未化則不免於陷溺未見出離求逍遙於彼岸必不可得莊生之敎寓言居多是故首唱宗旨借喻物類發明性體本自逍遙活潑潑地俾知向往內經七篇逍遙之全體大用兼舉竝包了無剩義外篇雜篇則逍遙之緒論也所貴乎逍遙者非猖狂空拍盲解脫之謂要識逍遙真體先須變化氣質置身於光明高遠之地俯視衆小如塵埃野馬之飛颺空中蜩鳩斥鴳騰笑於局外各適其適不相知也不相謀也到此奇特不存朕跡方能齊壽夭於彭殤等巨細於塵岳任天地之運乘造化之機出三界入五濁周流

六虛憑陵八極莫之夭閼者大之至也大而行之如禦寇之御風無爲善致福之勞不自知其有已大而藏之如許由之隱於箕潁薄天子而弗爲不自知其有名大而化之如姑射仙人之過化存神萬物各得其所不自知其有功斯皆善用其大者孔德之容常虛其中與世浮游不爲陷溺若五石之瓠寓有用於無用藏有爲於無爲全其生無伐其性物無所傷巳無困苦是之謂真逍遙真遊戲百千三昧皆從此出物論之不齊也逍遙齊之吾

生之待養也逍遙養之人間世之難化也逍遙化
之德充之符也逍遙符之宗師之大也逍遙大之
帝王之應也逍遙應之窮無爲之妙盡立言之要
通物[illegible]之室極人事之賾無所不用其逍遙南華
一經可一言而蔽之矣問鵬之大以背何也曰此
良體也飛見其翼止見其背非具天眼未易知其
大也問鵬之飛必怒何也曰勇怯之別迷悟之關
也勇則超凡入聖怯則滯殼埋封惟憑一怒翻身
方得全體透脫也問南溟者天池何義也曰衆流

歸海萬法歸一出於天者還入於天也問六月之
息何義也曰人以呼吸爲息運海之風天地之大
呼吸也能左右之曰以鵬能以之乘氣機也野馬
塵埃生物相吹均以此也惟其以之故能大小遠
近各各成其逍遙並行不悖也問天之蒼蒼非正
色耶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出頭三界外俯視
世間法十方虛空悉皆銷隕鵬之所以爲高也問
積之厚之而後負之何也曰積土爲山虧於一簣
積水爲澤潰於蟻穴積氣爲毬破於針鋒積之[illegible]
難厚之爲難古人大事已明向水邊林下保養聖
胎直待時至事起欛柄在我來去自由培風之謂
也問二蟲之笑何也曰蜩鳩自取便安爲高舉者
危之斥鴳自甘下劣爲遠適者迂之故曰小知不
及大知也問大小之辨可得聞乎曰名不如實宋
榮子之笑也實不如虛列禦寇之行也行不如藏
許由之高也藏不如化姑射之仙[illegible]大哉化乎塵
垢粃糠陶鑄堯舜搏扶搖羊角而上者出乎溟漠
之表乘雲之翼無所用之猶資章甫者之適越也

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問大果無用乎曰大非無
用用之則大耳五石之瓠非不大也實其中則堅
而不能舉虛其腹可以浮於江湖龜手之藥或以
封或不免於洴澼絖顧用之者何如耳故曰道集
虛虛則容容則通通則濟也大樗之不見顧於匠
石也犛牛之不能執鼠也無用之用孰知其所以
爲用問逍遙之義見於篇終其名則著於篇首何
也此逍遙之遊所以成始成終也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逍遙之地也無爲其側寢處其下行住坐

臥皆逍遥之時也無時無地而不自見其逍遥矣
終一致也吾宗說法有末後句向上句全提半提
不字脚皆南華之妙義也所得末後句則向上全
提綱擧目張矣又何有於註脚問郭象註莊莊亦
註郭千古兩人同一鼻孔已不免於混沌之鑿東
樵復持斧斤以隨其後思竅而三之得無類於太
玄之擬易耶曰逍遥遊者混沌之竅也莊既鑿之
矣郭復鑿之諸家之言相繼而鑿之混沌死之久
矣東樵冀其復生也姑塞其竅欲運斤於郢人鼻

端之堊安得起死者而一斲之乎客釋然而退

商山四皓辨

四皓出處千古疑案唐張志和詩云翻嫌四皓曾
多事出為儲皇定是非元祐堂詩云滿頭白髮干
時政沒說商山四皓高皆少之也明初孫西菴詩
云佳人帳底歌黃鵠怨入商林紫翠開謂呂雉之
禍人贏之慘有以致之蓋憾之也予少好高尚常
鄙薄其為人一日宴客觀伶人傳奇有演四皓侍
座者衣冠笑須彷彿似之笑語客曰今可假也昔
恐非眞賢者不可屈以勢利鄉黨自好所不為而

謂采芝高蹈者為之乎當是時漢高溺愛國本將
危事出倉卒謀諸子房子房曰此不可以口舌爭
也安知時無老優權使出以侍座如今日者漢高
聞其名未覩其面得不誠然信之乎席中戲為一
絕以贈伶者其詩曰楚相復生眞面目商山幻出
老鬚眉眼前人物皆如此覩者由來自不知此創
論也千古疑案賴以雪屈自謂獨得之見及閱古
短長文先有此說信英雄所見大都略同遂置之
一日重翻往事更進一解謂漢高英主也固不可

歟之以僞四皓高風豈容酷肖其眞座間一見兒女子未免致疑乃不惟信之深且敬而畏之謂其羽翼已成竟不易儲何恐至此竊意天下初定太子國本勢難動揺在漢高明知其不可但以牀第之愛未免癡情不假羽翼之危辭無以自解於戚姬雖明知其虛不得不從而實之矣子房巧於排難如庖丁之解牛遊刃其中漢高迎刃自解君臣父子上下左右皆知其僞戚姬不覺墮在術中四皓不幸玷名彀外竟成今古話柄豈不冤哉顧稽

古家無有是說予於創論中復創論之又恐知載籍極博無先得我心者乎筆之以俟定論

圃辯

法社垂秋荊榛極目東林主人退居林下日與二三子分畦以灌從之遊者日勤學業弗勤于勞主人督之不已強起應命斂鋤畚鍤扞格難操烈日嚴霜抱壅弗暇客有憫其苦而爲之請曰常聞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故樊須學圃仲尼鄙之公孫拔葵君子韙之本末之辯也今吾子之教捨經術而弗務必欲盡人而役之胼胝其手足塵土其面日出作入息不克自如無乃捨本而從末乎主人

啞然笑曰有是哉客之惑也晚近之士多好逸而惡勞狃於目前之便安溺於世俗之所尚目不辯菽麥之類躬弗親夫耕鑿之務坐食檀信竟無寸善消之此遊惰之民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夫業成於勤而荒於嬉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之至人爲法忘軀去家求道腰石舂米運水搬柴耕田博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其所務者本也惡得以逐末議之信如子言必以宴坐無爲爲本彼之妄想坐馳昏沈懈怠之徒謂之務本得乎客無以

爾登揖而請曰敢問爲圃有道乎主人曰惡惡得無道夫物之生也天有時地有利因其生機而加之以人力弗獲者鮮矣其間豐歉早暮之弗同不能誘心於造物者要有三焉曰種弗眞也根弗深土弗厚也人力之弗齊也善治圃者先春護種如護髮膚惟恐傷之揀擇必謹覆藏必密蓄其生意以待將來所謂將飾若至其理自彰者老圃也播其根本折其英莽剃側其元氣而後收其枯槁之餘又復雜之以蕭艾涸之以泥塗所謂因地不眞

果招迂曲者賤場師也種既眞矣然後開春治地去磽确而就肥沃必諦必審刀耕火耨出土膏而除滋蔓必深必易播種欲時立苗欲稀蕤之寸培之尺出之尺入之尋風不得而搖雨不得而漂暵乾霜殺不得而凋根之深土之厚也深且厚矣其或陰𠘧寒燠之不時蝨蠱螽蝗之不一假令灌溉弗勤芟柞弗及防閑偶疎埽除未密苟且因循鹵莽滅裂求嘉蔬於助長終歲不可得善治圃者先堅其志次鼓其氣次則習其事勿忘勿助不稜不

鋤朝焉夕焉遊焉息焉不知手之執者耰鋤身之在於圃圃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善其種以藏之待遠近之求客聞之曰予起曰力生其起予哉擇種必眞淸淨法身也根深土厚圓滿報身也用力勤而有獲落其實而取其材千百億化身也吾聞力生之言知爲道焉請爾善種以待遠近之求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一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說

菊說

菊有幾類以色分為白為黃為朱為紫為絳為騮為斑駮參錯指不勝屈也錫以嘉名名由色立黃者似以御衣以印綬以金以珀白者似以珍珠以玉以銀以練以雪餘則似之以丹砂以綃錦以纓絡又復似之以草木之狀雲物之形男女之貌貴賤之指不勝屈乎居大通之明年墾治荒穢拓地壘石廣袤十弓禪誦稍暇日課侍兒編籬樊圃自以菊性孤芳特異凡卉欲專植之乞種於鄰家貽者不一初無揀擇也最後得善本名一捧雪者貴獨厚之蓋以諸品物色名涉華膴亦能免俗袍綃纓絡服之貴也珠玉金銀物之寶也人物麗都草木薌澤又玩物而喪志者也世皆悅之吾無與焉故無取焉獨有取此者何居雪之為體也視之無色聽之無聲流之為雨澤藏之為堅冰搆之而成

像鑒之而見形覩之而清煩暑飲之而散滯凝用舍有時也菊之名以雪也玉質冰姿如幽人之淨白冷魂皓魄如孤月之獨明白首相知素心默契籬東顧影非有兩人生於春長於夏盛於秋而伏藏於冬也榮枯代謝又寧有二致乎哉予既得之又而藏之霜露之後愛護猶謹侍兒不察欲速其成而助之長未啓蟄而出茁奧藏始則勃勃然若有生趣移根磐石之上生意減半矣雜之以荊棘淆之以薰蕕摧之以飈風沉之以霪雨生意幾乎欲盡甫越月一莖數葉似有可觀晨起視之則蓓蕾遽見於葉端侍兒大喜走告予曰異哉菊乎春而花也祥乎予策杖以往　見驟遽詬侍兒曰此所謂愛之適所以賊之也凡物之生天有時地有利失時者自暴者也失利者自棄者也良農無失時良圃無失利吾既有善種矣而欲同晚節於朝菌豈可得耶已矣勿言之矣吾見其立萎矣明日視之果仆於地不可復振蓋戕其生者違其性也嶺南荔枝良美孫章魏和公易堂佳上也老而思

之冀得一飽莫春治裝初夏抵粤主故人陶握山家亟索茘枝握山市以供之果未時和公啖之則酸澀不可下嚥大悔其來之誤昔之所聞謬也速告而返故人畱之月餘時物變矣出以餽客客猶攢眉不納強而發之則香撲於鼻咏適於口入於腹充充如也始悔前日所悔之非坐客莫不大笑偶憶其事因竝述之信知造物之數先時者不生後時者不成生者亦之胎也成者敗之媒也善生善苍善亦成敗因之巳無與焉知時者也惟君子而后能知時

題羅浮山荷鋤圖說

羅子浮山天都人傑也結髮好遊下筆爲文有壁立萬仞俯視衆小之槪常以太史公爲私淑思歷覽天下名山大川以自廣其志氣深慕洞天之勝三入嶺南取道朱明登飛雲絕頂雞鳴見日金光爲體洞徹生綠大笑一聲曰羅浮山羅浮山豈有兩耶自是得名嶺南人士莫不知有羅浮山者前此壯遊也登高望遠雖有岵屺之思猶可歸也今茲一遊非得已者觸目傷心未免原隰之痛不可歸也潮人有善爲佳士寫眞者繪影以贈顏之曰帶月荷鋤歸此淵明之寓言也浮山甫有事於旅䰟思歸切矣吾觀其志豈能終老於鍬鋤畚鍤之下哉浮山假以自况則必有說說者曰淵明昔在義熙之末晉祚中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譬諸草盛豆苗稀將穢蕪而弗可治是故托興於荷鋤以寫其憂時憤事之志帶月而歸恐後之也浮山自况無乃類是吾謂不然士生今日家國天下之大身心性命之微外至文章著述之麤亦質鋤治而

芟除者不少家國之大吾弗敢知身心性命則有理欲之防義利之辨猶稂莠之與嘉穀也文章著述有雅俗陳新高深卑淺之異猶荊棘之於桐梓也荷鋤之法疾則苦而多傷徐則甘而不入一日治之十日置之則滋蔓生焉一夫刈之百夫芟而止之則艮梏去𤰞誰適從矣惟老於農圃者獨行獨斷勿忘勿助一其心而不貳久之則鋤習於手手應於心如庖丁之解牛如郢人之斲鼻目之所視手之所指足之所履意之所使皆良苗也皆文

木也又安得有稂莠荊棘之屬雜生錯處煩老農老圃之誅鋤哉此時方許帶月荷鋤歸高臥於長林豐草之旁作無事人去文章性命之學莫過於心浮山其善於荷鋤哉請以吾說告之舉似一偈山外浮雲雲外山無情相見却相關荷鋤帶月歸來後獨立孤峯萬境閒

堂堂堂說

士生宇內得爲堂堂丈夫踐堂堂之形養堂堂之氣存堂堂之心立堂堂之地出堂堂之言行堂堂之事居則堂堂以尚志仕則堂堂以行義由是而事親從兄信朋友對妻子無在不用其堂堂聖賢事業佛祖徽猷不外於是豈必出廣長舌現淸淨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乃云堂堂哉伍子秋農篤信好學自名其堂曰堂堂人皆以爲不易吾獨不以爲伍子難遂爲書之繫以一言用廣堂堂之

義

借園說

跡删子身無長物平生所有皆目爲借欲其便於還也性喜幽居隨緣即借辛未冬卜居於香城之東郊顏曰東林蓋借地於高氏之園亭借名於遠公之白社等借也而不明言其指旣而安之坐越三夏賓主相視如家舍焉幾忘乎其爲借也尋以老母懸念不忍遠離遂從萑隱借地於𡑴塔麗氏之園林因其池館少修治之暫寄跡焉名從其實顏曰借園客有問於跡删子曰借猶假也假亦借

也借之與假是同是别跡删子解之曰借也者物從外入權爲取資旣則還之一無有焉君子之道也假則不然本屬他有視爲已物久而不歸恬然安之小人之事也樂彼之園是借是假初無分别久則知之何容致辯雖然借之時義大矣哉天地借方圓成日月借晝夜明萬物借形色生草木借枝葉萌聖賢借大道名家國借人紀興自古迄今世出世間同類殊類一切蠢動含靈人非人等未有不借者也斯園借也借斯園者亦借也不借而

借借也借而不借亦借也吾之所借有九請畢其說一曰借地開池二曰借池引水三曰借水栽蓮四曰借蓮開花五曰借花供佛六曰借佛度人七曰借人食我八曰借我行路九曰借路歸家直至歸家無可借矣從前所借一一還之主人且爲短歌致謝焉一歌曰借地開池大有緣上窮無際下無邊何人會得東林旨鑿破盤中水底天再歌曰借池引水祕真機水到渠成識者希昨夜碧潭空界月倩人撈漉但空歸三歌曰借水栽蓮五色同

藕絲中有梵王宮從來不少優曇種惟欠清涼灌溉功四歌曰借蓮開花花不知靈根出水光離離七日自開還自合人間花落幾多時五歌曰借花共佛佛拈花一笑相逢眼著沙珍重金瓶人盡見不知花意屬誰家六歌曰借佛度人人轉迷漫將黃葉止兒啼閑門不覺春將盡夜半一聲聞子規七歌曰借人食我是家常飽食高眠水石涼還爾飯錢應不遠十升一斗早商量八歌曰借我行路日千里兩屐千山還萬水水盡山窮未肯休懸崖

撒手偸心从九歌曰借路還家亦一身卓錐無地
未今貧直須錐子全抛却方信貧兒勝富人

布田字說

爲善而邀福於天責報於其人愚夫也受用菲薄施與平等薄諸已而厚諸人者善人也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爲吾之所當爲無容心焉君子也譬諸力田焉天有時地有利盡人力以衔之至於且至之時皆熟矣宋人不知也有揠苗而助之長者生意幾乎息矣求福之喻也漢陰之丈人則鑿其欲速之過而懲創其機心日搰搰然鑿隧以入抱甕以出成功少而用力勤不自悔其勞也積福之喻

也視農之徒猶然笑之相其陰陽寒暵之宜順其高下燥濕之勢播之嘉穀若稾秬之種樹然務適其性而得其所則捨而去之庤乃錢鎛奄觀銍刈而已此又可爲安靜養福者喻之也友人吳子仲山於道有得中年自號曰種山噫其所取者高且深哉竊謂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商山之芝藍田之玉雲澗之蒲羅浮之藥種則有之良苗嘉穀未聞投井而耕者何也多高深而少平曠也原田畇畇玉粒生焉春可耕秋可登父可播子可穫似矣

一歲之計不無豈歎之差非已有也惟方寸中良田恒產已實有之受諸天君順乎帝則耕之以露地之白牛培之以雪山之糞土溉之以八水之餘波耘之以六牙之香象拓之則量等河沙収之則納於芥子耕之耨之則活靈茁而養慧命息之荒之則長荊棘而室清虛視其布種之得失何如耳吳子具多生之慧業種現世之福田生平臨財不苟仗義好施待舉火者百家快吹律者千指誠有如漢陰之灌口搰搰焉不自知其勞也號之曰布

田誌謂不空然竊羨之見則更有進乎是者請以良田之說廣之此三叙之公言也非吾一人之私言也昔樊遲請學稼於仲尼仲尼則告之以禮以義以信三者之謂何良田也予與之言日捨已之田而耘人之田已之田良田也吳子返而求之方寸中常綽綽而有餘擴之充之六合一家八荒一闥豈必延袤阡陌縱橫畛域方得視爲已有哉於其慶生之日書此以贈

廣謙軒說

盧生超千少年好道從予爲蓮社之遊常有落落難合不可一世之致既則悔之自名其軒曰謙菊里姚君美其名着爲之說欲盧生顧名思義反求諸身善成其美也旨約而該矣盧生猶存乎見少貧諸山僧傳廣其說吾教西來不立文字幾涉語言皆成戲論昔也軒名未著文采全彰今則軒既名謙謙復有說錯過不少山僧事弗獲已隨順人情只得將錯就錯把盧生現成窠臼自己家珍姚君未曾拈出者逐一掀翻看盧生從何處安身立

命憶十年前予識盧生於稠中時年僅舞勺耳大有成人之志譬之虎生三歲氣可食牛盧生此時高視闊步豈復知有小廉曲謹向鄉里輩作傴僂齷齪態耶須臾一別彈指十年中閒世路之風波人情之冷煖遭遇之迍邅交遊之翻覆一一備嘗然後退焉自反生平陵人傲物之桀驁化潛銷向謙軒中討個轉身活計如素封之子奢侈成風自謂富可敵國用物甚弘揮金如土一朝[illegible]盡[illegible]

家徒四壁向之所有一無可得乃翻然自悔拾取衣裓明珠重新作活改絃易轍懲奢侈而事慳貪從此一毛不拔一芥弗與自謂得計孰知逆眼前觀前日之奢未必全非今日之慳未爲盡是也盧子之有取於謙也其類是乎夫謙ゝ而已在姫旦以之則爲聖人在新莽出之則爲篡賊視爲之者何如耳盧生而果知道也當大任則受之說大人則藐之臨大敵而不懼遇大變而弗搖無所用其謙矣若夫袴下之辱唾面之施青蠅之譏蜂蠆之毒在彼無加於我無損者不妨謙以受之可以息

爭可以弭怨可以止訟可以遠害而全身我佛謂之羼提大易謂之卑牧老氏謂之守雌均此理也謙卦取象地中有山爲其高而能下也他卦六爻皆有悔吝惟謙有吉無凶初曰涉川能濟險也次曰鳴謙蘐聲聞也三曰勞謙剛能柔也四曰撝謙大有功也五曰不富以其鄰從者衆也六曰鳴謙永終譽也盧生其神明於易乎當觀其象玩其占明乎天道之虧盈地道之變流鬼神之禍福人情之好惡舍其盈而居其謙思過半矣若夫六爻之用與時偕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匪予所知也雖然如是謙之義出乎大易大易之根原於太極太極之先歸於無極無極至矣盡矣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謙不足以盡之矣盧生欲識無極乎待予十年重來相見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未易言此也

守齋說

友人區貢園生平抱道自守旣舉於鄉閉門却埽不納賓客不干權要不求聲譽不問田宅顏其齋曰守用以自勵命予書之時座中客或笑其迂者或疑其僞者予解之曰貢園所謂身爲孝廉顧名思義也夫孝以守身爲大廉以守節爲先假其不能自守則名實兩失無所取焉常見用兵者善戰失半善守失一弈棋者攻取則罷固圉則逸今者貢園蓋得斯旨反而求諸聖賢之道仰事俯畜傳

經匡徒善守其身如執五瑞之玉抱千鈞之璧堅守其節如據萬雉之城臨八面之敵可不謂賢乎雖然造物小兒深忌矯飾往往試之以名誘之以利奪之以聲色之奉啖之以膏粱之味稍不自謹墮其術中生平固守譬如爲山一朝失節功虧一簣當今城市招搖者大不乏人貢園愼之河間傳不可不讀勿令座客笑者罵疑者信焉是所望也

喬松說

戊寅春歸自丹霞訪隱泉於官舍大榻其堂曰喬松頗之者中菴毛明府也名以似之則社中諸子美其德而祝其壽也一時作者題詠未暢厥旨主人以予能言命申其說予常聞諸匠石矣支而華者速朽之材也質而直者晚成之器也公其近之矣予請更有進焉彼松之藍覆下土公之惠能及物也似之松之勁而不阿公之義以制事似之松之疊端而不倚公之恭而有禮似之松之條柔而疏通公之智能應變似之松之幹介而多文公之

神武不殺似之松之韻爲風濤爲唱和公之文章風雅似之假斯松也產於泰山梁甫之旁則受大夫之封移之清泉白石之下則供幽人之賞引而置之廊廟則爲輪奐之規遠而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則有逍遙之樂松自取也松自擇也隱泉之自處也亦若是而已有材如此豈能鬱鬱久居玆土乎公自爲計足矣予又何敢復爲公謀旣廣其義主人命爲書之

聽軒說

鄭子與九晩年坎坷自榻其軒曰聽客有問於山僧曰彼聽之義奚居對曰此俗士之所爲聽熒也客惡足以知之雖然吾語若倚伏之數天勝人者八九人勝天無二三焉彼旣有主之者矣雖知如管樂勇如賁育不能强與之爭轉移之權一唯聽之造物在巳者無容心焉鄭子所取蓋以此乎然猶未足以盡其義也請引伸之五官之用各效其能而不相知目之官以闔闢鼻之官以呼吸口之官以出納唯耳幾於無用然虛而能受感而遂通分位乎左右其用獨神所以觀音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瞻部之人常以聲音而作佛事蓋有取乎聽也今鄭子年逾耳順返聞黜聰宣寂一如耳目互用當斯際也安得有外入之塵聲前之響足以滑其淸聽哉有之亦聽之而巳時而閑門自樂褦襶剝啄聽軒聽之如鶯如鶴時而垂手入廛龍斷騈闐聽軒聽之如管如絃時而山行陸處驚雷聒雨聽軒聽之如律如呂時而賓筵酒徒博塞呼

盧聽軒聽之如笙如竽時而巖城重郭悲笳哀角聽軒聽之如韶如箾時而蓬室衡門男呱女讙聽軒聽之如篪如壎善哉聽乎其在我者常警乎客聞之退而大惑走告鄭子鄭子曰夫夫其知我哉是猶知聽之爲聽而不知不聽之爲聽也寄予詩曰兩片新荷穿二漏是非人我不相干微塵塡塞虛空窟近日靑蠅出入難予答之曰潁水滔滔下急灘東流入海作波瀾箇中淸濁無分別巢父如今洗耳難

彭解名說

開士智嚴本韶州嚴氏子中年入廬山禮棲賢角公出家因其姓而字之冀其四智二嚴名實相應也嚴向有心疾不能久於叢席未半載別棲賢遍遊吳越足跡所至輒假筆墨以適其興興發則隨地索紙畫作蟛蜞極變盡神頃刻立就從旁觀者初不知其所為良久諦觀則眼目爪甲纖毫畢具生意躍躍行几席間人不知其為畫也好事者購而藏之踰於六貝之珍遂以是知名衆共目之為

嚴蟛蜞嚴竟居之不疑受之弗拒與予相遇於丹霞一見而知為異人揖而問焉答曰予嚴蟛蜞也因畫得名予聞而疑之既而思之曰豈有智人在道乃捨道托技於畫畫而專志於物物而取類於鱗介之瑣細者必有所以也之人也必能離名實泯形跡遊戲於筆墨之外是昔人所謂闕考不闕勝呼牛則應牛之旨也雖然吾更請有說焉夫蟛蜞因嚴以成其形嚴因蟛蜞以成其名使形而果是也則形之與形形者較而形其形者貧矣使名而果非也則名之與名名者較則名其名者主矣審是主賓互換旁敵兩立孰與解之吾請與子去其旁而弛其敵同於易之匪彭契乎帝之懸解也可乎且智為真諦嚴為俗諦智居因地嚴屬果位有智之士必捨偽以從真先因而後果遂易嚴蟛蜞為智彭解智乎嚴乎其有辨乎抑無辨乎今之所謂名者我知之矣曳裾之徒趨炎逐臭陰實附之陽若去之內固取之外為拒之自鳴於衆曰我高人也攘臂之婦飾貂墮冥白璧能碎破釜失聲

井今濫觴嘷蹴可食自號於人曰我廉士也山中鹿豕垂涎鼎烹漁人能釣望外羨魚樵子還家夢中訟鹿自衒於世曰我隱者也若斯之類指不勝屈江河日下名實乖違世道人心積成痼疾世醫拱手莫如之何吾聞智嚴世業岐黃必能神明其道夫良醫之門既多病人獨不思有以救之乎孜神農本草蟛蜞劑之可療痞塊名也者當今士大夫之痞塊也用以愈病猶不失向時名實之用似無事予之叟張者名說之作未免失言聊書此以贈之觀其所趨何如

無隱字說

虛空中初無一物空極生明明極生暗暗極還明明暗往來遂成晝夜雨暘雷電相隨而有問之虛空不知生所從生滅所從滅學道人出頭三界外開隻摩醯眼萬象森羅虛空沒滓無所隱於大圓鏡智中然後按指發光全體大用一時放下說有說無皆成戲論電生菍匆法名古暘脫白多年叅遍諸方未得休歇自發疑情謂石火電光生滅無常隱顯不一未若晴暘升天萬物畢照了無所隱遂以無隱字之貿諸山僧請廣其說山僧深嘉其志笑而謂之曰昔有日宮天子從日輪來至靈山會上盛稱其國土廣大宮殿莊嚴一時初發心菩薩莫不歡喜各詣其所遙隔日輪來往空中如珠走盤無門可入瞪瞻良久還以問佛佛曰汝見日宮耶入日宮耶日宮天子今在何處可往問之諸菩薩承佛慈旨往見日宮天子盡其神力遍十方無量無邊微塵界虛空界直至不可說不可說世界覓日宮天子了不可得且道者則公案是佛無

隱耶日宮無隱耶諸初發心菩薩無隱耶昨日電生無隱耶今日無隱無隱耶山僧無隱耶直待十方虛空悉皆銷殞時把日宮天子拋向東洋大海欽欽地方與說破

亦稼堂說

吾鄉梁氏子自顏其堂曰亦稼客有獻疑於東樵之老僧曰昔者樊遲學稼仲尼小之梁子所托無乃卑乎東樵聞而解之曰善哉梁氏子其知學矣夫耕雨犁雲畢其力於隴畝者農夫之事也躬仁蹈義反而求諸方寸者聖賢之學也稼穡也學亦稼也君子之稼也不以耒耜而以詩書及其穫也不以銍刈而以道德道德者良田之嘉穀也善稼者去其稂莠而長其種稑善學者窒其嗜欲而

蓄其道德學以播之問以穫之思以培之辨以耨之力行以灌溉之侯王侯伯父師之教我也侯亞侯旅朋友之玉我也侯彊侯以芻蕘之言有裨於我也由是而寢焉食焉作焉息焉不舍已以耘人之田不揠苗而助之長若是而弗穫吾未之見矣梁氏先世古心孝廉與先君子同舉於鄉丙戌之變仗義盡節殺身成仁其於稼也大有穫哉梁子爲老廉族子當思所以繼其志而述其事讀書稽古期不愧於前人其食舊德而服先疇也固未有艾顏其堂曰亦稼豈與秀而不實者比哉客曰善請書以贈之

善藏字說

吾友李遠霞生三丈夫子其殿曰至晉年多病弱不勝衣恂恂如處子嘗問字於吾吾鼓其向往字之曰善最欲其殿於齒而最於德也別來數年則巍然丈夫矣癸未之春過吾於大通之古寺英氣勃然若囊錐之脫穎于將之發於硎也非復向時文弱之比與之語則高談雄辯有俯視一切之槩善最哉最哉吾聞諸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夫己有善己自知之其爲善也淺矣已

之吾欲天下人皆知之其爲善也更淺矣古之至人能之乎德必能善然其用有周公之才之美而曰使驕且吝餘不足觀有仲尼之德而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蓋不欲求最於人也向之善最氣餒而力弱故勵而進之今之善最才高而意廣則約而退之矣因别其字曰善藏昔人有言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善藏故也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斯又不善於藏者可爲殷鑒也李氏子勉之當斂其才潛修其德砥礪其學問而磨礱其圭角是不求最而自最者庶矣乎述爲字說書以贈之

曉村字說

宿雨新晴山翁早起窺窗見日氣爽神怡李子遠霞陵晨扣戶手持尺幅請爲楊君曉村廣言立字之旨於是就曉言曉著爲字說還以質之夫曉之時義大矣儒者有言雞鳴義利舜跖攸分平旦清明好惡相近曉之謂也當夫夜漏方稀晨鐘乍警天機獨露萬慮咸清番能於此擴而充之聖賢事業佛祖證敵思過半矣倘或顛倒裳衣出門四顧爭名於朝罔利於市與接爲構日以心鬭桑榆無

幾日暮途窮征機未息夢想相因昧爽初心日銷月削已可歎也曉村省者想能顧名思義當海印發光萬象森羅時節正好秉起看毛掀翻窠臼手握夜明符服見東方白直登闕里之堂親入靈山之室庶幾少分相應若乃日出三竿風清半枕猶作邯鄲之客是瞌睡漢溺牀小兒舉世皆然不足爲曉村道也

愈愉堂說

愈愉皆諧聲也文同而音義各別訓詁家莫詳其旨嘗以己意解之求愈於人者必有勝心君子不欲多上人也故降其心而下之守身之要也有深愛者必有愉色君子惡乎飾貌而墮冥也故表其心而出之事親之本也梁子名正少孤而力行事母至孝與人恭而有禮伯氏字之曰安道蓋有取乎大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義其守身事親若此其能顧名思義者一日出紙命顏其堂題曰愈

愉強爲之說且致勉焉

澹山堂說

式公楊子視世味如嚼蠟處城市若深山自顏其堂曰澹山客有獻疑者謂山之性靜而貞山之形高而平山之色蒼而青山之影澹而明主人去此不居惟影之取何歟笑而解之曰凡物之生性賦形成確乎其不可易色則隨時而變遇物而遷惟影超乎羣象之表非有非無亦真亦幻超方之士用以之做焉豈惟山之味以澹而受和素以澹而受釆交澹則久志澹則遠情澹則性性澹則幾乎

道矣澹之時義大矣哉客無以難遂書以贈

鈍說

英之桐影生平古樸侃直不修邊幅性嗜酒每飲必醉醉後落筆頃刻千言如奔馬掣電與生徒論義譬諸洪鐘應鼓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及其不飲飲不至醉竟日爲文不能滿紙弟子問奇笑而不答客有問於予曰人醒而敏捷醉則遲鈍恒情也先生返是何與予笑而解之曰此先生之所以爲醉也今夫干將莫邪世之所謂利器也以之剖劇若批虛焉使露其刃與鋤斧角勢則挫且缺矣利

之不能勝鈍也明甚古來明哲之士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智若愚大貢若虛鈍之謂也先生之鈍亦若是矣向使不飲其謂爲鈍也不更深乎乃露其刃於醉鄉與鋤斧爭能此先生之所以爲醉也

字說

昔人有言一子爲儒河潤九里此仁恩之喻也河之爲潤也其體平其用溥其源遠其流長非若坳堂之水可挹而竭也非若行潦之涸可立而待也又非若酒漿醯醢之屬有所費而出之也假令固其隄防謹其蓄洩涓滴之潤不以及物將見懷山襄陵汪洋巨浸河伯自視欣然喜矣獨不慮有決防潰陀奔騰四出之患乎故神禹之治水也疏九河平九土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務令聚散出內不

封不靡萬物名得其所千秋萬古咸蒙其澤所潤遠矣豈弟九里云乎哉龐子名仁問字於予字之曰潤九書此以廣其志勿謂老僧攀緣檀施故爲是迂闊之論遂因咽而廢食也

寄堂說

寄堂者何主人自謂也主人久客茲土猶桑乾之視并州故曰寄也主人寄也堂亦寄也因其寄而寄之亦寄也劉子念茲寄堂之友也過東樵而問焉曰主人之寄於堂也吾知之矣堂何寄曰寄於世界世何寄曰寄於空虛空何寄曰寄於妄想想復寄於主人輾轉寄托如環無端吾與子亦安往而非寄哉劉子曰空之寄於妄也亦有辨乎曰空無所寄是名頑空即寄即空是名真空即寄即妄

是名頑空非幻無以顯眞故曰寄也劉子釋然請爲書之以貽寄堂之主

北窓見曉堂說

飛雲絕頂夜半見日下界人家齁齁鼾睡不復知其爲曉也嘗舟泊扶胥登浴日亭湖雞未鳴海日先出天光發新燭龍照體烟村蔀屋之人小睡未足大睡未熟不復知其爲曉也夫曉一而已豈更有先後遲速之辨乎哉良由置身高遠遊目虛空故能與眞光相遇獨往獨來於萬物之表物不得而閡之焉此大人所以先天而天弗違也陳子谷王之弟好道因其先人之廬稍丹雘之眞堂構哉

予嘗過其門從之入請爲其堂立名時方朝曦入座主賓相對恍然有得因顏之曰見曉此山僧獨立飛雲夜泊扶胥時所見也天無二曉予與陳子又豈有二見乎哉請移昨日之曉爲今日之見今日之見應無異於昨日之曉陳子果好道耶自當置身高遠遊目虛空雖處宏堂邃閣重關深鎖以道眼觀之不出戶知天下豈必登高望遠而後謂之見曉哉若夫海印發光虛室生白曲肱半枕於北窓之下自謂羲皇上人是名見見不名見曉何以故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耕天堂説

物产於地人盡耕之生物者天莫之或耕焉天之荒也久矣所以然者地形而下也有厚有薄有中有偏井之畝之芟之柞之播之耰之耘之穫之食力於地也因勤惰爲豐嗇地不得而私焉神農之言也形而上者天也無聲也無臭也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近之無可指陳遠之無所止極農不任耕賢者耕之以仁爲嘉叙以義爲鎡基以禮爲阡陌以智爲町畦學以播之問以耰之思以培之辨以

耨之篤信力行以刈以穫之食報於天也造物分予之禀必如其量以示之無容心焉此三教聖人之言也故曰耕於地者力少而效速耕於天者功多而報遲世有錙銖之長斗筲之識輒詡詡焉自以爲高邀福於天干祿於國延譽於鄉黨朋友是猶宋人揠其苗而助其長其不爲一簣之虧半途而廢者鮮矣陳子羲侶別字耕烟予謂烟出於火火傳於薪薪有時盡火熄而烟銷者何也無本故也盍反而求其本傳曰物本乎天天者人之本也躬而耕之所穫多矣豈必百室千倉時萬時億而後謂之善耕哉遂顏其堂曰耕天陳子智者倘以予言爲然當受命於老天毋學稼於老農老圃請荷杖篠庤錢鎛以隨其後

亭亭亭說

雙照別公既新其廬於菴旁隙地蓮沼之上誅茆作亭爲夏月與客避暑賞蓮試茶賦詩之所索予題扁因其爲亭也顏之曰亭亭蓋有取乎超然獨立之義我輩生丁末法狂瀾莫挽必須挺起脊梁站定脚跟作箇中流砥柱登斯亭也自當顧名思義彼亭亭獨立於衆芳之表者亭畔之蓮花也亭亭獨立於四禪六欲之天者居亭之主人也亭亭獨立於火宅紅塵之地者訪居亭之嘉客也時或啜茗於幽篁之下則亭亭然兩腋風生也時或吟咏於洲砂之上則亭亭然陽春白雪也時或揮玉麈搖羽扇於穠纖汗臭之旁則亭亭然淸風明月也賓與主人與物時與地無在無適不自見其亭亭焉古德有言但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吾於斯亭亦云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鼎湖山志

星野疆域第一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下爲川岳上應列星艮止坎流山澤通氣此形家者言座主見解猶未夢見在在鼎湖卽不然六合一家八荒一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爲一說甚此疆彼界未免分別虛空橫生畛域山前一片閒田地却被五家兒孫各自

分門立戶去也雖然如是雲月總同溪山各別門庭廣大緇素分明西溪水草他家苗稼又牧牛人所當知也爲星野疆域志

山川形勝第二

昔人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孰知山而高水而深仙爲大仙龍則猶龍名閭靈異總屬前塵形勝流傳等諸土苴假使僧繇爲之圖畫崔顥爲之留題謝靈運隨山刊木李供奉就地安名共於鼎湖一角與山無少加於萬一是故標指得月月不在指按圖索驥驥不在圖後之尋幽探勝者當與咫尺湖山相見於風雲縹緲之外庶幾遇之不識此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超方之士正好高著眼爲山川形勝志

殿閣堂寮第三

一莖草現梵王刹一芥子納須彌盧且道是神通妙用是法爾玄然與麼與麼一期建立不與麼不與麼亘古徹今識得此意方許親到慶雲陟實殿不歷階級登樓閣不躡層梯升堂入室不見有一

法可得一僧可遇然後還向毛孔裏寬行七步大叫一聲土曠人稀知音者寡建梵刹已竟彈指頃彌勒來也爲殿閣堂寮志

創建緣起第四

爲山九仞功先一簣築室百堵肇自初基善其始者所以善其終蓋言漸也慶雲鼎建草昧初開佛殿僧堂惟期鞏固茅茨土堦不務莊嚴大都先狹而後寬歛華而就樸知止知足不攀不援上古風規可想見也逮乎後世踵事增華土木遂興因緣

輴輳揆厥初心行所無事非有所爲而為之盖有
莫之致而至者存焉誠恐初機不達斯意未免徂
於見聞流於習俗目覩紛華心生放逸用是追尋
舊貫顯露家風昭示後昆庶知反本云爾爲刱建
緣起志

新舊沿革第五

有成與虧昭文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文之不鼓
琴也昔人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若夫無
絃在匣山水希聲固無煩於枝策據梧之紛紛者

鼎新之見可以不立唯是塗漑丹雘雖異而同雖
大新舊一似同而異變而通之各成其是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不妨以大圓覺
爲我伽藍縱使土木重興猶是蘧廬傳舍也爲新
舊沿革志

開山主法第六

無故虛空忽生山河大地於大地上建作清淨道
場從道場內演說無生法忍誰開誰遮誰賓誰主
親到鼎湖不妨詠當如或不爾則斬荊披棘墾土

誅茆還與木人穿鼻祖建立門庭提唱宗旨首推
雲頂作家翁何以故地名勝母賢者廻車孝重顯
親令人讓善雖云撞破烟樓也須謙退如曰冰由
於水正好知源父作子述名之正也祖功宗德法
爾宜然爲開山主法志

繼席弘化第七

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但得心空及第堪作人天師範雖然如是入此
門示須知差別諸方選佛如三王之繼統此間選

佛比二帝之傳賢但以空心爲先後不以及第爲
輕軒羊車鹿車白牛車出門[illegible]有句無句向上
句異口同聲是之謂廣大門庭流通法席也爲繼
席弘化志

清規執範第八

娑羅樹下遺教叮嚀百丈山中清規炳著諸佛列
祖曷常不以賞法與人後世兒孫所當循途守轍
者也雲頂規範悉稟雲棲言簡義該信賞必罰開
有後賢繼起無非因時制宜其於前人立法之本

旨未常少加於毫末奈何時移世易日久弊滋上智之士忽以尋常中下之根厭其拘束遂致煌煌祖訓等諸紙上陳言稟稟僧規徒資座間談柄江河日下誰與挽之爰述前聞用繩後進晏安鴆毒也忠言藥石也願各洗心毋忘逆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爲清規軌範志

耆碩人物第九

千里而一聖猶比肩也百里而一賢猶接踵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九畹之地不產伊蘭况名山出

世恭日當中其間者英碩德範光養晦於祇林苾芻之右者疇謂無之爰藉表彰曷昭潛隱邇自慶雲開闢迄于今兹甲子一週法輪四轉大冶門中應無鈍鐵孫陽廄下不乏超羣後先人物聲應氣求皆山川之鍾靈法門之翹楚也姑舉其最以例其餘爲耆碩人物志

檀信外護第十

靈山顧命首囑王臣祇樹布金先推長者蓋以法門單弱分衙艱難匪藉有力者爲之維持信心者從而布施雖曰居山難爲辦道也慶雲闢化六十餘年香廚仰食二千餘指山外無卓錐之土鉢中無殘宿之糧然而二時粥飯不令饑虛八面魔風多爲排解擔已受供常恐虛消報德銘功無容草艾爲檀信外護志

登臨題詠第十一

溪聲便是廣長舌此鼎湖真語句也山色豈非清淨身此鼎湖真面目也識得靚面始許登臨會得轉語方堪題詠須知在在國土有一所山川人人

腹中有一部鼓吹未曾動步早已登峯到頂不待開口先已戛玉敲金作者爲鼎湖下註脚鼎湖假作者以文章觸處現成道著便是直至黃鶴題詩青蓮閣筆眼前有景道不得畢竟何人是作家爲登臨題詠志

藝文碑碣第十二

蒼松古柏文之質也黃花翠竹文之華也鷩泉幽磬文之韻也雲蒸霧蔚文之態也淵停岳峙文之正也奔雷匐瀑文之奇也天地有自然之文章目

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意遇之而成理神遇之而成形名山非作者無以寫其真作者非名山無以成其文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鼎湖在萬山中開闢六十餘年海內作者未盡知名邑志所傳尚多缺略中間法王垂語名宿格言當路讚揚文人著述亦復不少姑從碑碣紀載墨瀋留題者表而出之以俟後來之繼書庶名山不寂莫云爾

爲藝文六碑碣志

鼎湖山總論

考道書所載海內名山爲洞天者二十有四爲福地者三十有六後世好道之士往往深信其言謂天下名山盡乎是矣孰知宇宙之大山澤之奇孕靈毓秀何地無之苟非其人不敢輕以相假寧埋沒於荒榛斷梗中爲鬼神之所訶護虎豹龍蛇之窟宅彼造物者非故爲祕之也所以愼之重之以待時節之至時節至矣然後應運崛興因人建立共視洞天福地不啻過之豈第如道書所云當今

車書一統幅幀萬里名山大澤星羅棋布輿圖所載猶恐或遺粵稽邃古相傳軒轅鑄鼎遺事其地有二一楚一粵相去二千餘里世遠人遐不可致辨或辯之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龍迎於君山粵之鼎湖恐或妄也或曰鼎湖中峯圓削兩山角立左右山麓諸峯三岐別出望之若鼎峙焉谷中有湖鼎之實也或曰是山也絕頂有湖巨鱗潛焉天將雨湖先出雲傳曰鼎湖聲之譌也或曰史稱軒轅少子二禺君嘗誦書於中宿彼此相去二百餘里

彼皆信之此獨疑之非通論也其說未知孰是姑闕疑焉粤之鼎湖山在端水之下游去肇慶府治四十餘里高千有餘仞中爲白雲古刹昔虛祖會下智常禪師分化於此當時佛法初興高僧類聚環山四面皆爲招提人各一區凡三十有六至今龍潭飛瀑涅槃臺三昧泉聖僧橋羅漢市遺跡尚存遵白雲而東三陟峻嶺兩渡駛流深入谷中四面皆山環如拱璧中開地勢殺險成夷左右羣峯辟易匍匐畱此一席以待法王之興自開闢以來

天作地藏人跡罕至間有至者輒爲猛虎所逐雖樵夫牧豎亦且目爲畏途名曰虎窩相戒不敢逼視其地向屬上迪村梁氏世業梁氏先世仕於明官至別駕其歿也子孫卜葬是山既穿壙將窆矣是夕夢金甲神標而叱之曰此朱家土非若有也墓宅去此不遠詰彼當得佳城明發葬者如夢所指遂扞焉至明萬曆間憨山清祖應化嶺南其徒金山迎住白雲一日山行深入谷中心賞茲土峯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真佛地也因與更名

爲蓮花峯親爲役記曰不久當有福慧八人闡化於此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滄溟及夜深說法有龍聽之句時雲頂棲師翁晦跡稠中叅憨祖於曹溪祖一見器之知其時節未至不欲遽爲印可勸令行脚送之以偈曰汝持一滴曹溪水遍灑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憨能說法而今不値半文錢棲翁既承激發遂腰包度嶺升雲棲之堂入博山之室二宗法要領略無遺密受記莂於博山衣鉢南歸韜光於廣州白雲之蒲㵎人鮮知者然鼎湖山

靈巳祈額望之虛席待之久矣迪村梁氏雖世守鼎湖常以山深地僻棄爲耕鑿委諸草莽不紀歲年最後長者少川崇信頗篤於崇禎癸酉歲始入山誅茅建蓮花菴與善友十有四人共結淨社來往山中同志無幾不免有土曠人稀之歎是時象林在公本暨陽朱氏子結髮好道常有脫俗出塵之想發足叅方遠尋良導路過高峽寄跡於廣利之荼亭與少川邂逅相得邀之入山衆問姓名相與喜曰昔神人嘗識地屬朱家今者地與人符山

有主矣幸毋他適在公許之圖相與併力墾土種
松栽竹漸有可觀未幾出家時至閒棲師翁得心
印於博山歸隱蒲澗在公欲往師之少川輩助以
貲斧遂謁棲翁得度是年甲戌在公從蒲澗過夏
少川募貲庀材改創菴宇一棟三楹中供佛像左
憩善侶右居匠石土堗茆廚悉從草創是冬在公
還山度歲少川輩奉爲居亭券其地而歸之乙亥
秋棲翁往新州禮國恩祖庭道經廣利在公偕少
川諸子往迎入山勸請駐錫棲翁以蒲澗爲辭心

貲許之臨別出淨財數十緡令先備埏埴以待後
緣在公住山夙心未了別衆出方念此山無主與
衆懇請棲翁住持至次年丙子夏偕歲近善信買
舟裹糧徑造蒲澗勸轉法輪棲翁允諾遂以五月
二十二日入山據室是歲之臘登壇傳戒緇素皈
依願衆時有五色雲現其峯頂遠近共覩因更蓮
花菴日慶雲榜山門爲雲頂安立序職揭示條規
兼行雲棲博山之道不忘本也次年秋在公竟從
初願出遊泖水歸隱西來數年還山省覲紺宇珠

林煥然一新矣棲翁住持慶雲凡二十有三載前
後得度受具弟子千有餘人壽室幾滿法幢遠價
戊戌之夏忽以微疾示寂一衆號咷如喪考妣追
慕莫及勸請在公繼主法席生面重開領衆匡徒
談宗講教高步雲頂之巔別唱雪關之曲掀翻窠
臼撞破烟樓過量大人超方出格非門外漢所得
而思議也在公歿後山中法屬次第相承梅砰湛
公東洲契公善繼善述多所建置後來振起自不
乏人創業誠難守成不易擴而充之神而明之雖

百世可知也夫鼎湖之爲名山也非一日矣天造
草昧先傳鑄鼎之文佛法南來首列涅槃之座迨
至今日然後蓮峯授記現作慶雲雲頂中興沛爲
法雨今之崇樓廣殿昔之茂林豐草也今之雲水
駢闐昔之烟霞出沒也今之晨鐘暮磬昔之溪聲
松韻也昔之所無今則有之今之所有後或無之
中間出處隱顯之跡必有主之者存焉莫爲之前
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名山勝地世出世
間譬諸晴暘升入隨時顯晦當其鑄鼎於軒轅也

如扶桑之浴日天光發新有無莫辨其榷輿於白雲也如寅賓之出日羲車發軔照燭無疆其堂構於慶雲也如中天之杲日萬象森羅容光必照彼昧而不知者負三竿之朝曝遂謂當中穴一隙之微輝等諸全量何怪乎索洞天於斷簡求福地於殘編遂謂天下無名山也不亦惑乎庚嶺以南其爲洞天者一爲福地者二吾嘗東遊羅浮北上中宿陶公山在海外僅一過焉往者泥於道書之言按圖索驥及至其地見與聞殊孰若鼎湖一區羣峯環繞不遠城市別有天地山以幽深爲勝水以清冷爲勝僧以禪律爲勝門庭以高峻爲勝三尺童子莫不聞名而欣慕焉方諸嶺中名勝奚啻倍蓰什伯哉本山向未有志蓋前人所見者大欲其不立文字也竊恐過現遺事日久無稽爰述巔末總而論之以補道書之缺謂不即文字也可不離文字也亦可由是仰觀俯察爲星野疆域志遠探近取爲山川形勝志崇佛居僧爲殿閣堂寮志溯源經始爲創建緣起志規畫變通爲新舊沿革志

木本水源爲開山主法志光前啓後爲繼席弘化志禁過防非爲清規軌範志高風懿行爲耆碩人物志崇德報功爲檀信外護志名言雅韻爲登臨題詠志著述表揚爲藝文碑碣志志凡十二挈領提綱折衷羣言據聞述見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慙於往哲云爾

氣候

鼎湖山高而谷深四面無縫八風不動盛夏清凉隆冬暄煖風雨往來頃刻聚散陰晴上下遠近不齊忽而雲日蔽虧忽而晴暘洞徹忽而霧蔚霞蒸忽而虹銷雨霽二六時中千變萬化不可名邈方春百卉爭妍羣芳競秀至秋則籬菊垂金庭梅綻玉四時供養不缺香花十里溪山總同雲月意謂人傑地靈百昌生遂風和氣厚萬類昭蘇榮枯代謝之數固難同於下界也

月令

慶喜立教宗律並行安居布薩悉從竺土自臘月十六日至四月望日爲春時四月十六日至八月望日爲夏時八月十六日至臘月望日爲冬時冬期結於十月之朔解於正月之望夏期結於四月十六日解於七月望日爲前安居結於五月十六日解於八月望日爲後安居布薩於前半月之望爲白月十五日布薩於後半月之晦爲黑月十五日大約歲有三時時有四月僧臘一週方受一歲

至若朔望祝延令節慶讃一遵昭代正朔僧臘世臘並行不悖也他如元夕張燈寒食禁火五月剪蒲七夕乞巧世俗成風習焉不察住山脫俗不敢隨流惟解夏有功德僧隨緣消遣中秋玩月重九登高雖涉世緣無妨獵較至冬復從所務禪板邊衣線下大有生涯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正好應時及節也

土產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物之生乘火風之運行而動者爲陽禽鳥飛翔本乎天也故親上棄山川之深厚而靜者爲陰走獸之穴處草木之叢生本乎地也故親下鼎湖山居物表氣接寰區中開土產一切如常飛潛動植之倫皆見聞之所同有不具述焉考邑志所傳謂山多佳茗以龍口爲最勝汲龍泉烹之香色殊常竊謂茶性清潔如幽人之高尚宜於烟霞不宜塵坌均草木耳產於名山瀹以清泉則氣味深遠移植人間火焦水濁則味薄而氣索莽所謂遷乎其地不能爲良物性宜然亦陰陽之氣有以致之也向使山中老衲捨其眞樂失其故我去泉石而入城市其不爲味薄而氣索者幾希矣世界之大山川所產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獨有於鼎湖惟能不遷於人者而後能自適其天此良禽之所以擇木而棲幽蘭不出於空谷也

東樵山人跡删鷲著

警語

同住警策

志師有救誡爾卒徒虛懷諦聽罔或喧呼世衰道喪俗獘人殊鮮廉寡恥同流合汙自暴自棄可嗟可吁吁嗟奈何無容緘默爰尋古訓有懷先德略抒悃忱敷陳警策上智實難不闗亦式中人可移毋忘藥石警之良馬千里爲期一見鞭影電掣星

飛鶩騰自若警策奚施惟彼駑駘氣餒神疲匪加鞭策曷任驅馳大地茫茫浮生忽忽地水火風假合成質胎卵濕化含靈不一六道三途人身難得生際中華長知有佛割捨恩愛棄俗爲僧君親弗事墳墓不登田園久廢雲水無情生死事大名教爲輕功罪各半成敗相仍成如之何超佛邁祖爲法忘軀棄甘就苦不尚攀緣不貌華膴誓之[illegible]生同歸淨土大哉丈夫眼空今古敗何底止破求[illegible]名撥無因果違迕師承妄談般若高方守無[illegible]流俗盜竊虛聲傷哉魔衆汩沒死生亦有清流陷溺文字半偈未參三乘弗肄正業荒蕪無慙無愧外學沈酣如癡如醉浹服徒披世儒何異更有狐魅肆志冥頑穿州過郡涉水登山乞緣權貴婢膝奴顏厕名叢席鬼怪神姦業緣待盡果報循環復有下愚無知罔識濫厠僧倫止圖衣食好逸惡勞舉枉錯直飫酒啖葷耽眠迷色信施徒消光陰虛擲若斯流獘寶難具陳大養濟院蓄此魔民無間黑獄虛左邀賓一朝老病輾轉頻呻無常殺鬼夕

不待晨殼穿雀飛眼光墮地劍樹刀山苦難逃避出此入彼披毛帶角罪盡還來盲聾癩廢歷劫輪廻多生淹滯苦爲樂本樂爲苦根欲離惡趣惟有一門一門深入棄曰掀翻微塵世界函蓋乾坤何迷何悟非聖非凡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本體如如眞光燄燄續慧命燈秉活人劍有照有用無剩無欠是曰上人名眞實驗如其不及且守初幾研窮律部嚴淨毘尼三千細行八萬威儀進止有度語默知時清規罔玷淨行無虧進而上之註經弘[illegible]

具正知見得佛心印高坐講筵闡揚法蘊依經解義隨機答問後會龍華庶幾有分其或不爾梵行精勤晨參晚課耕雨犂雲麤衣惡食禁酒斷葷不求利養不鶩名聞蕭然物外卓爾超羣或發大心諒能受職輔弼叢林奔奏法席廣修供養多所饒益胼胝拮据不遺餘力老倦退休了無德色或斷烟爨分衛隨緣鉢無殘宿囊不留錢冢中樹下趺坐安眠寒山拾得文殊普賢相逢不識把手入廛從上高賢僧中之傑或隱或顯誰優誰劣如人飲水自知冷熱勗哉同人追踪往哲彼此丈夫更無差別巍巍堂堂頂圓神方祇林遺蔭雙樹流芳善信皈敬檀越趨蹌不耕而食不織而裳佛恩未報夙夜彷徨踐土食毛堯天舜日快覩昇平安居蓮華突屋及烏尊僧崇佛力役無煩追呼弗及君恩未報北望慙悚三年懷抱顧復劬勞饑寒撫字痛癢抑搔昔爲彩服今也方袍餅罄罍恥匪莪伊蒿親恩未報中心鬱陶何事參方惟求見性常存此心首正尾正見賢思齊他非自省參貴眞參參須

實證萬仞懸崖放捨身命欺君不得絕後再甦山窮水盡樹倒藤枯抖擻衣裓自得明珠窮兒暴富大笑歸與報恩事畢本分無餘是之謂如來眞子出世丈夫

病中垂訓

寓言十九卮言日出蓋立說之無方鳥外鳴哀人
外言善信心聲之有本是故祇樹傳心止須靚面
相呈破顏一笑婆羅示寂不妨末後囑累遺敎千
言

穴壁得燈縱光影分明究屬鄰家之燭奉公典鑰
雖黃白充牣終非橐槖之金是故有本之學如澣
衣濯冠委蛇退食不失晏嬰面目鶩外之徒如披
袍紫逢塲作戲無非優孟衣冠

鑽燧逢煙少𤇆則爲不燃之枯木握珠取水𥳑遠
則爲無影之彈丸是故學道之士如過窻櫺之牛
首尾畢露見道之士如握空王之印毫髮無差

因捏目見月雖輪彩分明終是捏體成就從標指
得月須言詮解悟始能指外不當是故聰明卜度
如衆盲揣象千與萬確究非本來全體倘遇作家
指點如聞人說路四通八達也須親到一囘

沐猴而冠冠裂而猴見轉石壓草石去而草存是
故矯飾外貌者如剪綵成花枝枝呈巧究無生意

拍盲禪定者如磨磚作鏡時時拂拭未見光明
外浮而蟄者其發聲必弘助長而苗者其膜乾可
待是故道貴深藏壯麝因臍香而賈禍以其露也
道戒欲速蜉蝣方掘閱而促齡以其驟也

冰窖火坑雖極寒熱之苦不妨受用黑山鬼窟雖
有沉寂之樂了無出期是故大人能向苦趣翻身
獄底證三禪之果凡夫每從靜境躭著井蛙無一
隙之明

玄酒味淡能受五味之和大音希聲遂作衆聲之

主是故澹泊高懷如醴泉甘露不屑與青州從事
頡頏聖賢淵默與禪如玉匣金徽豈肎與洛市胡
琴權衡聲價

倍達磨座沉香竟招宿命之報龍山偶遺黃葉遂
貽禪客之譏是故謙能受益凡便之帆莫滿順潮
之棹相將儉可安貧無底之鉢難盈有漏之卮可
塞

食者不化飽編蛀而作蠹魚煮字有靈合佛仙而
成脉望是故口耳之學詩多圖寫如儥梁肉於庖

廚漸成臭腐性命之歸握要通微如養丹砂於鼎
器轉見神奇

在虡洪鐘不爲萬枝祕響其中虛也離弦金僕不
以焚輪迂途其體直也是故虛則容容則有劫五
石之瓠空其腹則有濟川之利直則方方而可任
十圍之木從之繩遂成梁棟之材

飾狗尾以續貂貂且羞爲非類雜鉛鈆以範劍劍
乃因而不神是故干名譽者如撲燈之蛾暫趨勢
鋑不知其體之潛焦求利養者如啖厠之蟲日求

飽飫自忘其身之處穢

珀拾芥磁引針氣相召也笋作笼卵求夜時未至
也是故緣未湊而強合者如夜璧投人將來按劍
之怒交尚淺而言深者雖暮金謝客終貽竊鈇之
嫌

截文錦而補裋褐見者必以爲偷衣裋褐以襲文
錦識者咸嘉其儉是故去實取華者如百家書肆
雜綱富矣居然南面百城究無關於已有斂華就
實者如專經老宿囊橐蕭然止有韋編三絶允不
媿於師資

渦水不澄虛龍蛇之莫辨清流孔灼并鱗介而無
奔是故眞交貴擇懸囊歸笑不可補以黃狗之皮
泛交從恕一體無疵何必更事全瘢之索

居奇貨而入秦敢謂羅陽果智著章甫以適越未
信宋賈誠愚是故有佛處不得住肩摩轂擊莫添
錦上之花無佛處好稱尊土曠人稀且送雪中之
炭

威鳳覽輝而下枳棘非阿閣之巢獅子奮迅獨行

野干登金毛之侶是故鶩王擇乳寧同野鴨爭食
于潢汙鶴性高軒羞與羣雞並棲于塒桀

暫念世緣紫陌紅塵入夢遊心淨土金臺寶座當
前是故吳道子作地獄變相自生恐怖趙松雪繪
西方勝境頓悟無生

造物小兒有記性無急性奪命使者有急性無記
性是故萬德莊嚴歷劫多生未了餘殃夙債無常
迅速再來七日不識無心道人

一滴獅子乳迸酥酪成水凝九尾野狐涎

爲繁毒是故善記者善忘阿難結集前間放下仝
無一字善忘者善記飲光掃除文字獨能領略全
提

同住規約

此間同住與叢林不同彼以廣大法門納受一切
龍蛇混雜凡聖交叅此間不然必須眞龍泥象迥
絶凡情乃得山憎仍從出世目擊法社垂秋眞風
不古發大誓願願與二三同志結伴住山不入人
家保社不寄世法樊籠日夕警策彼此切磋務令
通達大道超出羣流或得一箇半箇續佛慧命令
不斷絶此出世初心也今則無山可住寄跡此間
實非爲名爲利不是好異好高蓋以諸方叢席人

我横生風波輒起是故去彼取此決從初願同志
諸子不我鄙夷萍水相逢十方聚會此之因緣良
由夙契當念勝友難逢盛年難再同條共貫戴髗
承當勿令虛度光陰務要銷磨習氣日就月將背
塵合覺庶不負山僧一片苦心諸子遠來從學之
志耳同住規矩略陳於左願者留畢否者隨便
一勤叅究我輩出家本爲生死不習禪定欲求出
離譬如蒸沙作飯吹網令滿無有是處凡我同住
須以叅究爲急務日日夜夜孜孜兀兀無怜無間

無順無逆究取本參直至山窮水盡匹地一聲自然文采發露得手應心所謂得本不愁末也

一修梵行如來門下當奉波羅提木叉爲師出家兒毀戒犯律而得解脫無有是處凡我同住必須恪遵戒品防範身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日久揩磨自然淨白不可以小乘而忽之也

一崇儉素每見近世衲子講求裝扮袍帽鞋襪帷帳玩好之具無不精緻華靡不念修行不思惜福一旦無常化爲烏有虛消信施毛角酬還念之可

爲寒心凡我同住受用從儉壞色麤衣取足遮寒蔽體不必隨俗紛華其蠶絲綢緞之類切宜禁之

一尚悲和四海皆兄弟同堂爲友生多生締結一朝聚首豈云偶合𡖋是前因每見薄俗人情翻雲覆雨膠漆雠仇易若反掌心實痛之凡我同住務宜忍辱滅諍恕已諒人過失相規忠告善道勿生猜疑勿起嗔恚縱遇橫逆之加以理遣之

一均利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切供養盡出龍天所有分毫皆由信施乃有自私自利之徒背衆受用是名偷僧佛物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凡我同住無私畜財所有利養半歸常住半爲衣單施主餽遺集衆乃食齋筵法事輪序而行其中濟薄損訥者量分給之

一慎出入衲子舉措衆所屬目招搖挑撻世俗譏嫌常見近世動止輕佻出入無度視婬聽邪大非僧體凡我同住閉門簡出出必白衆不得逢場看戲不得飲啖茶坊不得出入尼菴不得私還家舍庶幾少存體面免致僧風埽地也

一均勞逸業成於勤而荒於嬉未有誠勞甚逸取便偷安而能辦道者凡我同住一切作務不問難易必須努力向前不得袖手旁觀俾勤者有賢勞之歎惰者享安靜之福

一謹作息人生百年譬如奔馬寸陰可惜眠睡成魔凡我同住除却病緣不得晝寢不得假寐三鼓少息鬪雞卽起晨昏禮誦大衆齊集毋令參差切忌推諉別緣衆集不來時至不赴無慚無愧非吾徒也

一謹學術醫卜星相邪命自活律有明禁世典文字雖爲外書藉以度人不求名利閒中涉獵偶一爲之無妨於道玩物喪志斷乎不可凡我同住須以輔教爲急度生爲念三教百家之言倘有裨於性命者許觀習之餘則遠之可也

一懲惡習律中梵行不可枚舉四棄十重自宜遵守其除惡習世俗易忽而多犯者無如飲酒食烟倡伎博弈過中食辛葷食背衆食私造食雖爲細行實關僧體凡我同住宜切戒之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四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雜著　題讚

調鷹者言

予嘗入山尋僧憩足道旁見指鷹者設罝中林過而問之曰鷹可用乎曰可有法乎對曰焉得無法鷙鷹之中色斑而頰雄者其性鷙猛而難馴善調伏之則習與性成擊飛搏走惟主所命當其始得之也疾聲盛氣左挈右挈思抉網而出計無復之

不得已俯首就縛然猶怒目張喙奮翼戟距視虞人爲怨賊將甘心焉調之之法先置革囊長不盈尺狹僅容身納鷹於中括其項而懸之蔽其耳目不令聞見絶其水粒不與飲食罥其肢體不使屈信彼旣爲饑渴所迫窘苦交焦自知其不免也然後灰心塌地乞命於守者旣釋其縛遂感恩爲其生平鷙猛之性消磨減半鷹之可用者十有二三由是鞲以畜之時其飲啄豈其粱肉與人漸狎而不怪於習漸遠而弗疑其生平鷙猛之性默化潛消鷹之可用者十嘗八九彼旣爲我用矣至於生熟二境主賓互換之際往往憶念山林眷戀巢穴思其儔侶憐其𪂆雛一動念頃其生平鷙猛之性勃然復生是故善調鷹者察眉睫於幾微知精神之向背揣骨格之强弱識性命之所歸彼張目遠視者其心必蕩垂首交睫者其神必昏戢羽倚壁者其力必憊稍不加愼俾其得閒肆其須臾瞑睡之樂一旦夙習復萌逸起而顛蹶飛擲顧影則驚聞聲則怖觸物則懼失其天君還其故我是庖人

人所取虞人之所去也于此更有法焉久則倦怠倦則思縱物之情也晝夜六時立之臂閒使人更迭執而熬之伺其欲睡則頻撲之以散其昏沉察其思動則提撕之以斂其掉舉熬之旣久虞與調者默然神會莫逆於心其生平鷙猛之性變化殆盡鷹之可用者百不失一予聞斯語因有悟乎學道之旨勞之則戒逸之則敗制之則馴縱之則懈寧絶後而再甦毋便安而取侮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神而明之調御丈夫之驅耕奪食也亦若是矣

佛磬問答

無心道人寓跡於人我山中時夜將半鐘寂鼓沉擁衾趺坐忽聞堂上啁啁有聲潛起察之乃佛與磬相爲問答磬問佛曰始予與子同生於山同出於礦同入於爐鞴同聚處於伽藍子乃兀然尊貴端坐居中爲衆所禮予則哀然侍側朝夕敲擊受挫邪休豈造物者之有私耶抑世態之炎凉也佛笑而語之曰子獨不聞忍辱之旨乎予始之爲金也人大冶之門聚大火以煅之作模範以匡之

旣成形矣然後授之良工缺者補之贅者鎔之[illegible]以鑿之礪以攻之予於是時親受鉗鎚備嘗拮据有剝膚之災無怨尤之色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兀然端坐人禮我而我不喜人排我而我不搖褻瀆[illegible]縷不以爲擾青蠅著糞不以爲汚烈日炙背不以爲熱沐霰切肌不以爲寒疾雷撼山颶風折木不以爲恐怖四大非有五蘊皆空故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能忍故也今子反是旣受命於爐冶矣虛子之中而子不能容物圉子之外而子不可以通方予以子之同類也故引而置之左右庸玉汝於成也子乃不能忍隱一微擊之則硜硜然爲不平之鳴求其成佛不亦難乎無心道人竊聞斯語不覺失笑佛磬寂然追而述之

驅蛸檄

迦堤之月秋賊竊發螗聚箐崖出沒艸澤寶繁有徒其麗不億或利口而文身或蒼頭而穢質噬肌剝膚止樊集棘離遝重闉蹂躪袵席乃煩主人長揺羽扇頻揮白拂力每窘於驅除功竟歸於造物浸假而商飆在林秋陽入室鼓大地之雄風耀中天之采日威光照臨么麽屏易既捲甲而宵奔亦投戈而晝匿矣蠢茲小醜同類遺孽就昏避明乘虛伺隙聽之無聲察之無色縱之無厭搏之無得

苟防閑之偶疏遂噂嗒而作慝同為宇宙之含靈汝實蕭墻之蟊螣也于時心王震怒有赫爰命志帥奮揚奉職躬擐忍辱之鎧手仗刑天之威統領六師埽清八極擊毒鼓鬪聲者棗命乘慧劍迎刃而殲馘將赤厥族恐傷愛物之仁姑革爾心庶全好生之德用馳露布遍諭叵測當聽予言慎毋自惑蓋聞邃古之初艸昧未闢其時之民不知不識木食草衣出作入息逮夫中天混沌既鑿情慾滋生互相殘戕飲血茹毛攫攘擊刺聖人惻然憂之然後降之以嘉種教之以稼穡俾服先疇各食其力率由民彝範圍物則當斯時也黎民於變萬物咸若六合一家八荒一闥焉得有蚩蚩之氓潛竄幅幀之籍乎世衰道微風漓氣索大人貪饕細民便辟遊惰好閒不事耕織鮮廉寡恥度阡越陌怒則反脣以相稽餒則紾臂而奪食此多方之頑民也無容施其督責假令坐聽狉猖包荒鬼蜮將貽手足之憂奇致腹心之疾若輩無知我王有救中令致期匪朝斯夕徙爾族類投畀有北庶共七日

向風不僅苗民之革如或三年逆命當效鬼方之伐迺令豐隆先驅飛廉埽跡肅彼霜威殲火宅之遊魂洗我山靈謝遁逃之暴客時節至矣各歸其宅靜言思之毋貽伊慼

遣二竪文

左右二竪性頗循謹少壯相隨未嘗作慝初非膏肓孽也久而習之忽焉見苦遂呼而與之語曰予奉命威音撫有四大之國設官分職各效其能以子居下而能慎也使掌北門之管匪惟抱關之為將以固吾圉也子之任既重且大矣處玄牝之幽關踞任督之要津事長生者取坎塡離惟子是視習禪定者九年而壁惟子是依子之位亦淸且要矣余常與子朝斯夕斯念茲在茲造次顛沛而弗

違行住坐臥而弗離信曲直之在我不枉己以徇時余之待子可云厚矣子乃不念舊德中懷禍心乘我不虞肆爾辛螫一旦操入室之戈為同舟之敵自春迄夏攻掠靡息子之所以報余者亦薄矣請與子別子自為計耶抑予代為子計欲富貴之家纏青蚨而騎白鶴紆紫綬而駕文軒外則移氣移體如山如河垂衣端拱威儀孔嘉入則重裀疊錦取適幻軀湘簟牙牀乃安斯寢一旦不豫則狡童孌女供億滿前朱履青衿問安恐後誠加痡恙

插柳周詳稍需藥餌參苓進千秋萬歲棄乃身衾殮之石槨主人與子同托體於山阿斯其自處不亦善乎余山澤之臞也出則竿木隨身躡高蹈厚入則繩牀竹榻偃體曲肱閉門謝病呻吟之聲達於牆屋屏息交遊視同秦越藥食之需既不可問饔飧之給恒以為憂一朝揮手出門主人與子同歸於盡爾乃去彼而取此其為計也不亦左乎盍舍於毋為主病二竪子揶揄笑曰主病臣耳臣又惡能病主始臣之事主也必以主為可恃則而

傚之罔敢或違主乃直方不隨剛愎自用不師孔公一介之微徒守陶生五斗之節羞磬折為足恭笑傴僂為降辱往往曳裾拱手日視雲漢挺身過大人之門強項骨鯁氣貫虹霓直已入諸方之室或復歸休林下趺坐蒲團豎金剛之鐵脊參枯木之頑禪孜孜然兀兀然不自知其勞也小子奚知步亦步趨亦趨習與性成至於今日遶指之柔化為百鍊之剛能直而不能枉皆主人之教也主病臣耳臣亦惡能病主耶予無以難遂隱忍聽之

題讚

水月觀音讚

普天一月光大地一菩薩月光菩薩光圓明交映徹將謂將謂一照百用千奇萬特原來原來到處逢渠擡頭磕額無差別有分別別別急須著眼看觀音莫看水中第二月

魚籃大士讚

家在蘆花深處住翻身直入紅塵去左挐珠裕動香風右挈金鱗尋買王大智度來何碁却緣未了

衆生心被人喚作馬郎婦

題羅漢圖

這隊胡僧不識好惡高視闊步科頭赤脚小乘大乘有學無學大家圖圇一番絡索靈山會上也曾磕著他鄉故知偶然忽却看來一幅丹青露出許多圭角以譌傳譌將錯就錯錯錯不是爲山水牯牛便是西天水潦鶴

大悲菩薩讚爲僧顯仁題

稽首大法王妙相難思議千眼放光明千手垂加護三十二哉應臨緣而說法初現比丘身嚴淨毘尼行還現菩薩埵以智度一切衆生成佛盡方取等正覺致心皈命者亦復作是願名汝曰顯仁顯現能仁用字汝曰普慈普遍慈悲力願名而思義菩薩無差別能所性空寂當作如是禮

題平陽老和尚影

這箇國師自神自聖外道歸降人天恭敬畢竟有何所長只會鉢盂安祠會中百三十人箇箇磨磚作鏡傳佛燈續慧命領取癩狗盲猪臨人捕風捉

影只有一條六牛不曾墮坑落穽且道是幸不幸不幸幸幸幸子期去後沒知音高山流水無人聽

題石洞先和尚影

二十年前債主擡著赤骨窮漢手把龜毛白拂提起舊時公案老思人請銷算他家賬目糊塗本錢折去大半某甲因果分明一千還你一貫尚有子錢隨後來○看

題圓捷阿闍黎真

其少也生老氏之家其長也讀孔氏之書其壯也

奉佛氏之□爲釋氏之徒可老可儒可佛無□無莫無拘出入三教之門縱橫八達之衢掃除文字之障遊戲筆墨之餘兀中流之砥柱握長夜之明符佛祖兒孫少伊不得魔家眷屬謂爾何如曾著書以辨惑若閉門而造車目以小乘而弗却屬之大刹而不居衆皆指鹿爲馬已獨待兎守株昔振衣於嶷雲之頂今掩室于苾蒭之廬彼何人斯而乃爲是區區也雜碎比丘與逢場長老與圓捷闍黎與吾無得而名焉名之曰談禪學究了事凡夫

題自先師小像

畫水畫波畫人畫面除波與面素紙一片展開示人人却不見不見是公本來見者是公餘羨咦菩提樹下一箇儕無始至今千萬變要識那箇是自公止水無波光獨現

題羅虛中梅下小影

精神太似貌全非不是虛中道是誰當下便成眞面目逢場聊作四威儀丹青豈有圖空技混沌爲鑿竅欺珍重素心何處寫月明孤影兩三枝

題衣石上人錦巖喫茶小影

此公大似衣石老宿此山大似錦巖深谷不用把茆蓋頭但倚孤松當屋雨前茶雲間瀑折脚鐺邊冷火芳樹叢中枯木薪盡火傳泉香茶熟斬斷趙州葛藤莫與衣石添足且道趙州是衣石是是趙州則背是衣石則觸

題李五祈年小影

者漢子也大奇視之瞪聽之希謂是李五李五不知不是李五更名爲誰咦識得威音那畔事奪人

奪境也全非請君痛喫三十棒且道眞伊還罰伊

自題小影付露照兩兒

我有兩箇影子旁人難辨虛實一箇從地水火風合成一箇從黑白青黃幻出一箇去似閒雲野鶴來往無踪一箇留與骨肉裏毛相對竟日咦身前四大聚散無常頰下三毛依希彷彿相隨去也接木移花若問歸來脫胎換骨

題張倫最二十年前小影

當時願見卻無因今日看看即是人鬢纔未華

少壯面龐添酒倍精神近來漸覺三毛白老去長抛萬斛春賴我山僧爲説破一回相見一回新

題梁喬鵬小影

偉哉須眉丈夫遠觀不如近看分明一幅丹青未免憑人判斷道是道人本色却是文人詞翰道是晉人風流却是唐人裝扮不可思議不容讚歎山僧極力道來只是道得一半問如何是那一半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者漢

題鄧澤堂小影

學道在威音之前讀書在河洛之先解脱在恩愛之閫長齋在酒肉之邊大隱在雜遝之塵躬耕在方寸乙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非凡非聖亦佛亦仙半生快活一味自然美中不足未免抱憾終天是之謂澤堂居士之賢

題陳氏家譜圖

端坐堂中者儼太丘之遺風侍坐左右者溯元季之芳蹤合三壽而一之爲二百一歲之翁一堂之上聚神仙於煙火等白叟於黃童冰桃盧玉案雲液滿金鍾承歡左右笑語從容煦煦乎冬日藹藹乎春融蘭合英而馥郁鹿藉艸而蓬茂善萬物之得所受百福而無窮是之謂名教樂地覲史天宮

題影

先生之氣一何豪先生之品一何高先生之志何陶陶先生之才何滔滔指揮如意被服方袍視世味如餔糟輕鐘鼎如鴻毛玄豹澤霧兮共文炳鶴鳴于和兮于九皋一莖草有殺有活方寸地何逸何勞彼何人斯望之卽之君子有三變是耶非耶

貴人多二毛

題影

矍鑠哉翁人中之龍披鶴氅而開白日搖羽扇以來清風盛德汪洋如春水之滿四澤雄才卓犖如夏雲之多奇峯雅懷高潔如秋月之揚明輝仙姿瀟灑如冬嶺之秀孤松備四時之佳氣無半點之雷同吾無得而名焉強名之曰時菴

題羅堯山遺影

昨日羅堯山業已橫身高臥今朝羅堯山忽復竦

肩端坐虛空粉作微塵揑聚還成一箇形影兩不相知眞幻憑誰說破本來淨白心田末後分明淸楚愛人多喜少瞋反已有功無過或時促膝談心或時拍案罵座或時從井救人或時抱薪就火一朝薪盡火傳拾得明珠一顆浮灑灑赤躶躶千年華表鶴高飛仙歌一曲憑誰和

題樊大機影

穆乎其貌淵乎其衷落落其致溫溫其恭遠而望之泰山喬嶽近而即之霽月光風覽其文章著述

如披五雲之錦聽其言論風旨如扣萬石之鐘依希恍惚矍鑠哉翁元孜庭畔曾識東山之琰混孝廉堂工獲交南阮之仲容北耶城裏啓維摩之丈室白蓮社長推宗炳之談鋒彼何人斯大似夙音世友大機樊公雖然如是似則似矣同則未同當知別有一箇獨立兩間超出三界讚歎不能旣其萬一丹青未易肖其芳踪

題鄧學升行樂圖

青松白石塵埃淨碧落瑤堦雲日正幽人端坐尺幅中四方八面皆眞空眞空落在繪餘手水墨丹青今萬有有時幻作筆中花摛辭染翰生烟霞有時幻作囊中血吟破淸風弄明月有時幻作畫中山披圖開卷怡心顏有時幻作杯中物賢聖濁淸較名實誰能辨別幻與眞問取大通閒老人老人方便爲君說一番提起一番新

題鄧獻升行樂圖

此公[illegible]還好道賦就閒居身未老非凡非聖獨惺惺不襪不巾寧艸艸梧桐花發鳳棲枝石牀靜

坐人懷寶座邊侍立小僮淸手擎紫石何晶瑩松膏一點待揮灑沈吟欲寫仍希聲聲中響影中形主賓歷歷最分明却笑丹青無妙手從旁少箇白頭僧

題伍亦潛三十年前小影

昔之亦潛鬚鬢玄今之亦潛須白連鬢非一非二孰後孰先謂昔爲是膠柱調絃謂今爲是緊縮放船是謂不是火裏尋烟不是謂是規外覓圓是非俱遣得魚忘筌譬諸一月有望有弦弦則半[illegible]

望則全圓俯視在水仰觀在天不存影見不著中
偏覓體全露眞如宛然是之謂亦潛居士之禪

題吳大駿小影

其容漠漠其神卓卓其言諤諤其志落落彼何人斯未客卜度非聖非凡不純不駁亦醉亦醒半清半濁小隱山林大隱城郭晉人風流宋人道學自號大駿何妨疑者智者自智強生穿鑿駿者自駿絕無雕琢彼智而華此駿而樸彼智而誇此駿而慤彼智而迷此駿而覺彼智而憂此駿而樂大哉

駿乎名眞實確確確天將以子爲今木鐸雖然如是未曾說著大駿註脚如何是大駿註脚善且不爲而況於惡

題顏雪山據鞍行樂圖

席帽緋衣叟鑠翁霜髯如戟氣如虹懸知漢室顏都尉應是穀城黃石公天駟乘來看逐電龍媒牽出羨追風相將得似幽燕將談笑凌烟上九重

題盧東山遺像

矍然之翁淵然之衷貞如喬松穆如清風出不必

城市隱不必陸中衣不必青紫食不必鼎鐘一切夢幻泡影百年成住壞空生時略識而沒後偶相逢雖然如是東山過去東山在不妨識得主人公

題陳居士影

太古無絃抱一琴高山流水待知音旁觀識得斯人意攜手方堪共入林　林下無心是淨緣何須結社更栽蓮兩株松樹分陰處一半留將待我禪

題林識千影

昔日孤山林處士梅妻子鶴想高蹤今日香山林

處士妻賢子孝樂時雍兩人先後皆相似水木淵源一派同一箇是和靖老一箇是識千翁同也異異也同我在旁觀爲說破披圖恍惚舊家風

題李慕山行樂

不將心賞負烟霞暮紫峯前止一家飽食三餐無事飯濃煎七椀見清茶靜窺松影添丹火閒聽書聲出絳紗老去纓冠嫌紱絆還他兒戲日喧嘩

題黃汪千中年小影

昔邈其貌今得其神昔聞其名今見其人其人伊

何日新又新仰而望之景星慶雲近而即之霽月
陽春予無得而名焉信乎汪汪千頃之波澄之不
爲清淆之不爲濁者其叔度之後身乎

題梁鉉相處士遺影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年半五十稱丈夫秀而不實
有矣夫三年兩度生龍駒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
書南華註就還淸虛飛來隻白鶴駕作五雲車一
朝振策遊天衢剩有掌中明月珠兒孫得此光門
閭去家千載歸來乎平生遺像看何如

題潭逸師小影

偉哉丈夫象林人傑谷雲降生毫光慈攝洛伽加
護陀天記蒯白額潛蹤綠林遐藏蹈水不濡入火
不熱師事湖山萬緣休歇石馬嘶風木人指月山
色現身溪聲饒舌氣定神閒冰淸玉潔兀坐禪牀
無法可說借問是誰恁麽親切道是潭公差別差
別不是潭公漏洩漏洩

題福興寺門外所畫初祖彌勒像

將謂胡鬚赤原來赤鬚胡還家一隻履渡海一
蘆自從面壁九年後引得兒孫不丈夫一花開五
葉衣鉢屬南盧福興門外頻回首是牛是馬任他
呼

汀州福興院明州憨布袋兒牽與彌勒西方覩自
在隨緣應化已千年街頭遊戲成三昧少不悄多
不愛相逢舒手乞文錢借問檀門會不會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賦

七星巖賦

邃古之初崇卑定位土石含靈山澤通氣無蹊隧之躋登乏梯航以涉濟人處其間踐土食毛分羣聚類未嘗知有巖壑之奇槪登臨之勝事也迨夫不周觸天柱傾洪水氾地軸崩女媧補之以煉石神禹鑿之以平成然後牂牁之逝水匯衆流而澌

泬羚羊之束峽合萬壑以崢嶸崧臺環峙瀝浦澄淸俯璿璣之垂象布列宿以成形壁立千仞不啻袖中怪石雲開半面儼然畫裏丹青遙而望之若星羅而棋布近而即之洵人傑而地靈也序居南離日行北陸舟泊端溪客尋幽谷旣望遠而爽猶聊披襟而獨宿假寐懷山川晨興理巾服出郭問津臨流濯足歷十魁之崇臺鑑湖光之蘸綠十里荷香四圍修竹絕壁奇峯驚心駭目野老指予言曰此星巖之麓也遵澗而北有山穹窿洞門窈窕

崔寶玲瓏初疑無路深入難窮垂鐘乳於檐溜毿毿而錚鏦於是跨伏虎躡遊龍吹海螺於木客之令擊石鼓於滴爽之宮谷傳聲而響應天倚蓋而桁櫞爰升堂而入室遂探勝而迷蹤雨冥冥兮晝晦雲漠漠兮長封暄懸壁之蝙蝠鳴穴隙之蠮螉直窮幽邃不辨西東巡見蹟於寂寞泯形影於虛空路九廻而始達行百武而潛通於是攀蹬道履危石登璇臺布瑤席覿日月之光華快風雲之闔闢啓石室之嶔岑仰金容之烜赫竅百尺而窺

天湣一綫而遶石捫斷碣於塵埃見前人之翰墨字半沒而無稽名已湮而莫識嗟宇宙之幾何漸銷磨於金石遂策杖而言歸領桑榆之將夕于是由間道出洞門下岑巘歷平原回瞻雲樹半明半昏遠觀山色一如艇如軒擎仙掌於月窟倚帝闕於天根幻乾城之樓閣建水月之風幡目應接而不暇意恍惚而忘言旣低回而不去聊久立以延佇僧揮松門鳥鳴竹塢悵歸客之迷津就居人而問路指閱江之崇樓得維舟之故處夕信宿於河滸

夢翱翔於雲霧嗟身世之淹留乞仙宮而假寓恐
北山之見辭爰臨風而作賦

久雨賦

翳方圓之秉均胡雨暘之不一匪陰霾而蒸著則
旱乾而水溢輒乖候以違和時卒渙以宣鬱湯年
七旱堯天十年彼亢陽之降災雖聖神而弗恤若
夫大浸稽天淫霖淹蟄亦帝世之難諶非盡人事
之失也去臘無雪易寒而温重裘高閣絺綌朝陳
占年而筮者得易之屯共稱日雷雨之動滿盈意
霖潦之洊臻乎洎夫蔚逢閼茂之歲斗柄指於初
寅物蠢蠢其蝡動農攘攘以待耘時未浹之五日

月離畢於宵分晨逃七里之霧璞潤四垂之雲燕
化石而飛頁蟻出穴而逡巡乃雷車載鼓羲馭理
輪降霡霂於南畝布德澤於陽春老農老圃爰欣
爰奔罷桔槔之機事負耒耜以長勤沾體塗足出
卯入申暇輟耕於隴上悵宿昔之迷津冀朝隮之
遂見庶霽景之方新迺十寒而一暴竟逾月而連
旬既度花朝旋過上巳烟濛濛其晝昏雲黯黯其
朝蔽莧巳甲而弗舒花未香而先墜木槁落兮委
泥沙刺桐凋兮半顰領千林鶯語歇綿蠻兩部[illegible]

聲喤鼓吹衆流合而交加萬山失其蒼翠涴泥淤
九折之坂羈客技窮途之泥淖行路之多艱欲致
遠而恐泥斯時也則有衞門隘巷鞋屩繩樞上漏
下濕左琴右書更晦明而不變者樂道之儒也則
有衝風突雨褰裳曳裾側身低蓬濡首泥塗處汚
穢而不羞者狗名之徒也則有被褐懷璧泳淵探
珠風壓發笠夙夜舟車涉汩泅而不避者逐利之
夫也更有長征之遠戍載馳載驅溪山之高蹈以
樵以漁目覩淋漓之狀耳聞淅瀝之餘其苦與樂

又當何如也有乾慧之老翁者入水不濡近火不
爍寂莫安居恭默思道虛空爲廬烟霞覆幬四壁
徒存六塵不到雷代鼓鐘風爲灑埽衣無縫而長
溫門不扃而自奥一任釜甑遊魚蝦蟇產竈雖黑
雨之淫淫等白日之皓皓是能齊晴陰於轉轂視
陸沉如行潦者也厭浥小兒羣而疑之曰大人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若天時是故迅雷風烈必
變色於仲尼斯乃敬天之怒畏天之威因聖賢之
所安也夫夫也順帝之則不識不知中無欣而無
厭衆莫測而莫窺意古之所謂納於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者歟乾慧老翁若爲不聞也而過之

摩漢臺賦

隱泉先生家近五臺宦遊百粤掌鎖鑰於鐵城依星峯而駐節闢釣闕以邀賓仰芳芙於往哲容塵挹清風朝陽下明月歘然樂之不知身之遲於淇渤也爰維单闕之巖序倚朱門主人避暑樾陰之下讀書細柳之庭思枕流而漱石聊茹櫱而飲冰欺火宅之炎蒸無臺榭之躋登爰命匠石倣蔵經營庀良材於桂嶺稱曲直於矩繩下就板屋上架祟楹迴欄曲檻峻宇飛甍良時經始浹旬落成歷

丹梯而直上快雄風之來迎斯時也主人登臺巾首涵冥浩歌長嘯如鸞鳳聲一歌曰臺之高兮去天尺五雲漢昭回可挹而注再歌曰臺之廣兮虛空偪側月華桂枝可援而摘三歌曰臺之人兮無主無賓濯足河漢摩弄星辰歌既闋顏其臺曰摩漢從遊之客聞斯言而疑之嗞乎莫測矓乎恍乎眇不知其所適也客有蒯緱生者摩厲而進曰大哉言乎請從主人出芯碣抵伊吾提三尺歃蕩夫勒銅柱於南海返日馭於西陲雲臺策勲凌烟畫

圖功成身退惟我與俱客有中書君者朊穎而前曰請從主人授簡梁園騁書露布倚馬千言建瓴七步霏玉屑於毛端探驪珠於武庫凌歊酉題金臺馳譽臣老管城頡吉獻賦主人聞而笑曰中書君能賦乎請以臺爲矣乃飲以茈酒佐以松膏中書與酬俛首濡墨疾書而賦之曰有大人先生者叟鑠哉翁矯若喬松凌雲拂日挾天綱空堅後凋之晚節標孤幹於清風登斯臺也可以納南薰之涼吹清炎洲之蘊隆騁目流眄豁懷盪胸時而東

首則大奚海嶼羅浮洞天縹緲於烟霞出沒之表虛無忽像之間時而西顧則新月彎弓夕陽懸鼓驕圭峯於翠微隱厓門之宋樹時而南望則貴峯拱揖簕嶺嵯峨嵐鎖塞夷之島風揚渤澥之波時而北面則塔倚岐峯練澄錦水戀　帝闕之九重瞻鄉關於萬里曠觀千古遊覽八荒前賢後哲異世同堂泥蟠天飛分類殊方感造物之代謝聊登眺以徜徉於是主人高視遠聽衆濁獨清人囂我靜好友論心芳辰乘興千水千山一觴一詠雅令

投壺楸枰角勝既而酒後耳熱凭欄放歌藐天地於一粟齊日月於奔梭已而返照靈臺遊神攸陟泛博望之星槎訪仙娥之機石將補不周之天奠六鼇之極緝祖武於陽虛剛微音於新息無何曉漏希聲鄰雞鼓翼嘉客言歸東方既白振衣登臺杯盤狼藉乃命雙童灑埽焚香布席還坐鼓琴壓襟蕩滌然後朗吟風詩滌心周易客至款留歡如疇昔此摩漢臺主人之所以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也既陳厥辭歌以亂之亂曰居高能下

效崇法卑樂只君子爲德之基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樂只君子靖恭爾位六合一家八荒一闥樂只君子質居安宅主人欣然喜日中書君其知言乎錫以巾服館之記室令掌敷陳相隨出入蒯緱生既知其弗如也遂倚壁而沈吟若憮然而自失

跋

尤物爲造物所忌或復尼之或復惜之要有時焉不可强之使出也桃源奥區也秦人祕之漁人入之雁宕名山也謝客遊之樵客得之惟其時耳咸陟著作自成一家言作者旣祕之矣覯者不免失之譬諸仙源龍湫匿影兩間問津探奇之士未易窺其深淺時未至也當境不覺旁觀者得之豈禁漁人樵客先飫其勝而後出以公諸天下耶予雖不敏請爲漁樵之爲古岡布田吳琨仲山甫跋